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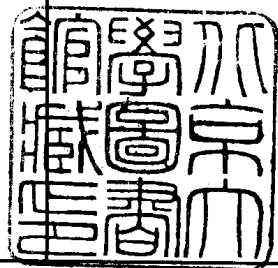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捌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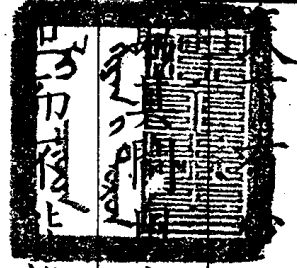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三十八卷 [清] 湯傳架輯

〔清〕湯傳榘輯

四書明儒大全
精義三十八卷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序



而誦習至老而不能
亦代有發明歷千百
罄其引伸者孰有如

孔曾思孟之書乎蓋自考亭氏

序一

出而集諸儒之大成發四子之
精蘊集註而外有或問有輯略
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其所以
為集註之輔翼與衛者至詳且
悉自是理學昌明諸儒繼起莫

不原本集註闡其精微由宋迄

元其足以為考亭之輔翼與衛

者又不下數十家明永樂朝胡

楊諸公上溯鄭孔下逮朱許纂

為四書大全一書分集註為節

序二

解句釋而以小註附麗於後其

纂述之意至為醇備顧考亭以

前白文之義固發揮不盡考亭

以後集註之義亦發揮不盡明

代歷年二百八十其間儒者比

肩接踵然余嘗妄論明儒亦純
駁互見其純也則以朱學之得
傳其駁也則以王學之岐出文
清敬齋月川接朱之派者也龍
溪心齋念菴揚王之波者也他

序三

如整菴清瀾莊渠少墟景逸涇
陽戢山諸先生或則攘斥陽明
而不能於紫陽毫釐盡合或則
尊崇紫陽而未能於陽明窠臼
盡翻其語錄文集講義以至蒙

引存疑淺說諸書又不下數十
家自讀書居業二錄醇乎醇者
無論外餘雖大醇如困知記而
不免有論理氣之小疵雖異趨
如傳習錄亦豈必無一言之幾

序四

於道耶余生不敏未嘗涉聖學
之藩籬不過從帖括起見嘗泛
濫有明儒者諸書見其有關於
四子書者輒案章劄記自弱冠
以後強仕以前約二十年之功

始則汰其不合於集註者繼則
汰其無裨於集註者而其存者
已積成卷帙幾等永樂朝所纂
本子嗣後一行作吏此書遂棄
置篋衍年來奉母里居復藉筆

序五

耕爲養出以視數輩同志及問
學之士僉謂此書足繼永樂朝
所纂本子後塵而戚友徐子又
蘇每相過從輒復互爲商榷遂
付開雕余因之竊重有懼也夫

大全一書鑒自黼宸集於館閣
而識者猶譏其竊取輯釋成書
竄易淆亂疑誤後學况以余之
愚賤止竭一手足之力敢謂去
取之必無紕繆蓋誠有如當湖

序六

先生所云有先儒見到之語讀
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
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
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名
者不知辨也以彼理學名儒猶

兢兢致慮若此則此書之刊布
其不致獲戾於先儒見譏於後
世者幾希而余又竊自幸以魯
鈍之故生平惟篤信紫陽恪遵
令甲採撫所及必取其無悖於
序七
集註與或問語類諸書相發者
以為明初大全之輔翼輿衛雖
不敢妄論一代鉅儒異同得失
然而嘉隆以來改頭換面陽儒
陰釋之說當亦不至苗莠朱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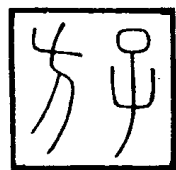
之雜陳也更願與知言君子別
白而訂正之其庶幾足以繼胡
楊諸公之後塵也夫

時

康熙四十四年中秋穀旦長洲

序八

湯傳棨序



往時讀四子書精思明辨於大全一書外喜觀朱子全集其為大全所未纂入者猶多然而宋元諸儒之說摘要芟蕪大略已備因思有明三百年粹於理學者後先相望其專舉四子書義者書不下數十種而必以蒙引存疑淺說為談理精確顛撲不破其他出於語錄者莫正於讀書錄因知記居業錄其次則季思陶菴集至若傳習錄行而塗轍分矣出於全集者則如莊渠少墟戴山景逸諸先生其書表表在人耳目餘如雙江聶氏三山原氏亦皆元本程朱不為泛濫無本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言要與近溪念菴之書相去遠矣此外則如義府說統等書皆詳列諸人之論而是非得失亦散見於其中余曩時課舉業外嘗博涉於儒先之義每覽一編輒舉其有所發明者分章撰錄積二十餘年已覺洋洋纒纒始欲附於原本大全之後以其多不勝載乃遂自為明儒精義一書茲出以問世非曰能窺此中之涯涘也實不忍沒半生之苦心願與高明一是正爾

從來儒之名同而儒之實不同有理學之儒有文學之儒有

大醇而無疵者為真儒亦有間出偏駁甚而至於冰炭之不相入者其辨論出入亦皆關於儒先之理未始不可以名儒往見有為明代諸儒記傳者分別正閏其論定甚嚴第余以末學淺識夫何敢故集中驟列某氏某氏而總顏之曰明儒大全其復加精義二字者亦不敢居然自附於大全之後懼僭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編輯成書者例有纂入姓氏及採用書目載之篇首余往年鈔錄時私心不計其可成一編將來出以問世遂不誌其所從來又經數年鞅掌於外未免多所遺忘今欲一一記憶恐反滋舛訛是以姑闕且此書之出未知其見正於有道者云何亦未敢遽以成書自居而益重妄作之咎也

讀當湖先生增訂大全雖原本全錄而其分別去取之意至為精當明代止錄蒙引存疑淺說約亦極簡嚴既又讀過喜齋本其採摭更富其辨析尤詳二書相繼行世學者莫不家奉一編余非敢與之分道而馳也即前所云半生苦心實於程朱之理毫無繆戾於科舉之業更有裨益初恨吾力不

能付梓今坊人既鋟板以行庶幾不至久而磨滅有可以俟後人之論定焉耳

書中有另列通考一條或說居兩歧而從前無定論者錄一說於前即存一說於後有意見稍偏而亦不可廢者亦附存之至於意主於攻擊如清瀾先生之學部通辨專攻象山禪學其所舉之義雖屬此章書而實於章義不甚緊關者因為學術起見亦附於後亦有義極精詳理須參究而言之過多恐舉業家以為泛濫如大學程子格物九條之義高忠憲論之最精又如中庸鳶飛魚躍程子謂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地得虛齋一條提撮明白則敬齋雙江諸條俱可備載以佐發明諸如此類蓋又不徒為舉業家釋書起見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湯傳榘子方又述

參訂門人姓氏

褚 愈聖弗長洲

陸 謙道宜蘇州

顧方開悅思長洲

褚 思貽令長洲

鄭 開子明莆田

陳樹珪禹烈長洲

馮 嵩孟容蘇州

余祖訓田生尤溪

龔漢英邵先華亭

陸振起聲玉蘇州

沈從隆蒼程長洲

顧賁如數文長洲

褚 恕幾道蘇州

何 梅雪芳建寧

同門姓氏

顧茲智遜愚長洲

蔣學海科益長洲

許 穀貽孫常熟

孫庭楷 泉州

金鳳翔來雖吳江

顧乾若彭吉蘇州

孫志仁行五連江

褚 慈貫道蘇州

顧天標應宿吳江

簡龍德文江磁州

彭始乾力仁蘇州

丘翁釗 南靖

蔣文河善及長洲

顧本高 蘇州

盧廷楨天錫長洲

褚 懃子厚蘇州

伍邦璜魯珍清流	金元音象九蘇州	張福永次修漳州	謝尚舉貢臣長汀	金遇濱祖王蘇州	吳湯昌純錫吳縣	鄭宗禮立侯閩縣	郭天相尚孚長洲	楊有麒天石歸化	周景濂安陽	孟王綱柱庭吳江	伍維屏藩侯清流	郭友鶴遠聞蘇州	李乘益長汀	蔣枚子端吳江	凌虞弼南洽崑山	曾敬業福州	馬機再周長洲	王天章五彭長洲	溫曰繼清流	鄭思聰冲士蘇州	劉睿泉州	楊世雋蘇州	蔣昊子範蘇州	李洸會如清流	周克昌駿發蘇州	顧學朱心洛蘇州	陳其瑞清流	顧之樽吧仙長洲	徐彤謨允諧蘇州	陳琦興化	沈李巖穎谷長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鶴鳴阜聞長洲	習騫載展蘇州	陳憲猷海澄	葉啓祥善百蘇州	蔣棟子遵蘇州	王之彪臺灣	陸九歌功敘嘉興	朱佐周瑞書崑山	吳名實賓符長洲	丁昶長書蘇州	程舜瑜福州	顧淮豫發長洲	李豪清流	錢介福受茲吳縣	方馨季武旌德	丘文思子安同安	王正色思慎吳縣	嚴瀾柱迴蘇州	蘇楫子舟蘇州	薩宣閩縣	周鎡奐若吳縣	張偉弘方揚州	林茂枝福清	倪山堂紀鄰蘇州	顧上士卿月蘇州	朱一麟聲越常熟	顧文光嘉洽長洲	楊晉錫介受婁縣	張天一永定	劉瓊旌德	王琮宗玉蘇州	蔣恭棊維御長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彭永乾 鞠思 吳縣

陸岳龍 友蘇州

徐鈔 玉明 蘇州

鄭之芳 蕭田

孫泰 汶嘉猷 長洲

王瑄 宣玉 蘇州

陳蓬萊 興化

陸斐 晉笙 蘇州

陸英 繩武 吳縣

蘇應丙 龍溪

楊贊 曰襄 蘇州

鄒輕 在衡 長洲

何以錄 光澤

汪廣成 昌齡 長洲

呂雲 升吳縣

陸鳳舉 贊臣 蘇州

同門姓氏

張楷 正學 敦蘇州

孔毓文 鍾衡 吳縣

受業 顧一諤 天格 長洲

曾介福 葉生 長洲

顧景 雍文 穆蘇州

顧景 榮士 望蘇州

查繼 業 日期 吳縣

張宗 禎 徵有 蘇州

張宗 祐 廷槐 蘇州

唐天 球 黻玉 長洲

唐璣 璇玉 長洲

沈受 錫介 眉長洲

蔣瀚 紹文 蘇州

受業 元鼎 辛士 長洲

萬成 爾寧 長洲

萬燿 子發 長洲

萬燎 庭光 長洲

裕昆 協昭 長洲

萬熾 昌侯 長洲

姪孫 蘇若 霖 吳縣

建業 冲若

男 萬烈 駿揚 訂

萬杰 人特

同門姓氏

五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大學序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識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大學序

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長洲湯壽潛手輯

德清徐自洵又蘇叅訂

大學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敬軒曰修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虛齋蔡氏曰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塗轍次第故為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虛齋蔡氏曰謂大學最可見古人為學次第其則論孟亦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耳如論語志於道章與於詩章孟子盡心知性章人有恒言章亦皆有次第但不如大學之規模全備而節目詳明故云次之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敬軒薛氏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景逸高氏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不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莊渠魏氏曰大人猶云成人也○次崖林氏曰大人之學對小子之學言

小學之教在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之教則在明德新民止至善麟士顧氏曰古者公卿大夫之子弟既有成均之法士出於農又有黨序遂序之教然十五入大學亦是鄉里子弟之秀者其下者仍歸

農餘夫年十六受田二十五畝疑為此也十五入大學至四十方仕皆有二十五年學問講究此等士又安得不佳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

而應萬事者也。敬軒薛氏曰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

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

情者也。陽明王氏曰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

無理心外無事。虛齋蔡氏曰心惟虛則靈故心有所忿

懷不虛也則忿懷不得其正而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矣何靈之有。次崖林氏曰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

虛靈不昧解明字具眾理應萬事只在人之所得乎天內

虛靈不昧是他本體如此所以謂之明德只是個心耳

心惟虛靈不昧所以能承受理又發出來應事

其他臟腑。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虛齋蔡

則不能矣。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氏曰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氣拘物蔽是兩平說。但凡為氣質所拘者則必為物欲所

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于氣稟之拘也故序止云氣

質之稟或不能齊。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

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敬軒薛氏曰常提醒

齊蔡氏曰下明字連着德字上明字是用功字然上明字

亦因下明字而生蓋德本自明而或為物欲所蔽今則從

而明之使不為物欲所蔽而已所以謂之復其初也。遂

明之者格物致知以啟其明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

其明之實也。次崖林氏曰本體之明未嘗息謂自有

發見時也見孺子入井而惻怛之類可見當因其所發而

遂明之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

曲孟子凡有四端於我者皆擴而充之來。莊渠魏氏

曰禽獸昏德人德本明何以昏曰明德非懸空物各就常

人血氣上發出來故易遮蔽試自體驗能勿為血氣所亂

乎。亂則昏也。已矣。德既昏何以能明也。曰根心難滅。但隨

尤隨熄非透徹不可以復明。雲峰陳氏曰既曰明德則

本無不明也。而有待於明之者。蓋人稟二五之氣以生不

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物欲得以因而蔽之。而明者昏矣

然其明未嘗息。故當

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次崖林

與舊對不去其舊不能得新。故能革舊曰新。明德曰明。至

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

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

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言明德就言新民者。此道理

最大。蓋民生天地間與吾並生同類。方吾未能自明。固難

責以新民。若幸有以自新。豈可置斯人於度外。不思所以

新之。此道理。孟子西銘說最盡。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便是此道理。所以古先聖賢自處與教人合下。便是這套

子。敬軒薛氏曰明德者。明我明德也。新民者。明我明德

於人也。變文言言新民者。吾性自足不待外求。人性亦自足

不待吾增益。但能變化之耳。明德新民一耶二耶。曰合

由己以及人。若分我人。則是吾性有外也。敬軒胡氏曰

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

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虛齋蔡氏曰事理當然之極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德新民之所極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入在這兩個圈子裏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

虛齋蔡氏曰新民止於至善此主在新民而言非謂明德之新亦必皆止於至善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人合下規模便如此不是處人不可幾及而姑俯就之也

止於小成故設一個準的以示之必至於此而後入

蓋心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巖泉徐氏曰增不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之謂止至善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謂心不安動是見理不真而胸中無定力耳

胡氏曰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動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更不復起疑便是有人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

而其先後之虛白昭昭矣。知止知字漢知所先後知字。道者正以其於用功處知所先後也。故或問既曰進為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便制了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着工夫只泛泛然催知其序即便為近道耳。次。林氏曰明明德已也新民人也故以為物人已相對而有。內外之分故曰本末知止知此也。能得此也故以為事。知得相因而有首尾之異故曰始終。因之吳氏曰明德。新民不是判然兩路徑知止能得不是截然兩段當故知。所先後亦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去做那一件蓋于。相須並進中略分個漸次而已。景逸高氏曰何謂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於木有本末而已何謂終始有到頭。頭處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曰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人己一理其治人者不過推吾所以自治者以及。之耳。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耶抑天下。之明德耶曰畢竟是己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所以發其意也先儒謂明德新民止至善為一書。之綱領而明明德一言又其大綱領蓋以其於治己治人。者皆說得明明德也如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並舉之則。為若統而言之則盡人物之性要亦盡其性之分內事。

也。○次崖林氏曰天下若是其大欲平治之從何處下手。得惟從近小處理命則自近而遠自小而大推之有本行。之有畔而天下之治不難矣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家門之內風化出焉不能教其家何以教其國不。能處置得一家又何以處置得國人此欲治其國者所以。必先齊其家門之中恩常掩義凡尊卑男女長幼咸獲。參差不一最難齊也故以齊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或問是隨傳發明不。可因此謂齊家治國中無處之之意。○家必有主一家之。人皆取法他不是已身修整何以為一家之人取法安能。處置得一家之人都恰好此欲齊其家者所以必先修其。身。○修身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心者身之所主也。○虛齋蔡氏曰正心者靜亦靜。就所接說。○心者身之所主也。○動亦靜所謂密察此心之存。否也心統性情如何不兼動靜。○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以意對心似專指靜然考之後註曰敬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又曰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求其放心可見只是指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敬齊胡氏曰朱子曰人總敬時心使。在身上的。○敬則萬理具在。○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敬該動靜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敬軒薛氏曰。心靜不存則放逸動不察則差錯。○莊渠魏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心乃吾身主宰已是說到盡頭處乃學之。統宗會元也下面三轉甚緊正是提掇個起頭處教人。○次崖林氏曰此以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來看最明白。夫心者一身之主也。○身舉動皆由心檢制心苟不正安。能檢制其身使由於矩度哉此欲修其身者所以必先。其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虛齋蔡氏曰意者心之萌也。心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虛齋

蔡氏曰正心只是主敬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誠意者致謹於動之端也蓋一念善惡分路之始也別是一關頭也故另為一目○意既誠則善惡關頭已透其或心不正身不修者只是不免有所偏滯而已却非惡也○正所謂正路上差了脚故曰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問傳之七章愈憶四者皆心之用也若意則心之發同乎異乎本體只是心○初發時有善惡兩路是意若心之用則在行出來却又在意之後矣但誠意之後已無惡只有偏耳○意與情不同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出於性隨感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為着力矣○雲渠魏氏曰萬事都歸一於心而心常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黎菴羅氏曰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遠却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發而自發動者意是主發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發者須是與他做主發方能中節由此心主發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有詳審二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皆是慎獨工夫○大學誠意是一乃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殺合縫工夫○次崖林氏曰心是本體渾全之物有動靜意是心發作欲做事處乃是動却是有心之動不是無心無心乃情也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真實要為善惟真實要為善則此心都在義理上了日間應接始可隨事求理使得其當若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人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哀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意不誠全是惡人了○誠意工夫最大善惡公私皆從此判故為人鬼關得過此關向後若喜怒哀懼之失正病痛都小了所以工夫緊要在此○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辦人精一之功耳○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虛齋蔡氏曰誠意者實於為善去惡也然不能致知則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蓋有不辨而

錯認者矣○吾之知識是原有底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良知也然良知只是赤子之心未能擴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故必推而極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然後為能盡乎此心之量也○敬齋胡氏曰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莊渠魏氏曰如何是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蓋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若若覺得是惡又是明處但通體暗只有這些子明須着開大致知是要推明破暗開而大之也○次崖林氏曰非真知夫善之在所必當為而不為與夫惡之在所必當去而不容不去則雖曰好之然莫見其可好之實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雖曰惡之微莫見其可惡之實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所謂隱微之間真安錯難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致其知○事事物物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致知欲知得此而不自得則此則自心樂意契齊盡焉以從之雖欲不為亦不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容已矣○此欲誠意者所以必先於致知知既致則意可得而誠矣○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知至故信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到信與悅欲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敬齋胡氏曰格物手做工夫處格物只是事事物物要窮到極處格物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工夫○理在物上故須格致知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月川曹氏曰格物言窮理反躬之學○敬軒薛氏曰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次第用力也○虛齋蔡氏曰上文不曰在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

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自誠意以下
一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致
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知或格
物定矣。又必兼言之者。蓋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求到
那一且豁然貫通處。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求到
至也。謂必欲到之也。章句曰。欲其極處無不到。明白切當
而痛快無以加矣。此格字最難解。非朱子不能定。○雖曰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所知者或
得於此而遺於彼。或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
不及。所謂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
知。而陸氏之學所以深見非於朱子者也。○大學不說窮
理。只說格物者。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原不相離。此
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致知在格物。此所以異於異端之
外物以為知也。○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
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
本之所由起。此之謂物格。由是而往。則意可誠而無一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之或欺心可正而無一息之存身可修而無一動之或
偏矣。故謂致知為夢覺關也。○天崖林氏曰。學莫先於致
知。然致知豈想像懸空可得其理哉。不過即物之理而求
之耳。這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家治國乎天下許多事物
皆在這一物字內。或曰。物在外。知在心。曰。致知在格物。得
母義外若陽明之所論乎。曰。物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
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
萬物之理言也。心具物理。有不能知者。蔽於氣稟耳。氣稟
雖蔽。而知依舊在格物。致知是窮究物理。還復這知。雖云
格物。然格之於內。不是格之於外。物雖在外。其理則具
於吾心。故也。○程渠魏氏曰。心體本明。暗處是有物蔽我
良知也。故須格物。○不言先儒言在者。本只一事。致知不
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着實。○白沙陳氏曰。知之與物
無復先後可分。故指出。一在字。如云。致知工夫在格物上
用。○景逸高氏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格物不至。極處多
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

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
明德新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象山陽明二先生
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賢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處。
靈知覺。雖妙不察。於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
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物理實則知。亦實從義理一脈
去。故好善惡惡之意。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靈覺一脈
故曰。無善無惡。而好善惡惡之。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薛氏曰。大學八條。目工夫。一節不可缺。○虛齋蔡氏曰。此
舉古人為學次第。以著綱領之條目也。此古字。孔子指三
代之隆時言也。○此條大槩。只是循八者之序。而各反其
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為要耳。非謂必先了此。而後可及彼
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既透。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工
夫。亦須費許多年。然則人生百年之間。何時了得此八
事。○八條目。以明德新民分配。格致誠正。修為一節。齊治
平。為一節。若循其次序。而槩約之。則格知為一節。誠正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為一節。齊治平為一節。故朱子又有要做三節看之說。○
天崖林氏曰。按知行工夫。要隨事理會。如今日知得這事
就要行。這事不是說。纔知得一事。姑待。却待眾理盡知。然
後誠意正心修身。也。故朱子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
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濶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
非謂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
不修。家可以不齊也。當見陽明之徒。非朱子致知補傳云。
必待豁然貫通地位。然後誠意。則有白首不及為之患。正
為不知此語。
安生謹識。

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平聲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教於薛氏曰。物格。知至。明得。天理。盡也。知至。處
事逐物。各為一源。知至。是知。萬事。萬物。通為一理。格物。是逐
之。則格。物者。因物。察則。知至。矣。○季思。歸氏。曰。物。各有。天然
無。加。損。也。積。久。而。通。觸。處。洞。然。物。格。之。謂。也。知。既。盡。則。意
可。得。而。實。矣。○軒。薛。氏。曰。觀。知。至。連。意。誠。則。致。知。格。物
明。則。意。可。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虛。齋。蔡。氏。曰。物。既。格
得。而。誠。矣。○意。既。實。則。心。可。正。心。既。正。則。身。可。修。以。至。齊。家。治
國。平。天。下。遜。節。皆。用。一。可。字。其。意。方。明。若。曰。意。便。誠。心。便
正。身。便。修。云。云。則。只。用。一。個。格。物。○
而。諸。事。都。完。了。又。何。用。八。條。目。哉。○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
也。○敬。齋。胡。氏。曰。格。物。致。知。是。明。德。初。下。手。做。工。夫。處。物。格
也。○知。至。是。知。得。洞。徹。若。非。誠。意。正。心。修。身。則。守。不。住。終。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昏昧。了。五。者。工。夫。○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全。則。德。無。不。明。矣。○天。下。平。而。知。必。是。天。下。之。物。格。知。至。則。知
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然。後。為。天。下。之。物。格。知。至。則。知
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目。物。格。而。後。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
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
既。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
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其。所。以。不。曰。格。物。致。知。則。知。所。止。誠。意。以。下。則。皆。得。所。止
之。序。而。必。曰。物。格。知。至。曰。意。誠。以。下。者。顧。知。止。能。得。之。義
而。云。非。用。以。貼。後。條。意。也。○
條。或。問。謂。是。覆。說。上。文。之。意。是。也。○
夫。下。是。順。推。效。驗。不。是。○
非。功。效。也。○蓋。言。物。格。而。後。知。至。則。古。人。所。以。致。知。在。格。物

者。益。明。矣。○
出。必。先。意。數。后。字。要。掉。轉。上。節。數。先。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齊。此。一。切。之。義。所。由。取。○
正。心。以。上。皆。所。以

修。身。也。○
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虛。齋。蔡。氏。曰。正。心。以

家。以。下。自。修。身。而。推。也。此。是。聖。人。於。八。條。目。之。中。舉。其。最
要。者。言。之。然。本。字。還。須。與。下。文。同。對。未。字。言。也。見。得。是。以
身。對。天。下。國。家。不。可。謂。格。致。誠。正。亦。以。修。身。為。本。但。言。修
身。則。格。致。誠。正。在。其。中。矣。○
紫。峰。陳。氏。曰。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修。其。身。為。本。焉。○
景。逸
高。氏。曰。大。學。分。八。目。而。歸。本。修。身。何。也。曰。無。身。則。無。心。意
知。物。無。身。則。無。家。國。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致。誠。正。為。身
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一。本。○
大。學。所。重。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知。本。若。不。知。修。身。為。本。格。致。誠。正。不。相。干。○
李。氏。曰。修。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德。此
又。本。修。身。便
是。兩。截。矣。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本。謂。身。也。○
虛。齋。蔡。氏。曰。其。本。亂。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

更。論。甚。○
政。治。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日。中。摘。出。身。家。二。者。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

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其言蓋出於此○參陵張氏曰此節正明本之為重意不可以修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者根不能修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恰的起頭處也○敬軒薛氏曰大學經傳一明明德盡之明明德者明德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之明德各造其極格物致知窮盡此明德之理也誠意者實其明德於心之所發也正心修身合此明明德於身心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觀濤王氏曰此章總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已為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節統論綱領後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格致誠正修皆屬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平皆屬人者也畢竟先修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修身為本○本字正相前面雖把事有終始說說而事即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難以所厚者薄端說而家即觀化於身對身不過總見前後俱是正本之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卷五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敬軒薛氏曰大學三綱領

八條曰於千聖人之書無不括盡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月川曹氏曰學者須將聖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次序

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虛齋蔡氏曰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句是後來所修改其說又較平實○明字連克字讀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吳李子云明則衆人之所歸克則文王之所獨此語有病蓋以明之之明為明德之明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

虛齋蔡氏曰註目字當緊帶個活字也不然當認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

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敬軒薛氏曰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卷七

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飢陽孫氏曰明命即是明德說個天之明命便增了多少森嚴

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敬軒薛氏曰顧諟天之明命是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只是操存省察要

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目中常見光明明乎○虛齋蔡氏曰明德有何形狀如何常在在他得只是此心常存耳如立則見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其實

何嘗有個物參前倚衡來○命本明顧之者欲其常明而不昏也○觀濤王氏曰顧諟只是反觀內照惟恐失之耳兼靜有動察○迥考高氏曰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為歷歷分明者非真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真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嘏大也

次崖林氏曰德一也自其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言則日明自其具

衆理應萬事言則日峻非於明德之外有所加也新安日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虛齋蔡氏曰以上歷引三書皆不用過文深淺始終之序只可於言外意會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別虛齋蔡氏曰着此一節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已

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次崖林氏曰結上文三引書之意謂康誥之克明德太甲之顧諟明命帝典之克明峻德詞語雖若不倫要皆是自明已德之意辭不同而意同也○定宇鄧氏曰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是自明已德便一了百當○麟士顧士曰自明對新民說由明而新故明德為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虛齋蔡氏曰盤以為只是盥類之盤似有理類洗面也沐浴之盤卻氏名其器以自警之辭謂以此辭名之也苟誠也曰誠字最重此與上論苟志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於仁苟字一般

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

自新敬軒薛氏曰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則當因其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乃有益

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

字存介然在學之意工夫全在此發端日日新者連發不間斷也又日新者末路更振刷也○因之吳氏曰學問須一日長進一日若謂日日新又日新是照此苟日新者常如此然則苟日新之後不消不長有何精神且學問不長即消亦豈有中立之理首句新字對第二句新字又對首句新字說第三句新字又對第二句新字說全黃氏謂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得其旨矣○敬齋胡氏曰自新為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新而能新民者○次崖林氏曰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不自新無以為新民之本也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必本修身正此意也○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中或謂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虛齋蔡氏曰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紉之汚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流之則亦未便能使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次崖林氏曰作字內有許多事小註并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要皆不可缺民有自新之機或有衣食俯仰之累而不得為善或有氣稟物欲之累而不能為善故須有以教之及勞來匡直之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虛齋蔡氏曰何處見得新民只是德

章句是就新命上推出一新義又就新義上推出一新

自新而有以新民之極可見其自新之極新民而至於新天命

又可見其新民之極觀濤王氏曰始字貼新字文王未

命但論道理必以是為至不是教人圖度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善何別益用者求以止之也

謂必欲至其極也此君子之言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

也自新而不用其極則無以為新民之木新民而不用

其極則無以盡新民之道此賈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

王之詩也大抵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

極者固無淺深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

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耳觀濤王氏曰自

新新民本有極致患人置而不用耳用字對置字看最明

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

者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重末節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虛齋蔡氏曰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

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

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也借彼之詞寓此之意因之

吳氏曰惟民所止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然日所止

是重理一邊日所止於日於止方重人當知止上言物各

有個至當不易之處是至善本自充足意觀濤王氏曰

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二字貼至廣

意至善之理全體

渾淪無所不包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緝詩作綿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虛齋蔡氏曰

一角峻處岑蔚謂山峭高而木森蔚也此地網羅之所不

及弓矢之所不至黃鳥而止於此止之得其所也止字亦

相說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詞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蔡氏曰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如在黃

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止了不成黃鳥此時

只是知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困之吳氏曰上節只

就至善論道理此節當知所止則責成於人之意深切著

明矣二節相承不宜平看觀濤王氏曰於止知其所止

是鳥於欲止之時尚知其所當止之處人不能知所止而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於音鳥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虛齋蔡氏曰緝熙只是

明亦不已之意。又云不已其敬也。此可見四字連為一意。但止字則不依詩斷章取義也。○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所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已成德時言也。○緝熙光明言其心常明也。故於敬曰無不敬。於止曰安所止。皆是以聖人地位言也。○次崖林氏曰無不敬而安所止。緝熙之實也。下五事又敬止之實。○觀濤王氏曰不可緝熙作知止意。蓋知止乃自明而誠之事。文王不待知所止。自能得所止也。○按大全敬止止字是萬事統體。此止也。下五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蓋至善雖散於事實。統於心。如月映萬川。在天本一月。映水則成萬月。在心只一至善。在事則各有至善。○安所止無勉強也。○因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虛齋蔡氏曰文王親民如

為君止仁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見其為臣止敬。一日三朝雞鳴問寢。可見其為子止孝。如教育武王周公皆至於德為聖人。而稱天下之遠孝。可見其為父止慈。如治岐之時耕者九一。關市讓而不征之類。信以守之。終始不移。斯又可見其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此一節貼文王事言所以實敬止之義也。故不曰與朋友交。○上之使下。下之事上。有交道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其義亦可見。信即論語敬事而信也。○敬止之敬。專言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偏言之敬也。○次崖林氏曰仁教孝慈信乃敬止之目。每句內都要見得敬止意。或曰仁孝慈信如何見得敬意。曰敬徹表裏貫動靜該萬事。豈有為君臣父子臨民而非敬乎。故湯曰聖敬文曰敬止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數聖人之德皆是以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也。推類以盡其餘。則在五者之外。則於天下之事皆

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虛齋蔡氏曰所止云者謂其理十分仁為人臣必十分敬之類。方為至善之仁。敬不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今說者有曰仁者君之至善。敬者臣之至善。實於義未精。○天下之事無不各有所止。不特此五者。如夫制婦聽兒友弟恭之類。以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進以禮退以義之類。皆是。此特舉其目之大者。以例其餘耳。○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者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之則也。○因之吳氏曰上節註云當知所止言當知至善而止之。猶未指出至善之實。此則借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作頌詩。作諷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噉。澳於去反。萊詩作綠。猗叶韻音阿。佩下版反。喧詩作頌。諠詩作諷。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噉。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恐嚴密之貌。次崖林氏曰嚴即其嚴平之嚴訓畏密是謹

而不息若有息則。間武毅之貌。次崖林氏曰武勇力也故

疎畧而不密矣。曰孔武有力毅不息也故。以勝欲便是武不息即毅也觀易君子自強自勝之謂強

意可。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虛齋蔡氏曰饒氏分解赫喧著

見。宜著可見饒氏之鑿按赫赫師尹。誼也道言也。觀濤王

赫赫於盛大意尤近不必分爲是。字省文耳。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

句俱當有道。次崖林氏曰凡爲學者講習討論先就義理上講求有個

條緒了又從而研究到那精當處此便是如切如磋也自

修者省察克治把已身分上先打疊得乾淨了然後從而

細加磨礪使到那光明潔淨無底累處此便是如琢如磨

也。觀濤王氏曰學以知言自修以行君子之學於理

欲上則晰得十分明始之析開天理與人欲底界眼有似

於。又仔細研析無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使吾真見明然

光。望似於磋矣君子之自修於人欲上則削得十分爭始

之。人欲累我天理堅不可破我提醒此心將此物累用

攻。破。了。有。似。於。琢。又。仔。細。磨。礪。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不能屈非武毅乎。次崖林氏曰分釋則曰嚴密武毅總

釋則曰戰懼要之只是一個敬。切磋是理欲上挑得十

分明琢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淨下此等工夫夫把自已

分上許多私意妄念都打疊得潔淨淨了然後此心僅

惺終日欽欽更無放逸走作譬如取六善於康莊於持把

握更無走逸此即所謂恂懼也。因之吳氏曰恂懼是虛

靈不昧處有一股精神。季思歸氏曰識得後別無工夫

只時刻意思精明。意。威可畏也儀可象也。觀濤王氏曰

思精明便是天理精明。敬發於外。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

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懼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

盛。虛齋蔡氏曰或問以恂懼威儀爲得之之驗看來亦不

必把作效驗看何也嚴敬存於中若以爲是盛德至善

之效驗則君子盛德至善之實事又果何在但以對求之

之方言則爲得之之驗耳况章句云恂懼威儀言其德容

表裏之盛以在內者爲德之盛在外者爲容之盛。卒乃指

也在內者既爲德之盛如何又以爲盛德之效驗。其實而歎美之也

既先得之而其光輝充盈又如此故民皆仰望之而不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德是明明德之止至善乃用之。所充在學。下。票。賦。時。說。盛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鳴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詞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

賢後王親屬後王賢以道言親以位言小人謂後民也

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

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曰先王德業之盛遺於後世是其賢之所在也後賢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也先王覆育之恩在於後人是遺後人以所親也後王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孫孫勿替引之也風清俗美內恬外熙是先王之遺後人以所樂也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後人則得以享其樂分井授屬使民養生喪死之無憾是
先王之遺後人以其利也而後人則得以安其利其字皆
指先王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王之餘澤也賢其賢親
其親樂其樂利其利者後人之享其餘澤也仰使先王當
時所以新民者未止於至善則何以使後之人各得所
承藉如此哉或曰新民主德今言樂其樂利其利者特
厚其生之事耳曰樂利雖皆養民事然使不得樂利奚暇
治禮義此釋平天下章所以開端言與孝與弟而終歸之
聖財用人也况樂其樂利其利則老少各得其所彼此各
得其分教亦行乎其小矣所謂黎民不饑不寒老者衣帛
食肉而不負戴於道路矣樂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當熟玩之因之吳氏曰此章前三節條列至善而言其不
可不止後二節言至善如是而止觀濤王氏
曰前三節統言明新之止至善
後二節分言明新之止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因之吳氏曰知止節及事有終始句傳者無釋然知止亦只在明德新民內非別為一事故釋止至善只用於止知其所以止一句帶釋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本末之先後矣虛齋蔡氏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
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使字當玩
味不可以聽訟為未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
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
未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
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此謂知本此
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不以
聽訟為難而必以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
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於本
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豈
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知此解者正自有說也觀濤
王氏曰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申無訟意大畏民志申使意無情實之人若有所
制而不得逞其虛誕之辭蓋已足化爲有情了不是仍舊
無情但不盡其辭也刑威之畏畏於外而小也德威之
畏畏於志而大也志字重看方見是明德所使○本字即

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字即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等句俱是結經文也。○見羅李氏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禁之也。所謂有恥且格自不忍盡其虛誕之詞也。○伊盧陳氏曰審勿隱微之地有大震動大改革以深入乎民之肺腑故不曰民心而曰民志從其隱微處言也。即使民之意而推及於畏民之本則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也。○通考涇陽顧氏曰夫惟自訟然後能無訟故易之訟曰九五訟元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湯之自訟也。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之自訟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白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補傳此見朱子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

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次崖林氏曰即物而窮其理豈心而思索物理思到通時則此心洞然而知在我矣。○

幾亭陳氏曰王文成謂朱子添出理字孔子當年何不直言窮理然平心論之直言窮理在吾心學者或仍有遺物未窮之病如言格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格之者正即物而求其天則也。離物無則故則不可以單

言物而則在其中格之者為誰固不慮其逐物而遺心矣。○景逸高氏曰聖學正脈以窮理為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脚皆見不然一隅有礙

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進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

即窮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虛齋蔡氏曰如孩提之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湯焉而知飲饑焉而知食水火

皆知不可蹈烏喙皆知不可食。凡善者皆知其為美不

善者皆知其為惡。是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虛齋蔡氏

人心元自有知也。○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

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虛齋蔡氏曰

云以見乎人心所不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

於人之一心也。故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

不盡。○景逸高氏曰楊龜山先生論致知格物言致知

當極盡物理也。○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是以大學始教

知思新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蔡氏曰須看始教

字大學夢覺。○在此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非思得之或在... 上思得之或在... 底思得之或在... 須理之則... 具理之則... 雖理之則... 是理之則... 萬物之理... 便是格物致知... 陳氏曰遠取... 吾安得窮其... 且大者窮之... 則舉遠察乎... 論不害其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下之書盡窮到... 二分是處窮... 處了若謂知... 編物寧有... 至於用力之... 都是貫通之... 融會貫通之... 其理故上... 屏去思慮... 慮而欲強... 過會須有... 是格纔透... 然於克一... 協於克一...
上思得之或在... 底思得之或在... 須理之則... 具理之則... 雖理之則... 是理之則... 萬物之理... 便是格物致知... 陳氏曰遠取... 吾安得窮其... 且大者窮之... 則舉遠察乎... 論不害其為...
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其明之理... 當格其動靜... 地則當格其... 之理鬼神則... 虫則當格其... 文歷代之... 味是盡識... 畧而不密... 之明已格... 而遂厭如... 通之理極... 精粗無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與精者為... 只在唯而... 實之虛實... 者下事... 天不周... 衆物不... 格粗無... 知至也... 數開見...
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其明之理... 當格其動靜... 地則當格其... 之理鬼神則... 虫則當格其... 文歷代之... 味是盡識... 畧而不密... 之明已格... 而遂厭如... 通之理極... 精粗無不...

萬狀足以觸發吾本來之虛靈融會貫通豁然如天開
日朗知自無不致矣不是外邊格了這一物吾心增了
這一知也○景逸高氏曰格物愈博則歸此謂物格
本愈約○格致至一旦豁然貫通知性矣此謂物格
高氏曰格物是隨事精此謂知之至也○景逸高氏曰朱
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是事一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
物之格即窮之至也○窮之至也○窮之至也○窮之至也
外物之格即窮之至也○窮之至也○窮之至也○窮之至也
魏莊子曰窮則無物矣是外物窮其理即是心故
此章分四段言欲二句釋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
格致之由是以大學五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
三句言格致之效未二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之
之要也下章專屬行所謂誠身之章也○通考整卷羅
氏曰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在互利發明譬如千溪
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
格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
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
常陷於偏蔽於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
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
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
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
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掛之力會而歸一也容幸合
之私是故察之於身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
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身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
有見焉反之心而合非至理也○察之於身莫先於性情
致之妙了無彼此殊而其分殊者自森然其不可
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至此○景逸
高氏曰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至此○景逸
高氏曰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至此○景逸

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
民人倫之至處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
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此
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
是格物○問靜中何以格物曰格物不是尋一個物來
安妥曰若安妥時如何身安妥便安妥便是格物也
○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
木連貫只是一理見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
人之教隨人指點不見問者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
飛魚躍何異哉○一草一木是格物事○飛魚躍是
物格事○朱子詩云一日洞然無別物方知不枉費工夫
正謂此也○格致亦別無說只是分別得天理人欲界
分清靜透徹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程先生每喜人
靜坐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錯認其意者便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於章句便說致靜失之遠矣○聖人之道關邪存誠以
語本體工夫兼至而夾特之功則莫如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兩言之而盡敬只是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
知敬義立而德不孤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
弊○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
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務心與理爲二
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
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者久矣○問一草一木於此格
之何以便正得心誠得意於此不格何以便於正心誠
意有妨且問此一草一木與吾存心與理有何相
是漠然與物各體何以爲仁不仁何存心與理有何
得誠樂意相關會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所以爲善形
容浩然之氣所以不可不問也問既無別體我之體
即物之體逐草逐木必不可不理會也問既無別體我之體
猶病者也所以說及草木若曰求之如何此所謂堯舜

不專在一處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爾問程朱兩夫
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此等工夫否曰庭前草不除便
是這意思如觀雞籠觀盆魚皆是至朱子所謂鱖魚肚
裏水便是鯉魚肚裏水尤親切可知矣○問一草一木
皆要格如何曰公看上文否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
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性情即草木皆有理
不可不察人欲縱觀物如大軍之游騎出大隊而無所
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游騎出大隊而無所
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敬齋胡
氏曰窮得此理須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窮理時如
何曰未窮理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窮得此理於心
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隙○或問存養在致知
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致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
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
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
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成始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成終者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謙苦切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虛齋蔡氏曰自修對道學包誠意正心修身故此謂之首格物致知

特以啓其自母者禁止之辭止不爲而言非戒令之辭

意思歸氏曰毋者致防之辭毋自欺云者知爲善以

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觀清王氏曰自欺要承致知

而不好不知惡之當惡而不惡是暗昧也非自欺也今致知之後明知善當好惡當惡矣而不實用其力以好之惡

豈不是自家欺瞞自家○季思歸氏曰言行違其意曰
假意違其知曰欺除假易除欺難除假則不負人斷欺然
後不謙快也足也觀清王氏曰因快字說不盡又加足字
自負謙快也足也還是快字爲重十分快便是足矣大全
云如寒而未衣以自溫饑而未食以自飽喻自謙意最懇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求食以自飽喻自謙意最懇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也敬齋胡氏曰獨者人所不知然此時善言欲自修
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

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
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虛齋蔡

決去而求必得朱子所以下個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爲善去惡之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矣而亦或時存苟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爲之而未能決去者其於善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必得者故又着個皆字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此處工夫極細如有九分義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不必以下文小人王氏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真不知處惟是好色惡臭則皆發於真心自未快足曾無纖毫假借大學是就惡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莊渠魏氏曰自欺最是欺欺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長惡容如墮坑落壑故不可不決也○觀清王氏曰自欺猶云自家求像自家也以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惡此便叫做自家和像自家的不是徇外爲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欺了不可以毋自欺爲誠意自謙爲意誠○淫陽顧氏曰欺欺分關只爭誠僞不爭善惡念頭初起處十分中有一分不真實即是自欺自欺全是爲人自謙全

是為也○率思歸氏曰胸中纔有一得便思發憤心路有
未明便思暴印全為○人此病不除如何不作偽如何不
至於不善而著其善其不為無不至之小人者幾何只為
求人知之○心隱隱留於胸中所以者處生病不得自在
意甚微不知不○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
覺病根在此○
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虛齋蔡氏曰兩自
欺自欺也○惟自欺也○所以必謹之也○知自欺之為自欺
獨之為獨矣○幾有善惡此正獨知之地故慎其獨正為
審其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先儒謂周子極力
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
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曰第一親切工夫○精粗
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以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
皆是此事○○徹軒薛氏曰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
微之處○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意○而凡心之所發則必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中及外無一意之不實也○莊梁魏氏曰人不能誠意只
是自不肯誠○禁止自欺○務求自慊○正是實下手處○欺是
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謹其獨○此是誠意一個關鍵○子也
○次岸林氏曰自毋自欺○至此之謂自慊也○蓋意者心之所
○發○故君子慎其獨○則示人下舍慎獨無可為者○故上面既
○釋其義○至末特標出以示人○因之吳氏曰毋自欺所以
○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中○毋○自○欺○又○即
○是○上○惡○惡○臭○二○句○只○是○一○意○皆○意○之○所○由○誠○也○二○自○字
○看○即○下○文○所○謂○獨○益○欺○在○隱○微○之○中○慊○亦○在○隱○微○之○中○皆
○意○念○上○工○夫○如○惡○惡○臭○者○意○念○上○務○去○如○好○好○色○者
○念○上○求○必○得○非○在○事○為○上○務○去○必○得○也○慎○獨○亦○即
○戒○自○欺○求○自○慊○但○戒○欺○求○慊○是○始○終○完○全○意○念○言○慎
○則○就○起○初○發○動○之○一○念○言○蓋○自○欺○自○慊○所○由○分○之○介○也
○親○濤○王○氏○曰○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也○末○一○句○言○用
○亦○在○於○此○也○或○疑○慎○訓○審○其○幾○假○屬○省○察○邊○在○毋○自○欺

前一步其實不止省察也○審其不自欺則志長之矣○審其
稍有自欺則禁止之矣○是審幾即毋自欺了○豈專屬省察
而截然在毋自欺前一步耶○獨字是獨知與下文問居
獨處不同○譬如兩人相對坐○一人心中起一念○頭彼對坐
一人不及知也○亦可以言獨知矣○幾字重看○幾微也○欺不
欺之○初分也○正在獨知時節○承菴姚氏曰獨字與幾字
有別○幾是念頭初發○獨是此初發處○炯然不昧者是也○慎
字雖訓審○亦便有檢點○關防不令一毫虛假之私潛伏於
隱微處○所謂毋自欺者○正於此慎字大得力○○涇陽顧氏
曰獨是獨知非即意也○此知澄於意先貫於意中○微於意
後意有兩岐○知惟獨○然誠意工夫只在獨知上用○慎之者
善惡真偽初分路處○此不過幾微之間○自心纔放便忽而
不察○故須慎○少墟馮氏曰君子慎獨
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音閑厭鄭氏讀作厭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觀濤王氏曰消沮即愧
沮○自去閑藏不是平說○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
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
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
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
獨也○虛齋蔡氏曰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
獨也○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揜然

典意亦指惡言。次崖林氏曰為不善無所不至惡之誠於中也。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惡之誠中形外是皆獨知之地。一念不謹以至於此耳。故君子重以為戒。必致謹於獨知之地。以實其一念之發也。月林丘氏曰此慎獨比上節獨字同。慎字不同。蓋又是有所懲而然者。觀濤王氏曰此節要認是舉。相以見持也。蓋君子戒其自欺一毫未備。即自欺也。此小人乃自欺之尤甚者矣。但不自其尤甚者言之。不足以明自欺之弊大。非謂君子僅以此為戒也。此只是即小人之事。以發明獨不可不慎之理。見人不慎。獨起念少。非如開居之肆惡。而充類至盡。即屬小人之途。獨之當慎明矣。不是君子必重以小人為戒。以小人為戒。便是怕肺肝之見了。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次崖林氏曰上文只指小人開居一節。亦曾子意。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開居節是為誠意而說。十目所視。節是平日之言。既述其意。復引其言。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虛齋蔡氏曰。即曾子此言。觀之尤見惡之實中。形外而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其獨也。困之吳氏曰。上既明說揜者之無益。又引曾子之言。以明之者。只是深著惡之誠中。未有不形外。而人不可不以為戒。觀濤王氏曰。所視所指。實作人指視我。說益有意。即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著也。嚴字是凜凜森森之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虛齋蔡氏曰。能獨得以此。則德有諸己矣。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心修身工夫。如何意誠便為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善惡關也。為好人無疑矣。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了脚者。畢竟是希。心廣體胖。本文是平。若原其所以則心曠由於無愧怍。體胖由於心廣。耳章存所謂心無愧怍者。印意誠而印德之謂也。敬軒薛氏曰。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發齋胡氏曰。為善最樂。即心廣體胖也。誠意之效。天理實有諸中也。觀濤王氏曰。若意有不誠。則心有愧怍。常懷鬱鬱之意。豈能寬廣。意誠則泰然自得矣。故曰心廣若心有不廣。則外而有厭然之狀。有揜者之勞。四體之閒。不勝拘迫。豈能安舒。心廣則從容順適矣。故曰體胖。心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徹焉。即正之漸也。溼陽顧氏曰。自心而體。從裏面透出來。正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潤身。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少墟馮氏曰。欺日不可對人言者。憚日自憚。則故又言此以結之。溼陽顧氏其妙亦有不可對人言者。故又言此以結之。日意誠而心廣體胖。雖未完正修之事。然善誠於中。形於外。自是正修本領。所由以正心修身者。其要實在於此。故君子必慎獨。以誠其意也。觀濤王氏曰。誠其意。打轉毋自欺。而必慎獨。首節正釋誠意中。二節見意之不可不誠。末節著而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旨必承上章

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敬齋胡氏曰曉得道理怕人不自欺。要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不誠是自欺處）

意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憤初值反好樂並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忿懣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能無者。虛齋蔡

者即心之所在也。經文心字即指此心當靜時。雖

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然一有

之而不能察。次崖林氏曰本文只是有所章句加不能察

是省察工夫。或以正心只是靜存工夫。非也。觀清王

氏曰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蓋正心是靜虛之學。靜

為私意。動亦靜也。看一有字不得。緊峰陳氏曰有所者

在有所之後。○務氏曰有字便是病。所字只觀貼之。○按

○虛齋蔡氏曰按有所則欲動情勝。虛齋蔡氏曰忿懣等

二字舊解只重有字。○則欲動情勝。心既是有有所則非天

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虛齋蔡氏曰心之為體湛然虛明如

有而心之所為心者實不外乎此也。但此數者惟能隨

感而應。則施之各中其節。而此心不失其本體之正矣。若

心有所忿懣。則失之察。而偏滯於忿懣矣。安得其一

也。○要此心如太虛然。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

焉。乃為得其正。所謂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已何與焉。

也。大學工夫自誠意而後。愈細密矣。○敬齋薛氏曰未應

物時。心體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在

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患。當恐懼好樂憂患。而

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今人心只是當靜時

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一毫省察

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次崖林氏曰心本虛

物若未至而預期之。既至而偏主之。既往而凝滯之。三者

有一焉。是謂有所。皆能為心之累。而心所以不得其正也。

○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無非真無也。但要虛以待之。故

以虛心應物。則物物皆順道。以私心應物。則物物皆失則

一。○整菴羅氏曰有字只是說人情偏處。一處偏重。便常有

以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却。○吳氏曰有所忿懣。則此有所

時所忿懣。已不當也。○心之動。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甘虛齋蔡氏曰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專於忿懣而不為吾有矣是心不在也○景逸高氏曰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

中非有所着也動則着事靜則着理無有是處則無以檢其身敬軒薛氏曰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斯須敬軒薛氏曰人能以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斯須

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修矣檢字當不得修字○次崖林氏曰視聽飲食且就其最淺者言之

見不能檢其身耳身之不修向有許多事要在以類而推

或問說已盡觀濤王氏曰視而不見三句據或問實作不見不聞不知說引杜詩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此證

最明少墟馮氏曰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不在視聽遂失其職以

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聖

察乎此而敬以直之虛齋蔡氏曰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念也故章句云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次崖林氏曰正心工夫第一緊要

是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

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是此意原來心之有所與否也

都緣不察耳故章句首着不能察一句○直之即是去其

有所而使之正也即是正心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

內直○敬軒薛氏曰敬則中虛無物○景逸高氏曰字有

無窮工夫之心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

乃大總括○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

一個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

四字恰好在容得一個字○整齊嚴肅曰大誠大學正

心工夫與中庸致中無異○中庸章句所謂至誠之中無少

偏倚便是心得其正之狀也○涇陽顧氏曰人云有所即

不在無所即在然無所只是一虛字向少一把捉須要靈

中提起靈明在此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敬軒薛氏曰未

常提醒此心勿令昏蔽安馳即處事少差矣○常主敬則

則應事不錯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虛齋蔡氏曰正心只是心存而不放所以存其心者敬也

○紫峰陳氏曰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正之云者察之於方

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

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觀濤王氏曰此節承上二節而

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修身之事而首

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修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

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粘定

喜怒哀懼但跟着有所意說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聖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敬齋胡氏曰正心工夫愈細

之偏○景逸高氏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心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

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虛齋蔡

以直內故有以正心密察此心之存否故有以直內○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

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

惡而之惡故好
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眾人

觀濤王氏曰人是眾人然誠意正之猶於也虛齋

蔡氏曰章句恐人認之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

則不加察焉觀濤王氏曰親愛五者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

不加察焉隨其所向而不加察且以教人加察則不至於偏耳

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三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臨時又省察審本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張氏

曰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觀濤王

氏曰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而辟焉是好而不知其惡也

憊惡放惰皆惡也而辟焉是惡而不知其美也○上句惡

字是美中之惡下句美字是惡中之美○紫峰陳氏曰上

章釋正心修身而以忿懣恐懼好樂憂思四者為言此章

釋修身齊家而以親愛賤惡哀矜放惰五者為言蓋

皆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蓋自其

主乎心而有所以然則以言心之病自其於事而有所

偏向則以言身之失○次崖林氏曰既得虛心應物喜怒

憂患都得了如何又有親愛賤惡之偏蓋親愛賤惡皆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麟士顧氏曰穀之始

之大也詩大田既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孔疏農夫是則

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一盛字明甚

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虛齋蔡氏曰謂人之偏一

使一家之長切內外各得其序而無不均之患哉故曰是

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看所以二字家不齊意

在言外○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通

不齊字遂分上為身不修下為家不齊章句至下節方露

出家之所以不齊蓋於語勢終竟處會其意而發之此解

經之法○次崖林氏曰此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句說來兩句當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

矣後且莫繳身不修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云夫人情

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修矣向何以齊其家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此所以說身不修不可以齊家○麟士顧氏曰前章註

到身不修也方好接此講修身云此章註到家之

修云云自是文字相承接如此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溼陽顧氏曰身不修照上用情之偏家不齊即下章不可

教之意自家身不修而好惡一偏非惟家人不聽我齊我

亦齊不得家了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霍林湯氏

曰因上文只說得身不修並不曾說到家上故此處收語

便說身不修何以齊其家與上章修身在正心不同○微

茲徐氏曰此節用反結口氣吃緊蓋是明新交界處正應

治者否矣之旨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 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身不修故也此

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

蔡氏曰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眾只是我求能孝弟

慈則事君事長使眾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理

一○此節非是正言齊○以教國處乃是充言治國之所

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故或問不日

事君之忠而日事君之孝不日事君之順而日事君之弟

有哉○觀濤王氏曰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為忠只是

孝以事親而所以事君之理即此而在三段皆同不可着

一○推字當看三個所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也

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於其國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

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木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

出而家成教於國○彥陵張氏曰孝者三句正解所以不

出而家成教於國○彥陵張氏曰孝者三句正解所以不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中 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虛齋蔡氏曰立

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能孝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次崖林氏曰本文

如字輕傳者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如保赤子或問

傳之言此亦以明夫使眾之道不過即其慈幼者而推之

此句在上文慈者所以使眾內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

待於強為始是解本文心誠求之以下○心誠求之就要

接保赤子說謂赤子有所不能自言為之母者苟心誠求

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

自然能之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慈幼如此孝弟可知

矣舉一以例其餘也○莊渠魏氏曰家者國之本也而身

又家之本也傳釋治國直從身教說來而關紐歸誠意凡

事待學而能有所造作安排惟養子未嘗學而天下無不

能養子者以其心誠也○觀濤王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

言故須求而心誠求之非必着意求也誠是心中真切處

只是自然然而所謂根於誠之不容已也○少墟馮在誠

氏曰誠求只是自家身上痛癢相關一體不容已處

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債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觀濤王氏曰發動有神速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望

弩牙發矢於百步之外者由於方寸之機發動於一息
由於一家一人其發至速而其所以發至微故曰其機如
此○貢父黃氏曰真心流通之神此作則彼與矣妙哉機
乎如箭鋒迅發穿札破的信手而發應弦絃倒豈彼此相
待而成哉故君子不出家債覆敗也觀濤王氏曰此謂二
而成教於國其機如此句必是古語引來但
取其與機意相虛齋蔡氏曰上言齊
近不必照合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家之道即治國之道
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矣此上下文相應
之意也章句云此言教成於國之效蓋上言其理此言其
實事也○一家仁一國興仁謂能修身以仁而使一家皆
仁急則一國化之而皆仁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即化
之謂也○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
更討個效也如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
也此效字正謂實迹也○次崖林氏曰孝慈屬仁弟屬讓
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讓也此說更是○貪是貪欲戾是背理貪戾是仁讓之
反作亂是不仁讓之極此處大槩說不必屑屑較勘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聲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觀濤王氏曰堯舜承治機來
者債事邊不重耳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

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虛齋蔡氏曰恕
之正義是推道

理之盡於我者而使人之必盡也後世之所謂恕者謂因
道理之不能自盡亦不計人之必盡也其得失如此○觀
濤王氏曰恕字最重治人之道全在一恕故此章言恕下
章言絜矩絜矩即恕也○大全云所藏乎身不恕無可推
以及人也此句絕妙蓋此恕字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不
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已處重無善於己有惡於己則
不能自治何以治人故曰無可推已處重無善於己有惡於己則
推以及人即無忠恕不出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矣喻曉也虛齋蔡氏曰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
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

日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就舍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
以事君事長使眾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修身下句
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
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
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着身國字與之對○觀濤王氏
曰此節民不從以上是承上文而引起當恕之意是故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子以下是言君子以恕道喻民乃所以推修齊而治國者
也上段引起下段上輕下重○大全齊家治國平天下皆
有化與推二端上節一家仁四句是化之此節有諸已二
句正是推蓋與仁與讓固是自然感動然治國者修教就
令豈可盡廢故此節求諸人非諸人亦所不可無○此要
以恕先之耳蓋上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修
齊去治國了立言之序自是秩然○次崖林氏曰以三字
分日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
曰恕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次崖林氏曰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
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
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
家○觀濤王氏曰此結上文亦當帶修身在內故治國者

在修身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秦音孫

詩周南桃天之篇蔡氏曰詩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

女子之賢知其必虛齋蔡氏曰或以天天少

有以宜其室家也天天少好貌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

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秦秦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

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觀濤王氏曰而下句宜其家人不復就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

國人自化宜猶善也非善惡之善只是和好意宜其家人本是女子宜合於家人也引詩乃以君子正內言耳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虛齋蔡氏曰詩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

立多疑忌其兄弟如音訓無音聲公子泰極懼選之類故

以宜兄弟之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觀濤王氏曰此教國人亦貼宜兄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

也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虛齋蔡氏曰言我之為父為子為兄弟皆足以法於人所謂其儀也

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麟士顧氏曰但言儀不忒說修身以教家義未實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支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觀濤王氏曰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

詩上發明先家後國之意因之吳氏曰通章大意家本

通於國故教家即所以教國堯舜節則言未有教國而不

本於教家者也合來是家齊而國治意故結以治國在齊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絜矩也矩所以為方也虛齋蔡氏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

無父之稱虛齋蔡氏曰凡勿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

絜矩是平物之具觀濤王氏曰矩字從平字生

益平者均平也矩者所以為方也方即平字意

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紫峰陳氏曰

上能盡孝弟

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弟慈矣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

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句只引起人心之同是以君

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陳氏

曰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獨無

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

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

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黎民之道

然後有以處之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次崖林氏曰推

已度物裏而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

六個母以字可見觀濤王氏曰黎民不但空虛度有許

多通量處置在下文公好惡理財用人俱包在裏面竊

疑黎民二字承上文孝弟慈而來似屬教包下文理財用

人則又屬政何也蓋理財用人皆公好惡則民各得所而

各遂其孝弟慈之心矣故朱子曰重在政事上說假如政

繁賦重則民雖興起於孝弟慈而不得以自遂也矩在心

而推以黎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嚴泉徐氏曰於

此同然之心便等個處置之法使各得其所乃是推我

之心度天下人之心非惟國人之興起知天下之同心則所

以隨其分願而使之各足者必有個推心的方法故君子

有黎矩之道以遂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蔡氏曰

蔡氏曰本文上老而民興孝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卷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卷五

弟慈故君子有黎矩之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節大意如此通章大意亦是如此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黎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黎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

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

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

得分願此數句全是說黎矩字至下云則上下四旁均齊

方正而天下平矣又是以黎矩貼出天下之所以平也故

中間下個則字君子之所以為矩者無他心而已矣一

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故推之而無不準便能使天下平

若不是心如何說得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制物者度

此如一而無不方

如開平方法一里為式而萬里故同

各占其私動而見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

都是義理各分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曰將身放天地萬

物中例看大小快活虛齋蔡氏曰所惡於上者固即是

矩毋以使用下者固即是矩毋以使用上者固即是

以爲方之器也終是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

齊方正處於知之意方盡或問曰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

上下四旁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此以已身對

上四方而言其平也又曰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

則其張短廣狹又皆均乎齊一哉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

之處此又是以已身與上下四方逐一度之而見其平也

此一條總是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

上事說○因之吳氏曰只是以吾心曲體人心而使各得

其所意但直頭如此說不得意義明白故借上下前後左

右字面形容之註中如不欲上無禮一如字用得極好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蓋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

已心次崖林氏曰已之心有所好而求必得有所惡而務

是以民心爲已心也○莊渠魏氏曰傳言能絜矩者從意

誠心正而來民之父母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也故能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以民心爲心○因之吳氏曰民之

所好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

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僂

要以此意會之○觀清王氏曰好惡不止一端凡有便於

民者所好也有不便於民者所惡也能絜矩者亦不是人

人而仰其好惡只是以已心絜之耳○彥陵張氏曰按所

好之好之好之二字有區處以爲民聚欲意所惡惡之有

經畫以爲民去惡意○麟士顧氏曰此好惡是樂言理財

用人在下且慢說破○戴山劉氏曰此章則是愛民如子

極口發揮好惡二字真是王道本於誠意

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以章句咏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

如父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衆則得國之意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蓋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節讀爲截辟讀

爲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虛齋蔡氏曰此詩家父所

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

節截然高

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

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

瞻仰不可不謹

虛齋蔡氏曰望重則責深也故曰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

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

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引之以起。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次崖林氏曰好惡徇

於一己之偏者。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則身弑國亡。為天下

之大僂矣。虛齋蔡氏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

字看。○次崖林氏曰此二條承上文絜矩說來。語其得以為勸。語其失以為戒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

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虛齋蔡氏曰道得眾

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着個道字。便是釋文之詞。或

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絜矩

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矣。此乃以上二條貼出此條之

意。正意還是釋詩本文。○有天下者以下。正傳者引詩而

言此之意。後人所宜念也。○次崖林氏曰得眾二句。本貼

詩意。說然須補出能絜矩則得民不能絜矩則失民。以應

轉上二節之意。○次崖林氏曰未喪師即得眾也。克配上

帝即得國也。此之謂民之父母。這便是得眾得國。辭則為

天下僂。這便是失眾失國。○莊渠魏氏曰此言天命在乎民心。民心在乎君心。慎與不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觀清王氏曰觀國之得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失由於眾之得失。則有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惡者。信不可不慎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先慎乎德。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虛齋蔡氏曰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日本上文非結上文也○因之吳氏曰本末

意全自上節看來○徹茲徐氏曰能慎德則馴致有財用是德者乃國之大本在所當重者也有財用必由於慎德是財者乃國之末務在所當輕者也○不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觀濤王氏曰此以下三節皆言財貨不能絜

矩之失爭奪二字略有深淺爭而不已必奪也爭民是使民爭鬪也施奪是教民劫奪此也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此是民皆效尤意不是

財貨則爭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虛齋蔡氏曰財散不必言財散於民只不聚財於上民矣聚亦只是不離散耳亦不必說近悅遠來○觀濤王氏曰爭奪則離心解體流亡時亂故以散○此節言內末者之不能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帶言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虛齋蔡氏曰自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虛齋蔡氏曰文王詩實結上文兩節之意則此之申言者亦統結自先慎乎德以下云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五

亦有能絜與不能絜矩之得失兩邊意也故或問曰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大抵此章雖或就理財言或就用人言其實則要得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得失意現耳用人也有絜矩之能否理財也有絜矩之能否○丁寧者正所謂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云云之意○次崖林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外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之失可知故引康誥以結之康誥言惟命不于常正是說能謹德絜矩而善則有人有土而得此天命也不能謹德絜矩而不善則財聚民散而失此天命也善不善少異而天命之得失頓殊有天下者可不兢兢業業益勵其心思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哉○麟士顧氏曰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為釋書之詞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兩之字即命字○莊渠魏氏曰此又言天命在於我心善則順天不善則逆天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觀壽王氏曰此王孫

楚國無以為寶指白珩善人指觀射父左史倚相

鼻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鼻犯晉文公鼻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觀壽王氏曰此鼻犯教重耳對秦

亡在翟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勸之返國故以此言教之使辭也看來不返國便是仁親若返國便是幸父之死而因以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迫切麟士顧氏曰無以為寶此鼻犯勸止公子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辭非即對秦使者之辭也大全引檀弓至辭焉便止最是下自有公子對秦使者一段即以此作對詞者誤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月林丘氏曰觀楚書之言

末觀鼻犯之言則以親為本而以國為末矣平天下者豈可以外本而內末乎然與傳文本末所指微異亦示例而已麟士顧氏曰楚書二條據許饒胡三氏俱謂結上理財而起下用人故欲畫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為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貨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如音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虛齋蔡氏曰一个不說是挺然

底說斷斷無他技作一句讀休休有容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形者狀之之詞觀壽王氏曰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即是無技而巳故曰斷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就外貌言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教齊胡氏曰宰相以不蔽賢不足功為賢故曰其心休休焉月林丘氏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不可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疾亦是一个臣無他技是盛德若愚無別樣藝能以雜之休休則虛懷大度寬舒樂易之態也斷斷句言其德之純休休句言其量之弘須兼此二意如疾之人則無斷斷之德休休之心者也

美士也聖通明也虛齋蔡氏曰人之有技有才者也人之

彥是美士美是懿德指純德君子言聖通明也是指一節言與智仁聖義中和之聖同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蓋以其賢之有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如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觀壽王氏曰心好之口必稱揚之然口之稱揚有限而心之美慕無窮故曰其心好之不但若自其口出也極言好之尚庶幾也不務名始終表裏如一別無技能才幹

深意見此正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處蓋論大臣與群臣不同群臣須要有才可用大臣只要善用人不須自己有才

也其心休休者。為易直慈良。如青天白日。可見春風和氣。可親也。其如有容者。度量汪汪。思怨可忘。小大並蓄。能容受得許多也。見人有才如己者。未嘗有嫌人之長形。已之短。見人有德不獨口裏說好。其心中愛處甚於口之所言。大臣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必**媚忌也**。違拂戾也。觀王氏曰。當以惡之對遠之。媚疾對。不遠。猶言其惡之也。不勝媚疾之至耳。其遠之也。俾不通達而後已。殆危也。觀王氏曰。此節引書以起下節。仁人得好惡之正意。不可以此節作大臣好惡能繁。矩與不能繁。矩。月林丘氏曰。引秦誓來。是說大臣賢否。關係宗社安危。生民休戚。只要見一是可好之人。一是可惡之人。為下三節好惡張本耳。或問小計。俱把好惡公。私繁矩得失。便入在此。不可從。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蔡氏曰。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逆諸四夷。方為仁人之惡人。方為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盧玉溪曰。媚疾之人。符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此說恐非本意。傳者只是引孔子成語。不容去了能愛人三字也。或問。謂不唯保安善人。使不得肆其害。亦所以禁伏惡人。使不得稔其惡。者是答問者疾之已甚之說。非以為孔子能愛人之本旨也。觀王氏曰。此節是仁人能繁矩之得也。仁字最重。蓋繁矩

乃行仁之術。故特揭出仁字於此。仁人不蔽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私。故斷足以神舉措。月林丘氏曰。此因其惡惡之嚴。而引孔子之言。以見好惡之得其正也。繫峰陳氏曰。即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觀王氏曰。此與下節俱是用人不能繁矩之失也。且全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意過字是大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夫音。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觀王氏曰。人之所惡。即上節不善人之所好。即極見賢節。則公私之自春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而末至於極者也。自春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觀王氏曰。州人乃前樂只。節好惡之一端。父崖林氏曰。南山有臺。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春誓至此。則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人一端。此就用人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

關於國之興喪若用人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立
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平天下只是個絮矩所
以為絮矩只是個好惡理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
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說要不出公好惡之內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虛齋蔡氏曰釋君子

以位言之又曰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兩舉位字
見君子有天下國家者也傳者之意以為有天下國家便
有個所以處這天下國家的法則是君子有個君子的大
道也○其釋大道必兼修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
終離不得修己以此章絮矩二字求之矩便是修己者黎
之則所以治人矣○大道正指絮矩之道此個道乃天下
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拈發已自盡為忠循
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物無違謂信也○虛齋蔡氏曰忠信謂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

之心度天下之心而不知天下之心無異於一己之心即推
一己之心以及乎天下使天下各有以遂其心矣○忠信與
大道之旨蓋如此○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總之皆為盡
己之事若大道則絮矩之謂以己治人之事也○大道怨也
無忠做恕不出故大道必以忠信而得也○次崖林氏曰
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
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誠意正心修身
是誠身事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也○故
曰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
即理也○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夫理也○自存諸
心而無不盡善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
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觀濤王氏曰忠信如何
當大道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循物者克符其
當如當惡之理故得大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涇陽

顧氏曰忠信乃絮矩之本○是通章表領處○忠存於內○信及
於外○信是忠之發○外不違於天理○忠是信之存○內克全乎
天理合而為一○誠於理而有此實心○則好惡必公○見
於行政而大道得矣○到得忠信地位○心之微表○微裏○無
非誠

驕者矜高泰者侈肆○虛齋蔡氏曰矜者自高○侈肆則惟知
兄弟間已莫之省顧固無能推以及天下之理矣○天下何
由而平哉○觀濤王氏曰矜者自高○侈肆則惟知兄弟間已
心侈泰者越檢違其當○好惡之理○故失大道○次崖林
氏曰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也○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與
發已自盡正相反○務外自高則不循於物○則私欲蔽銅○但
不知相○人而矜高○不務於物○則私欲蔽銅○但不知相○人
同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
越○雖欲絮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此大道外便為胡
黎○知之道○言絮矩之所以有能者○則忠信與驕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之故○忠信修己之事○驕泰則其反也○忠信只是明明德○黎
矩是新民事○徹茲徐氏曰忠信就心言○不違於物○已
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在得之上○忠焉而發已自盡信焉
而循物無違由是能好人能惡人也○而大道於此乎得矣○
人所惡惡人所好也○而大道於此乎失矣○此因上所引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虛齋蔡氏曰承上文而結之意○蓋謂
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存心○有出於公者○有出於私者○而
林丘氏曰此結秦誓以下之意○好惡能絮矩便是大道○上
文好惡公私之極便是得失存疑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奪民之財○掣來忒遠○不自樂○只至此分為三
段○凡三個結語○各結其本段○而申言之○於此段下則曰因
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言是又於本等章旨外○通把上文所
語○照起見其遙相聯絡○印不可遂認為正意○總作一段看

也。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次崖林氏曰：道得眾則得

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

可以語王道。無忠傲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

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黎絜。未言黎絜之得失。係於吾

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因之。吳氏曰：自

樂只至。蓄必逮夫身。不言黎絜之得。則言黎絜之失。得失

重。已悉見上文。此則言其所以得失而已。故得失字而不

重。只重二以字。○虛齋蔡氏曰：首言得失。指國次言天命

未言大道。此所謂加切者。蓋以善不善切於得眾失眾。而

忠信驕泰。又切於善不善也。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

矣。○虛齋蔡氏曰：能黎絜與不黎絜。大之存亡也。忠信驕

泰。天理存亡之幾也。○忠信者。循天理也。驕泰者。徇人

欲也。循理者。自能推已。徇欲者。惟知有己。此大道之所以

得失也。因是就心上說。所謂天理存亡之幾。○莊渠魏氏

曰：傳言用人。由於君心之好惡。而卒關紐歸意。誠大道黎

絜也。忠信。竭吾誠也。其心常自謂不足。驕泰。惟不能慎。故

於此心。慎與肆之間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恒足矣 恒胡登反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佞位。則食者寡矣。不

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虛齋蔡氏曰：何不從有

以財言。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虛齋蔡氏曰：何不從有

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曰。有

士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蔡氏曰：言有國家者。欲得財用。則生之自有個大道。而無

事於聚財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是大道。○

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黎絜。○

有國家者。俱要勤儉生之者。黎絜為之者。勤也。務本也。○

財之源也。食之者。黎絜用之者。舒也。節用也。止財之流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

未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

皆一意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即前言財用之意。而申言

以補其未盡之意。蓋前只說不可聚財。然財用是國家最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及以財發身，以財發財，方見

繁矩之能，否併其得失也。仁者散財以得民，民歸而身

尊矣，故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貨聚則怨，怨而

身危矣，故曰以財發財。次崖林氏曰：仁者以財發身者，

由生財有道，故不事於聚財，而因以得其民，繁矩之得也。

不仁者以財發財者，由生財無道，故有事於聚歛，而卒以

亡其身，不繁矩之失也。觀濤王氏曰：以財發身，不是有心去把財發身，只論事理如此。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財發身之效也。上下以君民言，好仁內既有繁矩，則亦

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民既好義，吾見為臺為沼，則不

日成之。鑿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舉無

不如吾願矣。是為事必有終也。因之吳氏曰：百姓好義，

更無別件，只好義便了。好義者，民之所以效忠於上而

上之所最難得於下者也。故特提出好義，以深著其發身

之必然。次崖林氏曰：未有事不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財以發身，既能發身，則財不悖出，又并與財而發之。回視財聚民散，而財亦同歸於散者，孰得而孰失耶？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茂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代水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水。故左傳云：獻羔而啟之，大出而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始得用水也。周禮云：天子夷盤，喪大記又曰：大盤當是夷盤之大者。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虛齋蔡氏曰：正韻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書曰：時咨若予采，又亮采僚采。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

豚，牛羊皆侵民利，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因之吳氏曰：百乘言聚斂之臣，言采地所出已足供給，乃又用家臣於采地所出之外，多方取取。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虛齋蔡氏曰：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雞豚與畜聚斂之臣，亦不可為矣。惟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程子謂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是上段所謂以義為利，意上段所計只在義不在利也。正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者，至下段乃言若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終亦必無利而有害。固不如以義為利，而不利為利之為愈也。此說疑是傳者本意，章句之意亦然。次崖林氏曰：此下兩節復即財用而申言之，以致

丁寧之意孟獻子條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義
理言也長國家條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義
言也。觀清王氏曰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
察不畜言。月林丘氏曰獻子所言俱是有家之事然而
有國者可以例見矣故曰此謂國云云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
主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虛齋蔡氏曰凡長其國家而務
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以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國家三字重看人君之長國家所少者非財也今也他務
未遑而汲汲於財用非小人孰使之然哉正宜亟為屏斥
以絕禍本乃墮其術中又從而善之直自蹈於危亡而莫
覺也。彼指君言正或問所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

此一節申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

切矣。虛齋蔡氏曰此承上文言以利為利之害益可以見

之為國家剥民之膏血以誑其上以致天罰人害相仍並
至雖有賢德之君子起而抹之然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
朝一夕之可解故君子亦莫如之何矣向使不用小人而
與民絜矩則財散民聚而身尊亦何至有今日之患哉故
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觀清王氏曰舊是
天當謹告之及也善是人害禍亂之生也。善者是君子
君子救不得只因小人做壞了天怒不可回民心不可挽
故至於此。利為人欲之私雖無其害不當務也死存此

薛善並至之慘乎義為天理之公雖無其利猶當務也
又有發身守財之利乎。此是通章結穴當見得不專其
利而與民同好惡則黎黎之道德而孝弟慈之分願各遂
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莊渠魏氏曰小人禍天
下國家而甚焉者莫若媚疾之臣志在專寵與君子為
讐空人之國而不顧使人主孤立而危又莫若聚斂之臣
剥民膏血以富國使天下窮然喪其樂生之心故傳特舉
之以為後世戒。彼為善之者實則掎肘而託於美名以
濟其已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益之故甘受其
欺罔雖有善人而無救於亂亡者不用於可為之時不可
為而後用之也。紫溪蘇氏曰君子小人之辨嚴矣慎獨
者君子而得大道者亦君子為不善者小人之苗害並至
者亦小人易始於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
之垢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日不遠復謹其幾也日係於全
棍戒其動也誠意之關復垢之介微乎微乎。貞父黃氏
曰小人者明德之蠹夫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板除利根

則小人自不能入害種自不能伏上仁而下義身
修而世安新民新命一以貫之耳此黎黎之道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黎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張氏曰此章大段分四節看首言平天下之
道在於黎黎黎黎之道在於公好惡而峻命節一
言得失以結之君子先慎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於
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楚書二節帶上只
足內本外末意泰誓以下言公好惡之要在於用
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生財有大道以下又
言財可生而不可聚而深戒聚斂之小人又以見理
財用人非兩事也總是推廣黎黎之意。虛齋蔡氏

則小人自不能入害種自不能伏上仁而下義身
修而世安新民新命一以貫之耳此黎黎之道也

曰絜矩二字。是此一章之骨子。而得失二字。又是眼目所在。蓋三言得失。意益深切。此最可以喚醒有天下國家者。惰慢安肆之心。而朱子亦嘗有味乎其言。而後為人吃緊道之。大抵國之得失。一判於衆之得。失而已。衆之得失。又判於一念之忠信。善而不善。而已。則一人之善不善。又判於一念之忠信。善而不善。而已。則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知所務哉。嗚呼。此堯舜之所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禹之所以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也。湯之所以懷懼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也。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無教亦保也。武王之所為。有天下者。設安得不諱諱於其得失之際。以為保邦致治之規哉。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概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個絜矩。意在耳。○與民同好。惡。用人。也不專其利。理財也。還是二項。故或問曰。其實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端言好惡一端。義利一端也。○民之所好以下三段。皆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理財也。自秦誓以下。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用人也。自也。故總之曰。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又曰。皆推廣絜矩之意也。則理財用人。是絜矩中事。且而傳者之意。只重絜矩。不重理財用人也。○因之吳氏曰。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矩於好惡之間。大意已都盡了。自樂只至驕泰。則詳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要其得失之幾。蓋欲有天下者。兩存勸戒。絜矩而與民同欲耳。語意至此。已竭盡無餘。復有生財大道。至末云。益申致其意。而言理財者。必當從事於絜矩也。言理財則用人在其中。而好惡不待言矣。大抵此章之言。重見疊出。只要顯得絜矩之外。無平天下之道。而與民同欲之外。無絜矩之道也。然所

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奸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耳。○絜矩者。絜之以年。矩便是心。心便是慎德。忠信等事。而絜矩之心。則慎好惡。公財貨。用奸人等事。種種悉備。且不但備本章之意。矩即明德。以矩度物。即是新民。正聖經本明德。以新氏之意。且必先有矩。而後絜之。以平天下。則聖經終始先後之旨。亦在其中。又不但該聖經之旨。推以度物。恕也。以吾心之矩。而推以度物。則忠以行。恕也。忠恕。即一貫也。會子唯。一貫於夫子。則為天德。此章發其義於平天下。則為王道。內聖外王。豈不合而為一。○靜臺杜氏曰。此章只是與民同欲四字。盡了。○承菴姚氏曰。此章釋治國平天下。總是天下各得其所。要天下各得其所。須持公平正大之心。於其上。而同民之好惡。決不可存自私自利之念。於其中。故章首就說。個好民好惡。民惡而歸到慎德上。慎德則必同好惡於民。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不利。故先辨德之為本。財之為末。而今無專殖於其上。然人君之專殖。自利。大抵皆起於小人治平君子。切不可用非其人。以取及身之禍。故惟仁人為能惡人。而不然者。便好惡拂人之性。若是乎。用人之不可不慎。云耳。觀下論生財。有大道。必推根到必自。不。慎。句。可。得。傳。者。之。本。意。只。教。為。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其。人。而。專。其。利。也。○清。螺。郭。氏。曰。章。旨。固。重。絜。矩。而。慎。德。字。尤。重。古。人。為。治。只。要。人。人。得。其。分。願。故。曰。絜。矩。絜。矩。者。同。民。心。以。出。治。之。謂。此。行。王。道。也。然。有。個。天。德。在。君。子。先。慎。乎。德。然。後。不。有。自。利。之。心。而。可。以。行。王。道。故。前。段。論。民。心。之。得。失。就。揭。出。慎。德。二。字。來。後。段。論。天。命。之。得。失。本。此。慎。德。與。否。之。所。致。而。究。極。大。道。之。得。失。又。提。振。個。忠。信。驕。泰。出。來。忠。信。者。慎。德。之。謂。也。而。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溺。於。利。之。一。字。故。復。揭。生。財。有。大。道。一。段。而。教。其。以。仁。發。身。以。義。為。利。莫。聽。小。人。之。

引誘以撥不可救之禍。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總歸於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即謂之仁。人慎德則實心愛民。即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即謂之義。為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遊故此章大旨。只在慎德二字。德即所謂明德也。傳者言盛德至善。言德潤身。言先慎乎德。總以此德此德存乎已。則為潤身。及於人。則為黎民。為民不能忘。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所以明德也。○(三)山盧氏曰。此章當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為改。蓋首段言平天下之大要。在黎民是總目。下四段分作上下二截。看樂只段言黎民大端。在好惡是舉黎民之條件也。故註云。能黎民與不能之得失。先慎段言黎民之要在不專其利。是防黎民之弊也。故註云。又因財貨以明能黎民與不能之得失。此為上一截。秦誓段是舉用人一端。以申好惡之義。故註云。以明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生財至末。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是申言不專利之義。故註云。此因上有土有財而言。此為下一截。下截申解上截。段落瞭然。黎民之道與民同欲。只要遂其與孝與弟不倍之心。何以遂之。使民樂業利而已。非謂民好在財。必散財與民同好也。只緣世主未能明德。蔽於私欲。往往先有一點患不足之心。不知平天下者。惟圖利最為壞事。心馳於利。則必不能同民好惡。利歸於上。則民不得遂其好惡。傳者恐專利妨却好惡。故論黎民先言好惡。即繼以利不可專也。此二條是並提看。或問云。其實不過好惡義利兩端而已。謂好惡一端。義利一端。無以義利解好惡之說。第二段首句。即指君子先慎乎德。此句當另提起看。是上下過脈處。好惡之義。已包在慎德二字內。故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下文財者。未也。言其不消預計了。以下只言財之聚散出入。全不涉着好惡上去。非就財上較好惡也。觀本文無好惡字註。亦不限上好惡來。可見若秦誓一段。既言

能惡能好。又云。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此乃於好惡。暢言之。蓋好惡之大。莫先於用人。上見之。相臣一人。關係天下利害甚大。其人日在人主左右。於此人。而不知其可好可惡。又安能知天下人情之所好所惡。此一關頭。倒甚且以人之不孝不弟不慈。為可好。以孝弟慈。為可惡。矣。故傳云。拂人之性。誅之不仁。之甚。皆就心術精微處言。舉此以明好惡公私之極。最為痛切。人主當先在此處看。得分明。此以外。便無不當之好惡矣。生財一段。是財上有土。和財。以暢言利之不當。專盡明明德於天下者。不獨在已。不可言好利。即在不當。民亦不可言好利。若謂民皆好利。是何待民之薄。而民德終不可新於興起。孝弟慈。謂何。故本文只云。上好仁而下好義。又是抑本好惡一層。詳傳者。並不欲以好利加民身上。亦見聖賢立言精密處。故用人可為好惡之目。理財不可為好惡之目也。至三言得失。則傳於三段本文之外。用得失二字。遙相點綴。聯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

漸通近裏。以見天理存亡之幾。關係君子心甚切。又是文字筋節脫卸處。非謂前言好惡。只可得眾次言。理財可得命。後言用人。可得道也。觀註於文王詩。節言結上文。至康誥。節只云。因上文引文。王詩而不言。結上文。蓋不專利之意。已於上文。節先用財貨以明能黎民與不能。句截斷了。大道節。只云。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亦不言結上文。蓋好惡之意。已於上節先用。以明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截斷了。何等精要。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虛齋蔡氏曰。第五章乃格物字何安。曰。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虛齋蔡氏曰。第六本所謂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又是一個關頭。也不日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

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

其近而忽之也。敬齋胡氏曰：大學緊要處在致知誠意兩章。故朱子以為在初學尤為當務之

急。蓋不致知而欲誠意則善惡未明而所誠者反非天理之真。而適以為妄。能致知而不誠意則所明之善終非已有。自欺欺人為害大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大學終

中庸句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

五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

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而舜復益之以一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

後可庶幾也。蓋管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一。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

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

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

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

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

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

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

中庸序

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傳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
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
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
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

中庸序

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
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
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
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
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

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
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
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
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
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

中庸序

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
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
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
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
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
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長洲湯壽潛撰方手輯

德清徐自洵又蘇參訂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此二字蓋是編書者所立非子思當時自取此二字為名也愚以為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著此書將以垂之萬世宜不容無簡名以舉之且中庸二字發於孔子而述於此書其義最為廣大而悉備尤為精實而切至名篇之義無以易此者疑非子思不足以與此○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贊中字耳○敬軒薛氏曰中是性情恰好底道理以其平常而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景逸高氏曰中字自處廷來到夫子只添箇庸字中字得箇庸字纔著實○問大學至善二字即中庸也曰然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景逸高

道絕非名言可形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可不察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虛齋

曰法字屬人以學言也如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體也存養此心之體者心法也喜怒哀樂之既發心之用也省察此心之用者心法也且其發也或為三達德或為五達道或為九經或為三重無往而非中庸之道心法之所在也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景逸高氏曰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

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

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虛齋蔡氏曰始言一

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由一理而散為萬事放之則彌六合也由萬事而合為一理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春字牛氏曰首章重論道體先從天命說起而後及功化之盛末章重論道體先從下學說起而後歸於天命之極總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歸為究竟也直指本來闡示微奧乃孔門授受的旨也三十三章總○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虛齋蔡氏曰兩句是完箇天命之性○相喚應如管商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權數似乎有實用者然理味無取焉如老佛之清虛似乎有理味矣然而無其實焉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此所以為中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虛齋蔡氏曰玩索二字須要自家體貼得蓋必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然後為玩索而有得然後終身用之不能盡先儒有云以我觀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言哉言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敬軒薛氏曰程子云性即理也故滿

氏曰章句不曰性理也而曰即理理與性猶有二也蓋此理在天則曰理賦於人則曰性不喚做理朱子欲人知性之為理也故從而解之曰此箇性即是簡理爾○通考少

此性字不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天以陰陽

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語其微顯則理若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

也莊渠魏氏曰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

一物各就他分上合當他地便是試於日用間常自體驗

合是恁地便是性不當恁地便是氣稟汨他物欲汚他自

然看得潔潔淨淨不費說詞矣○理氣元不相離理淨淪

只是一箇氣亦淪淪本只一箇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

許多混淪之時理氣固是一箇及至開闢一氣大分則

為陰陽小分則為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

則為健在陰則為順以至為四德為五常亦復如是二五

錯綜又分而為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

多究竟言之只是一箇該得如此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三

底出來○虛齋蔡氏曰氣本一也分而為二則曰陰陽折
而五之則曰五行天之化生萬物惟此而已矣故曰氣以
成形如木以為肝火以為心金以為肺木以為腎土以為
脾此五臟之出於五行者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為目木為
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
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脈
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載於肉是也皆氣以成
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為仁火之理為禮金之理為
義水之理為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
陸陽顧氏曰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而
言如何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
宰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是就
氣上點出理來何嘗遺氣○嚴山劉氏曰有是氣方有是
理無是氣則理於何麗○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言實有此
流行之命而物賦界之非流猶命令也○天崖林氏曰人
行之外別有箇無妄之理也物各有性然所

謂性者非他天之命於人物者是之謂性也天地無心而

成化豈諄諄然命之哉二氣五行化生萬物而理於是乎

賦有似於命耳○景逸高氏曰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

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說謂之天在人身上說謂之

性性即天也若天命之者故曰天命○天在眼前人豈不

知只為說了天命不知如何為命連天也不知了天只是

猶做官底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行之故做人

底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却如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做官底不知有君之命也

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物一麗於形則萬殊矣○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

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也

人得天地之心為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莊

渠魏氏曰人物之生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

偏蓋天地之氣其查滓為物偏而不備寒而不通健順五

常之德不復能全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鴟鵂之仁

神羊之義乃其基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其得這些子即

這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麟之有龍介之有

龜皆天地間氣所生畢竟是查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

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

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無查滓這箇理便被他蔽
隔了各隨其所得查滓之多寡以為等差而有智愚賢不
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查滓故學以變
化其氣質則查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
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即
乎氣者言之孟子之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而言之孔子之
性相近兼理與氣而言也此所謂性即孟子之性○觀濤
王氏曰性字純就理言不乘氣質註以氣字陪說者只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四

理隨氣而賦其質非兼氣也○魏野王氏曰子思首提性字跟天命來見得此性是天所界賦底人着實當自責成於已也註兼物率循也○虛齋蔡氏曰循言依也言實專重人身上率循也○不是持循遵循之謂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

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敬齋胡氏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為道其實

非有二也○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為衆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而不紊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原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開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五

極無非是這道理○敬軒薛氏曰率性之謂道全是自然○敬菴許氏曰順性而動莫非天則○虛齋蔡氏曰人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觸事物而見道初不屬事物也○次崖林氏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遇事接物只依他本然的發出來便自有箇至當恰好底道理這便人物所當行者故曰率性之謂道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為道○整菴羅氏曰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為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為物之道均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智者見之則謂之智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觀濤王氏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率性便是道此意正與孟子性善意同性本萬理成備率之

即道不待矯揉造作也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便是率仁之性此惻隱乃是道之自然發用不是體道工夫○嚴泉徐氏曰率字無工夫蓋人性有多少精明純粹的妙用隨感而見見赤子入井便惻隱見孺蹶便不受見朝廟便敬見墟墓便哀此是真性絕無私意錯雜率循此妙用而行不參以一毫人為意見無太過不及便是道道猶路也蕩蕩平平自是正路率循正路不差了脚豈非道乎○景逸高氏曰天在人身為天聰天明為良知良能率其自便便是道參不為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得一毫人為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

法於天下則謂之教○次崖林氏曰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六

脩者脩其過不及以歸於中也○根氣稟說來蓋率性是道何由有過不及只是性隨氣而賦氣稟有智愚賢不肖賢智則太過而越於道之外愚不肖則不及而歉於道之中故有待於聖人之脩○此教字是主張世道之教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禹湯文武窮而在下則為孔子皆脩道立教者○楚侗耿氏曰道大中至正本不待脩吾人日用之間只因私意錯雜失了性之本體故有過不及處而聖人脩之者要得無過不及使他一循性之本體而行非有增減於性

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敬軒薛氏曰脩道之教正是林氏曰脩道之教若論到極處便是二帝三王亦有所不能盡蓋古今風氣不同一代之興便有一代制作非是前人思慮有所不及蓋風氣至是而開聖人因而成之爾要之亦天之所為而人力有所不能為也春秋傳序謂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物必因時而立教說得最好○脩道之教若作學者說多少順夫子嘗

日脩道以仁又日自明誠謂之教亦有可據程子亦如此
說朱子不然者謂非教字本義耳傳習錄以脩道為學者
事不知程子已有此說朱子非不知也所以不取必有見
矣○觀濤王氏曰此脩字註以禮樂刑政舉例見得不是
聖人自脩只是脩之為人之模範取譬如人當孝親是道
割股廬墓是太過從親之令是不及聖人制事親之禮便
是脩夫太過不及設立一箇成法教人遵行是脩道之謂
教也○敬弦徐氏曰天命三句不必兼物子思自天命之
謂性說到位天地有人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
萬物皆是責備於人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天崖林氏曰知得道本於
遠人以為道者皆道也○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
所道而非吾所講道也○敬軒薛氏曰聖人立法皆脩道之謂教
所固有者裁之也○非於道之外強立法制也若雜禱立法
則非脩道之教矣○因之吳氏曰教豈有外於道不過即
此而品節便為天下萬法之法程而教於是乎立矣○專重
道○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敬軒薛氏曰天命云者實理
之體道即率性當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
之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之萬事
者也○虛齋蔡氏曰子思子首釋性道教之名義者蓋於
名義之辨有所未真則於趨向之路或有不得其正此其
所關係最不細而為道學計者最宜先有以別白之也○
蓋當時異端之說亂真將性道教等名字大槩皆錯解了
故子思於此推本其義而正言之曰如此而謂之性如此
而謂之道如此而謂之教此乃堯舜禹湯文武至孔子所
謂性道教者然也○外此則皆異端之說矣○性道教三者
一○中庸也何也天命之性不偏不倚之中也率性之道無
過不及之中也脩道之教又只是裁其過不及者而使之
無過不及以中天下之不一而庸不外是矣○性出於

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脩道之謂教也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
亦非以己之私意為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
而備於我○東溟管氏曰古者原有性道教名目子思發
之以為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
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
此意也○敬軒薛氏曰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
天○敬齋胡氏曰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
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因之吳氏曰天命之謂性一句
劈空提出大源頭處極重言道何為也當初上天生人原
有所命之性而人率之則為道道也者率乎天之所命而
非於天命之外別有所謂道也○見羅李氏曰天命之謂
性言性即命也率性之謂道言道即性也脩道之謂教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教即道也一物也○雲溪蘇氏曰性道教三字總為道而
發○天崖林氏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
也故初頭便明箇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
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也故下文除却
性教只說箇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虛齋蔡氏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
可讀斷了須連下面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作一大句讀方於道之不可須臾離之義
為盡或者乃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謂解道字之義則誤

也○時亦不外乎○物遇着這物便是這時遇着那物便是
那時自君臣父子富貴貧賤以至起居食息皆物也皆有
時惟無物不有故無時不然無時不然故不可須臾離
本文須臾時也故章句以時言若他章明道不可離只是
就無物不有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虛齋蔡氏曰今人多說做
有上說

字當不可二字愚以為只當用不可二字還他觀或問有
日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若是離他不得又何以能失之章
向又曰不使離於須臾之頃又曰以至於離道之遠若是離
他不得又何消說不使離又何以能至於離道之遠○子
常揚氏曰意所偶欲日須臾所未合日與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
即日須臾所未合日與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
即性即命性命之理無息不流一息離道則性命一息斷
絕矣○天生下此人此道即屬在人身上一息離道則性命一息斷
以有道不可須臾離道之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九

頃也○敬齊胡氏曰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人常戒
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
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
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之若無心與理又戒謹做甚又
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靜
中有物○今人言心便要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
相擾亂○反無主矣○曰然則古人言提撕與醒非與曰纔提
為喚醒則心陽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吾儒則心與理
為一故心存則理明而心放則理昏○存是敬以直內萬
難存亦無事○存則理明而心放則理昏○存是敬以直內萬
具在而遇事○存則理明而心放則理昏○存是敬以直內萬
便○事○理○不○遇○心○加○敬○慎○心○與○理○不○離○釋○氏○敬○以○直○內○萬
便○事○理○不○遇○心○加○敬○慎○心○與○理○不○離○釋○氏○敬○以○直○內○萬

動便○或謂為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為正是他無體故無
用○敬為存養之道○先須存心○心方致知○又謂識得
在致知是未致知之前○先須存心○心方致知○又謂識得
此體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心○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
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
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
問之時亦須戒謹恐懼也○雲峰就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則
泥矣○不睹不聞即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
暗問也○人一應事則耳目便有所屬而有所睹有所聞矣
○次崖林氏曰道不可須臾離是以君子之心戒謹恐懼
無時不然雖事物未接而皆必致其戒懼則天理之本然
者常存於我而不失而道不離於頃刻○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於此非謂不睹
不聞時當戒懼餘時不戒懼也○或者因此遂專指為靜時
工夫誤矣○小註朱子云戒謹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亦
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此語當玩與伊川所謂道箇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十

字○不大段用得力之語同○紫峰陳氏曰時之方靜事物
未接念慮未萌然所以處事應物之理畢具於寂然不動
之中○所謂體用一源也○於此而不知所以養之則昏昧放
逸故必主宰嚴肅使常惺惺則道之體矣○觀濤王氏曰
戒謹恐懼要認得真不是著意戒懼只是提此心不放
逸了○此處有勿忘勿助之妙○戒謹恐懼無大分別總是
一敬字○是故二字與下節故字俱是承上文字服然戒
懼慎獨皆承道不可離而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也○不可
認作道不可離只引起戒懼而不引起慎獨也○不可以
此節戒懼作靜而存養下節慎獨作動而省察蓋戒懼固
是存養然存養者無時而存養非靜時也慎獨者固
是省察然省察者無時而省察非動時也○馮氏曰不睹不
聞為道體則可睹可聞為飛魚躍非道體也
以不睹不聞為道體則可睹可聞為飛魚躍非道體也
耶○言不睹不聞則無動靜無寂感無時不戒慎也
懼可知下文慎獨又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

○彥陵張氏曰戒慎二句雖是靜時工夫然要自所睹所聞說到不睹不聞註常字雖字宜玩該動靜說方盡須臾不離之義○麟士顧氏曰大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須臾耳目未交即思慮未起而已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

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二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或問一則曰學者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則似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則又似專言隱以此見隱微二字只是一件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又曰莫見既謂之隱而日莫顯者此意全在獨知上見得故或問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者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信乎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矣

○觀濤王氏曰莫見二句引起獨之當慎也隱微即獨也莫見莫顯見其當慎也重已獨知說隱微而天理也我自知之隱微而人欲也我亦自知之我之自知甚於人之知我故曰

莫顯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次崖林氏曰須臾君子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一念之發

所謂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於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

界善惡關頭尤是緊關去處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而

雖有許多存養工夫未免盡棄後面雖欲用許多存省工

夫亦無及矣故上文既說戒懼於此復說謹獨又是就其

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

以至離道之遠也

○微軒薛氏曰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者由省察之不至也

○整菴羅氏曰存養是學者終身事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

也○虛齋蔡氏曰上只云不使離於須臾之頃此却云離道之遠者蓋隱微之際乃一念方萌之初若未有相遠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然則謹獨合省察存養克治在內言省察以其尤切爾

此兩節從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愚獨不然按

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為

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到見顯處也

概以為顯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

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要省察專

靠一邊不得存養則此心有時而放逸存養而不省察

則此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

正是此意思此以謹獨為省察亦是只就隱微一時而言

也○按存養二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後

入因此便說箇存養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

見聞亦不敢忽夫日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見
君子戒懼之功不特在於不賭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
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賭不聞者所以言道之
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
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夫日常無須臾毫忽之不謹則又
何嘗偏主不賭不聞言哉○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
者是緣致中和條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
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以固句
差來不知彼之言固有所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
也戒慎乎不賭不聞則所賭所聞可知也君子慎獨者戒
懼乎所賭所聞之初而在所不賭不聞之內也必特言者
揭其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
段是截戒懼乎不賭不聞以屬致中和截戒慎乎所賭所聞
以屬致和既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終動之始處截
故一則曰自戒懼而約之一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
此遂以戒懼為靜時工夫謹獨為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立言之旨遂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甚矣讀書之難也○紫
峰陳氏曰心曲甚隱一念甚微人所不知也然非善惡
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當此之時心意未注於事為精神
未運於酬酢是已所獨知之地尤為著見明顯也故必審
察於幾微之際以遏絕夫私欲之萌而擴充夫義理之發
則道之用行矣○此二條言道不可須臾離故由教入道
之君子其體道之功不可有須臾之間者如此○觀濤王
氏曰慎獨註單言過人欲於將萌者重人欲邊也一念初
萌有理有欲果天理耶固充長之矣果人欲耶則必遏絕
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也○寇侗秋氏曰隱微是不見不聞
中動處於此尤加謹者即戒懼中察之耳非截然兩段
工夫慎字對戒懼不過戒懼是全功謹獨是就中一節○
涇陽顧氏曰戒慎不賭不聞無所不戒慎恐懼不聞則無所
不恐懼已包慎獨在中矣而又言慎獨者就中點出一箇
動靜關也如論語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已包造次顛
沛在中矣而又言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乃就中點出一箇

開闢順逆關也○少墟馮氏曰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故
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方動則檢點此心故
曰其要在謹獨○景逸高氏
曰真知天命之可畏是真慎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微軒薛氏曰朱子謂程子

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哀怒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
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景
逸高氏曰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
○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為多而喜怒哀
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蓋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
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攝情歸性之訣而文成
以為無未發時者失其義矣○昔朱子初年以人生知識
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乃寂然之本體即萬起萬滅未嘗
不寂然蓋以性為未發心為已發未發者即在常發中更
無未發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為心中
者心之所以為體寂然不動性也和者心之所以為用感
而遂通情也故註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
如指諸掌○麟士顧氏曰按孔疏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
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通攷虛齋蔡
氏曰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為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今置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日子
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
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
間究其目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
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已之不善惡人之不善便是怒
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

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二物矣。無所偏倚。

故謂之中。天崖林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在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其中。故名之曰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物未感。喜怒哀樂無自而發也。若無感而妄發。則未感之時。已有偏倚。靜亦動。而失其中矣。此大學之有所也。○觀濤王氏曰。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所。不墮隅曲。非如情欲意見之各向於一途。故特以中名耳。程子謂中字是在中之義。朱子以為最認得真。○通攷九

我李氏曰。這箇不是空空在中之謂。須是一真自如萬境不染。纔喚做中。若只是無所思慮。乃佛氏所謂空。非吾儒所謂中也。○兩畢鄒氏曰。未發之中。陽明以為常人未必有此非無也。常人有而未覺也。平且夜氣。即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正也。敬軒薛氏曰。人於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些差。所以發而中節為難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整菴羅氏曰。未發之中。即帝降之衷。即所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夫安有不善哉。惟是喜怒哀樂之發。未必皆合乎節。中節即無失乎天命之本。然何善如之。○月川曹氏曰。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其中節者。為惡。○敬軒薛氏曰。雖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實為已發。無過不及之本體。故曰未發不是先。雖已發。無過不及。而實未發。不偏不倚之所為。故曰已發不是後。○敬齋胡氏曰。涵養得道。理熱後發。便中節。○虛齋蔡氏曰。情之正者。是從本性發出。隨感而通者。也。其不正者。是感於物而動。所謂欲動情勝者也。故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得有已發之和。○天崖林氏曰。喜怒哀樂。有箇當然界限。這是節發出。湊着那界限。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此處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固不足言中節。當喜而喜。分數有多寡之差。是亦未中節處。如十分為中。喜到九分。便是不及。喜過十一分。便是太過。須恰好到十分。方為中節。○中節之和。看來必以中為本。胃

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當。若先不得箇中。何緣有箇和。此大學之心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此是體立用行道。○觀濤王氏曰。節根未發之中。來未發是。中則天然之節。已具於其內。發而皆中。之只是不失未發之本體耳。○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敬軒薛氏曰。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崖林氏曰。無所乖戾。不乖於喜怒哀樂之理也。蓋喜怒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則於理無所乖戾。所以謂之和。○因之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這便是當然之節。及其發之一一。中節。這便是和性發出。來便是情中發出。來便是和。全要見得已發。不出未發。意

○發皆中節。先要把發字看得重。蓋謂之曰發。則既已屬於思慮。涉於欲。為這多是人心作用處。最難與本初相合。乃今不能不發。發必中節。依然是箇未發之中。故曰和。○觀濤王氏曰。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和喜與樂。亦是不和。只因有所乖戾。故也。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怒與哀

亦是和。只因無所乖戾。故也。有外為乖。有拂為戾。○中和二字。是子思自立此名。與性道教原有此名不同。○麟士顧氏曰。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者。有是名稱而實之也。如首節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此節。○通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景逸高氏曰。問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敬。以直內否發。而皆中節。便是義。以方外否曰然。○未發的模樣。便是發的節。若喜怒哀樂。發時。一如未發模樣。豈不太和元氣。所以工夫只在未發培養深厚。令四者之來。捨拽不動。方是性學。○百野殷氏曰。未發不可着工夫。到中節亦無工夫。工夫只在慎獨上。○涇陽顧氏曰。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陽明所謂原有箇未發已發。在果以時言乎。曰觀其以鐘聲為喻。而曰未叩時。既叩時。明明點出兩時字了。曰後儒何故將已發未發分說。曰中和原是子思分來。不干後儒事。若曰中自中。大本和自和。兩者截然各為一物。即後儒原不聞有此也。大本

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整菴羅氏曰天命之性無

形象可見無方體可求學者狃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之

未發以明之使知其所謂中而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

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

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

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固有自

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而已又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

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

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

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

可謂之知性也已○天崖林氏曰喜怒哀樂雖未發然其

理已具而天下之喜怒哀樂皆原於此故曰天下無性外

之道也○少墟馮氏曰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中

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喜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七

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雖不睹不聞而天下

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

子之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

善道此者也善哉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

春達道者循性之謂少墟馮氏曰喜怒哀樂中節總是率性

然則何以能中節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敬軒薛

道不行也○天崖林氏曰發而中節之和即率性之道也

豈惟一人所當行乃天下古今之人所當行也故曰天下

之達道○觀濤王氏曰發不中節則為一人之私心發皆

中節則為天下之公理矣註由字貼道字共字貼達字○

兩天下字實包得天地萬物以起下節之意○濬園焦氏

曰儘有任他意見做出來却只好一人做別都做不來便

不是天下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敬齋胡氏

之達道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只敬以自持

事既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省察然其已發之

理便是未發時底理體用本未實一貫○道理本全具未

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

內外動靜交致其功○敬軒薛氏曰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已發之和○天

崖林氏曰中而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

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慎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六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困之吳氏曰未發為中而中為大

本已發為和而和為達道人若非完全此大本便不能立

體非完全此達道便不能致用道如何可離戒懼慎獨之

功何可不致其極故須致中和大抵此節明道不可離乃

是上文以起下意○此節是緊緊就率性上指點出箇

中和而著其為大本達道以明不可離意非在上文率性

外另發一段議論言性即中也率性即和也中和即大本

壹輯 8-59

也而戒謹恐懼之功則周流貫徹於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止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不中節也。○巖士顧氏曰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上兩節說也。○通考敬齋胡氏曰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思謂既未發如何看得。朱子以為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而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以何思何慮為主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者所以流於老佛而不自知也。○景逸高氏曰龜山門下所傳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即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為初學者引而致之之善誘也。○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為未見道者引而致之正令於心無所著時默識其體此見性之捷法也真見得天命之性則真見得道不可須臾離雖欲不戒懼慎獨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五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可得矣。
致推而極之也。紫峰陳氏曰言道不可離足矣而必曰不可須臾離言中和足矣而必曰致中和蓋必須臾不離道然後為中和之致中。和必至於致則道始無須臾之離矣。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了凡袁氏曰天高地下本來成位故以位為安其所萬物化生本來自育故以育為遂其生。○觀濤王氏曰天地本位只不干其和便自戒懼而約之。是位萬物本育只不閉其化便是育。○蔡氏曰約是愈細意與精字同類乃約而不放之意不是簡約要約之約。○大崖林氏曰這約是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檢束也檢束此心不令走逸也所以約之者敬也戒懼是也又當知戒懼便是約之了不可說用戒懼去約纔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五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

敬心便在這裏便是有以約之了。若說用戒懼去約之則戒懼是何事約之又是何事。故程子曰只道敬字便了。
天崖林氏曰程子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即此可味致中意思。○至靜至字輕看下文應物字可見。○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真無一息之間斷至於久而熟焉則未發之前此心寂然不動如明鏡止水雖在千軍萬馬之中猶在無人之境而吾心不少為之動焉此心至是始可言無少偏倚其守不失而極其中矣。○自謹獨而精之。紫峰陳氏曰正蒙云纖惡必除善斯成矣。故註中和之註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精者精密也約者細約也精約二字最有味也。以至

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天崖林氏曰喜怒哀樂之發最易過差若不若下慎獨工夫怎生得中節君子於其方發尤必戒慎恐懼為天理孰為人欲而於天理之中孰為過孰為不及孰為中辨之必明析之必精一事精之事事精之以至於不容精焉則應物之處無一毫之差謬無適不然而極其和矣。○中和兼致在君子分上便是禮修樂和政平刑清了。朱子曰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巨直輔翼無一事不盡方是至處。○觀濤王氏曰所以位育者人有調變茂對之實事如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不是玄虛語。○白文不曾說明者以致中致和內連政事都該了。○少墟馮氏曰天命之謂性正命之使我位天地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念及於此獨雖欲不慎不睹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滄溟李氏曰致中和是以吾心之中和

推而極之。自行已之間。至應物之際。以施政教。以典禮樂。以御于家邦。以推之四海。以至範圍曲成。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太和暨鳥。蓋天。獸魚。龍威。若斯。謂天地。位萬物。育焉。蓋實。理實事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敬齋胡氏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其。吾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故其感格處。置無有不通。○

虛齋蔡氏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之。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真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

觀濤王氏曰。天地無心。心即理也。如四時。愆伏。日月。薄蝕。便是此理。差舛了。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觀濤王氏曰。萬物育。亦承天地之位。來觀註。心正氣順。可知。蓋萬物。天地所生。必須幽贊。神明。使和氣。薰蒸。雨暘。寒燠。時若。然後。成對之。仁有所。施而萬物。皆遂。其生。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此而論其極耳。或問於上兩條。則曰。因論率性之道。以明曲教。而人者。其始當如此也。於下兩條。則曰。推本天命之性。以明曲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上兩條。承率性之道。說體道之功。下兩條。又是從源頭。天命之性。上說體道之極功。處語意。各有所由。○敬軒薛氏曰。萬物之本。原中也。一心之妙。用和也。聖人之能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學問之極功。復聖之事也。○涇陽顧氏曰。中和位育。乃世間公共。擔子。不可謂那一簡有分。那箇沒分。吾輩今日。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在右。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是其一體。一

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虛齋蔡氏曰。須要知中和之相。為體用。方知天下之大本。使大本不立。達道其能自行乎。使天地不位。萬物其能自育乎。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崖林氏曰。看來致中工夫。尤重於致和。中是天下之大本。不致中。安能致和。所以周子說箇主靜立人。極先儒多說體立。用行。皆是此意。○敬軒薛氏曰。大本立。則達道自行。故程子曰。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敬軒薛氏曰。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響。尹曰。譬如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謂鐘未撞時。聲固在。即心未感時。理已存。陰木動時。陽已具。皆動靜一理也。○自漢徐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正是天命之謂性。註脚和也。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正是率性之謂道。註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是脩道之謂教。註脚然性命非兩物。中和非兩念。戒懼慎獨。非兩功。未發與發。非兩境。位育非兩事。○楚侗耿氏曰。註中位育。分屬然中內有和。和內有中。動中有靜。靜中有動。非截然內外各一事也。天地不位。萬物其能有乎。原分不開。○涇陽陳氏曰。學者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正為和處。皆從此出。故中處不容昏惰。若只理會清虛境界。則此心性。與物理。亦何相涉。而何能為

體立用行夫用處若不可行即體處
亦非真立終是影響無實得實驗處故於此合而言之以

結上文之意虛齋蔡氏曰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論天下之事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整菴羅氏曰中庸首言戒懼慎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欲學者在其中矣終言聖人功化之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也因之吳氏曰首節是著性道之大原下四節是詳體道之功後而下四節亦以天命節為主蓋戒懼二節承率性之道說體道之功喜怒哀樂二節又從源頭天命之性上說到體道之極功子思以當然論道却不以事物泛應言當之而以率性當之見道在人身外無道也此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正所謂體備於已而不可離

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觀詩王氏曰中庸一書朱子分末章為另一支此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其義是為第一支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虛齋蔡氏曰偏是我這裏向去倚便是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果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為次第云○子路問強章句云倚偏著也加一著字無過不及虛齋蔡氏曰按自有道統之傳以自用處言則只著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論語所引允執其中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為無過不及之義者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諸門人者大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為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為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兼而平常之理觀詩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偏不倚中之體也無過不及中之用也庸平常也中即中庸非中外有庸也○敬軒薛氏曰不偏不倚解吾性渾然未發之中無過不及解性發為情各中其節之和庸即性情未發已發皆平常之理非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庸也○元素姚氏曰中字前章說過庸字未嘗說集註釋平常之理四字最妙君子許多事業都從性上發出却是至平至常之理故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虛齋蔡氏曰即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為小異耳 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虛齋蔡氏曰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惟君子為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敬軒薛氏曰子思於首章既各狀箇中庸底源頭與其體段功用示人了此下方說出許多樣人來○君子中庸包得一部

壹輯 8-62

中庸如舜如文如武周公以及至聖至誠經綸參贊皆是君子中庸○完尾徐氏曰君子中庸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即君子即是中庸也意無兩層纔說小人便是反中庸此千古學脈之辨○通考見羅李氏曰眼前悖理非法誰非小人恐無他反中庸的分所謂反中庸其人亦非小可如荀卿所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能顛倒是非使人迷亂而失所守乃楊朱墨翟輩是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顧氏曰小人之中庸也斷依王肅本作反中庸也說無居之不疑之解○君子之所以為中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敬齋胡氏曰易之理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隨時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來又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

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虛齋蔡氏曰朱子謂君子而處無忌憚者亦有之故章句着兩箇又字以貼本文兩箇而字之義其於動靜體用之際剖晰明白矣○觀濤王氏曰君子中庸者以我從道而不敢少違也小人無忌憚者以我違道而不顧也或問無忌憚模樣曰如喜怒哀樂一或

任情而不中節便是無所忌憚○景逸高氏曰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不減盡一點取心至馮道滅盡後世小人無忌憚存此兩途○東鄉艾氏曰註云君子之德小人無之心德字原比心字進一層心則雜形氣理欲矣蓋中

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天崖林氏曰章句所之本旨只是時中之中從前聖人說執中建中皆是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至子思始發明之蓋推本而言也要之涵養未發之中亦即為時中之地耳故章句歸重於時中至或問則言時中全不及不偏不倚意尤可見矣○何初張氏曰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者君子知其在我

故曰時此仲尼於中字下一註脚也蔡氏曰中庸之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也故曰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

懼不聞天崖林氏曰此是推上一層說君子所以時中處其在而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而無時不中彥陵張氏然故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小人不知有此則

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虛齋蔡氏曰無忌憚者肆欲而都不顧也肆欲妄行字貼置本文無所忌憚字內不以對上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言○雖曰君子而又時中小人而又無忌憚其實重在時中與無忌憚上故章句自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以下亦獨為時中與無忌憚致詳也○

天崖林氏曰肆欲妄行便是無忌憚是自不戒謹恐懼來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而不戒謹恐懼是以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啓新錢氏曰此微肆之別人品第一關○青螺郭氏曰君子畏天命故時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無忌憚○麟士顧氏曰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無忌憚正是止

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無忌憚正是止

庸故曰與時中對也。○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然今通作俱孔子之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六句為正解蓋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已為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觀濤王氏曰此章全重一時字孔子聖之時者也若無此時字便是子莫執中矣故中庸次章即把時字抽出示人之意切矣又把小人陪說者只見得時中之知不容稍有出入稍出入則為小人之無忌憚矣可不謹哉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虛齋蔡氏曰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之鮮能久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為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舍之意序次於左所以相發明也故曰以釋首章之義。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虛齋蔡氏曰則曰中而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性情以一身言德行兼事業言

○麟士顧氏曰中庸屬德行猶言事理大段下文在無過不及邊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觀濤王氏曰不可損無不及則一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

民不與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虛齋蔡氏曰既是人所同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

使歸於中也。○次崖林氏曰此章為下章張本此言民鮮能下章言民所以鮮能也。○紫峰陳氏曰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蓋教化不明人皆拘於氣稟其所知所行多失之太過不及而鮮能此中庸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能字兼知行說。○觀濤王氏曰民字對條道立教之聖人看文武以後脩道之教衰微無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歸中也蓋註世教衰正應首章教字。○少墟馮氏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小心堯舜授受大事也只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又加一庸字若曰中庸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濬陽顧氏曰孔子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節庸字乃是作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百家紛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辨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破。○中而繫諸庸言平也不無奇非可以意見播弄也平無僻非可以意念把持也平無險非可以意見馳騁也知愚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引而納諸中庸知者亦

愚賢者亦不肖一切伎倆都無用處所以不可能也○景
逸高氏曰天下至奇特總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
日用然非千萬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論語無能字
能知能行四字添一能字胡氏又添
是多少針線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
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虛齋蔡氏曰此中字為本文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設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觀濤王
氏曰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五

者不是聖賢賢字只如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之類愚是
愚昧不肖是庸弱四者不但生稟要亦成於意見蔽於私
欲不能變化氣質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
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
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
不明也念菴羅氏曰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是前章
鮮能之故○虛齋蔡氏曰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
及為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
則全以為不足行則全不知所以行所以於說不行為
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
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
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
以於說不明為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

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觀濤王氏曰不能
擇則不能守矣故知愚屬行邊不能守則擇為虛矣故賢
不肖屬明邊只是知行互根意此一句括盡節首○不行
不明屬道本如江河之行於地今則塞而不行道本如
日月之明於天今則晦而不明若說人
不能行道明道亦不差但於本文不順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次崖林氏曰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
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觀或

問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意可見

曰鮮能知味之知所警舍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
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而或問亦曰知道
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獨舉飲食者飲食人之常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三

以警道不可離為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
異也未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
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天
崖林氏曰道本不可離於人顧人自不察乎道在賢知則
妄意乎高遠而不察是道只在吾日用常行之間在愚不
肖則苟安乎卑近而不察是道只在吾日用常行之間自有當然不
易之道是以賢知者則流於太過而以道為不足知行愚
不肖者則流於不及而於道不求所以知行○困之吳氏
曰人莫不飲食節不是推原曰氣是緊承上文提醒一察
字儼覺天下如下而執其兩端擇乎中庸至聖大賢那箇
不由察識而得故特提醒之見道之所以明而行者全在
乎此蓋喫緊示人意也○溼陽顧氏曰此只就上節來吞
嗟慨歎一番見人在道之中却人在道之外讀之真
令人恍然自失○承菴姚氏曰此二句猶風人遺意在
言外之體詩曰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日用而不知如斯道何哉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觀濤王氏曰此節只承知愚不承賢不肖。未要見感慨意。○月林丘氏曰章句是發。

子思引來之意。只當於言外見之。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張氏

曰上章言道不行由知愚之過不及故又言道其不行能如舜之知無過不及則行也是承上起下意此以下言知行大抵十分拆開不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子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虛齋蔡氏曰舜好問

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問外當有說也。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虛齋蔡氏曰看兩箇好字

其倦倦求益之心何如哉一發於誠也。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

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

善哉。觀濤王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隱揚於大知本旨不甚緊要只因取善及之要亦

是自然而然非有心啓其樂告也。○通考楚個耿氏曰隱惡不但是不宣聖心原纖駢不謂見惡便化了連胸中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止是不匿聖心原至善幾與善遇便自與心契不覺宣揚出來若謂有意以來天下之善非也。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虛齋蔡氏曰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

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

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次崖林氏曰惡者除却不能只善之中眾論紛紜又不能

同也。如不執兩端就中間來檢擇無緣得箇中出眾論兼總彼此參攷方能得此中小註賞功一段可玩。○莊氏曰擇善於惡之中譬如辨涇渭之水其擇精易擇至善於善之中譬如辨淄澠之水其擇為難。然後用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子

月林丘氏曰用其中於民是將此所得之中道從而施之於民也。○春字牛氏曰中字由執兩端來是從聖人權度

精切內生也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用是措之於經綸事業若決江河正是此境。○觀濤王氏曰好問以下相承說問察所得有善惡則隱揚之而則其擇之審。觀濤

所揚之善又有兩端則執而用其中也。則其擇之審。觀濤曰執持也持而擇之也。而行之至矣。虛齋蔡氏曰執其兩

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而行之至矣。虛齋蔡氏曰執其兩過就為不及而執為中皆辨之無或混也故曰擇之審用其中於民惟一也一則專取其無過不及者直頭做將去

而其餘皆不足以問。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之矣故曰行之至。

此因之吳氏曰此節執其兩端句最重蓋執其兩端正是能擇能擇正是道之所以行此是子思引言本意觀註

中然後用之然後兩字可見須知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知之實不是大知之所由成故註中權度精切句最不

可怨若是心下。惟矣。豈能如此擇中而用。麟士顧氏曰。章句然後用之。則擇之審而行之。至到得用中。已非矣。故下又轉云。然非在我之權度云云。可見是用中。如非由用中。以成其知也。雖前云。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紫峰陳氏曰。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麟士顧氏曰。此章引言固重知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拆開不得。因之吳氏曰。合下四章。有能擇之智。而後道行。有能守之仁。而後道明。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智。故問察隱揚及執兩端意重。而用中之意。顯輕。舉顏回以見能守之仁。故拳拳服膺意重。而擇乎中庸意。輕。然拳拳服膺。止完得一箇擇。故以為道明。問察隱揚。執兩端。止完得一箇守。故以為道行。明則在行處。明行則在明處。行擇則在守處。擇守則在擇處。守非列然為兩也。諸章大旨是如此說。首章以戒懼慎獨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為之入道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才性反辟與避
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虛齋蔡氏曰。罟獲陷阱。喻禍機所伏。言其見利而不見害也。○次崖林氏曰。人何嘗不被驅而納諸罟獲陷阱。徇利而蹈害。若被人驅而納之耳。○祝濤王氏曰。驅字非人驅之。乃自驅也。蔡氏林氏俱作為利欲所驅。看來除了利欲。亦別無

自謂犯患處。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

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林氏曰。期月是言其近

乎。言知禍而不知辟。○虛齋蔡氏曰。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

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

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麟士顧氏曰。知

禍知字是補出。以况能擇而不能守。○觀濤王氏曰。擇中庸

以對下擇字。皆不得為知也。○虛齋蔡氏曰。始雖能擇而終

不久又失了。要補行字。後則亦歸於過不及而已。何貴於擇哉。何取於智哉。○觀

濤王氏曰。不能守。畢竟由於知不真耳。若真知之。何不能

期月守哉。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不明。○兩予知不同。上知字是說能料事。下知字是說能析理。上段引起下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虛齋

曰。舜之知。回之仁。所答子路之勇。及人皆曰予知。天

下國家可均等。都是夫子平日評論之言。非專為中

庸發也。子思於中庸引之。則其先後次第。自有意義。

非偶然也。故朱子以承上起下言之。然深求其語。次

未免有不甚相貼處。只當畧畧說箇大意如此耳。不

然人皆曰予知。章正是不知不知。則是愚者不及。乃

道之所以不行。而乃曰又舉不明之端。何耶。大抵重

不知正與大
知相反耳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

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

約禮之至矣○次崖林氏且擇乎中庸求知也服膺勿失則

服膺勿失即行也或謂服膺勿失似不見得行愚謂心

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行之之理故心不在焉

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苟在焉則先立

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目手足俱從之矣故服膺弗失即

是行夫子告顏淵為仁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顏淵

請事斯語即是服膺勿失之事○觀濤王氏曰善即中庸

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

得隨守之意○月林丘氏曰每得一善便守之不變子蓋

是只守一善服膺勿失正與不能期月守之不變子蓋

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

於人其守也非十分之持也○思辨之事而天資敏悟較捷

有戒懼慎獨之功亦幾乎純然矣○觀濤王氏曰此章

重真知上而真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申舉出至難者有然

此三事非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

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

之近所謂明敏廉潔果敢是也資近力勉不平重力能勉

○三可字活看如云不論其均之盡善與否而但曰均之

而已則偏伯小康亦各曰均也○下二句做此蓋使均

之盡善如堯舜之均天下國家即是均之得中矣如何易

能只不論其得中與否則是如管仲一匡天下亦是均故

曰可能也辭與蹈亦有得中者曰可能亦皆不論其中與

否耳○上三句輕決言至難底事俱不難以引起中庸之

尤難○通考虛齋蔡氏曰舊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

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似者皆能以

力為之今改本為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

皆足以能之思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於中庸者

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祿而合於中庸者孟子魯仲

膺弗失句惟能
守方見能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五

至於中庸雖若易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微軒薛氏曰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為難也○中庸不可能

猶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虛齋蔡氏曰不可謂不可以力為也蓋承上言天下國家之均爵祿之辭白刃之蹈皆可以力為之者惟中庸不可以力為也然似說然了而為楊雄君子絕德之論矣

○次崖林氏曰無一毫人欲之私蒙上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的然此心未免出入時或逸於此理之外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觀濤王氏曰義精屬知仁熟屬行無一毫人欲之私暗指下章勇意下章自勝其人欲之私正應此○人欲之私不但指情滅理稍參意見

即私私情加意氣即是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

民之所以鮮能也。山季氏曰不可能也中庸之至非以絕德而阻人也上言民鮮能則非絕無下言惟聖者能之則非中庸果不可能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虛齋蔡氏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而言蓋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如回之仁而後道可知明則中庸之不可能也**以起下章**麟士顧氏曰大意可知此其相承之意也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虛齋蔡氏曰強者力足以勝人

之谷故下文節節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勝字自勝則不期於勝人而自勝人矣○彥陵張氏曰問強與問勇精粗不同強字即雖柔必強之強是習到牢硬處站得脚定不委靡偃仆耳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抑語辭而汝也觀濤王氏曰南北之強全是風聲氣習所移不是學者所自堅立子路學於聖門自有吾道中底剛方豈可與世俗一般故曰而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觀濤王氏曰含容貼寬異順貼柔誨人之不及貼以教教字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虛齋蔡氏曰含忍如何謂之強蓋忍人之所不能忍是亦其勝人處勝人則強矣○次崖林氏曰含忍極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已事便忿忿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剛毅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忍亦天下之大力量也○南方之強所以不得為中者以其專主於含忍而不知其有不當含忍處也○觀濤王氏曰南方豈人人委靡此亦是說大槩風氣所移多此等耳北**君子之道也**觀濤王氏曰君子二字泛看與未方亦同

君子之道也虛齋蔡氏曰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處非居其地也○虛齋蔡氏曰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處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發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

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
用而用者矣。安得為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讐不
與共國。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
魯莊公釋桓公之讐於齊。春秋議之。宋高宗楚襲王為仇
人。役貽憤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
彼徒知含忍。一於不報。安得為中。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次崖林氏曰。言以金
革為衽席而安之也。北

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觀
王氏

曰。強者是血氣之強。○虛齋蔡氏曰。君子之道也。強者
之事也。一日道。一日事。南北之強。其高下又可見矣。

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虛齋
蔡氏

曰。矯強貌。所以形容其強也。○次崖林氏曰。和是與人無
所乖忤。不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絕物。然亦須看其理之
是非。何如。其中自有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
不流。○和最易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達人。所以易至於
流。故和而不流。這地位極難。須是脚

頭立得住。方會如此。故曰強哉矯。倚偏著也。○虛齋蔡氏
曰。中立而

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倚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
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
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
分堅。少間。未有不隨眾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
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
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

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故
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
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
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若伯
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
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
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且
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足以語時中之
聖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真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
發之矣。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
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
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
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
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且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
磷不緇之操。終不為眾所議。而少較其無君皇皇之心。故
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蓋真欲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天地氣數而反之。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
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
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和與中
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
字上。○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處達言
○觀濤王氏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兩而字。有別和易
至於流。然而不流。是轉語。文法常。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
能中立。即是不倚。是順說。文法。

未達之所守。○幾亭陳氏曰。不變塞。非處通顯之地。不改寒
蓋致主。臣時。君子塞時之素心。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
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及用於湯。則革無道而洽一德。
心之交。此

之謂不變。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家一李氏曰。至死
銘在前。鼎鑊在後。時節。○觀濤王氏曰。未達之所守。平生
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國無道。則身

之謂不變。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家一李氏曰。至死
銘在前。鼎鑊在後。時節。○觀濤王氏曰。未達之所守。平生
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國無道。則身

未達之。所守國無遜身。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顧氏
未出仕故只言平生。此節照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雙峰謂
至死不變。是逃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界則上
三句亦須。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次崖
有斟酌。曰四箇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成德後擇守。看章句非有以

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可見。非有以勝其人欲
之私則藏於物而不能擇矣。非有以勝其人欲之私則奪
於物而不能守矣。元扈徐氏曰自勝之勝即克己之克
是竭力鏖戰一場。拚身捨命。勇猛無前方能到此。君子之強孰大於是。虛齋蔡氏
命勇猛無前方能到此。君子之強孰大於是。曰和以處

衆易至於隨衆而流而乃能不流。特立於衆人之中而無
所依。其勢易至於倚而乃能不倚。達者志得多至於喪其
所守。窮者難堪多不能終其所守。而乃不變塞焉。至死不
變焉。所謂強哉矯者全在此。四箇不字上蓋衆人多被這
箇打倒他。箇植立得住。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
不爲之倒。所以爲強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觀濤王氏曰全章南北之
可能只是擇守不到底。君子之強是能擇能守後所當以
此自勵者和而不流四項俱就現成說。已是聖人地位在
學者則當以此自勉。故曰而所當強。○彥陵張氏曰南北

之強亦不是尋常人此輩亦見定守定但學力未能盡變
化氣質不免尙爲風氣所囿。所以不得爲中庸此節乃中
庸之強。○月林丘氏曰有子路所問於夫子之強則中庸
之不可能者於
是乎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
理。虛齋蔡氏曰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
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
不同而過爲詭異之行也。了凡袁氏曰庸德在人最爲平易
怪卽不庸矣。此正小人反之事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虛齋蔡
大之理人皆可知可能人或忽之。惟索隱行怪適中乎人
情喜新之病故曰足以欺世而盜名。孔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朱子釋之以爲無以甚異
於人而致其知則索隱行怪之足以欺世而盜名也。可知
矣。○因之吳氏曰後世有述二句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人。○通考彥陵張氏曰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蓋後世
聖遠言湮而想見先年有好奇之事遂此知之過而不擇
香逸而迎取以爲新有字要看得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
哉。因之吳氏曰通章說箇不當爲不當已以暗與
下相關特借自己以發明中道不是自叙口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觀濤
曰道卽中庸之道。遵道而行要補箇擇字在。遵上隨事隨
物擇乎中庸之理而遵之以行。雖說行而重擇意。○半途
是遵行未久也。廢是不能守也。不能守似只是行之弗逮
矣。然畢竟因知之未真。史氏謂上句是行因知而有始下
句是知因行而無終。二句最精。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

不強者也。虛齋蔡氏曰索隱行怪是賢智之過半途而廢
固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也蓋過不

及是活套字。原無指定名位。○觀濤王氏曰：已止也。聖人此君子。是人德者。末節君子是成德者。不同。○
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盧氏曰：吾弗能已。雖是行得。亦是知。○
得透。朱子所謂見得到了。自住不得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次崖林氏曰：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之。遵字不

同。依是出於自然。不着力。遵猶着力也。○
因之吳氏曰：依有相親之意。亦有相安之意。中庸原不可須臾離。至依纔是不須臾離。○
月林丘氏曰：依字兼知行說。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道生理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理。與人何與。○
東溟管氏曰：遯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隱德。而世與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
月林丘氏曰：遯字屬已。不見知。屬人。然只是一意。謂吾隱遯於世。而人不知也。○
涇陽顧氏曰：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悔從道心發也。○
若不見知而不悔。則必至於索隱行怪。以求有迹。退則必至於半途而廢矣。○
此從人心上發也。○
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慍。慍字。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猶人而忘已。然遯世不見知。聖人只不悔而已。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似多了一層意思。○
若泉徐氏曰：註以依中庸。應首節。以遯世。向應此中庸。次節。此不易之解。或以每節二句。例看。不可從。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
虛齋蔡氏曰：依乎中庸。只說得

知仁。至於遯世無悔。方是知盡仁。至處勇印在中也。○
次崖林氏曰：索隱行怪。知行之過。非中庸也。遵道而行。能中庸矣。半途而廢者。其德未成。知未盡。行未至也。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矣。○
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
觀濤王氏曰：歸重末節。首節言知行太過。次節言知未至。行未盡。要皆不能中庸者也。末節知行得中。知仁勇兼備。而造乎中庸之極。正所謂君子中庸者也。○
節節要見知仁勇以前。數章分言知仁勇入道之門。此章則合言以結之。蓋前數章通不會見出中字。此章引簡中字作結。方見收煞。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
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
觀濤王氏曰：此章承上合言知仁勇以結之。此大支中一結。與君子中庸章相應。○
承菴姚氏曰：自仲尼曰至此。說中庸。惟君子而時中與之合也。小人正相反。蓋中庸其至。民鮮能之。皆起於知思賢不肖之過不及。所以要行須是擇之。精引舜一段。要明須是守之一。引顏子一段。擇且守。又須造其極。引問強一段。此則總收說如彼不為。如此不已。須是依中庸而畧無怨悔。○
始為極至此。正了君子時中一案。餘見第二十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上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敬軒薛氏曰：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虛齋蔡氏曰：費是率性之道，隱則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所以為隱者，何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所以造化萬物而各付以是理者，皆莫可得而見聞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但此章言費而隱，先道而後體，後章言夫微之顯，則先體而後用。蓋此以君子之道言，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必先言其著者，言之後，章主鬼神言，鬼神無形與聲者也，故必先言其體之隱。然後章之言，亦以明此章之義合而觀之，則是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雖隱而能費也。一理也。○費只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無物不有，無適不在。隱只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以贊費之妙也。○次崖林氏曰：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即道也。對發用言，則為體。○朱子語錄：為飛躍費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曰用之廣。今以為魚之飛躍為費，則是指物為費，非費之本義矣。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認氣為費，認理為隱。即朱子語錄：意謂高飛躍氣也。必有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善道之費也。道本無形，隱可見矣。○近溪羅氏曰：費隱要做一件看。費為設施而隱，即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數行不竭也。○景逸高氏曰：顯諸仁，即體即用。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名之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

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次崖林氏曰：夫婦所知能，自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觀濤王氏曰：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若說愚如夫婦，不肖如夫婦，則聖人獨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敬軒薛氏曰：大而六，合小而一，塵氣無不貫。遠游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兮。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外。容道體之言也。○萬物至大者，皆有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外。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物至小者，皆有內惟理之小無內。○月林丘氏曰：語大語小，兩語字輕看，言乎其道之大，言乎其道之小也。凡破須入乎其內，道則其小無內矣。孰能入其內而破之？○石城許氏曰：莫能載底，精神貫入處，大小原非二物。○承庵姚氏曰：莫能載就無限量處，言莫能破。○春宇牛氏曰：大有出於可謂費矣。虛齋蔡氏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若欲大之，外也。於可謂費矣。說到盡處，雖累數千百言，不足也。而子思却不用多其詞，說只下面，摘箇愚不肖者之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子思之善於模寫道體之妙也。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因之

曰通章俱是說道之費而隱字跟着費字諱其費處都是隱處此及下節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總是此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虛齋蔡氏曰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大槩是沒要緊事若大節目所在而有不知不能何以爲聖人及其至至字不可解作至極義只說到那盡處則容有所不知不能者耳天地猶有憾又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言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其實此章說道只指侯氏曰聖人君子所當知當行者非併責天地以體道也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

虛齋蔡氏曰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非名物事變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已之所能

必致與其勢之所不能如願者也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則名物事變非日用常行之所切者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則非已之所能必致與夫勢之不能如願者也皆非分內之切務斯道之極致也

整菴羅氏曰天地高厚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所始聖人所不知殆此類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聖人所不能殆此類也

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月林丘氏曰偏是一定的不得其正又是或然者觀濤王氏曰天地之大是天地之道在化育上見如高明博厚之類不作形體說○袁一李氏曰天地有憾總見道大於天地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

見道之用廣然其所以爲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吃緊爲

體之微豈有外於是哉

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虛齋蔡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用

在是體亦在是矣鳶飛魚躍固可以

見道之用廣然其所以爲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吃緊爲

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

必于天魚躍必于

淵即率性之謂道也

虛齋蔡氏曰化育流行就物上言

或謂道者率性之謂今云化育乃天之命非物之性也

此知性命之分而未知性命之貫也易曰各正性命豈不

就物言耶或曰此氣也又何以言道曰鳶魚之飛躍氣也

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便截得許多理出來故理氣自

相依而不離○次崖林氏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者氣也

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爲所謂費也

虛齋蔡氏曰上下察

之也故曰莫非此理之用

則凡際天所覆極地

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

之昭著固所以爲大而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

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敬軒薛氏曰

飛魚躍是隨處充滿無少間缺之意子思曰舉鳶魚二物

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察

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近而正以言乎天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之間備矣即鳶飛魚躍之意○紫峰陳氏曰鳶飛戾天見

化育之流行於上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

魚躍于淵見化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

道之昭著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

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不已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

道爲體張子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

動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精柏燬

燼無非教也皆此意也道無不在如此正所謂語大莫能

載語小莫能破也不亦費而隱乎○微弦徐氏曰鳶飛魚

躍特指點出真機以形容斯道之妙然其所以然者則非

舉在目前鳶魚上便見道不必推言然其所以然者則非

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敬軒薛氏曰：舉目見天地

萬物之理活潑潑地何止

為飛魚躍。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只是生生之

機。物之觸耳觸目者皆活潑潑地之理。活潑潑地皆

天機之自然。次崖林氏曰：上言夫婦所知能聖人天地

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

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為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

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

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通考虛齋

蔡氏曰：為飛魚躍子思吃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者是自外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意。同活潑潑地又是就吾心

內言也。謂心存則道有而自以洞見道體之妙也。非必

仰而視夫為之飛俯而觀夫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蓋

雖有為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半焉之心則道體之妙

雖勃勃於目前其如吾之憤憤不了何。此程子所以合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五

思孟子之言而流為活潑潑地之論也。精矣哉。蓋實見得

者自別也。敬齋胡氏曰：程子體道最精切如說為飛魚

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

想像收放胸中以為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

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

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

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雙江聶氏曰：為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故程

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同。涇陽

顧氏曰：程子曰為飛魚躍一段子思吃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意同。活潑潑地白沙曰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會些些見活計。被孟

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為飛魚躍。此是千古妙解。雖然

如此不已。不知且說到恁麼去處也。却被朱子掃得光光

淨淨。曰：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

程子之為人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耳。豈不

十分平實。十分穩妥。蓋兩先生善發。真是全體提得起。朱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敬齋胡氏曰：夫婦人倫之首。王化之端。尤人事之

結上文。至切近者。故造端於此。東鄉艾氏曰：此夫婦字

即此章與知與能與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之旨

非禮始男女化始陰陽之謂也。虛齋蔡氏曰：察乎天地

即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天地聖人之所不

能盡者皆在其中矣。若為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

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次崖林氏曰：造端猶云

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起頭及到那盡頭盡角處則

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結上文之意。用箇造端

字亦不苟。此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欲人知所用力也。

紫峰陳氏曰：結上文之意。所以不可須臾離而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之間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六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虛齋蔡氏曰：讀此一章。直是使人有不離道之意

也。心。彭慶張氏曰：通章以費隱二字為主。然隱不

在費之外。首節樂言道費而隱是總冒。次節是形容

其費。三節是指點其費。末節收拾前二節意。而結言

道不可離。正欲使人不離道也。見其下八章雜引孔

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

人。虛齋蔡氏曰：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率性而已。豈假外

求哉？此眾人與第二條張子所謂以眾人望若為道者人者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之庸眾人。

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虛齋蔡氏曰：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

出於朱子，再無容疑矣。或欲強而同之，非也。○開端便曰道不遠人，可見此章是為道在過而求諸遠者發。故章句

每以道遠難行字來相形說。○觀濤王氏曰：為道而遠人，不是遠別人，即自遠其與人同然者耳。如索隱行怪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七

不可以為道，是不可謂之道。○秀陵張氏曰：道不遠人，正

見道即在人身。上所謂為人，即下文子臣弟友是也。夫子指

點出箇人字來，正要學者在自己身上去體認得其所為人，即得其所為道矣。遠人不可以為道，正見為道須不遠

耳。○次崖林氏曰：為上文說得闕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說研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

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

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

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當時繆氏曰：詩言伐柯本

為兩，則雖在眼前，猶煩睨視，是不遠而猶遠也。若人之則

即在人之身，乃可為真不遠耳。集註各在當人之身，當字

讀去聲，是切當之當。若說以我治人，仍是一彼一此矣。

○若泉徐氏曰：君子以人治人，就各人身上說，非人之

去治人，又是執柯以伐柯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觀濤王氏曰：治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孝是子之道，即以之而教

天下之為子者，弟是弟之道，即以之而教天下之為弟者

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是本不容有加也。○因

之與氏曰：以人治人，亦兼自治言。已亦人也，把自家身上

道理治自家，改而止者，完了本。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

來之理，即是矣。更不過求也。

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月林丘氏曰：若治之而不以人，則

則所以望之者，深皆是遠人以為道了。○允我李氏曰

天下無道外之人，則未改安得不治，治以不得，不治無苛

求也。天下無人外之道，則既改安得不止。止乎其所當止，無過責也。已埋下忠恕二字註牌。張子所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八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謂恕。敬齋胡氏曰：存諸中莫若

己之事，為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

此而立。忠是推己之事，指磨物欲消除，存使天理流通。

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

有用也。○虛齋蔡氏曰：忠恕違道不遠，是學者事。程子所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謂恕。

謂下學上達之義也。夫子之道忠恕則忠當一。恕當貫。程子所謂大本達道之義也。而朱子乃皆以盡已推已訓之者。字義皆同。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意致則異。

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之。事而註兼以爲忠。恕者蓋無忠。做恕不。出所謂忠恕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也。以已之心度人

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人。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之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

怨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

王氏曰。道不遠人。是道即心。心即道也。只因人失了此心。故遠道遠苟能盡已而推之。則漸復其心之本體。遠道何遠之有。

以體貼人心。亦不遠於人。已欲惡之際。此其所以遠道不遠。施諸已。二句須將首節不遠人意。思體認乃得。

顧氏曰。此與下節因上言治人使說自己做工夫處。全在忠恕待人。此忠恕責已。亦此忠恕也。

不欲施於人。此爲道之事也。而即以己之不願爲則。故曰其則不遠道。通於人。凡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相應酬者。

皆是道。而惟本已之所願以爲則。斯可以無所不合。故曰忠恕遠。

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其義精矣。張子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即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亦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九

以恕當仁也。但不如孟子之言於仁。恕之義自然有辨。耶要之。恕之熟者。即是仁。此章朱子分三節。各一意。朱子蓋先入於張子正蒙之言。乎恐張子之言未必盡是。子思之意也。蓋忠恕貫天下之道。其於上下文之意。宜無不該。非但指愛人一端而已也。如大學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一節。亦忠恕之事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因之。吳氏曰。所求乎子。臣弟友。此處全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舜倫日用之常意。註中道不遠人三句。極要。故友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能一焉。真非聖人不能爲此。觀濤王氏曰。四丘未能是泛泛未能。是未能如其所求也。此句出或問。最精。蓋我之所求於子者。必欲其無一毫之不及。然反之以事父而尚有一毫之不及。便是未能如所求。四未能。正與上忠恕相同者。忠恕者。因是不願勿施。雖所願者。亦必先盡已而後可也。所謂無忠恕。不先自盡。則無忠恕。不先自脩者。雖非所不願。然我而不先自盡。則無忠恕。不先自脩者。即盡已之忠。而藏身之恕也。

庸平常也。行者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十

其實謹者擇其可虛齋蔡氏曰子臣弟友之遊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庸德而行之必

踐其實使德有諸已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然後見於言是擇其可也

如此說方與下文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觀濤王氏曰足之言顧行相合

分中有一分未言有餘而切則謹益至因之吳氏曰行然

知有餘不足有餘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有不

益不敢盡此三句是白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

責自修愈進愈無窮意觀濤王氏曰言顧行二句是承上文意而行之非

顧言矣又深一步也然玩二顧字還是以用功言不以成

其行而惟恐其不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而惟恐其不逮觀濤王氏曰惟恐其不逮實弟實信俱際此

如此看方得實孝實忠實弟實信俱際此

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乎贊美之也陳氏

君子而為君子之道也○因之吳氏曰謂之言顧行顧言渾是實

際事業並不涉半點虛浮議論故曰胡不慥乎贊美之也

此句只是要議論做到實落處無取空言之意○言顧

行行顧言則足議論皆已化為躬行有躬行而無議論是

純然天下之篤實也故曰慥乎贊美之也○此句有欣羨之意要在

言外看得此語氣○虛齋蔡氏曰舊以庸德之行以下為

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厭蓋慥慥贊美

之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亦有碍而與

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斷當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

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

脩之意當在言外麟士顧氏曰庸德以

下作一氣讀蓋慥慥句是倒縮文法耳凡此皆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處全在一箇人字道者人之道為道者發吃緊

其人之道也故次節兩人字第三節人字第四節子臣

弟友字皆所謂人也○君子為道就此為之便無他求皆所

謂不遠人而為之也○道不遠人非道故君子必以

人治人而不過求於人之外焉○忠恕之事近道之方也

即聖人之自責自脩亦惟此忠恕而已奈何為道者必欲

遠人而為道哉○只要認得人字親切便是道了忠恕人

之心也子臣弟友人之倫也言行人之事也慥慥君子實

落成其為人所謂以人治人其則不遠也○霍林湯氏

曰慥慥緊承庸德庸言來言這箇君子豈不平

平淡淡而成篤實之美又何用遠人以為道哉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微軒薛氏曰大抵人之責

責人之心責已○月川曹氏曰人能以我所望於人者即

為我所自責自可以入道○涇陽顧氏曰此自治之道本皆

具於人而身具於人○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恕則其至道之身具於人○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人為主而工之在忠恕○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

道自不遠末節承言其性道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

欲者尤當因人以責已○正所謂盡己之忠而藏身之恕也

三節一氣遞下朱子引張子三說取其與章意相合非夫

子之言竟作三平開說也○靜臺杜氏曰首節言道不遠

人遠人不可以為道是一章○靜臺杜氏曰首節言道不遠

明首節之意吃緊處在忠恕○靜臺杜氏曰首節言道不遠

右第十三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責人之心責已○月川曹氏曰人能以我所望於人者即

為我所自責自可以入道○涇陽顧氏曰此自治之道本皆

具於人而身具於人○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恕則其至道之身具於人○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人為主而工之在忠恕○夫治人者必以己之實地此道而忠

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

道自不遠末節承言其性道在當人而身節次承言其性道

欲者尤當因人以責已○正所謂盡己之忠而藏身之恕也

三節一氣遞下朱子引張子三說取其與章意相合非夫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倣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虛齋蔡氏曰。素其位而行。以事言。不願乎其外。以心言。觀濤王氏曰。二句

雖若有事與心之分。其實事在此。心亦在此。當一申說。行是。因位盡道。不是。苟日。寒。願字。不但。營求。少有。動念。即

是。不但。遊。境。有。願。外。順。境。亦。有。願。外。也。彥。陵。張。氏。曰。行字。要。理。會。聖。賢。學。問。正。要。在。身。世。中。磨。鍊。若。只。空。談。名。理。

便。非。實。地。受。用。提。出。一。行。字。正。見。分。內。所。當。為。事。原。無。可推。讓。處。因。之。吳。氏。曰。除。却。見。在。便。謂。之。外。苟。非。見。在。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三

義。道。德。皆。外。也。堯。舜。之。事。業。孔。孟。之。詩。書。而。非。適。當。其。時皆。外。也。當。三。聘。之。時。而。堅。囂。囂。樂。道。之。氣。象。處。廟。堂。之。上而。抱。胸。胸。似。不。能。言。之。教。皆。願。外。也。推。勘。得。外。字。破。然。後。可。與。談。素。位。之。學。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虛齋蔡氏曰。人之處世。非富貴則貧賤。故對舉言之。至於言患難。則在平

時。可知。言夷狄。則在中國。可知。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而不自得。按小註。入字。闕四字。特舉其繁。無入

猶言。無適也。自得者。無不足于心之謂。所以自得者。以其道之所在。而安之。吾何難乎哉。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

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次崖林氏曰。無入不自得者。道焉而已。道

苟在焉。而心安之。又何不自得之有。舜之飯糗茹荼。若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文王之囚羨里。而演易。孔子之厄陳蔡。而弦歌。顏子之簞瓢不改其樂。皆無入不自得也。觀濤王氏曰。自得。即心泰然。意凡人處逆境而失意。生焉。固失其得。即處順境而得意。焉。亦自得。於外而非自得。自得。云者。自家性天。本自冲夷恬淡。今亦自得。其冲夷恬淡之趣。而已。固非戚戚。亦非欣欣。此與下節。雖分屬。素位。願外。要之。分而未嘗。不亦。蓋原。只一意。楚侗。氏曰。君子。隨在。盡當。行之。道。則。隨當。而。安。所以。富貴。可也。貧賤。可也。夷狄。患難。可也。何不自得之。有。只是。自。凡。當。理。處。心。便。自。在。無。不。安。意。彥。陵。張。氏。曰。人。歷。一。位。自。當。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不。盡。則。方。寸。之。中。大。寬。平。與。有。不。可。喻。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大。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道。遙。開。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無。入。不。自。得。句。即。在。素。位。而。行。內。但。未。會。剔。出。心。泰。之。意。故。又。着。此。句。以。足。其。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虛齋蔡氏曰。在上位而陵下。則是張

伸其勢。故為慕外。在下位而援上。是不安於其下之所當為。而陵分越等。或挾才恃功。而有所要。或言語動靜。之有

所忽。是皆慕外。而然。責人而不責己者。也。無則沈氏曰。陵。是。心。欲。其。順。我。援。是。心。欲。其。庇。我。皆。不。正。己。而。求。於。人

所謂。願外也。不陵。不援。正是。盡道。於。上。下。處。即。此。內。看。出。正。己。不。求。一。味。正。己。自。然。無。求。也。月。林。丘。氏。曰。正。己。而

不求。於。人。即。上。文。而。申。之。也。在。上。位。則。盡。在。上。之。道。待。下。以。禮。而。不。陵。忽。以。求。於。下。在。下。位。則。盡。在。下。之。道。事。上

以。敬。而。不。攀。援。以。求。於。上。則。何。怨。之。有。蓋。有。所。求。而。不。得。然後。生。怨。耳。觀濤王氏曰。無求。故。無。怨。怨。字。包。下。怨。天

心人說○月川曹氏曰學到不怨不尤○微齋胡氏曰只正已
明鑒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微齋胡氏曰只正已
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舍爲累
則失其所守必矣○次崖林氏曰素位不願外只是一套
事不可分開爲二朱子乃分貼素富貴二條者蓋素富貴
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
行姑未之及在上位不願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
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故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
強爲分析也觀第二條四箇素字
行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虛齋蔡氏曰易平地如素富貴則富貴所當行
之道乃我安穩田地貧賤患難夷狄皆然指分
內事
居易素位而行也○觀濤王氏曰易字不可就作位字
言中之道乃易也所謂爲其所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爲也○其所當爲則率性自然坦夷平易○虛齋蔡氏
曰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無可言俟命
命不願乎外也○虛齋蔡氏曰俟命指那窮通得喪
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虛齋蔡氏曰行險者不爲其所當
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貪賤而求富貴
或患難而求苟免亦非其所當得也但幸焉而已故謂
之僥倖○次崖林氏曰說做底便是下地不該做底是
險道○紫溪蘇氏曰位之所當行者理也順理爲易逆理
爲險故隨分自盡者無往非樂地逆分妄求者無往非危
機也○幾亭陳氏曰素位俟命俱不是逆隨意素位工
夫全在行上俟字工夫全在居易上居易者平時正已
夫求諸已凡鈞索迎合人情皆是險惟自家身心乃坦易
處○因之吳氏曰居易節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
文射有俟乎君子方是結上文子思特揭出易字甚有深

意見素位而行想地平易安穩儘
好受用正欲人須臾不離道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
工毒反
觀濤王氏曰賓
射張尔侯而射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有似乎君子是仰射以形出君子之反也非把射與君子
對比之辭○反求諸其身正是實實素其位之意○一章
論素位而行已盡了未節揭出箇身字隨時隨處有箇身
在隨時隨處存箇身在此位在此位而行者只是不肯把
身與心分作兩處若身在此心在那那便是願外便不
是行乎其素中庸舉感遇之萬變而歸之素又舉其所謂
素者而揭諸身愈言愈親切令人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
得此子思吃緊爲人處○觀濤王氏曰反求正應正已正

已不求於人便只是反求諸身也○此章位字固重身字
亦重身字之所居爲何反是爲外素位而行位不能無得
失二境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底自字正已底
巴字俱是此箇身字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居易命不可
謂素位而行只可謂之制於命下身不可謂之居易命不可
弦徐氏曰此根上庸行以明君子無在不盡其當行之理
通章只素位兩字不願外只在素位中正已而不求於人
是素位不願外注脚○元扈徐氏曰射者必反身非只求
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求空不願外而已○臨
川湯氏曰通章只是素位而行一箇素位而自然不願
乎外其得力處只在正已而反求諸身是其正已處正已
故無求無求故自得若不言求身以正已而隨緣放曠以
爲自得雖與行險之小人用心有殊其究
同歸於不自得耳此聖賢涉世之實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右第十四章

爲也○其所當爲則率性自然坦夷平易○虛齋蔡氏
曰舍素位而行無可言不願乎外舍居易無可言俟命
命不願乎外也○虛齋蔡氏曰俟命指那窮通得喪
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虛齋蔡氏曰行險者不爲其所當
事此險道也正與居易相反如此則或貪賤而求富貴
或患難而求苟免亦非其所當得也但幸焉而已故謂
之僥倖○次崖林氏曰說做底便是下地不該做底是
險道○紫溪蘇氏曰位之所當行者理也順理爲易逆理
爲險故隨分自盡者無往非樂地逆分妄求者無往非危
機也○幾亭陳氏曰素位俟命俱不是逆隨意素位工
夫全在行上俟字工夫全在居易上居易者平時正已
夫求諸已凡鈞索迎合人情皆是險惟自家身心乃坦易
處○因之吳氏曰居易節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
文射有俟乎君子方是結上文子思特揭出易字甚有深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倣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虛齋蔡氏曰邇者卑者下學入德之事高者遠者聖人成德之域也總不外知行二者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也○次崖林氏曰言君子之道無所不存而進之則有序也○觀濤王氏曰君子之道道字不可就作進為之方仍作道理看為是序字補在譬如上○遠邇高卑只是一理邇之馴致處即遠卑之上達處即高要識得此意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裕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十七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裕子

孫也觀濤王氏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則宜邇室家矣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則樂爾妻裕矣○麟士顧氏曰按詩解本當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

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裕者也本固兄弟及妻子章句義取斷章故為平說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父母其安樂之矣觀濤王氏曰父母之心無不欲其家人

倫以篤家道以成父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之意觀濤王氏曰謂之意者言非盡其實也蓋和

就家人中論之妻子兄弟順父母不可以高卑遠近分但而尊者以順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此意而求之凡進道孰不有序哉○毛伯丘氏曰章句意字最妙使之隱躍躍得寓言之意於言外○東鄉艾氏曰妻子兄弟父母只虛虛渾渾發其一體感動之妙而卑邇高遠皆在其中此古聖賢文章妙處讀者亦須要渾渾涵涵使自得於意言之表方不失其旨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虛齋蔡氏曰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十六

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次崖林氏曰鬼神只是氣機之屈伸往來者爾以其屈伸往來處皆天地之設施功用而造化之著見可見者故曰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張子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敬軒薛氏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氣機而屈伸乎○虛齋蔡氏曰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

能如此不待安排措置也自然能如此處即其靈也○次崖林氏曰神者伸也所以伸者乃陽氣之自然能如此鬼

者歸也所以歸者乃陰氣之自然能如此故曰二氣之良

不過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而已陽一伸而萬物生焉陰一屈而萬物死焉然陰陽之一屈一伸者皆二氣之靈自

然如此無安排布置也以其為天地之造化萬物故曰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二氣之良能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靈自然能如此故曰二氣之良能

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

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敬軒薛氏曰：天賜地陰。陽

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伸極而屈者神。鬼極而

伸者鬼。盡其氣而復伸者。乃生之氣。非藉夫已屈之氣。

復為方伸之氣也。程子曰：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

氣。生之理自然。息亦曰：往者過。來者續。必息然

胡氏曰：天地間。只有簡消。息亦曰：往者過。來者續。必息然

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必息然

故釋氏輪迴。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貧

貧而富。不是取得。原財來致富。是再生出財來。○虛齋蔡

氏曰：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

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

而已。○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

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

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

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嘗合章句三說而一之。曰

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九

神之所。在耳。若謂此即是鬼神。則為視而可見。聽而可聞。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蔡氏曰：鬼神雖無形也。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友之。雖無聲也。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敬軒薛氏曰：天地萬物。無一物無陰陽。故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為。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敬齋胡氏曰：天地間。無處不是氣。視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九

誠。盛。即。體。物。不。遺。但。此。處。且。渾。融。○敬軒薛氏曰：鬼神雖無形也。而有以形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友之。雖無聲也。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敬軒薛氏曰：天地萬物。無一物無陰陽。故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自人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為。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實也。○敬齋胡氏曰：天地間。無處不是氣。視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為。虛無。中。即

氣也。○虛齋蔡氏曰：視不見聽不聞，所以謂物不遺也。無可見聞也。蓋說他那合而為物之始，散而為物之終處。却無可見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為之體乎？○如今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代序，風雲雨露之變化，皆可見可聞者也。故指此以為鬼神則不可此等乃鬼神之迹也。鬼神則是氣機之往來，默運於其中者，誰得而見之？誰得而聞之？然鬼神雖不可見聞，但就物上觀之，則物之所以始者，陰陽之合也；神之伸也，物之所以終者，陰陽之散也。鬼之歸也，是物之始終一皆鬼神之所以為鬼神固無物不體無所不在矣。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於此可見。○鬼神體物非謂造化生物也。體字該生死。○次崖林氏曰：體物不遺是鬼神之盛觀之，弗見二句，乃鬼神之為鬼神也。○以鬼神明道不可離之意。蓋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之所在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須臾離矣。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此道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臾離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事。○虛齋蔡氏曰：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則鬼神與體物當稍先後之別。終是氣先乎物也。不先乎物何以體物？○敬齋何氏曰：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見有形影，是質。質是氣之融者。○觀濤王氏曰：體字註解為物之體，最精。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鬼神即在物中，也有此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骨子。○般直至此物終方有此物。鬼神即在物中。做物的盡時無一物離得鬼神。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

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虛齋蔡氏曰：鬼神之姓充滿周匝之間，而遂洋洋如在其也。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次崖林氏曰：使天下之人誰使之鬼神使之無所不體耳。○祭禮一端，作証耳。下文神之格不遺於是，蓋顯此亦舉祭禮一端來作証耳。○月林氏曰：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祭禮一端，作証耳。○月林氏曰：若非體物不遺此類之神，但祭禮一端，作証耳。○月林氏曰：祀填刻之際，又安能在此之昭著，蓋享祀之神乃鬼神之一端，而承祭之人亦萬物之一物於此能體何物不體於此不遺又何物能遺哉。○了此袁氏曰：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也。若或使之也，若謂鬼神之靈去使人心，則以人心與鬼神為二物矣。須知人心自有一點陰陽靈氣蒸動處，連那齊明盛服亦是鬼神不遺處。○彥陵張氏曰：此節是就上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祭祀時一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精神處以為體物不遺之驗。○在上在左右正見也。無所不在不但驗體物不遺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蒸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虛齋蔡氏曰：孔子答宰我見以其神之蒸蒿悽愴者為神也。自作一例論然畢竟同是一鬼神。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忌而不敬也。

思語辭。○風阿姜氏曰：即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至者，其體不遺來。蓋一以祭祀為驗。一以

詩詞為證也。詩原不主祭祀說。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觀濤王氏曰中庸語誠始於此大抵

實理言者通天地鬼神言也然實心實意實事實物實人言也

去程子改云無妄之謂誠方安朱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子又益之以真實二字其義更精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

胡氏曰只是箇實字乃理之所為故朱子曰太極者本

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本然之妙理也所乘之機則此

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觀濤王氏曰其

合也實理之通其散也實理之復也承濤姚氏曰誠與鬼

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之物非有二也鬼神之物誠與鬼

神○整菴羅氏曰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聚氣

散而理在其中○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

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

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

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

紛紜膠轉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即所謂

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程伯子

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陰之散實有是散也惟其實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惟

其實有是散故散則為物之終是豈容揜也哉○觀濤王

氏曰不見不聞微也體物不遺顯也要看之字猶云不見

之鬼神之理便是蓋氣原離不得理乘物而運者氣也乘

氣而運者理也鬼神誠有是合故萬物之合不可揜鬼神

誠有是散故萬物之散不可揜使無是誠則微者歸於虛

了何以能顯○按中庸以誠為樞紐而誠字始見於此不

惟為後來張本亦見前此所言皆真實之理○因之吳氏

曰言鬼神而要之誠正為後章諸誠字根子蓋鬼神非

道不外乎一誠故希天而盡人者不外乎求誠○鬼神之

香真只是實中一事○溼陽顧氏曰通章說鬼神非

是說氣末節指出誠字是理看體物節註云物之終始

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見有是鬼神總有是物氣以成

神理以宰氣也然即形而氣在即氣而理存即物即鬼即神

亦即鬼神即誠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之所由不可離

也○彥陵張氏曰上三節皆微之顯不可揜此乃指出

夫就指不可揜說○此章贊鬼神之德之盛首節是通章

之冒末節誠字是通章之歸宿次節是明其盛三節四節

即祭祀鬼神以驗其盛然誠字却包裏在德字內不作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

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明川曹氏曰誠之一字括盡

中庸費隱○虛齋蔡氏曰前

後諸章明道之不可離是皆以其費言而隱即止寓於其中惟此一章則言鬼神物不遺為費隱也
大抵只用鬼神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便已見道之不可須臾離了
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間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已焉此即理之所
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
道豈容可離乎○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處無可見聞也○矣崖林氏曰以鬼神
明道不可離之意此故不苟蓋鬼神之神屈伸往來在天地間最為靈感昭著視前後徒言道不可離君子之道費而隱無形迹可見者不同此似引言為飛魚躍意皆舉其活潑顯著者示人於道不可離之意為尤切○東鄉艾氏曰中庸言鬼神包遠邇高卑以言費隱而明不可須臾離之意非專言鬼神也蓋鬼神之神即誠也鬼神之德之誠即維天之命於穆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也中間又插祭祀一段以證之總之活潑不粘滯○麟士顧氏曰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立虛難解若作道看亦與焉魚飛躍等一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虛齋蔡氏曰虞思者虞君名思也○有夏所封以其女妻少康於難中與之田一成衆一旅因以匡復者也陳胡公周武王所封其父在周為陶正武王以元女妻胡公改封於陳故曰陳胡公胡公諡也依趙註如此說今論法有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者艾曰胡○大孝者非常之孝也下文皆大孝之實然必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此又非偶然者故下節只提起大德與祿位名壽相對說○宗廟饗之

謂宗廟饗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然也○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所以為孝之大也○觀濤王氏曰大孝者非常之業孔子稱舜不是欲人人如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明德分量○德為聖人顯親之至也尊為天子尊親之至也富有四海養親之至也宗廟自黃帝以降享其祭焉所以為親報本者至矣子孫自虞思以後保其業焉所以為親延澤者遠矣此保之只是保諸侯之國與武王不同○夫如張氏曰宗廟享之禮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為人後者為之子天下之公也書云祖考來格則禘自當立百世不遷之廟為人子者尊其親一家之義也子孫保之政在不以天下與商均而得世備三恪見之○麟士顧氏曰按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是其饗五世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舜年百有十歲

虛齋蔡氏曰此亦是即舜之事而論其理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也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上文以德為聖人序於尊富饗保之上便是有意在故知章首大孝二字將祿位名壽都該了○節只把德做本領而以其他皆是德之致要之并歸於大孝也○上文重大孝上全未有獲福意此方以德為言其理當得是福也○觀濤王氏曰此節論雖泛說而實主舜言○東一李氏曰為天子者祿位固所自有未必件件完備合此四句看分明有篤厚中重稠疊無已之意○敬菴許氏曰聖人非放人微福者而孝又人子所自致何藉於福而以取必於天正為我可必之以德則福亦所自求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敬軒薛氏曰物之栽者哉乎氣其生里向盛故天因有

天因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息猶物之栽

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內

人則成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亦猶物之生氣已

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

天之所為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虛齋蔡氏曰物兼動

植章句氣至而滋息氣反而游散非指雨露之屬也氣即

那物身上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

一陰一陽一善一惡人之所為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

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為好則天地好

氣自與他相湊聚若不好則那不好的氣亦自與他相湊

聚故曰吉人行與吉會又曰吉人自天相也宇泰王氏

曰天之化育只是一例施去那有心厚薄於其間只是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天只因物付物因字最妙蓋

理在物不在天也微弦徐氏曰因材而篤只就好處說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觀濤王氏曰憲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保佑命申正是

受祿處民在野者在朝者中即保佑命之不巳也次

崖林氏曰此條語意云君子宜民宜人必受祿於天如此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觀濤王氏曰總承上二節來受

命是為天子而祿位名壽富

養保皆在其中首節贊舜孝在德廟之乘隆下詳盛德

獲福之必然也紫峰陳氏曰舜有大德正所謂物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裁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大之命

祿位名壽於焉攸同宗廟子孫以之饗保理之必然尚何

疑哉彥陵張氏曰庸德莫大於孝故中庸以

孝達孝歷言之此章稱舜之大孝全重一德字上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君常

曰孝庸德也而極其至可以格天而其所以然者則

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仁之事也虛齋蔡氏曰如舜禹以警繇為父則作之者無其人矣如堯舜以朱均為子則述之者非其人矣能無憂乎○子述之文王蓋亦樂其業之有所托耳非必冀其代商而有天下也下文言武王周公之事則聖人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豈文王貽謀之本心哉所謂此事則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為君臣夫子所以謂周之德可謂至德也○文王之無憂如何說是道所在蓋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何○觀濤王氏曰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憂勤無逸者也此只是孔子據其遇而數其無憂猶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云爾○作述只開開就經國事業說不可專說在王業上似周家累世圖天下○士雅唐氏曰文之無憂不在不煩締造不事貽謀上只是無憂不是無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五

若專說遭際得人亦不見得盡道○了凡袁氏曰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缺德便不類後有聖子自家一些失錯便不足以垂範况既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既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授之者如蔡叔以文王為父聖父也以蔡仲為子賢子也豈便得無憂哉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秦下

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虛齋蔡氏曰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

繼世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事也○大王實始翦商此蓋周人推本周家克商之業所自始以述言者也非以其心也蓋據理言之當大王時商未有失德也而大王又賢諸侯也何至便敢忘君臣之大義乎又以其勢言之大王始為狄人所侵危不自保乃率其民遷之岐山下亦何暇遠有異圖耶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不敢啓伐商之心此何時也乃敢輒萌非望之志乎且書言王季其勤王家當王季時亦何王家之有蓋亦後人追而稱之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三

也彥陵張氏曰纘緒只是纘其積功累仁之緒不得以有天下為纘緒之實武之纘緒本非有利天下之心也奈紂惡既盈不得已而為孟津之舉天下諒之顯名所以不失○二泉邵氏曰言身則心不能無歉焉曰不失亦危矣哉○麟士顧氏曰不失顯名必得其名雖語氣微然理不重此此處只贊詞無貶詞○因之吳氏曰尊為天子四句舜言諸福畢集武言大有作為意各有所主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了凡袁氏曰玩一末字便見武王未嘗有利天下之心而急於

代商之命○傲茲徐氏曰武王未受命不暇議禮武成而後只追諡文王祀之於牧室先王先公樂乎未之及也所

以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為禮法以及天下。○虛齋蔡氏曰：德者尊親之孝，固人子之德也。○彥陵張氏曰：尊親之孝，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故曰德。

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虛齋蔡氏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言文王者，蓋武王在時，文王已追王矣，但以未受命未暇追及大王耳。

先公組紕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

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虛齋蔡氏曰：大王王季既追王，則祀以天子之禮，不待言矣。先公只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大王王季只祀王而不加諡，非獨以親疎之辨，亦以其功業之不同也。故云王初得天下，便追王文王，至於大王王季，姑俟熟議至周公乃成之，信乎武王周公之孝，皆中庸之德也。○

觀濤王氏曰：追王者，追古公曰大王，尊季歷曰王季也。上祀者，九獻以為節，八佾以為舞也。○微弦徐氏曰：大王王季有號而無諡，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之所由起，與大統之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略於大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虛齋蔡氏曰：斯禮即是言下文父為士數句亦重在祭。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享其親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如此。故父為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葬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既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下文只言大夫士，所以為例也。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次崖林氏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觀濤王氏曰：只

是做追王上祀之意，使人各得緣分以自盡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士期，大夫大功，小功，降為總麻，總麻下則無服矣。○期之喪，所以達乎大夫者，蓋天子天下之主，諸侯一國之主，則於期年之親，皆其臣屬，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而已。又安能一一為之服乎？蓋其親不敵貴也。○次崖林氏曰：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人，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虛齋蔡氏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於葬禮意尤輕。○既曰三年之喪，又曰父母之喪者，父母二字最重。若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又諸父昆弟，猶可伸其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之懷者，則初無貴賤可言。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凡推已以及人也。看章句數節推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推已以及人也。看章句數節推字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二則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又推已以及人，推已以及人，即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者也。○月林丘氏曰：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只管葬祭二句。此祭禮也。喪服自期以下，又另說起此喪禮也。推已以及人，方是總承。○次崖林氏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表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已以及人，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文繼志述事來看。○霍林湯氏曰：武王未受命，則制禮作樂，欠缺處尚多，使後無人成之，不惟武王事未終，而文王子述之處，畢竟未曾了得。故追王以下，總為成文武之德。○觀濤王氏曰：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二段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是各得緣分以自盡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士期，大夫大功，小功，降為總麻，總麻下則無服矣。○期之喪，所以達乎大夫者，蓋天子天下之主，諸侯一國之主，則於期年之親，皆其臣屬，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而已。又安能一一為之服乎？蓋其親不敵貴也。○次崖林氏曰：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人，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虛齋蔡氏曰：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於上。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於葬禮意尤輕。○既曰三年之喪，又曰父母之喪者，父母二字最重。若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又諸父昆弟，猶可伸其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之懷者，則初無貴賤可言。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故凡推已以及人也。看章句數節推為父母喪者無貴賤一也。推已以及人也。看章句數節推字及字一則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二則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三則又推已以及人，推已以及人，即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者也。○月林丘氏曰：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只管葬祭二句。此祭禮也。喪服自期以下，又另說起此喪禮也。推已以及人，方是總承。○次崖林氏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表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已以及人，制為禮法。以及於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文繼志述事來看。○霍林湯氏曰：武王未受命，則制禮作樂，欠缺處尚多，使後無人成之，不惟武王事未終，而文王子述之處，畢竟未曾了得。故追王以下，總為成文武之德。○觀濤王氏曰：成文武之德一句，是此節綱領。追王二句，成其孝先之德，斯禮至末，成其孝治之德也。二段俱

是成德而上段略重。此章夫子立言本意只是歷叙周家世德而子思引之則以為世德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蓋皆天理作用莫非時中之道故曰道之所在○月林丘氏曰章句此言文王之德此言武王之德此言周公之德則三節是各開說○曰篤董氏曰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時中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時中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時中本文曰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分明指出箇文王之時曰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分明指出箇武王之時至末節首着一句武王未受命便見周公之不得不然處○通考漢冲蕭氏曰首言文王以述作得人而無憂下詳言其善述如續先緒成先德俱是子述之事而父作之業益光正文王所以無憂也故下章遂承言武周為達孝

右第十八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天崖林氏曰上章言武王周公之事此猶孟子之言達

尊也。東鄉艾氏曰饒雙峰說達字照上章達乎諸侯大夫

也。又有作達權通變說者予謂註意兼有二端在內蓋周

家王制大備萬世由之小大由之盡倫盡制無以復加一

則繼志述事禮以義起能達權通變劍先王之未有一則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禮是以天下之人通稱他為孝也細看無如註意該徧學者勿泥其偏可也

上章言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

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虛齋蔡

西山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

也此章言武王周公之繼述大抵皆就變通者言○紫峰

陳氏曰凡理所當為而時所可為於焉為之而事功克集

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

前人所願為之志亦前人所必為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為

之是為善繼善述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

因而成就之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遂行之然後為

繼述乎○省菴吳氏曰先王有志與事而後人格守定了

止可言繼述難以言善惟在理上去度先王使先王生今

述所以為善善者善其變通乎理也章下文又以其所制

句以上章所言為繼述之大正是此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月林丘氏曰通於上指春秋

儀玉譚氏曰志事相因下文都是述事而繼志在其間○

次崖林氏曰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

之達孝耳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因之吳氏曰此

節泛說未着武周言孝在善繼善述而武周脩祖廟云云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虛齋蔡氏曰諸儒之說謂武王既有天下後

敬之說則謂武王有天下便增立二廟為七次武世室在

外朱子以為理長愚謂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敬之說誠

為長也○周九廟以文武親盡當祫而有功德當宗不可

祫故別立世室而皆百世不遷與太祖同世室者不毀之

名也自是以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古
人廟制雖皆南而然主則居西而向東何也蓋主在室中
古人室之戶從東入而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
祭。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於太廟之中則
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之入者皆南向而羣穆之
入者皆北向。○神主東向尸又南向不同位。諸侯五大
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虛齋蔡氏曰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
官有司也師長也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
立一廟。○官師無祖廟只是考廟而就考廟祭其祖耳。宗
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
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彘陵張氏曰四
時皆祭而獨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春秋者借舉以該之耳於其廟祧平日皆脩除黜聖至祭
則更加脩除黜聖示新之敬也廟有守藏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存焉至祭則出而陳之示能守也廟又有遺衣服藏
焉至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之尸服衰冕先公之尸服
鷩冕凡冕服皆衣績而裳繡設之使神依以象生時也四
時之食各有其物則因其所生熟而祭以木人者為神也
四項皆言其祭之嚴敬。○鍾士顧氏曰此節照後故其
所尊一句下飾照愛其所親一句。○鍾士顧氏曰此條及
下條都是所制祭祀之禮上節重在敬祖考下節重在愛
子孫臣庶總是一時事祖廟仰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不
得將時祭祧祭分作兩項。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
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
為去聲

宗廟之次。○天崖林氏曰宗廟之禮當貼云左為昭右為穆。
宗廟序立之禮章句自明白。左為昭右為穆。

虛齋蔡氏曰此以左右分昭穆蓋左陽明之方右幽而子
陰之方以左對右自有幽明之義。此據廟制而云也。而子
孫亦以為序。○虛齋蔡氏曰父為昭則子為穆父為穆則子
為昭。○文王為昭則武王為穆而凡周公管
蔡一行兄弟皆穆也。故或問引春秋傳以管蔡為文之昭
邢晉應韓為武之穆此所謂子孫亦以為序者也。○子孫
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派也。下
是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焉。○虛齋蔡氏曰祭之時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焉。○廟則羣昭之列於北牖下者皆南面為
向明故為昭。羣穆之列於南牖者皆北向則為幽陰矣故
為穆而子姓兄弟昭亦居左穆亦居右也。但以左右為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宗廟之禮屬生者所以序昭
穆全注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
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
不待祭時序之也。○先言子姓者對祖而言也後言兄弟
者子姓之兄弟也皆生者也成在不失其倫者序也所謂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羣昭羣穆不足昭一行之羣穆
一行之羣而巳。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
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
序昭穆舉同姓者皆在皆太祖子孫也。○儼茲徐氏曰天
子四時之禘但合羣廟之主三年大禘則兼合禘廟之主
雖所禘不同而生爵公侯卿大夫也。○虛齋蔡氏曰公侯自
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言承太
廟字說來。○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
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但同姓序昭穆時
悉於中亦序爵爵同則論齒此雖無據要亦自然之理。天

秩所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虛齋蔡氏曰序事或同姓異姓各遷其賢能以克職事

○宗是掌宗廟之人如宗伯宗人是也祝是掌吉神之詞者如周禮大祝小祝猶今之讀祝者是也

○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餘也曰有司以見其不可枚舉但舉言以總之不可謂有司之職事即宗祝也

○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者來羣昭羣穆在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

祭者又在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次

峯林氏曰因能而授其事則人之賢否見矣故曰所以辨賢○觀壽王氏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

純熟者隨其能而授之是皆賢也不賢者不得與云○石

簣陶氏曰辨賢者辨其賢之賢也非辨優劣也旅衆也酬導飲也虛齋蔡氏曰導飲者自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也旅酬之禮周飲福之惠不是燕飲是賓弟子兄弟之子

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虛齋蔡氏曰賓弟子舉解於賓之長者舉解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

之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解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是如此

○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

而燕則在東矣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虛齋蔡氏曰兩賤字

不同上賤字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子弟主人兄弟之子也

○觀壽王氏曰此賤字即下賓之子弟主人兄弟之子也

長賓長兄弟言使亦得以伸其敬也月林丘氏曰旅字指於昨階前酬長兄弟兄弟於西階前酬長賓而衆賓衆兄弟交錯以福是旅酬也

為其上舉旅酬之解則禮又下及於卑幼而不至棄置於無事之地矣

燕毛祭畢而燕虛齋蔡氏曰祭畢而尸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親親之禮也

詩傳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

也虛齋蔡氏曰燕毛序齒者昭與昭穆與穆與穆序齒非混而為序也

毛序齒恐大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蓋昭穆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頰白

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齒年數也虛齋蔡氏曰年齒之早暮

黎黑者多在下也毛髮之色與俱非只辨毛色不問年齒也

序昭穆同姓者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異姓也

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

麟士顧氏曰上節之為敬其所尊不待言矣此節云愛其所親者觀下節章句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元扈徐氏曰其字最妙先王昔所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無吾今所有而以義通之即先王

之位之禮之樂也麟士顧氏曰章句其指先王也然亦

只是指文王耳大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

曰及而亡焉微弦徐氏曰修祖廟與序昭穆等皆知先王

生存時所以待其祖考及其子孫臣庶故

曰事死如事生 皆指先王也。虛齋蔡氏曰位者先王之位

王之禮所以奉祀祖宗者也。樂者先王之樂所以和樂祖

宗者也。若夫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先王之所親者子孫

臣庶也。已上皆孝子孝孫之。以不忍死其親者也。故謂

之如事生如事存。觀濤王氏曰位是對越神明之位。禮

樂俱是廟中禮樂禮如九禩九獻樂如九變八佾此皆非

先王所常有然時義所當然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也。故謂

之踐之行之奏之可也。敬先王之祖考應春秋節愛先王

之子孫臣庶應宗廟節子孫即同姓助祭者臣庶即異姓

助祭者待之則即愛之也。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來。位

幸董氏曰使先王生存此時所以待其親及其子孫臣庶

者其制禮必當如此。今自脩祖廟與序昭穆等觀之其實

儼然如先王之生存也。故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虛齋蔡氏曰孝之至

也與達孝一也。自其

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麟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五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

郊祭天。虛齋蔡氏曰祭天何以謂之郊外也。郊對廟言廟

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神地祇非屋居社祭地。虛齋蔡氏

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峰胡氏之說謂

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疑矣。臨

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

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之尊亦止祭社而已蓋不知

天子之社。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

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

皆祭舉其一耳。虛齋蔡氏曰郊者天子所獨社者天子以

同此外尚有太禘時禘大禘附於禘何也。惟天子得以行

之時禘附於嘗天子以下皆得行之也。○觀濤王氏曰此

節不是達孝外意蓋周先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有嘗無

禘武周因時而備其制即所謂先王復起不能易者蓋在

善繼善述內也。○善繼善述以所制祭祀之禮言而郊天

之禮亦武周所制者尊祖敬天一道禘郊一禮故言宗廟

而以郊社之禮言總見達孝也。○因之吳氏曰事上帝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四

見也。虛齋蔡氏曰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

之吳氏曰王者有這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底意思疑結

於中而無以自將特假郊社禘嘗以將之故曰事上帝祀

乎其先此皆出仁人孝子之心所不容以自已者其意義

深遠却與治天下相通孰謂事親事天與撫世此與論語

文義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虛齋蔡氏曰此與論語同皆

○了凡袁氏曰武周制禮治國同出於一脈纔明彼便曉此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彥陵張氏曰通章以達孝二字為主善繼善述正是達孝而所制祭祀之禮正是繼述之善處其祭祀之禮如春秋二節即禘嘗中事末又兼郊社而言見其享帝與享親共是一箇意思總見其為達孝非末節又另是一意○觀濤王氏曰此章就夫子所論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也蓋盡倫盡制莫非時中之道與上章大意同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嘗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中庸中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蔡氏曰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如成康時以成康為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次崖林氏曰人有政舉是一篇總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定是說政舉○觀濤王氏曰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欲公之法祖也○月林丘氏曰布在方策則非無徵不信也但要人去行耳○因之吳氏曰雖君臣並言實專重君身上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彥陵張氏曰此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重在敏

無兩層○觀濤王氏曰本朝之制作為最精詳一遇其人便可俄頃而奏治平蒲盧句內仍說不得人字作主○人道所以能敏政者蓋人非塊然之身乃生意活潑之身也生意便是仁人惟有此生意故能敏政惟有此生意故能敏政○因之吳氏曰敏字訓速字然必流行活潑方成人才是敏道字不空說剛柔合贊方成地道明良會合方成人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次崖林氏曰政即政

在人存一○道者天下之達道○次崖林氏曰以道脩身是以

則身自是而脩矣○虛齋蔡氏曰道者吾身之道凡親義

序別信之理皆不離於吾之一身是以人之脩理其身者

要當以此自任務先各得其道然後吾身○仁者天地生物

始無玷缺汚壞處是謂能脩理其身者也○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虛齋蔡氏曰脩

流於五達道之中是指也發者言也○若無那天地與下

物之心應無我這身子纔有我這身子○若無那天地與下

仁即達德知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仁字固該得知

也。仁就愛之理。誠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倫皆若無箇惻怛相愛的意思。豈成箇道理。故脩身全在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奈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箇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

了。凡袁氏曰。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為賢。而君身不正。亦未有能用之者。觀濤王氏曰。脩身以達道。三達德乃條目也。能仁其身。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

君泉徐氏曰。仁只是脩道中有一段慈愛惻怛之意。貫乎其間。非道外另把箇仁去。脩也。後面至誠經給天下之大經。脩其仁。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為政在人人字。便是此意。

指賢臣。即上文其人存之一邊也。而為政者又必能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然後為有其君也。合之乃當得上文。其人存。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

味之可見。虛齋蔡氏曰。仁者人也。與孟子子仁也者。人也不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之意。故起得親親。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夫人

身豈頑然不知痛痒者哉。次崖林氏曰。仁者人也。一便是夫子自解仁字。言仁者非他。只是箇人也。縱成箇人。便有此心。所謂滿腔子裏皆惻怛。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虛齋蔡氏曰。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分別便屬人。不然便為義外矣。紫峰陳氏曰。義者何本。吾心以區處乎事物。而使各得其宜者也。尊賢特其宜之一事。然必先知其人之賢而師之。友之則親親之道有所。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虛齋蔡氏曰。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却解親親為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最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尊賢之等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師又有一長一得之師。又有傳道授業之師。友亦不同。則其所以待之者自有等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親親即仁尊賢即義。其等殺處即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其未發之性言也。此處重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為禮之所生。義禮意皆不重在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也。次崖林氏曰。親親為大。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不與人民愛物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繳此

意。尊賢為大。亦是對講明五達道說。不與事君敬長對說。仁了。又說義所重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收拾也。下文章句皆天理也。即是這禮字。禮即理之節文者耳。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差等。這便是禮。朱子小註內說得好。陳北溪似

太重了。昆湖瞿氏曰。等殺處即是禮。非謂禮在性中而

生出此等殺也。○觀濤王氏曰：生字有自然而然而不待安排之意。如俗語云：天生來的。即此生字。○一本加隆九族次之。是殺也。大賢為師。小賢為友。是等也。為一本為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了凡袁氏曰：此節中明脩道之禮之意。○因之吳氏曰：此節總在脩道以仁一句內。蓋親親者盡人之要。尊賢者輔仁之資。禮又節文斯二者合來。只完得一箇仁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每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

又當知人。把尊賢當朋友之交。達道之朋友。凡在鄉而同道。在官而同事。在位而同事。者皆是也。尊賢則專指親師

取友以講明乎道理者言也。○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格其意耳。

齊

蔡氏曰：天理便有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知人帶事親來。知天則兼知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其殺也。非吾自為之殺。其等也。非吾自為之等。皆天理之當然也。故欲知天。○觀濤王氏曰：朱子非即以等殺為天。特因等殺認出天則也。易曰：乃見天則。蓋凡天理發見。有自然之則。加減不得。親親自然有殺尊賢自然有等。非天而何。著一毫意見。人也。而非天也。○次崖林氏曰：等殺皆天理。有得於此。雖欲不殺。不殺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收拾上兩條。意朱子小註曰：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又曰：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愚謂此便是章末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之說。是一章總無別意。○知人知天。此又自脩道以仁。推及於知三達德見於此矣。勇本無定位。○嚴泉徐氏曰：上二節特說理。此承上二節。方看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張陵張氏曰：前言脩道以仁。所重在仁。此言事親在知人。知天。便可想見。知字所重在知。知此係脩身緊關下文。因足出知仁勇以盡其意。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敬齋胡氏曰：只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上求道。便是

真實底道理。○虛齋蔡氏曰：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子者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來者也如父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故獨曰朋友之交云○前以喜怒哀樂之中節爲達道此又以五者爲達道蓋五品之人倫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所在發而中節卽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也可見兩達道之相爲貫通矣○因之吳氏曰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提看身字來人有此身定須有此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箇身子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故曰達道達道切於身所以脩身必以道意甚緊關○率性之謂道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此性也舍此五倫而言道便爲邪蹊曲徑矣○達道猶云大路以其不可踰越而言則曰五品以其經常而言則曰五典以上之振作而言則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爲達德○觀濤王氏曰註共由同得共字同字正解達字○四書德字有二意行道而有得於心是脩習後之德人之所得乎天是本然之德此德字以得乎天者言○虛齋蔡氏曰知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之理○次崖林氏曰自人生帶來便有此三件了故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一則誠而已矣○虛齋曰一字對三字而言是數目字下九經節亦然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誠之意○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虛齋蔡氏曰夫知仁勇既爲古今所同得之理而乃有能行此達道不能行此達道者何也蓋理之得於己者雖同而其出於心之誠與不誠者則不能同故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則知是實知實於知則無有不能知此達道者矣仁是實仁實於仁則無有不能體此達道者矣勇是實勇實於勇則無有不能強此達道者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次崖林氏曰三者縱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了方達道蓋分之爲知仁勇而合之爲一誠若不誠便不得爲知仁勇矣非三達德之外別有一箇誠○因之吳氏曰知則純乎知而無復有昏昧之雜仁則純乎仁而無復有私意之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懦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此節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來上止言道而未明其爲五達道止言仁而未嘗兼言知仁勇故此處備舉之然觀觀便是仁知天便是知而勇卽貫於仁知之中三達德已自完全了此特指點出名目耳道而謂之曰達道正見人所共由而不可自謙意未復推極而謂之曰達德正見人所共能而不可自謙意未復推極

於誠此又係身之大本大原而通章所甚重者獨在此一
句一是指誠然此處只是言行道須以誠猶未及所以求
至於誠者故求誠之功章末備論之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觀濤王氏曰七

言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

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虛齋蔡氏曰不是勇怎生得到

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虛齋蔡氏曰章句雖或以其分而

主以分言者只看下文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勇則知仁勇之分昭昭矣觀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則分明與此節所以

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

也其理膾合無間止此一說盡矣其曰以其等而言又下

節云通上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乃其

餘意蓋朱子析理之密見中間又有此一義在耳○次崖
林氏曰以其分三知三行之分屬也以其等三知三行之
等級也○了凡袁氏曰困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蓋人性
困底工夫而與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

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
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虛齋蔡氏曰既言達道之行

說者見得人之氣質不同知仁勇在人又有此三等也雖
是有三等之異然到知之成功處則一而已以達德之同

也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

已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

之人為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次崖林

氏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學也困而知之者學猶不知必待

困心衡慮而後知也利者深知篤好而欲必得之者也勉

強而行之者深知篤好以求之而猶未得必待勉強焉採費

力而後行之者也知之成功一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

到知之成功地位却只一般初無少異蓋生知者於道固

此知學知困知者於道亦此知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

之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

行一般○嚴泉徐氏曰知之成功而一者因達道為人所

同得耳生安學利困勉達道之等分不同疑若不相及矣

然達德為人所同得故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向非達德為

人所同何以能此○省菴吳氏曰大都人之氣質雖有清

濁純駁之殊而理無餘欠若非元初帶得
來則困勉者安能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耶
呂氏曰所入之

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
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紫峰陳氏曰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行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濁純駁之殊而理無餘欠若非元初帶得

來則困勉者安能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耶

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

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紫峰陳氏曰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

同也○虛齋蔡氏曰知之行之俱就已知已能者言其曰

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及

字雖統承三或字而言其實語意有所為○因之吳氏曰

上言達道之在知仁勇此則承言以德行道者始異終

同之妙正恐哀公之自阻而以此誘掖

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資稟之足論雖使未及乎達德者好學力行知取亦可以

近之總是資稟不能阻意夫子對哀公須着如此說破此

不是困知勉行外又有此一等只是困勉者之始用功耳

哀公資質庸下不是十分策勵便自阻意故又就他力

量而告以工夫入門如此與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

末處有弗學節俱宜重看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

狗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次崖林氏曰破愚亦未是知方是近乎知知是成

德事豈破愚可言因之吳氏曰此知字原不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中庸中

聞見而入者云聞見博而知近則德性之知安

在耶好學如磨鏡塵垢去而本體之明少露耳力行非仁

然足以忘私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知恥

非勇然足以起懦能行我何為不能是人也人於道則能知

則必自怨自艾鼓懦束而發其憤埋頭理會極力向前知

之必明守之必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與人矣故曰近乎勇

在困勉下一等也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又

重在好字力字知字人之精神常聚於所好聚久則蓄極

而通故可破愚力者竭吾所能勝之謂真實用力私意自

容不得故可以忘私心中真知得善愧自不得不振作故

可以起懦省卷吳氏曰好學以窮理言力行以克己言

知取以發憤言淫陽顧氏曰上文知之一成功一蓋教人

其終而言此指出好學力行知取是原其始而言蓋教人

入德之門也上節只見得不論資稟意此方是困勉實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次崖林氏曰知斯三者不是空知是

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好

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

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

恥近乎勇以居人下為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知恥以

近勇以勇而強道知行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

並至而身無不脩矣人矣所以治人推己以及人也人之理即天下國家之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中庸中

但有衆寡之異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執簡以御煩也兼

知文武之政無不舉矣夫知所以治人又知所以治天下國家

則文而治人則家此國亦此人天下亦此人一知則

俱知一治則俱治天下國家待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

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次崖林氏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天意蓋知斯三者則可入德而脩道而身之脩不越此

知脩身至末此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而脩身之要

見取人立政意方得政在人取人以身而脩身之要

脈總不外存心二句意即張氏曰此節乃上文之起

下身為治九經正身而治其所以治也

虛括在此下九經正身而治其所以治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觀濤王氏曰：體羣臣註有兩說。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其心是朱子正解。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

無忘賓旅者也。虛齋蔡氏曰：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指遊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

了凡袁氏曰：以道而招集之曰來順而不拂曰柔。愛念而保護之曰懷。此列九經之目也。虛齋蔡氏曰：九經三段雖正言曰懷。

以尊賢親親則其大者要不外乎上文所云是雖備舉為政之事而益足以見脩身為政之本也。次崖林氏曰：上言脩身之事既明於然後及於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為言。

節是備論治法所謂文武之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次崖林氏曰：九經下落頭便說脩身皆是為脩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話皆是自脩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脩身下文說治天下國家有於脩身而始。

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虛齋蔡氏曰：尊賢與敬大臣體羣臣不相混是師之友之非臣之也。

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

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

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觀濤王氏曰：此節重九經之目上呂註序意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看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通考巖泉徐氏曰：九經首脩身而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皆有藹然惻怛之意是謂聯屬天下以成一體氣象。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

建其有極是也。觀濤王氏曰：前云脩身以道此云脩身則道立以此為工夫以此為效驗也立字如

立標立的之立了標的。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

於事。虛齋蔡氏曰：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處此是講學事未粘着政事如今九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經分治一般故言不迷

於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聞之故臨事而不眩

也。觀濤王氏曰：多指亂說多言亂聽若聚訟盈庭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聞之最說得好。

卿大夫為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為羣臣矣無體已仕之

羣臣則未仕之士報禮重之說也。無回沈氏曰：報禮報

君之有禮於我也禮字含忠信重祿在內竭力盡忠所以報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

相資故財用足。虛齋蔡氏曰：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未耕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未耕有未耕之財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也財皆有用也必金錢寶貝方喚做財○嶧山鄒氏曰農未相資而財用足者農以粟易器而為無窮之用工食粟而又制器以用無窮之用也此言農者不與工並言蓋本文主工言○因之吳氏曰財非貨財之財凡百工做出器具皆謂之財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財用二字不可分○觀濤王氏曰財用猶言器用也大註通工易事二句似反費解小註云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如織紉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據此看財用足只是器物完備極

明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觀濤王氏曰四方歸之兼賓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徹哉徐氏曰畏字從懷字中來蓋列辟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天下自有不得不畏者○顯甫王氏曰不口列辟畏之而曰天下畏之是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次注林氏曰九經先效而後事者欲欲動哀公耳○彥陵張氏曰此節要看九箇則字是不期速而自速之意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饒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

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敏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斂力

聲朝音潮 錦二反稱去

此言九經之事也 虛齋蔡氏曰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次注林氏曰上既以知仁勇為脩身之要此復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為言上就為學時說此就臨民時說以論語不莊以蒞之來參看既有知及仁守工夫又必莊以蒞之可見知仁勇以脩身又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臨民也○觀濤王氏曰齊明心之敬也盛服容之敬也非禮不動事之敬也主敬所以脩身也敬是純一無思慮之難明是潔白無私欲之汚盛服只是不棄意非華飾也非禮不動猶言動必以禮禮即天理之當然也自一念以至百為皆是動○東鄉艾氏曰齊明二句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脩身時下手入門工夫若看作欽明澄徹動容中禮則身既脩以後事非所以脩身也亦非夫子所以告哀公矣此節段段是有事做時脩身以下皆然○虛齋蔡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此好仁者無以尚之也人主之心不容以兩間此重則彼輕持衡之勢也○貴色人情之所欲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君每近之何耶蓋讒者必佞所謂讒語而諛也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覺也故以與貨色並言之○月林丘氏曰賈德崇尚有德之人也○寬洪魏氏曰尊賢則不惑亦先要除君心之惑方是尊賢○次注崖林氏曰或問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此引孟子語解尊位重祿意也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此引詩經語解同其好惡意也○觀濤王氏曰勸親親者彼為我之親則我亦為彼之親我既親彼彼必親我矣是勸其親親也上親自彼視我而言 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

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麟士領氏曰按孔

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細事也。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

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或問蓋其誠

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仰事俯育。尚欠了忠信

一層。蓋所賴乎上。亦不專就祿說。忠信則奉上而效其忠

重祿。則忘私而後其食矣。○彥陵張氏曰。分卑則勢隔。而

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故必先有忠信之心。推赤

心以置人腹。而又重其祿。使之得以自給。乃所以體恤之

也。○天崖林氏曰。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時使而不

盡其力。薄斂而不盡其財。則人遂壽富安逸之願。尊君親

上之意。油然而生。故百姓勸。○月林丘氏曰。民有餘力而

樂於赴功。民有餘財而樂於輸賦矣。○彥陵張氏曰。時使

謂不以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力。薄斂謂不以額外斂。所

以不盡人之財。正既讀曰餽。餽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彙

是恤之如子處。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月林丘氏曰。於每日

校之。省試則有所懲戒。而不敢惰。稱事則有所激厲。而不

肯惰。○彥陵張氏曰。省試俱是稽考。勤惰食必與事稱。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卷中

人則取旁支繼之。廢國有人無國則復封以舉之。亂對理
言治其亂。使本國之上下相維。危對安言。持其危。使鄰國
之大小相恤。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不勞其力也。宴賜從厚。
納貢從薄。不置其財也。○九經皆作天子之事。看故曰文
武之政。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彭山季氏曰。一對九言。須知一不在九之外。一指誠。誠

即九者之實心。○觀濤王氏曰。一字亦究竟是誠字。所

謂誠者。亦是誠實此九者。如脩身則實心脩之。尊賢親親

等則亦實心尊之親之類也。○月林丘氏曰。行之之字

指九經而言。俱要實心實事也。註一有不誠。又是萬一之

一非一事。苟其餘皆苟之意。○嚴泉徐氏曰。一是誠誠不

在九經外。只條件皆實心實意。做出便是。與上行之者一

對看。彼為天德之實。此為王道之實。總見一誠乃道德九

經之樞紐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路其切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虛齋蔡氏曰。凡事之事。加一

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

口者。為言行之於身者。為行見之於施者。為事。○觀濤王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

卷中

曰章句因道德九經非一事故以之屬二字括之不可泛說豫則誠極其至由是道可也德可全也九經可舉也而事無不立矣立是事立不可作誠立

說章句先立乎誠亦不是應這立字

踏躓也

曰言前定言有物也有實事說出來自是滔滔去無

室礙裝裹來說自然失脚踏手觸前觸後

疾病也

觀濤王是說不去困是推不達疾是心有愧窮是用有限

踏躓也

前定如有外錯如人有蹉跌窮字解做盡字與困不同道滾流出更無窮盡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

蔡氏曰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是指誠而言

如下文然未嘗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以此云

所推是也

嚴泉徐氏曰豫先有立誠工夫則實心素存實理素具德可脩道可行經亦可舉是謂事豫則立

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言措此於天下則為事行此於一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

理則為道故統根凡事二字說下

海門湯氏曰按林次崖云誠非一朝夕之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是以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暗指誠字而以凡事豫則立一豫字進一層作求誠工夫注下擇善固執說也此與大全項氏之說為合謂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

此說自精但細玩朱子意則章句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一句本謂道德九經之屬皆須豫定乎誠豫字即指誠字說非指末誠工夫註下擇善固執說也先立乎誠與誠要立自別但曰先立乎誠則自包得求誠工夫在內了非揭起誠字意轉出誠又要豫一層也

前定四句俱不脫先立乎誠意前定字即上豫字也次崖又云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事行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此說難通不可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然自治民說歸誠身實豫之本旨也明善雖為誠身之豫亦不過為誠身設耳下文擇善固執許多說話不出二者之外乃素定之工夫也

因之吳氏曰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是就一人身上貫串說到明善誠身雖逐句中各有當豫之意然豫之所最重處全在明善誠身乃正所謂前定也

月林丘氏曰推言素定之意是從獲上處歷歷推說到誠身又推到明善這明善誠身正是素定之本意方才說出那凡事豫之工夫來也

袁一李氏曰信即真心感乎處不信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人輩尚感乎不來君臣之際睽隔更甚如何可獲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俱無足錄故友不見信

彥陵張氏曰順親順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為一也

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

敬齋胡氏曰誠字大天理之實

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

承菴姚氏曰善即天命之自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承菴姚氏曰善即性本無不實者纔於善處見得不分明便夾雜混淆不能實體諸身故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敬軒薛氏曰明善是格物致知知性知天之善誠身是誠意正心養性事天脩身之事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明善即是知性

涇陽顧氏曰明善誠身註中說得甚細以人心天命之本然解善字最精謂人心中所具天命本然之善也此

善。原曰：其真無妄，明此善便是知。有誠了，復此善便是誠了。○月林丘氏曰：兩箇行之者，一是要誠，凡事是誠，是定乎誠。此節明善以開其誠之端，誠身以致其誠之實。知行不偏，積累有素，正是前定乎誠也。然不就說明善誠身而必歷歷推去者，此有說在。正要借在下位者之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以此在上位者之達道達德九經耳。在下位者能明善誠身以前定乎誠，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以此觀之，若在上位者能明善誠身以前定乎誠，則達道達德九經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意或問中自明。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也。其意亦既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并詳立誠之事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虛齋蔡氏曰：天之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今但以理之本然為天道，則正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者。善即真實無妄之理也。○觀濤王氏曰：天之道，不是指在天之天言，是指在人天之言。即篇首天命之謂性也。降衷之初，渾然天理安得有妄。○彭山季氏曰：誠者兩字分明，指人賦稟之初，一團實理。言却何以曰天道，以雖着在氣上，尚未雜於氣。渾然本來面目也。一為稟誠之者，拘物蔽則容有不實，故須誠之誠之是人道。當然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因吳氏曰：誠之之字妙。天命無日不流行，能誠之此誠方屬於我。不誠則實者虛之，真者妄之，失其天則無以成其人。

矣。謂之曰人，遵理命。能如此○之字，正指那誠之實學而言。○虛齋蔡氏曰：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言。○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虛齋蔡氏曰：不勉而中，以行言。但中字重，不但尋常之能行而已。不思而得，以知言。但得字重，不但尋常之能知而已。○次崖林氏曰：不勉而中，則亦天之道也。○觀濤王氏曰：從容中道，一反一正說。則亦天之道也。○虛齋蔡氏曰：按之者，惟人中之聖人，則不用誠之而自無不誠。是不固於誠之數內矣。故亦曰誠者，又曰亦天之道也。○觀濤王氏曰：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故註於後誠者云：則亦天之道也。亦字可玩。○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的聖人也。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底者字看。○因之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也。然吳氏曰：不思不勉，要看得好。此處是天人對看，不是把自然勉然對看。曰不思不勉，正見其不假於人。蓋思勉皆人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因之吳氏曰：善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真原。天降底本體來。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次崖林氏曰：善不擇，則人欲或混乎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乎人欲。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是理以為性，故在人之道誠而已。人之生則得誠之所自來也。誠者天之道，而不能不壞於氣稟物欲在人。必當有以明其善而復其初，乃為不失其天而克全其性。故曰誠之者人之道。此二句言理之本誠，而人之當誠也。以人言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是亦天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觀濤王氏曰：上誠者，誠之者也。言天理之本
然與人，事之當然。下誠者，誠之者也。言人理之全
乎誠與，勉然而合乎誠者，言總在上誠之內，推而出之，以
聖人為天道，是就無失其本來者言。故註加一亦字，以別
之。其以擇執為人道，此是正頂誠之者言。故註云：此則所
謂人。○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
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省庵吳氏曰：兩以下字，該困
善誠身四字。把下文許多都該盡了。却又提起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正以明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而在人
者，或有不實之心。故人當去其不實，以歸於實也。此正脩
身之道。○徐氏曰：仁者，心之德，而善即達德之知。誠身，即達德
之仁。勇即在其中矣。○觀濤王氏曰：此節承上文誠身而
一言誠本於天，而人當有以誠之。重在誠之一邊，以起下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之。○人之功。○嚴泉徐氏曰：誠者，天之道也。一誠之原，頭
見人所當誠，不是求之分外。乃是完全那天之誠，所以與我
者，不思不勉，只是全然不會損傷。就其中之誠，處發見出
來，便是從容中道。即是率性，即是舜之由仁義行，擇善固
執者，自上智大賢以下，不免天理錯雜，在人欲中，故要擇
而守之。○固執是存之使永久，不失聖人便純一不巳不待
存之也。○因之吳氏曰：意本在人道，而以天道形誠意本
在擇執之賢，而以聖人形誠總之。不可不意。是就明善誠
身而指其為人道，以深著誠之不可不意。善善善善，四
字。○正所謂明善誠身也。○大抵凡事六節，專重明善誠身，四
字。○誠明二字，為綱。○此節在末，難是論求誠。亦只翻上或
生而知之。○節意兩邊全重。在學則勉，上蓋把生知安
行做箇準則。而吾人之未能生知安行者，當從事於學利
困勉以求至於歸之同也。此篇內生知安行，當從事於學利
知勉行，最是聖人注意處。蓋哀公是困勉人，故特言用知

勉行可至於生知安行。以深著激厲之意，其旨深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虛齋蔡氏曰：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
而意實該到下列下條。下文亦同是學問思辨

也。○學問思辨。○觀濤王氏曰：辨與思不同。思是搜索義，
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陽明王氏曰：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嚴泉
徐氏曰：篤行二字，重在篤字。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所謂固
執也。○徐氏曰：篤行二字，重在篤字。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所謂固
知利行事下。一條是困勉行。○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
學也。○無以廣其知，故學又貴於博。審問者，問之於師問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於友。○詳密而不粗畧也。慎思者，謹格以致其精，不太多而
失之。○不深而失之。○鑿也。明辨者，分辨疑似，剖析幾微，
不使有毫釐之差。而後已也。博學審問，則取於人者，詳慎
知也。行而弗篤，猶弗行也。故必真知而篤力以行之。
○觀濤王氏曰：五之字，俱指理言。即善善善善，四
氏曰：前好學節言入德，此下三節言求誠。工夫效驗，乃自
相通者。蓋入德者，求入於知仁勇而求誠者，求其明善而
仁勇非有二也。

有弗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觀濤王氏曰弗措便帶起百倍來十一百千俱是假如字人一已百固百倍也人十已千亦百倍也兩言之者以道有難易淺深之別耳○虛齋蔡氏曰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所比方但曰一能之十能之便是經用
工夫者矣○紫溪蘇氏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便是非能弗措之意不分志與功說○月林丘氏曰二能字兼知行說○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是死說困勉之事如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紫峰陳氏曰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觀濤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氏曰愚者見天理不真柔者執天理不定明則人欲搖惑他不得強則人欲推倒他不得便是與聖賢同歸地位○
理齋諸氏曰果字有力承上人一已百二句來是果敢用力實能百倍之功者也○困之吳氏曰果能二字要看得能字重虛有此志叫不得能○月林丘氏曰二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

不仁甚矣洞初張氏曰此節單承困勉者來說哀公正諉之愚柔夫子言此以作其進也○嚴泉徐氏曰

必明必強正固達德為人所同得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也○虛齋蔡氏曰自文武之政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須正已以正人也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備言正人之事而實正已為之本也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則又詳言正已之事也蓋哀公問政意止在正人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人者○次崖林氏曰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為一節是說脩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身事總是人存政舉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脩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道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其詳觀其一意反覆動數千言而不為重複前後照應脈絡貫通中間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雖堯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世主皆皆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紫峰陳氏曰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章內備言人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手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知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蓋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

其一則該其二也。修身惟在乎仁。仁之而知則所以行。不。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觀濤王氏曰：此章人存政舉是一章大旨。人道敏政。即是申人存政舉之意。以下當分三大段。故為政在人。七節為一段。言脩身屬人。存而未云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已帶到政上。凡為天下國家。四節為一段。言九經屬政舉。而未云所以行之者。仍歸於誠。因以求誠之。功乃為一節。又自上文兩一字。總李氏曰：通章雖分四段。總歸一誠。合脩身而政舉也。○求一言之也。○彥陵張氏曰：其人存一句。是通章綱領。人雖兼君臣其實只在君身上。故章內脩身之事。獨詳而所以脩身則曰仁。所以盡仁則曰義。曰禮。體之為五。達道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於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曰明善以誠身。其功不過曰學問思辨篤行。總是一箇其人存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至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

十二章之意。○虛齋蔡氏曰：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

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施設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一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此章則曰也費隱兼小大何

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

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困之吳氏曰：通章大旨。言脩身

德九經。又本於誠。故當豫定乎誠。而擇執交致。以要於愚必明。柔必強者。為所以求至於誠也。誠字鬼神章方一見。至章內始詳言之。○承卷姚氏曰：哀公問政一章。凡數百言。總歸到一箇誠字。自後論誠明。以極於參贊經綸。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寡人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

文

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二字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中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明則誠矣

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

明謂之性者便是天道自明誠謂之教

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

明謂之性者便是天道自明誠謂之教

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

明謂之性者便是天道自明誠謂之教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王氏曰首章以天命脩道解性教字故曰之謂此章以性

教字作此兩樣人的名目故曰謂之○空宰董氏曰由誠

而明者其本體虛明原無障礙如明鏡自照由明而誠者

撤去障蔽方露本體如昏鏡復明均之此誠均之此明謂

之性者猶云得於所性謂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

誠矣觀濤王氏曰誠則無偏妄之蔽故自無不明明則知如

何為誠而求之如何為不誠而去之故可以至於誠

上則字無漸次下則字有漸次○彥陵張氏曰此章正

發明天人合一之旨誠明二字俱就現成說誠明明誠云

者特據其成功處明其從人之途有性教之別非就己至

誠明處復剖其有安勉之分也○了凡袁氏曰只重一誠

明亦性也明至於誠誠亦教也○通考東鄉艾氏曰自

字不是自誠而有明註言由也乃是由誠明者言之則謂

之性自字正是

叫應下謂字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及覆推明此章

之意○涇陽顧氏曰此中庸第三節之始上既言以知仁

人却有安勉之分合下

十二章多是推明此意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

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

不實故無人欲之私○敬軒薛氏曰至誠能

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虛齋蔡氏曰惟

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性人

性物性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可盡其性又去盡人物

之性也○次崖林氏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言獨這樣

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觀濤王氏

日無一毫偽妄以蔽之便察無不盡人物之性亦我之性

而處之無不當也。虛齋蔡氏曰：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是也。總是一時事，非盡其性，然後去盡人物之性也。是至誠便一時，都了若論所施次第，則已與人

物所施自有先後。觀濤王氏曰：盡人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是盡了他性，不是使他亦如

我之盡性也。以堯為君而有象，以舜為君而有四凶，安能使我亦如我之盡性。盡人物之性，兼得養與教二意。蓋

教民固是使復其性，而養民亦所以使復性之地也。與在親民兼教與養看者，正同。盡物之性，難看且如虎狼搏

噬，聖人若盡其性，可任其搏噬乎。曰：搏噬非真性，乃生於形氣耳。聖人不能已其搏噬，但有猛獸之便，是知明處當

了。况聖人在上，神而化之，又有猛獸之便，是知明處當者。猶園焦氏曰：至誠能盡性，是性中之理，性中之事，全

體完備，無一毫虧損也。盡人性，盡物性，皆是盡性。中之事，人當便是吾性由之盡處。○月林丘氏曰：太過者使之俯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三

就不及者使之跋而及，盡人性也。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盡物性也。○去疑沈氏曰：不說知明處，當只說空說一贊猶助也。次崖林氏曰：天地能時都盡，便是見性非盡性。贊猶助也。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盡性，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則能補天地之不及矣。故曰贊天地之化育。○念菴羅氏曰：天地有化焉，人物之性，所以自始而歸於終。天地有育焉，人物之性，所以自終而返為始也。誠者，物之終始。此天地之化育也。聖人以一贊天地之化育也。誠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觀王氏曰：性者，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盡人盡物，參天贊地，只完得一箇能盡其性。○參字有不可相無意。贊化育，以用言，參天地以體言。○因之吳氏曰：既可以贊化育，則是天也。少我不得地也。少我不得與天地真可並立而為三了。○淮海孫氏曰：與天地參，人都說與天地為一，不知參字分明，是不可相無意。天地施地生天地，有天地事施

生所不及者，聖人贊之。聖人有聖人事，並立為三。少一箇不得。○雙江聶氏曰：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至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人物不能自盡其性，便是化工不及處。亦是已之性有未盡也。故至誠盡人物之性，以自盡其性，蓋所以贊化育之不及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矣。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陽明王氏曰：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盡物。參贊天地，必至盡人盡物。參贊天地，方是見能盡其性。即至於盡人盡物，正與下致曲對蓋致曲者，由此及彼，未能一時俱到。盡性則巨細精粗渾然大備。纖悉完具而無餘欠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月林丘氏曰：其說來致推致也，曲一偏也。○觀濤王氏曰：一偏猶云形者積

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虛齋蔡氏曰：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動者，誠能動物。○虛齋蔡

有光輝，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動者，誠能動物。○虛齋蔡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變者，物從而變

則變。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月林丘氏曰：動只是感發與起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月林丘氏曰：動只是感發與起

則不識不知相忘於道化之中矣。○觀濤王氏曰：形者明以誠之驗於身者言動變化以誠之及於人者言。○省菴吳氏曰：形者由中發外著者由微至顯明則粹然盡然極盛矣。動者以我動彼變者以彼從我化則不識不知莫測所以。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虛齋蔡氏曰：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笑崖林氏曰：偏只是一善耳。悉推致者不止一善因一善悉及於衆善也。推衆善以至其極則衆善悉有而能貫通乎全體矣。故曰曲能有誠。○致曲工夫要不外擇善固執不擇乎善則一理欲混淆固無以知其為曲而致之擇善而不固執則雖知其為曲終為私欲所奪而不能致之也。○紫峰陳氏曰：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過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此所謂致即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悉者學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觀濤王氏曰：看悉字各字可見致曲有許多工夫。如由所不忍達之於所忍由所不為達之於所為之類。不是拘物蔽性有不盡故善端發見於此而或滯礙於彼便是得其一曲未會其大全故謂之曲致正以求盡此性。○因之吳氏曰：其次二句言只有至誠不須用力若非至誠便須用力便須著實致曲口氣全是責成底意思。○涇陽顧氏曰：偶從偏處發露謂之曲蓋非全體自然直達者也。當其一端發見時不特四端未竟其全即一端亦未滿其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五

豈不是曲。惟當下擴充一端方得完滿。條件擴充四端方得圓成。註中悉字是一一推致各字是各各造極。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因之吳氏曰：曲亦是率性中發露出來。底不要把曲看小了一滴水具足大海之水。一星之火具足燎原之火。一而形著動變之端之誠具足全體之誠。故曰曲能有誠。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敬齋胡氏曰：致曲是事事要推行到極處。既變自不積而至於能化。○二泉邵氏曰：此章工夫俱在致曲。形著動變處積也。○紫峰陳氏曰：形著明動變化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容已者。○參陵張氏曰：形著明動變化。微言能誠之妙用。不容已者。○參陵張氏曰：形著明動變化。微有節次而無工夫。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蔡氏曰：曲能有誠只是誠未見是至誠。由形著動變積而至於能化則至誠之妙矣。○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為至誠之妙。謂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異於聖人。也。本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是於能化上見其至誠之妙也。○觀濤王氏曰：通章重致曲二字誠則形以下皆致曲所馴致者。雖有漸次然非致之外別有用功力處。但馴致之而已。○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重至誠能化。只重思誠者亦同歸於至誠也。○笑崖林氏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此成功一也之意。○涇陽顧氏曰：此節形著明是盡已性事。動變化是盡人性事。至於化則其於一天下至誠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六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虛齋蔡氏曰禎祥者鳳鳴麟出之類妖孽者山崩川竭之類

著所以策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次崖林氏曰

承上文言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觀濤王氏曰禍福將至者包似起下實承上也妖孽也著龜之凶四體之失也皆禍之將至者也禎祥也著龜之吉四體之得也皆福之將至者也理之先見四字儘好蓋禎祥妖孽著龜四體此

皆造化之迹神之所為也即此觀之可見天地之間分明是未有事先有此理但人不能知耳然惟誠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七

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虛齋蔡氏曰偽對

偽不謂於心足矣乃兼目言者蓋人之常情誠私即偽也謂私

其幾焉虛齋蔡氏曰不可以至誠為德無不實前知為明

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

胸中全無一物芥蒂全無一事係累空空乎如大抵聖人

故禍福之所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

也觀濤王氏曰首二句言至誠前知下原其所以前知

者不外於一理也乾銘夏氏曰胸中不着一事神謂鬼

故可以燭事幾胸中不涉一物故可以照萬理神謂鬼

神虛齋蔡氏曰鬼神如何見其能知來蓋將與之禎祥將

也則知來孰存如鬼神者惟致誠則如鬼神之知來也

至三句言惟至誠能燭此幾知來直與鬼神一般所以見

至誠前知之妙微菴許氏曰至誠如神與前鬼神之為

德相應可見人心至神只為私欲所蔽故與天地鬼神不

能相通到得至誠地位徹上徹下彰往察來其幾俱在我

矣省菴吳氏曰禎祥妖孽四體著龜乃鬼神體物之妙

今至誠前知則是鬼神能司休咎之柄至誠能燭休咎之

幾故曰如神項山丘氏曰凡幾皆鬼神所為也聖人不

聽於幾而能為幾直與鬼神同功故曰如神如非與鬼神

相比擬也言至誠之心越發有神明如神如非與鬼神

化用而為聖心用矣滄陽顧氏曰禍福之幾必有其所

以然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箇禎祥妖孽至誠於所

以處知之故曰如神也問所以處是何物曰只是一箇

理這一箇理徹顯徹微徹近徹遠徹常徹變徹始徹終不

可以象言洪纖高下莫能違也不可以數言往古來今莫

能違也試看孔子序書特存秦誓分明知秦之當廢而

有天下孟子答梁襄王以定於一分明知封建之當廢而

郡縣這等處總是參得一箇理透問自昔國家興亡當

其未不然無不經人窺破只其本人並不自知及看他人又原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八

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蓋言人則至誠非聖人

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着便是至誠既是

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

不以當局者身在前中之理恒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

看得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前中之理恒言云

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此所

以可前知者也但眾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

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為

與不可為到處有一副真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

也三山原氏曰孔子在陳聞魯火曰其桓僖乎已而二

廟火蓋以親盡廟不毀知其有天譴云他日將近行且無
雲既日出而命持雨具已而果雨門人問何以知之曰昨
某月宿畢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商瞿四十無子孔子
為瞿筮卦遇大畜曰當有五丈夫而一短命後果然且辨
洋實而知楚之將伯辨商羊而知齊之將水又皆以童謠
聖人豈懸空神其前知哉所證者禮也詩也易也所察者
邇言也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刪書錄
秦晉於終篇明乎繼周者秦也孔子刪詩秦風首云有車
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予人之命夫國君高拱深宮而
特使寺人傳命是假奄宦以權也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
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
秦風則繼周之始未俱知之矣○通考陽明王氏曰聖人
不貴前知禍福之來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
而通耳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利避害的意
一節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者自成兼人物言天地鬼神亦在其中道自道專以人言
誠則物物都有道則非人不能體而行也○觀濤王氏曰
兩自字俱是自已不可以上作自然下作自已○紫峰陳
氏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而天理之實與人心之實皆所謂
誠也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也天地也與凡天地中
所有之萬物也人與夫所以成之也皆所謂物也言
誠為物之所以自成則見實理無物而不存而人之心當
無往而不實也實理根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云為之間

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自行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
○因之吳氏曰自道自道本文用一而非字接下文脈其緊
乎只把自成看得重自道意便自了然○彥陵張氏曰誠
字是上道字非與誠字對玩本一文一而字誠以心言本也
即緊承上文以見分內工夫不可他談

道以理言也

虛齋蔡氏曰此章大意思正意思全在誠
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道是此一句上正文章句云蓋人之
誠意重而道意輕也○不日體而曰本者蓋言體用則是
內外動靜相敵對而不見誠之重處此言誠之者之事全
重在誠字上道字與敵不過故第二條只言誠不言道而
下文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則成已只
是誠成物亦只是誠道字皆不說及而自該得道在此見
誠之為本而道乃其用必能實其心而後能行其道也不
然心不在矣復何能為本也用也不可平看如下文成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在也成物知也則體用平舉矣○誠以心言本也此本子
思立言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兼物意則專指人言何以
見其詞之兼物觀下文誠者物之終始可見也何以見其
意則專指人言蓋此章本承二十章誠之者人之道也而
言故下條本文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朱子於
此先順按其文訓之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
所當自行也然後為發其指意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
言用也詞意兩無間然矣○道以理言此理字又與下文
皆實理之所為理字不同總一理也實理之理天命之性
也道以理言之理事物之理率性之道也○次崖林氏曰
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人物言則曰實理
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
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
理言用也○有是實理則自然成是物如所謂有是實理
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是也○有是實心則自然成
是事如所謂至誠事父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是

也。此理與於心。則曰誠本於心。而見諸事物。之間則曰道誠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次崖林氏曰此實理兼實理實

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

理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以管攝乎事理者天地鬼神

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

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虛齋蔡氏曰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虛齋蔡氏曰

之為貴雖專以人言然其實不誠無物一句正緊帶着誠

者物之終始一句而足之詞然後以是故引下去此正

與首章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文勢一般安可以可離非道一句截連下句為義

耶且誠者物之終始詞雖兼物意實主人但物之終始猶

槩說得至不誠無物則非人其誰不之故以不誠無物為

專以人言因之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

成也以實理言而兼實心在其中如有生之物必得是實

理而後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所為之事必有是實心

而後成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是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

為也蓋事亦只是物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故註曰天

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不誠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

為貴。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次崖林氏曰誠之之 意。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功問政一章盡之矣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虛齋蔡氏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 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在是道 即隨之矣。月林丘氏曰誠者物之終始要起箇不誠無 物不誠無物又要起箇誠之為貴此節全是責望君子自 成意不可只 把做申言看。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次崖林氏曰

成己則能成

物理之自然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

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了凡袁

氏曰成己成物是一時事性本一源理無彼此即自盡其

性之時而羣生品彙皆於吾性中各正其命矣。青螺郭

氏曰誠原不獨自成物物皆具足君子纔一成己而道亦

便能曲成萬物即所謂至誠能盡物之性也是也。

行於彼矣。虛齋蔡氏曰此以上論成己事此一條論成己

則自能成物道理成己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

人物之性也。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申甫鄭氏曰成物之知

見己之即物而成物之理即在 成己之中望望徹徹非知而何。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

外之殊。虛齋蔡氏曰合外內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

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外內之

道也蓋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則皆性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德而初無
內外也
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

也。虛齋蔡氏曰時措之宜蓋仁智之德具於已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也仁智是德成已成物是事

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已便有以

成物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智非吾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已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

此解。因之吳氏曰成已仁也四句仁知不平等要見仁含乎知而知本不出乎仁意時措之宜專就成物一邊說

成已之仁特連帶下。性體原無時不流行性原與時合不誠之人任了自家意見自家才術便與性體有違便與

時有違縱幹得來不勝乖張烏得為宜至誠到自成出地

運用於我而不知自然恰好。前章至誠之盡性盡已盡人合而為一。至誠之事也。此章由自成自道而說及成物

正見天人一致性教同歸。朱子曰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非自成已二句只將此意體會便得。須知成

物不在成已外只完得成已分量言成物正以見其為成已正以見其為自成也。月林丘氏曰此條成物也截上

是能誠之妙下是原其所以然也。麟士顧氏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住成已仁也以下

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青螺郭氏曰成已成物非二事仁知

非二理。總皆天命之性人物得之以有生者原無已與物之別內與外之分。只一箇自成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說

時措之宜。親濤王氏曰克去已私全盡天理仁也。因物成就各得其當知也。大全云仁知之德皆性之德皆具於

已性分之內此句最好。已字內具有深意。蓋成已者以成已也。成物者亦以成物也。仁知皆是已底性故此處下

簡已字正與註既得於已相應。首節言誠切於人。次節申言以見當誠之故。末節推言以見能誠之妙。紫峰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氏曰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已也誠者非自成已一節言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次崖林氏曰誠之未至者未免有虛復虛假既無虛假則自無間斷矣。觀濤王氏曰此誠有

未至者有時誠有時不誠就其不誠之時是誠至此息了至誠則無時不誠是即無時或息。因之吳氏曰人心萬

起萬滅之私即一刻之間不勝斷續至誠無有起滅繩綿綿綿即千古一息也。故無息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來即

應應過即化原是不息。若泉徐氏曰故字承上章君子造至誠之地而妙時措之宜上來只輕看。去疑沈氏曰

至誠無息直趕到微字方住蓋從成已即以成物看來是故至誠乃無息

而久則微者也

不息則久久則微

久常於中也。虛齋蔡氏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只管

是久者不微驗於外也。彭陵張氏曰驗字極好蓋久處息之積也。微驗於外也。有所驗也。見誠非空滿已也。

虛齋蔡氏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誠內邊久則微方說出來由中發外也常於中則驗於外矣。觀濤王氏曰

久是誠常於中微是誠驗於外俱根誠字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紫峰陳氏曰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也。然非有功力次第而其相因處自有條理。存諸

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於中者既久則

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次崖林氏曰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却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觀濤王氏曰徵則悠遠此一則字不必泥蓋悠遠博厚高明皆是以其徵於外者言之不可說惟其徵故悠遠也據註悠遠承久字來惟以久而徵故所徵者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十五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虛齋蔡氏曰必悠遠然後

無遠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深厚可知。○次崖林氏曰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商周積德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章句以積字釋之殆無以易矣。○廣博是橫說是德澤所及之遠深厚是直

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虛齋蔡氏曰既博厚了則自有一段高聳軒發光輝宣著處博厚是徵於外者之積實處既積實了自然峻極於天光被四表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致此。○次崖林氏曰至誠德澤所及之遠入人之深如

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此非積之博厚何以致此。○次崖林氏曰至誠德澤所及之遠入人之深如

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崇闳處自有一段光明俊偉處呂氏曰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觀濤王氏曰悠遠博厚高明且就至誠功業氣象圖說未說到及人上。○彥陵張氏曰悠與遠總是無窮意博厚就停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言故曰發。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虛齋蔡氏曰既曰悠久即

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此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東鄉艾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於悠久耳成物即常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其

常載。故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虛齋蔡氏曰如曰厚德載物被四表此高明所以覆物也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博厚高明之有終使天下之民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之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成物為何如。○次崖林氏曰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所仰賴有所懷庇是其覆物處也成物亦只是就覆載物上要其終言。○至誠之功業自微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徹茲徐氏曰至誠博厚不可見於物之容受而生養者見之高明不可見於物之害被仰賴者見之悠久不可見於物之涵濡於其中相安相樂而各得其所者見之原非兩截事。○觀濤王氏曰此節只就至誠說莫露天地字下節承此節而斷其配天地也。

於其中相安相樂而各得其所者見之原非兩截事。○觀濤王氏曰此節只就至誠說莫露天地字下節承此節而斷其配天地也。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虛齋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一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

以天地之道言。末方合言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邵子已言之矣。○月林丘氏曰：博厚高明悠久，還主聖人說。下文博也厚也節，方著天地分上說。○困之吳氏曰：此體字是用中之體，非本體之體。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為體耳。如下文博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夫天節應上同用，然博也厚也等，專指性情言，亦是用中之體也。○二泉邵氏曰：上二條墨說，如云博厚聖人之所以載物也，然載莫如地。今日博厚載物，則聖人之博厚配乎地矣。高明悠久，倣此。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十七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虛齋蔡氏曰：此節意正如

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配地配天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地配天之所以然也。庶物露生之類，地道之章也不待見風霆流行之類。天道之變也不待動至於無為而成，則要其終而言耳。如此者只用帶配地一段，不必兼管上文蓋配地配天非所以載物覆物者而何。○翻壽王氏曰：章變成不是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章者廣博深厚功業之燦然可見也。如地道山川草木之類亦燦然可見也。燦然高大大光明功業之煥然日新也。如天道四時日月之類亦煥然日新也。成是章變成於成功業就緒處與成物成字不同。○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為是安排造作不見不動無為總是自然意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彥陵張氏曰：地有迹故屬章天無形故屬變成即久道化成之成不

在物上說。○儼菽徐氏曰：聖人功業配天地者自至誠性中自然流出來底不假聲色而自然者見不費氣力而自然變革不用作為而自然有成。即夫焉有所倚之意。○釋山鄒氏曰：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其目不見不動無為者總之是一箇情順萬事而無情耳。順萬事而無情乃是誠之所運用也。若一參以情識則非至誠者即有息矣。又焉能徵之如此。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次崖林氏曰：上言同於天地。此又即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矣。故章句曰：此以下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十六

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次崖林氏曰：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若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二箇物來便雜了。故曰一則純二則雜若純是一箇事物更無第二箇物來夾雜這便是誠。若更有第二箇來夾雜便不誠實了。故曰不二所以誠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小而寒暑晝夜大而元會運世不過只是一箇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箇道理來雜他。這便是天道之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深闊闊往來不過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箇物來雜他。這便是地道之不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月林丘氏曰：一言謂一箇字也。為物不貳便是誠之所在。生物不測便是誠之所為。正見是一言而盡處。蓋生物之不測只本於為物之不貳。則一誠之外無他道信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誠故不息。東鄉艾氏曰：不貳當照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誠故不息。純字純則自然無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觀清王氏曰。不測其所以然。看來即是自然。意蓋自然而生。便莫知其何為而生。正與不見不動無為相應。○涇陽顧氏曰。不測非就生物之多言。蓋物從不貳出。云何可測其所以然。就源頭上說也。○因之吳氏曰。其為物二句。一氣說。下言惟為物不二。所以生物如此之多。這裏端倪。孰能測識之。不測仍在不貳上發。根要認得明白。○月林丘氏曰。不測。下暗合博也。厚也。一節意在內。生物不測。見今天一條。○紫峰陳氏曰。天地之道。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為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貳。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為陰。或陰變而為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然究其所以誠而已矣。○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齊蔡氏曰。為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天地所生之物也。○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相對。始得上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言為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微則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載物覆物成物。此則云萬物覆焉。萬物載焉。及山水二段。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也。天地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紫峰陳氏曰。博厚

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

也。○虛齋蔡氏曰。此數句。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誠而誠。則何以臻此。○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為各極其盛。地則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之道極其盛矣。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次崖林氏曰。為物不貳。盛者如此。而有不測。如何便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故繫承博也。厚也。一節說下。節是生物不測。此節乃發明不貳之所以不測。○紫峰陳氏曰。惟其博厚高明也。則冲漠無朕之中。而至著之象。已具。惟其悠久無疆也。則運摩盪之際。而至微之理。自形。則其生物之多。當何如耶。○涇陽顧氏曰。上節道字。就氣化流行中。主字。說此節道字。指氣化流行各極。其盛處說。上節敦化。一此節川流總是一誠而渾。論言之。又分晰言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載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彭山季氏曰。日月內意。河海華嶽之載。亦是廣厚內意。而萬物覆焉。載焉。方是說生物。○藤士誠氏曰。於一處觀之。則或見日而不

見月或見此星而不見餘星及其無窮則日也在上面月也在上面以至三垣二十八宿天官所載一切諸星俱在
上面故日月星辰只是足及其無窮句非便言生物也
萬物覆焉句方是言生物載華嶽而不重是明其厚振河
海而不洩是明其廣亦是足及其廣厚句萬物載焉方是
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等却俱是生物又與此二項一
例若一處之天則於物必有及覆不及覆矣日月星辰
繫焉則是渾圖一天故萬物皆覆焉地若不廣不厚則於
物必有能載不能載矣至於華嶽可載河海可振則是極
其廣厚而無物不可載不可振故萬物皆載也語意只如
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
生之物山水最多山水之生物即天地
之生物也以天地為主不作四平看
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觀王曰此正言其
生物不測也亦俱根誠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
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

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

也敬軒薛氏曰純則誠雜則偽天地聖人之道誠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鐵之雜金有一分銅鐵之雜則不精

德有一毫人偽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之雜則不純矣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幸者言也不顯要說之德之純
內去不要說顯於外上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
用處是乃天道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
聖人之本體也程子曰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人
欲夾雜也以天該地以文王証羣聖人也○純乎天理不
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天固純則無二無雜不
不已文亦不已也

已則無間斷先後
說惟其本原之合一所以有功用之相配也末句結通章
兼應首句○虛齋蔡氏曰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自無為
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乎天地者出於自然
天地之道三節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聖人至

誠無息之功用未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也
至誠是主○因之吳氏曰末節是承上文而明天道所謂
誠者天之德也言天之為天只於穆不已盡之文德之純
則亦不已人而天矣至誠無息豈非上達於天者乎而其

為天道信矣或曰如此則與配天配地何所分別是不然
蓋配天配地是指功用發外處相為配合此則束歸天道
本旨正前章註中所謂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
妄不待思勉則亦天之道也意思作天道看無疑矣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虛齋蔡氏曰大字包眾小而言○此道
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

故以屬諸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爾若以為聖人所盡則下文待其人苟不至德都說不去了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觀濤王氏曰下文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不就聖人身上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自漢徐氏曰峻極二字不相連此言道之極於

至大而無外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

道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一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雹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精粕煨燼無非教也此程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所謂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於此可見矣○觀濤王氏曰萬物發生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而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故謂道發育萬物天之為天不過陰陽五行之氣而有是氣必有是理故謂道峻極於天發育是橫說峻極是豎說○周之吳氏曰發育二句申看峻極就在發育上見非截然兩事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實發育于萬物道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皆物也則皆道之屬綸布濩也峻極於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觀濤王氏曰有餘對不足言若纖悉

餘此大哉亦就完密周悉處見其大○玄扈徐氏曰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空殼子故言優優大哉正見道無

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優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蔡氏

禮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中之一物而其

理之精微可勝言哉○彥陵張氏曰禮儀儀字輕猶曰禮制也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以經禮言威儀即禮儀中之曲折如升降揖遜進退俯仰之類以曲禮言此言道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虛齋蔡氏曰洋洋節以外而規模

目來說○天崖林氏曰語道之小亦以大哉冠之可見小有所謂道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理而二之也○

東鄉艾氏曰此二節只是形容聖道之大洋洋即費隱章之大莫載也優優即費隱章之小莫破也

費隱章之小莫破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濤濤焦氏曰道脈萬古不息非謂待其人然

儀威儀可行發育峻極如何行得曰位天地育萬物便是能行發育峻極之道○觀濤王氏曰其人似應上聖人說

然亦不限定是生來聖人大率希聖而漸造焉者即其人也○若泉徐氏曰結上亦以起下其人承上聖人還宜照

下君子○濤濤蔡氏曰要雙關者道之大道之小處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蓋德性弘大然後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道必學問

精到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彥陵張氏曰此與上節文勢似一反一正至

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虛齋蔡氏曰：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

者不知其實，皆在學者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同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疑道。

○觀濤王氏曰：疑在行前一步。疑聚也成也。疑而不散言體備也，成而不散言堅固也。○因之吳氏曰：非脩德而極其至，使此德之分量毫無虧欠，毫無疎漏，這發育峻極底大規模，何由包括得這三千三百精微底，何由貫徹他故。

日至道不凝焉。此節是起下文。非中上節。○若泉徐氏曰：吾性中萬物皆備，只為私欲夾雜，心體不純，所以斯道散漫而不相屬。在天者屬於天，而我無與焉；在人者散見於人，而我亦無與焉。必有此至德，則斯道一以貫之天道之

大者在，我人道之大者亦在。我總會聚一處，原不失萬物皆備之體。夫子約之以禮約約束也，正是把道理總會到心上來，便是凝道。○稽山錢氏曰：疑是凝翕之意，乃學問大基。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吾人精神易於發洩，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以凝也。此正經綸之本，化育之機，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以此。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五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溼野呂氏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恭敬之不敢忽也。奉，奉服膺，惟恐失墜。

慎不睹，恐懼不聞，兢兢乎不敢失之也。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虛齋蔡氏曰：即所謂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此之謂德性也。

道由也。虛齋蔡氏曰：謂循其則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循其進為之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方也，循即由也。

虛齋蔡氏曰：此學字與道問學之學不同。問學是致知，溫故是存心，曰謂故學之復時習之者，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問，是亦所謂習其事者。若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

次崖林氏曰：人之德性本無不具，是道之大皆統在此，能存得德性，雖其間小者一時未能理會，而根源體統已先得之，隨感而見，當自有不可禦者，不能存得德性，則雖小處逐件理會，要其歸都與已不相屬，我自我道自道。

此疑道君子所以尊德性為急也。道問學，虛齋蔡氏為先，故曰問學問學者，格致誠正之事。所以致知而盡乎

道體之細也。次崖林氏曰：尊德性道之體統固在我矣，若其間小者不逐件理會，終為鶴突，沒分曉，譬之無星之秤，無寸之尺，非但事物之理有所未明，踐履之間未免墮於過不及之差，德性之尊非復天賦之本然終

無以造道而成德，而道之大者亦不得為能盡之。此德性既尊而問學所以又不可缺也。尊德性是持其大綱，道問學是理其細目，總是一串事。○虛齋蔡氏曰：存心是規模，要大致知，是工夫要縝密，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問學只是知不用行也。○敬軒薛氏曰：涵養本原，二者脩德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五

道之大端也。觀濤王氏曰：此節俱脩德工夫而疑道在其中。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是尊德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二者脩德疑

次崖林氏曰：吾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為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去其私意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

廣大之極者，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有外之心，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次崖林氏曰：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高明如之，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污了，不為私

欲所累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朱子曰：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累，是高明也。虛齋蔡氏曰：人之心體，有所謂洞然八荒者，在我闔者是德性。本自廣大，以私意蔽之，而廣大者轉狹小矣。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乃所以致其廣大也。人之心體，本有所謂清明在躬，超然塵污之表者，是德性本自高明，以私欲累之，而高明者轉卑暗矣。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乃所以極其高明也。○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為廣大之蔽者，是私欲既濁，則累其高明矣。如石之沉於水，亦之累者是私欲。欲既濁，則累其高明矣。如石之沉於水，亦終究於污下矣。○觀濤王氏曰：致之者，非有加於廣大之初，惟悉去其蔽之者，使照舊廣大而已。極之者，非有加於高明之初，惟悉去其累之者，使照舊高明而已。○東鄉艾氏曰：人心本公，但因私意從中障隔，故藩籬窄狹。此註以私意貼廣大也。人心本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為其所累，卑污昏濁。此註以私欲貼高明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所已知。虛齋蔡氏曰：故是人之良心，知是德性原有的。故曰：溫故使其知益深，若優游而涵泳，日就而月將，則溫故之功也。○月林丘氏曰：溫故是涵養，保守使聰明常開，發不至昏。敦篤乎其所已能。虛齋蔡氏曰：厚是德性之味，斷喪也。敦篤乎其所已能，已能敦厚是敦其所已厚者。故朱子謂厚是資質，朴厚朴實，教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所已知，良知也。所已能，良能也。要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此，皆存心之屬也。○東鄉艾氏曰：雲峰謂存心學問上工夫。此皆存心之屬也。不大大段用力，然曰致日極。又溫訓時習，敦訓加厚。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微齋胡亦不專是虛靜工夫。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微齋胡之才氣大者，多疎畧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聖賢之學。○次崖林氏曰：心胸廣大者，多忽畧細故，不盡精微，則有空疎無物之患。故道理之講，在萬事萬物者，如三百三千之類，皆當隨在剖析，不使有毫厘之差。

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次崖林氏曰：意思高明者，多過無實之患。故處事必由乎中庸，而無實不道中庸，則有高虛皆事也。必擇乎中庸而守之，要不出乎三千三百之外。○虛齋蔡氏曰：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盡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禮義則日知其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禮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次崖林氏曰：溫故而不知新，則不能盡性而知天。而所知有限，無以造道而成德矣。故溫故又須知新。○月林丘氏曰：知新與論語不同，此新又是故之外者。○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次崖林氏曰：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踐履疎畧，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行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故敦厚又須崇禮。○崇禮坐如尸，立如齊，是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大傳曰：禮卑，此日崇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日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合零碎上積起，則日崇。故曰：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則崇也。○虛齋蔡氏曰：涵泳乎其所已知，以理言也。故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亦以理言。敦篤乎其所已能，以事言也。故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亦以事言。此皆致知之屬也。○虛齋蔡氏曰：道中庸是處事，崇禮是謹節文。分庸為先禮之節文，至祭密要一依他行，必先窮究得盡。是其所重總在知上，故就其所重言之，總歸之致知耳。但日處事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便是示人以有力行在矣。○史氏第三節說：要把道問學兼知行而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章句亦是此意。觀其日析理日處事，理義日知，節文日謹，俱明白可據。○紫峰陳氏曰：致知內事，知行二意存心是涵養本原，亦兼知行二意。如致廣大溫故，是主事理言，有知見意，故與盡精微知新反對。極高明敦厚，是主事理言，有行為意，故與道中庸崇禮反對。○因之吳氏曰：尊德性，及致廣大極高明。

溫故教學以涵養須用敬意舉想之便是若說得太重便涉道問學上去了道問學及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須要說得重有推勘細密一步不肯放過意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

不可以不致知 虛齋蔡氏曰不尊德性則中心無物而失本然之權度無以窮至事物之理故曰非

存心無以致知不道問學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性哉故曰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觀壽王

氏曰德性問學一而二而一德性即問學源頭問學即德性散殊尊之道之工夫雖曰兩用而不屬兩岐雖曰一

貫而不容偏重不尊德性固無本領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則又虛無寂滅矣故用一而字轉意故此五

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蔡氏曰四句都是相反而相應者致廣大者未必盡精微他却又盡精微極高明者多至於虛遠而欠平實仔細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却又道中庸涵泳乎其所已知者或只守其所已知他却又不以是自安而日知其所未知天資純一朴厚者或不謹於禮節而一循其性地之自然而無檢勸他却又於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蓋道體一大一小得其大者或遺其小得其小者又或不及其大故如此立言以見必兩致其功方為周至次崖林氏曰道一而已而分大小何也大者小之積小者大之分不極其大則失其所受之正而小者亦無自而得不盡其小則無以盡事物之理而大者疎畧而無倫極其大所以舉小者之綱盡其小所以理大者之目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則細大不遺而道在我矣因

之吳氏曰尊德性尊其所得於天之正理然所得於天之正理巨細精粗靡所不備必道問學乃悉備無遺而向所不得於天之正理果有以保持而不失也優優自與洋洋對不過即洋洋裏面條件耳道問學自與尊德性對不過即尊德性裏面實際處耳斯道大槩體統合下生成便已具於德性之中至三千三百纖悉煩細非學問精研不足

以會其詳也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雖貼道之大問學雖貼道之細亦須要貫下來言尊吾德性大要本原處已自培植得好却問學探討之功亦自不可少蓋以尊德性為主而問學則輔之即道問學亦以完其尊德性也

下四句都要得此意陽明王氏曰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豈有尊德性只空空是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空空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整菴羅氏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良是但恐認者德性欠却問學工夫終不免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弗差不可得也○彥陵張

氏曰尊德性是本領工夫道問學雖亦理會尊德性裏面事但要細認白文而字還是分作兩件蓋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便是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便是俗學故朱子把

存心致知分屬不肯作渾淪說首一句是下四句綱領○溼陽顧氏曰尊即戒懼慎獨工夫道即擇善固執工夫故

於尊言致言極言溫言教言皆絕去私欲保守天理靜存動察之功也於道言盡言道言知言崇所以審擇善否詳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至當開無窮之悟貴不亂之儀致知力行之功也中庸內止此兩項工夫前分言之至此方合言之最為完密然兩項又重存心蓋戒懼慎獨為致知力行之本此又中庸之要訣也朱子亦曰十事只二事二事又只一事只是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又云某向來說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壞子有這壞子學問之功方學宜盡心焉

聖人愚謂道不過極於至大而無外入乎至小而無內兩端而已贊朱子者曰心胸開豁海闊天高則所以尊德性而極道體之大者至矣又曰義理玄微繭系牛毛則所以道問學而極夫道體之細者至矣如是則至德備而至道凝矣不謂聖人而何蓋亦由學知利行而至於聖域者也○次崖林氏曰朱子與陸子為學不同陸子自朱子為支離朱子曰陸子為禪學元儒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蓋調停之說今就二家評之陸子之學謂人之一身萬物皆備

堯舜周孔就在我胸中。先立其大者。則萬理森然。舉堯舜即我。我即堯舜。無事旁求。觀其六經。皆我註脚。與六經註我乎。我註六經乎之言。其意可見矣。故其教人。專欲人先立乎其大。不欲人去講學。不知人之氣稟不齊。聖人立教。便分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三等。陸子天資最高。明彼其合下。就無人欲之雜。其云先立乎其大者。誠非虛語。朱子亦謂其於心。地不為無見是也。但謂天下之人皆如已。不必去講學。則如何可通。朱子天分亦極高明。但所稟得中。不若陸子之過高。其學祖於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則其生平之所受用者。考其為學。教人都。是此意。蓋拳拳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為先。又其志在於著述。以繼往開來。故於講學窮理工夫。加倍其常。然於尊德性工夫。初未嘗缺畧。只是其心繫者在此。分數未免太多。意其見非於陸子。亦或以是。今一之學者。或祖陸而非朱。然予考其存心制行。使陸氏再生。必斥之門牆之外。非但無得於道。問學之功。又兼其尊德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性者而失之。何足以論朱陸之異同哉。○程陽顧氏曰。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朱子解作存心致知。此朱子就自家得力處說。存心即主敬。致知即窮理。神而明之。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敬直義方。論語之所謂博文約禮。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孟子之所謂知言養氣。都只一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

虛齋蔡氏曰。國有道而興。何獨以言此對默而云也。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

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為者。尚多也。○觀濤王氏曰。不驕重盡制宜民。上方與王天。詩大雅烝民之篇。敬齋胡氏曰。詩云。明哲保身。不。下章合。是趨利避害。聖賢道理。極明許。

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走出犯難。身世俱無所益。○虛齋蔡氏曰。朱子謂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吾身。味朱子此語。見明哲保身。通管上四句。而陳新安獨頂。默足以容。史氏援語。錄以破之。極為詳明。○因之吳氏曰。不驕不倍等言。隨他到那裏去。無不是這道理。流行發見。各得其宜。所謂左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然亦只是素位而行。非有巧術。蓋德脩道凝之妙用。自然如此。○保身要看得細。非保守無禍患之謂。言能保護吾身。而克善其用也。假如為上而驕。為下而倍。有道不能興。無道不能容。此正是吾身玷污處。無以立天地。無以對聖賢。無以慊吾心。此吾身之不保何如。若僅以保身免禍為言。何以稱其人。何以為凝道說得粗了。○明哲不從德性而發者。謂之私智。保身不依德性而行者。謂之苟全。○月林丘氏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真。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此字指上文而言。尊德性道問學。明哲所從來也。不驕不倍。足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足容。以保其身也。○葉氏曰。尊德性一節。完一人字。所云至德也。此節完一行字。所云至道也。○徵菴許氏曰。聖人之道如此乎。其大君子之學問如此乎。其精密而其究歸於明哲保身。無絕類離羣之事。此之謂中庸。○觀濤王氏曰。通章言人道。當重君子身上。蓋君子正學聖人者也。首三節。總是贊道之大。中二節。為上下文過脈。見道以人行。以起下脩凝之意。後二節。是脩德凝道工夫。一是道行德脩效驗。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次崖林氏曰。此章書看來是總承上數章之意。而申明之。蓋賢隱章言道之極。於至

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間。即此之發育峻極。優優大哉。三百三千也。其下入章。雖雜引孔子之言。亦只是明此意。初未及脩道處。哀公問政。章雖詳言脩道之事。然所謂道者。正是五達道。而知之。所知仁之所

行。又未見其小大兼舉而無遺也。故於此會數章之
意而總申之以見此道極於大而無外。入於至小
而無間。脩道君子必有以極道體之。大又有以極道
體之。細然後斯道之全。有以疑之而無外。而尊德性
道問學二者則其工夫也。○因之吳氏曰。德以疑道
即前章以達德行達道之旨。道問學兼知行。即前章
擇善固執之旨。前後諸章
惟此說人道尤為明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虛齋蔡氏曰。愚自用。無德也。賤自專。無位也。居

一。今反古。戾乎時也。此皆非明哲保身之道。○觀濤王氏曰。除了聖人便是愚。除了天子便是賤。道字以制作言。若道

理固無古今。○次崖林氏曰。自專而反古皆為下而倍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虛齋蔡氏曰。親疏貴賤四

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
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
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疏言之。父子
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
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
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袁一李氏曰。議非空議也。便
是立章程。定品式。使。度品制。各有倫之意。指車旗服色等
上下有等。親疏有序。度品制。各有倫之意。指車旗服色等
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
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三

○觀濤王氏曰。度字本是丈尺推之。凡宮室車旗服飾器
用。皆有品節限制。如宮室高幾丈。廣幾尺之類。皆是度。
則欲其整齊。一。文書名。虛齋蔡氏曰。文為書之點畫形。象。
則防其僭亂也。或每歲而考之。或九歲而論之。皆
大行人之職也。○按章句。文書名。名是音聲。而許氏却兼
象形言者。何蓋有其形。則有其聲。其形差。則其聲差。既正
其聲。則點畫在其中矣。故或問又云。文者書之點畫形
象也。與此互發。○袁一李氏曰。文如何云。考定其點畫之
形象。正其聲音之偏訛。使巧偽無所混淆。○因之吳氏曰。
非天子而制作。是下倍上也。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虛齋蔡氏曰。周制輿之

一。之在地者。相去之間。廣狹如一。蓋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
為驗也。○車同軌。應制度。轍迹之度。舉一以該其他。他物

亦各有其度也。倫次序之體。觀濤王氏曰。倫非人倫之倫。乃次序

是次。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虛齋蔡氏曰。此二句非虛

特為明之。當看可見古人雖於君父無溢美。
○觀濤王氏曰。此以當時事證上節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

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虛齋蔡氏曰。禮

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聖人以德言。天子以位
言。○次崖林氏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見
無有敢自用者。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見無
有敢自專者。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見無敢生今反古

者○彥陵張氏曰此節雖以愚賤分疏然看一亦字。抑揚說到有德無位上人知有位無德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故下節遂以夫子從周接言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承卷姚氏曰章內以三字言之曰禮度文。孔子皆嘗學之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該之曰禮。

而能言其意觀濤王氏曰說與學字有別夏禮不足徵只開什一於千百而能言其意殷禮有宋存則文獻僅可徵。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麟士顧氏曰亦自可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存那禮如商。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頌亦是一節。

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虛齋蔡氏曰章句云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見於今世無敢反古。雖以孔子亦從周從周二字正與反古相應。自用自專兩段意則上文已有雖有其德一條。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觀濤王氏曰此節固是生今不可反古之意。然實承上有德無位來。從周只重時上非若論語重郁郁之文也。霍林湯氏曰人將首節看做三項不知自用自專之外原無生今反古之人子思引言只重

賤不敢自專上今天下以下文義一片不斷。蓋惟文武之法制猶在所以有位無德與有德無位者皆不敢作禮樂。難以孔子之聖且不敢而况他人乎信乎為下之不可信也。通考承卷姚氏曰一部中庸只發得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二句尊德性道問學是求體此時中之理不驕不信足與尼容正言君子而時中處自用自專反古則

小人而無忌憚也故此說裁及其身正與明哲保身相對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次崖林氏曰此章却於賤者詳蓋承為下不倍而言主在下位者雙峰說善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嶧山鄉

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重典有三重者德脩道凝從德性問學而有之也。因之吳氏曰有三重有字要看得重非尋常有無之有如議禮未善不足言有禮制度未善不足言有度考文未善不足言有文下文考三王云云正所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有三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虛齋蔡氏曰即上章之天子也。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觀濤王氏曰寡過重在君能寡民之過上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因之吳氏曰上章言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此言以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則民得寡過正承上章而言全重德位時上且如在下位而欲擅議禮制度考文此是自作不典罪過之大者惟有德有位有時之君子在那裏一議禮制度考文則人自不敢擅專以陷於罪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

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虛齋蔡氏曰有

其德而無其時與位也。○無微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

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微與不尊則在已。自無以取

信於人。是不信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

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上焉者下焉者。則

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不信不從。則不能使人寡過矣。○

觀濤王氏曰。兩善字不同。註一云。其禮雖善。蓋上焉者已

有制作。但過時了。一云。雖善於禮。蓋下焉者未有制作。但

據理可以善制作耳。○月林丘氏曰。此節輕特及言以起

下文耳。○東鄉艾氏曰。上焉者有德位而無時者也。下焉

者有德而無時位者也。故皆不能使民信從而寡過。未須

補出有時位而無德者尤不足。以寡民過意接入下節方緊。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

觀濤王氏曰。道字固指三重言。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理言也。本諸身有其

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虛齋蔡氏曰。此一條連本

徵字。不要對考。建質侯等字看。把來對不繆。不悖無疑不

惑。看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

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是已驗

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是

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觀濤王氏曰。三重王道也。王道

本於天德。故日本諸身。根德性。既尊問學。既道說來。以是

德而又乘時位。是徵諸庶民。全重徵驗上。若建立也。立於

泛說。信從是動。而世為天下道一節意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虛齋蔡氏曰。以議禮言之。如

典而我悖之。其分之不相侵。即天高地下之不可易也。其

情之相親。即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理也。是故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天地之大義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天

地之大義也。此以分之不相侵者言。固不悖於天地也。以

其情之相親者言。上下交而其志同。與天地交而萬物

通者。一理也。男女睽而其志同。與天地睽而其事同者。一

理也。此以其情之相親者言。亦見其不悖於天地也。以制

度言之。如上衣下裳之制。天地之位也。方底圓蓋之屬。天

地之象也。又如凡上下方圓剛柔動靜之類。即天地之陰

陽也。凡金木水火土之用。或青黃赤白黑之類。皆天地之

五行也。以考文言之。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

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無不畢歸於陰陽五行。與萬物

而已。先儒謂字生於聲。聲生於氣。二氣四聲之離合。而天

下之字窮矣。二氣四聲之離合。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

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

人但知其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實本於造化所為也。○二

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清濁之內。自該五音。宮

為喉音。屬土。商為齒音。屬金。角為牙音。屬木。徵為舌音。屬

火。羽為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虛

行所敷宣也。是何悖於天地乎。○蔡氏曰。以議禮言之。如郊則天神格。以此理之不疑於天

神也。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禘於羣神。而羣神之感格。亦以

此理不疑於羣神也。又大槩說。凡其所制。親疎貴賤相接

之體。其勢相為屈伸。其情相為往來。各當於理。而不失其

倫。一鬼神屈伸往來之義也。以制度言之。如在瘠穡。玉衡

以齊七政。而日月五星之運。皆不違其度數之所窺。如制

著以策。制龜以下。而可以探賾索隱。可以鈎深致遠。可以

傳鬼神之意。而斷天下之疑。是亦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又大槩說。凡車旗服色之制。一陰陽變化之迹也。其方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月之爲偶。山有山形。川有川勢。如此之類。一造化之迹。之呈露也。此以字形言也。曰。聲則隨以出。曰。吸則隨以入。曰。來則其勢自彼而之。此曰。去則其勢自此而之。彼如此之類。一氣機之出入變化也。此又以字音言也。又大槩說其字形之曲折。鬼神變化也。其字音之清濁。高下。鬼神之闔闢。屈伸也。建天地質鬼神。若只大槩說理。則當云。天地也。當畫而畫。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峙而峙。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其當然而然者。卽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卽理也。蓋聖人之議禮制度。考文當如此。則如此。當如彼。則如彼。禮之親疎。賤貴。高下。大小。文之多寡。清濁。一惟其當然而已。故乾之確然。示人易坤之隤然。示人簡道之明者也。建之而不恃。鬼神之潛往而潛來。無聲而無臭。至幽者也。質之而不疑。前之三王後之百聖。莫不皆然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說甚間雅而正大。亦甚縝密。然究其所當。然之實處。則前諸說似不可沒也。蓋窮理須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乃爲得之。次崖林氏曰。聖人議禮制度。考文皆本天地自然之理。上經畫出來。無一不恰當乎天理人心。這便是一箇天地在這裏了。以此參彼。何相悖乎。鬼神亦以理言。言天地而復言鬼神。又深一節。言不但天地不悖。雖鬼神之至幽。亦脗合而無疑也。天叙有典。我其惇之。天秩有禮。我其庸之。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周王失道。則王不稱天。此見王者所爲。無不與天地相似。而其不悖者。亦以此也。鬼神之屈伸。往來。其機莫測。其事玄微。然不過理之當然而已。聖人禮也。文也。織毫曲節。無一不中當然之理。其合於鬼神也。夫何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次崖林氏曰。相沿襲。考諸三王而不謬。其理同也。三王隨時作禮樂。在彼時則爲宜。今之禮樂。雖不能盡同。亦隨其時耳。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亦然。陸子曰。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觀濤王氏曰。我不必拘三王之迹。但因所當。因革所當。此理同也。後王又不必循我之迹。但因所當。因革所當。此理同也。其因其革。不參絲毫智力於其間。純是道化自然。是不悖於天地。其因其革。轉移幹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不疑於鬼神。若泉徐氏曰。六事雖並言。其實考諸四句。又本首二句來。然所以徵諸庶民者。又根於本諸身之德也。麟士顧氏曰。六事如此。也是故君子動而節。有容於天下也。未節引詩總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朱子說功用宏大。悠遠最是。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亦必是我先立之始。得故曰。不但說效驗。餘可類推。朱子說鬼神無形而難知。則此天地之自然者。又進矣。後聖未至而難料。則比前聖之已行者。又進矣。故下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虛齋蔡氏曰。天之理盡於鬼神之於天。其合於天者。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合於人。其合於人者。知人之理也。此又推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制作也。只言鬼神。後聖是以鬼神該天地以後。聖該三王。蓋鬼神之幽。既無疑。則明而天地尚何悖乎。後聖之遠。既不惑。則近而三王又何謬乎。次崖林氏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之至也。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系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微。無不盡安能如此。

故業引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若泉徐
氏曰知非之知從上尊德性道問學來而聖人之
心與天地相為流通也○本身上有三重底根腳實落處
知天知地知人是本心之源貫徹處○觀濤王氏曰知天
質鬼神俟後聖上看出耳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日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
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世為法則則國
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觀濤王氏曰世只就本
朝言如周文武道法則如周之三十世若過此又非是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王了天下兼後賢後王後民○道猶路也作死字看是徹
天下底道路天下底法度準則若作活字看則是道之法
之則之也○有法不厭俱重在遵其制作上學是仰
其言行而法則之也不厭是法則其言行而不厭也○此
節舊分當時後世未是世為者自一世至後世也遠近字
上亦無當時字蓋上三句言王化不限於時下二句言王
化不限於地一是直說一是橫說○因之吳氏曰不曰天
下道君子而曰世為天下道者不重斯民感化於上而重
有三重者有以鎮攝而整齊之故口氣仍歸到君子身上
○無回沈氏曰此節是寡民之過仍歸重君子身上說蓋
禮度文從君子知天知人之身發出無不中節故可以
立天下萬世之極遠近二句又就上三句而描寫一時人
情感慕信從若此其為世道世法則不待傳之久遠而
始信之矣○定宇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
意近者習其行之
常故無厭殺之心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
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言虛齋蔡氏曰以永終譽謂永終其譽也蚤有譽謂遠
便有譽也蚤即先之意謂必先有此六者然後有此
令譽未有無此六者而先有令譽也○次崖林氏曰君子
之道無往不合即無惡無射也動為世道以至遠有望近
不厭有譽於天下也必無往不合如此然後動為世道遠
有望近不厭而有譽於天下未有如此而先有譽於天
下也○彥陵張氏曰上節言民之寡過便是君子有譽處
此節則引詩而失言君子譽之有本也○因之吳氏曰自
近之不厭以上諸節言王天下之君子惟如此而蚤有譽
於天下就含有不如此而不能有譽於天下意了故末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申明上意以結之見寡過之化不可猝致而居上不驕者
非以德位時而操三重決不可也○觀濤王氏曰有譽即
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之謂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
言之耳○此章為居上者言首二句是一章大意次節承
本諸身兩節言君子制之盡善應三重句是故節言君
子制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言民寡過由於制言之
善居上者必以修養為要也○此章雖有德位時三意
而德尤重如六事之善及知天知人大段是德之所為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虛齋蔡氏曰王天

天地依聖人似乎天道之事而乃為人道何也此承
居上不驕而言不驕不悖云云總是居上不驕內註
脚也原脈從尊德性道問學來安得不為人
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者類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也。夫子所謂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

允執厥中堯舜之道也。夫子所謂君子憲章者近守其法也。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大槩言之則如此。憲章者近守其法也。

虛齋蔡氏曰上古列聖。初制立法至周文武而大備。故曰

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夫子之憲章者一言以蔽

之則所謂吾從周是已。若考其實則詩書所刪述備載文

武之事。答哀公之問備述文武之政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則奉於文王之文之是承。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

官之類。則縷縷於武王之烈之是述。斯亦可見其憲章之

大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因之吳氏曰上律天時。趨時

器。蓋天時時字。乃春夏秋冬之時。而聖人趨時時字。則無物

不有無處不然。無成心無轍迹。只隨時旋轉與時推移極

其圓活流動而不可拘泥。天時變遷之妙。在其運用中矣。

故曰律天時。了此袁氏曰律是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

也。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因之吳氏曰水土者地也。在

借用字眼。凡當此地位。居此地位。身子一走到這地位。便有一

定之理。且如居住底地位。則仕為定理。居止底地位。則止

動。故曰運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是心亦如是兼內

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鄉黨一篇。自宗

廟朝廷以至飲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

末可見。子見齊衰註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其內外

亦可見矣。因之吳氏曰內指心外指行事。若心之所存

行事之所施。又自有本末。紫擊陳氏曰本以事之大者

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

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遂為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

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鹿門茅氏曰孔子祖述堯

舜之道。道亦法也。憲章文武之法。法亦道也。道一節。總

聖人全體極全極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至誠無息

無一時或間。聖人渾是箇太極。絕無私意。雜堯舜文武

有此理而伸。亦此理上天下地。此理而伸。亦此理。橫

看去。在是理。直看去。時時是理。仲尼只是全體此心。不

少虧欠。渾全一天命之性耳。元泉褚氏曰天時水土即

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畧有別。若各當其可

若無別。日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

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畧有別。若各當其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堯舜文武道法所寓其所祖述憲章即其上律下襲者也
原無兩件工夫○涇野呂氏曰看孔子底學問是何等樣
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底學○釋泉申氏曰
聖人之德已盡於此節下節特形容極贊之耳不可以此
節爲道下節爲德蓋德即是
道之蘊藉處原無二層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

之代明辟音譬
徒報反

錯猶迭也次崖林氏曰錯行更迭行也春了又夏秋了又
冬只管如此更迭無止息也代替也日往則月

代月往此言聖人之德行代明無已也○辟如天地二句
則曰代此言聖人之德行代明無已也○辟如天地二句

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
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辟如四時二句謂其自少
而壯自壯而老所以蘊之於心而措之云爲之間者迄應
曲當萬變不窮有如日月之運行乎萬古而無有已息間
斷時也要之無不持載覆幬與如日月如四時止是至誠
而已矣○觀壽王氏曰上二句自其會天地帝王之道於
於一心而兼體不遺者喻之下二句自其會天地帝王之道
以不窮作久意自原文無久字也假如有日無月有寒無
暑則其運有窮有窮畢竟是不大矣○天理覆載萬物聖
心覆載萬理○麟士顧氏曰大段只以首節爲主無不持
載覆幬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俱在內無或遺
地錯行代明者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理俱在內無或遺
或滯也不是分外立說○章句言聖人之德是照下大德
小德兩德字○此處亦方自正意說到譬如處語氣未歇
○循吾龔氏曰其萬理之悉備則如天地之於萬物覆載
之而無遺其萬變之不窮則如天地之於日月錯行代

明而無已總是說如天地蓋四時日月總屬之天地也○
玉懷譚氏曰載而日坤與行德以維持也天主覆幬則
大其併據非德焉至是四時錯行一德之自爲循環日月
代明一德之自爲禪代便已合小德大德於此下特申明
之○因之吳氏曰此處持載覆幬內就合下並育不害意
錯行代明內就合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敦化川流及
所以爲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
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次崖林
氏曰不

一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羽毛不入鱗介意不是
物相殘害○虛齋蔡氏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妨害並生天地之中也或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兔獺之獸
魚鷗之鷄鶩爲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
以此而退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起以爲消長之
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
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
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
因之吳氏曰飛潛動植總不過在天地之間生有却有一
物自有一物之性命有一物自有一物之太和豈至混淆
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總不過在天地之間運行却
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序各自有經度不相紊亂不相
乖逆何相
者大德之敦化虛齋蔡氏曰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
作大德敦化蓋所以並育而觀之○並育並行不可就
不悖之所以爲小德之川流者亦然萬物四時日月皆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聖

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或問云自天地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而不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可見大德小德還裏而說究其實則只是元亨利貞之分合言也○通書曰混兮混兮其無窮乎曰混兮者大德之敦化也曰關兮者小德之川流也故註曰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關○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四時日月也故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章句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也○紫峯陳氏曰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也○天崖林氏曰萬物不相妨害者以一物各具一性而不相混也道不相悖馳者以四時各一其氣日月各一其度也此小德川流也萬物所以並育者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妙合而變化生萬物也四時日月所以並行者五氣順布四時行也此大德敦化也○若泉徐氏曰註兩所以字與白文所以字有分別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所以字就在大德小德上見不作推原說若上文萬物四時日月俱就迹上觀皆可見者而小德大德則說裏面主張之者乃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故朱子著兩簡所以字人多混作一簡所以看是以不明白○月林丘氏曰向非小德之川流則並育並行者將遂混而無別矣又何能不害而不悖向非大德之敦化則不害不悖者將遂混而無統矣又何能並育而並行○觀濤王氏曰川流敦化流字當對敦字看或流其化或敦其化

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化即四時日月萬物之化也

殊之本 徽軒薛氏曰大德敦化者小德川流之本小德川流者大德敦化之分大德敦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源散而為千支萬派其實皆理氣之一源達而為理氣之萬殊分而言之各有體用之別合而言之則體用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聖

源也○理一乃所以包乎分殊分殊即所以行夫理一分殊固在乎理一之中而理一又豈離乎分殊之外哉○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也小德川流和也情也貫也○也○大德敦化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和也情也貫也○虛齋蔡氏曰天地之德安有大小自其散殊者說為小德自其翕聚者說為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其所流大德小德只一德也造化之主宰為德小德者分而言之也但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分合也

川流者如川之流 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元扈徐氏曰世人看川流未免內足以為川流之本耳其實不指流出者言如大川澄泓東流的也在內西流的也在內此大川中具有衆流未嘗向東西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觀濤王氏

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虛齋蔡氏曰此天地之所謂要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也乃是要太泥所以為大之實也○天崖林氏曰天地之大如此則聖人之大可見矣聖人之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也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以天地之大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大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困之吳氏曰仲尼一心之中一事各為一理便是小德萬事同歸于一理便是大德○只借天地以形出聖德究竟不重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大字極重言惟是這等樣所以天地是極大的聖德與之同流大何如哉○若泉徐氏曰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詳且盡矣此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見中庸之道備于仲尼也首節已盡仲尼之大處次節是喻其大末節是言天地之所以為大

不夾維仲尼說而仲尼之大自見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虛齋蔡氏曰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則其思慮之

一知則純以心言知只是其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與知略分別也次崖林氏曰通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兗

云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之義可得矣○睿與知並言則知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困之吳氏曰足以有言知則兼得睿臨謂居上而臨下也臨緊緊根著生知說言他耳目心思運用非惟人不可測識雖至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任憑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決無遺于坐照之外故曰足以有臨○足以有臨不是言聰明睿知之用正是益見他聰明睿知處言至聖這生知真足以君臨天下何等樣聰明睿知也下仁義禮知亦然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虛齋蔡氏曰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再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觀濤王氏曰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之德雖有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彥陵張氏曰此節表至聖之德之全為能字貫下五者而言五足以字各就上句所蘊藉處言其足以待用當未見之施用也仁義禮知皆聰明睿知中

所涵容執敬別皆君臨中事每段只重上四句下足以連上讀作一句○困之吳氏曰說生知而下總有五足以字便是聲名底根子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

辨也次崖林氏曰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逼急言有舒緩意溫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發強剛毅蒙引曰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撓毅則又有不息之意莊心之端嚴也齊即易繫辭傳齊戒之戒字意

故本義曰肅然警惕之謂中正亦就心上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獨立三則為文萬理燦然于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于疑似別可否

于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辛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月林丘氏曰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其充足而不欠缺廣濶是就大

蒙引凡席四方萬里之說未是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蔡氏曰淵靜深也泉源本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泉字○困之吳氏曰淵是靜深萬

感俱寂杳乎莫窺其朕兆也泉是有本一源活潑混乎不知其終窮也○觀濤王氏曰周徧廣濶總是蓄之厚靜深

有本總是資之深蓄之厚者據見在言資之深對將來言雖未時出有以爲時出之本也淵泉字不是譬喻字與溥

博字一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

外也觀濤王氏曰此節上五者之德便謂之充積便有發見非又加充積也○次崖林氏曰時出如時乎容也

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教思無窮容保無疆以至于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

也而義之德出焉凡其去奸革弊誅暴劬亂罰不避親貴不避仇者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已正南面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知之德出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病閭閻之幽隱無不知不審者知之別也○嶧山鄒氏曰時出是形容應用之妙有二義隨時出之則咸宜不礙時時出之則泛應不窮○困之吳氏曰此政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可以各出可以互出可以並出溥博淵泉者是中者天下之大本而時出之者是和者天下之達道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

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一 言其充積極其盛虛齋蔡氏曰充積極盛言所充積者極盛矣貼如天如淵只是形容上文之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至

博淵泉○如天如淵者此章小德以其發見于外者言也故浮其辭曰如其天其淵者以其存諸中者言也故實其辭曰而發見當其可也觀濤王氏曰因民之敬信悅見其其可不作效說○若泉徐氏曰如天是形容包含無限量也如淵是形容容蓄無紀極也莫不敬信悅者是聖人至德中涵隨處發見凡容貌號令政事皆此德之流行作伴合著人心所以莫不敬信悅也○修吾蕙氏曰上節已是盛已足當可如天一節又形容其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非又深一層意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虛齋蔡氏曰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以敬信悅也○天崖林氏曰聲名洋溢乎中國盡中國之人皆敬信悅也莫不尊親盡天下去處皆敬信悅也○月林氏曰凡有血氣者是盡人類而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尊親則戴之為元后愛之如父母也

廣大如天也因之吳氏曰聲名與尊親皆是敬信悅之實之非敬信悅而何此雖是斯民仰德之廣然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廣被耳故以配天一句結之配天與上如天不同如天以德之體段言配天以德之功用言○觀濤王氏曰全節一氣下天以形體言配天則以德言○觀濤

必是德澤所及感格之即及也○彥陵張氏曰上條即中國蠻貊之民敬信悅之所在即聲名之所在此條又承上敬信悅而極其形容也○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阻此所及者纔無邊此處之意只歸重于配天上上章曰高明配天而此則詳其所以配故用故曰字然玩故曰二字可見到配天地位只是至聖本分事○袁一李氏曰此章言小德川流故首節俱就德之散殊說下乃究極其盛而深贊之一氣緊承總是從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配天二字極重以此章是言天道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至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無何沈氏曰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為四目而

又以發用言之雖曰不外一心終是說川流之小德矣○天崖林氏曰章內溥博淵泉處亦有德化之意亦猶下章說經綸五品之中萬日該焉未嘗無小德川流要之一本散為萬殊萬殊原于一本固自截然不亦天道也得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

之也次崖林氏曰隨緒分理而不紊經也以類比合而無

日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

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

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虛齋蔡氏曰經綸只自

以為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卷五

故是為天下後世法也次崖林氏曰天下之大經本自

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次崖

日人性有五曰仁義禮智性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

無不統于其間所以為天下之大本也但人為氣稟所拘

物欲所蔽則天命過塞而不行是其大本雖未嘗不在

而天命之性自常昭著呈露于行事間是大本自我而立

也觀濤王氏曰本猶根也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生天

下萬事萬化皆從性出故謂性為天下之大本虛齋蔡

氏曰立本渾淪說為是鄭氏謂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之

類從此出立義之本則敬長尊賢之類從此出如此則不

為小德之事經綸天下之大經心之大卦也其於天地

致和也立天下之大本心之全體也致中也

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

已虛齋蔡氏曰化育是其大原處即所謂天命也該四時

五行庶彙萬品而言要見得廣大之意故曰浩浩其天

知者天地有此至誠之道聖人亦有此至誠之道一

相契豈但聞見之知而已知化育以心言知其理也贊

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次崖林氏曰知天地之化育須

見天人無二道處蓋人之仁義禮知即天之元亨利貞也

天地之化育不外元亨利貞四者而已衆人蚩蚩物欲交

蔽則天人相扞隔矣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則吾心即天心

吾道即天道又何化育之不知哉至誠知化育亦自其

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

以至于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因之吳氏此皆至誠

日聖人渾身都是造化知化育至誠即化育耳

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虛齋蔡

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

者都必有所倚者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書詩之啓發或

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憑藉非

天然自能也至誠無妄以心之實理言功用以心之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卷五

純純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純之

純反

四字便

有巴鼻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次崖林氏曰：肫肫其仁，其經綸處肫肫也。淵淵其淵，其立本處淵淵也。浩浩其天，其知化處浩浩也。天地之化，廣博無涯，聖人知之，其道亦廣博無涯也。觀首章或問曰：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此而出，化育之廣大可見矣。又曰：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于其間，則聖道之廣博可見矣。○觀壽王氏曰：經綸處即是仁，以五倫之閒慈愛浹洽言肫肫者，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也。立本處即是淵，以萬理中涵本原澄澈言淵淵者，清淨而物欲不滄，深遠而涯涘莫測也。知化育處即是天，以心涵太虛神通造化言浩浩者，誠復之體，無所不包，涵誠通之用，無所不運。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有仁淵天等意，尚未量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說明至此始提出重仁。淵天字而肫肫淵淵浩浩不過各者兩字，以形容之耳。○至聖章實作在天之天，在地之淵，故曰如此章實作聖心之天，淵故曰其計非特如之而已。須善看。○戴山劉氏曰：肫肫其仁，仁之至也。淵淵其淵，淵之至也。浩浩其天，天之至也。○紫峯陳氏曰：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即淵即天也。即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虛齋蔡氏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只是其尊號耳。此聖字即當序字書曰：睿作聖。○承

德者須看一者字，只是說至聖之人。其曰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只是其尊號耳。此聖字即當序字書曰：睿作聖。○承

庵姚氏曰：天德即天命之性，具在心體中，心體至神無所不聞見，無所不通曉，洞然朗然，一天命之本體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次崖林氏曰：苟不固聰明聖知言聖人，不說安行者，主于達天德所重在知也。○觀壽王氏曰：固實有也，貴到者字，天德即仁義禮知之德，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與至誠作一箇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易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人當知，只重贊其妙。上○月林丘氏曰：聰明聖知即前章之聰明睿知，天德即前章仁義禮知之德，是簡天下至聖但達字却專以知言，蒙引妙契天德是矣，或作上達之意，看未是。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

虛齋蔡氏曰：上章言聰明之川流，然溥博淵泉亦大德之敦化，此章所言經綸立本知化固皆大德之敦化，然經綸五品之中萬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該焉則亦未嘗無小德之川流，此亦其大槩分對觀之則如此耳。○因之吳氏曰：至聖至誠兩章全要體貼川流敦化意思，蓋前章川流敦化非謂川流為發用而敦化為存主，俱就存主處說，而以五分合為大小耳。故存疑云：上章有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下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極是然大小德既存主則不宜言及發用，至聖章有時出敬信說之說，至誠章有經綸大經之說，又及發用一邊，何也。原來所謂存主亦是中用之體，非若寂然無聲無臭之體也。亦天道

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

相廬朱氏曰：至聖之德至誠之道，不必泥德以條析，言道以統體言。○問川流敦化章似以散見為道，存主為德，如何曰：德主條析不害其為存主，道主統體不害其為散見，蓋就所存主處便有條析如溥博淵泉之為聰明聖知容執敬

別也。就所散見處亦有統體如成已成物之為內外合一也。體物不遺之為顯微無間也。究竟德有存主道亦有存主。道有散見德亦。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虛齋蔡氏曰：上章言至聖之德，至于天下之人也。此言苟不固聰明聖知云云，是至聖之德人猶可知其樂至誠之道，非聖人不知其蘊也。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承庵姚氏曰：至誠至聖何以從容中道，聖人也。至誠至聖，分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只一樣，非小德大德之說。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若泉徐氏曰：中庸極功至此章與首章遙相照應，道理無不包舉在內，所謂又是一部小中庸者是也。

日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口迥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少墟馮氏曰：欽華就實這一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著。紫峯陳氏曰：此承上三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蓋叙入德成德之序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手，皆作衣錦褻衣，聚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敬軒薛氏曰：衣錦尚絀如

此方是為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虛齋蔡氏曰：所謂為己者，未有許多工夫，在只是有心。耳。故章句一則曰：立心為己，二則曰：有所為己之心。言為己之功也。後來為己之功，即所以充乎此心也。故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下文謹獨存養，皆只是為己之功，此為己之心，便是微下之道。觀濤王氏曰：支字無病，病在著字。文太著，則心馳于外，故惡之。尚綱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蓋其精神意念收斂在內，略不馳騁于外。是外若闇然者，正其立心為己者之所形也。日章要本衣錦來，惟有是美存于中，自然日章著于外，不可掩遏。而所謂美存於中者，仍不是別有一種美在。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次崖林氏曰：君子之道不為奇特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耀而任其自然，尚乎沖素，闕乎不足，起人之觀，何其淡也。然淳朴中存身心自有實用，德將日起，愈嚼而愈有味。不見其可厭焉。初無繁文縟節，而徑直自行，朴略自信，殊不見其多事。何其簡也。然真實內蘊，舉動自然成章，道以加修，雖不攻于文，而有自然之文者焉。不露圭角，不立廉隅，和平之氣，藹然襲人，何其溫也。然其中涇渭甚明，是非可不一，明白不至渾淪，而無別自有條理也。此皆本于立心為己，不求人知，惟其立心為己，不求人知也。故淡簡溫綱，亦惟其有為己之心也。故不厭而文且理。若綱于外，無故淡簡溫綱在其中，故不厭而文且理。若綱于外，無錦在其中，則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虛齋蔡氏曰：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且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著錦，可也。曰：詩傳下簡文之太著，太字有藉，附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疎，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觀濤王氏曰：闇然主外，言日

章主自內而呈露于外。言闇然雖在外。而其立心務內。却在闇然上可見。日章是在中之美日顯也。美字淺看。此時還未有厚養。又有即以實心作。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美者。亦不是實心乃美所由集。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觀濤王氏曰。小人之道。是飾分明有文采。日亡。即難乎有恒意。因之吳氏曰。日章。一章者一日。日亡。一日消亡。一日。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此指吾諸內者形諸外也。虛齋蔡氏曰。見于彼者。由於此。此指吾心言也。風則自此而知彼者也。動化所由也。微之顯。則自其心之形于身。感于物者言也。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于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此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次崖林氏曰。知遠之謹也。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則知自微之不可不謹也。下文謹獨存養之事。皆所以謹乎此也。至于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篤恭而天下平。則謹之而可入德矣。虛齋蔡氏曰。可與微者。顯風者。行近者。遠矣。入德。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為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也。有為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者。由得用功之要也。觀濤王氏曰。德字即後而不顯。惟德無聲無臭。神化性命之蘊也。入字是初入門。意註中所謹。于近自微也。至德淵微。莫測。不可以一毫馳騫之心。入之。惟流潛收。欲則入。今由為己而知幾。則必知所以謹。其幾却是簡沉潛收斂。切已用功。底人豈不可與入德。月林丘氏曰。無為己之心。固無以入德。其然有為己之心。而不能知此三者。則又昧于入德之路矣。次崖林氏曰。可與入德。方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紫峯陳氏

日學者固須要立心為己。然要其所以闇然而能日章者。則亦不徒有是真心實意。而兼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當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為己之心。而卒亦歸于闇然而已。而何能以日章哉。故又當知所謹而自此而謹之。然後可與人。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徐氏曰。人要一箇基本。此一點為己之心。便是作聖基本。後來許多工夫。不過造就此而已。許多功效。不過徵驗此而已。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觀濤王氏曰。引詩。只見獨之不可不慎也。內省。字最重。即省察之省也。內字。亦不輕一念之萌。省其為天理。為人欲。以加存遏省之。又省使人欲盡去。便是不疚矣。不疚。則質之初心。無所愧作。便是無惡於志矣。末二句。無工夫承上言不疚。無惡。而由于內省。是不過我自省之。而人誰見之。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少虛馮氏曰。內省。內字極重。外省。不疚。不過無惡于人。內省。不疚。方能無。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虛齋蔡氏曰。言入德之事。由此惡于志。此則言入德之事。由此直入。到不顯惟德地位。方是任處也。敬庵許氏曰。潛伏即隱微意。孔昭。即莫見莫顯。引詩。只言獨之當謹。不曾說者工夫。而內省二句。正言謹獨工夫也。下面不可及。木不疚。無惡。說人所不見。本內省說。蓋指上二句而贊美之。如君子胡不慥慥爾一般。因之吳氏曰。不可及。二句緊接上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言不可及。唯在此處。若過此關頭。便潛滋暗長。力無及矣。不但

斷作已能者言不主方做謹獨工夫言然引詩言亦孔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虛齋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少氣力當依陳三山為是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虛齋蔡氏曰室西南隅所以謂

之與者以其一室中至深密之地後見之所也室西北隅為屋漏者以其對東南之戶光所漏入也承上文

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虛齋

蔡氏曰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有一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至

不聞也敬齊胡氏曰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涇陽顧氏曰此心不放靜時敬此心無偽靜時信也○景逸高氏曰戒慎于無形不動而敬也恐懼于無聲不言而信也○因之吳氏曰此處不涉形迹不落意想自有一種操存涵養之法非惟人不得而知雖己亦不得而知非唯己不得而知雖鬼神亦不得而知雖己亦不得而知非唯己不得而知雖鬼神以為靜時工夫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次崖林氏曰上文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言致謹于人所未見之時又曰不愧屋漏又是言非但致謹于人所未見之時雖己所未見之時亦謹也言謹于人所未見之時功固已深又言雖己所未見之時亦謹則為己之功益加密也○虛齋蔡氏曰能于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又于未動之前加敬工夫益加密矣○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

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疎密則先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史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于謹獨也此以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敬齋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胡氏曰不愧屋漏便能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虛齋蔡氏曰為己之功既密則德成矣德成則效應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并言其效者言德而因及其效也此處德雖成矣然未至于至德淵微之地下文愈說深去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至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

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虛齋

曰詩經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齊一之意通衆人言按中庸做兩意說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喧議失禮者也虛齋蔡氏曰時字不作是字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不賞不怒無

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不賞不怒雖不言德然彼既以德致效則其德之進亦不容至于此而自盡也亦

有德在其不賞而勸非以德而致其自勸乎○觀濤王氏曰勸是勸善也威于鈇鉞不敢為惡也○此下二節不重

效只重德蓋所以民勸畏威天下平者皆德也○鴻洲徐氏曰勸不用賞威不用怒是無言之治非真如黃老清淨

之術也人自反吾德能不慙屋漏時人有不感動愧取否以是知不用賞怒者是人心無待于賞怒非謂必不賞不

怒而後稱
上治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

玄遠之意虛齋蔡氏曰恭敬之心但到至極處便自然幽深玄遠而不顯矣承上文言天

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次

林氏曰君子為己之功不惟謹于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于已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真無一時閒斷矣迨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存清明在躬修身道立誠于此動于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鉄鉞蓋其德之深而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一于恭敬而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愈遠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敬齋胡氏曰敬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實做得力不走作也○如天道不已而穆然篤之至也○觀濤王氏曰恭主心之欽翼言篤即是不顯意實因無思勉也○有思勉則有痕迹便是顯矣篤恭者自然而恭不自知其恭也○天下平即勸而忘其勸威而忘其威也○虛齋蔡氏曰詩以周先王言篤恭而天下平說開來君子就是上面為己謹獨存養之君子篤恭即謹獨存養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養之極致處

中庸之極功也虛齋蔡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即是致中和而精之則至不顯矣篤恭即是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因之吳氏曰泰假兩節固不可謂直叙成德全無工夫然亦不可謂敬信以上有別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至于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大抵由始學至成德由成德至渾化地位中間自生而熟自勉而安工夫必有箇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但此處還是說成德為主而工夫只在中間見得耳○麟士顧氏曰此二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二節之效驗又承前二節之工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輪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

務霍林陽氏曰此子思引夫子現成語不是夫子釋詩語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

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也虛齋蔡氏曰詩輶輕也引詩作細微之意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

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較者是亦未盡其妙昆湖瞿氏曰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觀濤王氏曰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象意蓋有形皆有類無形則無類莊子之精至千無倫亦一證也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觀濤王氏曰至矣句當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真德之至矣不可以加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至也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

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又由此而漸化之以至于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大抵由始學至成德由成德至渾化地位中間自生而熟自勉而安工夫必有箇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但此處還是說成德為主而工夫只在中間見得耳○麟士顧氏曰此二節亦一節深一節然此二節之效驗又承前二節之工夫故章句皆曰承上文

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

月林正氏曰三引詩以漸說到極處恭以贊焉

不顯之妙也言君子自下學之始以馴致篤恭而天下平

之盛如此則其不顯之德蓋至妙而無以加矣其將何以

形容之皇矣之詩猶未離乎末也蒸民之詩猶未離乎倫

類也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為微妙之極始可以此而

形容聖德之不顯或以至矣二字就為形容聖德不顯之

至失之太早矣章句不顯之至只就天載上說耳末也

有倫至矣三箇尾俱暗合形容之意章句是未足以形容

庶乎可以形容與惟此可以形容俱貼在本文之外○彥

陵張氏曰此節三引詩只歸重大載一詩然必先引不大

聲也德輪如毛兩詩蓋說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

形容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敬軒薛氏曰中庸篇末八引詩工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敬庵許氏曰此章從人道說到天道一部中庸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卷

結尾也重一德字立心為己是其主意也謹獨存養是其工夫也民勸民威天下平是其效驗也末節引詩只形容不顯二字蓋德必如天而後為德之至也所謂中庸一書以天事始以天事終者也○因之吳氏曰中庸道理俱是已發之中然做許多已發之中正所以完未發之中故末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蓋謂之無聲無臭則無喜怒哀樂無樂正是未發之景象首尾正相應○詳此章大有不出為己二字如曰淡簡溫曰近自微曰內省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不大曰德輪如毛大槩都是朴實隱約足于己而無待于外之意此孔子家法亦千聖一家法也○少墟馮氏曰中庸首章自天說到人以為體也○淮海孫氏曰中庸二字乃形容吾道之體也命于天為性率乎性為道修乎道為教其道之本體曰中曰和其本體之所該貫曰天地萬物其本體之至無而至有曰費隱其本體至無至有之靈性曰鬼神其本體之實備于

人為達德為達道為九經為三垂為三千三百其實體是道者為舜為文為武周其一以貫之者為孔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效之至曰參贊曰配天曰篤恭而天下平其統括乎一則謂之誠其誠之者之事則在學問思辨行其學問思辨行之要領則在尊德性其實落下手工夫則曰慎獨知幾者慎獨也知慎獨者可與言中庸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

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

之要而約言之

虛齋蔡氏曰此一章要叙入德成德之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蓋中庸一書不

是言人德之事則是言成德之事而此一章自始學推

到至德人德成德之事俱備悉而無遺○中庸首一章

則該括一篇之旨而無遺末一章則收拾一篇之旨而

無遺○大學始終一敬中庸始終一誠然篤恭亦敬也

止至善亦誠也

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

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中庸下終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

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

季史料量年

史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委史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

牛人讀為穢義與杜同蓋繫

適周問禮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

論語序說

通乎景公有閻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

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

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

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

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

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

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

論語序說

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

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

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

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

有接輿之歌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論語 序說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諒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

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子

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

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一篇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

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論語 序說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意味深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長洲湯壽潛手輯

德清徐自洵又蘇恭訂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虛齋蔡氏曰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也在事物為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日門曰基本

之所學也在也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虛齋蔡氏曰人性皆善者氣質之不一也覺字本伊尹先覺覺後覺來也所為字兼知行與為之不厭女為周南召南二為字同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者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先覺是已能明善而復其初者吾必從而效其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善之本然也看此一章須要認箇學字門人記此書而獨以此為不可謂大有見聖賢亦讀書今之學者亦讀書然其中却有不可同年語者故學者當先認箇學字靈菴羅氏曰論語首篇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自今觀之子以四教交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以學乎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出

四者之外龍溪王氏曰古人理會心性只家鳥數飛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說如何是學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虛齋蔡氏曰為學而意思苟且工夫間斷不喜學者只為暫去學他而無時習工夫所學不熟中心不見那道理中一段可嗜之味耳故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此說字正謂樂學也

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負其所學者而自喜也天崖林氏曰說處全在時習上學而時習則工夫爛熟義理融會浹洽於中略無生疎扞格之患真有左右逢原之妙矣學者到此境界中心豈不喜說○紫峰陳氏曰時習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真味溢悅者悅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景逸高氏曰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即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學而習習而

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即如念德習於德望德望過二三便省力便有意味○彭陵張氏曰工夫全在時習上箇中有勿忘勿助意思說字正形容時習之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鼓舞

人心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說也說也

曰涵養之深說索之久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

所學者在我故說虛齋蔡氏曰言學者正欲以行之也時

故說此與上段程子皆主知言雲峰謝氏曰時習者無時

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敬齋胡氏曰

須是時習必有事焉是孟子集義工夫程子又以為持敬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徹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時弗習上蔡數語點得極醒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眾故可樂

虛齋蔡氏曰善即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者眾則有以愜其素願云何不樂○次崖林氏曰朋來之

樂此見得聖人欲人同歸於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來參看○聖賢言治已必及人者蓋斯人是我同類如此是固上天生人之意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便知此矣故大學之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言成已必及成物西銘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觀濤王氏言仁都是此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三

潛故曰在中樂字舒暢故曰發散在外非必手舞足蹈乃為在外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

涇陽顧氏曰愠生於歉愠生於滿兩者皆從名根來○天崖林氏曰只有些子不平意便是愠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蔡氏曰人不知而不愠此全是學力所到惟知學為分內事俛焉日有孜孜而略不以外者為欣戚作輟也○不可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來實他而以為知命故不愠也此等地位去知命之君子遠矣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天崖林氏曰人之為學學為君子而已學

而時習之善雖有得於己而未及於人未足為君子也善及於人雖可樂若人不知而或愠焉是尚以在外者為欣

戚未足為君子也故為學之道必足於己及愚謂及人而於人而忘於己焉則學至德成而為君子矣

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林氏曰此處地位儘高所得最深今人有一善而不見知於人尚不能無介於心况善足以廣及於人乎非夫德盛於中在外之得失纖毫不足以動之不能至此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便是這地位所以為成德○觀濤王氏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虛齋蔡氏曰學莫先於成己故以學習而說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來而樂次之

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愠而為君子終焉

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日先要學得真時習則無間斷而所學熟矣○虛齋蔡氏曰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程子曰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文詞也

訓詁也異端也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聖人之學也○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雖至不知之地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觀濤王氏曰首節最重蓋時習而說之後別無進步只愈習愈說便是進步○行之陳氏曰古來聖學只是乾乾不息此中自有真趣故時習盡君子之學說字盡學之趣即此是徹首徹尾底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四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

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虛齋蔡氏曰樂由說而後得未有成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說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毅侯

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

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虛齋蔡氏曰樂由說而後得未有成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說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毅侯

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

李氏曰劈頭說此一章分明自道其一生好學之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習而說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此朋來而樂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不知而不愠也○季思歸氏曰三不亦乎句自得之故言之有味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 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蔡氏曰犯上是小不順作亂是大不順 此言人能孝弟 實合下底亦有習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五

底總是據現成底說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天崖林氏曰主意在下文孝弟為仁之本其日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是先說箇意思至下文始的言之以見為仁必本於孝弟○彥陵張氏曰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多是至和極順底意思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觀濤王氏曰務字有聚精會神意 本猶根也 說得廣根專指木

言故須著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觀濤王氏曰為仁雖重愛之理然愛之理亦即心之德但屬發用邊多耳 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天崖林氏

日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是那事也○紫峰陳氏曰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觀濤王氏曰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則為仁之本可識矣是故君子務本而專力於孝弟上二句言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本之當務以起下二句

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氏曰天地生人只與此生理各有一箇好意思在父母身所由生故發得尤懇切○雙江聶氏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氣血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之本○從吾焦氏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切者故為其本○觀濤王氏曰仁者無不愛孝弟不過為仁之一端孝者愛吾親弟者愛吾兄即此愛親愛兄良心真切實無所不愛之根○貞復楊氏曰仁道譬之樹木其生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六

都舍本根離了本根便精然無矣所以君子惟務本立而道生孟子所云樂則生則惡可已也是也生本已之謂仁仁者人也不若人○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

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獨初張氏曰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

孝弟如何孝弟為仁之本曰仁在未生之前無思無為一落於為人而仁有為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意充

滿故曰其為仁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

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虛齋蔡氏曰聖人教人為學不過教人做人而已而人所以為人者仁也孝弟則仁道之大本也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此章論為仁必本於孝弟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敬軒薛氏曰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也。只順理便是道。不可以詞色悅人。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虛齋蔡氏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致力之地。然於此却有天理人欲之分。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正顏色。必近信。出辭氣。必遠鄙。倍是乃為己之實功。而非為他人觀聽之美。如使巧其言。令其色。徒事華藻。一以悅人為主。則本心之德。雖有存焉者。寡矣。○敬菴徐氏曰天地之分。從專一直。遂中出世。態上多一分。粧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觀濤王氏曰註發鮮仁之故。云致飾於外。務以悅人。看來只重一外字。仁是心之德。收斂在內。一毫務外。便操存涵養之功。疎而方寸之真純。存焉者寡矣。○因之吳氏曰心德之存亡。只爭箇人欲肆與不肆。人欲肆與不肆。只爭箇務內。務外而已。巧言令色。全然走作在外。不復知有己之實。一團掩飾欺人底意思。人欲豈不肆。而心德有不亡乎。須知事心於外。便就人欲肆。人欲肆。便就心德亡。非落一層。○本心之德。即天理也。天理在心。無些子虛花炫耀。巧言令色。粧點致飾。已是窮工極巧。豈不是斷

喪天理。豈不是自絕於仁。○鮮仁者。謂欲肆而理亡也。非心外馳之說。此自是木訥近仁底道理。與此無干。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承菴姚氏曰鮮少也。言少矣。仁更有何仁在。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并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次崖林氏曰夫

一其是非成敗。皆仗於我。吾不盡其心。而輕易苟且與之謀。彼用吾謀以作事。及至壞事。皆我誤之也。故其道在於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忠者。盡己之謂。蓋必除己心思智慮。所不能到。斯已矣。若是心思智慮。所能到。都必罄盡。與他謀畫。固有一毫遺漏。如此方。以實之謂信。虛齋蔡氏曰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言忠。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次崖林氏曰信有二義。而面而不信。非信也。必表裏如一。斯信矣。言而無物。非信也。必行顧其言。斯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次崖林氏曰傳習不專。主知兼行說。時復思。釋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虛齋蔡氏曰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三其省。而獨於此三者。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最要者。三箇字。有自精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自漢徐氏曰。三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其自治誠切。

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虛齋蔡氏曰所謂得為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心不欺也切切已也。曾子之三省決然在一貫前。○彥陵張氏曰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親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習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生病痛便自一毫苟且不得。○伯玉陳氏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而三者之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

一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

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承菴姚氏曰曾子之省全於獨知之地用功所以獨得孔子之真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

道治也。虛齋蔡氏曰道之所以訓治者道理也理之為治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

出兵車千乘者也。虛齋蔡氏曰千乘之國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且

一乘之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辦審然則古制亦重矣民力亦勞矣故

當據馬氏八百家出車一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齋胡氏曰敬者只

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齋胡氏曰敬者只

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齋胡氏曰敬者只

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齋胡氏曰敬者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是專一敬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致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即是此簡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虛齋蔡氏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敬訓主一無適程子本兼動靜此而信於民也。○虛齋蔡氏曰信於處敬事之敬則專是動也。○而信於民也。○虛齋蔡氏曰信於凡發號施令期會刑賞不朝行而夕變始然而終不然也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率是道而也。○次崖林氏曰信如與民期會約束及律令賞罰之類頒示臣民者不食其言是也。○觀左傳伐原以示之信唐史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兩信字可見小註堅如金石信。○時謂農隙之時。○如四時蒙引不朝行而夕變皆是此意。○時謂農隙之時。○

蔡氏曰時謂農隙之時又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功已畢大抵單字與隙字不同單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愛人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次崖林氏曰使民以時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異使民以時之時是農隙之時是四時皆有可使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是農耕夏耘秋收之時此時則不可使。○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虛齋蔡氏曰此章五者皆從為政者身上說所以為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餘目耳非至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蔡氏曰：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孔子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一看為一事。故朱子置之圈外。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虛齋蔡氏曰：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天崖林氏曰：謹字當訓敬慎。今日行之有常，何也？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敬慎是字義，行有常其意也。按朱子此解，是本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意。按信者言之有實也。觀濤王氏曰：信是不說，誠意。汎廣也。衆謂衆人。觀濤王氏曰：汎

愛不是博愛，只就他羣居所接之人，箇箇垂戾不生，嫌隙不作，便是一例。用愛親近也。仁謂仁者，虛齋蔡氏曰：愛欲其周而親有所擇，仁即衆中之賢者。觀濤王氏曰：仁人只作善人看，即衆人出類者，親字對汎愛字看是尤。餘力猶言暇日，用以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加意愛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親仁，底道理。然此數者，道理亦在其中。○大抵學者之事，文行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著工夫，而後及於理。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龍溪王氏曰：古人設教，只是要初一人本心，孩提所發，知竅只是愛親敬長，此混沌之中，最初一念。今教弟子入必孝，出必弟，便是接續他最初一念。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是步，便是行。這裏不防閑他，或從俗，肆本心，因而亦失。故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本心不入於欺誑也。然人心本與物同體，此是惻隱之心，本來知敬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是愛親敬長之心。本來知全要擴充。故又要他愛衆親仁，亦是接續他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已。然又須有以養之，方能生。意暢達，使他餘力優游。閒習寄託，心思鼓舞，精神使不流相礙，邪僻以培其元氣。則所行自然本心不滯，自弟。○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子之於大人，歸於一貫矣。

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

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虛齋蔡氏曰此

章學文固非輕然亦行為重故曰有餘力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

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

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虛齋蔡氏曰詩書

之職禮樂射御書數於孝弟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

未段所云不過因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程子尹氏但

一重在行上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故朱子補之大抵學文亦是箇重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

善有誠也次崖林氏曰賢賢易色不是初間好色及見賢

者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今好賢之心篤却似變了

模樣○事父母能竭其力謂凡其力之所能為者皆當竭

盡而無餘也服勞奉養溫清定省之類猶是子職之常者未足為竭力

謂不有其身也次崖林氏曰人臣只為身家之念重故於

身是一身之榮利害都不計而一心於事君但欲成君

之事已身之事悉委致之恰似無了己身一般居常則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三

事而後食臨難則殺身以成仁是皆致身之事也文天祥

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真可謂能致身者矣○觀濤

皆致身也兼常變言○言而有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

意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虛齋蔡氏曰尊賢取友自是兩事

通考叢山劉氏曰人必好惡之心正而後行誼敦倫紀篤

終身德業可以臻至久大故子夏論學首以賢易色為

言賢則必以賢者自待為忠臣為孝子為信友凡事皆

做到徹頭底不肯半上落只此是真人品真學問即未

暇到學文之功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愚泉胡

固已得其本矣何事○因之吳氏曰除却綱常之外有

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因之吳氏曰除却綱常之外有

何名理除却實踐之外有何講究○彥陵張氏曰聖門論

一學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故子夏言有能如

種學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

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通考虛齋蔡氏曰子夏是主資質之

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如子張見

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替

他周旋處○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虛齋蔡氏曰此句正應

倫一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

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西

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虛齋蔡氏曰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欠平正聖人灼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少少斟酌至抑揚之際亦日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少少斟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

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虛齋蔡氏曰威重就質方可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學也。不威。威重難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學字兼知行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是一套事。○天崖林氏曰學所以不固者輕乎外必不能堅乎內也何也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五

理皆在於心。心存則理存。心亡則理亡。外輕則心亡。而理隨以不存也。○紫峰陳氏曰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莊氏曰精神深厚。容貌儼格。則神氣內守。采色不揚。德機無滲。漸敗。油之處。若輕浮淺躁。之徒。五官之用。流逸奔競。精神外淫。而思慮從之。縱有所得。耗矣。滅矣。今人老耄善忘。何也。血氣不足以守其知識也。○宇泰王氏曰。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虛齋蔡氏曰主忠信者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實為主則孝真是箇孝弟真是箇弟。○徹軒薛氏

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從一念一

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徹齋胡氏曰。程子曰。忠信而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也。○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天理。○觀濤王氏曰。萬事皆憑此實心。做主張。○宇泰王氏曰。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為。程子曰。人道惟在學問之主。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

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徹軒薛氏曰人之所為有一不實即為妄矣。

無友不如己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虛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其

蔡氏曰。人多。是。臨深。以為。高。故。聖人。言。無友。不如己者。○觀濤王氏曰。子夏云。不可者。拒之。拒字太峻。故子張譏其不弘。今但言無友。却自譚融人情。悅不若己者。毋字全在心上。○戴山劉氏曰。處嚴憚之友。最有益。使人簡身之功。惟恐不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季思歸氏曰。過在。處。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月川曹氏曰。人。發。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月川曹氏曰。人。真。不幸。知有過而憚改。是真不幸。○徹齋胡氏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何益。○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遷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改則後事尚可少過。否。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也。○季思歸氏曰。改過只在。

幾微處輪轉覺得不是便莫如此此際甚微○至扈徐氏曰勿憚者定不干休有昔人沉船破釜之意今人有過起初不能勇猛鋤治引得後面滋蔓越發下手不得故朱子下箇速字○觀濤王氏曰全重憚字過之不改全在畏難一會是病根○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是要斬斷病根

速改以從善而已季思歸氏曰友不如己者害大然而便已適意改過者利長然而制情稍欲故

日無友禁其易也日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勿憚改作其難也

紫峰陳氏曰病莫病於輕要莫要於誠慎莫損於友之失人益莫益於過之速改四項各自說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

一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各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虛齋蔡氏曰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次崖

林氏曰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是下有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艾

曾子曰慎忠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虛齋蔡氏曰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

○觀濤王氏曰喪不忠其不哀忠禮之不足故慎終是喪盡其禮祭不忠其不盡禮忠誠之不至故追遠是祭盡其誠誠則在中心

如祭如在之類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承

姚氏曰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歸歸

厚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及於家之謂也蓋終者人之所

易忽也而能謹之若水車氏曰集註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

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

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指在上

者言故註曰下民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與行如

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友語辭觀濤王氏曰求是夫子有心用世而求此政於邦君與是

邦君有心下賢而與此政於夫子子禽意重求邊觀抑字可見○唐氏曰至於是邦是字甚活不止一邦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觀濤王氏曰易直是平易正直

節制是不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敢放縱

觀濤王氏曰夫子盛德在中者難言故以其諸語辭也人其光輝接人者言之五德俱主外面說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

以其政就而問之耳虛齋蔡氏曰子禽所謂與者是有入情意子頃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則是出於時君之敬信就問而非以此為與矣紫峰

陳氏曰或以時君敬信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

非與蓋人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

聖人而以政與之者與由時君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得由夫子者也則非與矣因之吳氏曰夫子之

聞政人自認作求之耳而夫子實無所求也一節只是不

求二字但說得如此宛轉非溫良恭儉讓句為聞政之實

而下二句始明其不求也註中夫子未嘗求之一句是總

一論一節大旨但其德容以下則體貼本文解非若他人必

之但其字及耳字極有意思不可草草看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求之而後得也觀濤王氏曰子禽求與二字皆非而求字

尤諷故子貢下二句專辨其非求也雖借

言夫子之求實辨其非求故註中但云非若他人必求之

而後得也極融會所以借名為求者因得字生也凡人

求則得之夫子有所以得之者即謂之求可也他人之求

有心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如此虛齋

蔡氏曰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

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

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通考次崖林氏曰夫子之

求之也就容夫子溫良恭儉讓說去謂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這是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與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

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無回

沈氏

曰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察識而體會之其商度如此字泰王氏曰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

於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

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

外者自溫自良自恭儉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

此界而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一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

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微菴許氏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

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

勵天下之為人子者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

非徒為觀人發也

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虛齋蔡氏曰三年

無改只是要有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死其親之心此人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則是幸其親之沒得以自行而天理人心所存者亦幾何哉○天崖林氏曰此必人子在志不稱合父沒遂改其所為其事本善聖人不全許之而為此語也○彭山季氏曰此有為而發下二句重承○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上父沒觀行而言○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敬菴許氏曰父有不善可踵而行之且待三年之久之理也然必有三年無改之心善繼善述而後可以為孝意在言表○紫峰陳氏曰用不忍二字替無字最精當故時或待三年而改或不得已○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不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虛齋蔡氏曰禮者是禮之本意本意以嚴而設也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虛齋蔡氏曰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亦必聽其自然之理而從容順適為之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為得禮之意而可貴也故曰禮非強世者也○只看禮字便是嚴底物事君臣上下不可以毫髮僭差然非出於人為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故用和為貴○禮之用和詳味小註是說自然之和非說人行禮必要和乃為貴也所謂才放教和便不和也○禮之用和須要窮理始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是不得不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

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恁地終是不解和且如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便是知和而和矣○天崖林氏曰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辦○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這體與用原無二次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易曰履和而而本義解曰禮非強世蓋先王之禮本時勢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曰非強世以此觀之則禮本自和不是夫子教人去和○紫峰陳氏曰最嚴莫如禮如父坐而子立君尊而臣卑以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有之規矩法度而不敢有毫髮之違越僭差何嚴如之然人但知其嚴而不知其出於天理之自然一發於人心之不容已由之而行則心安不由之而行則心不安由之則萬物有序而各得其所不由之則紛紜乖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而一步不可行夫豈繩人以所甚難而強人以所不欲者哉是其體雖嚴而貴未嘗不和也○觀濤王氏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似是有意於和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也此句承上文和字來這裏就有和字說乃是承上惟禮之用和為貴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也蓋先王之道正是禮中有和底若使而小事大事無不由禮不以和為貴則先王之道不美了○天崖林氏曰小大由之天曰斯字不但貫本句直貫到小大由之惟禮和為貴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而小大由之也小大由之正是美字意○由之不是由和若由和又是有意於和了蓋之字指先

王之道言。即禮也。由之。是由禮。所以由禮者。則惟禮中有和故也。○了凡袁氏曰。為人情本有是善心。本有是哀心。故飾之為吉凶之禮。儀節雖多。皆非強世自昔先王制禮。原是如此。此其道所以美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虛齋蔡氏曰。既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而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又崖林氏曰。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而和是專一於和也。○專一於和。而掃去禮節。把上下尊卑之分都略了。而尊卑混雜。嘻聚笑樂。以為和。如婦子嘻嘻。不端坐而箕踞童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與先生並行。都無長幼之序。成甚模樣。所以不可行。○觀濤王氏曰。行字承上由字來。不行乃行不去也。即末句不可行。意知和而多一知字。便有病。便是有意為和了。○無回沈氏曰。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其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復先王之和。才知和而和。便是不與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立齋鄒氏曰。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之自然順適處。即是和。和之所以可由者。惟其自然之節也。離節是流。不是和。便不是禮。如何叫做行禮。○虛齋蔡氏曰。此章之旨。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一於和。則和非其和矣。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

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虛齋蔡氏曰。樂勝則流。此樂字。只如羣居交際之間。藹然有權洽之氣。而無乖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又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程子兼引下句。以配此章下節。亦借言耳。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虛齋蔡氏曰。和固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是禮樂不相離。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朱子總註所謂嚴而

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足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通考觀濤王氏曰。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而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

思。晚近世不患其拘。惟患其縱也。○彥陵張氏曰。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太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辨和以維禮。非兩救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觀濤王氏曰：信是約信，即與人

義者事之宜，謂所約之事。乃復踐言也。觀濤王氏曰：言即

負所約。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虛齋蔡

之言。依或遲近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言約信而合其宜

則言必可踐矣。敬軒薛氏曰：凡與人言，則當思其事之可

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觀濤王氏曰：近

即合也。可字只據今日近義，便知其將來必可復非待將

也。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禮濤王氏曰：恭是敬人

一固無不及，亦無太過。重無太過，一為所依者不失其可

當時足恭者戒。恥自內生，辱由外至。所依者不失其可

親之人。無知梁氏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老實無一段

巧言令色動人，故因之特最易失之。觀濤王氏曰：段

也。道德足重，雖可憚亦可親也。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虛

蔡氏曰：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

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是初

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

見因依所當謹。因字最輕，只是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

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來亦可宗主。因失其人，其失猶

小。至於宗之失人，其失大矣。君子可不為久遠計慮哉。此

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

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虛齋蔡氏曰：此

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

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終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自失之悔。觀濤劉氏曰：此章言涉世操身之道，皆就人

情最易忽處檢點來。如一語輕諾，人一貌輕假，人一時輕

與人作緣，皆極易苟且。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觀濤

王氏曰：三段總是寡悔之道。總貴一無所苟。○兩若張氏

曰：天下只有道理始終不變。○省巷吳氏曰：謹始慮終，都

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省巷吳氏曰：謹始慮終，都

在上句看出，可復全在約信時。遠恥辱全在致恭時。○宗

全在因時。○用齋周氏曰：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甲遜

近於長厚。○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

故必須合下討箇究竟。○遵嚴王氏曰：此須是平時講究

這道理始得。○毅侯李氏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

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慨只在

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

故君子審焉。○青螺郭氏曰：學者須有一種精神，照管於

一人已之交。此三段工夫全在兩近

字。一不失字，有許多斟酌意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

不求安飽者。觀濤王氏曰：無字作

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因

吳氏曰：志在敏慎，就正自不暇及於居食。有不求正為有

急於求者。○通考袁一李氏曰：只緣有這箇無求底心，方

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

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

上綽過。○幾亭陳氏曰：周子之無欲為要，欲指何事。欲雖

多端，總為形骸上起。最切無如居食。所以君子好學，始於

無求安飽。孔顏自樂，皆洒然不以居食為意。只此淺敏於

近事看得破，放得下，已築成浩然於天地之根基矣。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不足如致知力行皆然。於是而不敏焉。

則道不能至譬如行千里之途遇力不足處若不奮發勉強行去則中道而廢安能到得故有不足不敢不勉中庸弗得弗措人己百皆勉之功也○通考復所楊氏曰所說敏於事與行不同試思吾輩所學果有何事識得此事即欲不敏不可得即欲不忘安飽不慎言不就正有違亦不可得○因之吳氏曰一節只敏於事便了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天崖林氏曰言謂之有餘者蓋未到剩底便是有餘也不致盡其所有餘是度其能行到則言不能到則不言是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

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天崖林氏曰於焉則求道之事無一毫之不盡於言之有餘而不致盡焉則所言皆躬行之實是道必有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為吾有矣然其是與非又未可知故必取正於有道古之君子隆師取友皆為是也○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五

者正言行則可謂好學矣○虛齋蔡氏曰君子食無求飽至之是非慎於言當接說不可停住語意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觀濤王氏曰不求安飽者正一其心於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此心猶不自足又必就正有道總是無窮之心○學者學道也道本無窮趣味可好莫加也○好學者只真知此凡言道者皆謂不窮之味故好而不厭總承上數句來

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虛齋蔡氏曰不求安飽言者用功於道之實事也取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紫峰陳氏曰人從事於道不可以言志堅矣敏事慎言則用功實矣取正有道則趨向正矣以此求道則道終可得謂之好不亦宜乎若使苟安卑近優游歲月為無實之言而不顧執未到之見以為真雖云學

而與不學者相去幾何○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虛齋蔡氏曰尹就正句意欠周匝○天崖林氏曰事兼知行在內尹氏專言力行以所重而言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天崖林氏曰諂是卑屈韓文義二鳥諂卑屈也驕矜肆也之光榮嗟一飽之無時亦是卑屈也驕是矜肆管仲之奢而犯禮皆矜肆也○彥陵張氏曰貧者心困於無而氣歉故多諂富者心恃其有而氣盈故多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天

常入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虛齋蔡氏曰自守云者謂其不為貧富所搖奪也○天崖林氏曰無諂無驕是以理制欲以道義處貧富而不為之動也故曰知自守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虛齋蔡氏曰安處善以所樂言○觀濤王氏曰禮即天理不日理而日禮者以其若有規矩不可踰越也然單說禮字似屬勉強掣節故又加箇好字好禮全不著意亦不自知其富矣○虛齋蔡氏曰只見得此心自然合禮處無諂無驕是猶知有貧富也若樂與好禮則身雖處乎貧富之中而心已超乎貧富之外矣○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

而與不學者相去幾何○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虛齋蔡氏曰尹就正句意欠周匝○天崖林氏曰事兼知行在內尹氏專言力行以所重而言也

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次崖林氏曰：要看無諂無驕與樂好禮是何地步，有何差別。無諂無驕是靠貧富。上說樂好禮是自樂自好，禮都不干貧富上事。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好禮全不在貧富上做工夫。○貧而樂非樂乎貧，處貧自有其樂也。孔子曲肱而枕，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富也，乃自去好禮須知好禮與無驕血脉相通處。驕是奢而犯禮，無驕是制節謹度，不敢違禮。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又不足言矣。○承菴姚氏曰：人心體本自樂，本自有箇禮在，只緣移於所遇，動情於私欲，便失其本體。耳知得貧富在外，與我心體上初無加損，常自滿酒常自怡悅，常自範圍於規矩之中矣。此好是自然之好，與樂字同。孔顏之疏食曲肱，簞瓢陋巷，周公之天子貢殖，蓋先孫碩膚，亦易凡，便是樂與好禮底樣子。○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虛齋蔡氏曰：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為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已能，勉其未至，此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疏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疏曰：只

求日益切磋琢磨皆一層相一層之義。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

是詩以明之。○虛齋蔡氏曰：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闕然却因

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解得故曰其斯之謂與。○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禮也。勉齋之言略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知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次崖林氏曰：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言乃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人當進進不已，不可遽自足，故引詩以明之。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即子曰可也，未若之謂與。○觀菴王氏曰：子貢穎悟平日讀詩豈不知四如字是喻言為學，但今日聞夫子處貧富之論，悟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不但處貧富一事然也，故特引素所曉解之詩以明之。耳。斯字承上論貧富來推開，凡學問上○宿玉陳氏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大子括一進亦非住處。○元扈徐氏曰：全是感悟，不是問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疏：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虛齋蔡氏曰：處貧富

問工夫。夫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為所未言者也。○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意包涵無盡妙悟，為難子貢因聖人可也，未若之教悟切磋琢磨之旨是不滯於章句之末，能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故聖人許其可與

言詩。○紫峰陳氏曰：詩人之言思致深遠，意味含蓄，胸次拘滯者讀之或得其言而不能得其意，或得其意而不能得其餘意。今賜也但告以處貧富之道而未及夫詩而此詩所言又非專言處貧富之道，賜乃因所言而知所未言，觸類於一言之間而得意於言語之外，活而不拘，通而不滯，與之言詩信乎可矣。○因之吳氏曰：告往知來時時

存往時時有。來前一番為往後一番為來。如昨日透悟。今日又有新得。則昨日之透悟為往。今日之新得為來也。今日透悟。明日又有新得。則今日之透悟為往。明日之新得又為來也。執者不得。○通章重義。理無窮。○子貢無語。無驕之問。正是一點自足底意思。及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論。便恍然不自足了。故夫子深與之通章。以不自足為主。未若二字含著。○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三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紫峰陳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以為患。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此病之在我者。故當以為患也。○虛齋蔡氏曰：夫子此意常提掇以教人。曰不病人之不知。病其不能也。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此為學者設。或曰說得廣。言夫子未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章律之。似止為學者設。○方山薛氏曰：知人要在此窮理正心。平衡空鑑。○彥陵張氏曰：此夫子於患人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通考整卷羅氏曰：知人之所以為難者。迹然而心。或不然也。君子心乎為善。固無不善之迹。小人亦為惡。然未嘗不假仁義以蓋其姦。其姦愈深。則其蓋之也愈密。自非洞見其心術。有不信其為君子。已乎。雖至終於必敗。然國家受其禍。敗有不可勝救者矣。

載稽前史。歷歷可徵。夫人固未易知。苟清明在躬。其誠偽亦何容隱。乃蔽於私累之欲。失其所以照臨之本。夫安得不謬乎。然則知言之學。正心之功。是誠觀人者所當致力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之一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一

三

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觀濤王氏曰為政以德作正人以德看觀本註解政字為正人之不正而下章解政

字為法制禁令可見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虛齋蔡氏曰天運左

一旋而之右凡日月眾星皆然則皆動也只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在北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在南下二處都不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一

如磨之心如門之筭故曰天之樞也此獨言北極不言南極者南極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之在上於取喻為切也○辰天壤北極指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本非指中間一小星為辰只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也○以星之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之北極以其眾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之謂之天樞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朝廷人主所在也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有所管轄處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也為政以德則無為天下歸之其象如此虛齋蔡氏曰

法制禁令以為制服天下之具則法制愈詳禁令愈嚴而民愈自不服夫惟為政而以德則是本之正已以正人故不待致詳於法制之間致嚴於禁令之末但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北辰之安然居其所而眾星自拱

之矣○彥陵張氏曰夫子說為政以德分明有箇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得以感感乎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作為仍

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見羅李氏曰舜曆象授時明刑敷教封山濬川有多少作用而夫子獨

稱曰無為唐虞盛治歸本於一恭已耳後世豈是法制經綸有所未備只在穆清之上少古人一段恭已精神○紫

溪蘇氏曰天之所居極君之所在心天有天極而星自其謂為政以德者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蔡氏

曰必有德以為動化之本然後不待詳於法制范氏曰禁令之間而自服耳故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

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因之吳氏曰詩三百

言其全觀註三百十一篇三句何句不是言其多乃是等明白若作言其多便與註戾矣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

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敬軒

曰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

惡之真情也○虛齋蔡氏曰詩之所言有邪有正而詩之為用則皆欲人歸於正也○逸志放心也○思無邪是

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若詩人則有正有邪如桑中溱洧之

詩亦邪也○思無邪思字最好玩味思者聲詩之所由起

也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所思既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次崔林氏曰。傳習錄謂詩不刪鄭衛。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愚謂此不識詩之所自來也。昔先王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因采而為經。觀民風必美惡並觀。不但只觀其善。故曰詩可以興。必以聖人刪詩。只存其善。是詩有勸無戒。聖人所以觀之言為非也。有是乎。○敬菴許氏曰。風俗邪先王為政。令以防之。行邪先王為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渺非法。禁令可及。則采詩歌。使之。一唱三嘆。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詩之所由起。以出乎人之思者。入於人之思。自易為功耳。○因之吳氏曰。此章不是示人學詩之要。乃是示人學詩之實。用處言這一部全詩。其用只是使人思無邪。學詩者須永之。聖性情乃為身心實用。而不徒誦習之粗耳。若云三百篇雖多。可蔽於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無邪一言。意思却似簡便。非其肯矣。范氏作知要守約。故置圈外。○要重看註中其用。用字其日使人得情性之正。非作詩者真有意使之。因讀詩而善心感發。逸志創懲。皆詩有以致然。故曰使之耳。○凡人善惡皆起於思。這思極細微極隱伏。却後來大事都從此做出。若非乘其未發而遏絕其邪思。燎原之火。滔天之水。將何所措手足乎。故詩之言善言惡。凡以防閑思慮於方發之初。使一舉念皆忠臣義士之感憤。一起意皆仁人孝子之至情。蓋當其事為未露而吾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已粹然在中。無復非僻之為累矣。○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虛齋蔡氏曰。三百十一篇內。皆見得使人性情歸於正之意。但無如此一句切而盡者。如川上之嘆。乃其可指而易見者耳。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敬軒薛氏乃誠身之要。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虛齋蔡氏曰。法制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使人為善不為惡。但子帥以正。一邊意思却無。齊所以一一之也。○觀濤王氏曰。道民者欲民為善也。齊民者欲其人人皆為善。無有參差不齊也。道之而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從者。有刑以一之也。○觀濤王氏曰。政所以驅率程督。欲使民為善而不為不善。刑是加刑於不善之人。欲使他。一齊為善。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虛齋蔡氏曰。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敬菴許氏曰。政與禮何。外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準則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虛齋

蔡氏曰淺深厚薄之不一。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齊之以禮者。有簡規矩準繩。使賢者有所止。不肖者有所及。而淺者深者。厚者薄者。一歸於中正也。○觀濤王氏曰。道之以德。如欲民與孝。先躬行孝德。以引民齊之。以禮如民未盡孝。又制為事親之禮。德是人君躬行的。禮是人君制了。使民行的。禮者中而已。人性皆善。而氣稟不齊。故道之以德。雖人人與起於善。而不能無過不及之殊。便是參差不齊了。禮以教中。使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所以齊其不齊也。○敬菴許氏曰。德者吾心所固有。人心所同然。其源不窮。其流不息。疏之淪之。因其脈絡而引之。猶導水之導。而後禮可施也。道理本無形影。惟聖人為之制度品節。分明畫出箇天理來。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觀濤王氏曰。有恥者。恥其性德越禮格。至也。至於象德而遵禮也。○恥。是人之良心。激發最真切處。為治者。須要激發人之良心。故政刑德禮之淺深。全在有恥無恥上分別。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治。必德以道。其法於刑。所謂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相為終始也。

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為政者。政刑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然其實德禮政刑四者。皆為政者之所不可廢。務德禮者亦何

嘗全去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效之有淺深耳。故雖堯舜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恃者。不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貶政刑不用也。猶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實善政善教。安可使也。○味孔子此章之言。正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德。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紫峰陳氏曰。道也。志於學者。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此。必欲其學之成。而後已也。○觀濤王氏曰。學字註云。即大學之道也。朱子只是從十五而入大學說來。耳。在本章尋詩。則一學以學。此理也。知行並進而直至於理。與心化無非學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全功。志學者。志此而已。○志字。包得條為不是。空空志。○敬菴許氏曰。夫子當十五之時。便志於學。便是要為聖人。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是其精神。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其實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其循法。○通考海門周氏曰。志乃最初起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起念。鄭玄居考。索便從著作起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禪家為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我輩從事此學。處要看從何處起念。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天崖林氏曰。志學是而得也。志學。知人適某處。方行路。立則至其處矣。小註可玩。○紫峰陳氏曰。志猶問道而已。未得乎道也。由十五至

三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為之使外物不能為之亂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觀濤王氏曰：立是守得定如人站得穩。彥陵張氏曰：立是志之堅凝處。在天理上牢立腳根任他紛華曲學俱搖動不得。因之吳氏曰：凡學問須先造到能立處把住了針頭方始有進步。天人之所以相貫知行之所以渾化胥此為之基也。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蔡氏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明。然由三十而進至於四十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於道理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守便是操定把持處。次崖林氏曰：人於義理尋常都說我知了到臨時却不能行得只是未能信耳。若信一得及欲罷不能已矣。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見未真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七

須守在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故註曰：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紫峰陳氏曰：知未至於融通守猶假於費力至於不惑則即事之粗而見其精即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觀濤王氏曰：天命是天理本然不指氣數據註

兼流行賦予二意流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賦予即天命之謂性也然亦是一套事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虛齋蔡

十而不惑謂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五十而知天命則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域矣。五十而知天命凡事到面前不惟知其所當然而其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敬軒薛氏曰：不惑是於萬事萬物之理了然於心無一

毫之疑惑也。知天命是知天之元亨利貞流行賦於人為仁義禮智信乃五性所出之原也。次崖林氏曰：不惑知事物之理也。知天命又是知其原頭處。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付予萬物者無不洞然矣。此是中庸知天地之化育地位易大傳河圖說。周子太極圖說皆是知天命之實。五十而知天命要之不惑時便都窮到此了。但未洞然耳。必到五十然後天人一貫而洞然也。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紫峰陳氏曰：知天命者契妙用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也。觀濤王氏曰：知不是聞見之知自知天命至從心不踰矩看來俱是上達之妙但後比前更純熟耳。毛伯丘氏曰：不惑識見融透物無不格之謂知天命。則本原洞徹何器非道何物非則通天人而一之矣。此知即知天地之化育知字。通考虛齋蔡氏曰：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不惑集註以為知其所當然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為知其所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八

然何以不同。曰：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并求其所以然乃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以成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為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次崖林氏曰：聲入於耳即通於心便

少思而後得。是內外有相。格達故曰耳順。陳氏曰：纔容得甚。明敬軒薛氏曰：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響皆至。理寓焉。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觀濤王氏曰：順對逆言。聲入於耳。畧一停想而後能悟其理。便是逆了。夫子聞滄浪之歌。便悟自取之理。何有違逆。肇敏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紫峰陳氏曰：知天命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

人於耳而言之理即契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觀
濤王氏曰不惑知命耳順俱屬知者非道行也。行在知中
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濤王氏曰矩即理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

不言規而言矩。隨其心之所欲。濤張氏曰從心而自不
者行欲方也。隨其心之所欲。濤張氏曰從心而自不

過於法度。虛齋蔡氏曰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
不踰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了。但

年愈進則所造愈熟此亦聖人大約分簡進步等第耳。○
心即張氏曰心與矩原非兩件吾心中原自有本然天則

心即是矩只因學力未到或強心以就矩擬議即差矣。聖
心中天理爛熟運化無迹任心所之橫行直撞左來右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九

若自有一定之則不踰者故借矩字明之。○西川沈氏安
曰矩天則也。不言無欲而言所欲聖人所欲即天則也。

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紫峰陳氏曰行此知為稍難所知雖
出於自然而所行猶未盡出於自然

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則涵養者純熟於持者渾化從容
於法度之中而從橫左右莫非天理初不知其孰為天理

而就為吾心也夫豈待於勉而後中哉。○養亭陳氏曰欲
不是思他人須思之而不踰矩聖人隨念生處自不踰矩

自耳順至此此十年中消息畢竟又別。○澄陽顧氏曰矩
者天然恰好底方法一些子無所容其增減若但靠自家

意見作主任自家意氣發揮無乃從心不從矩於是乎有
學學則一點一滴不容草率抹過矣。然求之也未能至

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無乃從矩不從心於是乎學之
不已問如是之歲月萃如是之精神歷如是之階級方纔

表裏精粗打成一片從心便是從矩隨意所欲無之而不
可耳說者謂宋儒庶幾不踰矩而未必從心所欲近儒直

是從心所欲而未必不踰矩。此評最確。○聖人自叙所學
至七十日從心不踰矩蓋聖學之極也。竊嘗疑之。人所以

為一身之主者非心也耶。所以為一心之主者非矩也耶。
是故從心必不踰矩。矩必不從心。非有二也。味孔子之

言一似心自心矩自矩必竭一生磨勘方能合而為一者
何耶。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

矩也。而心者其發竅也。中本先天一至於發竅便落後天而
人心道心歧焉。是故矩有常心無常道。心有常人心無常

有常者。可從無常者不可從也。不可從也。不可之間相去幾何必
精以察之而不使道心常混於人心。一以守之而不使人

心或二乎。道心然後即心是矩。即矩是心。本來脗合之體
適復其初。無往而不可從矣。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知

天命至矣。尚何不了。再要十年工夫。方纔耳順。二十年工
夫。方纔從心。竊嘗億之。說箇天似涉渺茫。夫子定要一

自家身上打透。方肯作準。是故必六十才教到耳順。其言
即形即天命之難也。必七十才教到從心。其言即心即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十

命之難也。夫子下學而上達。及其上達。依舊在下學裏磨
礱鍛鍊。所以為中庸之至也。○麟士顧氏曰按朱子於志

學至立日積十五年進脩持守之功。於立至不惑則日加
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於不惑至知命則日克積十年於

不惑至耳順則日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乎
此自耳順至從心則日十年之閒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

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語意俱極斟酌時
家但一槩說又加十年之功以為次第非是。○紫峰陳氏

曰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於已矣。不惑知命耳順
俱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言矣。但

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通考吉所陳氏曰玩首志
字中間立不惑知命及末心字見聖人於心體上如此向

進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一生只
是堅持此志一生只是完成此志。○喜聞劉氏曰聖人初

年便志在知天命立與不惑總是於天命上用功到知天
命則不但知之而已此心與天命相為合一從此愈久愈

熟便自覺耳順。自覺從心不踰。至此則天命流行於胸中。不見有內外之隔。○我疆孟氏曰。學者何也。知者何也。何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各有天然之則。所謂知也。學此也。立此也。不踰此也。不感此也。知者知此也。耳順者。順此也。不踰者。不踰此也。一志直也。程子曰。孔子人矩。便是頓悟。自志學至不踰。便是漸脩。○程子曰。孔子

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因之吳氏曰。自少至壯。孜孜汲汲。無少休廢。而後至於從心不踰矩之地。此自明其好學之意。所以勉勵天下。程註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二句。

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觀焉。已此章本意。不重循序不躡等。只重在一箇無。愚謂聖人息之心。與發憤忘食三句同一純亦不已之妙。

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九我李氏曰。覺其學之所進。時時不同。如此。要想見他十年中。存息養日。改月化。無有間斷處。○備原李氏曰。一章只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故因其近似以自名。○微。徐氏曰。聖人知老之將至。實際。故因其近似以自名。○微。徐氏曰。聖人若拘拘於十年而後。進一步。恐非聖人之意矣。欲學者以

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涇陽顧氏曰。五章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年中。特點出天命二字。直是血脉。連一齊。俱到。立志曰。立曰。不惑。脩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毫不容躡矣。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遠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為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雖柔者可進而強。他一念克奮。自途人而止。箇箇做得聖人。夫子所以曲成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則以為到此。雖明者不得自用。其明強者不得自用。其強但一絲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之。猶是門外漢。夫子所以範圍萬世於無窮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字泰。王氏曰。三家皆魯桓

者。公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故庶子自為長少。而庶長稱孟。孟氏乃魯莊公庶兄慶父之後。春秋定公六年。仲孫何忌如晉。左傳云。孟懿子往。是知懿子名何忌也。懿子之父。僖子名。獲將死。召其

大夫曰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皆師事孔子無違謂不背於理觀濤王氏曰夫子非故晦其詞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肯於理了但其說未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

一故語樊遲以發之紫峰陳氏曰懿子不能復問夫子恐其未達無違之旨故因樊遲以發之欲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十三

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紫峰陳氏曰禮即理之節文上

下貴賤之間各有一定之制生事葬祭皆當以之而不可

有毫釐之過不及者也不及則謂之簡簡則慢其親而非

所以尊其親也太過則謂之僭僭則犯非其分而陷吾親

於有過之地亦非所以尊其親也惟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虛齋蔡氏曰生

禮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

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

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

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虛齋蔡氏曰無

言蓋人之事親隨伊分上自有簡當為的道理得為而不

為則是苟且以事親非孝也不得為而為則是僭禮越分

陷親於有過之地亦非孝也故無違一語若出於無意而意已獨至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甯字泰王氏曰按春秋懿子以哀公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丙

武伯曰然則甯也是知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甯也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

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觀濤王氏曰惟者惟恐也

待疾而人子體此虛齋蔡氏曰此指親心憂念其子

後憂矣人子體此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之也而以

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虛

蔡氏曰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

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

何豈不可以為孝乎戴山劉氏曰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

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莫不相關更有

何孝可言惟疾之憂其徒以慰親為孝也知此者必能以

其身為父母之身以其心為父母之心舊說人子能使父

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微茲徐氏曰敬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次崖林氏曰養縱不敬何至以犬馬視其親聖人此語特深切以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五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

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敬菴許氏曰按註疏之說有二曰犬以守

樂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朱註蓋用後一說然謂以親例犬馬於心殊有所不安考宋廣微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體敬薄惟禽之以又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黃華表云用伸犬馬之願獲遂鳥鳥之情前人看犬馬多在人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

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虛齋蔡氏曰愉色就面言婉容就身言故

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次崖林氏曰人子於親必有愉色於外是色豈可以偽為哉所以謂色難然則人子孝親所當致力者蓋在於心而不在于於色也○觀濤王氏曰愉悅之色根於深愛之心不可勉強矯飾而能所以為難○年

泰王氏曰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蓋念念在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五

則惡可已者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夫嚴恪且不可足以思其難矣觀濤王氏曰服勞奉養非可廢者但未足為難也以其未必根

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心故也○省菴吳氏曰服勞奉養亦非全然不是孝但是孝之疏節不必有深愛者而亦可強之也豈足言難大抵未二句只是形容

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

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

問難也次崖林氏曰與他言都不省得我意思復來問難

難是意之相背可見處觀濤王氏曰不違是意不相背也問

不可即以問難解達字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次崖林氏曰退是顏子退後日用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

行事或與人應酬答覆發語發語與進言之理

微弦徐氏曰要看得發字意出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於

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

造化亦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

不可虛齋蔡氏曰體段猶云坯質敬軒薛氏曰顏子於聖人

體段已具即所謂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

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

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

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

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敬軒薛氏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二十七

是抑揚其詞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愚而終知其不愚也

虛齋蔡氏曰如愚處亦與足發處相發蓋正是深潛純

粹然識心融所在袁一李氏曰不違不專在言上看是

顏子心中絕無分毫障礙間隔與夫子言默然契合無相

背底意思却如愚一般如愚是形容他兀然嗒然之狀

因之吳氏曰人知回之足發為善悟不知如愚而足發尤

見回之妙悟不違如愚將若決江河氣象敏於神明之中

此正悟境深處若悟境淺者便外露出來矣發字實根如

愚來聞一悟百解一通萬森然生發不窮亦足字對如愚

說不對聰明才辨人說字泰王氏曰顏子受教之時神

氣敏敏兀然穆然如水注水但見其不違而已至於退而

始自發舒其畔而益背者始可見耳然亦不必拘拘也或

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亦待省而後知歟曰非也其喜

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通考東鄉艾氏曰問顏子不違

與夫子耳若有差別則順與違友不可謂不違非順若

無差別則夫子何遲而顏子何早耶曰顏子所聞乃夫子

之言說底既有有理聽底又具信心兩下自相順受若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二十六

而夫子觸着便能省此與不違安得無別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因之吳氏曰首句

品定簡大槩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因之吳氏曰有一種人行事表

人便是有私意粉飾原叫不得君子。○次崖林氏曰：觀其所以又必觀其所由者，世固有所為雖善而意思却有不然而者，如齊桓尊周攘夷，何嘗不善，而意思只以為力假仁，全無實心，便不得為純正了。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次崖林氏曰：觀其所由，固有意向儘好的，只是不出於中心之誠，然心之所樂不在於是，便亦不能久。如唐太宗聽言納諫，銳意太平意思，一儘好，只是德隋以拒諫而亡，出於勉强，而非其心之所樂，故終不能久而有殺田舍翁之敗露。○觀濤王氏曰：安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五

樂於為善而能保其終，不安則勉強苦難而不能久。○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乎，不安乎，當云察其心之所安者，在是乎，不在是乎。朱子小註極明白。○因之吳氏曰：安者，心安意肯之謂，安最難看，須於無意之中，察之如華歆管寧鋤地得金，寧不視，敬拾之而擲，一見車冕而動心，此俱在無意間分別，故察其所安，不待其敗露，即當其平居無事寂寞之時，已知其伏變節之根矣。○觀濤王氏曰：視所以兼善惡，觀所由單承所以之善者，而觀其誠偽，察所安單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度友度所匪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而玉陳氏曰：末二句總上三節來說，從事迹上討究。

至於心術上去，直是窺破到底，縱有陽君子而陰為小人者，亦焉能匿其情哉。見必不為人所掩覆也。○泰嶽張氏

曰：人藏其心，雖是不可測度，然能飾所以不能飾，所由能飾所由，必不能飾所安，所以斷其必不能隱也。○因之吳氏曰：大抵聖賢觀人，不以已意觀之，只把他自家身上一條驗，如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如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那一件不是因物付物，所以為天下之至明也。○虛齋蔡氏曰：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見羅李氏曰：聖人脩己工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觀人也，即用此法。既視所以，必觀所由，必察所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彥陵張氏曰：尋，不但如尋盟不寒之尋，亦有尋覓尋繹之意。○寬詳討意，釋即時復思繹之釋，釋字義則如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字

絲者之引其緒而不亂，且不斷也。合尋繹二字而溫義始備。○涇陽顧氏曰：溫字須看語云：聖人傳業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愚以為此一字便是說火候，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溫這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字泰王氏曰：夫子為學者做

又做一件，終其身拈一放一，有甚了期，教他只溫前做過工夫，不輟不住，愈精愈有所得。○觀濤王氏曰：溫字最重，是從容涵泳意，溫故了便知新，不是故外有新，只就故中義理融洽自覺，趣味之觸發者無窮。○通考定宇鄧氏曰：為學須翻窠倒臼，如醫之用法，全依傍人不得，必從舊紙堆中翻出新意，見來心得之妙，不可言喻。○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虛齋蔡氏曰：故者舊日所已知者，於此而溫之，而有以知其所

未知則見得滋味愈長而推之無不通叩之無不應矣○
所學在我自得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深流長故
其應故可以為人師○虛齋蔡氏曰師所以待問溫故知新
不窮故可以為人師○則非問之所能窮矣可以為師全在
上新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

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次崖林氏曰溫故知新則義理自心得之可以推而無不通故可以為師若記問之學記得一件只是一件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若問十一件則不能知矣故不可為人師○因之吳氏曰人之所學果因溫故而新於常聞習見外豁然貫通油然領悟生機活潑出之不窮雖以之為人師可矣全是形容心學之妙○觀濤王氏曰為師重其應不窮上應是應人質問也蓋記問之學一記得一件只是一件人若將二件問我我便不知惟心得之學觸類無窮可以隨叩隨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主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紫峰陳氏曰有用而局於一之謂器成德之士

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虛齋蔡氏曰器則只

當得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為員員者以員用而不可借為方故舟不可以為車而不可以為陸車不可以為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君子學既有成而德已就則夫格致誠正之道所以脩諸己者既無不盡脩齊治平之術所以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者也故隨所用而皆通為趙魏老亦可為滕薛大夫亦可為委吏乘田亦可為大司寇攝行相事亦可用之典禮典樂亦可用之聽訟折獄亦可用之宰一邑亦可用之宰天下亦可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以然者以其體之具其體之具者以其一心本有以具眾理應萬事第人無學力以

究之故其體不與而用始狹耶○集註體無不具在君子字內乃所謂成德也蓋亦自學問來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紫峰陳氏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以其足於

子以行其所為者為先以言其所為者為後辨難易之等而勇為其難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則德無不足而言亦有味是之謂君子○觀濤王氏曰先其言而後從之此只見得行之為重耳當連上文亦可也其曰而後從之此只見得行之為重耳當連上文為一句不以其言而後從之此只見得行之為重耳當連上文隨也與跟在後一般斷然馳驟向前不得若議論當先而一以躬行赴之然身子上做得來却不免已落後也若能言而行不逮者更不消說○麟士顧氏曰是論君子不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主

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

子日脩己以敬亦然○虛齋蔡氏曰只為子貢多言不免

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有行未到而先說到者故告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此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虛齋蔡氏曰君子小人均一與人親厚也在君子則以公而不以私故為周而不比在小人則以私而不以公故為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冲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亦不失其為愛眾也况去一惡人而眾受其利是乃所以為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惟羣雖無不愛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承菴姚氏曰周與比外

而似一樣。只在心體上分別。君子以萬物為一體。不從軀殼上起念。故周小人只從軀殼上起念。逆之者。怡順之者。愛故。比不。比。即在周。不。周。即在比。上。無。兩。層。○省。巷。吳。氏。曰。君子。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皆。以。公。心。與。之。絕。無。偏。黨。於。其。間。何。比。之。有。即。所。與。者。寡。而。不。害。其。為。周。小。人。勢。合。則。從。利。合。則。就。皆。以。私。心。瞻。之。原。不。曾。見。得。理。當。如。是。何。周。之。有。即。是。盡。人。而。與。終。不。失。為。比。○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

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見羅李氏曰：無他。做手。惟是扶陽抑陰。故維持世道者。無他。做手。惟是進君子退小人。然其端乃在杪忽之間。而其辨必謹於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是而非之。際故周比和同驕泰。每並舉而細分之。○彥陵張氏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論比以黨惡兼善。析理極精。○通考。歐。徐。氏。曰。夫子說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易卦。乃有曰。比。曰。同。者。何。也。蓋。易。之。比。乃。一。陽。為。衆。陰。所。比。而。陽。者。五。為。得。其。正。是。其。比。也。乃。所。以。為。周。同。人。乃。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陰。者。二。為。得。其。正。是。其。同。也。乃。所。以。為。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虛齋蔡氏曰：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而學夫行者亦是學。○敬齋胡氏曰：學而善思則學便有進。○敬軒薛氏曰：讀書不專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警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

句皆有。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次崖林氏曰：學問不可不用矣。思然專靠思亦不得。如只去商量這道理。是如何。都不去身體力行。則終不為吾有。故危殆而不安。他日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是此意。○陽明王氏曰：思只是思其所學。學有所疑。便須思之。原非兩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望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實用其力。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病。○虛齋蔡氏曰：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理。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學矣而又思其所學之理。思矣而兼學其所思之事。則所學者非但事為之粗迹。所思者非但無實之虛見。○紫峰陳氏曰：身履其事之謂學。心求其理之謂思。○敬菴許氏曰：體是理於吾身。謂之學。精是理於吾心。謂之思。學而不思。則有冥行。故為罔。罔不可以言學。思而不學。則墮玄想。故為殆。殆不可以言思。故學與思。只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而一學。則墮玄想。故為殆。殆不可以言思。故學與思。只是。一事。當從其所不足者。而致力焉。若近世浪譚。無學無思。荒唐縱恣。其又異乎聖人之所謂殆與罔者矣。○彥陵張氏曰。學而不思。只是空習。箇硬套子。心體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而不學。只是空見。箇景象。心體上自不安穩。故曰殆。○思學不可以知行分屬。○敬齋胡氏曰。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察行而著也。○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次崖林氏曰：中庸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學。此又以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為學。摘出思與他對說。蓋思屬心。心是一身主宰。思是心之運用。乃心之所以尋釋義理。是為學第一緊關。非周子有得於此。故摘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之語。而曰思者。聖功之本。程子有得於此。只說誠之於思。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

之道而別為一端觀濤王氏曰離了正道別立邪教故曰異端如楊墨是也其

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敬齋胡氏曰聖賢待異端極嚴真如待賊相似蓋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乃眾草害苗其害小而淺○虛齋蔡氏曰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害即孟子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字內之壞自己之心術外之盡天下之風俗皆害也○紫峰陳氏曰文字重精之則見其為害矣故集註以專治而欲精之釋也○觀濤王氏曰攻專治也若其術疎而味淺還不足以惑人惟攻故有害○攻異端解做治異學只是一箇人譬如為我兼愛是異端之學○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

楊朱墨翟便是攻異端之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虛齋蔡氏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者

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如日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下也又曰顧盼指心性吾言超有無持作用是性之說以為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染著之說即求以起于萬象之妙其徒之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所謂說言踐實地蹟彼荆棘塗

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月川曹氏曰老佛之彌近理是全非也斥其非則正道明通考戴山劉氏曰夫子所云異端即近在吾心從人欲起念者是凡從生死起念便是佛從成毀起念便是老從名實起念便是申韓從毀譽起念便是鄉原從人我起念便是楊墨從適莫起念便是子莫四下分消粹然中正之極便當下是聖人體段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

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不知者

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觀濤王氏曰二為字不徒口中任讓乃心中體認之意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為知之不糊塗過了不知此事物之理則任以為不知亦不糊塗過了如此

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虛齋蔡氏曰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父崖林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子曰子路為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的那自以為知了如正名子見南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使門人為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聖人既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教誨之也○子路以為少此故為知原他初不悟已不知分明是以已為知自聖人看他見其有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為是故以聖人為迂而以身死之此只坐知不真耳他是何等人物

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註強不知以為知及自欺當如此看○彥陵張氏曰首尾二知字以心中知字以事物

知字以事物虛齋蔡氏曰此二句言重不知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

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

已知既能自知則不畫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父崖

林氏曰義理不知自以為知則心中鶻突又終身相沒更

壹輯 8-170

無開明時終於不知矣。不知為不知，則心中明白，就可以進於知。故曰是知也。通考：涇陽顧氏曰：有云知在心，不在聞見。此似是而非也。夫子告子路與提醒子貢，不同子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以多學而識箴他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聞見者，只是他心粗不肯沉潛理會耳。泛泛看來，漏物而知則難分別自家知不知似易，細細看來，知底曉得是知，則易不知底曉得是不知，却難。且如子見南子，必有箇該見底道理，子路本不知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箇該正底道理，子路亦不知却便以為迂至於佛胎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弗徂之往，則曰未之也。已一似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者，此正不知為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兩爾，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汝知之乎？所謂知之者，須我這裏光淨淨，沒些子遮蓋，那知不知處，清清楚楚，沒些子鶻突，乃所謂知之耳。若但任自家意見以為知，都是扭捏支吾也。註云：子路強不知以為知，還是知不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兩為字，須貼着首句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之兩字說方有下落。方打着子路真痛癢處，蓋子貢病在泛濫則欲其討簡歸宿子路病在鹵莽則欲其討簡端的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虛齋

曰：為子祿而學也。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為此而發，故著此一句以開先。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觀濤王氏曰：疑未信，殆未安，總是未知合理與否。

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因之吳氏曰：雄辨之

士最能塗人耳目，聾人聽聞，必闕疑慎言，而後寡尤。何也？莊子曰：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人之心，不服所尤也。寡悔，更易見，自恃閱歷，今古憑才妄動者，一時馳驟，豈不快意及馳驟者，過快意者，息至靜之中，才氣不得施而長知，躍然愧怍生矣。能無悔乎？觀濤王氏曰：尤是人責我失言，悔是我自懊悔。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通考：寧泰王氏曰：多聞多見，正是合用功處。聖人好古敏以求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是欲求其多也。江西諸人說此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其說話。按陽明之說，正是祖此會不思學之資，聞見猶元氣之資，飲食人固有傷飲食而病者矣。彼自有病耳，非飲食之咎也。若強壯之人，則穀氣即元氣，充膚澤毫靡，不由此而何病焉。故夫以聞見為闕疑，殆者擇之精，微齊胡氏曰：心病者懲噎而廢食者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不安處便不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行。慎言行者守之約。觀濤王氏曰：不疑殆者，固是合理然失慎字，是要十分停當意。因之吳氏曰：疑殆則闕其餘，又慎看他精神意氣，一味收斂篤實，而無分毫馳騁炫騰。正與干祿務外相反。虛齋蔡氏曰：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尤悔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尤悔乎？可以言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尤悔乎？凡言在

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虛齋蔡氏曰：必寡尤悔而後寡，則志行孚名譽者，自當有薦達之者。祿豈待求而後至哉。大抵子張之學，以為干祿，夫子所告者，都是祿不待干而自得之道。觀濤王氏曰：祿在其中，只是有得祿之理，以當然者言，不以必然者言。如孔子尚不得位，何能必得

○聞斯孫氏曰祿在其中者或以為究必得祿非也如是則學為祿學終言行之脩依舊是干祿之計縱君子愛道依舊是憂貧之心○因之吳氏曰中字正與外字相對言所謂祿者只在寡尤寡悔中豈在寡尤寡悔之外○說到寡尤寡悔亦盡矣如何又說祿在其中一句這裏有天理人欲在求祿之心不可有得祿之具不可無只一祿字有其心是為人欲有其具是為天理曰在其中者有其具也全不論得與不得學干祿是患無位患莫知祿在其中是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必有祿在其中一句纔見天理精純處故曰理欲同行異情就在寵利場中機關一轉公私內外判於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次崖林氏曰子張言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思聖人教之曰何必汲汲於祿哉女但去為學耳學至祿不待干而自至矣多聞闕疑以下皆學之事也○觀濤王

一氏曰此章不專重末句蓋多聞六句正教以為○程子曰一已之學而未句帶言祿即在此耳當重學字

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虛齋蔡氏曰以其所行順乎正理故

目之曰直以其所行曲理故目之曰枉舉直錯諸枉則舉錯得宜而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平乎舉枉錯諸直則舉錯倒置而無以服乎民心矣如之何使民服也○兩若張氏曰哀公看服字甚淺夫子直說到服其心處○徹茲徐氏曰進賢退不肖原是朝野一點公心故民之服不服其機括只在舉錯間耳朱子論未事謂救其根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所屬者舉而用之使舉錯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自翕然聚於朝廷之上甚得此意○涇陽顧氏曰直是君子枉是小人只覺下箇直字更有有力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無依違此等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為難謂之枉必然是可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媚畧無執持此等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為難聖人下此二字其指精矣○因之吳氏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朝廷之上進一忠良退一奸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二卷

愚夫愚婦自然痛快帖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是是非非之公心固然耳

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虛齋蔡氏曰外註與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虛齋蔡氏曰臨之以莊持已以敬也故民亦敬之○觀濤王氏曰莊者如正衣冠尊瞻視是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

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虛齋蔡氏曰孝於親則其德足以化乎民慈於衆則其恩有以結乎民民自然忠於我矣○徹弦徐氏曰須要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得民忠於我處蓋孝者所以事君也我孝親底道理便是民事君底樣子慈者所以使衆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之如父母矣此民之所以忠也不待使之此心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自然之感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虛齋蔡氏曰子不仕者未仕也或人疑其不為政者疑其有高隱之心而終不為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三矣○觀濤王氏曰季氏逐昭公公薨於外定公新立又有陽虎作亂故孔子不仕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次崖林云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友於兄弟惟孝處當一讀○了凡袁氏曰友兄弟

亦是孝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觀濤裏面事○王命君陳繼之故稱其孝友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虛齋蔡氏曰推廣其孝友之心於以辨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

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觀濤王氏曰政者正也○正家人亦政也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子泰王氏曰孝經故曰是亦為政也

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言闔門之內嚴父嚴兄則如事君事長畜妻子臣妾則如治百姓徒役也此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施于有政書作克施有政本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朱子不如此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句故知此施於有政以家政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必居位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為為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通考方山薛氏曰昭公為季氏所逐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墮戊辰定公即位又從季氏之役葬昭公於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兆及為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五今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纏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鈎銜以駕馬者麟士顧氏曰按詩小

戎五乘榮輈輈即輈也其木曲起如榮難於擊故以皮五處束之皮木相間文歷錄然詩緝云輈者輈也則輈又本謂之輈衡者服馬之輈也則衡亦可謂之輈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虛齋蔡氏曰其何以行之哉帶大車小車言而無信之不可行意却在於外○觀濤王氏曰信主真心說言行在其中不知其可也且疑而未定似詰問他如何是好意警喻方決言其不可行○唐氏曰其何以行之○以之當有著落不知其可○只虛虛說惟其難行所以不可○○答新錢氏曰虛車之不可行木文原就車說但正意邊亦須體貼簡以字言無論人信他方始窒礙難行只就他無這實心將把什麼去行以字方有著落蘇子由亦云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與旣具牛馬旣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將何以行一之為之輈輈以交之而後輪輈得藉於牛馬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陸氏曰

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觀濤王氏曰此事字是帝王家事不是泛問人事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虛齋

蔡氏曰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下之大本也

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虛齋蔡氏曰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善其善問答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厚然無質可言也○忠不離乎心質却是於制度上致意然猶是大槩未有許多曲折也至文則曲折備矣此忠質文之分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虛齋蔡氏曰天正地正人正者一則大運至子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人以正月始與事此天地人正之所以名也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嚴軒薛氏曰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一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以來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述而驗其

實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虛齋蔡氏曰

蓋謂文質三統集註用之而繼之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似亦不止文質三統而已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其所損益者亦未得悉數耳

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虛齋蔡氏曰可知也

所因者固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亦不過如此而已此所以雖百世可知○集註此數語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

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虛齋蔡氏曰其實所損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

曰孔子謂見義不為無勇。以緣秉志立操。初非決得不清。楚耳。一雜於計利害。即義之分數畢。竟輕利之分數畢。竟重。雖欲勇於見義。其將能乎。○戴山劉氏曰。人苟利害之為見。則方寸日流於邪僻。苟可以避禍。皆將不顧名義。為之。雖非鬼可祭。至於頽忘心。生却。又畏首畏尾。每事退託。雖義所當為者。亦不敢為矣。兩項事。只是一項人趨利者。必避害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二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八佾第三

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季氏舞大夏。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數如其佾。數。春秋隱公五年書初獻六羽。左傳云。魯用天子禮樂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人數以直者言。佾。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

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虛齋蔡氏曰。季氏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為。謂凡適已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閒。剝下欺上。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為矣。○觀濤王氏曰。廟制室外曰堂堂。外曰庭。庭是家廟之庭。○是字指僭入佾言。孰字包得廣。凡逆理之事。輕於僭入佾者。無所不為矣。如旅泰山伐顛史之類。○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始於一念之忍耳。故夫子以一字誅其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三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麟士顧氏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當作一句讀。記者語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九字方是孔子語。孔子口中未嘗說他舞八佾。但是字指此。故記者繫之。那

疏明。○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

白。疏明。○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

之聞不可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虛齋蔡氏曰：范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為政以下非章旨，故圈外之。謝氏曰：君子

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虛齋蔡氏曰：本註以是。可忍者為重，謝說以孰重非正意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字泰王氏曰：備考三家同是魯桓公之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桓公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仲孫又為孟。雍周頌篇名。虛齋蔡氏曰：雍詩傳以為武王祭文王之樂歌。按此詩有文考文母之言，其義無疑矣。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

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

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紫峰陳氏曰：奚取言其甚無謂也。○觀濤王氏曰：此章重一取字，蓋無論僭竊有罪，卽論詩之取義亦與時。事不協，吾不知祝史何據而陳詞，恐當之者有愧色也。○此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次崖林氏曰：聖人譏三家不待多說，但舉雍詩之詞，其無

知妄作不待言而自顯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

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

之。虛齋蔡氏曰：三家之始僭，蓋以桓公藉口也。而其後也。則於桓公以下皆襲用之矣。易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程子所以盡歸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已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虛齋蔡氏曰：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之理也。○觀濤王氏曰：人心不仁，則自其心中正者流出，便為禮。自其心之和者流出，便為樂。禮樂雖在外面，却全是一段真心發見。若人心既已，則雖用禮樂，却是襲取於外底，不是從中流出。其奈禮樂何哉？次崖林氏曰：禮樂不為之用者，非打格而不勝，則勉為而屢失。○字泰王氏曰：仁，人心也。心之敬為禮，心之和為樂。皆仁之妙用也。人而能仁，則心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便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如其不仁，則心已矣。心已而和與敬俱亡矣。其於禮樂判然二物，不相干涉。亦且如之何哉？以見人之不可失其本心，而徒繫縛於儀文之末。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敬也。薛氏曰：聖人惟言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斯須無序，卽非禮。斯須不和，卽非樂。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

亦將如之何哉。虛齋蔡氏曰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聖
於園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雅徹之
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次崖林氏曰林放問禮之本此問勝棘子成
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但曰質而已則遺其
未此林放所以見大於聖
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大哉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四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莊渠魏氏曰天地氣化初極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之問次崖林氏曰禮有本有文本以為為主文以輔之專事繁文則本隨以喪專事其本則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當文勝滅質之時而放獨有反本之問故大之承庵姚氏曰大哉問大其有超世之見也與夫子從先進之意合至由本以會其全是朱子補出觀濤王氏曰由本可以會其全如木有根本便漸漸生出千枝萬葉來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紫峰陳氏曰禮與其奢而過於文則

寧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禮與其易而節文之習熟則寧戚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禮之初不過如此文章儀制因儉戚而生將以節其無已之情而文其真率之態耳可以儉戚為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為禮之本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觀濤王氏曰或云忠信禮之本也儉戚非本乃近於本者耳此說近高而未盡善蓋戚字分明是一點真心如何下得箇近字以戚例儉則知儉亦自其心之未離未珠者率之耳夫子分明是以真心為本真心於喪禮見之尤為親切故既言寧儉又言寧戚○參陵張氏曰儉戚直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五

禮之本說蓋三千三百原本人心一念真意不容已處制出儉乃人心之率真處即此真心所在便是歸根之脈非本而何○與易寧戚是與○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

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三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虛齋蔡氏曰孔子此語蓋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詞○魯宣公十一年陳徵舒弑君是時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於攢函而不伐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辰陵之盟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彥陵張氏曰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即左傳不有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六

君之義○觀壽王氏曰三者有而若亡也為君者威福不在己是失其所以為君為臣者作威福是又不以其君為君○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虛齋蔡氏曰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不能盡其道不可引以為孔子正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麟士顧氏曰大全倪氏謂祭山曰旅蓋本禹貢蔡蒙旅平注言此二山治功成而旅祭之然按那疏

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云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禮書亦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又似無祭山曰旅

之說故馬氏但曰旅祭名而集註亦用之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

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

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虛齋蔡氏曰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字凡袁氏曰周禮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季氏之旅亦必有故而祈故冉有以

為不鳴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次崖林氏曰泰山既如林放則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為無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禮亦可以厚愧矣一言而季氏君臣俱受其藥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彥陵張氏曰凡權臣之敢於僭竊者蔑視先王之禮故也欲救僭竊之罪惟禮可以己之不如林放句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七

默默打動季氏良心處見得越分罔上幽有鬼責明有人非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祀則亦何益之有嗚呼二語是冉求不能救而夫子代救之如此○愚甫莊氏曰季氏舞八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倦倦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不敢非類不饗淫祀者惕之未有不爽然自沮者此不救之救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

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

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

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虛齋蔡氏曰揖讓而

升兩耦相揖者相讓也。三揖而後升堂者耦本位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復揖三也。遂射。耦天子入諸侯六畿內之諸侯四大夫三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未詳幾耦。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字泰王氏曰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衆耦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虛齋蔡氏曰揖讓而

升兩耦相揖者相讓也。三揖而後升堂者耦本位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復揖三也。遂射。耦天子入諸侯六畿內之諸侯四大夫三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未詳幾耦。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字泰王氏曰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衆耦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也。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若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虛齋蔡氏曰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絢呼縣反

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虛齋蔡氏曰倩非笑則見其口輔之好盼目之黑白分明盼如也。此二句指美質而言。所謂素也。絢是此外物事上二句賦下一句比。

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

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次崖林氏曰子夏疑素以為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樣。曰素以為絢似就把素做絢了。觀濤王氏曰巧笑二句。子夏已明但問素以為絢一句耳。素以為絢專疑一為字。蓋認作即

以爲絢也。絢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朝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加文飾。虛齋蔡氏曰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今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次崖林氏曰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為絢不是就把素做絢。觀濤王氏曰後字正破為字蓋詩人非言即以素為絢也。言先後之序耳。詩言素以爲絢是比體以素比美質。絢比文飾也。夫子言繪事後素繪即絢也。不是又把繪事譬素絢。麟士顧氏曰按集註則此句亦比也不應遂忘倩盼二句。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觀濤王氏曰禮後乎是假語不是問語此禮字正指儀文言禮必以忠信為質

忠信是真心此二字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

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觀濤王氏曰夫子平日願從先進今日說繪事後素亦寓有此意但

引而未發得此子夏一悟夫子胸中亦覺十分快暢謝氏

故謂之起予不是夫子本無此意而商能發之也

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

詩虛齋蔡氏曰論學知詩論詩知學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麟士領氏曰素以為絢一句子夏亦是讀得滑

了若以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禮後乎一句豈獨夫

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為絢時亦本無是解故

見引觸之妙不然亦如後人以成見說詩久無詩矣又何

可言之與乎大抵子貢子夏兩章皆是逐層生出觀知來

起予四字固見彷彿也○子貢本不論詩而知楊氏曰

詩子夏只是論詩而不止於詩可言同與如是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實禮不虛行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

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

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十一

微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

禮我能言之涇野呂氏曰禮失而求諸野當時老聃襄弘

王氏曰禮既無徵聖人何以能言蓋二代之禮多有周

禮之中聖人聰明博學因略致詳故能知而言之也而

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觀濤王氏曰文

無但故典散亡老成凋謝存十一於千百耳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

矣虛齋蔡氏曰宋殷之後去周未遠文獻雖不足料未至

如杞之甚故夫子他日有曰有宋存焉又曰吾得坤乾

焉坤乾歸藏也雖然畢竟亦不足也不足者不完備也

當時文獻若足聖人便當取以為證而筆之於書使二代

之禮與周並傳不至泯滅而無聞矣○夏禮殷禮與子張

問十世章有相發者此正所謂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也

若三綱五常當不待聖人而後能言之且亦何待於徵○

次崖林氏曰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

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問夫子若得

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十一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且大者時祭及禘止於太祖

若禘則遠追太祖之所由虛齋蔡氏曰禘是祭之至遠

來者故曰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

周公有天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

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虛齋蔡氏曰王者既立始

之帝則遠甚矣故不立廟但祭之時設虛位於始祖廟中

而退始祖之主於南面以配之周公禘也以後稷為始祖

以帝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魯之禘也以周公為始祖以

文王為所自出之帝不王不禘魯諸侯也安得用天子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樂與周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蔡氏

家並哉日鬱鬯之酒鬱鬱金香草也鬯其氣芬芳條暢也釀秬黍

酒和之以鬱金香草秬黑黍也○麟士顧氏曰備考禘禮

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

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濯灌王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及沃盥

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人秦王夏后服副禘從王而入

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卒彝之鬱鬯以

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

也是為一獻后乃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

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

臭故以鬯臭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

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饋餼既殊而奏樂亦異魯之

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

怠而無足觀矣虛齋蔡氏曰此章禘字且輕

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微弦徐氏曰禘而係之魯不待貶詞而惡自見矣他日作

春秋亦因禮之變而書或以卜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

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亦歎既灌之意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

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

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

一所以深歎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

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

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莊渠魏氏曰太廟祭始祖子孫千

及始祖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

其所自出其義至為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則其

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遞不相親自

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

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

與此蓋指講禮者言○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

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

簡道理極精微而遠大粗淺的人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
自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故程子曰惟聖人為能
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若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
大抵都是依故事行耳若求能自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
故曰非或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曰禘之說
人所及也而王不禘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故以不
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故以不
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故以不
知答之虛齋蔡氏曰夫子告或人不知禘之說者其意
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
國不當有此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
而諱之也

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虛齋蔡氏曰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十四

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與此則
其誠之可以無所不通者亦在其中矣○觀濤王氏曰知
其說二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則
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上看蓋七廟祖禘猶曰吾
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
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
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脈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
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
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說字深看禮文禮器
之外○字泰王氏曰朱子謂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
之中又報本蓋始祖已是大段淵遠今又推始祖所自出
而祀之自非極天下之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
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按此則知先王
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橫衝直
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註
中不王不禘云云乃是餘意語錄中殊不主此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

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次崖林氏曰聖人

往矣非真有在也聖人孝心純篤像似先人在那裏一般

其祭外神也神道杳茫非真有在也聖人敬心純篤像似

外神在那裏一般在特言其誠耳○省庵吳氏曰當祭

之鬼神必以吾心之精神為主如在者以吾心之精神交

於鬼神之精神儼如有所見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夫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

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也省庵吳氏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蓋吾之

攝之也○虛齋蔡氏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特以不得致

其如在之誠耳若其禮則固已行矣但此意則不得伸耳

聖人所歎者不在禮而在意也○此章重在○范氏曰

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范氏曰

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

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

禮為虛也麟士顧氏曰如不祭以心言無其

神以事言若又一意故圈外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十五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字泰王氏曰爾雅云室西南隅

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交邢昺氏云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虛齋蔡氏曰以本所非可展盡禮儀地場故復迎尸

而祭於奧以成禮也饒氏說得最好謂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畧

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去

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

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虛齋蔡氏曰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賈

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觀濤王氏曰何謂也不是疑俗語無謂正是說俗語必有所謂

諷之也乾所鍾氏曰王孫賈此問與彌子衡卿可得同意夫子謂彌子則曰有命於賈則曰天以此見聖人果樂命也天安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張氏曰獲罪只就媚上見凡人幾生一媚心起念即不可與天知即是獲罪於天豈媚於奧

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

於奧也敬軒薛氏曰逆理而獲罪於天則雖禱於奧竈而即順乎天而無所事於禱矣○虛齋蔡氏曰孔子此言只

據媚與竈之言而評之如此都不關著自己事亦不關著王孫賈事味其語意脫然在清淨地位立自非聖人則

然酬應之頃亦安能從容脫灑有若是哉南阜鄉氏曰玩不然口氣何等斬絕天字對奧竈字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是免禍聖人不言禍福然折權奸須如此說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去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虛齋蔡氏曰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因之吳氏曰大抵上古

朴茂之意如骨子一般決是脫去不得只因後來世變風移不宜硬執古方稍稍增損潤色其開而要之朴不可琢真不可飾則千古而不變也周監二代以成其制所以有

郁郁之文豈若周末文勝盡滴其忠質者哉見羅李氏曰從古經制之文斷然後代備於前代非前代之智不足或風氣之未開或時局人情之未壞雖聖人不能預為故也若後之治不古者所謂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所缺者在彼不在此○東鄉艾氏曰贊文

盛所以表制作之備決從周所以明憲章之志是可見夫子之得統於文武周公而文在茲矣

○尹氏曰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天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鄉側雷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

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

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

也次崖林氏曰聖人於禮儀文器數平日講之熟矣入太廟而每事問亦是臨時再加審慎不敢有髣髴之心是乃所以為禮也故曰是禮還在敬謹上○徹弦徐氏曰夫子初入大廟分明於制度器數亦有所不知或知之而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敢自信蓋識其義亦必識其物講之於平日亦必慎之於

臨時或人豈識此意○嚴山劉氏曰夫子初仕於魯一旦

以章縫之賤而駁奔於清廟明堂之上耳目之所歷不

諱其不知而問也乃聖人自反必問之心有必如是而後

即安者所以自展臣子之忱在廟則禮然也故曰○尹氏

是禮也若曰吾問即是禮恐聖人不應誇口如是○尹氏

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

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新鄭高氏曰尹氏以雖知亦問為謹之至則必

今日入大廟每事問明日入大廟又每事問若有一日之

不問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為謹矣而可乎然則何如曰

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有不知者乎曰禮之所可知者

禮而已若夫器數陳設登降周旋乃是人所制者非問何

由得知蓋孔子始仕之時初入大廟而每事問耳雖每事

詳審惟恐差錯亦有知而復問者但專以雖知亦問為敬

謹則非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麟士顧氏曰為力不同科言為此之故射不主皮此孔子自解經語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

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

中而不主於貫革觀濤王氏曰鄉射所以羣士於鄉而觀其德與演武習射不主皮非禁貫革也但不限定要貫革耳○承庵姚氏曰古聖王羣士於鄉而教之射專以觀德而潛消其强悍之氣示知所向也

蓋以人之方有強弱不同等也次崖林氏曰人力之強弱不同科強者可貫弱者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可貫也但主於中已足以觀德矣故不主於貫革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

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因之吳氏曰註中武王散軍郊射謂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

孔子歎之虛齋蔡氏曰治世行禮射亂世用武射當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則射固不主皮矣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則射一尚貫革而古風不復見矣故孔子歎之○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字貼說若

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孔子歎

之○麟士顧氏曰楊氏中可學而能二句本妙而置圈外

圈內則但云射以觀德自克商已然而周衰禮廢列國兵爭

復尚貫革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無事之時

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而今尚力天下紛爭

多事耳意不在貫革不貫革也今說家於末句不曰盛時

之難而曰古道之不復便只見得一半○彥陵張氏曰
古道不見於今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歎息謂非關
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衰哉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
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

侯虛齋蔡氏曰頒朔是頒曆也曆有十二月月朔每月之
朔也朔者蘇也謂月晦至一日復生明是死而復蘇也

故以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餼生牲也虛齋蔡氏曰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
只言諸侯者此章為魯事而發也 魯自文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書於春秋凡四書至定哀則習以為常春秋亦不

屑屑書矣○字泰王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註

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

行之用生羊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

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公五年傳曰公

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

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

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職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

為之則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不

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

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廟小於告

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

猶朝於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

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時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

意焉○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若告而
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理之略有不到則權
移於近習禍亂之原往往出此故簡其節敬其視月朝朝
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廢哉○
臨川湯氏曰子貢當時無因革之
權只是憤特設議以激魯人之意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

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惜之因之吳氏曰子貢大意謂有禮斯有羊今告朔之禮
業已廢矣彼虛文之飾徒存其名固不若并去其

羊之為愈也夫子則以名實兩存固禮之幸縱使無實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名猶愈於并其名而滅絕之餼羊若在則此禮猶存焉

影響於散逸廢弛之內幸有一綫之未絕一絲之未斷而

後世復興之機寓焉是一羊之小而寓萬世莫大之禮也

朱註羊存猶得以識之句絕好○猶得以識之羊存即禮

存也而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也句含二意而可復亦從

識之來○次崖林氏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之

禮既不行而羊為徒費是所愛者羊也聖人之意以為禮

雖廢而羊存後人或者因羊而求禮而禮因可復若羊一

去則禮決無可復之望是存羊即所以存禮一羊之所廢

者小而其所存則甚大也聖人之見大異於子貢矣○觀
濤王氏曰餼羊猶供亦魯君臣未敢顯然蔑視典禮處故
夫子所惜是亡於禮者之禮也蓋惟此禮尚未泯於人心
是以月月供羊之供即此禮猶有僅存之一脈也○字
泰王氏曰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以為羊在夫子則見以
為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也以羊為禮是禮
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本無禮也以羊為禮可以知繁縷矣
○戴山劉氏曰去羊存羊蓋師弟子有感於時事之衰先

王之政不復行於天下。故私相寄慨如此。去羊者有傷於禮亡而存羊者有幸於禮存也。然即此可見聖賢胸次自是各別。○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

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玄扈徐氏曰：此章全重名字。實寓於名。存名所以存實。名去實隨之去矣。作春秋係王於天。存名也。○守溪王氏曰：古者諸侯各自紀元。天子所存只有正朔。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尊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存羊之說。其亦存周之意也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

觀濤王氏曰：盡禮主禮儀說如違眾從下。與鄉黨中入公門君賜食為摯執圭等章所記皆是。○霍林湯氏曰：禮自有箇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了凡袁氏曰：當時之人他心裡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通考甘泉湛氏曰：何謂盡極也。至也。無過焉無不及焉。諂者過之時。人不及也。君弱臣強。慢君無上之習久矣。聖人禮義之中。正自不及者視之。以為過也。諂也。又安知自攀攀曲。跪奔走承順者視之。不以為不及乎。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虛齋蔡氏曰：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開，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恪恭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次崖林氏曰：天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此自其所不足者言也。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說得好。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為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含糊設將去。故曰：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紫峯陳氏曰：君之

使臣當知其為吾之股肱耳目，而不可有一毫輕忽之意。養之以重祿，隆之以禮貌，是謂使以禮。臣之事君，當知其為吾之腹心元首，而不可有一毫虛偽之心。有官守則必盡其職，有言責則必盡其言。是謂事以忠。君盡君之道，而不求之於臣。臣盡臣之道，而不求之於君。則上下之交，而德業之不成哉。○通考薇庵許氏曰：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之曰：惟禮可以已之。孔子告定公之意，亦猶是也。但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兩言含蓄而不露萬世君臣之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樂音

洛

樂音

關雎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

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

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虛齋蔡氏曰木

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

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虛齋蔡氏曰若據詩而言

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

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

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大其

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故

一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觀濤王氏曰據註憂雖深

樂雖盛是說辭雖極樂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哀是理當如此今以詩經考之關雎得乎淡不似其他

變風變雅之詩語樂必極沉而語憂必極酸若則知夫子

所贊亦審其音朝廟孔子正樂以詩辭被之管弦歌之

不傷正所謂關雎之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

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

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悲和緩之聲而不可

見其過也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字泰王氏曰詩皆出

正故其形於言者亦罕得聲氣之和樂而或失之淫哀而

或失之傷惟關雎之詩為后妃而作本其未得而言有寤

寐反側之憂可謂憂之深矣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則以

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

治之美也據今始得而言有琴瑟鐘鼓之樂可謂樂之盛

矣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則以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

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也此二句拈作詩之人語

而后妃之德見於言外虛齋蔡氏曰關雎詩有采芣女

君子好逑此二句最見后妃之德及詩人之所見也

處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

其正也蓋此詩是宮人所作故詩傳曰周之文王生有聖

德又有聖女妃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

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

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

反側也第三章所謂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

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

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

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集註欲

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其辭詩人之

辭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

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次崖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氏曰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為憂樂宮中

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恒關焉是固

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通考三山原氏曰

端本詩序云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

卜子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夫詩而作於后妃乃見為后妃之德也夫天下而正夫婦

貞節無如得賢則樂不為后妃之德也夫天下而正夫婦

止以為文王得姬氏宮人作詩以美之焉有此屬歌頌可

冠三百篇而稱王化之本風天下而正夫婦子匡衡云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可以配至尊

而為宗廟主其舉焉后妃貞靜無如之意見矣惟后妃

求賢所以樛木為喻皆好德而下德后妃之意見矣惟后

蘇轍朱子俱撫小序以為非商賜可與言詩見許於夫

子而反不足於後人手說關雎者宜取正於小序云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粟曰使民戰粟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觀濤王氏曰夏都安邑宜松殷都

之木樹之無所取義也然此正朱宜和周都豐鎬宜栗各據土宜

子所斷立社本意宰我不如此說戰粟恐懼貌宰我又言

周所以用粟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

與觀濤王氏曰萬物生乎土立社以祀土神為民祈報也

為民者立社之本意宰我反說要殘民了彥陵張氏

曰通考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

陽也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美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九範夏氏曰社祭土神而以句龍配又啟時君

殺伐之心沿城張氏曰振弱之道在修德不在修刑而扶

而殘民以逞則元氣益削魯事愈不可為皆此言而其言

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彥陵張氏曰業已就

事已過曰往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答謂指

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欲使

謹其後也虛齋蔡氏曰成事不說三句往者既不可咎來

是朝不及舌意三句皆泛失言之意在其中雖云不咎其

既往實以警之於將來也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祖

者人本乎祖且人屬也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土穀

不生社兼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

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

能保其社稷矣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

社之主木為言抑末矣況使民戰粟之說又非所以為人

君之福乎夫子所以責之為好說的都不說無打緊不好

一說的却又說使當時宰我答哀公只上三句無下一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毛

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

夫子責之

管子曰管子之器小哉

管子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虛齋蔡氏曰局量褊淺

狹以外邊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次崖林氏曰大

所設施言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學之道明德新

民止至善是何等局量何等規模管子不知此徒以詐力

相其君使齊桓功業止於葵丘之會而終不能遵先君太

公之教以復文武之舊律以聖賢大學之道不猶鵬鷃之

不侔哉故夫子以器小識之觀濤王氏曰器字最難識

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易竭凡為王佐者胸中容得許多大學術施出去做大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只容受些小術故做出些小伯功故曰器小○見羅李氏曰夫子平生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只惜其不明於學最初心只為富強之計求可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為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以不保其終也故曰器小○後亭陳氏曰器小由於識淺識淺由於不學○麟士顧氏曰只霸字對王字私字對公字便見他小器惟福淺故早狹如器已滿者不可更加也○七澤袁氏曰器小管仲能從源頭處清徹一番即無一匡九合之績其器何嘗不大昔人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為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況么麼伯業乎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次崖林氏曰儉則收斂而不開濶近於器小故或疑器小之為儉今人謂儉為小器亦是此意三歸臺名當用金仁山說事見說苑攝兼
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觀
王氏曰有三歸則有游玩之費官事不攝則多廩祿之費故曰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
丁念
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次崖林氏曰儉則吝嗇而不顧大體近於不知禮故或疑不儉為知禮殊不知奢侈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字泰王氏曰樹即屏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管仲大夫而樹塞門非禮也好謂好
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虛齋蔡氏曰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盞蓋於廳前中央也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為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桌坫字從土恐是瓦器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
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虛齋蔡氏曰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吝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吝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僭只是應或人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其區馮氏曰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況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偏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益也○承庵姚氏曰夫子嘗稱管仲之功此讚其器小者何責其本也凡人明於大道心體上十分潔淨聖賢事業帝王經綸皆從此出是何等規模何等局量而管仲視此何如哉至於三歸具官樹塞反坫皆由素無涵養學問到此不能承受不覺志滿意得此皆其器小處自當時言不可無管仲之功自後世相天下者言不可如管仲之器夫子所以深惜之○思道董氏曰彼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虛齋蔡氏曰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吝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吝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說他僭只是應或人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其區馮氏曰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況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偏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益也○承庵姚氏曰夫子嘗稱管仲之功此讚其器小者何責其本也凡人明於大道心體上十分潔淨聖賢事業帝王經綸皆從此出是何等規模何等局量而管仲視此何如哉至於三歸具官樹塞反坫皆由素無涵養學問到此不能承受不覺志滿意得此皆其器小處自當時言不可無管仲之功自後世相天下者言不可如管仲之器夫子所以深惜之○思道董氏曰彼其

最初發念只為富強原無帝王之心體故功成後皆是富強氣象臺官拈屏之設俱富強樣子也。麟士顧氏曰器小是樂說不可預燭下兩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自說不得大器即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垢如此方。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是無弊之指。

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

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

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爾初張氏曰

千古相天下定案君子不器神無方而易無體只因管子

功名發根不在性地上便為功名所用楊子雲說大器猶規矩準繩還

一見功名之見管仲三歸反垢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

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

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聞

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

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次崖

曰當時王道不明管仲人物功業已驚天動地都無人見

得破夫子器小之譏時人都不解故有奢儉之疑非但時人以孟子之徒亦敢慕而致疑於孟子之言

況其他乎不有孔孟之語王道亦幾乎息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敬如也釋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麟士顧氏曰周禮樂官大師掌六律

播之以八音教六詩與六德為之本六律為之音大祭祀

大饗大射大師大喪各有事而凡國管隊正焉固其職位

賈疏亦曰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長故普隊焉受其

政教然則語之豈謂是與亦不必言將正樂矣。本文那

疏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非是大司樂樂官之

長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必有日者為之大師又是瞽人

之中樂官之長故夫子但語之以聲音節奏大師對小師

而言賈疏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為

小師是也晉杜蒯云。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觀濤王氏

曠大師也亦瞽為之。知常說古樂雖公而天地之元聲人心之元韻則未嘗公

故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

簡理了。非夫子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

他。觀下翕純嫩釋。但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樂其

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可字蒙引作當字看。似未是。

麟士顧氏曰。正樂事體大。然本文止言音節。恐大段只在

此。翕合也。容含蓄意。始作時節奏宜如此。從訓放則舒暢

矣。翕從。從放也。次崖林氏曰。從放也。謂大作也。蓋始作在

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即始作。玉振即以成。中間皆縱之也。純和也。嫩明也。釋相續不絕也。了凡袁氏曰。翕是樂之作於始。一音不備也。如散是土音。至樂終方作者。安得盡作於始。耶。純嫩釋。是一時事。官音至濁。羽音至清。至難和。諸故。其純即純之中。又欲其明白。如絲竹之音。常易散於鐘鼓之音。合則嫩嫩分明。即嫩之中。又欲其連屬不絕。釋字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是前後換拍處相連屬乃成樂之一終也。虛齋蔡氏曰始是一時衆音自相貫串也。成樂之一終也。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如如如。俱綴於從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翁如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噉如揚而不混也。釋如雖不混亦不閉斷也。翁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噉如釋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饒氏曰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謝氏曰五閏斷。上句着餘字。下二句着中字。極有斟酌。

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又括之以黃鐘大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之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翁如

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噉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成。虛齋蔡氏曰清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者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噉如清自清濁自濁不相混也。釋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無閉斷也。○麟士顧氏曰按正註純噉釋本三平。謝註以釋如連以成。則似言成之釋如也。釋如亦即在純噉之中。細分之覺如此耳。若獨派釋如於以成。似未穩。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觀濤王氏曰從者見之如七人於宣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見字意同。

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觀濤王氏曰註不曰得位行道。而曰得位設教者。切木鐸字也。如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最切。不久失位也。虛齋蔡氏曰言天運將復而夫屬乎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若用後說。應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通考敬軒薛氏曰治世者以權用道。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子之。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次崖林氏曰孔子周流四方。雖不得有所遇。想在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因之吳氏曰封人請見非徒慕其德容之盛而已。封人賢而隱於下位者。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求見誠切如此。及一見夫子而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蓋幸天下之亂極。而將治。非爲夫子幸。實爲天下幸也。○陳鄉艾氏曰

封人一見。卜世道之興衰於夫子。此自有關係。木鐸一語。實爲千萬世尊崇夫子之祖。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

鐸之徇於道路也

敬庵許氏曰饒雙峰謂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能知其所能知者夫子

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愚觀封人之言意味深長超出當時晨門諸子之上饒氏最得其旨若註疏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者必在於得位行道而或者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者是

以喪位為得義皆未盡讀者詳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虛齋蔡氏曰美是聲容之盛善是所為是聲容的骨子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虛齋蔡氏曰盡美盡善俱是指樂言集註是推原其所以然處舜有紹堯致治之功武有伐紂救民之功布之於

聲形之於容皆盡美也然舜之致治以性之德為之德既極盛其有天下也又以揖遜非出於力取此韶之所以盡

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以反之之德為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若揖遜之自然此武之所以

未盡善也揖遜征誅之事皆布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德亦著於聲容之表觀濤王氏曰樂以導和方是盡

善韶樂雍容廣大一團太和武樂猶有發揚蹈厲未全是

一團太和未盡善非不美也未盡耳麟士顧氏曰子謂與子曰不同子謂記者約撮之詞亦記

者叙述之詞也若曰夫子曾言如此耳○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

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通考陽明王氏曰征伐周武王之不幸使到武王伐紂文王尚在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或者不至

與兵文王亦善處紂必不至如武王之甚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虛齋蔡氏曰聖人教人重本也紫峰陳氏曰此寬敬哀在內都從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

行之得失○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觀濤王氏曰寬敬哀是三事之本所行得失是未如心既寬矣條教號令

又皆盡善是得也心雖寬矣條教號令有未盡善是失也若心先不寬則失固失也得亦失也本之立餘無足觀

吾縱欲觀之亦何所據以觀之哉白文以字最重是執本以觀其末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之三終

四書明儒大全義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皮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紫峰陳氏曰居處之關係甚大○象信戶詩書而家禮樂何其美也君之則去儂薄而生愛心志邪僻而與善念矣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觀濤王氏曰擇是擇俗處仁是處仁

里焉得知承美字來不知如是之爲美不知如是之爲非

美故曰不知虛齋蔡氏曰不必謂既知其美而又不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

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敬軒薛氏曰久約必濫濫即爲貧賤所移而更

其節也久樂必淫淫即爲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

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

樂矣鐵山劉氏曰仁不仁只爭些子只一私念不化遇事便打對不過即能於持於旦夕而久之不勝其敗露矣

故聖人丁一久守要之矜持之時已是一關私意也景

逸高氏曰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

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即使暫處斷不可久長是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然觀世人窮約底他也混過一生富貴底他自道受用一生何以見其不可處不可處惟仁者則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即不仁處也紫峰陳氏曰仁

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氏曰仁者與理爲一隨所往而安於仁自然不濫不淫也知者真知仁之可好隨所往而利於仁有所守而不至於濫與淫

也觀濤王氏曰集註安其仁利於仁其字於字有分曉日其者與仁爲一也日於者猶與仁爲二也此深淺之分

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敬菴許氏曰處

難久約久樂尤難不仁之人或可勉強於一時而不可持守於長久必不免於濫與淫之弊仁者之安仁向矣知者

之利仁此心孜孜全在天理有無以向之之意而後能卓然不爲外物之所搖奪此地位良不易言今人莫不惡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仁之名而未嘗實用力於仁當境輒有移溺何仁知之足稱也○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

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

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

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

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

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次崖林氏曰好惡在人自

有正當道理。人惟有私心。則好惡皆從私心發出來。把正當道理都失了。仁者無私心。則好惡都從道理上發出。其好也。必其所當好而能好人。其惡也。必其所當惡而能惡人。

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紫峰陳氏曰有至公而後有至正。○了凡袁氏曰仁者胸中無一點私意。如太虛一般。妍媸好醜。各以物付之。而我無容心焉。是好即無好。惡即無惡也。無好無惡。故能好能惡。○自真徐氏曰唐虞之舉元流。凶惟堯舜之仁能之。春秋之賞善罰惡。惟仲尼之仁能之。○麟士顧氏曰自不仁者以下五章。論仁皆是說心之德。與愛之理無涉。○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

所繫而不能自克也。虛齋蔡氏曰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

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者矣。所謂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公生明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次崖林氏曰此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了。則所行皆善。更有為惡之事決無矣。○觀濤王氏曰仁是天理。惡是不仁之極。心無兩用。故志仁則無惡。○敬菴許氏曰志仁則無惡。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若猶有惡不得謂之志仁。學者試返諸心可驗。○毛伯丘氏曰果志於仁。則必無惡。猶有惡焉。不得謂之志仁也。可見治心之法。止在木源上著力。不在

末流處拔除。○彥陵張氏曰人只有一心。志者心之所之。苟心向往處專在於仁。則滿腔都是仁。那惡念自然參不入來。今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便是無頭學問。○麟士顧氏曰此亦望人之志於仁也。不

是泛論。○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紫峰陳氏曰富貴人所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也。貧賤人所惡。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也。○觀濤王氏曰審有兩項。安只是一路。蓋道則處。非道則不處。是兩項也。道固不去。雖非道亦不去。是一路也。○因之吳氏曰富貴以道。未嘗不處。未嘗矯廉以為高。但非道則決不處。中

高。決擇意。故曰審。若夫貧賤。不問道理當得與不當得。直順受而已。故曰安。○審富貴安貧賤。雖若在外。然不處不去。全是裏面著精神。故謂之仁。○惟因鄭氏曰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乎不處不去。是從人情中認取。天聖來有矚然無欲澹然無惡意。此仁也。○毛伯丘氏曰不處不去。直是見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通考敬軒薛氏曰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貧賤。○三山原氏曰俗士觀富貴而居之。介士惡富貴而逃之。皆非也。夫富貴行道之藉也。非惟庸俗人欲即聖賢人亦欲所爭者。道與非道之分耳。孔子之淨雲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四

壹輯 8-195

貴非薄富貴也。不義而富且貴，則浮雲也。孟子之萬鍾何加非輕萬鍾也。不辨禮義之萬鍾，則何加也。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豈芥視祿天下馬千駟哉。非其義，非其道，則弗顧弗視而已矣。聖賢見道不見富貴，道在富貴則富貴亦道。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

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虛齋蔡氏曰：富貴不苟處。

貧賤不苟去。即仁也。即所以爲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

間達仁以下，則爲仁之功益密矣。○次崖林氏曰：非道之富貴則必審，非道之貧賤則安之是心純乎天理而無人

欲所謂仁也。若於富貴貪之而不審，貧賤厭之而必去，則是人欲之私而天理之公滅矣。故曰去仁。○彥陵張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五

去仁只是欲惡上打疊。未盡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己念頭上勘出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於仁之意。○觀濤王氏曰：仁人心也。以欲惡之私情累其本心，故曰去仁。惡乎成名只是不名爲君子耳。非名譽之名，此節雖承上富貴貪賤來而亦以起下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將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

際。彥陵張氏曰：終食猶須臾意。造次顛沛就。蓋君子之不

去乎仁如此。因之吳氏曰：君子存仁一息不肯放下。任憑

君子之心，即息起居常自點檢無厭，無厭惡純然天理之公而毫不染於物欲之誘。此所謂終食不違仁也。不

違仁即是純此不處不去之心。○造次二句言當急遽苟且之時，事勢忙促不及檢點，不免墮於計較私情之域。君子無是也。故曰造次必於是，當傾覆流離之際，事勢震撼，縱初心不如是，此不得不入計較私情之歸，不處不去之操。

有時而改易矣。君子無是也。故曰顛沛必於是。○造次顛沛固不在終食外，亦不是足上終食不違聖人特地把這

造次顛沛形容存仁之密。○紫峰陳氏曰：正蒙云：言有

教動有法，畫有爲，皆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所謂無終食之

間達仁也。總是心存而不懈。○常惺惺則無終食之間

達仁矣。○涇陽顧氏曰：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達仁，更沒滲

漏了却。又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乃是把人最易

墮落處提破，須到這裏一切掣得定，方纔果無滲漏也。不

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世味中第一件迷心關，世

非無有志之士，多於此處失著。以至自絕於仁，故先從大

段分明處說起，見爲仁者要緊在此處著力。然仁道極大

爲仁工夫極密，不是一審富貴安貧賤便了。須瞬息存養

始得。故又曰無終食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富貴貧賤是

大段工夫。終食造次顛沛是精密工夫。○富貴貧賤此是

以不違仁一句作看處，看得透纔是君子。看此章書不可

貪賤等項，正是存仁關鍵。○是真境。○少墟馮氏曰：富貴

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都是惡底。且如

心豈止於此，大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

生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言君子

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終食不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為兩端言之。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次崖林氏曰。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通指富貴貧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紫峰陳氏曰。外行不謹。則內守不固。頃刻間。斷雖善必粗。此內外所以貴於交養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景逸高氏曰。說君子不去仁。說到終食造

說來。蓋仁是人人具足底。只被那世俗見封蔽了。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了。以下方得湛然無事。方見得仁底真體。有這真本體。方有真工夫。所以君子終食也。在這裏造次顛沛也。在這裏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他不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若此處看不透。自家身子。在世俗見裏。即終食之頃。不知有幾多起滅事變之來。手忙脚亂。如何支持得去。他日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便是不處非道富貴底樣子。稱顏子不改其樂。便是不去非道貧賤底樣子。孔門求仁。是學問真血脉。此章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蔡氏曰。存養兼動靜言。此二字原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無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為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為對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

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觀濤王氏曰好仁者惡不仁者雖似兩樣人而實非兩樣人實有是仁故好之實無是不仁故惡之好在此必惡在彼矣蓋好仁者真知仁之

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觀濤王氏曰須將仁看得極高美極可好底物事寢食夢

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有箇物在不放他入來此皆成德之事首節是用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彭山季氏曰用力於

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彭山季氏曰用力於

惡不仁也。好仁惡不仁。出於至誠。非由勉強。力如何。用蓋從所好。不真所惡。不切處。去其潛萌之私欲。而充其本然之好。惡乃其所用力也。○觀濤王氏曰。一日字。以用力之始而言。註奮然二字。最貼得明足者。十分完足之意。以其取之於心。不待外求也。○用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力兼得明以察幾健以致決。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月川曹氏曰學者能自強則氣亦從紀律有號令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未免為血氣所使○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學者欲去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情之氣必以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因之吳氏曰天
立志為先。下有成德渾身
是仁豈不誠難。却是人要去。做他原自容易。只消一日用
力。蓋力與心原非兩項。精神之鼓舞奮發處。便為力。故用
力而力足。○景逸高氏曰。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
之於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底都好。得來惡。賤底
都惡。得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於仁。幾見有好。仁而
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
力。是人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收拾轉
向身來。豈但無不足。當日強月盛。聲聲而不能已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彥陵張氏曰蓋有之
矣。即上文轉語。此句

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不能者。觀濤王氏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辭輕帶過
但

我偶未之見耳。春字牛氏曰我未之見與我未見力不足
有別。言人必當用力。然後可驗其足不足。

今人槩未嘗用力於仁。則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

此不足者。我固未之見也。

莫肯用力於仁也。任氏曰蓋有之矣。指力不足者。我未之
見也。指用其力於仁者。既曰蓋有而

日未見。何也。蓋以氣質而言。則容有力不足者。以用力而

言。則我未之見也。若果用其力。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氣

質。豈能限之。還是人之不用力耳。○紫峰陳氏曰人之氣
質不同。疑亦有欲進而力不足者。但我實未之見。而所
見者皆立志卑下。暴棄自安。而不肯用力於仁者也。實用
力而力不足者。誰歟。是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仁。特人無必
為之志耳。○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

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是勉
進學者之詞。初言仁者

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歎息。大意不過如

此。○永菴姚氏曰。通章只重用其力於仁矣。乎一句。前後

不過反覆發明。歎人莫肯用力耳。○裏一李氏曰。首言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乃深歎為仁者鮮。非歎其地位難到

也。下說為仁甚易。而未見有力不足者。乃鼓舞

激動之。而深歎人之莫為也。後二節總是一意。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

一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虛齋蔡氏曰此兼君子小人言。而意
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

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

故夫子發此。○觀濤王氏曰。大抵君子之過。不越二端。有

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偶不及檢之際。其本心之惻

怛發露。最真。勢不得已之時。其迫切之真情。委曲可諒。○

彥陵張氏曰。世人只為求全形迹。一念往往至於忍心害

物。過中之仁。雖該心迹兩項。然從不忍一念流出。所謂本

念不傷也。受過者。別有苦心。旁觀者。當具別眼。故朱子曰。

君子雖是過。然亦從那仁中來。血脉不至斷絕。○了凡袁
氏曰。夫子因論人者。以過而棄人。故發此。各於其類。正見
過有不同。不可槩論也。過在事。仁在心。欲知人之心。正不
當泥人之迹。人固有迹。然而心不然者。故或冒天下之不
韙。而適得其惻怛之心。適遭其窮。而出於天理人情之所
不免。如周公使管叔監殷。○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
之類。斯亦可以知其仁矣。

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

虛齋蔡氏曰：胡氏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淺淺看。○次崖林氏曰：此聞道就兼行說。○涇陽顧氏曰：聞之生也，幸而免死，猶死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生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猶生也。聖人蓋曰：人不得草草而死也。死生之際大矣哉。○孔子不知老之將至，夫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十二

以不知也。孟子曰：死生亦大矣。夫何以不貳也。學者要透朝聞夕可消息須於此究心。○見羅李氏曰：知聞道者之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死矣。○景朝夕所以甚言其逸高氏曰：聖人朝聞夕不可不聞，不可不也。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爾若張氏曰：朝夕只是設言，味可矣。語意若不聞會，不須在死生上更作商量。○通考因之吳氏曰：聖賢不論生而論所以生，所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聞之生也，幸而免死，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除却聖賢其餘神仙黃白推之以至佛老，却只是論生死便了。此吾儒異端所以判若霄壤，若不論其所以生則雖長生不死，只是箇罔之生也，幸而免，只把生死關頭著實看破，便是千古。○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聖賢真正學問。○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

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紫峰陳氏曰：於道有見者，一切外物皆忘之矣。布衣蔬食如此，錦衣玉食亦如此。彼何預於我哉。若夫士志於道而猶以衣食之不一若人為恥，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蓋未涉其涯也。何足與議哉。○觀濤王氏曰：此志於道非真志道也。真志道者識趣自別，若恥惡衣食者，心事何等卑陋。只因於此道不曾見得些大意，會得些滋味，名雖志道而於道實不相入。故曰：未足與議。只重與道不入，不重議論上。○見羅李氏曰：一聖人勸學者，只就毫髮微細間便察見全體。食稍求精，衣稍求飾，縵袍少有恥心，便直斷為貪富貴厭貧賤種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十三

王氏曰：貪富貴而厭貧賤，約必溢而樂必淫，皆恥惡衣惡食之心為之也。蓋有恥惡衣食之心，便有求華美者為之對矣。其流更有甚於求安飽者。聖人云：未足與議。立教之意，辭不甚迫爾。○龍溪王氏曰：易溺者凡心難忘者習見掃除不淨，如留汚濁於淨器中，雖投以甘露亦化為惡水。○嚴山劉氏曰：一衣食間足以動之，何以為志。聖人直無志耳。○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虛齋

蔡氏曰：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者事理之

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行也。以義非。有心於行也。若不當行則不。行其行也。以義非。有心於行也。若有心於行則不。行其行也。以義非。有心於行也。勢要相連。言無是者。有義耳。無是也。此三句。語處若無。下。言無。不。成。話。一。義。之。與。比。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我。以。心。制。之。而。已。○朱子曰。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此言君子處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三句語勢要相應。又要緊接說。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說。畧。開。畧。緩。便。不。是。○景逸高氏曰。適於義。適亦莫。莫。於。義。莫。亦。可。以。兩。句。原。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張子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讀此語。豁然得精義之法。隨他千變萬變。君子只守其常。經旁行而不流。此精義所以入神也。○麟士顧氏曰。義斷。得中也。朱子亦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制字本嚴重。即宜亦是合該如此之意。故此又曰。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上

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當貧賤則貧賤。皆為斷然也。不知何緣看作時宜。權宜之宜。遂算義是融通圓轉一物。因而謂無適無莫。即是比義。上下語意。○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滾做一團。此等見解。害人心術。

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

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

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

子之心。果有所倚乎。虛齋蔡氏曰。猖狂自恣。言放肆而不收拾也。蓋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

實有所倚。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此所以異。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為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命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私也。豈可與。

吾儒同年語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觀濤王氏曰。懷是懷諸念也。有念茲在茲。不能頃刻忘之意。○孚泰王氏曰。懷者意念之所注也。

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虛齋蔡氏曰。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

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觀濤王氏曰。君子中央無

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觀濤王氏曰。君子中央無

以事言。非以地言。懷刑。謂畏法。觀濤王氏曰。君子中央無

法。以自惕。懷惠。謂貪利。觀濤王氏曰。懷惠與懷土有別。懷

却是如此。懷惠。謂貪利。○觀濤王氏曰。懷惠與懷土有別。懷

未得所利。而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虛齋蔡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論語卷四

西

曰。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孚泰王氏曰。志在道德者。必不溺於便安。而意在便安者。即不可與入道。此懷德所以對懷土而言也。念在軌法者。必不沒於貨利。而意在貨利者。必不暇顧軌法。此懷刑所以對懷惠而言也。一念之趨向稍殊。而君子小人人品迥別。學者可不早辨哉。○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虛齋蔡氏曰。放。字重看。這

他便宜路去做。凡事不知有他。只知有利也。多怨。謂多取怨。朱子恐或者認為怨他人。故云多取怨。是為人怨也。○字泰王氏曰。恒言計是非。不計利害。此迂言也。常人是非之心。卒不勝其利害之心。聖人常以利害警之。利害明則。

是非明矣夫利人所同欲也放於利而行未有不叢怨者千人所指不疾而死害孰大焉求利而害愚者不為也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虛齋蔡氏曰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

故在圈外且害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盖凡得利不自義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觀濤王氏曰禮讓二字不平亦不是禮之讓只是一箇讓字實落禮字帶言如詩經

以御於家邦只作邦字看景逸高氏曰言禮必言讓者何也辭讓之心為禮之端禮無形讓乃禮也餘則其文也

一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景逸高氏曰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下之亂亂於相爭其治也治於相讓上不爭而下乃讓讓也者吾性之莫為而為者也讓則安不讓則不安人思即其所安豈有爭乎故聖人之教莫先於不然則其禮文雖禮讓乃禮也民與於讓而天下治矣

具亦且無如之何矣凡袁氏曰禮從辭讓之心而出而

况於為國乎虛齋蔡氏曰讓者禮之實所謂恭儉豈可以

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觀濤 萬民皆化於讓也然百官萬民之讓不難明惟人君之讓 難看百官萬民各安其分便是讓若人君之讓却不足降 尊而為甲只是他心中不以威福可自 恭克讓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方謂之讓紫 峰陳氏曰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只是恭敬之

心猶云敬讓也為國者心存禮讓則身出於禮人化於禮為國何難若無禮讓之心則雖吾一身且不能使之率禮况於國乎大意如此參張氏曰為國者全要養人遜讓之心昔先王教民以讓而設之為禮正以默柔天下之志使就於平未聞禮讓之外別有治道故使為國者果能以禮讓為之國便治了如不能以禮讓為國則雖治法甚具其於先王範圍一世之精意已去矣其如此禮何哉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次產

曰君子自脩初非以此求知於人也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啓發之耳亦猶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由他學千祿而啓之不是教他千祿也觀濤王氏曰可知是當人之知不是可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致人之知若欲致人知則偽矣見羅李氏曰開卷說人不知而不愠已定學問宗旨故全經隨事隨機懇懇教人無非此意無位者人分上事所以立者則已分上事已知者人分上事求為可知者則已分上事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所以經事宰物長民輔世至命盡性者一切不待於外求矣參張氏曰此章是

大人德稱其位名符其實體用合一之學聖人正借名位以為學者之驅策若把名位掃倒便非語氣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因之吳氏曰一以貫

便涉勉強一路去言一在那裏而萬事萬物自然貫通全不着力若下推已之推則却用力推將去故貫字與推字

原自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

應曲當用各不同。虛齋蔡氏曰：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

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

忠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

便見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

然貫亦非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在萬。所以貫之者則在。

一也。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

有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所謂。

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體也在外面所謂。

乃為合內外之道。敬軒薛氏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用。

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

無間。故一以貫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

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

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

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

人以一性而貫萬事。一以貫之。即小德川流。大德教化。即。

殊一也。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

其體之一爾。虛齋蔡氏曰：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

討道。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

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

中出。則千件事萬件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

謂因物付物。無有不周匝處。○曾子向也知索理於事。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七

謂隨事精察而力行者也。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所謂一。

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也。或曰：既云一事一理。而又云一。

理渾然何也。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一者。

萬之合。萬者一之分也。合以立其體。分以應其用也。夫子。

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虛齋蔡氏曰：真。

工夫將有所得者。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

將得乎體之一也。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

也。敬軒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故。夫子呼而告之一。

會。子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都好。不知都從心上。

發。來夫子恐其工夫太繁。因示以總要處。吾心渾然一理。

是簡。統宗會元日用萬事。都從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

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

悟於心。不覺其應之口也。若是素無積累工夫。雖聞夫子。

至言亦只作一場說話而已。○紫峰陳氏曰：天下道理千。

變萬化。其機不一。而其理之具於吾心者。則至一也。一以。

貫之。則不待事事物物安排布置。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

得其所者。曾子隨事精察。真積力久。已造極於融貫會通。

之境。如將見而未深入耳。一聞夫子之言。即脫然有悟。四。

門洞開。八窗玲瓏。鸞飛魚躍。皆在左右。向見其汗漫浩博。

而今則見其簡易要約。而無不包括矣。故速應之曰：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天

語便悟所謂如時雨化洪鐘點雪者。○觀濤王氏曰曾子
曰唯不可太泥未知其體之一要看將有得句如果未知
必如子貢方信忽疑了還是曾子
已有悟機夫子却與他一印證耳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虛齋蔡氏曰一以貫之猶云以
已而無一毫之不一。○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景逸
如何只管推得去。○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高氏

曰忠恕只是一箇忠恕。○但悟前只喚做忠。○恕是下學。○人
事。○當下唯得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

曾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
此方知只是如此。○此外無餘法。○此之謂路。○然貫通此之
謂流水。○釋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脩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五

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
各得其所也。○因之吳氏曰夫子言一貫而不明其所為一
者何如。○曾子答門人推明一貫而亦不明其所為一

所以為一之實者何如。○直至自此之外固無餘法。○清螺郭
朱子始以至誠無息闡其貫。○自此之外固無餘法。○氏曰致

中而位育。○盡性而贊天地。○舉斯心而而亦無待於推矣。○曾
老老幼幼。○絜矩而平天下。○皆所謂一。○而亦無待於推矣。○曾

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

之欲人之易曉也。○虛齋蔡氏曰曾子告門人。○依舊只是隨

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二字貼出。○貫底道理。○已矣

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與忠恕問。○架規。○模總

通乎萬事。○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已之忠。○推已之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是所謂是會子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五

渠魏氏曰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

而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因舉

下學工夫。○以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工夫。○一貫是忠

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學者之心

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忠恕。○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

間隔。○使道理常得流通。○一箇忠恕。○做出千萬箇忠恕。○來。○及到純

熟。○便是一以貫之也。○○紫峰陳氏曰曾子以一貫則學者

之所未及。○而難言忠恕。○則學者之所當為。○而易曉。○故借忠

恕以明之。○盡此理於心。○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

事。○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以忠為恕。○而變化有萬。○其即夫

用則忠恕實無以異於一貫。一貫即自然之忠恕。忠恕即勉然之一貫也。曾子借彼明此。亦可見其深悟一貫之旨。而善於發明與義者矣。或者恐忠恕之卑乎一貫。乃謂忠恕亦當以自然者言。殆非曾子開示門人之本意。且既謂之忠恕。則非自然而其相為體用之同於一貫。自不足以累一貫之自然而卑之也。困之吳氏曰：一貫是隨事精察的反對。忠恕是一貫的替身。曾子不是把忠恕當一貫。據忠恕正名正義原是學者事。曾子不過借忠恕名目。觀貼一貫的模樣。不是板板訓釋一貫之事。而曰如是之謂一。如是之謂貫。故蒙引云：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的意思。出此言極有體會。見羅李氏曰：唯字應之無疑。固見曾子之悟。忠恕答之無拘。乃見曾子悟之盡也。麟士顧氏曰：忠恕本是勉然之事。今借來解夫子之一貫。且當自然者說。先儒語雖多。大段亦不過如此。若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一是要他解得。一是要他做得。徹上徹下也。忠是箇實心。恕是推此實心而行之。聖人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位本不待推然除此。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又無可別解。恕處。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麟士顧氏曰：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是忠。即一義。落萬川。處處皆圓。是恕。即一貫之義。朱子於此處便說箇一。本只是如此。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虛齋蔡氏更無餘解。以四字在天。地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都從天地分上說。然後方著一句云：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困之吳氏曰：忠恕雖未便是一貫。然做到自然處。却便是一貫。故朱子以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為忠恕之實。蓋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即忠恕之究極耳。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

困之吳氏曰：曾子明把忠恕當一貫。然蒙引謂一貫不可分體用以一可言體。而貫不可言用也。乃程註又云：忠者體。恕者用。蓋貫字雖不可直當用字。然貫處便是用矣。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

異者動以天爾。虛齋蔡氏曰：論語之忠恕。當主聖人言。但或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庸或問之語。而遂忽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似不見得曾子當時所以

欲人易曉之意。愚意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為忠恕。程子則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而為忠恕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或因忠恕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須要認集註一措字。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敬軒薛氏曰：中庸之忠恕。乃學者盡已推己之正名。即程子所謂動以人也。論語之忠恕。乃聖人自然之忠恕。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溼野呂子曰：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一時開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虛齋蔡氏曰：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開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相為體用。其妙有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

斯乃下學上達之義程渠魏氏曰千聖以來惟傳一心以開來學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

依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且道世間萬事何者不出於心此是一箇大本總會處此心既有箇主宰然後萬事可以次第而治今欲作聖豈外此心而

無事事外無理惟是人欲蔽隔天理不得流出到那事上必須常存此心凡一事上必有一理隨事精察其理而力

行之一事上人欲既不得開這一事上天理便得流行積累之久事事皆天理從此廣大胸中流出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學者欲到此地位亦須先用此一以貫之工夫

學而上達也伏崖林氏曰忠恕學者之事也曾子平日工夫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即忠恕也欲學聖人者必由忠恕而入曾子之語門人雖云欲學者之易曉實示以入道之路不然一體萬殊體用之類亦可以明之而何取此耶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喻猶曉也鹿齋蔡氏曰曉者知之悉也曉比知為深○觀詩王氏曰喻雖訓曉其實在行上喻也不是單

主心言未及於行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喻於義

斯上達矣喻於利斯下達矣上達則進於聖賢下達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有人於此或以禽獸斥之未有能甘心受

之者至於義利之際乃不知所擇果何說耶○義利只有

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於義即入於利出於善即入於惡

○虛齋蔡氏曰此就處事而言謂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生死禍福之問小爾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故當辭則辭當受則受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曉得義理而已全不計較到利處若小人則雖當辭亦受當死亦生凡可以偷生苟得無不為之全不顧道義之合與否此其與處之不同也○君子只知有義則心全不入於利小人只知有利則心全不入於義此夫子立言之意此正

所謂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友者也是義當如何方便於已便是利君子則知有義而無利道及利小人則知有利而無義君子則知有義而無利

曲折枉透徹處遠裏就有行了又不但知之而已○因之

吳氏曰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義利隨時隨處有之君子

得義之神小人得利之機試之夢寐卜之倉卒有不期然

而然者○君子於義精微曲折不遺毫忽故曰喻於義精

於義也○小人於利窮工極巧不遺餘力故曰喻於利精

於利也○二喻字全在心上說君子非徒所行在義其心思

念慮所行雖欲不趨於義不可得也識論之矣小人反

是○觀焉王氏曰喻義喻利是別言不是深言蓋君子之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喻也○小人則不然如利也○君子之喻也○小人則不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榮身在同事異情上看尤明○龍溪王氏曰義利之辨甚

微如休惕於入井之孺子而惻隱形焉所謂義也從而內

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不肖不受於

嗜我而為之則失其初心而為利矣義也者天理之公也

利也者人欲之私也公私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志

有所向而習隨之習有所專而喻因之機之不可以不辨

也如此夫人之情亦非甘於為小人而不樂於為君子特

狃於其習而不自覺耳此學者所當實致其知究夫義利

毫釐之辨以決其君子小人之趨者也○三山原氏曰君

義矣。利亦然。今世科舉相尚。使涓涓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有與聖賢相背馳者矣。或惟官資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者哉。於此更歷多講。習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義耳。一時聽者莫不悚然。晦菴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大為嘆服。看來亦即前所云外矜名誼。而隱曲有所為。而然者之意也。○戴山劉氏曰。象山至白鹿洞。講此章。言科舉之習。仕宦之途。名雖為義。而實喻於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一時聞者流涕。至朱子晚年。又與人書曰。世間喻於義者。必為君子。喻於利者。必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二先生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為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一之途。而後有假之一途。然要之不可混假也。張敬夫曰。無所為而為之。為義有所為而為之。為利向可容混。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虛齋蔡氏曰。語錄所謂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與會得。故深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害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為。省。友。見齊者。莫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次。龍。林。氏。曰。此。與。二。人。行。不。同。者。意。亦。守。泰。王。氏。曰。吾。人。無。日。而。不。與。人。為。德。苟。有。心。於。簡。已。則。隨。其。所。接。無。非。益。也。故。云。

然。○見羅季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曰。賜也。賢乎哉。夫幾則不暇。若非自治有餘。那得閒工夫。去人分上。生較量。與真是見賢則思齊。不暇見不賢則自省。不暇。步步反躬。自治所謂夫我則不暇。與夫子自治也。○思齊內省。真是學者日用交游。訣要及之。已即是實學求之。外即是方人。○微軒薛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美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微。菴。奇。氏。曰。見。賢。而。不。思。益。見。不。賢。而。不。內。自。省。但。道。他。長。短。是。非。祇。增。罪。也。聖。人。教。人。只。是。友。己。為。要。○微。菴。徐。氏。曰。今。人。見。賢。不。美。之。則。忌。之。或。又。病。其。可。憚。而。遠。之。見。不。賢。不。替。之。則。笑。之。或。又。樂。其。可。親。而。狎。之。皆。由。為。善。去。惡。之。志。不。素。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次。龍。林。氏。曰。語。錄。曰。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變。要。關。截。即。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虛。齋。蔡。氏。曰。不。違。猶。言。不。替。初。心。也。故。曰。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蓋。依。舊。是。幾。諫。耳。○紫。峰。陳。氏。曰。不。違。者。不。違。其。初。也。初。諫。而。後。不。諫。是。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是。亦。違。也。○觀。濤。王。氏。曰。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故。即。是。敬。也。不。是。幾。諫。時。不。會。敬。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不。違。只。是。照。舊。幾。諫。不。怨。亦。只。是。照。舊。幾。諫。勞。而。不。怨。所。謂。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次崖林氏曰孰諫友復純熟以諫務欲論親於道而

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虛齋

曰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休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次崖林氏曰此章曲盡人子諫親之道○嚴山劉氏曰此心稍與親相抵卽是違稍見親有不是處便是怨不違不

怨用心只在無形無聲上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

一親不置兩若張氏曰依依親側孺子初心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

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

心則孝矣虛齋秦氏曰重在恐親之念我上故引范氏之云○次崖林氏曰遊必有方只按遠遊說

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游園焦氏

曰當思所以不欲遠遊者是恁麼念頭所謂曲體親心者其道安在不然雖日與親周旋竟亦何益○洪皓嘗遊太

學父寄詩云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吳槩官蜀中父亦寄詩云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二

詩亦可想見父母之情矣皓得詩還省槩乃以制而還爲人子者將爲健耶爲皓耶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次崖林氏曰知解曰記憶最是若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

難也常常記憶在心則既喜其壽又懼其時喜懼自不容已矣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

衰虛齋秦氏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虛齋

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故喜不足以斂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後不以

三公換○彭陵張氏曰喜懼只是一念才喜自不得不懼此處真是危懼不可告人○通考了凡袁氏曰人當中年以後一年衰一年數年不見偶一見之覺其顏貌異於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

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紫峰陳氏曰古人之於言每重

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古人務實常

以行不及言爲恥此所以不輕出其言也觀詩上民曰

非真躬不逮而後恥卽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了

先袁氏曰行有一毫不到卽是不逮不逮尚恥况行不踐

言○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

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

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敬齋胡氏曰程子曰約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五

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寸故鮮失○約雖

在事上見而實主心言失則主事言○彥陵張氏曰以放

肆失之者多以約失之者鮮非止謂儉約也虛齋蔡氏曰

此章專為以才智自選者發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

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季侯周氏曰以謹

未足盡君子也惟君子於言行之前自有一段淵然

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輕警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

要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紫峰陳氏曰欲君子自欲也此與

之人亦無足為輕重故君子欲

訥言而敏行蓋交養之功也○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

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

如居之有鄰也次崖林氏曰德不孤是論其理必有鄰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四

三

附之意有相夾持之義凡做學問最怕孤陋而無友如家

之無鄰出入守望執與維持古人都汲汲以求友為念故

夫子說此謂伯德之不脩不怕脩德而無友然今之人知

求友者亦鮮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

納則當止次崖林氏曰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

而不諫諫不行而去則當去若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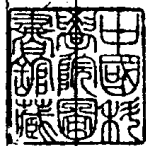
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至於煩瀆則言者輕

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觀濤王氏曰

謂攜交。○省卷吳氏曰：君而數諫之，則君且不諫吾之獻替，而反以為勸其過，友而數諫之，則友且不諫吾之忠告。而反以為揚其失，是自取疏辱也。重一數字，疏辱都從數上來。○玄宰董氏曰：須知進言者不宜動輒歸咎於友之疏辱，惟數斯辱，惟數斯疏，苟非數也，何嘗不可以從容而論也。二斯字可味。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以義而進止焉。○平泰王氏曰：事君處友，須有誠意，感通形之諫譴，其不得已也。煩瀆則言輕，誠意便有不足，朋友且不能感動，况於君乎？是故君子信而後諫，言必當幾，不為再三之瀆，然亦有事勢所遭，萬不得已而為之者，雖取辱與疏，所不能顧，故君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公冶長第五



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冶長，字季康，宋人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

至者為榮辱哉。虛齋蔡氏曰：可妻也，全在素行上取他下文是替他分解那一段被累事，以實其無

害于可妻。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其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

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自漢徐氏曰：南容本世家人見。

其退居南宮。疑其為廢寘之人。夫子從其素養觀之。倘遇有道。決不廢也。惟其值此僭亂之邦。所以退自養。默卒能免于刑戮。若三家悖逆。則身罹國憲矣。此夫子取之之微意。麟士顧氏曰。上節白于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度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觀濤王氏曰。子賤能取于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不如此看。則君子成德。全靠別人了。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決不能成德。次崖林氏曰。即子賤之成德。觀之可見。尊賢取友。是學之急務。故聖人戒友。不如己。子貢問仁。又以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告之。彥陵張氏曰。此章暗重一取字。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日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答。答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于魯。

反失輕重。麟士顧氏曰。此亦記叙之詞。日若人曰斯。皆隱語。但門人知謂子賤。故繫之也。若己自說子賤。而又曰若人曰斯。○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便無謂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女

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虛齋蔡氏曰。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玉。見其華美。○了凡袁氏曰。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其通達之材。不特可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德矣。不舉周之簠簋。而舉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為今人所珍。而尤為古人之所重矣。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虛齋蔡氏曰。賜也。何如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為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云。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虛齋蔡氏曰。瑚璉雖貴重。使子貢能因今日之所至。而益克其所未至。則其所就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不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虛齋蔡氏曰。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于

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于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而時人以佞為賢蓋以佞為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辭辨不勝故戰國辨士尊用于時而張良亦謂以三寸舌為帝者師佞之貴于後世又可見矣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觀濤王氏曰就或人意美其仁意輕惜其不佞意重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

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觀濤王氏曰禦雖訓應答對心字說以口給者言不根心只從口中辦備出來如心本知此之為非而取給于口強以非為是心本知彼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四

為是而取給于口強以是為非次崖林氏曰以夫子是故惡夫佞之言推之凡為說詞而奪乎正理者皆佞也
徒多為人所憎惡爾虛齋蔡氏曰屢憎于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而折廷諍雖見憎于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屢憎于人憎之者蓋君子人也新安曰口才雖俗人所賢實君子所惡觀濤王氏曰屢憎于人不得君子憎之常人雖以佞為賢然屈于其辨者憎之直道未泯者憎之入而覺其非者我雖未知仲弓之仁觀濤王氏曰仁字以心之德言心德在天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
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敬庵許氏曰或人其不佞不知仁則未可輕許而其不佞乃聖人之所深與也然即其不佞則近仁亦可知若工于口才未有不亡其

本心之德者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

輕許之也虛齋蔡氏曰全體非謂仁之全體乃人全體之也猶云悉有眾善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雖全體而未能不息也仲弓雖賢未及顏子則是體之未至于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也夫子安得輕許之哉次崖林氏曰全體是言其大不息是言其久有一善之不能非全體也有一時之閒斷非不息也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微弦徐氏曰此條發明夫子不許仲弓以仁之意而另列之圖外者章意重在焉用佞以與或人言只深折其以佞為賢故再言之而姑置仁于不許只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五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帶過也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虛齋蔡氏曰斯字所指甚大所
包甚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次崖林氏曰信尋常知得理義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此這便是不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信地不恁地做不得任是死生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斷然終干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為之是特未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為這就是信承菴姚氏曰建功立業隨學者力量所到皆可做得而苟此心少有纖碍即功滿天下皆屬粗迹能到此心真信田地即堯

舜事業亦不過素位中常事耳信字最不輕。觀濤王氏曰信字是真悟意一旦豁然貫通如顏之卓爾曾之一貫方是信稍有執着便非。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觀濤

王氏曰開只說吾斯之未能信而難出任意自見于言外。故夫子說其篤志。曰開曰吾

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于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分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真有以超乎尋常之表而出聖人意望之外故不覺深喜之。○觀濤汪氏曰篤志云者是近裡着已期待不淺之意蓋天意使開以仕是以由求亦賜一例

待他亦是吾儒適用之學但開之志又欲以顏曾地步自期而不欲以由求地步自限是近裡着已以為志而隨世功名非其心也其所期待甚不浮淺故曰篤志志字最難酌雖未造到此地位而其期待則如此子說只據今日篤

志說之不說到將來可信可仕上。○了凡袁氏曰聖人見開之才足以治人故使之仕若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都謂開見理不明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蓋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天下國家則于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意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六

二意原。○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敬軒薛子曰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即道也道即性也又曰斯指此理而理即性也天下萬理不出于一性知性則可悟道。○天崖林氏曰開見得道理須要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造等見解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謂此理必先

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率然之開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明

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者不同。○天崖林氏曰知得治已工夫須到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地位。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此皆見道分明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

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虛齋蔡氏曰聖人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于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

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七

義故謂其能從已。○觀濤王氏曰從我其由只說由平日慷慨必能決于長往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觀濤王氏曰材是裁度

下此乃事理也裁者裁此而已若說我語本非實然而由誤以爲實只是不諒聖心不是不度理。○彥陵張氏曰此章先須味道不行三字蓋夫子轍環天下無日不爲行道計也不得已而寄歎于浮海是傷此道之不行非謂天下之終可棄子路直以夫子無意復出都不思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思故夫子曰無所取材。○通考敬菴徐氏曰子

路勇于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于義而不能裁度以適于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為傷勇矣為孔悝死非無所取裁之驗歟夫子于子路教戒之殷而終若此甚可惜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虛齋蔡氏曰不知也者難其辭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敬軒薛氏曰聖人不能以仁許人蓋專言之仁則包四德仁則四德全而盡性矣故不輕許人以仁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八

敵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袁一曰治賦以兵言時簡教可使有勇作忠義可使知方○觀濤王氏曰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虛齋蔡氏曰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未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

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麟士顧氏曰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為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于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觀濤王氏曰赤非言語之科使與賓客言○字泰王氏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辭者不得而施其辨當時皆不識仁故曰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止是不與其仁也○紫峰陳氏曰此見聖人不沒人所已能而亦不輕許人所未至○孟旋方氏曰仁在之心之涵養實有所未及知非託辭也倘能器使其才即不知其仁可也○次崖林氏曰此章與四子志章同意可見聖人無虛許諸子無空言此所以為聖門人物也○問聖人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仁與才如何分豈其所以治賦治兵治邑者尚有未仁耶曰仁者心之全德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九

于理也才者人之所能稟于氣也有才者只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必純乎理又其感應自然處恐未能及且或長于此短于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于此動于彼若夫子之得邦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虛齋蔡氏曰孰愈謂女自視與回孰愈也○彥陵張氏曰子貢一向自認聰明夫子特地喚醒全是把回去打動他要他尋向裏面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

而見終虛齋蔡氏曰聞一知十只是有所子貢推測而知
因此而識彼者數之終云知十者即始見終也聞一知二
亦不是鐵定知兩箇只是無執滯能得子言意之表耳
融通只就所聞之一理知得貫融洞徹便是有無窮之悟
便是知十聞一知二却是聞一件又推得一件註中即字
因字有斟酌○涇陽顧氏曰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所謂一以
數目形容見地之圓缺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所謂一以
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陽
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止用功
故聖人問以教之觀註中亦自點破顏子明睿無所不悅
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十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次崖林氏曰上弗如是說子貢弗如顏子下吾與
女弗如是說女這言弗如處不惟自知而又自屈
這處吾深與子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
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物聖人把子貢來與較量
使他自看此豈是當聞正以顏子望之也而子貢果自知
又自屈則進道之機就在子此故聖人喜之所謂聖門自
顏子以下穎悟無如子貢于此可見○白沙陳氏曰學無
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陸氏張
氏曰子貢多學而識原若在聞見上用功夫子却把如愚
的顏子一對正是提醒他處弗如之與與孰愈之問同意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
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

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
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
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
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虛齋蔡氏曰自知之明則不
盡于已至觀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
知二而已則夫子今日之許果不虛矣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
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變也言其志氣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十一

惰教無所施也敬庵許氏曰古者君子不晝寢晝居于內
問其疾可也宰子當晝內寢故夫子深責
之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故人之氣志清明則
靈通汚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凡弱于晏安怠惰
而自淪于汚濁之鄉者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貴乃所以
深責之次崖林氏曰可雕可朽的人談之則能振奮不可
雕不可朽雖誅之亦不能振奮以有為矣故曰於
子乎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觀

王氏曰改字是始失之疎畧而人或售欺今改而詳審亦耳若說始待以忠厚今不得已而刻核不是改其失了

以重警之也察其所安豈是聽言就信其行者此語特以

警宰子耳東一李氏曰始吾于四句俱暗指宰子不作兩件事看傷今思古與此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爾且始之人安得有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乎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霍林湯氏曰始今非兩時翁云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一申說○承庵姚氏曰人貴打起精神做事悠悠蕩蕩不寔體諸躬行即說得好沒幹首節其詞切使之警省次節又引答自身來使之愧悟皆是夫子化工宰子處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

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晏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

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

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

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子弟使謹於言而敏於

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馮於 虞反 陳氏

曰其志卓然其氣浩然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蘇子所謂受其至大而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惑此之謂剛必夫天之所以與于人者其厚而人之所以成乎天者其備理無不明而已無不克乃足以臻此有所見而未真有所養而未熟者不足以與此故夫子歎其未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之意**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觀壽王氏曰慾字最廣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慾根學于聖門必不至如世人貪財好色嗜慾無厭但此心未能澹泊寧靜世味猶多

所牽引故謂之慾○因之吳氏曰欲下著箇心字極有意念結在心終身不解不此外而偶然感觸底還有分散

之日也朱子曰無心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虛齋蔡氏曰

慾字虛有心慾字寔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

剛字者剛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

說不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慾焉得剛○雲峰陳氏曰無慾乃能不屈故不須廣說

不必說是不慾陳氏曰無慾乃能不屈故不須廣說

不慾陳氏曰無慾乃能不屈故不須廣說

勇猛克治時時檢點庶不負此一生○麟士顧氏曰蒙引說最清楚蓋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於慾則扭做一處無分曉矣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剛自是不屈的慾則裏面方着了些鉛錫不可謂即屈于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遽有申振之許歟○次崖林氏曰此所謂剛即會子所謂大勇孟氏所謂浩然之氣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吾往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故曰根也慾焉得剛蓋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乎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懼雖千萬人吾往矣○章吾李氏曰根也慾焉得剛亦因人語而就申振言耳其實聖人未見之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次崖林氏曰堅強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謝氏曰剛與慾正但以本體言程註剛則不屈於慾稍差

相反觀濤王氏曰剛與慾非正相反慾乃不剛病根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拚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人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陽明王氏曰無加諸人出乎其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強恕求仁之方正吾人之所有事○見宇楊氏曰不欲無加是把此身公共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渾然一體絕不見人我之形是何等地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虛齋蔡氏曰子貢此言式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仁恕只是生熟之分○次崖林氏曰夫子語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這個勿字尚須用許多力氣正子貢所當從事者却舍了這個意思直曰無過于自任矣故夫子曰非爾所及○觀濤王氏曰及字就目下言不就此後言○彥俊張氏曰人心原自大公此心開明時本欲捐爾我平意氣到施受實際未必真能渾然一體而無系毫不平此蓋難之之辭欲其實用力○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耳非抑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

敬軒薛氏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于贊易極言之。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虛齋蔡氏曰：性是仁義禮智，天道是元亨利貞。夫子罕言之者，非中人以上者不語之。以上也。○敬菴許氏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與子罕言命與仁，可以互見。蓋下學上達存乎其人性命之微，輕語無益。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未為無見也。

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虛齋蔡氏曰：此章要見聖人教不躡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子貢始亦只是知夫子之文章，至是方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因嘆其美如此。○敬軒薛氏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麟士顧氏曰：性道即文章，宋儒已有此解。晦翁深闢之，今人搜出示異，不知教不躡等四字鐵板難動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非謂言矣而不可得聞也。○東鄉艾氏曰：一部鄉黨皆夫子之文章也，所謂威儀文辭皆是也。至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乃是言性言天，與文章自是兩截。今人只勾纏性天即在文章便於。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論語卷五

五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觀濤王氏曰：未之能行，不是時勢所妨，只是方聞了未到那行底時節。

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觀濤王氏曰：能字最是。

只是形容子路急行之心，與他處記事跡者不同。○季思歸氏曰：未行而唯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已。

聞者以為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既行而唯恐不聞，又可知矣。○東鄉艾氏曰：此論比聞斯行之更進一步。聞斯行之敏，行君子之常事也。唯恐有聞則記者，觀子路獨到處。○此只描寫子路急行之心耳。愈行愈恐，愈未聞愈恐，主意原不在聞字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靜臺杜氏曰：勤學好問，便與權智機對不。

同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論語卷五

五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次崖林氏曰：文，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事，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略節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之文，亦取其一善耳。○敬軒薛氏曰：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文，取其微善而不錄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

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

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

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伯溫劉氏曰：文，以大行受大名。

伯溫劉氏曰：文，以大行受大名。

以細行受細咎行出乎已名出乎人經天緯地矣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又愍民惠禮文錫氏爵位文周文王得文之精漢文帝得文之思韓文公得文之洽公叔文子得文之通孔文子得文之勤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

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字泰王氏曰夫子許子產君子之遠四而首以行已

之恭則其挺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斯言也藹然君子反躬虛已受言納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觀濤王氏曰恭是謙遜不伐能不矜功之敬謹恪也字泰王氏曰子產歷意非在容貌上謙讓也敬謹恪也事四君四十餘年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六

始一節夷險一心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為私計則其事上也真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公不勝私終起私家強盛之禍者異矣○觀濤王氏曰敬是謹恪以盡臣職盡相道言亦不在容貌上惠愛利也字泰王氏曰子產之政不專于寬然終是惠蓋其資性既溫良體憐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為多所補濟○次崖林氏曰養民是有其生也惠註愛利是二義愛根于心利施于外表裏之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次崖林氏曰使民是驅使猶云駕馭也義是裁制經畫欲使民就我條理所以濟惠之不及也子產之政不專于寬于此可見○字泰王氏曰義與惠字相對有惠而無義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有章是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

衣冠而精之是也○紫峰陳氏曰此在逐事上見子產有君子之道○觀濤王氏曰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者○字泰王氏曰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為人春秋時名卿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讀書乙記備列子產而斷以夫子此四言蓋以為莫能加也○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

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

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

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能敬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九

以為善紫峰陳氏曰常人之交初或敬而久則玩玩則必不能全交惟平仲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也○無回沈氏曰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之意在內○見羅李氏曰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法也○只敬了便諸費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多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說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

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

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觀濤王氏曰龜能知未來吉凶故事之欲為趨避計耳大

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于冥冥之龜故曰不知
○子凡袁氏曰知者重人事不重鬼神其能知幾於未事
之先亦只是此理常明於心目之間耳文仲只居蔡已有
不自信而信神之意况復山節藻稅以居之分明有愚意
何如其知是對當時人說當時
競稱文仲之知故夫子譏之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
事也
○虛齋蔡氏曰大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
人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
居蔡其崇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
○臧文仲事只見是諂瀆鬼神從何斷其不務民義曰亦
嘗見有務民義者而暇此乎
故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
○張子曰山節藻稅為藏龜
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度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其為人

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觀濤王

怒不形但知位乃君之位也物我無間但知政乃君之政

也故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虛齋蔡氏曰着此一

句方見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

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觀濤王氏曰未知焉得仁猶云未知其心何如焉得

遽以仁許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

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

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

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許其仁新鄭高氏曰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可見者

只是忠清而已子張未識仁體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

微弦徐氏曰微箕比于忠也而稱以三仁表齊清也而許

以求仁子文子忠清矣而不許其仁全在心術隱微上

較量○麟士顧氏曰子張初問就事論事也故曰忠曰清

再問就事論心也故曰未知焉得仁各開說若于文之簡

王猶夏及任子玉至敗文子之不能正君討賊後仍返于

齊于預大政豈不亦都不成其品然因此并將忠清二字

新只說得忠據棄馬十乘亂邦不居只說得清便下仁字

不得設使其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于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又皆出于義理之當然而脫然

無所累非有不得已于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

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

得是仁耳且子文文子之為人皆夫子之所知者其不許

以仁必有以也。故後來朱子迹其行事而直斷之為不仁。蓋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而仁者無不。清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蓋菴羅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為義自明。或謂當理即無私心。無私心即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為未善。是蓋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撥夷狄以尊周。漢高為義帝發喪。孰不以為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誣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志行之高。若

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虛齋蔡氏曰：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僭王猶夏則。是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之仕齊。既不討賊。而又復返。則是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故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公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虛齋蔡氏曰：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也。此亦樂言。若明理底人。便思三四番。亦不到得私意起。若魯鈍底人。思一二番。未得到三四番。始得亦不可知。然而多思底人。大率流入私意者多。○守泰王氏曰：三思者。紛紛于利害得失之較量。故不勝其狐疑而猶豫耳。故曰私意起而反感矣。○因之吳氏曰：凡事到面前。仔細尋思。至于思之而得此。是一思。若是未得。猶不可言一思。繼此再用一思。以驗之。便自精明透徹了。註中私意起。非必私已之私。凡理外之妄念。皆是妄念。一生便與起。初間義理正念。兩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宜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齊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通考濟園焦氏曰武子莊子之子成公初年衛莊子速盟于向三年武子始盟宛濮當不及事文公朱註未知

何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觀濤王氏曰無事可見者非束手無事但無後來履

危蹈險之事耳大抵為於可為之時此其知之可及也成

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

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次崖林氏曰聖人此言重

在邦無道則愚邊不可及意思全在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上人臣犯難濟君於君未必能濟且或至喪其身武子之愚却能濟君而保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身此所以不可及也困之吳氏曰有道則仕知者以之

這等無道之困危難之邦而武子以身周旋其間竭力而

不肯去此先幾之士所不為也故曰愚其周旋事難也而

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精敏之識卓越之才果有以

畢副其孤忠而非徒抱虛志無補于國程子曰邦無道

家無裨于時艱者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虛齋蔡氏曰在朱子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

則以沈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

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易之心何以擔當艱險非有超然

獨用之才何以調劑機宜蓋艱貞沈晦以濟時危國喪而

而不可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個昏愚之

人一般卒之禍亂潛消國家安定而人皆莫與之爭不識

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能為之也不

然非安于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激于形迹而反以敗事

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

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

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

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觀濤王氏曰狂是志

大簡略於事惟志大

故不屑屑細微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亦作好字面看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王氏曰狂者志大志大者自有一段高步軒與甲鄰

庸陋者不同故曰章成是成就非半上落下的先輩云成

章即是成其為狂極有理嚴泉徐氏曰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未篇觀之則意極明備狂簡字亦作好

字看狂是志意高遠簡是略於事為蓋被他見得大了便

不屑屑於事為之未只把會點來看便斐然成章朱子

彼視世間利祿直是
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

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

或可與進於道也毅侯李氏曰此夫子思狂也中行節

取其可以擔荷世道所謂狂者進取是也進取是他斷然

要做聖賢志願高大得緊無一個仕頭處好攔截得他有

此志願雖一時躬行上未便相稱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

其大段却已到好處故夫子思之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

陷於異端耳陽明王氏曰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

微漸有輕滅世故滿略倫物之病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

得於也故欲歸而裁之也虛齋蔡氏曰斐然成章言他已

半上落者成章地位儘高蓋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

不以勢利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

出自胸中之誠而見於事為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

而交付以大業如由來輩俱在下風乃是成章已成個

片段了故可裁麟士顧氏曰不知所以裁之按淺說不

知以中正之道自裁時出手法度規矩之外正說小子欲

裁意在言外也彥陵張氏曰裁之使就于中行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

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次崖林

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妍媸因物之自取人之有惡從而惡

也若惡其人則追念不忘矣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

心也若出於有心則追念不息矣觀濤王氏曰不念字

有化而忘焉之意自虛齋蔡氏曰如

是聖人心胸如此故人不甚怨之也司馬溫公雖奸

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欲吞容嗟其賢如明道先生則狡

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

為所發亦惜其死而為之流涕此無他誠也公也公則可

怨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嚴山

劉氏曰夷齊之不念舊惡好惡不係于我新舊惟其所值

雖鑑別之嚴總屬無心之陶鑄何多怨之有夫子恐人以

了了之義為樹怨之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媒故借夷齊以示訓觀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王氏曰人但知夷齊之清不知其量故夫子特表而出之

○虛齋蔡氏曰不念舊惡所以為聖之清不以三公易其

介所以為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聖之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

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

恩不得為直也觀濤王氏曰直者曲之反乞鄰一事便有

為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委曲故不直季侯周氏曰古來只

等委婉方便却只是第二個念頭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

有感於其事而嘆之不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同轉念

上去也下文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為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耳。○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

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

謹也新鄭高氏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反不可以觀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在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符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

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

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

心以直也虛齋蔡氏曰人之為人其發於言形於色見於禮貌之間各自有個當然之則而不容以偽為者巧言令色足恭則是出於偽為意在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人之為人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其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如今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為友若此者出於勉强意在乘間而動姦險之甚也故左丘明與孔子皆恥之○無回沈氏曰春秋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人每於人情物態上加一分周旋料理此便是鄉愿之起根脚處夫子譏微生高之不直附左丘明之同恥皆以防人心之微濇也○觀濇王氏曰

上是以於人下是陽為厚人皆不以本心之直道待人故可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天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觀濇王氏曰此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作用世之志不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虛齋蔡氏曰子路之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設使敝緇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敝為憾其能以敝緇儼立於狐貉之間乎○因之吳氏曰車

為憾其能以敝緇儼立於狐貉之間乎○因之吳氏曰車裘共敝類類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

只在心體上辨別○少墟馮氏曰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居然三代為公氣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也果

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

以不如古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无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孟旋方氏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有善之可伐直是若無若虛氣象若在施伐上打鍊何以為顏子○畏

齊薛氏曰顏子克復以後必無矜已誇人氣態特恐凝神飲氣之學少不到心中微有渣滓未化耳若把施伐字就

事為上說便不是○敬軒薛氏曰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伐矣○觀濇

王氏曰子路志在不吝顏子志在不驕或曰勞勞事也

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虛齋蔡氏曰夫子老

安友信少懷便是使物各得其所之意天下只有此三

等人上一等老者也下一等少者也與我同等朋友也而

今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則吾之一身凡其所接莫不各

盡其道各得其分停停當當而無一之遺漏矣此非聖人

孰能與于此○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意在一家

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

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無

一不在化日想夫子開口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家說蓋聖人此志隨處可行○甘泉湛氏曰夫子老安少

懷友信以人同人者也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也物各

付物如天地之覆載化生而已無與焉夫然後為無

我天理流行而無間此聖人之所以聖也○通考瀾園焦

氏曰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

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安友信少懷只眼前信手拈

又曰皆與物共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又曰子路勇於義者

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

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虛齋蔡氏曰知同於人

勞事也勞事人之所同畏故亦不欲以施於人此與正註不合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

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

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次崖林氏曰人孰無自私自利之

人老安友信少懷便是此氣象但有大小之差別施伐是

以已之有形人之無顏子只見得善是已之所有亦人之

所有勞是已之所為亦人之所能故不施伐老安友信少

懷是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譬猶造化生物一般大以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大小以成小都無許多費力所謂如天地之化生付與萬

物而已不勞焉是也○子路以物與物共者顏子以善

與物共者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

無迹顏子則與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

猶存迹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

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

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

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心自咎也。雙江薛氏曰：自訟是心口相攻，語雖隱微，是也。藏心，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

者為尤鮮。能內自訟，敬菴許氏曰：見過固難，見過而能內

如仇敵，必不使其容留。長養方稱內自訟。通考陽明王

氏曰：人心之明，數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其

不能改一念，改過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受軒貢氏

當時即得本心，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受軒貢氏

不求勝者也。彈力竭而後已，使克已如此，心光之大

勝則去欲必除，其根絕於前，不復萌於後矣。此心光大

可立致，所以期人難得見也。吾儕有過，非不愧悔，然怨艾

不深，理不勝，欲尚有護痛包容在，是去惡而又自留根也。

故終日用功，終日長養，暗慾在謂之內自訟，則良知自然

自精自專，自省自艾，自融自化，終日凝聚如對越神明，不

容一毫渣滓於胸中。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

方是透根透底功課。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

者深矣。景逸高氏曰：尋常能自知過而悔且改者，往往有

正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見過於幾，不遠

而復者也。訟者必有對，若無對不成訟。人果能見過於天

精明方見，得人心欲細微，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道

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常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

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見羅李氏曰：孔子平生事，專謙

自當亦不多以許人，何其任之至也。孔子雖云天縱之資，

自人觀之，一切見成，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

是，把定脚跟，步步挨將進去。今看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

換出一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合下便能

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必待六

十七，則孔子分明學，就不是生成孔子實信得這步好

學之功，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

後世學者，實信好學這句，庶幾涉聖躋賢，世間多有其人

也。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景逸高

信是人底本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只有人

字問如何若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脗切，這便

是仁學之不已，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不學則不

便是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不學則不

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觀濤王氏曰：學非他，不過充此

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

信。龍谿王氏曰：孔門之學，惟在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

信。工夫。涇陽顧氏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是提

出一個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個好字。○彥陵

張氏曰：大意只是勉人學，將自己做一個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五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虛齋蔡氏曰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

實是取其居敬行簡仲弓蓋有以窺見夫子之意有在於此又自覺其所以為簡有與尋常人不同者故問伯子如何將因夫子之與否以證簡之得失也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伯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畧矣只是厭煩底人耳因之吳氏且可也簡不是言其簡之可謂其簡如是為人亦可矣可字只渾渾指為人說蓋仲弓問子桑伯子雖意在簡而口氣亦只泛問為人何如耳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

袁氏曰居字即所無逸所字行則施之於民者如發號施令之類是也嚴恭寅畏原是臨民之本使勵精明屏昏惰正衣冠尊瞻視所居一於敬矣然後操其體要寬其文法凡有事來只檢緊要者應將去所可減省者悉屏省之

是謂居敬行簡則事不煩而民不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

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煩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箇主宰了其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故曰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觀詩王氏曰居屬心行屬政居敬是兢兢不放棄居敬所行之簡是存其大綱畧其細目若簡是怠荒不兢兢居簡所行之簡是大綱細目俱廢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底可字與可使南面之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有此疑○因之吳氏曰子桑伯子受病處畢竟在本體聖人以兢兢業業為本體故簡而天下治伯子以清淨為本體故簡而百度弛○通考三山盧氏曰居敬而行簡而字註中是分兩項工夫說非居敬則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而煩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豈有疎於自治而臨下真能簡者乎如召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所言而觀之亦恐其於居敬之道有所未盡也如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於敬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平日檢點身心便當極其周密無一毫放過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滾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朱子謂這般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此段議論最發得明白切當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虛齋蔡氏曰仲弓誤認兩可字為同是雖疑然仲弓之言即夫子之意也因之吳氏曰兩問兩答俱是便明照見

許已端的○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

平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了凡袁氏曰兩簡行簡是一樣而所居不

同體段自別可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景逸高氏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儼若思而已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三山盧氏曰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作一直看非本旨故列之圈外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有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微軒薛氏曰因一事一不於心而遷怒之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常用力者知之○義山劉氏曰顏子不遷不是即於怒上做工夫蓋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幾亭陳氏曰地位如顏子有何過有言動無非禮之事或者心之所發偶有系毫未盡故其事則求不違仁其心則三月不違仁偶違即覺旋覺旋消此心不復再萌是之謂不貳過過至微復至速聖人不顏子見有此心他人莫能有此心惟此恰恰是顏子之心顏子

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虛齋蔡氏曰好學正是不貳過是工夫到了事不是就此事上用工夫工夫全在克己上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到不遷怒不貳過便是已成就時節然非用力克己者不能至此故朱子說是好學之符驗○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若程子却連著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些圈外註也○景逸高氏曰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

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若程子却連著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些圈外註也○景逸高氏曰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

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
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
惟自許及許顏子一人○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性情上學
不在性情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
所好聖人不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
謂之好學 又言未聞好學者觀濤王氏曰亡以及蓋深惜之又以見
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
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敬軒薛氏曰吾
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
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嚴山劉氏曰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
行何以故真知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五

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
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陽明王氏
曰有未發之中始能此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
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敬軒薛氏曰復之於人大矣雖顏
子亦由於不遠復○月川曹氏曰
顏子幾於聖人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
只是不貳過 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
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敬軒薛氏曰觀
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工夫○涇野呂氏曰不遷怒發而
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
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
情之中惟怒為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
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六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
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人謂聖本生知
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
顏子之學矣月川曹氏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
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
十六斛虛齋蔡氏曰此冉子之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虛齋蔡氏曰夫子此言所以責冉子多與之非而又

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

一祿也虛齋蔡氏曰宰有常祿夫子與之粟九百皆其所當得者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

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觀濤王氏曰毋字是正意以與爾

祿不當辭見得無有君官而不受祿之理正貼毋字○辭

受取與士人大節二子遇與為傷惠過辭為矯廉故夫子

以中道裁之○虛齋蔡氏曰一則與所不當程子曰夫

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了凡袁氏曰赤不當與直告

不拒之而姑使思其不當與之故何求未達而自與之多

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

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

里之貧者了凡袁氏曰思之辭非不受祿也辭其多也夫

自擇其貧者施蓋亦莫非義也嚴山劉氏曰就請者通情

全操則有與鄰里鄉黨之義於此見聖人因張子曰於斯

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荷園焦氏曰天下多吝與食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子常居其是

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為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

也故代為權之令其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

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為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

足為也○了凡袁氏曰君子用財不獨吝者失之也施不

中節即推恩亦私意也不獨吝者失之也辭不協宜即潔

已亦私心也冉求自多與以為惠原思辭常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耳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

顧氏曰按陳潛室註角不及山川王制又云賓客之牛角亦不云社稷也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則社稷亦獨天子用牛山川即天下名山大川天子皆祭之諸侯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不知如何分別又據周禮牧人山川屬時祀注謂四時所常祀不拘隨方之色但取純色之毛則此駢角既合時制尤知不廢也○觀濤王氏曰祭享山川非此不足告便仲弓父賤而行惡見聖自不容舍不論到享與不享上

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虛齋蔡氏曰以犁牛譬其父以其子之驛且角譬仲弓之賢以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譬仲弓之必見用而不廢也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宜不如此其實也然此論仲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虛齋蔡氏曰孔子當時初不會一字發而繫之如此○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

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淮海孫氏曰觀人者不可以世類為去取惟知好德而已矣自立者不可以世類為勸沮

惟知脩德而已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敬齋胡氏曰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為本心

之全德蓋兼四德而為萬善之長而統心不違仁者無私乎萬善者也故孔門之教專在求仁

欲而有其德也虛齋蔡氏曰仁者心之德非吾心之外又有所謂仁心之所有即仁之所存也人之所以不仁者私欲害之也蓋心德與私欲不兩立○近溪羅氏曰仁即是心即是仁如何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因學者心有仁心時說來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不違仁者正心即是仁仁即是心處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敬齋胡氏曰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虛齋蔡氏曰三月不違仁者此心常有私欲不得而問之也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內此心純是天理絕無人欲而心與仁一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安能如顏子不違仁之久○張一李氏曰日月至焉至字亦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底時節註云能造其域而不能久是就到此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底地位說與顏子不違仁總一般但爭能久與不能久耳○近溪羅氏曰論語二十章此章特拈出心字易三百人十四及復初特拈出仁字顏子之不違即易之所謂不遠復也諸子之至即易之所謂類復也○通考三山盧氏曰語類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日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倪氏亦云朱

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定說也今看註中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明明是主後說但所謂至者直是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境界與顏子不違仁無二此地位正非小可何得小看至字而以日一至月至為說低也如存疑

云如今市井之人一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是謂造乎仁之域亦非謂仁自外而○程子曰三月天道

至也故張子內外賓主之說在圈外

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

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

問者也。景逸高氏曰：筆。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

當識。顏子所以為仁。陳氏曰：惟聖人能見其違。惟顏

子自知其不善。他人學問。不能見顏子違處耳。若

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敬軒薛氏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

之辨。敬軒薛氏曰：心之理即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

○或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外為賓。嘗

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之。則心與

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心在仁之外。是分心與仁

相離為二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孰為之

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

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內之時。多為賓。未知是否

○天崖林氏曰：小註三月不違是仁為主。欲為賓。日月至

焉。是欲為主。仁為賓。看來未是。謂三月不違是仁為主

欲為賓可也。謂日月至焉。是欲為主。仁為賓。把諸子都說

低了。今自諸子中言之。若冉子。伯牛。仲弓。皆聖人所與者

勉循循而意幾非在我。則聖人之地可至矣。○澄陽顧氏曰

易明當曰：心即理也。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

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

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

從政謂為大夫。○虛齋蔡氏曰：從政之義。君者出治者也。臣

也。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虛齋蔡氏曰：果則足以

之際。達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藝

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片言折

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穎悟通曉也。事理通達。故能言。子

貢能言。亦其達之一驗也。求也。雖嘗為季氏聚斂。只是不

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得來也。巧。○觀濤王氏曰：果達

藝。是三子平日之才。到於從政。何有。方說涉政事上。○固

之吳氏曰：康子執政。能引而進之。故其言三子從政之

易。正欲康子隨材任用也。三何有字。有綽有餘裕之意。○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

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

當去之齊。次崖林氏曰善為我辭是央他替已辭却善是

其名命不復至也如復召我則吾必在汶上示以不可得

名也。○參陵張氏曰季氏魯之權大夫而費又是強邑孔

子相魯必先墮費尤閔子所不肯居者故對使者

而辭之始終都是央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溫煥

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

氏曰學者能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

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

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了凡袁氏曰家語載閔子為季氏

宰問政孔子告以馭人如馭馬則

閔子嘗臣季氏此不欲往者必有其故如孔子未嘗不仕

魯而定公初年則有故而不出也若謂視之不啻犬彘則

過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

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

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

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

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

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

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虛齋蔡氏曰執其手者念

路而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

亦可見矣。微茲徐氏曰顏淵之死則謂之天我伯牛之亡

一可以言命不盡其道而○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

死者皆不可以言命

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微茲徐氏曰孔子列德行

死一以惡疾死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

害其樂。虛齋蔡氏曰大凡能輕外物者皆已所懷挾有重

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

非禮勿視聽則所視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動則所言動

皆天理矣大禮之所在樂之所在也易所謂樂天者也

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哉使顏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十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十四

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穴崖林氏曰：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欲既去，萬累俱無，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憂，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羨之。伯脩袁氏曰：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十五

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敬軒薛氏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故夫子稱其賢。季侯周氏曰：凡論人造詣，須看他當境何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實實有味乎其精進，故不勝數賞之。耳顏之不改實與夫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故贊處正是取他好學處。○了凡袁氏曰：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余謂實取顏子之精進。

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彭山季氏曰：其字本其所自有者而言。○羽皇宋氏曰：恬愉自得，聖賢只是尋常，莫看做驚天動地。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敬軒薛氏曰：實常用也。譬之泰山，人皆知其高，然必親至其處，方知其所以高。若聽人傳說，而未嘗親至其處，則亦臆想而已。實未見其高之實也。○程子曰：顏子簞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涇陽呂氏曰：先儒謂周茂叔令尋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闊，何等灑落，世之貴富貧賤利害天壽，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天心泰無不足也。顏子之樂，正在於此。○月川曹氏曰：昔周子致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某竊謂孔顏之所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十六

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得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顏子工夫，遂欲求顏子之樂，亦誤乎。○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率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於其地，豈有便來自已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周子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處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啓新錢氏曰：孔顏一生，只知有樂，無非習熟說深同善來朋，肯趨樂則行之。

固然即疏水曲肱算瓢陋巷處那樣至窮極困會無轉換
故曰不改故曰亦在其中如曾點幾欲拈出又對佳境發
抒便與孔顏之樂有毫釐之辨故流而為狂○戴山劉氏
曰茂叔教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程子說不是貧又不
是道朱子又說未嘗不是道若有極口道不出者畢竟是
何事此事不從言說得不從妙悟得學者須實學孔顏之
學始得孔顏樂處即是孔顏學處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何不樂之有○錢亨陳氏曰無
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事亦無事其道遙而已乎
孔樂而不知老也顏樂而不能罷也其實事也有得之視
無求不
奮遠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七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虛齋蔡氏曰說者企慕欲得之意中道而廢
言已行到中道因力不足故廢中道分明是
半途廢是無可奈何捨置了不終其事也今女畫言女何
曾有求進之念乃溺於怠惰安於小成自限其所至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看來說也未至必如顏子之欲罷
不能乃為說之深耳謝氏曰以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所
用力與使其知所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
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子之道以一心
而妙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
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易詩書春秋道中自有可嗜之
味在○了凡袁氏曰中道而廢夫子因冉子而解力不足
之義非謂世間原有此等人也世上人只有志不足者無
力不
足者○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

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
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
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虛齋蔡氏
曰為己者

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如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吾性分
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吾事而已者為己也若學為仁學
為義而欲以求聲譽利祿者便是為人也為己為人述
則同心則異君子小人同為此學者也一則是要自家
好一則是要別人道他好蓋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伯立氏曰儒外之小人易辨惟小人而冒乎儒之名則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六

人不易辨者無為小人正其為君子之真者為君子儒
正其為偽之真者也○戴山劉氏曰君子儒者真儒也小
人儒者偽儒也子夏入闢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
而悅其神吹矣落根不清即一切規模謹嚴恐只守得一
偽字夫子直窺其微也故以是儆之○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
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
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
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東鄉艾氏曰近多說子夏
是戒其狹小而欲進之於遠大小人二字正是狹小之意
此即謝註意也朱子曰上蔡說某所未安只當是程子為
已為人
之說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

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虛齋蔡氏曰飲自是飲射自是射然古人飲多用射飲鄉飲酒或賓與賢能與蜡祭亦飲讀法者會民讀法使知所謹守也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五月之吉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

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

人之私可見矣家一李氏曰宰之職以表厲風俗為首務故子游特取滅明為多士標的所以杜巧

稱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也此二事乃士品所關不作細行

看東鄉艾氏曰得人非謂為幸在得人也子游原非取滅明輔政此節語意正如陸象山所云監司守令風俗之主若止於旌旄在前徒卒擁後之人是崇是獎而陋巷窮茅守正不阿之士或不之及則風俗何由而美乎子游只知滅明一事武城風俗可想矣上下之交又可想矣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王雅唐氏曰師資朋

求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楊子雲曰縣令不滿士郡主不迎

師是誠可怪也子游而後若任延之折節於龍丘龐參之

悟意於任業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

者幾人也猶園焦氏曰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槩滅明之見矣生平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途吾不

忍以投足于進苟容吾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

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

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五

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

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

邪媚之惑因之吳氏曰世風日下多自託於員以脂韋趨時所以弄得十分狼狽子游獨取一等靈方無員世俗所不喜之八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

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

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泰

王氏曰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

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增將入門三字好是國

人屬目時也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懷喪師之恥

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沈氏古疾曰孟之反孟氏公族也三家之僭侈者多矣有如是之不伐者乎故亟稱之

○紫峰陳氏曰之反有功而當獨人廣眾之中能以言而

自掩其功惟恐人之歸功於己其謙抑退遜一至於此真

可謂不伐者矣夫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聽故學

者之害於伐者多矣夫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聽故學

而之宏難矣哉先儒曰學隨識長誠哉是言也古之君子善

蓋天下功在萬世而自視若○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三

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元辛董氏曰此嘆

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朝者根非為不能鮀與朝者惜也○彥陵張氏曰今之世三字無限感慨○麟士顧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辭

虛齋蔡氏曰戶者人所必由之地誰能出不由戶道亦人所必由之理也何莫由斯道怪而歎之怪其知由彼而不知由此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大道若大路然人病不由耳然人之所以不由斯道者物欲之蔽而不能自克也○敬軒薛氏曰道本無名始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道耳○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者即莫由道也○涇陽顧氏曰斯○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

字有眼前皆是意

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林氏曰野是野人徑情直遂無文采也史是史官掌記時事多彌文失實也○看文質當把忠來參看方分曉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今因是推之忠只是箇朴實頭未有文為制度也質已有文為制度但亦只是大槩未必其備且美也文則許多儀文曲折皆具而且華美矣忠質文三者並言當如此分若只言文質則忠與質當合看蓋質只就忠上加起非有二也○忠信內存規制僅見而儀節章采殊無足觀此質勝文也文采外見規制周詳而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忠信誠懇多有不足此文勝質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

適均之貌次崖林氏曰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須是以質為主文以輔之如輕重不分便是子貢文猶

質質猶文之說不免見駁於朱子矣○霍林湯氏曰彬彬內有相濟意有相生意有相須意有相調意大槩是質為主文為輔不必如蒙引

七分質三分文之說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虛齋蔡氏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之謂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質勝文則質有餘文不足文勝質則文有餘質不足聖人言正欲學者損有餘補不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

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為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為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為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質勝文則質有餘文不足文勝質則文有餘質不足聖人言正欲學者損有餘補不足

足以至於成德之域也○文質彬彬據本文是以成德者

足以至於成德之域也○文質彬彬據本文是以成德者

言自無有餘無不足者不待損益○東鄉艾氏曰此節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俗解說到世道奢儉制度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為上者非也

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虛齋蔡氏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其所○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皆實理自然一而無一毫之屬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滅矣○理當死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五

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月川曹氏曰人生而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天理豈有不直在人○惟順其性而不違○即是直○張子曰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紫峰陳氏曰實理自然而人得以生○是人之生理本直也○人必順是理○然後可以保其生○今或不直○則逆其生理矣○逆其生理○宜其死也○而乃不死者幸而免耳○性字從心○生性之發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嘗不自然耶○自然處便是直○殘忍無恥是罔之也○西銘曰善仁曰賊○釋之曰逆害天理○滅絕本根○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以害理為滅絕本根○此言殊有味○知善理之為滅根○則知罔者之當死矣○罔之吳氏曰聖人不把義理之性與形骸之軀分作兩樣○有若無義理便不直○有此形骸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如草木生機已絕○根幹必枯○此是聖人實際語○非徒其辭以警省天下也○直心從真心發見處見得如見入井而惻世遇喙蹙而羞惡都是天理自然滾出來○並無一毫轉折○便遇無一毫安

排造作何等堪直一落人後便有許多委曲遮蓋便千蹊萬徑其路數不可窮詰矣○故文言曰直其正也何故正便直緣天理只有一條路○人欲便有無限旁門曲徑○且如一見孺子入井定是合下便惻惻這箇念頭何等直截少頃念頭一轉便為內交為要譽為惡其聲左支右吾不勝其曲折矣○麟士顧氏曰上句只說理故曰生理本直人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在言內文義蓋反正相足也○通考滿園焦氏曰聖人模寫此心之妙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此心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景逸高氏曰聖人直指人心無如此語直指人性無如此語識得此語本體工夫一齊俱到如何識得只當下體認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若迷失了便與做罔罔者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五

然無覺悍然不顧之謂人若罔了便無生理矣○未死者幸而免耳○總只在一念警醒上○人之生也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內必能敬方能直人之生也直本體也敬以直內工夫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虛齋蔡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而已却未嘗實用其力以求至好之者方是用

力要得之樂之則已得乎此理矣○聖人但說此不如彼便是要人勉其所未至○此樂字與樂斯二者之樂一般○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樂此朱子之說○次崖林氏曰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所知所往知也深愛篤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

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爲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已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已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此知字尙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此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好謂之未得者方是欲得之也然既欲得之亦無有不得者矣樂是樂則生矣此理體之於身和順從容無所勉強這便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不作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紫峰陳氏曰識得此道爲事物當然之理而不可以不求者之謂知實用其力以求此道之謂好全體此道於身融會此道於心浩然自適之謂樂知不一如好好不如樂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之字指道樂之是樂道也故朱子語錄謂顏子之樂又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深意蓋謂顏子之樂是道得於已而自得其樂也若說樂道則猶與道爲二也然此章樂字亦是有所得而樂之也○不必過分○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月川曹氏曰學至於樂有難以語胡氏曰非與道爲一者不能樂故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景逸高氏曰知即是知此可樂者若不是知此可樂者如何能好而樂之但其工夫則愈進愈妙耳○不知則不能好不好則不能樂然不樂算不得好不好算不得知○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 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

無躐等之弊也○紫峰陳氏曰上者理之精微高妙者也中

在彼不爲無益在我不爲煩瑣也若中人以下者彼未有

領受之地而吾遽以是語之彼將泛問遠思而妄意於凌

躐入耳出口而無補於身心故但可語以日用常行之理

而不可以語上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

之謂遜程子曰不可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故尹彥明半

年方得看大學西銘今之教者一見後生小子即駭之以

太極圖以自炫其高而不知其言之不當可也○敬軒薛

氏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答問處可見○虛齋蔡氏曰須看可以二字言 ○張敬

此等可語上又一等不可語上兼天資學力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敬軒薛氏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教人言無可依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觀詩王氏曰

字人道之所宜大而人倫小而事物皆有參陸張氏曰

不徒曰義而曰民之義蓋此義原是百姓之所日用愚夫

愚婦之所不能離提而不敢於鬼神之不可知

一民字正破鬼神而不敢於鬼神之不可知

不可知謂吉內禍福也次崖林氏曰鬼神既敬之如何

又遠之當祭祀而祭祀敬也不專靠祭祀以求福免禍遠

也觀詩王氏曰此鬼神指當祭之鬼神說若不當祭之

淫祠雖敬之不可矣海門湯氏曰註所謂不可知是主

禍福之類非以鬼神為不可知也如中庸言鬼神之神德易

傳言鬼神之情狀詩書三禮所言祭祀鬼神之神類豈可樂

一日為不知者之事也明於是非上見得透徹故為知

當知耶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之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敬齋胡氏曰有期待之功之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

不直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

心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為仁

得則其心一於理而不計其私可謂仁矣紫峰陳氏曰

知者知之明務民義而不怠敬鬼神而不誦是能知其所

當知而不惑於其所不可知可謂知矣若不務為所當為

而專媚神以求福免禍則愚矣非知也仁者心無私惟急

其事之所難為不計其效之所當得是其一於理而無

功利計較之私可謂仁矣若一有所為而為而責效於且

夕之間則雜矣非仁也

在務民義與先難上然說務民義必兼鬼神說先難必兼

後獲鬼神正與民對其敬而遠處正專務民義處

後正與先對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故須合看

程子

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

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

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

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紫峰陳氏

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憲甫莊氏曰事不相得則物則生者不遷矣安得不壽○觀壽王氏曰註本以動靜推原樂水樂山又以樂壽根動靜說○虛齋蔡氏曰此章就仁知之喜好不同上見得其體之異而其效亦異也知者周流乎萬變之內而不見其滯可見其動仁者惟理之安所謂無適不然安上致乎仁者也動靜以體言體猶言本質體段如此動則樂靜則壽樂壽據理而言○次崖林氏曰樂水樂山言其性動靜言其體樂壽言其效也○東一李氏曰總是形容知仁之心體各項開看故朱子曰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知如何是仁 ○程子曰非體仁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

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季侯周氏曰仁智原是一理而造詣自有各到智者仁者世間實有此兩種人夫子欲描寫知仁而不可得故就山水指點他意象知何必樂水其趣却自與水相會仁何必動處想來壽又從靜處想來總是一篇想像光景說者都看得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
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
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虛齋蔡氏曰齊一變至於魯至孔子時之魯也此據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本心則皆欲變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熟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
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虛齋蔡氏曰正蒙第九篇曰魯政之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紫峰陳氏曰齊魯皆經聖人之治其初政俗本無不美也亦不可以齊為不及魯也及至孔子之時則齊魯皆非當日之齊魯矣然魯雖衰不過人亡政息耳而禮教信義之風猶有存者齊則經桓公管仲之霸盡掃太公之遺法而純皆功利夸詐之習無復如魯之猶有存焉者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言必先革其霸習之餘乃得僅如今日廢墜之魯也其在魯則但取先王典章之廢者脩之取先王法度之墜者補之而周公伯禽昔日之盛可復見 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

可見矣虛齋蔡氏曰施為緩急之序謂變齊所當急者在

舉廢墜宜急若風俗本自近厚可以少緩又如變齊則至

魯為急至道為緩觀齊王曰春秋之時齊強魯弱皆

謂魯不逮齊殊不知齊乃霸習之陋魯特王道之衰故齊

必再變而後至道魯惟一變可以至道不以二國之強弱

論而以至道之等差論深有意乎齊魯之亟變也通考

次崖林氏曰語錄云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

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

竟先世之遺風猶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

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是所以來問若

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的是了一向做去不顧恩

一謂桓公管仲所以敢自是不顧亦緣上世根脚淺了使根

脚如周公雖有雄霸子孫如桓公管仲出來亦不敢便把

他的盡變了觀哀公欲用田賦一節可見又觀魯至晉平

公時衰弱甚矣韓宣子適魯而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至漢初猶為羽城守不下而弦誦之聲猶

足以動霸王之心而釋其忿况在子孫而敢遽壞之哉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升菴楊氏曰古者獻以爵而

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

所謂三升曰觚是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陸士衡文賦或

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以觚為簡起於

秦漢以後也麟士顧氏曰馮厚齋說觚主酒器集註兩

存必重前說集解皆器之有稜者也字泰王氏曰稜方角

觚三升考古圖凡觚蓋方角者皆日觚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

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升菴楊氏曰古人

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春秋時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

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其事雖小而輕變古

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古

之漸矣觚哉之嘆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

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

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虛齋蔡氏曰孔子之時天下之物失其制者多矣而孔子

獨舉觚而言蓋亦舉一以見其餘即其小以見其大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

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

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觀濤王

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逝謂使之往救陷謂

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虛齋蔡氏曰逝雖訓往然須著箇使字陷誑陷之陷非自

陷也觀濤王氏曰然字指從井救人君子可逝四句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三

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

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虛齋蔡

子可逝不可陷蓋君子是有斟酌底人非好仁而不好學

者也故繼之曰可欺也不可罔也次崖林氏曰可欺不

可罔二句只是解不可陷君子明理人也可欺以理之所

有不可罔以理之所無人非救人理之所無也以是問之

使陷於井君子豈信之哉故不可陷也父伯方氏曰未

二句推開一層泛論仁者本心之明徹處不專著從井

救人上看而不從井意自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

故其動必以禮虛齋蔡氏曰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為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

外約者約上身為來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

禮時此理已尋有成見了我只依他行件件都擇其精要

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字面敬軒薛氏曰博文是明此

理約禮是行此理次崖林氏曰博學於文是求之極其

廣凡道理在天地間無不搜尋是何等浩博若無箇收束

他便都散漫無歸著了故須有以約之約求也也要也敘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耳力行何以謂之約方其博學也遠求近取無不搜尋便

千頭萬緒皆歸在一處不見其浩繁豈不至約故曰約之
以禮或問博學所該者廣如天文地理古今制度皆當
考求盡行不得豈可約之於身曰天下無一理不在身心
天地萬物都是一箇道理君子就心上一理會得透了萬
理都貫通譬之水百川各一水也大海一水也到赴海時
總是一箇水無不相通心上一道理既得未有天地萬物
之理有遺於度外者故約禮雖就心上用功實該得天
地萬物之理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
日文就其繩墨可守者言則曰禮博文是知約禮是行然
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可見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
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縝密因之吳氏
曰人心原具一天理渾渾淪淪在虞廷則謂之中在孔門
則謂之禮不曰理而曰禮者謂有矩可持循也文非汗漫
之謂禮之分見處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是博學於文便是
約之以禮幾亭陳氏曰約之以禮禮即理也天下物理
正在身心身心之外無第二物反求之外無第二事何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約也若不能反躬實踐徒增意見辨說止為博而已故
博約視意之所主意主於文博約為二矣意主於禮博約
為一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虛齋蔡氏曰文謂詩書之
者皆道也君子博而學之則所知者皆道也禮則天理之
節文即道之所在也君子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則天理之
履者皆道也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文者道之散殊也
不博於文則所以窮之者有所未盡禮者道之繩尺也不
約以禮則所以踐之者未得其要是未必其能不畔於道
○此章重在博約二字次崖林氏曰博學於文則眾理
畢集彼此參稽是理之所當行者擇之有以極其精從而
約之以禮則踐履篤實罔有愆違所見之精者有以守之
而不失故可以不畔於道紫峰陳氏曰文者道之散殊
有千緒萬端之繁禮者天理之節文無太過不及之差者
也不博於文則不能融會貫通而約見其所謂真是者不
約以禮則視聽言動出於規矩準繩之外而失其是矣故

君子博學於英會萬理以盡此心之量而又約之以禮守一理以為脩身之要如此則見極其真而動必以正亦可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

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背道矣。虛齋蔡氏

曰弗畔兼博約說為長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通考陽明王氏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承菴姚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轉縣知伯玉之賢况夫子之聖乎其欲見之者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秉彝好德之心也。○子見南子與見陽貨之意同。易曰見惡人以避害也。不得已而見又不得已而為矢之之辭。○

見羅李氏曰南子請見亦是好德沽名之意。蓋古者仕於夫子見之所謂不為已甚不輕絕人者也。

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

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

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見羅李氏曰所否者

矢之者何。正以自明。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

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義亭陳氏曰獵較可學見南子不可故重言

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無回沈氏曰非夫

見南子不足以見夫子。非子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陽明王氏曰見南子如何與子路辨

得是非。只好矢之天而已。若要說見南子是時得多少氣力來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虛齋蔡氏曰中庸之德之無以加者也。民鮮久矣。非過則不及也。○次崖林氏曰

此章與中庸大同小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却不大分別。○程子曰不偏

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虛齋蔡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故有此問。○麟士顧氏曰可謂仁乎。或問是揀大

底來議。朱子曰然。蔡覺軒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仁以理言

通乎上下。觀濤王氏曰博施濟眾固不出於仁之外。然一有所施亦仁也。一有所濟亦仁也。故曰通乎上

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次崖林氏曰理以地言是所造之地。仁是理。聖是人

日聖是造理至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於極至之地也。

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

所不足於此也觀濤王氏曰必也聖乎只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語意病是心有所

不足未敢自謂施之已博濟之已眾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日何事於

仁言這博施濟眾乃行仁之功極也何止於仁這地位其

誰能之必也聖乎然觀聖人也有做不盡處是豈容易哉

必欲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緊峰陳氏曰仁通乎上

下存心愛物而無私欲之則則仁矣博施濟眾則極仁道

去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

無間矣澤陽錢氏曰滿腔子無非是仁欲立欲達之念不

欲立便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就愛之理上說仁也克

己復禮為仁此就心之德而言仁也呂與叔克己銘是以

已字作我字以明性不立為克己以皇皇四達洞然人

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

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

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己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伏崖林氏曰仁只是箇無私而有

天理便是這箇道通乎上下極其遠博施濟眾固仁也極

其近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牛斃厥而不忍殺亦仁也地

之所造雖有高下之不同心之所存但能純天理而無人

欲皆謂之仁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人我同

觀雖未能及於廣遠然吾心之中私欲無蔽天理周流固

已入於仁者之域矣立達俱兼教養說已欲植其生使

人亦植其生已欲做得人使人亦做得人此便是立已欲

俯仰無吝志不得遂欲人亦然已欲邦家必達行無不得

欲人亦然此便是達觀濤王氏曰註云仁者之心看來

立人達人即是施到事上亦不空空有是心也但心為主

耳已欲立便去立人已欲達便去達人成已非先成物非

後伯昭倪氏曰欲立欲達雖是心上說然立人達人便

在事上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濟眾耳

麟士顧氏曰語類曰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仁

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曰已欲達便立

立別人已欲達便立別人這更無甚著力此皆對下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怨近於勉故別此為仁

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

人不解遂謂人已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便立人已

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際語類若曰已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

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觀濤王氏曰：能近取譬，下據註當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言之吳氏曰：近對博衆，言方者明有一箇準則。

於人下處而非荒。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崖林氏曰：未能遠至於仁者，若能近取

於是能致力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公。仁之域亦不遠矣。毅侯李氏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看過。從來多少學人終身克治，究竟人我藩離未易脫化。此正一言可以行終身而究其至極，直可以當一貫者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胡氏曰：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有生意。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醫書以手足風痺為不仁，程子善之蓋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完

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地萬物漠然，仁者以與已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攝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虛齋蔡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先儒言仁，惟公近之。公則無物我，包涵遍覆，無所不盡。少虛馮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只要涵養此一念。擴克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真傳原在於此。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敬齋胡氏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

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雙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是一體，痛則皆痛，癢則皆癢。天理渾然，動以天地識得仁體，則知求仁之學不待於博濟。惟求其心而已矣。其次惟近取諸身，蓋及人之道不遠於己而得之。因己之飢思人之飢，因己之寒思人之寒。蓋未至於仁，則不免有間。故有待於推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幾亭陳氏曰：凡人者自為一人而已。仁人者合天下為一身也。天下之心，心覺一世之病癢，仁人覺天下之病癢。又曰：論語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一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見羅李氏曰：能近取譬，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疾痛癢癢，無一不與天地萬物相通。此正施濟種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六

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之六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述而第七

主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善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

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

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微氏

曰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如

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與合處麟士顧氏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兩句是與老彭合底那疏老彭於時但述

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

爾故云此老彭看集註於老彭下先著蓋信古蓋不惟不

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刪書等已自說竊比矣

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

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次崖林氏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述而不作夫子不以聖自居以賢自居也信而好古是述

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



好去聲

微氏

次崖林氏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述

謂聖述者之謂明述

謂聖述者之謂明述

謂聖述者之謂明述

謂聖述者之謂明述

好古故也即傳述之事吾亦不敢以己意為之惟商賢大

夫先有為此者但竊比焉耳言外便見述不敢專任况於

作乎○當時諸子百家自是一得之愚轉有事於著作其

弊至於眩亂正道惑惑人心誠行淫詞日熾而不可救皆

斯人之罪也故夫子託已以警戒之總是深明其無所作

意○了凡袁氏曰此章只重一信字古先聖立教垂世其

精神儼然如在學者只是不信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

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心相契古人底精

神便是我底精神古人底說話便是我底說話何

須更贅一詞故曰述而不作此是夫子真實語然當是

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

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次崖林氏曰述而不

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大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

這箇道理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自義皇以降至於文武周

公凡當說底大約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

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脩理之使歸

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制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

雖非作其功尤有盛於作微氏徐氏曰夫子非心實以

折衷自任而外託於傳述也夫子之心只一味深信篤好

而已見聖人之道無以復加而已誦而傳之以詔天下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虛齋蔡氏曰識訓記訓

之謂謂能不忘為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

敬軒薛氏曰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

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天理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無聲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負菴濮

氏曰默識者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為口耳之學也。敬齋胡氏曰義理強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天崖林氏曰默訓不言。言是如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這非是聖人亦不能緣這道理融會。在聖人心中。澤成一片。却是自家心裏物了。所以不待用功而自然記得。若未融會。尚是兩物。自然或存或亡。安能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亦是義理為已得了。方能如此。這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景逸高氏曰默識是隨時隨地隨事真工夫。為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閑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已事也。默識者真則學誨。一說者實進寸而寸進。尺而尺。至於日至之時。可望其熟。一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真當下。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虛齋蔡氏言而此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厭射之意。至以此誨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略無倦怠之心。何者能有於我。言無一有也。紫峰陳氏曰學莫貴於自得。莫病於自足。而尤莫病於自私。默焉不言。而此理實存於心。而自不能忘焉。是自得也。既自得矣。而又加時習之功。而無厭射之意。不以既得而自足也。學不厭誨。而足以成己矣。而又成不獨成。以其得於己者。誦誨誨人。而無倦怠之心。必欲人之同得乎善。而無所私焉。此三者皆君子之所貴也。而何者能有於我哉。通考袁一李氏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子既自任云爾。此處又云何有於我。直是加一默識在上。地位自別。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

虛齋蔡氏曰德者吾所得於天。而不能不壞於物欲。故必常去脩理他。然後德成於我。天崖林氏曰德是人心所得之理。理在人心。本是全具人。惟私欲一萌。則理為所壞。而德不全矣。脩者去欲存理。以全其德也。紫峰陳氏曰脩德就心內說。脩者治而去之。之謂治去根。莠則嘉禾。生治去私欲。則天理完。學必講而後明。虛齋蔡氏曰學須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如此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則於所學之理無不明者矣。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虛齋蔡氏曰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為善言不善不能改。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去惡言。聖人語意是四件。紫峰陳氏曰道得於心之謂德。徙義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虛齋蔡氏曰憂字只行之。吳氏曰是吾憂憂字隱隱看將來。說註日新二字最妙。大凡學問決無不長不落。中間底時節。不日長一日。便日墮落。一日小。人下達。由他全不知。憂一日墮落。一日聖人却以為不長。便落將來。且如何以此摹寫憂字。分明寫出箇惟日不足。聖人好學。底本心。真有夜急不遑之意。所謂終身於斯。不知老之將至者。此也。聖人心事實是如此。○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絕。此等去處。更自推干不得。○肇敏鄒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通考少墟馮氏曰徙義改過。是脩德實。在工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徙。如何去改。耳。總是

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工夫。東廓鄒氏曰學之不講聖門所愛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脩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脩德實下手處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葉峰陳氏曰聖人道德內充而其容色之見於外者無不各得其宜執圭而鞠躬過位而色勃見賓則有見賓之容色承祭則有承祭之容色至於閒居無事既非執圭過位又非見賓承祭故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天天然而和悅是其當燕居之時又有此燕居之氣象也○觀濤王氏曰申申不脩容而容舒布天天不作色而色和愉只重不拘一邊不以不肆平看○涇陽顧氏曰申申天天正是靜中妙境可玩○景逸高氏曰論語形容夫子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五

良恭儉讓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從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夫子宛然在目也問天天二字如何日就是桃之夭夭純是一團生意○參陵張氏曰申申是展布底意思天天是欣暢底意思此可想見○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聖人慎獨之妙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葉峰陳氏曰申申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申申天天正是燕居之容若在朝則色勃如在鄉黨則恂恂如谷自有體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

自歎其衰之甚也 虛齋蔡氏曰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氣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葉峰陳氏曰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為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六

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况乎聖人一身關乎造化氣運聖人之氣衰亦可以占造化未泰之機驗吾道不行之兆而平日惓惓懇懇不能自已者亦可以已矣○賓王張氏曰即夢也無了東周事業更作何想○參陵張氏曰精氣所感形諸夢寐周公不夢則孔子不得為周公也可知此所以有感而歎也雖然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

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龍溪王氏曰孔子要行周公之事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為放不下底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始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

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虛齋蔡氏曰志

於道欲得此道也按註知在志先行稍在志後天崖林氏曰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當行者也志是志於學

之志不是空志是就有以至之了致知力行即其事也紫峰陳氏曰學莫先於立志志莫要於志道不志於道則

趨向一差而有千里之謬莊渠魏氏曰用志不以其

全力而向於道志不懇篤工夫散漫無成觀濤王氏曰

志是心之所之之往也道猶路也如人走路決要往正路上走便是志於道通考陽明王氏曰只志道一句便含

下面數句工夫自任不得景逸高氏曰道不在玄遠舉

目皆是舉步皆是活潑潑在這裏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最重是夢覺生死關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

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虛齋蔡氏曰據

而不失也天崖林氏曰志於道是方欲求得之未為吾

得也德則有得矣然得之而不守雖得之亦必失之故又

須據於德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無回

沈氏曰註中日新之功四字要看不是專守一德是隨其

所得守而勿失然後所得日進而心德幾於全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虛齋蔡氏曰依者心與理仁則私欲盡去

而心德之全也敬齋胡氏曰得此道於心謂之德德之全

天理猶未全只可而熟即仁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

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虛齋蔡氏曰依於仁則心德之

崖林氏曰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

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

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

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猶有間斷

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

依也觀濤王氏曰德是道得於心得一善便守一善是

據仁是心德之全無一毫私欲

問斷是依據字著力依字自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

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

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交矣虛齋蔡氏曰藝雖末節

游者玩其理也其味甚長天崖林氏曰既志道據德依

仁又必游藝者蓋這藝亦此道流行實民生日用之不可

缺者聖人之道一以貫之若以為未藝而忽之則於日用

處或不通豈聖人全體之學此志道據德依仁之後游藝

之功所以不可缺也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

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且都不及待到依仁

後方從事於藝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却於依

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

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粗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因之吳氏曰：藝象數也。游藝之功。乃在依仁之後。者正為象數融為神理。非依仁者不能耳。○聖賢功夫。憑他做得十分。滿足還須有一段幽閒。順適之趣。方可渾化。而不自知。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所謂欲自得。正是這意味。故志道據德依仁之後。又須游藝正養其幽閒順適之趣。使道德仁渾化而已。亦不得而知也。○當志道據德依仁之後。滿腔中純是天理。絕無人欲。來攪擾何等安閒。玩物間皆是真趣。鼓舞志意。融洽矣。○理外之閒適。皆是放曠。非真閒適也。養到則中心純是理。趣觸物皆此趣之流通。故曰適情即理也。○景逸高氏曰：有本領底人。看這藝便都是道德仁以之養心。不以之汨心。所以謂之游沒本領底人。看這藝只是藝。不○此章言人之是沉溺喪志。便是粗心玩忽。不可謂之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九

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紫峰陳氏曰：學文乃弟子小學之職。格物在誠意。正心之先。而游藝又在據德依仁之後。何也。學字格字。游字要有分別。尤我李氏曰：未依仁以前。工夫見藝與道。猶是兩件。游藝在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藝即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是也。○何初張氏曰：魚活故游於水。心活故游於藝。游藝正依仁妙處。○丁几袁氏曰：行在水上曰游。沉在水底曰溺。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虛齋蔡氏曰：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也。必至於道。則所適者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十

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為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也。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全矣。○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因之吳氏曰：聖人語意。喫緊全在志道據德依仁。上特游藝工夫。亦是學問一件事。却少不得。故并及之。不是把末對本以外對內。作兩項平看。註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句統就本文看。有內外本末意耳。然據德依仁。又只是完得志道二字。亦非三平語。○道者天理當然之極。終身造詣之準也。始而從入。必由此而志之。志此而有得。則據之。純此而為仁。則依之。把這道來徹始徹終。徹到從容地位。乃始不負初志。而可言學之大全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徹弦徐氏曰：按家語。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其文德著矣。故凡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興素王之業乎。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梁肅曰：王公束脩。砥節貫堅。曰：吾束脩自束脩者。禮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

教之也。虛齋蔡氏曰：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物雖有厚薄之不同，要皆有求見之誠者也。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知來學，則我不得而往教之耳。又崖林氏曰：束脩至薄以上，是自至薄，以至於至厚也。言自行束脩以上之禮，吾則未嘗不誨焉，但不知來學斯已矣。字泰王氏曰：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不容已也，但自暴自棄者，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無往教之禮耳。苟執費而來，無不有以教之，所謂曲成而不遺者，其氣象隱然於言外矣。困之吳氏曰：此聖人自明其誨人不倦之心也。日未嘗無誨，有踴躍引進意。觀濤王氏曰：只要見得執費而來，總是有向道之誠心，故未嘗距而不教。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非芳匪反，復扶又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次崖林氏曰：心求通而未得，則其心憤然而不能已，輔氏曰：憤鬱鬱之意。口欲言而未能，是心下已七八分通了一時欲發揮出來，却未能則其口悱然而不伸，啓開也通也。因其心不能通而通之發達也，因其詞不能達而達之。憤悱亦物之有，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不悱矣。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陳氏曰：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約而達微，而滅罕譬而論，可謂繼志矣。約微罕譬，教者之不能盡言也。達微論學者之能自得也。此正所謂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也。既能以三隅反矣，而又必復之者，蓋義理無窮，殊端異類，雖能聞一以知二，尚須更端而再告之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

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虛齋蔡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所以不輕教者，非有吝教之心也。欲使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不然，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而教者學者俱無益矣。故聖人謹之，發此使學者知所勉。淮海孫氏曰：機不至於憤，悱悟不至於三隅，聖人終不啓發而復教之，非聖人有所秘欲學者之自得也。後之立教者，於聖人引而不發之理，必極論其底裏，而猶恐不盡在我之施，以口耳在人之受，亦曰耳其亦徒矣。景逸高氏曰：憤悱三隅反，說盡求道者精思力踐模樣，憤是無罅縫可入，心懣悶之甚，悱是明明看在前，心欲言而口不能達，三隅反是平日用力既深，聖人舉著一隅，便知三隅皆是此物，若無此三樣，是不知當人有一件大事，未嘗一日用其力，何從啓發而復之。可見誨在聖人，學須自學。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行凡袁氏曰：憤悱皆有誠意待他心裏求通未得，正在懣悶間，與之一開，便有豁然之勢，待他心裏欲言又滿口吐不出，當斯時而發之，方有益，又立教者只宜引而不發，微示其端，示之使學者自反自悟，彼不知反而復告之，是啗象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虛齋蔡氏曰：自彼而言則曰臨喪哀不能甘也，有喪自我而言則曰臨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虛齋蔡氏曰：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弔哭謂哭他

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雙江聶氏曰哭而不歌非徒以於人乃所以養心也。蓋哭歌不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或鼓或罷或立或歌是惟立心勿恒者為然。天時忽然雨忽然晴者便言氣候不恒感不恒之氣者淫而成疾故凡情之無恒者其病。○謝氏曰學者於此心亦多矣。夫子之心其天之定者歟。

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

學道離海孫氏曰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也哭則不歌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

扶音

尹氏曰用舍無異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三

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虛齋蔡氏曰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命不足道也命為中人設若中人未到無我地位或進而主於行不得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命而起惟孔顏無我則處於行藏之間者安之而無意必固我之私。徹軒薛氏曰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說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紫峰陳氏曰用則行舍則藏猶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也專在兩箇則字上見進退脫灑無意必係累也不必說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

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徹弦徐氏曰三軍之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謂為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三軍若易然者全是一團客氣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虛齋蔡氏曰好謀而成謂好謀而能成之非好謀而有成也故註云成謂成其謀全是能斷人多是初間會謀後來無結殺只是輕躁苟且好謀而成成之全在決斷故曰蓄疑敗謀沈毅為要。矣崖林氏曰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十四

能懼而後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能謀也

此子路蓋不知也虛齋蔡氏曰暴虎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謀自己出者也。自負其勇與抑其勇而教之之勇皆指血氣之勇言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徹弦徐氏曰吾不與也之與是承子行三軍則誰與而言則誰與是承惟我與爾有是夫之與字而言故朱子謂此與字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因之吳氏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天下真正大勇盡銷鎔其血氣而歸之義理者也。凡悻悻自用絕無小心縝密之思固是勇得不好若只初間會謀後來却無煞合亦豈真正果毅之士蓋真正果毅志力堅忍自是徹始徹終也此二句只就素行言。此章實無關鏡用舍行藏時措之妙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有把柄底人二等人相去殊絕。觀濤王氏曰此章前以

能懼而後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能謀也

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亦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客氣漸養漸純即以造於時中之回可耳不然夫子常許由治賦而此顧不與行師何歟○謝氏曰

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

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海門湯氏曰兩則字富一例看

林次崖謂他人固有人不我用而汲汲於行亦有舍之而不能藏者此意在圈外註是以惟顏子為

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

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

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

必徒取辱哉虛齋蔡氏曰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為眾人設耳聖人於富貴

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聖人明知富不可求此獨開闢其辭以曉人耳。敬菴許氏曰富而可求數語示

學者以義安命絕妄求之情可謂婉曲而想到。蘇山王氏曰此聖人設為必窮之路以曉舉世之迷今人乃執定

富必不當求開口便說熟了不知聖人語意正不爾。承菴姚氏曰如字非疑詞乃倒邊口氣。所好上加一吾字

極親切○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

也或問聖人時時對越上帝何又要三日齊七日戒景逸高氏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

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

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觀濤王氏曰慎齊則不慢神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輕生俱是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當如此○叢山劉氏曰聖心之慎是天理凝注處非總總

畏忌也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又曰丘之

禱久矣一慎之外無他道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三者臨事而慎易先事而慎難

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

平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

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蔡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啟仲奔齊故韶樂在齊夫子周流四方適在齊得聞因而學之至於久而忘味有以究極其情文之備而凡韶樂之所以美處聖人蓋深得之故不覺其歎息之深如此蓋其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故只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次崖林氏曰學之三月而忘肉味又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是新安所謂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註云極其情文之備是備得其文又備得其情也故歎其盡美又盡善也。無回沈氏曰夫子贊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門人記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皆形容不得語。了凡袁氏曰此是仲尼好學處乃是萬世學古底樣二月不知肉味乃發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再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虛齋蔡氏曰不曰仕衛乎而曰為衛君乎正當輒拒蒯聵時也。次崖林氏曰以子拒父自今觀之多少不順當不待知者而後知以子貢之穎悟猶必待問於夫子何也意當時皆不然蒯聵以輒為是蓋惑於蒯聵得罪於父輒嫡孫當立之說也故子路直以夫子正名為迂而不疑不有聖人之論是非之倒置久矣。

入曰伯夷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徹弦徐氏曰衛人尊輒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不知輒之不可以君衛衛人拒蒯聵而不知輒之不可以拒蒯聵是衛人不能引夷齊之義以為衛君也故子貢曰夫子不為豈徒以爭與讓相反而已哉。承菴姚氏曰賜亦知輒不可為特求夫子一照勘耳觀其以夷齊為問自見。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平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傲雖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固之吳氏曰當時蒯聵以殺母得罪於父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國家為重或者父子為輕故子貢以夷齊為問蓋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之所係當時夷齊既去幸國人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怨乎一問

正在於此方讓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讓。幾成亡國。大覺能無怨悔。不知先人守之。士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由此觀之。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當時。刺贖得罪於靈公。在靈公則不可以子。刺贖而刺贖。未嘗無子也。刺贖即不可以父。靈公而輒未嘗無父也。即時論所稱。嫡孫當立。亦自祖孫相承。繼統之常禮耳。若越父以繼祖。直以祖而為父。天理人心。安在哉。卒泰王氏曰。衛君以子拒父。其為不順。孰不知之。冉有乃有此疑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故疑夫子助之。而穎悟如子貢。亦必待問於夫子。而後知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非是一爭一讓。上較量蓋爭之與遜。賢否判然。何待問而後知。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意以二子之行。誠高。然至於餓死。苟其心尚有幾微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五

怨悔。則猶以得國為重。衛君之事。尚可原。而夫子或援嫡孫當立之義。以為之矣。若其心而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千乘如敝屣耳。衛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親。其罪蓋不可追也。夫子何為但以嫡孫之故而助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處。劈中剖斷。非子貢不能。諸家俱看得欠明。惟或問可玩。○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葉峰陳氏曰。求仁得仁。暗指遜國而逃。一邊說不兼諫伐而餓。季侯周氏曰。國人擁輒拒贖於本心上。畢竟過不去。故子貢推究到心上。夫子拈出一仁字。暗指指出此公案。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通考虛齋蔡氏曰。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敬軒薛氏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其視不義之富貴。如

浮雲之無有。觀濤王氏曰。無有字。與上視字相應。只是視之若無意。外故富貴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為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

其中也。敬齋胡氏曰。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為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

以義為主。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皆不得

虛齋蔡氏曰。大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理之所在。聖

人之心。則安之。故一天理之外。無餘物。或富或貧。聖人無

乎不安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

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

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次崖林氏曰。聖人自言。則曰樂在其中。中稱顏子。則曰不改其樂。在中是從

這頭說出去。不改是從那頭說入來。不改似尚疑有

改底意思。在中則不消說不改矣。要之亦無大差別。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

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愚

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

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

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蔡氏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以天時人事言

此道理具在易書學易則有以明之分而言則吉凶消長

天時也進退存亡人事也○又崖林氏曰吉凶消長之理

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之道以人事言要知人事與天時亦

相因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如乾之初陽在六時之消占

日勿用人之退九五居尊時之長利見大人人之進以例

推之彙故可以無大過○微軒薛氏曰聖人言學易可以無

可見矣不及知者焉○月川曹氏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

自說無過至加我數年學易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

是聖人不自足之意吾輩當時時檢察○景逸高氏曰一

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無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無咎

者香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蓋聖人深見易

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

易而學也○虛齋蔡氏曰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主

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

者聖人猶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

以易而學哉○孔子聖之時可見其早與易契○微軒薛

氏曰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

者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紫峰陳氏曰有

得於易者上識天時下盡人事卷舒隨時而不滯趨避以

正而不流是易之為書乃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欲吾人

學之以免過者也假年卒學者沉潛反覆以悉其心於易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究天時人

事之理而會之於象辭變占之中庶幾動靜不失其理趨

避必由於正而免於過差矣○微軒薛氏曰天易廣大精

深矣孔子見伏羲之卦畫文王之象象其理不可容易了

竟故欲假歲月究心焉其曰學易可以無大過者微施之

詞也學未至於窮天人之奧盡性命之理與天地相似而

不違與義文千古而一轍則聖人之心與天地相合而

安夫聖人雖無大過可言而其知天命以後必益純粹精

融漸入於耳順從心之境謂非學易之功不可也○饒江

聶氏曰凡非本心有意為之而有所不能免者皆曰過故

易之卦爻言補過者十六亦本其體德時位言之聖人惟

易善補過而趨時之變又改圖益切學易可以無大過者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主

易則凶悔吝。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箇。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乎。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繫辭內。又總記兩箇。以字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一部易。只是說一箇中字。天地間無非易。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以吾身觀之。吾身是事。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即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即太極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性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次崖林氏曰。此言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三百篇之詩。帝王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五

書與所執之禮。此三者皆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也。易道精微。春秋晚年方作。又未可行於當世。故雅言未及。言詩禮則樂在其中。○因之吳氏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有受用。使內有益於脩身。繕性。外有益於敷業。定功。若詩禮者。脩身繕性。所必賴而書者。則敷業定功。所必資也。故雅言之。全重切於日用。意若以經為常道。而雅言則易。春秋獨非常。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麟道乎。顧氏曰。按語類。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以此名其禮。朱子不許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不可據也。大約大全引朱子語。都是割裂併砌。為文後人。沿訛襲舛。惜不能盡是正之耳。○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徹菴許氏曰。記者因夫子學易之語。

而及其雅言。若謂雅言。惟此三者。而易道未可輕語耳。其實詩書禮數。究其精微。與易旨不二。易於天命人事之理。無所不該。子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也。○通考。紫峰陳氏曰。三者固皆切於日用。而三者之中。執禮又為最切者也。或曰。易為天地鬼神。之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其不雅言之宜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則樂之切於日用。不滅於禮。而夫子不雅言之。何也。曰。秦漢以來。古樂不作。至今天下亦小康。使無禮則。實且亂而人之類滅矣。樂之功。其得與禮並乎。或曰。樂比禮固稍緩。比於詩書。則似為更切。雅言詩書。而不及樂。當更有說。小註諸儒之論。俱未釋然。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友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五

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觀濤王氏曰。葉公慕聖人之名。疑其必有高遠不可及。故問於子路。麟士顧氏曰。按年譜。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已六十三歲。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紫峰陳氏曰。發憤忘食。不可專就求知一邊說。蓋心有未通。身有未體。皆所謂未得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景逸高氏曰。有憤便有樂。不無憤無樂。只是悠悠。○因之吳氏曰。聖人雖曰生知安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道理至面前。亦須胸中打點一番。

所謂不思之思不慮之慮也。這打點時便是發憤境界。到打點後一步便是樂底境界。聖人憤樂與常人憤樂不同。中間節次懸隔不多。註中未得已得字須善看。當其運思時憤而忘食及其融洽時樂而忘憂。此只是心神會一。味疑聚在學上。更不知有外物。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天崖林氏曰：理之未得也，則發憤以求之，憤之極而至於忘食，理之既得也，則樂之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天下之理日逐講求，一憤一樂，循環不已。孳孳汲汲，但見義理之無窮，常恐光陰之不足，弗覺歲月之易邁，而年老之將至也。因之吳氏曰：不知老之將至，聖人說此六字極有意味。蓋凡知之將至，凡百事體便多放下，日不知老之將至者，便頃刻不肯放心，再無休息之期也。只是終身於學之意。至聖大賢工夫，夫微始徹終純，亦不已。越至老年越做得精神越做得鼓舞活潑，竟忘其年之將衰而時之為暮者，若非至聖大賢縱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少壯努力，老來須索休罷。故惟老而不已，乃為純一之學。夫子提出一老字，正見已之憤樂不問暮年以自明其好也。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景逸高氏曰：說箇發憤忘食，必以忘憂必有一件大愛用底事在。說箇不知老之將至，必有一件進進不已底事在。若不知此事，即不知聖人為人。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虛齋蔡氏曰：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毫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一不已。本文二句一氣讀下。龍溪王氏曰：此是夫子終身受用之實學。知夫子之情，則知夫子之樂。憤樂相生，俛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夫子至誠無息之學。無回沈氏曰：云爾說得尋常平易，此等處俱聖人自不知覺。

發洩出來，不知愈平易愈不可及。○少墟馮氏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景逸高氏曰：常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而下，想見聖人不過一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何好學及觀其自言為人忘食忘憂忘老，是滋味如此。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

謂汲汲也。虛齋蔡氏曰：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謂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知此理者，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次崖林氏曰：好古敏以求之，是以學知自任也。○觀濤王氏曰：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指理言下之字，承古字，亦指理言。蓋前言往行，莫非理也。○因之吳氏曰：此章不重辭生知之名，見求知有道非好古敏求不可。○景逸高氏曰：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一求字也。○九我李氏曰：聖人無所不知，人即說是生知，不知也。從學來學，便少不得從聞見入。但聖心無遮礙，獨契於心，自然孜孜汲汲，雖聖人亦不知其然。所謂學之不厭也。○季侯周氏曰：昔羅念菴謂世間無現成底良知，近閱四書劄記，謂世間無現成底聖人，只存做成底聖人。此等語，煞要理會。只如此章，夫子實實是生知，却亦實實是好古敏求。蓋聖人自有聖人底工夫，但步步在亮。○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虛齋蔡氏曰：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

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者為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為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詞然亦實理也○次崖林氏曰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然件件亦須照勘過方得精詳但其照看却是一勘便破不如人之費力亦不害其為生知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目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語人也虛齋蔡氏曰聖人所常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利命仁也又有絕不道者怪力亂神是也蓋怪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七

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在所不當言鬼神雖非不正又有未易言故聖人皆不語也然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燥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是也○孔文子欲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不對此不語神也暴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神也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可知其不語力魯論二十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素隱行怪吾弗為之可知其不語怪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

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省菴吳氏曰厭常而後喜怪賤德而後尚力語亂則忘治矣語神則舍人矣夫子不語怪力亂神者以正道率天下不語神者以人道教天下也雖不語之中而亦莫非教矣○通考敬齋胡氏曰今人多談怪異以為有者必惑於神怪以為無者只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蓋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邪正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為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為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正理而已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七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一人者皆我師也虛齋蔡氏曰師者教我者也善者吾因之而改其惡亦因彼之有以啓導我是亦教也故皆為我師然此亦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為吾師耳若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吾亦從其善而改其不善無往而非師也○繫峰陳氏曰從之是取法其善改之者反觀內省恐已亦與之類而不由其惡○新鄭高氏曰此言師道甚廣而又甚近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主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曰行即有師則師亦近矣蓋道無不在則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為勸為戒觸處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觀濤王氏曰擇字重能自得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師全在擇上

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因之吳氏曰要在三人行必有師內想見得師之益

學問便
可日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雷友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次崖林氏曰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於匡則曰天之未喪

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已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

一也○紫峰陳氏曰夫子雖知天意之有在而微服過宋避患亦未嘗不周也蓋有是天命又當有是人事不修人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而一聽之於天
非知天者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虛齋氏曰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見之雖若卑近而高深者存焉道豈有不在於是乎願學者有所不察耳○微子

薛氏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天理流行之實也當於聖人一身動靜一默識了然於

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紫峰陳氏曰糟粕煨燼含太極之動靜人倫日用見鸞魚之飛躍夫子之

言性理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正欲學者留心於此也

之實以審其至當不易之歸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固

即此而在而無事於他求矣諸弟子不知其然乃謂夫子

之道必有高深而不可幾及者而平日教人則皆無甚高

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如此今觀夫子一

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谷中其則是其妙道精義最高而

深者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日星麗天光輝炳耀

信乎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有隱焉者也○觀焉

王氏曰無行猶云無往也包得作止語默無行不與分明

把妙道精義在在處處示人如以物與人一般與字正對

隱字看○是丘也言誨人不倦此乃丘之為丘也若有隱

非丘也○因之吳氏曰此節與時行物生參看夫子之傳

神門人之通肖皆在行上○凡看書先要把頭一句看得好

下面便好理會且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開口說著這句

下面無隱乎爾無行不與意思都在了有多少含蓄此處

語氣略斷吾無隱三句緊相連貫○說無行不與亦盡矣

為何又有是丘也一句此句最有味是夫子喫緊為人處

二三子也儘力尋箇夫子所在却在口角上尋便當面

錯過故夫子把自家指點與他說道這才是丘令地當下

便見鄉黨一篇門人處處用心果然尋著夫子所在其得

於無隱之
教深矣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
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
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
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
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
人不自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次崖林氏曰文

以載道學文所以明道講習討論其事也夫子之時六經未備所謂文詩書六藝而已故其雅言只詩書執禮。學文則此理以明不見之行終不為我有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故又教人脩行克己復禮主敬行怨皆其事也。忠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謂也如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由知而行由表而裏四教之先後次第也。觀濤王氏曰忠信俱屬存心蓋盡已以實之別不分實心實事四教亦平不分先後次第。紫峰陳氏曰夫子以四事教人四者何學文以明其理也脩身以履其事也感乎物而發之心者必無一念之不忠也本諸心而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信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教也。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三

是。三。件。而。非。四。教。矣。不。交。則。行。無。所。之。不。忠。信。則。行。皆。無。實。文。與。行。有。先。後。忠。信。只。是。誠。實。於。力。行。無。先。後。也。小。子。之。學。文。講。說。其。大。槩。也。此。之。學。文。博。究。其。精。微。也。戴。山。劉。氏。曰。教。有。四。而。學。之。則。一。如。事。親。而。窮。孝。之。理。是。文。因。而。身。踐。之。晨。昏。食。息。之。間。是。行。反。而。得。吾。愛。親。之。心。是。忠。實。致。之。親。而。不。隔。是。信。則。學。成。矣。徐。氏。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非。聖。人。有。此。四。科。之。設。也。通。考。敬。軒。薛。氏。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敬。齋。胡。氏。曰。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為。本。又。曰。恭。其。本。與。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虛齋蔡氏曰聖人者大而化之

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觀濤王氏曰聖人神明不測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

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虛齋蔡氏曰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實人也。有恆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不然反在善人之右矣。究其所行猶有未善在善人不踐迹則天資亦甚粹美豈可淺淺看。次崖林氏曰善人資質好事事依本分做是向善底人但未能到那極處有恆是有執持底人他所行底雖未必盡是却始終都是一樣此便是進道之資。觀濤王氏曰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以進於聖人非與其終於此。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為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三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虛齋蔡氏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恆者無他有為有無為無盈為盈虛為虛約為約泰為泰如是質實無偽方能無恆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為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為盈之狀本約也而自以為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偽為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恆矣然則所謂有恆者只是質實無偽耳。或以本無是善為亡未實有是善為虛未能該家善為約者非也有恆以質言不可說涉於學去。次崖林氏曰如行一事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這便是有恆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或明日如此終久不如此這便是無恆亡而為有三句是不恆之故如家裏本有做出有底事來這有便可常無而為有一時或強做有底模樣終久不繼却無有了安可常。觀濤王氏曰亡是全無虛是所有者少約是所有未甚多分淺深看有只是有得盈是所有底充滿泰是所有底甚大亦分淺深看為是偽為病根全在為字。

此章歸重有恆為作聖之基。蓋聖人至誠無息者。有恆實心不二者也。故有恆斯可由善人君子而漸進於聖人。未節。慨人心之無恆。○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心正深致思有恆之意。

人有恆者以質言。麟士顧氏曰。前兩節以學質對言。自不消說。然緣質而加之以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一串事。有恆為作聖之基。章意自是如此。觀末節可見。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

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蔡氏曰。人惟能有恆。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馴致矣。故夫子特言無恆之失。以申有恆之義。示人入德之門也。因之吳氏曰。通章結束處。全在末節。正見有恆甚難。一涉虛偽。一著粧點。便不是恆。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之有恆。不二其心。這虛浮粧點習氣。絲毫沒有。真正是作聖階梯。所以不得不深吾之思也。○承菴姚氏曰。天地聖人。不過恆到盡頭處。所以作聖自有恆始。○見羅李氏曰。第一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之道之本。則有恆是做脚。他日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醫且不可。况善人君子。又况聖人乎。作易也。以乾坤為上經之首。以咸恆為下經之首。而係之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只立而易方。吾未見人道之可以有成者矣。善人地分去聖雖遠。然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聖人等級雖云履行已到極處。亦必一志不回。考之有本有末。譬之錦綺布帛。精粗不同。而皆可以語成器利世用者。有本有末也。只一不成器。即錦綺布帛。總為虛擲之矣。末季士習。民風大率。薄薄亡為。有虛為盈。約為太古之契。可謂今不然乎。此有恆之所以信難其人。而聖人者。吾知果不可復見於天下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為祭。或不得已而釣弋也。○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弋而曰射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為祭。或不得已而釣弋也。○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弋而曰射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

如獵較是也。○時為之。魯人獵較。又非特少貧賤時耳。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觀濤王氏曰。不綱是不忍取。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賓客之需。未免於漁獵。然其魚也。以釣。貪我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綱。絕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只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為出其不意也。此可以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次崖林氏曰。不待物如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也。待物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無回沈氏曰。聖人渾然。不傷戕心。不是謂聖人有一念曲。加覆育心。亦不是自然。而然方得無意。無必底道理。○紫峰陳氏曰。一身之外。萬物何多。癢痾疾痛。誰其覺之。不綱不射宿。魚川泳而鳥雲飛。聖人之胸中。何如哉。玩想此意。恍惚遲日。春風花草。俱在我目前。直欲往從。曾點與之浴沂。詠歸而不知大塊間。之有封域。限隔也。○通考。并州王氏曰。釣而不綱。廉無咎乎。弋不射宿。靜無咎乎。豈惟得聖人之仁。亦所以教物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觀濤王氏曰。作字指作事說。孔子自言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功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

從不可不擇。次崖林氏曰。多聞則衆善咸集。可以互相考

從則善惡混淆而所從又或。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

考。次崖林氏曰。多聞而識善惡皆記者。擇善是從其中擇

見固須記。多聞亦須記。二句互相發。如此者雖未能實

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因之吳氏曰。一節語氣俱

緊承上我無是也來。言我本是不能真知灼見。實知其理

底却因此方法做去亦可求到那知處。庶幾於有知之地

故曰次。聖人求知工夫全在多聞兩句上極說得闊大

精密。言多聞多見至於窮天地悉古今已是萬不漏一且

又精擇而據依兼收而並識。我縱不得為生知。這一點知

識豈不充拓開衍。豈不圓融周徹。故曰知之次曰次者言

除却生知便是這箇知。所以無不知而作。觀濤王氏曰

聞見雖耳目。擇識便及求諸心了。但生知者純在心上起

知此則稍讓一著。故曰知之次。元危徐氏曰。聖人教人

擇識多從外面聞見上。逐件收拾向內。到那融會貫通處

道理打成一片。這纔是知。若只會聚許多聞見在此便屬

口耳之學。廢士顧氏曰。古今分聞見。金氏解最妙。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董

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語。通考。涇陽顧

氏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知之。又其次也。

不知而作則妄人而已矣。蓋世間有一種人。自負聰明。說

得去做。得來便爾。前無往古。後無來今。由聖人觀之。却只

是箇不知而作。此等人。看那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底直笑

以為支離瑣碎。不足道。由聖人觀之。生知而下。便須數著

他。及其成功。一也就兩人較一邊。師心自用。儼然處已於

生知之列。究竟反不如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底還得為知

之次。一邊視古人無不勝似我。去多聞中。參取。觀今人中

無不勝似我去。多見中。參取。歉然處已於庸眾之下。究竟

却只讓得生知一項人。或乃動嗽上知。恥言見聞。其亦有

省於斯乎。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

等人。作聰明。好自用。見謂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儼然以上

知自處。所以特為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做鈍根工夫

庶幾退步處。即進步處耳。謂

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吳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

之也。觀濤王氏曰。互鄉雖習於不善。童子求見。有慕道意

見。故夫子與之。見白文。童子見見是。既得見。不是方求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次崖林氏曰。此章依南軒說。則非錯。潔脩治也。與許也。往

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

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虛齋蔡氏曰：潔日之求。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求。

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觀濤王氏曰：頃字勿看太深。一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而不與其潔已以進。則非中庸之行而為已甚矣。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善即自外於吾教者。猶且委曲開導。况夫慕道而來。自阻反堅。其不肖之念矣。聖人止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

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洪。猶是邊見。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有以為遠者。及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虛齋蔡氏曰：人固有以仁道示之。微軒薛氏曰：心一收而萬理歸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議其妙。且心一放而萬理皆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月川曹氏曰：大理想存。只在息之間。景逸高氏曰：一念及求。此求之。心即道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人心收覺。便在腔子裏。一念竦然。即此求道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人心一向逐物而外馳。由馳而致。却如由外而至者。然故曰：欲仁。仁至此。是聖人教人點鐵成金。超凡入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最捷法。念頭撥轉。向裏便是。或曰：人心內斂。如何便為仁。曰：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大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一毫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知誘物化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及求者。即仁也。別尋箇仁。即誤矣。○次崖林氏曰：既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又曰：欲仁。仁至。又似在外。而至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仁雖在內。而當其舍亡。有似失而在外。欲仁。仁至。似在外來耳。○季侯周氏曰：欲與仁無二體。夫子拈出箇欲字。是就工夫上。點出本體。要人知現在便。有下手處。○觀濤王氏曰：斯字最。○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林直氏曰：欲字。有工夫。即曰：仁道至大。何以欲仁。仁至。蓋論工夫。則終身體之不盡。論本體。則一念悟之有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虛齋蔡氏曰：昭公習儀。以巫當時以為知禮。司敗蓋持其吳孟于一事。而故問之。以試孔子。孔子答以知禮。不過就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繁峰陳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而又不顯言其所以不知禮之事。則其對之。自宜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壹輯 8-264

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虛齋蔡氏曰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吳孟子者在魯只稱孟子今見於春秋卒是也謂之吳孟子蓋當時諱之詞故特冠以吳字見其終不可掩也○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宋子姓也又係吳以別之吳與子字相軋矣故知魯人諱之只用于字必是他國諷諷之語特加一吳字以暴其事也○秉一李氏曰君子亦黨謂別人無足怪乃君子如夫子而亦如此黨乎蓋深訝之也其言雖若不滿實有推尊意在且亦疑而未達不專是諷詞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元

以為過而不辭虛齋蔡氏曰孔子既受以為過而不辭則則不失君父之私諱一則不失天下之公議○秉一李氏曰只言有過必知決瞞人不得妙在置之不辨○元扈徐氏曰此章見聖人之語與化工相似首問知禮直應曰年若不暇斟酌者然未引過自咎而君臣之義夫婦之禮兩全無害其言婉而實切其有藏○吳氏曰魯蓋孔子父而實露可與陽貨欲見章相參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

法矣紫峰陳氏曰附遠厚別明微別嫌此風化之大端而揚君之善諱君之惡亦臣子之至情得其一而或失其一皆未足為盡善也而吾夫子知禮之答問過之幸片詞隱躍之間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忠厚之意是非之公舉於此乎在非聖人其能然乎是真可以為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及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及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虛齋蔡氏曰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停其歌而必使之復歌使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之我自歌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聖

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虛齋蔡氏曰氣象從容故能使反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徹弦徐氏曰此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大舜舍己從人就此章自可想見○敬庵許氏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記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偃中矩句中鉤疊疊乎端如貫珠歌之義大矣深矣古之君子琴瑟在御歌詠恒有之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非哀則未嘗不歌也故當陳蔡之間絃歌不輟子夏愛瑟而歌曾參見履而歌興於詩者其必習於歌可知子與人歌而善是其歌之發乎性情而中乎音節者夫子固神契之矣必使反之令歌者聽者天機融液從容而後和之聖人一段中和之氣發於其歌所謂

直已而陳德動已而天地應四時和者可以想見人之聽之又不覺其神怡而心醉矣噫即歌之一事而善與人同曲盡其道有如此非聖人其孰能之○龍溪王氏曰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然琴瑟簡編舞韶皆從外入惟歌詠是元氣元神所合和暢自內而出乃養心第一義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只是詩言志歌永言四德中和皆於歌聲體究後世不知所養故歌法不傳○近溪羅氏曰歌詩少聞覺和氣充然此真學者涵養大助

○子曰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之難易緩急欲人之

勉其實也○虛齋蔡氏曰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見之於事也辭則自謙意則欲人知言之難易緩急而勉其實也○次崖林氏曰夫子之文章註兼威儀文辭解此獨以言解者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之也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敬齋胡氏曰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已言為空言何學為哉○觀濤王氏曰此章總是欲人尚行○字泰王氏曰此章見學貴躬行而文其餘事也入於此道知足以及之而言足以達其意則於道有所發明文亦非不足貴但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則在躬行而文非所先爾躬行者其實也未有無其實而徒有是文者故聖人之言如此朱子謂於文可以及人見其不難繼之意言不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合而觀之又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致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指意亦曲折矣○實勝則豈患文不逮○謝氏曰文人哉實苟不至則雖文之過人亦何益哉

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虛齋蔡氏曰聖者大而化之德極其盛而又無其迹也仁則心德之全仁道之備正其德之盛處○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化之只可謂之仁○觀濤王氏曰聖仁俱是人品名目就其大而化之則名為聖就其心德渾成則名為仁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虛齋蔡氏曰為不厭詢不倦非實有此仁聖者不能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愈見夫子有仁聖之實也○字泰王氏曰當時必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又言抑惟為是而不厭以是誨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蓋此理原自帝之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學者學此而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住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做不去處直是痛癢關切自去開導引掖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為之可能也為之而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也誨人而不能不可能也○通

考敬軒氏曰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聖人以聖與仁誨人不倦處○戰山劉氏曰天子方自謂不厭不倦何有於我至此又身任而不辭何也曰夫子未嘗任也夫子一生學問實從此兩言而恒覺分量之難盡又終不敢自誇其難也罷勉從之或庶幾萬一云爾故曰抑抑之者疑詞也猶以今日期明日也若自以為不厭不倦則厭倦矣何有於我正其○晁氏曰當深於無厭倦之實而其心終未敢以為是也

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次崖林氏曰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

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已成物然後為人道之全也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云爾如此也已矣無餘說也謂云爾已矣言只可說道如此耳更無可說也聖人雖不當仁聖之名自不能掩仁聖之實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 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

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新鄭高氏曰夫

子之意以為禱也者特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丘也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為禱乎故曰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

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次崖林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有此理在周公亦嘗行之然出於臣子迫切不自己之至情若請於病者則非也况聖人乎聖人非不知有是理必問于路者欲使說出求禱之理然後從而折之也曰丘之禱久矣亦但得如此說其抱負自信之意亦因可見矣或疑聖人此處何以自居是答子路意不得不然也故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禱當不推讓時節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禮得中為貴奢之弊則僭上陵分而不孫儉之弊則朴野無文而固陋奢儉各有害然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固則已分有未足不孫則溢於禮法之外矣○奢儉二字便是失中不孫與固皆其害也○次崖林氏曰禮自有箇中制奢是務繁文崇侈靡其弊必至越分凌節而溢乎中制之外是僭也儉是黜浮華敦本實其弊必至惜費尚簡不及乎禮制之中是固也不孫與固俱不好然不孫之害尤大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管仲饒益朱紱山節藻梲是

僭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
揜豆，斝衣濯冠以朝，是固也。○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

之弊也。○凡袁氏曰：此發明奢不如儉之故，重在名分上。
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奢則以下犯上，名分紊

矣。故曰：奢之害大當時之弊，全在不在
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分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元履徐氏曰：天下惟
程子曰：君子循

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戴山劉氏曰：每日問
往來全不見有坦，然釋然處，此害道之甚者。○虛齋蔡氏

曰：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為心，故坦蕩蕩。小人役於物，
則患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常戚戚。○敬軒薛氏曰：順

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沮戚。○順理都無一事。○心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寬大無邊，一有私則不勝其小矣。○蕩蕩，胸中無一毫
之私，累可以言大矣。○景逸高氏曰：逐物則憂及躬，常樂

醒不冷，放倒。○循理便無事。○彥陵張氏曰：此章摹寫兩
人心境，而境遇自在其中。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字中

見出寬廣意，戚戚之上加一長字，便見一生營營處。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觀濤王氏曰：戚戚固不是，
也無戚無感，心地不平方是坦也。○紫峰陳氏曰：孟郊詩

日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真可謂戚戚矣。然東野豈小

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累於物，欲為君子而未克者，
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

生平未始得閒，類堯大之氣象，何如哉！大抵胸中先養則

無往而不從容也。若乃浪齊是非，強飾凝滯，駕天風以放
曠擊溟水而逍遙，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蕩蕩矣。不可以
不審也。○敬菴許氏曰：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

人何也？君子弘於天而小人役於物也。然則困窮拂鬱不
足累君子之胸襟，而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吾儕
不學為君子，豈甘長戚戚乎。○通考李侯周氏曰：蕩蕩正
形容坦字，一立崖岸，一有趨避，中間便有許多紉徑，許多
荆棘，安得海闊天空，千里一色耶？註中舒泰兩字，只對下
戚戚說耳。未盡蕩蕩之義，戚戚亦不要看得淺了。凡孤憤
慷慨之氣未消畢，
竟是戚戚種子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
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

者如此。○虛齋蔡氏曰：聖人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
和。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而恭

也。恭而安，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然却本於全
體渾然，陰陽合德。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兼陰陽之理

而中和，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或偏於
陽也。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
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紫峰陳氏曰：德性以理

言氣質以氣言，全體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虧也。陰陽合
德，氣質之和而不偏也。必陰陽合德，則德性無虧，而見於

容貌者，亦中和矣。溫威恭三字，是主屬不猛，安在溫威恭
之內，溫也不猛也。安也有春夏氣象，屬陽屬也。威也恭也

有秋冬氣象，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相根之說，又是一
般道理。○觀濤王氏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

倒重復也。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其中，溫為主也。威而不
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其中，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

中，非恭外有安。○敬菴徐氏曰：厲與不猛，與
安所以見溫威恭之妙，自然中節，無相濟意。門人熟察而

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

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而玩心也。元扈徐氏曰：此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夫子門人見得他象是如此，又却如此極力

摹擬只是形容不盡。通考：敬齋胡氏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城，是橫渠持身謹嚴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於自然，終是有些病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七

四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

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強。

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

荆蠻。牟泰王氏曰：當太王之時，天命已在周。太王欲順天

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於是父子兄弟之間，各行其心之所安。太王王季

所任者，古今之通義。泰伯仲雍所守者，天地之常經。各成其志而不

相害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

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

王。虛齋蔡氏曰：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

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

其迹。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也。自大王乃立季歷以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敘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翦商之事耳，非因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

讓也。敬軒薛氏曰詩曰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是惟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金履祥熊禾皆力辨詩人之言謂始取其迹之所由始耳。太王實未始有翦商之志若如此則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為難通矣。夫子既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則詩人之言為有自太王果無翦商之志則必不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使太王無翦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一侯國耳。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何至稱其三以天下讓耶。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尤為確論而通攷金履祥之說有不然矣。金氏熊氏辨太王事所以為名教慮其意固美但以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語觀之則當時天下蓋有歸周之漸周之子孫又多賢聖太王亦逆知天命人心之微矣故欲德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逃去若如金氏之說詩人皆假說張大之詞則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之意又何為耶。書言夫以泰伯之德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翦商皆相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若從太王志則太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伯便當有天下矣。註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如仁山謂泰伯採藥荆蠻而人翁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曰以天下讓也。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虛齋蔡氏曰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有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天崖林氏曰天子稱泰伯至德是就君臣之分上說與下章稱文王一般若謂泰伯知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即逃去以遂其志至武王遂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為至德此却與夷齊之讓一般非夫子所以稱泰伯之意矣。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為是以天下讓最是。紫峰陳氏曰君臣之義人道之大經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權之出於不

得已也。惟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假權濟經以弭亂而後世慮也。深故傳易雖與湯武之放伐而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者亦曰民到於今稱之此春秋之義萬古之開也。其稱泰伯文王以至德者亦與夷齊諫伐之意也。其意若曰泰伯可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矣。以泰伯之德當商道衰周日強大之時固足以朝諸侯有商之天下也。彼乃可取不取而因以天下讓之於商且又隱然不露形迹民莫得而稱之焉夫不利天下之大而委曲以全君臣之倫德之至也何如哉。民無得而稱焉此意輕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麟士顧氏曰按語類以夷齊比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虛齋蔡氏曰泰伯之讓季歷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叩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而贊美之也。虛齋蔡氏曰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帶說。敬軒薛氏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極。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麟士顧氏曰泰伯不從四字畢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朱子有相反相成之說。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慝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憇其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虛齋蔡氏

曰：此章重在禮字。蓋禮者，天理之節文，即中之所在也。凡事貴乎得中，不中則各有其弊。如恭慎勇直，皆美德也，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不當恭而恭，其弊也。勞所謂病於夏畦也，不當慎而慎，其弊也。憇所謂畏首畏尾，也不當勇而勇，其弊也。亂所謂犯上作亂，也不當直而直，其弊也。絞如證父攘羊是也。勞，憇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憇亂絞，觀壽王氏曰：禮者中而已。無太過亦無不及四者皆太過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虛齋蔡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民亦興於仁。而各親其親，不忘故舊，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此親字與君子不施其親之親同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四

父母諸父兄弟子姓，說故舊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父伯方氏曰：親一本九族也，故老成勳舊也。仁厚本是人，人固有底真性，觸之即興，兩箇則字甚捷。彥陵張氏曰：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皆是。○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憇，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

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虛齋蔡氏曰：此段不著何人說舊說以屬之上。

文而通為一章，張子依之，至吳氏以為當自為一章，而疑其為曾子之言，朱子亦然之，故今不連上文讀。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

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

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

也。承庵姚氏曰：說箇而今知免見一息。小子，門人也。語畢尚存猶恐不免也。然是何等持守。

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虛齋蔡氏曰：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此自幸其得免，故召門弟子而詔之言。我之保守此身極難，幸未毀傷，至於今日而後吾知終免於毀傷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反復丁寧之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五

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言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通考：涇陽顧氏曰：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曰：須要堅苦是說工夫。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門人云：即本體工夫和盤托出矣。啓子足啓子手，信口道來，形色天性全盤擎出，此六字最妙，是不說破禪門便說破了。又如俗儒亦須說破曾子兩邊不墮，可謂超然。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

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景逸高氏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為本四字。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

之子全而歸。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

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

親乎。虛齋蔡氏曰：此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難。大抵人

知不忍毀傷其父母之遺體。則自能謹行而不至玷

父母之令名矣。夫子告武伯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而朱子

曰：人子體此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此則

曾子之意也。豈可淺者。見羅李氏曰：曾子合下便以

修身爲本。毫髮無缺漏。故到終身浩然有以自慊。與孔子

曳杖逍遙彷彿一般氣象。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虛齋蔡氏曰：將死言

忽之而不知識。故先自言以警敬

子之聽也。及本者。人性本善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虛齋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六

者容貌舉一身而言。說不得。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嚴厲。慢放肆。是箕侷之類。色莊也。虛齋蔡氏曰：顏實而色虛。以面上言。正字。此動出

信實也。表裏如一之謂。次崖林氏曰：以實之謂信。外面

如是。內面亦如是。便是以實。觀濤王氏曰：色之正。根於

心之正。便是信。色正。心不正。便是不信。動正出三字。俱

不着力。惟正略有意味。動出二字。全無要緊。然可貴亦不

在正。而在信也。幾亭陳氏曰：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

如事親。則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儼

格之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辭言語氣

外見此色。因內有此情。與中情相近。故曰近信。辭言語氣

聲氣也。是湖瞿氏曰：辭氣二字。並重。同是一句說話。或出

重看。色都要。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虛齋蔡氏曰：鄙凡

理也。其失大。次崖林氏曰：凡陋。只是粗俗。未至於惡。背

理。則惡矣。觀濤王氏曰：鄙凡陋。是不文雅。倍背理。以是

爲非。以籩豆木豆。驂士顧氏曰：周禮云：太宰籩人。奄

非爲是。籩。竹豆。木豆。一人女。籩一人。奚二十人。掌四籩

之實。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邢

疏云：豆。盛菹醢。籩。盛棗栗。以供祭祀。享燕。故云禮器也。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虛齋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七

句外。此三句舉見戒者言。曾子以是告敬子。便見敬子當如此。動正出三字不是用工夫字。工夫在所遠所近上。但遠暴慢等工夫亦即在於動正出處。非工夫全在平日而於動正出之際全無工夫也。朱子小註答問之言宜細求之。自不相悖。新鄭高氏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君子之道只在脩身。脩身之事最要緊切不可放一些空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虛齋蔡氏曰。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抵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想敬子平日是箇留心於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道字該得廣所貴者三事而已。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三者都要在心裏做出來。總是修敬。○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因之吳氏曰。曾子是篤實底人。如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裏。斯字猶即字。全在平時心上做得箇把柄。故能如此。若學問無根。臨時兼取。縱十分修飾。只做得堂堂乎張也。細看有許多暴慢不信鄙倍根脚在。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次崖林氏曰。以能問於不能。不自知能。在己不能。在人是不能。故曰有若無。若謂自知己能人不能而問於人。是不情矣。以多問於寡。亦能以能問於不能。四句是惟知義理之無窮。欲求盡天下之理也。紫峯陳氏曰。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涇野呂氏曰。顏子以能問於不能。與舜好問好察一般。舜好問好察。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問之。不自知其為聖人。若自以為為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下之聞見為一己之聞見。故曰大智。顏子也有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雙江聶氏曰。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此而顏子則一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少墟馮氏曰。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無盡。底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顏子實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道。理處不可與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虹野沈氏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即看上一句。點他虛心出來。○因之吳氏曰。若無若虛。從好學引到虛心上來。而點破他心事。不是推原口氣。不見物我之有間。敬軒薛氏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紫峯陳氏曰。犯者我無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頑。龐暴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不校者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而不知我之有問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故能如此。紫峯陳氏曰。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為將誰校耶。故能如此。如是。非言其學為如是也。○彥陵張氏曰。從事是不著力語。○虛齋蔡氏曰。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著他。他自不覺得。此句

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因之吳氏曰：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而因以想像。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

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紫峰陳氏曰：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用數語，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虛齋蔡氏曰：國有長君而為之輔，猶未見其難。託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共之，猶未見其難。攝政方難，平時託孤，寄命猶未為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方見其難。臨大節不可奪，謂臨利害死生之際，其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意之堅定，而不可撓。社稷由之以安，生靈由之以全也。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也，亦有寄命而非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季任為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優，死者為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可以才可以也，不可奪節不可奪也。丈夫所立，須要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地位方是當。觀濤王氏曰：不可字緊相呼應，必至於不可奪，方成其可託可寄也。大

節猶云大關節也。只是大變故意與註節字不同。可謂君子矣。觀濤王氏曰：居恆子或無異於常人，惟此等遺大投艱，而能有為，卓然自表，見是真君子也。與孔子言君子可大受歲寒，知松柏二意相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氏曰：與字也。字不是猶疑其人，非是君子。不過抑揚其詞，以決其人為君子耳。通考麟士顧氏曰：按語類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寄百里之命，猶攝國政也。通義許白雲說亦同。金仁山則又謂遺命託國，然遺命非即之命，命字。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次崖林氏曰：若苟息之死，謂才若周公處流言之變，而不失其常詩。稱跋狐彘尾，赤鳥几几，不奪又不足言也。

會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觀濤王氏曰：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弘及看。陽明王氏曰：心體本自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曾子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損庵王氏曰：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弘毅。破庵許氏曰：弘毅得於天者固多，成於養者亦大。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士不可以不弘毅者，貴養也。

以致其遠。虛齋蔡氏曰：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聚岡陸氏曰：道遠即是重任之盡頭處，毅亦即是弘之有終更無一事。伊盧陳氏曰：士是聖賢路上人有體仁之責者，與凡民不同，故須養此心到純全堅固地位，令濶大恢廓，承受得起，堅立強固擔當得定。通考問任重何以要弘，道遠何以要毅。涇野呂氏曰：天下之老皆為吾老，天下之幼皆為吾幼，心何等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觀濤王氏曰：弘是有容，毅是有守。有弘及看。陽明王氏曰：心體本自弘毅，不弘不毅者，私欲蔽之耳。曾子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損庵王氏曰：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不弘毅。破庵許氏曰：弘毅得於天者固多，成於養者亦大。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士不可以不弘毅者，貴養也。以致其遠。虛齋蔡氏曰：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聚岡陸氏曰：道遠即是重任之盡頭處，毅亦即是弘之有終更無一事。伊盧陳氏曰：士是聖賢路上人有體仁之責者，與凡民不同，故須養此心到純全堅固地位，令濶大恢廓，承受得起，堅立強固擔當得定。通考問任重何以要弘，道遠何以要毅。涇野呂氏曰：天下之老皆為吾老，天下之幼皆為吾幼，心何等大。

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弘之道。心便此弘了。而私意少有。問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於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踐形。惟肖耳。古人心曾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弘毅。弘便能任重。教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伏

林氏曰。仁為重任。蓋這仁所該者廣。萬物皆備於我。若有一物未到。亦不得謂之仁。觀據於德。依於仁。章可見有德。未可謂之仁。必德之全。然後謂之仁。故其註云。心德之全。及此註云。心之全德。又程子云。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不足以當之。只此便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主

蔡氏曰。己任之任。與任重之任。字同。皆作死字看。言仁所當身體力行者。任之重也。可不靡吾心。曾以承載之乎。又仁乃吾所當服行而無一息之間斷者。道之遠也。又不可不堅。吾定力以終其事哉。繁峰陳氏曰。仁者人心之全德。兼眾理備萬善。而乃以之為己任。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乎承載也。其任不亦重乎。且其身任是任也。直至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焉。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駐足之途。畢力進趨。無可息肩之所。其道不亦遠乎。大抵此章之意。只是言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全體所謂弘。不以一善而自足也。不息所謂毅。不以半途而自廢也。○顧濤王氏曰。此章重仁字。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常弘即毅也。常任重即道遠也。兩意又一貫。○麟士顧氏曰。按鄒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捷。○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

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虛齋蔡氏曰。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

下文善惡字。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次崖林氏曰。詩最能感動人。今世俗

古人所以興於詩處。是諷誦於朝夕之間。優游涵泳。抑揚

反覆。真心與之投。而身與之會。方能感人。若今之學者。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主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虛齋蔡氏曰。不

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節則無。可以固人

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可以固人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敬齋胡氏曰。學者須故學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虛齋蔡氏曰。卓

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自家扶。豈得起。而外物到。必於

折我不得。故曰不為事物所奪。言不能奪其所守也。必於

此而得之。威儀三千。流貫乎人倫。庶物之表。日用間。若都

一一依禮而行。真箇一時放肆不得。此心真會卓然樹立。事物搖奪不得。橫渠先生合下。就用禮來教人。最有見最

切於力行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鼓舞八音之節虛齋蔡氏曰六

律在樂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隔八相生而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或大呂為宮則夾鐘為商仲呂為角隔八相生而夷則為徵無射為羽此六律相生之大略也更唱迭和前者唱後者和而唱和又自相循環聲依永聲五聲也承者人歌聲之長短也律和聲律六律音也更唱迭和者聲律相為唱和也此所以節夫歌舞八音也聲律只在鼓舞八音之內舞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雖無聲律然其節亦協虛齋蔡氏曰可以養人之性情以其中和穢消融其查滓也蕩滌其邪穢去其物欲之汚也消融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五

查滓又使道理之勉強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餘迹也次崖林氏曰司馬遷樂書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只是消鬱通和也朱註養其性情即此意蕩滌邪穢消融查滓亦是做他樂真箇是會養人德性今日未聽樂只使人鼓琴而聽之心中就清許多塵雜之念都消盡利欲之心亦自無容者得一琴尚爾况古時音樂之備乎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虛齋蔡氏曰義精知之至也仁熟仁之至也和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

仁以後事最說得好忠甫莊氏曰樂何以能和人之氣蓋氣有剛柔而樂有高低故聞其廉志亮直猛毅唯殺之音則柔者可使之剛聞其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則剛者可使之柔凡樂所以做入風之正聲也八風者天地所以節宣四氣和諧萬物者也是以君子聽樂而德成焉虛齋蔡氏曰與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樂之當學也興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能成人也下三截方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禮其成也得於樂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於立則真有是善實無是惡矣立猶是自守者也至於成則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無所事守矣此三段自始學至於成德者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微弦徐氏曰古人一入小學便教以禮樂教以禮禮立於禮後方去學樂也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造故自其始之興則於詩焉得之其中之立則於禮焉得之其終之成則於樂焉得之也虛齋蔡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為先立次之成為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為游之之漸未可據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即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又曰非興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次崖林氏曰人之所以成德又自有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五

壹輯 8-276

若前章之志道據德依仁是也十五志學章所言雖聖人之事學者之所以成德大略亦可見矣詩禮樂乃為學之資耳若謂人之進學專賴於是則非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

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虛齋蔡氏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以資質言特以道學

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

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

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

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六

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

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

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所以然也

虛齋蔡氏曰民指凡民而言也蓋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孔子說民但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衆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者自非中

人之上者未足與語此故不能使之知此亦以氣稟所拘之故敬軒薛氏曰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之知是皆蔽之深不能以開其識也次產林氏曰由者身之所行也知者心之解悟也由是由其迹知是知其理聖人立教使民由斯道而行則民莫敢不從故曰可使由之若心領神會知道之所以然此必在人之自得豈可以強聒哉故曰不可使知之鴻洲徐氏曰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乃聖人賢人事非凡民所及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論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恬疾沈氏曰謂聖人

大無一日不使民知也制產設教申明孝弟是何等心腸只無法使他知耳陳氏曰知乃民心之自得斷無使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七

之法非防其智多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

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繁峰陳氏

不疾貧則猶知安分而不至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遇事畏懼而不能為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貧必為亂也人而不仁固可憎疾之已甚使之無所容其身事窮勢迫彼將肆其含蓄之毒其勢必至亂也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一則自為亂一則自致亂是其生亂一也伯玉陳氏曰何以處好勇者試其豪舉於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何以處不仁者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通考敬庵許氏曰好勇疾貧而為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爾惡

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出於君子防姦過過之為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邵伯溫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次崖林氏曰挾人是驕慳已之所有不與人是吝○觀濤王已之所有以夸

氏曰驕是自負其才吝是惟恐人有是才○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

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虛齋蔡氏曰其餘指才使驕且吝則德喪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六

葉峰陳氏曰驕吝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無回沈氏曰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况未必周公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王雅唐氏曰天下矜已妒人之能多出於小有才之人未有以周公之才而驕且吝者曰如有

即非實有總之只是設言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

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次崖林氏曰自己吝嗇定是以此驕人故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葉峰陳氏曰學本欲以明善誠身非欲以干祿也然祿由學得而不知古人教人為學之本意遂以學為干祿之階所事者雖在於學而其志則已馳逐於外而不在于其身與心矣此今世學者之通患也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不志於穀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如此之人豈易得哉蓋非見起流俗而志欲向上者不能無累於人世之浮雲也○貢父黃氏曰不至於穀却不是枯槁忘世○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虛齋蔡氏曰孔門顏曾閔者故孔子歎之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虛齋蔡氏曰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次崖林氏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非輕可也好學是慕道心切汲汲然欲講學以明道也守死是凡事以死守之更不移易言堅守簡死也善道是所守處要恰好死不傷勇也○四件要平說謂學者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故要篤信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又非其正故又要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故要守死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故

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虛齋蔡氏

又要善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虛齋蔡氏曰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次崖林氏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非輕可也好學是慕道心切汲汲然欲講學以明道也守死是凡事以死守之更不移易言堅守簡死也善道是所守處要恰好死不傷勇也○四件要平說謂學者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故要篤信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又非其正故又要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故要守死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故

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虛齋蔡氏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又要善道

曰無有用功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功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說有守便兼篤信守死說有學便兼好學善道或曰篤信好學者學之事守死善道者守之事○(通考)損庵王氏曰人第一要信道篤聖門如宰我冉求皆尚未能也如宰我問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註謂其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及觀晝寢而夫子責以何誅短喪而夫子謂其不仁則其不篤信而不能好學亦可見也冉求曰非不悅于之道力不足也說者謂使求悅夫子之道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以是而觀冉求之不信不好亦可見矣人貴篤信而篤信者又不可以不好學如子夏素名篤信聖人者然觀其所成就終不離交學言語之間而晚年以哭子喪明見貴於曾子而自諉於離羣索居之久有過而不自知則其好學進道之實何如哉又如子路最勇其信得到處生死不移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懼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好學工夫其可少哉看來好學最難聖人只以許顏子然顏子氣象深純去聖人只隔一問篤信守死俱何足以言透許大學力纔能擔荷得聖人之道起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臨終啓手足一簣之不安而必易之可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近於聖人之事而守不足以言之然即曾子生平學力實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標準也集註謂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必如許行陳相然後為非其正如子路之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亦是所信或非其正也須兼看纔備亦有一般人平日信道到臨利害禍福死生之際都變了平日守得到這裏守不住便是不曾篤信須是守死不易纔能不失其所信所學之正而可以善其道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為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

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脉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為用處少一件不得錯綜俱是道理○善道二字從篤信來即所信之道也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為虛生枉死之人矣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可入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虛齋蔡氏曰危邦不入為在外未入者言也若已仕其國安可見危而去亂邦未危則仕於其國者可以見幾而去然亦必嘗諫而不聽乃去○損庵王氏曰危以國勢言亂以政事言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度其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不見幾早去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遜之初六遜尾厲遜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微齋胡氏曰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損庵王氏曰不人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見以身言此惟篤然身出則道行身藏則道斂其實含箇道字在內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次崖林氏曰有學則知之明有道理決不苟且模糊以繁富貴而耽利祿也○損庵王氏曰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虛齋蔡氏曰。上邦字指國對天

下此邦字單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虛齋

蔡氏曰。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惟有學有守者能之。若邦

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則是無學無守矣。祇可

恥耳。次崖林氏曰。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言天下有道

則見。若邦有道而貧且賤。恥也。危不入。亂不居。天下無道

則隱。若邦無道而富且貴。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

富且貴焉。恥也。○虛齋蔡氏曰。危邦不入。亂

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虛齋蔡氏曰。危邦不入。亂

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

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

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雙峰之說。可

一疑也。○因之吳氏曰。上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全要見得箇

出處之分明。意下貧賤於邦有道。富貴於邦無道。亦要得

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意。恥字正指無學無守。凡

遇有道而不能見。無道而不能隱者。此必無學無守。故可

恥。聖人語意至第二節似好住了。却又未節者。正欲深

著學守之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至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虛齋蔡氏曰。謀非是泛

崖林氏曰。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

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

位乎。○紫峰陳氏曰。謀者思所以處之也。微有干預之意

非私議其得失於田畝之間也。此以士庶人不謀公卿大

夫之政言。若推廣而言之。則上不可侵下。左不可侵右。亦

是。○徽菴徐氏曰。居位而不共厥職。是謂曠官不在位而

謀其政。是謂越分。曠官則非吏。越分則非民。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紫峰

曰。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然溫公

欲除給事中之問。程子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擊音志。雎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

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

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虛齋蔡氏曰。關雎一詩。在詩則爲

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次崖林氏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

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樂括通篇之意。爲亂也。○徽菴徐

氏曰。始字重看。曰始者。志師摯之終。適齊也。有追思歎美

之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

同。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

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次崖林氏曰。狂者志意高遠。動喙古

直是他好處。狂而不直。喪其美矣。侗無知是不聰明。心下

鶻突的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緣他心下無知識。不敢開

步做此。自是安分。是他好處。侗不愿喪其美矣。慥慥無能

是才拙無能爲的人。緣他無能爲。故爲人亦無虛詐。一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至

直不隱不信。則無可為矣。故曰吾不知之矣。蓋絕之也。直愿信是天資之美。不直不愿不信是氣習之變。○月林氏曰。狂而直理之常也。狂而不直則非理之常。吾不知之餘。做此。○見羅李氏曰。世道日下。則民偽日滋。民偽日滋。則本真日喪。古者三疾。今亦亡之。狂而不直云云。是亦有感於此。大率狂而直。恫而愿。恫而信者。氣質之常。未季之世。則皆不復然矣。與後章狂而恫。矜而忿。戾而詐。皆所謂與常質相反也。○只質在則雖疾可醫。標本相乖。表裏殊證。總之。只是一箇偽而已矣。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此孔子之所以歎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索峰陳氏曰。大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則因其德以入於善。而其病或可醫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矣。然聖人無棄人。故夫子寓教誨於深絕之中。使其聞而改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次崖林氏曰。人之為學。夙興夜寐。敏敏汲汲。儘力向前。如追亡不及。一般。儘力趕去。更不放緩一步。其心中兢兢業業。恐終追不及。而失之如此。用功如此。立心學。豈有不進哉。○彥陵張氏曰。如不及是。起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古疾沈氏曰。言學者當如不及。然而猶恐失之。是訓詞非形容之詞。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

姑待明白便不可也。○月川曹氏曰。古人自始學至成德。有強自然之不同。而惟日夜孜孜。恐其不皆然。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齊魯氏曰。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是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為小。舜禹之心為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榮其心。○舜禹視天下。只當等閒。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繳軒薛氏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天下雖大。不能加性分之毫末。○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月川曹氏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無心於富貴。非無心於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崇高富貴。不足以入其心。○次崖林氏曰。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却不把來在身上。自尊貴。自威福。自奉養。全似與他不相干。預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少墟馮氏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天下看得淡。所以能不與也。

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

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虛齋蔡氏曰：唯天為大，天於萬物無所不覆也。唯堯之德，有以準乎天而同其大，故其德之所被，廣遠無盡。蕩蕩乎無能名，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魏巍指天蕩蕩，指堯對天之魏巍，說蕩蕩無能名，正堯與天同其大處。○次崖林氏曰：無不覆，情魏巍乎天之大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則天之大地，無能名，正是則天之實。堯之則天處，只以德之覆冒者而言，中庸觀天，正是此義。○困之吳氏曰：大哉堯之為君，大字即含下廣遠意，而虛贊之蕩蕩無能名，正是堯與天同大處。民無能名，全根蕩蕩來，只重堯德廣遠，難以名言，不重民不能名，註但云不可以言語形容，更不說民極有見，德唯廣遠，所以不可形容，非其所以廣遠處，不可言語形容也。○德就於天下者，言但其所以廣遠處，心體之所流，若直指建立施為等事，則在下面成功文章矣。

魏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虛齋蔡氏曰：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次崖林氏曰：成功文章乃德之有顯迹處，要其德之大，包含無盡，此何足以盡之。○麟士顧氏曰：德與功業文章同一流行，但功業文章有迹，可見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默運，潛被於天下，烏可以言語形容。○東鄉艾氏曰：聖人之身止有德業二者而已，堯之德不可名而業之為成功，為文章則可見，德不可名猶言於穆不已，不顯惟德此堯與天之德也。成功文章則天之四時行百物生，此堯與天之業也。業者德之徵，德不可名而業可見，業雖可見而德終不可名。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三

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虛齋蔡氏曰：舜得臣五人而天下自治，舜泰已無為矣，則人才何其盛乎。○禹平水土而天下之民得平，而居之稷播百穀而民舉無飢，契敷五教而民自相親，皋陶明刑而民無敢作非，伯益焚山澤而民無禽獸之害。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三

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虛齋蔡氏曰：武王曰：子有佐治之業者，此十人之力也，則十人亦盛矣。○困之吳氏曰：亂臣謂治亂之臣，所以克商而造有周之業者也。提出亂臣字極有意，不可輕放過。○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在前，又因下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先列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議之耳。○通考麟士顧氏曰：按此二節反是，下節注脚預列於此，或俱是門人因聖言而記，此然或夫子因讀武王之言而有此歎，即是夫子自言亦不可知，存疑亦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

於斯為盛，不然則斯字似虛，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

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
門人因聖人此言而着一句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

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是德之備者必有才唐

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虞之際乃盛於此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

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天

蓋衰如其人物地位何如耳三山原氏曰五臣與十亂

與虞乃此我周差盛此極贊周才非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贊唐虞也一盛唐虞再盛我周亦非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最精本是贊周才之盛反將唐虞來形容此於周為盛則

自古及今獨有唐虞盛於周耳周才之盛何如耶此抑

中揚法二句正是贊才不是說難下二句方說難意然

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

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

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

實為之佐而天下治禩之有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

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十

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

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

德也新鄭高氏曰太王實始翦商肇基王迹於是乎傳位

取文王為西伯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天下之人歸心焉天

下益可取矣乃猶不取非惟不取也而固以服事殷非至

德而能如是乎曰孟子云取之而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

行之者文王是也何如曰人心歸向如此豈謂取之而不

取此所以為至德也孟子為伐燕之事乃設論若此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天

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虛齋蔡氏曰武王以十人

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之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之方而克商有天下猶未

之其旨微矣次崖林氏曰以文王泰伯為至德則武王不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有取於武王是也何也大抵聖人此

語欲存君臣之分於春秋上下陵借之際乃所以立教不

可以之雖黃聖人也語錄曾說文王若在十四年後亦不

是安坐不做事的人則文王不得為至德矣要此處却是

聖人不幸而遇之湯武之心與泰伯文王一也因之吳

氏曰紂嘗時若後有文王不待牧野誓師已早失天下了

全虧得文王率商伐國以事紂故得稱纘其亡也天立地

真曠古未有非必形以武王之征誅而後見其為至德也

故夫子亟稱之文王以服事殷夫子以為至德武王戎

衣伐紂夫子以為達孝此處正好想箇時中作用麟士

顧氏曰：魏說看泰誓，即說着事殷至德處，一面歎才難，一面又想到文王也。故又有未節。○通考：東鄉艾氏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當時事體猶之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匡王室耳，特有王伯公私之異，其事則一也。或曰：宜

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此章非並美

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愧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數禍亂，則其所遭不幸耳。其意致特深。○因之吳氏曰：武王克商，孔子終有不滿，故才難一節，實於揄揚中，致惜才之歎。若言武王資十亂以勝殷，不若文王守臣節以事殷，但其意令著人自不覺耳。朱註其指微矣，句可味。○通考：溼陽顧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為然。書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中庸曰：武王未受命，由十三年以前觀之，武王亦文王也。孟津之會，天與人歸，不得已而順之應之耳，豈可沒其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問去聲，非音匪，黻音

弗，洫呼城，火。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

享祀豐潔。觀瀾王氏曰：鬼神以宗廟祖考言，孝字可見。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

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虛齋蔡氏曰：黻冕只足祭服，不兼朝服言。溝洫田間

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

罅隙之可議也。次崖林氏曰：欲從儉約者，或并不當儉者而儉之，欲從豐厚者，或并不當豐者而豐之，大禹當儉處則從儉，當豐處則從豐，豐儉各適其宜，所以無間然也。○紫峰陳氏曰：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

多費已力而不吝於豐字，亦故再言以深美之。通考：溼陽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無間然，始終再言之，恰好映出禹一段心事，蓋蘇強而禹與自禹觀之胸中，無限徬徨，無限悽惻，無限虧欠，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分明是痛父之辜，過自貶損，其盡力溝洫，分明是幹父之盡，過自勞瘁，至郊絲配天，致孝致美，又分明表平成之烈，有所自來，不敢擅為，已有庶幾，蓋父之愆云爾。自孔子觀之，禹之無限徬徨，正天理之至，無限悽惻，正人情之至，其自認無限虧欠，正是沒些虧欠處也。○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

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

夫何間然之有。通考：因之吳氏曰：史臣贊禹曰：克儉人皆知禹之儉而不知其不偏於儉，側下半截

不作兩平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

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八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子罕第九



曰罕言者。程子曰。計利則害義。虛齋蔡氏曰。夫

子罕言利者。蓋計利則害義矣。故夫子罕言之。朱子曰。利

而利亦在其中。計利則害義矣。故夫子罕言之。朱子曰。利

凡做事止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

行師之類。夫子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之。恐人計利害。義

命之理微。無以氣言之。則難採難辨。是其理甚微也。此

耳。論語卷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理字不對氣而。仁之道大。虛齋蔡氏曰。仁兼理事。說統百

言乃兼言也。行該眾善。其道最大也。數言之

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罕言。楊氏謂夫子

只言求仁之方。仁之本體終未嘗言。非也。罕言非全不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虛齋蔡氏曰。五百家為黨。達巷

鄉童。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

名也。虛齋蔡氏曰。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

又是惜之。非以無所成名為大也。麟士顧氏曰。博

學二字。照射御看。猶

太宰之云。多能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大產林氏曰。大哉孔子博學。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

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

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虛齋蔡氏曰。大哉博學。此

黨人譽之。而孔子却只言吾何執云云。初不以博學自處。

若為不聞者是謙也。觀孔子此言。似全未嘗博學。故為謙

射御皆藝之卑者。而御為尤卑。夫子欲以御自處。是皆謙

詞。東鄉艾氏曰。博學無所成名。此學字淺。猶云多才多

藝耳。故夫子以射御承之。今人只因誤認學字。遂有大道

不器道。非博非執道。可博可執。道無不在。道不可執之說

皆謬也。須是平等看去。黨人欲以一藝名。夫子亦以

一藝承之。而君子不多之意。自見。麟士顧氏曰。葉註

大略本只如此。慕聖不知已在圈外。道無不該。尤無謂。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

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

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

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

麟士顧氏曰按古人之布惟葛與麻二種木棉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書顧命王

麻冕輔裳卿士邦君麻冕緇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蔡註蟻玄色也形縹也呂氏曰皆祭服○又按通義白

雲許氏曰冕冠總名有五郊鷩義希玄朝祭用上可兼下下不可借上其上兼下者於祭祀時各視祀之大小

而服冕之高下天子自衮冕以下上公亦然侯伯鷩冕以下子男鷩冕以下只冕上旒數及綴玉不同冕下有弁弁

下有冠皆緇布為之金仁山曰禮記太古冠布但以粗細色素為吉凶以縷節數為等衰吉服冠冕最貴故最細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虛齋蔡氏曰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猶可從也○元扈徐氏曰儉只是省

約非敦樸也謂古人之不省約乃其所以樸也天子特為無害於義耳非與奢寧儉之意○要知麻冕之變亦不甚

佳人心漸薄日趨簡便麻冕與拜下也只是一齊都來的○顧伯王氏曰大抵古人作事不

苟簡試觀古器與後來者多異矣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麟士顧氏曰按通義許白雲說禮中言升成拜者非一本不止燕禮觀禮舉為例耳

又燕禮註疏臣拜堂下若君辭之聞命即升升乃再拜即不言升成拜若堂下拜訖君辭之即泰驕慢也觀濤王氏

升復再拜曰升成拜又各不同也日泰字有

借通意在○元我李氏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也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此所以○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違衆而拜下也

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慎菴王氏曰聖人處世可裁乎義而已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

謂毋意者無私意耳自日用應酬之常以至彌綸泰贊之大凡其設施運用斟酌裁制莫非意也云何無惟一切循其理之當然而已無預焉斯則所謂無意也已○通考龍谿王氏曰意是本心自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變化云為萬物畢照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嘗有所動也惟離心而起意則為妄千過萬惡皆從意生而必固我盡從意成毋意則本心自清自明不假思為虛

靈變化之妙用固若也空洞無體廣大無際天地萬物有象有形皆在我無體無際之中隨感而應而實不離於

本心自然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觀濤王氏曰只之用也

便是私已○陽明王氏曰我者自家作主張也○應身翼氏曰此我字只是已在念頭上說不屬形骸上說聖質無

我乃是我克己佛氏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無我乃是輕身

而成於我也

次崖林氏曰私意既起便欲這等做既做這是我固也三者終歸是執滯而不化從生到死執着以為是

於為我故曰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

薛氏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

應之。特初無。毫妄念之。起所謂毋。意毋。必。至於我又生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毋。固毋。我也。

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於事。自任天理而已。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徹齋胡氏曰。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則無累矣。天崖

林氏曰。虛心順理。無所偏主。無意也。勢雖已成。當改則改。無必也。事已不留。過去即化。無固也。愛欲不萌。已不累私。無我也。聖人絕無。雖有四者之分。約而言之。只是一箇廓然大公。物

來順應耳。○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因之

一日。聖人做。揆天。揭地。事亦只如起居飲食。全從。至虛中流。出故能如此。毋意必固我。此虛之極也。看四母字。是何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五

壹淨何等光潔。妄想。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然。像聖心。真無境界。

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觀濤王氏曰。古人遇難。謂之有戒。乃微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會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

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手疑沈氏曰。不曰道

而曰文。當以朱子語。

類一條為的。言道。只有廢與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看得最確。蔡林說亦好。但與謙辭意未合。○

通考。次崖林氏曰。此與天生德於予。章意同。不謂之道。而謂之文。又以已附於文。王是有復興文王之道。為東周意

思。蒙引說最好。前人所未到。蓋文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為。用世之事也。若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

得觀。鳳鳥不至。詩曰。夫子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

之文章。知其已矣。意可見。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

也。孔子自謂。虛齋蔡氏曰。言文王在道。在文王。文王既沒。道即在我。○觀濤王氏曰。文在茲。謂我能意

章之也。非徒欲傳諸來世。實欲行諸天下。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六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

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虛齋蔡氏曰。聖人之一身。其禍福豈止其

之不能加害。是則天之默相。夫子於真真之中者。非為夫

子一身計。為斯文計也。夫子一身所繫之大如此。匡人其

如子何。○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遠也。非是欲

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因之。吳氏曰。

天若將喪斯文。何消要我。惟未喪斯文。故使我衍其統。夫

天既使我衍斯文之統。豈不能佑之真真之中。匡人雖欲

肆為暴虐。其如天之佑我何。○子凡袁氏曰。後死對既沒而言。以斯文之興衰。夾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所動心。

焉。此事天立命之學也。○通考李侯周氏曰：天子明明觀着天意生已，扶持一世文教，以補作君作師之任。故周流而其一生現成，局而已自了了，曉得刪述序贊是已，責任千古以來定然，少不得比一人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與平聲

官故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雙江聶氏曰：多能當不得一箇才聖

賢之才，其根本只在德上，故發出來，便能彌漫充塞於天地間。若夫多能，只是箇才中的流派。夫子在當時，才全德備，無人窺矚得他，只見其於禮樂射御釣戈獵較之事，便謂聖在此處。故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一也。不知多能者，固聖中之一事，而其所以聖者，不在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七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袁一李氏曰：天縱二字，非子貢說不出，亦非子貢形容不出，堯舜之聖，天止成其堯舜而已，禹湯文武之聖，天止成其為禹湯文武而已，獨孔子位處布衣，而德高於帝下，時在春秋，而道尊於萬世，像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天有意放縱他一般。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虛齋蔡氏曰：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多能也。

○次崖林氏曰：大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是就把多能當聖。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是把多能就聖上脫出。大宰意夫子只是多能，子貢言夫子不在多能。○註聖無不通，止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又多能上。○觀清王

氏曰：又字，註解餘事，只要見得夫子之聖別有在，而其緒餘，又兼於多能，非多能即聖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虛齋蔡氏曰：大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爲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也。乃推聖字不居，謙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子聞之，兼聞大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八

虛齋蔡氏曰：何其多能也，又多能也，二多字，垂下文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

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字泰王氏曰：以不試證少賤，以藝證鄙事。○觀清王氏曰：玩一

藝字便見得是藝成而下者矣。○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為重。太宰專以多為聖子貢亦未離於多。不有夫子不多之論。何所折衷末節。雖只證少。○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

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虛齋蔡氏曰：琴牢亦曰：夫子嘗謂吾固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也。以琴牢所問證之夫子吾少也賤故多能者尤信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此言之特。子牢固言昔之所聞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此或能者尤信不必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是正意。吳氏註亦謂外也。○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為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謝人太宰固不足亦未為深知夫子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九

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

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麤無所不盡

虛齋蔡氏曰：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言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有何所知耶。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揜其聖處。○紫澤陳氏曰：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若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觀濤王氏曰：兩端

就在所問中其字重看是舉兩端以該中間自至淺近以至深遠也不是兩件。○涇陽顧氏曰：此節照評時人說為是謙言已無知識。就着在謙人不愧上說。蓋當時人以夫子為人無所不知而稱之。故夫子遜謝以為吾無所知只啻人必。○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

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

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

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

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

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十

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予此即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徵聖王之不與聖王不與誰其用我故曰吾已矣夫。○甘泉湛氏曰：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嘆吾已矣也。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與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子思歸氏曰：天地氣聚而一。聖人得之為聖物得之為瑞。蓋英靈磅礴一聖不能盡鍾而緒餘

四溢則昆蟲草木或得而稟承之故聖人出而百瑞並興非為聖人出也聖人之所餘也故候聖作者必驗於瑞應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是物無分瑞也○張氏曰鳳至圖物無分瑞則人無特鍾也誰行吾道哉

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

矣敬軒薛氏曰河圖具五行之數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無不在焉○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

金奇數二十偶數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河圖虛其中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

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齊音咨衰十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虛齋蔡氏曰雖少必

作言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為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不可以雖少對

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虹野沈氏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新鄭高氏曰

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與不言寢而

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為正○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

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敬菴許氏曰遇可哀

而哀遇當敬而敬遇可矜而矜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聖人能全之爾○卒泰王氏曰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

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觀濤王氏曰仰是

一是峻絕不可及堅是渾倫不可入二彌字勿太泥在前在道非因仰而益高也只形容至高耳彌堅做此

後恍忽不可為象觀濤王氏曰瞻之二句合為一意與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可擬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軒

換耳

薛氏曰朱子釋彌高彌堅曰無窮盡釋在前在後曰無方體蓋無窮盡者理之大而不可限量無方體者理之妙而

性也○虛齋蔡氏曰此四句總是形容未見卓爾也慢說顏淵用力用力處都在欲罷不能上○觀濤王氏曰仰瞻

瞻不作顏子用力只在形容聖道上蓋顏子一遊聖門即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嘗用仰鑽瞻之力而不得其要

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乎故此只重高堅無定在處形容聖道為是○通考莊渠魏氏曰顏子纔學便要聖

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

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緊些又反失之顏子真

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

使此意思常新顏子稱循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循善誘先博後約就是循循言夫子道雖高妙

指前後而教人有秩序也

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於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

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真能窮理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是體驗身心此聖門精一之學

後約為有序亦須知博約之功乃並進而非截然先後者

此云循循只是對上節高堅前後說聖道如此高妙却不可

是使人徑造其高妙而從博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

約二者漸漸上達是有序

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明辨一理積少以多積小以大無不探幽發微

雜成章燦然可觀則曰文以其節文有體截然可行則曰

禮禮無不該然其切於日用之常為學者所當從事則莫

以非禮勿視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

聽言動告之

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已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

林氏曰學者均學於聖人至欲罷不能則顏子所獨他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去既竭吾才言才調至此都用盡無復可用處也

王氏曰才即孟子非才之謂也

顏子曰入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之便幾於聖人

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

亦無一毫行不到處則向之不可及者庶可及不見得透

庶可入不可為象者庶有定象矣故曰如有所立卓爾

前亦謙詞觀濤王氏曰如有所立卓爾是於高堅而後

無所用其力也

是子之自然處夫子之自然益親不是認得而巳

猶未能與之為一。所謂顏也。孔之卓也。謂未能如夫子之從容中道耳。莊渠魏氏曰：顏子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昔時想像聖人，道無處捉摸，今方確實。明明就在眼前，而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道理在我矣。○天崖林氏曰：聖人之道，既見得卓然，立在我面前，我就欲一蹴以從之。然其地位峻絕，一時不由以從之。也是蓋從容中道之妙，非思勉之所能為。從當不踰矩之天，非知力之可到。正自化不可為境界。惟聖人未達一間處。○觀濤王氏曰：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為二也。從是跟上。○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去與之為一也。○非所謂窮真昏默者。顏子篤實工夫，蓋求道於玄虛則茫無所入，求道於篤實則卓然在前。千古聖賢丹頭，只在此處。故博我約我，二我字須重看。言博我以自有之文約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以自有之禮曰我者，正見其親切而篤實也。○虛齋蔡氏曰：如有所立，卓爾謂日用事物之間，此箇道理的有定在。究其實，凡事物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所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所在也。○整菴羅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印事印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說如何動得。○大段著力不得。○虛齋蔡氏曰：既竭吾才，此是就博約上着化不可。○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為之意。○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蔡氏曰：如有所立，卓爾，猶出於力索。若至於此，則無事於力索矣。要見得高堅，前後是一節。卓爾是一節。卓爾猶大也。至於化，又是一節。○敬軒薛氏曰：顏子你爾高鑽，猶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說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日中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與此理者，何即性命之出於聖人之身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香菴吳氏曰：喟然之歎，固是歎道之妙，實從末由處來。初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得，抑且無所見。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着力之盡，又到着力不得處。如之何而不喟然歎也。○定宇鄧氏曰：顏淵喟然歎，仰之數句，是平日功夫用得熟，到此忽然發出此歎。如人行路，行到幾知你鑽瞻，忽正從卓爾時，追想如此。○受軒貢氏曰：顏子初然仰鑽，瞻忽，是欲頓超徑悟。夫子教他。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從時，處處實事上磨勘出來。○瞻忽未領其要也。○觀濤王氏曰：首節據朱註，是深知其惟妙。據胡註，是未領其要，還從朱註。○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息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六

乎。次崖林氏曰：周子謂顏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正是此處。註曰：因其進修之迹，而聖人之蘊可見。此處正是進修之迹。○整菴羅氏曰：顏子識仁之歎，先備嘗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矣。此非大義所關，不必深泥。但看朱註至明至健，若非見得禮字分明，將何以致其決也。○涇陽顧氏曰：程伯子識仁說，參諸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兩案更盡。何則？學者未能識仁，其工夫猶或有作而有轍，既識得便覺無可歇手處，即欲不為防檢，不為窮索，自任不得，所謂欲罷不能也。學者欲求識仁，其工夫必且有作而無轍，既識得反覺無可措手處，即欲為之防檢，為之窮索，却靠不得，所謂欲從末由也。○通考陽明王氏曰：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學者自修自悟。○龍溪王氏曰：欲罷不能，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才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持作爲上。○湊泊非竭才也。○覓羅李氏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亦孔子末由也。已的光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麟士顧氏曰：大夫之喪，有家臣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於親友，古者孝子不治事，皆委之於人也。

病間曰：久已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嘗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次崖林氏曰：詐亦是見理未到處，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為而率意為之，亦是詐也。日久已哉，是舉平日言如以不知為知，以正名為迂，皆是無臣而為有臣。是說行詐處，既責子路，復引以自歸，欲深曉之也。○因之吳氏曰：行詐欺天，辭嚴義正，之論下節辭氣便溫和。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麟士顧氏曰：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師弟之情較君臣為更切也。○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簧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因之吳氏曰：子路使門人為臣，蓋以過禮尊其師也。不知君子自處，與其所以處人，口要合於禮，禮誠過則生前不得寧死，後不得安。以此自待，則為陷其身於不義，以此待人，則使人陷於不義。蓋情以理用，理以情原，漆作一事，故有尊之而適以卑，厚之而適以薄者，則去理以用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孔子不欲門人為臣，只是這意思。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

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虛齋

蔡氏曰子貢以夫子久懷寶不仕故為此喻意其為不沽者故夫子釋其疑沽之哉沽之哉重言之以明其必沽也但欲求價而沽則所未然是待價者也待價而價未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觀濤王氏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彥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九

張氏曰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范氏曰君子未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語妙在於待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

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

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觀濤王氏曰夫子道

不行於中國故託言居九夷以傷之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敬軒薛氏曰昔吾夫子欲居九夷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文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

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次崖林氏曰此章家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

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大師樂及師擊之始關雅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九

順辭也○鄭氏夾添曰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又曰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反也問於大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小大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備祭也定南陔白華黍稷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備歌也定南陔白華黍稷丘由庚由儀六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又曰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三笙以贊之

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又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
三間歌魚麗之三笙間崇丘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又
曰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
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
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紫峰陳氏曰
吾自衛反魯亦嘗正樂然後樂之始終條理之妙高下節
奏之詳皆得其正雅頌之詩被之絃歌者亦各得其序而
無有紊亂者矣○因之吳氏曰樂以詩為主詩索而樂亦
素矣故樂正全在雅頌各得其所上曰雅頌得所正申明
其為樂正也孔子刪詩便是定樂非有兩事○甘泉湛氏
曰自衛反魯何以樂正也正其聲音欲修也八音歌舞節
奏唱和之序也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則學於四
方而得其詳者有之矣何謂雅頌各得其所也二雅三頌
詩之篇章也舉雅頌則國風在其中矣風雅頌者樂之章
也或作之朝廷焉或作之宗廟焉或作之闈門焉或作之
闈巷焉是其所也○彥陵張氏曰此章只重正樂而雅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三

卽樂章蓋被諸絃歌者雅頌得所卽是樂正裡而事反魯
內有正樂工夫而正樂卽有刪詩工夫然後二句舉其成
功言○雅頌各得其所就是樂正翁純綴釋以樂之節奏
而言此不主節奏主聲詩之被於樂者言○東鄉艾氏曰
正樂只殘闕失次四字之義耳只語魯太師翁純綴釋之
類耳如救僭定分不可謂非正樂中事然聲容氣數考正
精詳則不必言借言分而人自知之矣○此節當以樂為
主右之詩今之詞曲也若只看作序詩便於正樂無着○
通考徵菴許氏曰孔子所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固以
補其殘缺正其夫次而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
相淆亂使諸侯不得僭天子大夫不得僭諸侯如三家以
雍徹之非有所忌而不敢肆乃所以為正樂之功也春秋
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穆叔如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工歌鹿鳴詩樂之借久矣聖人歸魯
而正樂豈得已耶○徹弦徐氏曰雅得其所則可施之於
燕饗會朝受釐陳戒或懽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

齊莊以發先王之德如周公之盛矣頌得其所則可施之
宗廟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如成湯文武
成康之盛矣蓋使夫子得用則其正樂之功見於行事者便是如此非空言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次崖林氏曰前篇然而識

之三句已是謙已誨人此則其事愈卑而其意愈切然於
此益見聖人盛德處易日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聖人
之禮至於不為酒困如此細事亦不失其則焉非其德之
盛何以至是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敬齋胡
氏曰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季侯周氏曰事
愈卑而意愈切此語非朱子不能體貼到此天下本無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三

近神奇操以聖人之心處處俱覺難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敬軒薛氏曰鸞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
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觀濤王氏曰逝往也
註云往過來續又兼言來者來亦是往相承說不○
卓鄭氏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一氣機之流行也然○
旋是孰推行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所○
也○因之吳氏曰無息之妙不專指動靜時說即寂時亦○
但見動而不見靜不知道之全矣○景逸高氏曰天地之
化息而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變易之易是二
不逝常人戀景着物但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拈一逝字舉

宇宙無窮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者幾亭陳氏曰風逝者如斯夫
畫百物之受風者旖旎飄揚則見風之勢語道亦然故
於此發以示人敬軒薛氏曰夫子川流之歎亦舉一端以
一息之停也所謂道體正在水上水尤易見道體故發以
示人因之吳氏曰以水喻道之說非理殊甚有謂口之
所言者水而心之所指者道則水自水而道自道分爲兩
項亦欠當不知此節乃直把水當道水之不息當道之不
息觀註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等句
可見然不直曰不晝夜而曰如斯夫不晝夜正爲在
川上故也是因所見而指點景象復所楊氏曰聖人觸
目是道偶在川上而歎之昔人所謂在川言川是也
野沈氏曰水即道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
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喻說着一如字蓋即一物以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全體也○景逸高氏曰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
易無刻不易則無刻不逝所謂造化密移是也在天地如
此在人身如此在物物如此但不可得而見可見莫如川
流故聖人指以示人云如斯夫者正謂物物如斯也此是
人底性體所謂天德人自迷失耳○道無之非是也惟其
無之非是故無物不可舉而示焉夫子之在川上也而示
逝者之如斯矣子思之於鳶與必有事焉之意同必有
事焉與舞雩三三兩兩之意同皆有不可名言中名言之
令人憬然而思躍然而會也○見羅李氏曰夫子常言人
莫不欲食鮮能知味道理皆是現前錯過蓋感人之見
不見道也日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晝夜乎有停欲學者
機乎○元扈徐氏曰此章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欲學者
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無須與之或息所以示人
體道當無須與之或息也○敬軒薛氏曰天地之間時時
處處皆是道之流行入之道即天之道故當隨時隨處省

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人心存○息之○使與天地之
化○一○時○不○存○一○息○不○存○則○天○地○間○道○無○一○時○息○人○心○不
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
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
事○物○之○間○以○遇○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
○因○之○吳○氏○曰○凡○天○地○間○萬○品○萬○形○日○夜○流○行○圓○轉○這○都
是○道○之○流○行○川○流○特○其○一○節○耳○夫○子○適○在○川○上○有○感○遂○指
川○流○而○言○之○以○爲○水○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自○今○觀○之○逝
者○如○斯○夫○合○晝○夜○而○不○舍○則○道○之○流○行○不○息○不○既○昭○然○可
觀○哉○而○體○道○者○何○可○須臾○間○也○設○或○一○時○少○間○此○道○便○斷
絕○於○一○時○一○念○少○斷○此○道○便○斷○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
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敬軒薛氏曰偶見日影
天之晝夜陰陽人之語默動靜皆與道爲體運行而不
也○敬齋胡氏曰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
也○理不離乎氣即此可觀理之不窮川上之歎以此○天
崖林氏曰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
之說并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
四者大而天地造化之流行小而吾人口鼻之呼吸皆川
流之類也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
夫子與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
息○天崖林氏曰朱註天地之化至乃道體之本然包天地
人物在其中故承之曰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
間斷不然當如程註言君子法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
日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也。○敬軒薛氏曰：逝者如斯，未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景逸高氏曰：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之學，息息只是仁，所謂逝者如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陽明王氏曰：若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要時時用工。工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天崖林氏曰：天道運行不息，聖人之心亦然。故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一不已也。天理在人，亦無間斷。但人於隱微之中，私欲一萌，則天理於是間斷矣。故其要只在謹獨。謹之於隱微之中，以禁其私欲之發，而極夫克養之功，則吾心之理，接續無間。聖人之純亦不已。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已在我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五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

民鮮能之。天崖林氏曰：大學釋誠意曰：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德如好色，則誠孔門如顏曾閔冉者無幾人。其餘皆有病痛。○觀濤王氏曰：○史記孔子居衛，靈公

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天崖林氏曰：史記使孔子為次，乘之言，無識特甚。蓋因子見南子事而撰之耳。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黃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天子之言，蓋出於此。

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月林丘氏曰：覆一簣，甚言所覆之少也。故下一箇雖字。○因之吳氏曰：語工夫深而及未成一簣，語工夫淺而及方覆一簣，中間淺深甚多，俱該括在內。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

在人也。虛齋蔡氏曰：此喻人之為學，廢於自怠，成於自強也。○天崖林氏曰：方加一簣而自進，則有可成之功。僅少一簣而自止，未免前功之棄。其退可惜，其成可喜。進止皆在已，而不在人。學者宜自勉也。○敬軒薛氏曰：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平日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心，生即夫子所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為善，忽有一念之懈心，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因之吳氏曰：此章是聖人鼓舞其詞，以戒人之止心。勸人之進心。兩一簣字，重看當未成一簣之頃，豈有難竟之功哉？只是我自家氣力，息而已。當方覆一簣之頃，豈有易竟之功哉？只為自家氣力，勇而已。○承菴姚氏曰：大抵學者精神，須教常奮發，然須徹頭徹尾，無少懈怠。問歇方是精神銳始，而懈終，卒歸於無成。為山掘井之喻，可為三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五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敬軒薛氏曰：心解知也。力行，行也。不惰，重造次顛沛，未嘗違之。○語之而不惰，只是顏子之心，深契聖人之言，故每聞每新，欣悅不已。而行之，疊疊忘倦，苦心與言不相契，則每聞每厭矣。尚

安能欣悅不已。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而發之所行哉。

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經野呂氏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

者只至於不情甚難。今學者但問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耳。只是一片確確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徽弦徐氏曰：時雨之化在教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教者不能預其力。○次崖林氏曰：此可見顏子欲罷不能處已之所言如此。聖人之所許亦是如此。可見所言俱是實事。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

一未已也。 僊齋蔡氏曰：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夫子之意。謂回之學進

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戴山劉氏曰：道本無窮，故學無止法。吾見其進者，日進無疆，弱才以起而不已也。未見其止，即進也。惜之者，顏子沒而此學亡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者有，以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僊齋蔡氏曰：言此以見人有發達而不至於成就者，然則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者自

止必不以既秀且實者自期。○月林丘氏曰：不字是全。是人力未至，不以天時說。○香菴吳氏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季思歸氏曰：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兩有矣。夫說得警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三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慶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次崖林氏曰：年富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有待只是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不如我之今日乎。 通考陽明王氏曰：來對今日就。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 僊齋蔡氏曰：焉知來者，不如今日言其足以積學，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持好時節，推過了，至於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

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次崖林氏曰：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正是可畏處。後生所以可畏者，正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也。四五十而無聞，亦不足畏者，自失其可為之時也。上是悚動之下，是警懼之均之欲人及。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開矣。蓋述此時勉學也。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香菴吳氏曰：究後生之終，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底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次崖林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也。四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慶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次崖林氏曰：年富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有待只是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不如我之今日乎。 通考陽明王氏曰：來對今日就。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 僊齋蔡氏曰：焉知來者，不如今日言其足以積學，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持好時節，推過了，至於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

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次崖林氏曰：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正是可畏處。後生所以可畏者，正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也。四五十而無聞，亦不足畏者，自失其可為之時也。上是悚動之下，是警懼之均之欲人及。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開矣。蓋述此時勉學也。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香菴吳氏曰：究後生之終，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底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次崖林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三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慶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次崖林氏曰：年富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有待只是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不如我之今日乎。 通考陽明王氏曰：來對今日就。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 僊齋蔡氏曰：焉知來者，不如今日言其足以積學，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持好時節，推過了，至於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

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次崖林氏曰：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正是可畏處。後生所以可畏者，正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也。四五十而無聞，亦不足畏者，自失其可為之時也。上是悚動之下，是警懼之均之欲人及。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開矣。蓋述此時勉學也。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香菴吳氏曰：究後生之終，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底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 次崖林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三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慶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次崖林氏曰：年富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有待只是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

不如我之今日乎。 通考陽明王氏曰：來對今日就。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 僊齋蔡氏曰：焉知來者，不如今日言其足以積學，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持好時節，推過了，至於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

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次崖林氏曰：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正是可畏處。後生所以可畏者，正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日也。四五十而無聞，亦不足畏者，自失其可為之時也。上是悚動之下，是警懼之均之欲人及。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開矣。蓋述此時勉學也。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香菴吳氏曰：究後生之終，十五十之始，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底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

曰抽絲者必尋其緒故謂之繹聽言者必尋其言意之所在亦是繹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虛齋蔡氏曰法言所以人必從者然不改則面從而已據理而言詞嚴義正安得不從

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說此自進言善處與聽者無干然

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虛齋蔡氏曰異言所以必說者其言

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不傷人意故悅但言婉而意微若不將來細心尋討其緒則但見其言之可聽而不知其意

之有在也故貴繹敬軒薛氏曰吾末如之何言人自絕於善雖聖人之教亦無所施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彼不教正挽回上

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微弦徐氏曰法語之言非叫號

激切而使人難受也若後之直諫幾於罵矣異與之言亦非徒善其詞而不顧大理也若後之諷諫幾於勸矣

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

人其如之何哉甘泉湛氏曰說不繹從不改何以謂末如也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於不從也何以謂末如也

從猶可望也說不繹從不改不可望也不說不從不知者也猶之過也說不繹從不改不可望也不說不從不知者知而不為者也猶之故也

○子曰王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五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虛齋蔡氏曰以三軍之乘而拱護一帥宜不可

奪也然三軍之勇在人勢有所不及人有所不一則帥可奪也止於匹夫之微自守其志勢孤力獨似可奪矣然匹

夫之志在己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千萬人無所用其力不可奪也雷特繆氏曰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志如此到底成就此志雖死絕不搖動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未去聲

紆紛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手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

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麟士顧氏曰按許白雲之集

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景逸高氏曰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

賤也奈何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虛齋蔡氏曰集

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滅便是此意

江聶氏曰取心於美惡之相形敝緼狐貉美惡相形之遠不知敝緼之為貧賤狐貉之為富貴不知富貴之在人

貧賤之在我漠然無所動於其中非志於道而見其大者不能因之吳氏曰道德中不可參一分世味緼袍不恥

而聖人與之正是取其世味淡薄意古今以來聖賢論學總這箇門徑

所動非徒外面能不動而也。通考幾亭陳氏曰：恥惡衣者為無恥不恥。緇袍者為有恥。故知恥為貴。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求食也。張氏曰：伎求根上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和恥之激而為希冀。臧

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國之吳氏曰：不伎不

越。高明志。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虞齋

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人多緣此處蔽了。所以見物。呂氏

重已輕而不足以有為也。惟能不伎不求何為不善。呂氏

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論語卷九。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

不求正見其空。空洞洞無一染。索此是學。者第一。大根。木

故以為何用不臧。聖人做工夫。只是不以外物動其心。

此頂門針也。故會點浴沂風等。則日吾與點也。子路繼袍

不恥。則日何用不臧。志道而恥惡衣食。則日未足與議。蓋

外物一入其心。便如膏肓之病。不可藥矣。宋儒。周程張朱。所以能繼絕學。只是此處打得過。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天崖林氏曰：是道也指緇袍不恥。說言是道也。為道之極至也。何足以臧。亦言方可以進於道耳。要未

也。我。李氏曰：自見為臧。即是未臧。因之吳氏曰：終身誦之自喜其能也。日何足以臧。言此未足為能也。須知

何足以臧。亦只是發明何用不臧。句內意。蓋所謂何用不臧者。非徒美之而已。實是誘掖獎勵。使他由此以進。道耳。無奈子路不復求進。故仍把初意說明。與他前後言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做而進之。

路把兩句詩。諷諭記者。下箇終身字。大妙。這一論。便是子路一箇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要看死煞了。蓋借詩言。又轉一端。結若曰：是道也。所謂何用不臧者。果何足以臧乎。使子路深思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天崖林氏曰：當春夏之時。陽氣

長。養發舒。松栢與衆木同一青

原身。意若作兩截看。便不貫串。學。者。只。在。一。由。喜。念。頭。終。身。造。請。便。盡。而。不。進。夫。子。惟。日。孜孜。志。食。志。憂。如。日。何。有。於。我。哉。我。無。能。焉。也。只。成。就。得。箇。不。自。滿。故。復。傲。之。其。日。何。足。以。臧。這。還。不。值。得。自。喜。語。氣。有。無。限。意。味。不。恥。要。見。子。路。之。志。有。賦。風。翔。於。千。仞。之。意。只。此。高。明。之。志。清。遠。之。趣。加。些。實。工。夫。直。入。聖。人。之。奧。室。故。日。何。用。不。臧。不。伎。不。求。即。不。恥。意。然。此。志。趣。原。是。虛。的。着。實。用。力。可。以。入。聖。賢。若。不。用。工。夫。總。是。一。箇。蕭。灑。脫。落。之。士。成。不。得。甚。事。業。故。夫。子。云。何。足。以。臧。大。凡。學。者。於。入。門。必。須。論。志。一。毫。塵。俗。成。不。得。論。究。竟。必。須。着。實。用。功。一。毫。滿。心。用。不。得。虛。齋。蔡。氏。曰。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箇。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

葱固無以辨矣。及夫歲寒一至。重陰沍寒。嚴霜灑殺。衆木
萎然零落。然後知松栢之後。衆木而彫。此如詩六義之比。
正意註自明白。○月林丘氏曰。衆木皆凋。而松栢獨不凋。
便是後凋了。實未嘗凋也。或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
後凋。○損菴王氏曰。松栢不凋。有歲寒之時。而時遇歲寒。
非松栢所以堪之。故饒雙峯謂。必有松栢之操。然後不為
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
移。蓋重在松栢說。不為知松栢之晚。發慨也。朱子亦謂謝
氏欲學。者必周於德。○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
句。最能發揮此章之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儀泉徐氏曰。明足以燭理。以知
以勝私。故不憂。○天崖林氏曰。人心有私。則有求。則有
得也。思夫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思夫
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思夫之仁者。不憂。氣足以配道
義。故不懼。○天崖林氏曰。勇者氣足以配道。義行則行。無
懼。此學之序也。○虛齋蔡氏曰。這一句。是對仁者不憂。說若
之序。及後章所謂成德以仁為先者。俱無矣。○此皆以成
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知者
等俱為進學者之人。○因之吳氏曰。言有得於知。仁勇則
自足以真天下之遇。惠他。可惑。可憂。可懼。交於前。略不為

其所動。此學所以貴仁。知勇也。若自道章與此。不同。言
君子盡仁之極。雖可憂者不憂。舉不憂。正益見其仁耳。知
勇。做此。○觀濤王氏曰。三平看。俱以成德
言。不重序意。只重明成德者。心無所累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觀濤王氏曰。可與可字。不
為此事也。然意亦不重。共為此事。只重彼能為此事耳。如
今人見人會讀書。但云此人可與讀書。不過是措詞如此。
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下。○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
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虛齋蔡氏曰。可與共學。只是有志要學的人。全
未有一滴工夫。只是說可學。其實未曾為學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適道。却又可與適道。知所往也。○月川曹氏曰。學者能明此
是學得正。可與適道。知所往也。理於心。不使物欲昏蔽。自
可審其所適。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敬齋胡氏曰
以志於道。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今人不知學
自守。先要學隨時。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可
所以苟且不正。○觀濤王氏曰。此權字。不對經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言對經曰。此權字。不對經
字。如孔子聖之時。便是。○因之吳氏曰。此權字。不對經
不。論知以經權。並言。則權乃一偏之權。以權對立。言則權
該得經。伸縮變化。無往不神。立後。如何。纔到權。必須精義入神。
尚在變化。尚未神也。○立後。如何。纔到權。必須精義入神。
從大源頭透徹。知至。之知。終之。便能橫行直捷。頭頭
是道。以道從我。而非以我合道。此之謂能權。○少墟馮氏
曰。道譬之稱。然權是稱錘。衡是稱。經是稱星。應感之
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去的。權雖

壹輯 8-301

移○來○後○去○始○終○在○星○之○內○非○後○在○星○之○外○也○權○難○變○不
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為○經○處○常○權○變○也○
何○也○蓋○權○而○得○正○者○經○而○妙○用○者○權○實○非○有○二○也○
對○立○字○說○不○對○經○字○看○是○執○守○權○是○變○通○
日○權○非○權○變○之○權○所○謂○權○度○精○審○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之○義○
○虛○齋○蔡○氏○曰○可○與○立○則○於○理○之○常○者○已○盡○之○矣
未○可○與○權○謂○於○理○之○變○者○有○未○敢○必○也○如○伯○夷○叔○齊○可○與
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
○次○崖○林○氏○曰○心○慕○吾○道○而○志
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其○學○美○然○或○未○能○的○見○吾○道
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
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
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亦○可○矣○但○守○其○常○而
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
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能○立○而
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無○難○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

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曰有志向學不以怠惰自安則可與其學學有真得不眩
他岐方可與適道常守此道而不變方可與立不徒能立
而又真融變通不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
執一定方可與權

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

○泉邵氏曰立是持守之義權是變通之義孔子無可無
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時無處不是權也○通考次崖
林氏曰七十子學於聖人可與其學也然短喪聚飲宰我
冉求忍為之而曾子尚有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之嘆
則是未可與適道也仲由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貢無語
無驕可也可與適道矣然二子不免仕於季氏則是未可

與立也閔子不仕大夫之家可與立矣在聖人則不然
南子亦見季氏亦仕是閔子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也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

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

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

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

有辨

○通考新鄭高氏曰權秤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漢以
來皆以為常則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筋
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權秤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為
用而不得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
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日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紀權
一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以秤錘事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衡得
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
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可乎日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
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
自有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有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
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日漢儒
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日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
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
星子而河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
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
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

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月林氏曰

曰唐棣蠢然一植物耳。其花尚翩然而搖動。則我豈遂恣然不爾思乎。但室遠而不得見耳。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扶夫音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月林氏曰

子則以理言。故謂之借。詩言思。夫子却說未思。詩言遠。夫

子却說何遠。這是反之。○虛齋蔡氏曰。詩以人言。夫子只

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出。註云。卽前篇仁遠

乎哉之意。蓋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

知其以理言之。○困之吳氏曰。彼詩所謂遠。畢竟還是未

思耳。天下幾曾有遠而不可致。幾曾有有限於遠而不可必

得底。故曰何遠之有。○通考。初張氏曰。語意虛活。只借

一得底。故曰何遠之有。以點醒人中。酒無限意思。言只是不思

那得有遠中間更春一字不得。若說味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意味斬然矣。○程子曰。聖人

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次崖林氏

曰若說此理。易則生人之忽心。若說此理難。則生人之畏心。但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見非難。非易。只在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學者惟當用力於思。固不忽其易。亦不畏其難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九

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

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

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

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宜於此求焉。敬軒薛氏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聖人大頭領處出來。無行不與天何言哉。這般消息。正可於此參出。舊說凡一章今分

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虛齋蔡氏曰。二句只是一意。相連說。與足踰踰如有循一

樣語勢。或以註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爲指貌。以本文似

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爲指言。非矣。貌字虛。狀釋字義之

法耳。似不能言。以形似言。安得爲無貌。○次崖林氏曰。恂

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足上句之意也。信實之人。誠

朴居多。文采少。見其言。語自是簡。却似不能言。一般非不

能言似不能也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然問以信實為不能言則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乃不信實耶曰聖人言貌隨時而變如燕居則申申天天君在則蹴踏過位則色勃在鄉黨則辭采不驤而以信實見在朝廷則信實中存而以辭采見各有其時非在鄉黨則信實不信實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

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不放爾

似不能言於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矣若在宗廟朝廷又全然不是這景象吾見其便便言矣禮法森嚴之地非不極其謹慎却便便而謹飭自寓非若世人以晦默而託之乎於

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父兄宗族之所在非為人子弟者得騰其口說申其所見之時故似不能言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為人臣子當盡其所見以正其是非崇緘默之時故便便言似不能言者子弟之禮便便言者臣子之恭各有攸當非偶然也○麟士顧氏曰似不能言句是恂恂句唯謹爾句是便便句皆是言貌合說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

非正解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委曲也是正辭直義意思上大夫尊於已者有不是處亦當諍但妥和悅蓋雖當言但要委曲言之是和顏悅色從容開陳意思○觀濤王氏曰言主商確政事說侃侃剛直是日是非日非也誾誾和悅而諍此諍字不是彼有失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我謂之只寓直於和便是諍○百溪徐氏曰下大夫分等而人眾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臻和衷之雅○彥陵張氏曰誾誾所以異於侃侃者在和說二字而未嘗不諍則與剛直之意亦同但帶和悅來便覺差婉爾

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蹀躞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王氏曰威儀中適中是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虛齋蔡氏曰蹀躞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問問侃侃者又不同矣○次崖林氏曰君在之時恭敬發見職職標標一身站立若不能然而威儀又却中適非聖人德盛之至也張子曰與與能如此故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麟士顧氏曰總註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為下故曰接下然亦大槩之論不必拘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躩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虛齋蔡氏曰躩

盤辟貌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吳氏程以為足盤桓似不能行者大抵盤是不舒也辟是屏辟不寧之意。○次

崖林氏曰盤盤旋也辟回避也易屯六二本義適回是也皆不能進之貌皆敬君命故也。虛齋蔡氏曰此是方承君命為擯之時頓改常容也。○月林丘氏曰正宜急趨君命而乃盤旋曲折如不能行者然敬之至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占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虛齋蔡氏曰此只謂我國之臣僚

見之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齊

時也。蔡氏曰朱子曰古者賓主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

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

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

主相見中間更有自上擯傳至上介以及於賓一節周禮

云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

恐其或為他事而來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次擯迺

還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

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依周

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

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

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偶

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當依周禮為詳 揖左

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虛齋蔡氏曰揖只是拱起

日之相揖也今世所稱整貌。虛齋蔡氏曰此節重在衣前

傳射禮之揖為可證。後禮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

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

也故衣自襜整。次崖林氏曰左右手不重重在衣前後

襜如也手有左右身或為之動身動則衣前後不齊如揖

左而身動於左則左前曳地而右後高揖右而身動於右

則右前曳地而右後高是不齊也夫子則左

右揖而身不動身不動則衣前後襜如也

趨進翼如也。虛齋蔡氏曰此時主已迎賓而入

疾趨而進。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張拱端好如。張拱如鳥舒翼手不散而臂不掉也。觀濤王氏

為舒翼。張拱如鳥舒翼手不散而臂不掉也。觀濤王氏

日張是開張不貼身拱是高拱不下垂趨進人之所同翼

如孔子所獨。彥陵張氏曰揖與立而襜如是手雖動而

身容肅趨進而翼如

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虛齋蔡氏曰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

日賓主既入成禮畢賓退主人送出門外再拜。賓主不復

辭主人再拜之餘敬心未解擯告賓不顧所以紓君之敬

也。麟士顧氏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賓不顧矣此當時

禮辭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賓私而於大夫大夫

送之再拜賓不顧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

賓不顧古者賓禮畢而出即不顧主人送拜之亦不回

顧示易退之義故皆曰賓不顧。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

當時辭今遂謂賓去為不顧也

相之容。彥陵張氏曰首節是被命之初。久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次崖林氏曰。色變足躩被命之初也。批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字泰王氏曰。皆謂之公門。此所謂公門乃孔子入朝之處。蓋應門也。月林丘氏曰。如不容是形容鞠躬之狀不可分看。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謂當根闕之間。君中門中於門也。觀濤王氏曰。中門中字。著力註云中於門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六

出入處也

虛齋蔡氏曰。朱子曰。樞如今家頭相似。闕當在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根闕之間。為君位。又曰。疏云。門中有闕。兩旁有根。中門謂根闕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依朱子曰。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根。一邊是闕。故曰。謂當根闕之間也。闕門左扉立其中。豈不只是一扉之中耶。在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闕。右邊是根。豈不謂當根闕之間耶。蓋門凡兩個。根一個。闕一個。或者多不知。察以為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闕。可矣。何謂當根闕之間。小註與大註。昭合也。又與由闕右之說合。麟士顧氏曰。按立不中門。據朱子。似君臣出入。俱在右扉。一邊不當若出時。闕左開。右君入。時闕右開。左臣入。反是也。饒雙峯頗多事。蓋大段是過執闕右一句耳。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闕右本是定處。何必活看耶。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闕東。左則由闕西。疏謂由闕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闕西者。是聘賓入門

之法也。雙峰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禮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舉行履闕。則不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而門人記之也。行履闕。則不恪。字泰王氏曰。爾雅云。扶謂之闕。郭璞孫炎皆註為門限。邢昺云。經傳諸註。皆以闕為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扶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次崖林氏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是入公門時事。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字泰王氏曰。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穎達疏云。依狀如

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觀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立註云。依如今綿素屏風。斧謂之牖。是也。依一作屏。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仰周禮所謂外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朱子謂人君宁立。饒氏謂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是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公西赤東帶立於朝。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是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內朝矣。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

虛位而慢之也。字泰王氏曰。孔子過君之虛位。者。蓋國有朝位。各列於門外之東。晉故孔子入門之時。須過門屏之間。以就朝位。君猶未視朝。故云虛位也。觀濤王氏曰。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七

壹輯 8-306

立。具。於。此。以。便。聽。政。謂。之。外。朝。若。大。朝。則。在。堂。上。謂。之。內。朝。此。時。魯。君。在。內。朝。故。此。位。為。虛。位。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寧亦要見恭而安意。觀濤王氏曰鼻息出入即氣也人無不息之理但屏藏似不息肅之至也。字泰王氏曰自下升高鼻息出入之氣易粗而喘今屏藏一似不息其恭而安可見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位踧踖敬之餘也

其位是復堂下朝班之位。麟士顧氏曰按出者總辭當一頓也。字泰王氏曰等階之級也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故升堂攝齊必使去地尺出降一等初下堂時也沒階下盡階也復其位廷中之位也卿以下設位於廷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條顏色舉止言語之敬也攝齊一條動容氣容之敬也出降一等敬之舒也而以踧踖終焉是終乎敬也○彥陵張氏曰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一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個敬○虛齋蔡氏曰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履進此則過虛位矣又進則升堂矣已則降堂以至復位矣蓋自始至終各中其節也使攢執圭升車之類皆然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無餘蘊矣○既和而踧踖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以敬勝和不可以和勝敬○月林丘氏曰逞顏色怡怡如也作一意看怡怡如也正是形容那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翼如也翼如是形容那逞顏色處之敬○入有三截出亦有三截當以末節分對上四節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踖

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條是君在聘之禮故遂繼之以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觀濤王氏曰執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於君非獻之於鄰君也下節享禮用圭璧却是獻之鄰君者與此不同此執字亦是至彼國將接見

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

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不過揖授者極見得不高不低手與

不過揖授者極見得不高不低手與

心齊耳禮記云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執諸侯之器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註平衡出此○次崖林氏曰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戰色戰而色懼也次崖林氏曰前言揖下如授又一意如戰色戰而色懼也此加戰色者主器在手所當戒戰色戰而色懼也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戰色戰而色懼也此加戰色者懼尤異於他時也

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次崖林氏曰足如有循是行不離地步行促而足不甚

舉也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如也踵足後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也○觀濤王氏曰足踵如也踵是接武而布武也武步武也接武是促步布武是闊步亦出禮記○執圭節分身容手容面容足容四平看○月林丘氏曰大凡重不能勝則其身必屈曲與人揖讓則其手必微高以物授人則其手必微卑戰陣之際則其色必勃然而變循物而行則其足必踣踣然而不敢放此一設通是假借形容說乃執圭而行之敬也○因之吳氏曰聖人一捧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是敬謹故身則鞠躬手則平衡當斯時也即冠冕佩玉之從容不殊臨敵對陣之警懼矣尚得直前而趨乎但見其踣踣如有循而已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次崖林氏曰執圭是通信之命圭見後遂還璧是玉帛之圭受而不**有庭實**謂皮幣與馬之類**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

滿容敬弦徐氏曰方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非敬則無以通聘問之禮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非和則無以容色有容有色也分身與而而言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盧齋蔡氏曰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及其大臣然此私覲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字

聘則得私覲非外交矣○麟士顧氏曰按遠說享禮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此是獻私禮於鄰國之君公事曰見私事曰覲○敬弦徐氏曰享禮則獻君之圭璧幣帛於鄰國之君也私覲則以己之私禮而獻於鄰國之君也私覲亦及其卿大夫不言者君為重也享禮則有庭實私覲則無之但以其土之所宜家之所為贊也愉愉

則又和矣觀濤王氏曰有容色是和所以通君之情於鄰君也愉愉是和所以通己之情於鄰君也

之際自當極其嚴肅享是見後用物以將敬正展盡情意之時比初見又不同故須用和私覲是私禮又是第三節事故又和○因之吳氏曰首節與下二節相照形容看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其執圭時何等敬畏何等稟翼及到享禮私覲又此一渾是一團和氣這裏正好想見動容周旋中禮意○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彥陵張氏曰此章以聘事論聘又以敬為主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字泰王氏曰鄉黨一篇皆弟子隨聘問之事哉

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盧齋蔡氏曰如君子之厄紺深青揚赤色齊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

服也。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盧齋蔡氏曰：齊服用

紺飾，喪服用。緞，飾也。此不以飾者，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常服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觀濤王氏曰：紺，緞勿說不正。只是別齊喪，齊服所以交神明，練服尚在三。年喪內，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故皆當有別。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紫，峯陳氏曰：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也。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觀濤王氏曰：正不重近於婦人之服。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盧齋蔡氏曰：紅紫不以爲褻服，則朝祭之服可知。此本文露出褻字之意。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

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宇泰王氏曰：鄭風君子偕老，章蒙彼絺綌，是絺綌也。註蒙，覆也。本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繼祥則是絺綌在內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裏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麟士顧氏曰：詩解展衣禮服，又非卽裏衣通義許白雲曰：古之服，葛絺以爲衣，綌以爲裳，亦貴賤之等。則詩言絺綌而不及綌，固以爲衣也。○盧齋蔡氏曰：暑服雖宜於輕淺，而亦不宜於見體。絺綌而表出之，此暑服之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衣，使可褻也。麕，兔也。麕裘，使可褻也。黃衣，使可褻也。狐裘，使可褻也。素衣，使可褻也。羔裘，使可褻也。緇衣，使可褻也。緇，黑也。羔，羊也。麕，兔也。黃，鹿子色。狐，色黃。衣，以褻裘欲其相稱。夫子緇衣則羔裘也，使素衣與麕裘以白色相稱，黃衣則狐裘也，使黃衣與狐裘以黃色相稱。此冬衣之制。○月林丘氏曰：羔裘朝覲之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麕裘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祭之服，以報土功而尚黃也。○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也，故有衣以加之，然欲其色之稱也，故又各有衣以褻之。○麟士顧氏曰：此皆公服，故下言褻裘以別之。○通考次蔭林氏曰：衣以褻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裘不入公門，必當褻也。孔氏註曰：褻裘，謂裘上有褻衣，褻衣之上，有麕裘。注曰：褻裘者，褻衣外之上服，但露褻衣，與不露褻衣爲異耳。吳氏者，褻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褻衣也。○玉藻曰：裘之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反

其相稱。○盧齋蔡氏曰：禦寒莫如裘，裘必有衣以褻之，於外

素衣則麕裘也，使素衣與麕裘以白色相稱。黃衣則狐裘也，使黃衣與狐裘以黃色相稱。此冬衣之制。○月林丘氏曰：羔裘朝覲之服，取北面之義，而尚黑。麕裘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祭之服，以報土功而尚黃也。○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也，故有衣以加之，然欲其色之稱也，故又各有衣以褻之。○麟士顧氏曰：此皆公服，故下言褻裘以別之。○通考次蔭林氏曰：衣以褻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裘不入公門，必當褻也。孔氏註曰：褻裘，謂裘上有褻衣，褻衣之上，有麕裘。注曰：褻裘者，褻衣外之上服，但露褻衣，與不露褻衣爲異耳。吳氏者，褻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褻衣也。○玉藻曰：裘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褻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褻者，謂裘上加褻衣。褻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褻衣，見褻衣之美，以爲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褻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褻衣，故謂之褻耳。所謂襲者，未嘗無褻，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乎外也。由內達外，則有表而後有褻。故於褻言襲，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按諸儒之說，襲上外衣，尚有二重褻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褻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領直而露出，褻衣則謂之褻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領曲而掩蔽，褻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褻也。詩曰：衣錦尚綱，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明矣。愚按：錦衣，即第一重褻衣。上，衣，即第二重襲衣。云：使可褻者，只是二重褻衣，使第二重襲衣可褻，不是錦衣之上復有褻衣，使可褻也。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虛齋蔡氏曰至於襲裘用長長則溫也襲雖要長右

袂却要短人之作事用右手袂短以便作事也此又襲裘之制○字泰王氏曰襲裘便無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為者故可長則長不取其侈取其溫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其半蓋以覆足

字泰王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謂之寢衣其制當與衣相類但長半以覆足

可寢而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大抵如今之禪衣類也孔融以為今之被非是○麟士顧氏曰孔註寢衣今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十四

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其制或事以劍起禮家不載矣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虛齋蔡氏曰襲裘以何為之狐貉之毛最為深厚用

以私居取其適體也狐貉之厚謂裘也此又襲裘所宜用之制也○徹弦徐氏曰出以輕裘為便故厚者以居○麟士顧氏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觶礪之屬亦皆佩也

虛齋蔡氏曰至於佩玉之類除

是居喪不佩若去喪則無所不佩玉者君子之所比德至於觶礪之屬君子之所有事而不可缺亦在所佩也故曰無所不佩○次崖林氏曰玉藻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琕右玦玦之類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微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聲鏘然鳴此德佩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琕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以供父母緩急之用也居喪則不佩若去喪則德佩事佩無所不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而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十五

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虛齋蔡氏曰朝祭之服裳

用正幅如帷是謂帷裳帷裳不殺則有裳積以其用正幅也非帷裳則殺之使要半於下齊倍於要則無裳積以其斜裁也此又裳之制也○字泰王氏曰殺謂要殺於齊一半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篇語齊倍要用玉藻篇語二句互相足謂要之袂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非為省費而已也○次崖林氏曰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闊以就腰而有縫也朝祭之服殺則近於襲故不殺但於腰間為裳積使狹而就要耳非帷裳是燕居見賓等服若深衣之類不如朝祭之森嚴故必殺將裳六幅裁為十二而倒合取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使上狹下闊以貼腰不為裳積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次差林氏曰弔以哀死必變服羔裘朝服

玄冠祭服皆吉服也故不以弔嶧山鄒氏曰言謹弔喪之服制。麟士顧氏曰按曲禮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故知此等皆非泛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虛齋蔡氏曰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字泰王氏曰按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

正月之吉釋者皆以吉為朔也孔安國云君子舉事尚蚤故以朔為吉吉月者謂月之朔日也孔子在魯

致仕時如此虛齋蔡氏曰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故帶冠亦曰服冠冕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若不是致仕則無日不朝不待吉月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 ○此一節記孔子

衣服之制因之吳氏曰聖人衣裳服飾皆有深意蓋其調變天地順理陰陽分別臣禮尊重君親的意思無往不在雖一衣服間亦皆此道之流貫○微弦徐氏曰孔子之服顏色以正冬夏以時表裏內外之相稱長短輕重之適宜煩簡吉凶之有

節其動必中則有如此者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虛齋

蔡氏曰明衣只以布為之蓋但取其潔不取其華也。甘泉莊氏曰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布素也齊素也致齊素之心也

齊心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虛齋蔡氏曰平時飲酒茹葷惟齊則

變食其居處也又必遷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與平時同也。觀濤王氏曰變食茹素以潔其心遷坐處靜以澄其心。字泰王氏曰人心易於玩愒故飲食起居之間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月林丘氏曰必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變食與必遷坐對說齊字提起 虛齋蔡氏曰前兩段就衣服上說所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也楊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麟士顧氏曰總註致謂變食遷坐以盡敬總承之。子之所慎首曰齊亦於此可見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蠶而切之為膾月林丘氏曰膾米一

解春米九斗為鑿先大穢切之而後報切之為蠶。麟士顧氏曰按古人以十斗為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內則註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厭言以是為善非為必欲如是也虛齋蔡氏曰不厭字有斟酌孔子固嘗飯蔬食矣何

嘗必欲如是

食饘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餽鳥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溼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

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

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字奉王氏曰饘是飯初成而溼

熱氣盛之時餽是飯已久而味變也爾雅魚謂之餒肉謂

之敗郭璞云餒肉爛也敗臭壞也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

公羊傳云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云梁君隆刑峻法百姓

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曰敗毀也

集韻云敗破也故兵陣外破者曰敗肉謂之壞者腐自外

入也色惡臭惡指上魚肉言不特飯敗但色味變亦不食

也失飪雖以生熟言要亦生而不熟耳果穀未成熟則氣

未足而性不能純故能傷人。微弦徐氏曰食之精膾之

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之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餒魚

之餒飢渴者之所不擇而必不食之無口腹之害也。上

條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此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這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

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

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字奉王氏曰說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六

之齊蓋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其宜慮有傷人非特惡其不

備也。魏濤王氏曰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

耳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

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虛齋蔡氏曰惟酒無量聖人不

人為客而主人固多飲我亦須為之多飲但以醉為節而

亂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次崖林氏曰固是不為限量若無節

亦失德乎故以醉為節但至醉即止不至於亂耳醉亦內

外沾洽而已不是醉而狼籍也。麟士顧氏曰重不及亂

不重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乃

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虛齋蔡氏曰凡酒脯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且無傷人之

虞。麟士顧氏曰按邢疏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

而并言之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十九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魏濤王氏曰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

故不撤虛齋蔡氏曰不撤薑食謂每食必設薑。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虛齋蔡氏曰此條不承薑說。彥陵張氏曰概言不貪多之意亦見聖心之樽。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喪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虛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蔡氏曰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彥陵張氏曰不宿肉者公胙不留神之惠不出三日者家胙不棄神之餘。因之吳氏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報本反始之誠故其祭於公祭於家也則推仁孝之心以廣惠於人其當食而祭也則竭報本之心而致敬於已。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

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次崖林氏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食不語雖人說起亦不與語也寢

不言雖有人在亦不自發言也蒙引曰寢不言也是不與人言不是都無人在只我自說說得好。宰泰王氏曰食

謂正舍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禮云長者有問有物則吐之語由人先發言由已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觀濤王氏曰不語不言只

重存心不他上此皆聖心之純一而不他而養生亦在其中矣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虛齋蔡氏曰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古人飲

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縣氏顧氏曰按曲禮註古人祭酒於地祭肉於

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疏食藪飯也或作蔬食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觀濤王氏曰在不多食斷

食而類記之。奎庵徐氏曰此章句句有不字聖人節欲處多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

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

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淮海孫氏曰

可以養生者則不厭不撤而其有害於生者則不食其所

食又必得正不使勝食不亂不多是皆得飲食之正莫非

養身也則亦莫非養德也至於祭肉不出三日見重神惠

之意寢食不語見慎言語之意疏食菜羹祭必齊如見敬

鬼神之意又無一而非道之所在矣。因之吳氏曰聖人

以衛生為重故其食之也常有擇而不祿有節而不過而

抑且於飲食之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非真盛德之至。何以有此。道不外日。聖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記者默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妙。正在人情中發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人口爽。是欲絕之也。嗟乎。此吾儒異端。所以別世。故記者詳記之。此一章事。雖若細。關係實大。須要識得。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虛齋曰。只是必正席之意。葉氏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此蓋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但本文元未及此。因之吳氏曰。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字泰曰。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虛齋蔡氏曰。以大聖人之德。而處鄉黨。如是後生小子。可不謹哉。可不嚴哉。彥陵張氏曰。此亦見。鄉人飲酒。禮無預。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

儺者蓋在。此月爾。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觀濤王氏曰。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驅疫。人但知朝服是敬。古禮殊不知。註近於戲三字。正不虛下。蓋其事近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不變視古禮處。○鴻洲徐氏曰。聖人朝服臨儺。想古禮所沿存。而不廢。鄉人所習聽。而弗違也。縱其說或誕。而聖心不妄也。且當跳謔。除時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階。其何物之不正。或曰。恐其驚先祖。

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既不廢。則不可不盡其誠敬矣。故朝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主道也。使神依已。意亦輕。○次崖林氏曰。還是致敬。神依已。○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觀濤王氏曰。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必尊禮而事之。但是禮行於鄉黨。必誠敬以臨之。○微法徐氏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彥陵張氏曰。按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教禮。教事所為。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此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友人之遣使。使者行則從其後也。雖睽隔如覩面焉。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

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字泰王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拜而受之而不嘗者以康子所饋者藥也

然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飲而不告則又涉於欺矣故

明告之曰且未達不敢嘗蓋謹疾也謹疾意不重只是受

之以禮而告之以意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以見與人交之誠意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

如此虛齋蔡氏曰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問廐焚之時獨

問人而不及馬迺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

者門人所以謹記之字泰王氏曰按家語雜記皆載此

事而國語乃云國既故許氏據之以為邦國之廐夫既為

國廐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可問馬乎邢氏以為

孔子家廐者因其退朝而知之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

人為火來者孔穎達疏云廐焚孔子馬廐被焚

也是廐乃孔子之私廐故於退朝而後問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虛齋蔡氏曰君之餒餘在君可以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字泰王氏曰平日席

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為禮焉敬之至也先嘗之是不

虛其賜正席以嘗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及頒賜俱輕只

重在上如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

惠無故不敢殺也字泰王氏曰薦之見奉先之孝畜之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

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月林丘

者客之禮孔子若祭則以客禮自處矣嘗食者宰夫之事

孔子先飯乃以宰夫自處也麟士顧氏曰按邢疏敵客

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

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

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

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

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微弦徐氏曰非必疾

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

朝服拖紳以示敬也拖引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字泰王氏曰荀子曰諸侯召

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

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

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麟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註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此一
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此一
節記孔子事君之禮淮海孫氏曰君賜食一節承君賜之
禮也君祭先飯侍君食之禮也加朝
服拖紳承君視疾之禮也不俟駕而行趨
君召之禮也聖人真可謂事君盡禮矣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承菴姚氏曰死無所歸
則殯不以存歿二其心

也曰於我殯曰字是
體貼他心裏底口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三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已親也麟士顧氏曰大意只重車
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次崖林氏曰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
也當饋而饋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

所當受不必拜○虛齋蔡氏曰惟平日於朋友之車馬受
之不至感激無地方於朋友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為殯也

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耳能以義處已方
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

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

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天天如也字泰王氏曰寢而尸過於縱也夫子未嘗縱
何尸之有居而容過於拘也夫子未嘗拘何

容之有蓋聖人只是恭而
安德盛仁熟自不尸不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虛齋蔡氏曰狎與褻不同狎謂素
親狎謂其人與我素親熟也褻謂

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貌謂禮
廣坐之中也麟士顧氏曰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貌謂禮

貌餘見前篇次崖林氏曰見齊衰者雖平素親狎必勃然
變其常度見冕者與瞽者雖在燕居非禮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三

之場與稠人廣衆之中亦必加以禮貌必變於齊衰哀有
喪也加禮於冕者尊有爵於不成人也其變其貌皆不期

然而
然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

此二者哀有喪儀注徐氏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平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重民數

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玉繩周氏曰聖人敬環天
下皆為生靈之故見此版

藉便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惟
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盧齋蔡氏曰主人禮意之厚於盛饌見之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次崖林氏曰必變

也。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亦變之事也。此敬天之怒非驚懼失火也。○微弦徐氏曰：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

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淮海孫氏曰此章記

聖人容貌之變變而不失其常者也。若失其常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

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字

王氏曰：正立執綏一直說重正立上。蓋人之升車也。執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執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

者人之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爾。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次

崖林氏曰：重在正立。綏自不容不執。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次崖林氏曰內

顧回頭而顧也。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惑人又後一節。故曰且。○月林丘氏曰：內顧則頭容不直。疾言則聲容不靜。親指則手容不恭。○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因之吳氏曰君

子莊敬無所不在。就是升車。自有一段莊敬底意思。自有一段莊敬底容儀。吾見其正立執綏而已。即由是而在車。亦嘗內顧疾言親指乎。蓋內顧疾言親指皆不莊不敬之為也。通章把莊敬意作主。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月林丘氏

曰：要看斯字。後字真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遠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楚辭註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

矣。海若周氏曰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呈。此機人與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機靈人惟多私欲之障。故其機藏機者時之候也。色者時之徵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

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

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因之吳氏曰首言鳥有見

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

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

證 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蔡氏曰按集註依邢氏則闕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在義類為合但維終為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之者不符矣依晁劉二氏以共為拱執之義則於上所謂色斯舉者相符但不闕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闕其疑而取邢說在前○觀濤王氏曰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也所集可知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辨無非時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之十終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先進第十一

子曰賢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虛齋蔡氏曰為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著猶言云謂之進者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野人謂郊外之民進上來有逐旋進上之意故云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蔡氏曰郊野鄉村之人從來質朴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虛齋蔡氏曰不獨日士大夫而必曰也與上句民字相對

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

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

虛齋蔡氏曰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

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

也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捐過以就中也。

次崖林氏曰：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麟士顧氏曰：如即若也。猶云若吾之用之，則不然。嶧山鄒氏曰：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

武周公也。○虛齋蔡氏曰：此章前段述時人論禮樂之失，後段是以己意矯其失也。○歲泉徐氏曰：時人議論關係匪細，舉世皆以為君子，便相崇尚，必至以文滅質，其末流之弊，何可勝言。夫子從先進，無有移風易俗擔當世道之意。○通考東鄉艾氏曰：昔江陵以註損過就中為非，故不重中而重質，如此則以先進為質，以後進為文，又當有文質得中者在先進後進之外矣。不知夫子從先進，即所以從周而先進之文質得中，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之文也。○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程子先進文質得宜，後進文過其質，與朱子損過就中之言，皆不可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

麟士顧氏曰：按夫去衛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昭王聘夫子，陳蔡大夫恐其能伯楚，圍發兵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

相從，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微菴許氏曰：吾夫子周流四方，晨夕相與周旋者，羣弟子也。當在陳蔡之間，有諸子相從而不離義重聚樂，此其雖厄而不困者也。而其後皆不及門，聖人不能無感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

蔡氏曰：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虛齋蔡氏曰：即此而觀，既之教，不混於所施，必因其材而成，就之可見矣。此是餘意。

○困之與氏曰：德行，非徒記十人名數，亦不重日其所長，要見當陳蔡困既時，諸賢類聚，英才畢集，今皆不在，能無思乎。○麟士顧氏曰：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者，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

敬軒薛氏曰：顏子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達如愚，互相發。

故夫子云：然。後有所問，必有所問，然後有所發。今固於言，或巨或細，或精或粗，無不歡然領受，而一無所疑，既無所疑，安得有助。○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發，故為非助我者也。○陽明王氏曰：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底人曾中望擬，聖人被他一問難，發得愈加精神，若顏子問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

探故曰：非助。○袁一李氏曰：無所不說，直是默識心融，泐洽渾化，不但了其未盡之蘊，又且解其未發之秘，具有得。

魚志之妙。其與聖心相說以解處全。其辭若有憾焉。其在語言外。故曰說不專在無疑問上。

實乃深喜之。虛齋蔡氏曰。其辭若有憾二句。總說非助我。無不說二句不分點。○月林丘氏曰。默識心通二句。是朱子推出來。以見夫子發言之故。不可就當夫

子口氣。若論顏子無所不說。其實是默識心通。但夫子當時亦只是淺淺地說箇說謂其不拘吾言長短。只一例都歡然領受將去。略不見有些疑問處。在彼固免於問難之煩。而於我曾無分毫之益。便像似怪他底模樣。若說他默識心通。却是誇獎顏子。而又自矜吾言之妙。不可謂之若。有憾焉之辭矣。○彥陵張氏曰。總是喜顏子悟道之妙。一願說下。猶云回不是助我底。乃是於吾言無所不說。底兩句合成一語。方盡形容。○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虛齋蔡氏曰。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凡人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然或溺於愛蔽於私。而人未必以為然也。今閔子不獨父母昆弟稱之如此。外人亦如此。稱之都不異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自非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臻此。故夫子特歎美之。○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總見其實有是孝也。重在人不問二字。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實耳。胡氏註最得夫子本意。故集註取之。而不復贊一辭。○徹弦徐

氏曰。陳新安云。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昆弟之言。見其友也。孝友一理。孝者必友。友非孝。故總之曰孝哉閔子。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觀壽王氏曰。三復。只是謂。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南容初以富得罪於

容。因之而施。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讒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以兄子妻之。徹弦徐氏曰。此當合公冶長章看。前篇夫子稱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集註謂以其謹於言行。即本之此章。至此章。又引前篇之語。以足其意。○彥陵張氏曰。擇配。意只帶言之。○范氏

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須卷王氏曰。本文只是謹言。范氏謂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能謹其言。則必能謹其行。此意於學者又有發。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

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沈氏古疾且附

處皆著今也則亡豈當時更無學者乃知顏子之學絕學也故曰顏子沒而聖學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

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虛齋蔡氏曰顏路以夫子於顏淵平日師弟之

間恩義兼盡意其當無所虧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

之列言後謙辭虛齋蔡氏曰顏淵既貧其殯也可以無椁

不許然恐其以為吝也故舉向日所以喪鯉者釋之○次崖林氏曰哭之勤者思也不為之椁者義也聖人之於回

思議兼盡○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贖之矣虛齋

蔡氏曰驂旁馬也謂引車者一車四馬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

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

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

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

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

哉微改徐氏曰顏路請車為椁而不以為嫌聖人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強副其意為厚聖賢師弟間其誠心質

行類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虛齋蔡氏曰天子之道賴顏淵以傳者也顏子

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有不死者存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猶亡矣夫以回之存亡關係道

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時昔師弟之好也○乾所鍾氏曰喪道即喪予呼天自悼為千古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虛齋蔡氏曰此從者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覺之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天崖林氏

曰言回之死可惜哀之難過而不為過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

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虛齋蔡氏

日門人徒知厚葬其師之為厚而不知不以禮處其師之為薄也○景逸高氏曰門人厚葬何以為不可使門人為臣何以為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此理也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因之吳氏曰顏路請車為樽便是欲厚葬意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三三子

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虛齋蔡氏曰葬之厚薄必視其家之貧富

雖以孔鯉至親夫子不得而強厚之非薄也宜也今回家貧而厚葬使回而有知必不能無憾於地下矣故夫子因歎之始而曰回也視子猶父子不得視猶子則若有自尤之意既而曰非我也夫三三子也則歸其責於門人此乃深責門人也○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因之吳氏曰前後四章須合看蓋夫子於回為道致惜傷之固極其至然貧而厚葬便不循理夫子正欲以禮葬回使之心安理順於九泉之下故未葬之先則重拒顏路及既厚葬則深責門人大抵聖賢於道理徹始徹終不論生前不論死後不論處已不論處人直是要無毫髮遺憾豈謂既死之後便可苟徇俗情哉

四書明儒精義大全

論語卷十一

八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景逸高氏曰人生天地間要思量一箇究竟此身何來將來何去太極圖引原始反終一句却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終也要反到這裏○虛齋蔡氏曰誠敬原始反終字都是朱子生出聖人語意自是藏而不露引而不發

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九

如此天崖林氏曰子路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如祭山川五祀祖先之類然鬼神事幽在人內之期有父兄外之則有長上其所當事尤不可一日緩者必於此先盡然後事鬼神一以貫之矣若明之未能事人得父兄長上之歡心幽之而欲事鬼神使之來享來格未之有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死與生是一套事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終人得是氣則生是氣盡則死欲知死必定窮到生處定是如此看能原夫人物始之所以生者是氣之聚然後能反觀人物終之所以死者是氣之散若人物之所以生者既昧則其所以死者必不可識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近溪羅氏曰聖人辭婉而盡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昭明君蒿悵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也當時子路已了了故不復問○因之吳氏曰問鬼神問死雖皆學者

切已事。然就鬼神而求事便涉杳冥。就死而求知便涉恍惚。不若因事人以事神。因生以知死。實落可據。處理會皆吾。○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死生之道也，只是言實益。

此理循環無他物也。蕭直問死生之間，陽明王氏曰：知晝夜則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晝夜有所不知乎？曰：惜惜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昏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道。敬軒薛氏曰：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變鬼之情狀。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之也。次崖林氏曰：按聖人之告子路，正是事鬼神知死之道。道若外此而言事鬼神，不過散齋致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等意。死生不過如易大傳原始要終及家語骨肉歸於下陰為土野，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等意思，但舍近而語遠，非聖人切問近思之學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虛齋蔡氏曰：也侃侃也，其氣象雖不同，然正氣挺立，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此皆一時之英才也。故夫子樂之，使得謹厚循默之徒，則未必能振拔有為，難冀有成。就矣。○閔子之剛氣全蓄得密，冉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

耳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為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虛齋蔡氏曰：夫子此言益微，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為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為子路謀之初心也。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虛齋蔡氏曰：魯人亦當道人也，為長府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撤其舊而更新之。○觀濤王氏曰：為長府意在聚斂，大全張敬夫亦有此說。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虛齋蔡氏曰：仍，因也。因，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虛齋蔡氏曰：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觀濤王氏曰：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不是商量未決之詞。○嚴弦徐氏曰：論天下之事，不貴於激切而貴於能感。人激切者成，各感入者成事。閔子一言而作長府之事，不見於經傳，未必非斯言力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言不安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虛齋蔡氏曰：子平是箇持重寡言底

人今因魯人之改作長府而一發此言其言極切中時務故夫子稱之蓋長府在當時理當仍舊不當改作閔子諷令仍舊而不改作此所以為當理也○紫峰陳氏曰：閔子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乎在位之心故夫子稱之○微弦徐氏曰：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而發於閔子者氣象雍容且以其素無輕發而發之於理之所當也人自無不感動蓋凡有德之言類如此○敬軒薛氏曰：觀孔子語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無回沈氏曰：凡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之言太早或之太銳不足以止之反激之使行閔子之言太早或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而第謀國憂添慮危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

虛齋蔡氏曰：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

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強之氣習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

聲者如此虛齋蔡氏曰：人於音樂最有不齊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剛勇中和皆用分體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虛齋蔡氏曰：門人蓋孔子門人也故夫子

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

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虛齋蔡氏曰：堂者高明

高明處也室者一家之深處猶道之精微之奧也○或問

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

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

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

奧所謂室也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是一箇道理就鼓

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

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曰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

毫軟俗之態其心專直可負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

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心不

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

專為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以見其槩云

○次崖林氏曰：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不重在未入室上

若重在未入室却似貶之也○觀壽王氏曰：子路勇者也

如聞過則喜惟恐有聞是何等進修故能升斯道正大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而遽忽之也敬菴許氏曰：由之瑟不足於中和其剛強猛厲

於丘之門所以微由使進於中和也傳稱子路未入孔門

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既入孔門漸漬磨礪化暴為良論

語所載剛明磊落氣象百世之下令人企慕而不可及特

其氣質之偏消融未盡不能造於精微純粹之域爾夫子

因門人之不敬子路而釋之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抑揚之間無非至教微乎微乎○虛齋蔡氏曰：聖人之言

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為子路言也

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虛齋蔡氏曰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虛齋蔡氏曰子

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此兩句說二子之為人如此故於道為過中與不及乎中也無上文二句便解不出看兩故字○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因之吳氏曰才高意廣好為苟難不是正解過字蓋惟才高云云故失之過不及亦然兩故字不可草草看過○至崖林氏曰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及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此在顏曾就悟得只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貢不達故復告之○蕭山錢氏曰孰賢之問還是慕子張之才高甲子夏之狹隘須得子貢問意與夫子教子貢意方不漫然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虛齋蔡氏曰孔子此言亦是言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未喻以為過者勝於不及故有是問○因之吳氏曰過者之中中子貢也知道理了師愈之疑是說兩下裏雖俱不中畢竟有餘者還強似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

失中則一也虛齋蔡氏曰不及者固失中過者亦為失中故難定其為孰賢也過猶不及總是前意○不必依大全輔氏分才質義理而言師也過商也不及便是至義理以斷才質矣○因之吳氏曰子張是寬綽底人常透頭些故曰過子夏是局促底人常欠缺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既透頭了這透頭處也是他欠缺處故曰猶不及蓋不會走到中道田地總與不及一般○子貢兩問總是欲較師商之高下夫子兩答總見師商不相上下意

夫子全是把中道律二賢纔下過不及二字故師也過商也不及是失中道替身話頭過猶不及是失中底正話頭前後只一意但前則含蓄後則盡露耳註中失中則一正解猶字○通考虛齋蔡氏曰註中賢智愚不肖字非指二子樂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智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何也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子夏之規較狹隘不其近之乎不肖者不及行子夏終未免見小利而欲速之病其資質固未為賢智也非賢智便在此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科○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

中道而已虛齋蔡氏曰尹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其本意尹氏只為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義意自見○蕭山劉氏曰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者之見多起於近名不足之見多起於不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

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虛齋蔡氏曰附益增也加於其上之謂附此兩

句。是求之罪案。○次崖林氏曰。此是記書者之言。把周公來說。季氏之富而說。冉有之附益。許多意思。就是春秋筆法。此分明是因聖人責他深。故如此立言。○通考政卷詩氏曰。聚斂非如後世之頭會箕歛。只是田賦之事也。按左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問孔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虛齋蔡氏曰。鼓所以號衆。故爲聲其罪。謂宜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攻非攻伐之攻。責也。聖人之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五十六

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

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月林丘氏曰。二句通是深言外意。觀註中然字又字可見。愛人無已。只就下句上看出。觀註中已字猶字可見。存疑未是。○范氏曰。

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

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虛齋蔡氏曰。范

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苟或以謀略施

之。曹探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智施之劉裕。皆

失其施。故曰離利貞。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

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爲人矣。虛齋蔡氏

只是誠執一不變通。○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

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次崖林氏曰。愚是知識

上欠。凡事少變通。即其不徑不實。處可見。註云。知不足而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微齋胡氏曰。見義理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五十七

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又曰。曾子之學

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

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虛齋蔡氏曰。魯。遲鈍不敏

三。遭看人一遍。記得他。便著兩三遍。○曾子。眞實是魯

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爲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

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

師也辟

辟。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虛齋蔡氏曰：終是要做，好春。○天崖林氏曰：此解與後篇友便辟註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

由也。嘽嘽五旦反

嘽粗俗也。傳稱嘽者謂俗論也。虛齋蔡氏曰：由只是粗率，不細風。○天崖林氏曰：嘽粗俗是欠細膩，欠文氣。○觀濤王氏曰：嘽兼容貌言詞與雅反。他日文之以禮樂，正是化其嘽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之自勵也。不能無偏學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而歸於中耳。故聖人於四子歷指其偏處以詔之。蓋欲使其病處而克治之。如愚者使進於明，鈍者使進於敏，辟者使進於誠，嘽者使進於文。各矯偏以就中耳。○觀濤王氏曰：愚魯辟嘽皆不免於性質之偏，非精

學問之功。無由開發琢磨以造道而成德。曾子之魯鈍，視顏子之明睿，何啻千里而卒唯一貫之傳。與顏子並稱於後世，其所得於學者大矣。○王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留子能於偏處用功。後來一貫之唯至鏡反成至敏，問偏處何以用功。曰：人。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虛齋蔡氏曰：庶乎言其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同。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虛齋蔡氏曰：屢空又却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作守人之所

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也。然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故字好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觀濤王氏曰：命是氣數之命指貧富。貨殖貨財生殖也。○虛齋蔡氏曰：殖聚也。非謂殖那貨也。然非其留心於家計則貨何由生殖。與屢空正相反。○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貨字。貨殖只當富字。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虛齋蔡氏曰：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蓋受命則分看陳氏謂貨殖是不如安貧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也。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觀濤王氏曰：億是料事屢中是成敗所向但取其資耳。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虛齋蔡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此。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善。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了。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天崖林氏曰：聖人以子貢來與顏子並言亦是欲進子貢也。謂回也於道庶幾且又屢至於空乏使他略計較略經營亦不至屢空矣。回之屢空是能受命也。若賜則不受命矣。不受命

然其才識之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觀濤王氏曰：億是料事屢中是成敗所向但取其資耳。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虛齋蔡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此。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善。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而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太拘了。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天崖林氏曰：聖人以子貢來與顏子並言亦是欲進子貢也。謂回也於道庶幾且又屢至於空乏使他略計較略經營亦不至屢空矣。回之屢空是能受命也。若賜則不受命矣。不受命

是於貧富上留心而經營之也。故貨財生殖此其不如回處然其才識之明凡事經其億度則常多中是亦其所長也。聖人言之是欲子貢去其不如回者求其如回者。○張氏曰此章兩兩開詩意則望賜之欲其聰明以如回之庶一由庶乎說到屢空自內說。○范氏曰屢空者篋食出一由貨殖說到屢中自外說入。

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虛齋蔡氏曰或曰然則顏子之貧亦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天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校計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耶然人

品則從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虛齋蔡氏曰屢中屢看屢字見其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麟士頌氏曰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虛齋蔡氏曰不踐迹者質美故也所以不入室者未學故也質美而不踐迹此固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未學而不入於室是又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觀濤王氏曰道字輕虛只是問善人

之為善人何如迹是聖賢所遺之成法如何致知如何力行有箇定規矩室是神化性命精微之奧與前章室字同也必學方入耳。○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近溪羅氏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許然歎惜之意每寓於中至答子張則尤明白說出其日不踐迹正是見他善處其日亦不入室却是惜他徒有善處觀其歎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室者乃卒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惜之哉。○觀孟子之評樂正子一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月林丘氏曰莊字從篤字生乃莊重端謹也不是莊飾意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虛齋蔡氏曰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月林丘氏曰莊字從篤字生乃莊重端謹也不是莊飾意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虛齋蔡氏曰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聞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

天崖林氏曰史曰一人兼兩人之資此曰兼人亦當依此看蓋一人兼二人之勇猶

云加倍於人觀濤王氏曰退與兼人主資稟然亦即在行上見資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

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

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

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

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

天崖林氏曰進之者鼓其退避之懦而為振作之勇使見善則趨聞義則行而無逡巡畏縮之患也退之者抑其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進之心而為雍容之舉使事必關白 所以約之於義理之

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天崖林氏曰約之於義理之中再求以勇為中子路以稟

命為中皆從其不足處約之也使子路退而稟命則中而

無過再求進而勇為則中而無不及矣此聖人之造化二

子也○虛齋蔡氏曰再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

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而未甚安耳所問雖同

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辛泰王氏

曰見義不為無勇也故欲聞斯行之然可以告再求而不

可以告子路子路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

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

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

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

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

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虛齋蔡氏曰死非難處死為難故守死必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夫子若不幸而遇

難回便當拚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回可以無死設回

當時違捐其生則為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故曰子在

回何敢死○惠甫莊氏曰回既遭難相失何以知夫子之

必在曰以天之未喪斯文知之也又曰回何敢死則生死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虛齋蔡氏曰是以二子之才行而擬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彥陵張氏曰：與字照下道字看。）

正謂其挺然自立。不黨同混俗是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而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次崖林氏曰：不可則止者，謂君之志。非梁魏氏曰：大臣者必以平君德。君所行合於道耶，則將順之。君所行非合於道耶，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肯曲學阿世。凡世俗所謂功利權術，皆弗敢陳於君前。吾道得行天下之福也。君不我聽，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之義。此即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始終一出於道者。○虛齋蔡氏曰：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以道事君若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此兩句自相連帶，註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為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天崖林氏曰：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四字，豈可隱然以欺吾君哉？朱子此言真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疑初胡氏曰：事君者先持簡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簡以道事君之忠，不然鮮不為去。雷所餒。○彥陵張氏曰：不可則止，正是道中決斷。若使貶其所守以殉君，便不是以道。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虛齋蔡氏曰：可謂具臣，便見得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觀濤王氏曰：具臣猶云備員充位而已。○因之吳氏曰：其不足倚重意，隱然言表。）

具臣猶云備員充位而已。○因之吳氏曰：其不足倚重意，隱然言表。

自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觀濤王氏曰：從之之字，指季氏。）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承菴姚氏曰：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麟士顧氏曰：云可謂具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省菴吳氏曰：始非輕二子，所以抑季氏。然自多之心，終非許二子，所以折季氏不臣之心。○因之吳氏曰：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氏僭竊無君之心，漸不可長。夫子欲抑之久矣，故由季子然由求之問而言二子非大臣，不得倚之以為重。二子非從逆，不得藉之以濟其私。彼其平日所得獨此二子，而不足重如此，不肯從。又如此，縱一旦而謀不軌，其能濟乎？通章總是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但季然之詞隱，故孔子折之，亦微示其意。○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微弦徐氏曰：由求之仕季氏，作田賦則從，伐顛則從。○史則從，旅秦山則從，不從者特弑父與君耳。故曰具臣。）

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因之吳氏曰：弑父與君，分明指着季氏。孔子說到此處，便明印張膽義形於色。）

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因之吳氏曰：弑父與君，分明指着季氏。孔子說到此處，便明印張膽義形於色。）

吳氏曰：弑父與君，分明指着季氏。孔子說到此處，便明印張膽義形於色。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省菴吳氏曰子

羔質美未學遽使治民則不惟已之身心不可得而理而政事之設施必至廢古任意而名實俱喪故曰賊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月林丘氏曰兩有字就指費邑而言○通考次崖林氏曰即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五

路此言觀之見得當時夫子設教已教人讀書了但其書未若今日之備耳故曰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嘗語學者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此類可見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夫音大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虛齋蔡氏曰註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為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若夫治人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

是探討窮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究在此

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次崖林氏曰

用佞禦人以口給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初意本不是說不用讀書只因夫子謂其賊夫人之子而飾此以自解此正所謂禦人以口給者故曰是故惡夫佞者○觀濤王氏曰惡佞泛就平日說是故字則承子路來○註非其本意四字極重蓋子路舉子羔本意原非欲其即仕以為學分明誤舉了他却諱其本意而取辨於口設出以仕為學之說故不斥其非

而特惡其佞○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問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

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

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

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曾會參父名點毛伯丘氏曰記曰侍坐見得聖賢此時皆未用於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五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知微謙德於此亦可見矣紫峯陳氏曰

難盡言務欲有懷必吐有言必盡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盧齋蔡氏曰：蓋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汝，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觀濤王氏曰：則何以哉，是問他以何等抱負去應人之知也。須認以字。○次崖林氏曰：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况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爲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晒之於點，則與之可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此必二反，下同。晒詩必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天

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此必二反，下同。晒詩必反。

率爾，輕遽之貌。盧齋蔡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然其氣質粗勇，不知道理無處不在，言動應對之間，皆不可苟。故一聞夫子之言，遂率爾而對。○記者此處下個率爾，便知是對下面，盤爾含瑟而作言。攝

管束也。觀濤王氏曰：攝管束也。凡事要聽命於他，不得自由。○盧齋蔡氏曰：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

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魯皆地方千縣，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爲下文方六七十里，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盧齋蔡氏曰：飢與饑不同。教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盧齋蔡氏曰：飢與饑不同。教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

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盧齋蔡氏曰：飢與饑不同。教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

亦有通用處。然有饑饉無饑渴。○觀濤王氏曰：千乘二句勢難加之二句時難。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盧齋蔡氏曰：由也爲之必其善政以安民生，善教以

淑民志，政教畢舉，然後能使民有勇知方也。夫豈偶然也哉。○可使有勇，勇敢之志，果鏡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也。至知方，則有尊君、哂微笑也。盧齋蔡氏

親上之誠，而樂爲之致死矣。是以理言。○微笑也。盧齋蔡氏

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夫子所以晒之。○觀濤王氏曰：晒之，兼氣象率爾及

任說。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天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

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盧齋蔡氏曰：三年可使

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俟君子

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辭益遜。盧齋

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再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

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此見由求二子不

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再

求則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

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不能爲而己，獨能爲之意。

恐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亦只是足民而已雖是諫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

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虛齋蔡氏曰赤之言志承冉有所志也而求日以俟君子似有推讓子華之意若毅

然承之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宗廟

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虛齋蔡氏曰時見

以類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一齊並見矣○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相王之大禮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詩曰相維辟公是言助祭非為相贊禮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日會眾類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為上相諸侯朝則有介如上公九命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朝王禮廢華之言為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人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宗廟是諸侯宗廟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下文曰非諸侯端玄端服章甫禮冠觀濤王氏曰端章甫作相贊而何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虛齋蔡氏曰願為小相猶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登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虛齋蔡氏曰鏗爾帶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撰具也三子所言之志皆其素具

瑟而起其音鏗爾也撰具也三子所言之志皆其素具也故曰撰

點言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與下節不同莫春和煦

之時觀濤王氏曰點亦非有擇於莫春春服單袷之衣浴

盥濯也虛齋蔡氏曰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今上已被除是也虛齋蔡氏曰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已三月第一已日也古人用此日祓除自魏後只用初三日祓除祓亦除也除舊生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以自新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虛齋蔡氏曰莫春決是夏正若周正之正月其時猶寒何可浴也雖今之三月若非溫泉恐亦未可浴故集註又附以地志溫泉之說有劑量矣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虛齋蔡氏曰舞雩祈雨而祭謂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之雩壇墀除地為壇築地為壇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虛齋蔡氏曰集註此段最有力下面動靜從容自此一見上來其言志不過即其所居之位云云亦自此一見上來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只是一意堯舜孔子便做到會背只是見到兩之吳氏曰此是推前一層說得極有力蓋理在天下處處周

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而飲食衣服動靜起居以至天高地厚鳥飛魚躍草木
喬古往今來帝王伯汗隆莫非此理通貫融徹何待安
排何待假借曾點真見得如此以為在今日有今日之
不消取足明日在明日有明日之變換在彼事有彼事之
事有此事之理不消彼之變換在彼事有彼事之理不消
此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觀濤王氏曰鼓瑟希二句
轉移子正與率爾而對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
急欲見長者相反而其所居之位樂
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智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
自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矩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
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下三句正所以狀其智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皙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
一箇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如此。故曰見於言外。敬
軒薛氏曰。朱子解曾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曾點之學。蓋
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間闕。故其
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也。其曰而其
言志。又不過仰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
人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其曰而其智次悠然。直與天
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此一
節。又是想像曾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
氣象也。觀濤王氏曰。大抵看曾點之志。要於言外得
意。迹外會心。點亦非是。專愛行樂。只因他胸中自有一種
趣。借眼前事。寫發出。來朱子語錄云。蓋偶舉一事。而
句最見得透。中庸形容費隱。只偶舉眼前一事。而
飛一躍。無非是。費隱。形容費隱。只偶舉眼前一事。而
無一童冠。一風浴。一晷。一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得氣象也。局促無廣。大自得之意耳。故夫

子歎惜而深許之。言外蓋曾點當春氣和煦之時。浴乎沂

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飛潛動植。萬物各得
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
之妙。故曰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
點也。觀濤王氏曰。有此真趣。雖堯舜事業。亦做得故孔
子曰。吾與點也。天崖林氏曰。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
欠闕。由之治國求之足民。亦之禮樂。皆是其中一節。曾點
所見。若使行得到時。雖堯舜事業。固所優為。况三子之所
任者乎。此三子所以為規於事為之末。聖人所以獨許
點也。曾點見得無處不是這道理。所以就目前觸景。說
起其事。雖止目前。其理則可以無所不到。人惟私欲一萌
則天理為之隔礙。而不行。自看此意思。不出如。而門人記
曾點都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敬軒薛氏曰。記曾點

亦見道之大意者歟。曾點之志。只是箇仁字。月川曹
氏曰。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
查滓。便與天地同體。曾點之志。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
而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則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
無所不到。正與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志
同。少墟馮氏曰。曾點之志。不可著迹看。當得其趣於言
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
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
沂水。這等趣味。學
者。識一時不可少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 夫音 扶

觀濤王氏曰曾點後將以辨志也亦各言其志見得非是空言無實意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因之吳氏曰彼

意有勇知方或未必吾儒之所貴耳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虛齋蔡氏曰禮以辭遜為本

○次崖林氏曰其言不讓言率然而對既無雍容退遜氣象及其言志又以才智自負略無謙厚退遜之意動靜急遽則不知日用動靜之間亦是理之所在以才智自負又不知為國只有簡理所以謂不達為國以禮道理也○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之吳氏曰見由之志非無可取特以不讓故哂之註一特字最妙○紫溪蘇氏曰為國以禮只是一箇讓字蓋天下國家之事非強智勇力之所能為而冲然退然若有所不為者乃所以為天下也讓則為禮而不讓則非禮禮讓所以為國而不以禮讓非所以為國此所以哂由也○觀濤王氏曰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其小疵耳不可說讓者禮之實若欠了禮之實全不能為國矣如何是許其能乎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

聲下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虛齋蔡氏曰意以夫子既哂由之不讓如求所言亦是以君國自居而不讓者

何不見哂故問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其問也微而夫子却答開去不答以不哂之故然曰安見非邦是亦許之既許之則何哂總是曾皙認其言不讓意未完蓋夫子之哂子路是哂其率爾且其意氣激昂軒發殊少雍容退遜之風非哂其欲為邦也○麟士顧氏曰按王制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為未定之詞大都是言伯與子男之國而不居公侯百里耶然玩前後大指俱言佐邦而不必遂自有邦而為諸侯亦不可不辨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彥陵張氏曰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亦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因之吳氏曰凡人於天下事非其分量能勝者或退守不敢當亦既優於禮樂豈以宗廟會同之事自退託可知小相只是謙詞而所志實在君國之事也上二句正說他為邦下二句又解破小相以實之○通章重在與點上其激勵三子意雖未必無然不甚重大抵自吾黨小子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節內透出用意來蓋與點是取狂簡微與三子則所以實點之狂所謂裁之也自曾皙後四問四答其問答處處皆為用意作主曾點志在浴沂風雩故四問處廉薄為邦之意多夫子以浴沂風雩者不可虛而無實故四答處處兼與三子之意多○淮海孫氏曰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底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底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而在三子必受人知方得行曾點不受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弱侯焦氏曰與點者所以進三子也使他存眼空天下底識見與三

日與點者所以進三子也使他存眼空天下底識見與三

子者所以進點也。他。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飶。有脚踏實地底工夫。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

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

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虛齋蔡氏曰曾點所言。止是童冠浴詠之常事。細故

之周匝。自跬步之間。目睫之內。以至天之涯。海之角。真無

一罅之欠缺處也。若曾點之舍瑟起對而氣象之從容。樂

與童冠浴詠而無慕乎其外。則是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

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也。如孔子老安少懷。亦是目前

便。可做得底事。而有能使萬物各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

得其所。氣象與曾點之志實一也。

有不掩者耳。此所謂狂也。敬軒薛氏曰。見得理明。便一一

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

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

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述已。勝如顏子

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而曾點卒歸於狂也。○滿園焦氏

曰。曾點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

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

成空。缺矣。曾點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

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

治之。故孔子不取。虛齋蔡氏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非

如管仲為政於齊。子產聽鄭國之政。只是謂得國之柄

之類。不然。則是遊心千里之外矣。曾點狂者也。未必能

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因之吳氏曰。據浴沂風景。象似與莊周

同。便是堯舜氣象。者何。居蓋聖人之志。只是隨時隨處。各

中乎天理。當然之極。而堯舜事業。亦豈於此。理至足外。更

有分毫增益。曾點既見得天理流行。充足意思。便已在堯

舜孔子附子裏了。但堯舜孔子實做到充足處。曾點只空

空見得。未便走到。固知所謂志大而略於事者。絕不是。曾

中無以漫云天地帝王。正為彼已看破道理。隨處充滿。一

段境界。遂悟得堯舜孔子。不過此理。做成。吾只消滿此理

分量。便是帝王。便是聖賢。故志不期大而自大耳。○陽明

王氏曰。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

及曾點說來。却似沒要緊底事。聖人却許他是如何。三子

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邊。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又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子

卽與唐虞垂衣之治。易地皆然。此千古經綸手。段所謂以無用爲用者也。○敬齋胡氏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工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通考虛齋蔡氏曰。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汝。則何以哉。蓋欲其試言用於世。則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亦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點浴沂詠歸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豈以忘世自樂。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效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貴。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形容上蔡困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心。曾皙與夫子豈若是其差哉。○老安少懷之志。天地覆載之心也。適人之適之意。多曾皙未得與堯舜比。則豈得與夫子同。此亦合於其分量而稽之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一

美

卷十一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敬軒薛氏曰顏子問仁專言之仁朱子

不包克勝也

虛齋蔡氏曰克勝也直至那邊全倒了只有

矣○清濁陳氏曰克者戰勝之謂私欲害已謂身之私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二

也。虛齋蔡氏曰克己已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

而曰克己蓋人惟知有己故一向私去也○觀濤王

氏曰不曰私欲而曰己何也凡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顏

子地位決無橫流之私但未能如聖人之形骸盡化耳故

夫子教他克己○已復反也虛齋蔡氏曰復反也所謂欲

中有私已非卽私復反也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

理帶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之當然下文只用天理字

無節文字如慶源說節者其限制等級文者其儀章脈理

恐未解得此意須看朱子解禮之用則兼人事儀則而此

則專言天理節文者可見○觀濤王氏曰仁與禮非二也

仁是天理渾全處禮是仁中條理如下文視德言動一一

皆有恰好天理便是禮也仁固在心上爲仁者所以全其

看理亦根心不可以仁屬心禮屬事

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

故。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敬軒薛氏曰：仁即天理也。人欲熾則天理流行而為仁。不行必克去己私。事皆復於禮。則天此勝則彼負。此負則彼勝。○虛齋蔡氏曰：克己之外更無復禮。禮是我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今既克己。禮便自復。故下曰：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復禮意思也。○事皆天理。指視聽言動之類言之。○月川曹氏曰：能克己。復禮則滿腔子裏都是天理。生物之心。而日用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敬齋胡氏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人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月林丘氏曰：朱子中庸小註云：人之為道。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是兩為字不同。○季思歸氏曰：克己復禮為仁已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我。也。克。己。其。功。也。無。我。其。成。功。也。已。者。衆。欲。歸。猶。與。也。虛齋蔡氏曰：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入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物歸他了。又言一日克己復禮。○觀濤王氏曰：一日克己。復禮以成功。言是真積力久。至於一旦而已。無不克禮。無不復也。

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虛齋蔡氏曰：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敬齋胡氏曰：天下人只一個心。如克己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於天下人何與。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

血脈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次崖林氏曰：天下至大。至遠。如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歸仁。此只據理而言也。朱子曰：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虛齋蔡氏曰：仁者假於人之助。而非人所能助。○機者發動所由物之所由以決者也。其機在我。則決之自我矣。○月川曹氏曰：仁乃我有。而我為之。不山乎。更出乎誰。故孔子說由己。孟子子說求在我。○觀濤王氏曰：既說克己。又云由己。何也。蓋已指自身說。即下文視聽言動。欲克己。又由心。○因之吳氏曰：這克復全在一念發動。已所獨知。處用功。累不是顯露於外。使人可知。可見底人何從助之。我亦何從假助於人。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日曰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由己。即是下面四勿工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次崖林氏曰：此是喫緊為人。處要克己中。就有此意。觀小註已私有三之說可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

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次崖林氏曰夫子告顏淵若是未省

得人必問如何為已與禮與為仁今畧不問及直請問其目可見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孰為已在所當

克孰為禮在所當復非禮者已之私也。次崖林氏曰非禮皆已明白於胸中也

上若有一毫不當為處便是非禮便是已私。顏子之非禮與人不小註云只是微過不是顯過

顏子之非禮非若他人之非禮畧畧。出天理些便喚做人欲便須克了勿者禁止之辭是人

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觀濤王氏曰四勿要看得細俱從心上勿

也如非禮勿視非既視而後禁之亦非但目不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敬軒薛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四

日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已。視聽言動之合理處便是復禮敬齋胡氏曰除去私意便是仁非禮勿視聽言動

便是克已。之意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

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

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

其中也。虛齋蔡氏曰四勿不必分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皆身之用而為由中應外者勿則制

於外以養其內也。○由中而應乎外一句帶四者身之用也作一截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自為一截。○次崖林氏曰仁者心之全體就該動靜子言克已之目在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靜

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已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檢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

持敬涵養之說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

子生知之亞靜亦靜動亦動無待於點檢也語錄或問可

玩。○敬齋胡氏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都在裏。○嚴山劉

氏曰涵養與克治是人心雙輪入門之始克治力居多進

步之後涵養力居多及至車。○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輕路熟時不知是一是二。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

心分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

則選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虛齋蔡氏曰心分本

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

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

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非操心之要在於視視其則也何

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個蔽也蔽

一交於吾前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

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為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

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已復禮此視上之克已復

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

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為誠。○制之於外是克已也以安其

內是復禮也久而誠矣謂從容不勉地位是仁之極致也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虛齋蔡氏曰知誘物

謂知誘於物而為物所化也不見了秉彝也遂亡其正正

即秉彝之性也人有秉彝秉出於天命。○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是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了底閑邪即克其言箴

已存誠即復禮存誠即還其秉彝而不亡其正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五

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發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

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盧齋蔡氏曰。躁則難允。妄則逆理。自人心之動。

至內斯靜專。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已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所謂妄也。傷煩則支。所謂躁也。此二句。貼上四句。已肆物忤。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非法不道。一句。只替非禮勿言一句。用仄韻。

為協耳。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

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盧齋蔡氏曰。兼謙之於思。守之於為。言思者。心之動也。為者。迹之動也。朱子曰。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六

思者動之微。為者動之著。順理則裕。裕安也。義中有利也。從欲惟危。利害相因也。造次克念。求誠之於思也。戰兢自

持。求守之於為也。哲人志士。以己能者。言志士雖見不

如哲人之蚤。然亦不至有非禮之動。習與性成。言習慣如

自然也。四箴通是制外。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

中意。蓋克已就帶復禮也。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曰此章乃聖賢傳授心法。蓋從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

相傳秘指。只是箇精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

所謂至明以察其幾也。一執中。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

之正而不離。所謂至健以致其決也。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禮為一矣。然此處工

夫最難。蓋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

此良遠。但能如上蔡所言。從性備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

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少墟馮

氏曰。非禮不是難。勿底亦不是易。勿底必如孟子先立乎

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

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其孰能察幾而致決哉。義亭陳氏曰。守定非禮勿視。四

語。充其極。可馴致於踐形。月川曹氏曰。克己復禮為仁

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

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蓋一是一之體

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

有故。况所謂已。即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即舜所謂執中

也是則。于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顏子

得傳聖人之道。不過克己復禮。入道者須學顏子之學。

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少墟馮氏曰。孔門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七

而後世有異學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

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又何必一一

聽言動不可匿。故託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

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敬。軒薛氏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類可見。斯須苟且。即非敬矣。次。崖林氏曰。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身。亦。隨。以。敬。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檢。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以及物。虛齋蔡氏曰。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底道理。恕是施於人。底道理。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八

方外。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敬。齊胡氏曰。敬。則心之用。行爲。道。理。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次。崖林氏曰。人心喪。這。簡。理。便。是。不。仁。心。之。所。以。喪。這。理。者。只。是。被。私。欲。間。隔。耳。私。欲。能。間。隔。之。者。只。是。心。放。逸。無。所。檢。束。耳。敬。則。此。心。自。然。在。此。私。欲。皆。然。退。伏。一。毫。容。著。不。得。這。簡。理。就。在。吾。心。理。在。吾。心。則。心。德。不。失。而。仁。矣。既。設。簡。敬。又。說。簡。恕。者。如。今。人。都。有。箇。自。私。自。利。底。心。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得。別。人。不。知。人。心。猶。已。知。得。人。心。猶。已。這。理。便。不。過。這。心。便。不。安。這。理。不。過。這。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自。不。容。所。以。聖。人。說。簡。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已。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吾。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觀清王氏曰出門

已所二句是恕以推心在邦二句是敬恕之驗語之使自考。虛齋蔡氏曰。仁非敬不存。非恕不行。不敬則所以處己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不恕則所以處人者。未免於私意。而有以來人之怨。能敬且恕。而仁了。故內而在家。則父母稱其孝。兄弟稱其友。外而在邦。則以上得君。以下得民。天下歸仁。是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考者。顏子無待於此也。敬。軒薛氏曰。顏子爲仁之效。天下歸仁。仲弓爲仁之效。邦家無怨。其大小可見。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莊渠魏氏曰。本。仁。外。乎。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在。了。可。謂。發。于。聖。不。傳。之。妙。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試。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九

優悠涵泳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知敬則知仁矣。虛齋蔡氏曰。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言不必勉強拘束也。新安之說。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恐非正意。守之謂守著敬心也。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敬。齊胡氏曰。孔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而戒。言。恐。懼。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去。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俱。在。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備。精。切。虛。齋。蔡。氏。曰。有。諸。已。而。後。見。於。外。其。實。見。實。亦。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次。崖林氏曰。動靜交相養。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致謹於幽獨之時。則養之有素。由是靜專動。

直出門使民不待十分著。愚按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意安排而自無不敬矣。虛齋蔡氏曰：要味主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字行字意思如何。

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

已之可克矣。因之吳氏曰：顏子請事斯語乾道也。日乾道

做去如孤運遇前。猛力向前不令回頭。反顧一般。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日坤道有積累縝密之意。言從此整頓心思收拾意慮。走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級是一級。常使見賓承祭之語。不欲勿施之訓。恍如心目過之一毫不令疎放。走自然苟至於私意無所容。則與已無不克。亦何以別哉。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

○司馬牛問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認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就其言也。認爲之難。上看出源頭來。這一句。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日心存不放。是只在仁者身上。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日心存不放。是

之主心存不放。則有以檢其身。於言語必有斟酌。而後發。不敢輕易。有似有所忍而不易發者。敬軒薛氏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蓋其德之一端也。德之全仁者。無所不

諒其言也。訥。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氏曰：多言而躁。言既傷於煩。而發得未及。躁不仔細。若思量方發。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

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源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使其於此而謹之。則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敬軒薛氏曰：謹言乃爲學第一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次。崖林氏曰：仁者言自然訥。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此夫子告司馬牛之本意也。少墟馮氏曰：訥非徒不言也。易曰：洗心退藏于密。訥之云者。藏密意也。大根段精神。固這一。段力量。纔是仁者。其言也。訥。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是要自家默默湛思。默默點檢耳。因之吳氏曰：司馬牛多言而躁。人也。故告以其言也。訥。正是欲其謹言。然畢竟還存心上。才訥不專在言上。但心必依傍言處。着力。謂於將言時。操存此心。以訥其言。斯仁不外是矣。若云訥言以收攝此心。便顛倒本旨。操存意是本旨。但此處未明說出。說。出則牛已曉又何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有故事不苟。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認人欲作天

理者。况事有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間。只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理欲之間。不能以寸。斯須稍不謹。便蹈於人欲之歸矣。是尤人所當難者。爲之難。是兼此兩意。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虛齋蔡氏曰：牛知仁者之言。訥而

者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不胡亂做者。必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訥。似若未足爲仁。而其所以訥者。在於心之存而

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為之難者。以道理難盡。真知其難。為而不敢易為之。便是用心仔細。務盡道理。故其言自然。詎若以苟且心作事。何難之有。蓋為不知其難也。不知其難。則輕易其言矣。因之吳氏曰。為之難全在心上。說為難。便是心存言仁者。視天下事甚難。兢兢業業。毫不敢有輕易慢忽之心。看他這一點心。何等仔細。何等管攝。到說時。自然有斟酌自然。詎而不放。然夫子當時。何不直說心存必在為難處。見出者。蓋不涉感應。則心存終是無形迹。可驗。故就為難之時。寫出心存欲其明白易曉。景逸高氏曰。只看聖人說仁者。其言也。詎便把仁者一段。欲欲翼底心事。寫出來。司馬牛只看作言之。詎都不會。聖人便質實實實說為之難。言之得無詭乎。這難字。不是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難說。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底心。體聖人看得天下事無一不是我能底。看得君子躬行之事。無一件不是於我。難其極為也。如此言。恐如。聖人恣肆之意。變化無有。厚重凝密之體。造步不失。這便是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上

凡論語言仁。都是樸實頭如此。觀濤王氏曰。為之難。為字泛說。不作為仁難字。主心言。兢兢業業。不敢易視之意。麟士顧氏曰。為之難三字。須讀在難者。難之也。頗著力。到得得無詭乎。則自然水到渠成矣。首節仁者二字。亦須一讀。蓋心存而不放。即在仁者裏。楊氏曰。觀此及下章。而此節心存亦在事不荷裏面也。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

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賈軒薛氏曰。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與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訓。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虛齋蔡氏曰。憂者禍至也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

夫音 扶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上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虛齋蔡氏曰。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

自無可憂懼。縱有非義之來。亦非已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不難於不憂不懼。而難於內省不疚。據不憂不懼。未足為君子。然本其所以不憂不懼。在於內省不疚。不謂之君子可乎。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自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難。憂懼之心。亦自釋矣。次。虛齋林氏曰。司馬牛疑不憂不懼。不足為君子。只作塊然頑然。不怕生死。底人。待到聖人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方知源頭不是小。可始信為君子無疑矣。觀濤王氏曰。內省不疚。主平日言。非臨事變時去省也。憂懼不自我招。雖有可憂可懼之事。亦不去憂懼耳。淮海孫氏曰。內省不

疾則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居常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荆川唐氏曰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次崖林氏曰憂曰是含愁而言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諸夫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古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微軒薛氏曰命有以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死生有命是也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虛齋蔡氏曰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憂桓桓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觀濤王氏曰命以一定之數言天以不齊之遇言言外見兄弟之有無亦天命也且奈之何○麟士顧氏曰述所聞如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

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宇泰王氏曰安命而不脩己亦何益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即立命格天之道也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

恭而有節文觀濤王氏曰敬與恭總屬一心此心在持已上兢兢業業不致有妄念妄動便是敬本此

敬心去待人禮貌謙謹便是恭無失是常常敬意故註曰不間斷有禮却是不足恭意故註曰有節文則天

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虛齋蔡氏曰敬而無失則所處無不當恭而有禮則人人

都見好了如是則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而四海之內皆兄弟矣○敬非難敬而無失為難恭或能之中節則未必能也恭而有禮當把恭近於禮及恭而無禮

則勞來照方見○次崖林氏曰敬而無失則持身無過自起人之愛敬恭而不及則致人之怒恭而太過人亦不以

為德矣皆不能得人之愛敬必恭而有禮然後人愛敬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五

○須臾王氏曰敬而無失以存心處事言與人恭而有禮以待人接物言一事有不是當便是心不存便是敬有間斷程子說恭而有禮句句切中世俗之病人蓋子夏欲以寬

能受持此二語亦足以為脩己之君子矣

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通考敬庵

許氏曰四海皆兄弟之言子夏所以寬牛之憂者似為失之於太廣然意當時向難欲害宋公作亂其謀已成無可挽回之術只有避難而去一著故稱四海皆兄弟以語之

敬而無失兩言則所以為視身與物自全之道也其後向難叛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難自衛奔齊牛又

致其邑而適吳不說於吳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然則牛於師友之誦

庶幾其能奉以周旋者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

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次崖林氏曰子夏之言本

欲寬牛之憂但皆兄弟之言失之愛無差等故曰意圓而語滯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又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到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也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六

而信之深矣次崖林氏曰謂人者若驟而語之直而語之則人燭見其情而不信惟今日沒緊要投幾句待數日後又沒緊要投幾句如此者久之本是有信要謂毀人却似無意一般則人都不猜疑不覺為其所入而信之

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次崖林氏曰愬己之冤若說不切便不能動得人惟說得利害切身本是被人罵却說被打本是被打却說要殺如此迫切則人必為所動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次崖林氏曰註曰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虛齋蔡氏曰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既曰明又曰遠以明不足以盡之也○宇泰王氏曰

人心本明但習染之後綠境生情動生障礙有衽席之近而無所見者矣今人固有資性聰穎善料人情而不可欺以偽者然亦推測所知而非明睿所照至於久焉浸之而不入卒然觸之而不動則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固未足與於斯也不行焉謂謂謂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謂愬也明與遠一意明則不蔽於近蔽於近則不明矣○承庵姚氏曰遠亦非加明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觀濤王氏曰子張問明或者驚於高遠故

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虛齋蔡氏曰大抵子張亂者故夫子告之以此為子張者著力只在集註察之一字○因之吳氏曰不蔽於近何以為遠大凡遠處易看惟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於物我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採索可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七

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既非虛舟便生惑亂此聰明所不得用之地而識察所不能施之處也今之不行本無愛憎誰可惑以毀譽本自廓然誰可中以機心此視探賸索隱釣深致遠之明其難易大小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此一章書若不看將率天下都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況子張務外苟難探索變幻正其所喜又引他向逆詐億不信上去却不是誤到底 ○楊氏

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虛齋蔡氏曰註云遠則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次產林氏曰是時兵食尚在然後教

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

施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註然後教化行亦謂

教化得行也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民信之須求所以

得民信者還主在上者言且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失信

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

我意○敬庵許氏曰三者經國之規模也先足食繼足兵

此是施為次第民信之者施信於民而民信之無形之兵

食也存於兵食之先而行於兵食之中者也○彥陵張氏

曰足食足兵非是後世富強之說總是為民故緊承民信

之矣句民何以信全是在已的真心實意感

孚百姓自不忍攜貳於我與上二足字一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次產林氏曰必不得已

交侵饑饉荐至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仗信守城則兵

食又不能兩全欲存兵則必令民出粟以供之而民間罄

竭是食有不足也不令民出粟給兵民食足矣然兵又缺

食而散去是兵又不足也是於三者不能皆全必當去其

一也曰去兵者蓋民間不罄竭而食足吾倡忠義以激

人心則人人與我為守雖無兵而守亦固故兵可去也

民無信不立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自立觀清王氏曰民無誠信之心雖不若死之為安故

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次產林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為

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

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是於二者必

當去其一也曰去食者蓋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

故不為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說信不可去之意○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以處常言也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以處

變言也○觀清王氏曰去兵之故註中說明所以去食之

故在自古二句○因之吳氏曰去食去兵是斟酌於不

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

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不立

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已民無信全要見

得為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

於使字上著眼力政行於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於變信

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甘泉湛氏曰何以

去兵也藏兵於食信也何以去食也兵食去而信存可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民效死也○棄信以偷生不若守信而死之為安夫子只

為人心怕死故先以皆有死慰之而隨說個無信不立便

見得信而死雖死生也不立在民上說然民既不立則國

亦隨之如臣棄其君子棄其父是也○見羅李氏曰兵食

信蓋是經國常規不但堯舜禹湯有之即管晏桓文伯者

之所以治其國道亦必有此也子貢特設為必不得已之

問而夫子斷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則天命人心

之去留與死生存亡之判決一語歸宿超然在功利之外

確非富國強兵計功謀利之可得而比矣後來伊川先生

亦達此意有問婦無子而家貧或可去否伊川曰只為

所以法度森嚴於世道為有裨益也。○觀濤王氏曰。程首節言政有三大經。下二節就三者而審其輕重也。

子曰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

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

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

所得而先也。虛齋蔡氏曰。自為政者所施之先後言。則先

兵食而後信。自其輕重而言。則信重於食。食又重於兵。○淮海孫氏曰。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弁兵

食而失之矣。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

以危急而可棄也。麟士顧氏曰。按楊龜山集。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為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他。其所慨便與今同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因之吳氏曰。君子二字重看。是有移

風易俗之責者。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虛齋蔡氏曰。駟馬之行至速也。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夫子之說君子也。

一句輕駟不及舌。重上句起下句耳。且有惜乎二字。○觀濤王氏曰。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於激。故云失不可追。

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節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爾。不可相無。麟士顧氏曰。以文質等。固不獨輕而可以盡去。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亦不偏重而可以獨存。若必盡去其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虛齋蔡氏曰。君子質而己矣。此君子是以

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

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單言則泛。以德論耳。○上二句子貢所見。下二句折子成之言也。○因之吳氏曰。虎豹猶犬羊。子貢只是把貴賤混淆。一著壓子成。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虛齋蔡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如子貢之混集註未段。便是一重公案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而不可名者。君師之分。俱要有也。用謂

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虛齋蔡氏曰。大抵用之不在於加賦。而在於節

用。謂

用謂

用不節雖加賦無補於不足也○哀公但知國用之不足而不知民用之已乏也○意在加賦故曰如之何但不知國用之不足而不知民用之已乏也○意在此後加賦使國有餘正賦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饑年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虛齋蔡氏曰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溝者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也○通力合作通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亦通也新安之說太泥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虛齋蔡氏曰大率者周稅比夏魯商又為輕於十一故以大率言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虛齋蔡氏曰逐畝十取其一者註云又履其餘畝而十取其一也餘畝言各零畝也前以百畝總計什一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已為十取一矣今又逐畝什取其一則故有若請但專行為十取二矣逐畝二字緣稅畝字生

徹法觀清王氏曰自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徹法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虛齋蔡氏曰行徹則不厚斂於民如何能足用蓋有節用而但欲加

賦賦愈加民愈貧用愈不足國愈困矣蓋徹之言誠不易之定論也○完虐徐氏曰哀公有若俱是築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備之故有若教以備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征斂矣若說目前去行徹亦便濟得甚事

論語卷十二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其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虛齋蔡氏曰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助之助言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芻粟民為之出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君孰與足言誰放他獨足言其不能獨享其富也如此說方得與字活而君民一體之意彰且與集註合○君民一體

體只言其休戚相關即上文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意○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蓋徹之意全在足民上哀公之意只欲足國有若之對專欲足民民足則君亦足矣○觀清王氏曰註中二獨字正對二與字蓋足不足乃百姓與君共者也非君所獨也故曰君民一體如手足與腹心共其榮悴者也一體之中血脈互相流注君民之間財用亦互相流注民富則互相流注者日增故君亦富民貧則互相流注者日減故君亦貧此是實理但云民之有猶君之有又成虛話矣○彥陵張氏曰百姓之不足不足根徹法之行不行來兩與字最重是說民與之也此處正見國運之盈縮全是百姓操其權○瓊山丘氏曰徹有上下均通之義則百姓與君一體相通貧富之意在其中故蓋徹一對正欲哀公想此意思公却只圖多取於民以裕己之用故有若大發君民一體之義正以明徹之均通上下而宜行也○景逸高氏曰足民方救得國之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是有若孟徹乎正言足用之違存若要在源頭上做
來京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楊

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

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

不足乎虛齋蔡氏曰井地均以民之所耕田言穀祿平以君之所取稅言軍國如言千乘之國以軍計也軍

國之需如朝覲會同之費祭祀兵革之供頒賞往來之給人君食欲服御之用皆以是爲準而節其用度

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樂

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虛齋蔡氏曰不察其本不知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唯末之圖加賦以足用也 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通考幾亭陳氏曰用不足則行徹有子之治財也街亭敗則簡鍊戎士孔明之治兵也皆以反躬之義救之求日減不求日增學問然矣經世亦云

救訓加賦忘乎其爲民救敗加兵忘乎其爲將如之何其有阜安之日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虛齋蔡氏曰德者心所得也者心所蔽也崇德積之而高

也辨惑者祛其蔽也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爲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

之何至於惑○內主忠信使存於此者無一念之不實而外徙乎義使其於事爲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德其有不

崇乎○本立日新字最好是貼崇德意本立是德之基址立在此日新是從此進進於善去○天崖林氏曰主忠信

是其實欲爲善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無忠信之實心
雖欲徙義竟無實事德固無自崇有忠信之實心而不能
義徒守了朴實頭而已更不能有進步處亦不能崇德也
○說濤王氏曰徙如徙居之徙將有所爲未合宜處遷徙
合宜○彥陵張氏曰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
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
則徙義爲實論立本則忠信爲先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虛齋蔡氏曰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衷一李氏曰愛惡主一人說當其愛時甚至欲其生一日惡時直至欲其死既又二句只疊上語○既又二字只是形容他惑亂意○字泰王氏曰不言辨者知惑卽辨不必言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

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

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

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

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隨

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

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虛齋蔡氏曰景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則君不君臣

不臣矣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夫子告之以此非不告以政也根本一失徒法不能以自行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五

謂君便當是個君臣便當是個臣父便當是個父子便當是個子不曰君盡君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然如是則彝倫攸敘而百度可舉矣政之道何以加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弑君篡國之禍虛齋蔡氏曰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則紀綱已壞而不成個政事了其能國乎吾得而

食言必至於危亡也。因之吳氏曰景公問政不是泛問蓋亦患陳氏也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指指時事告之景公便自覺得時事不好。○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一聞其言不覺凜然感動

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

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

以卒於亂也自漢徐氏曰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果善其言則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何如則臣子

之經自此定矣乃其言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揣一個頭腦而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父而制其子也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虛齋蔡氏曰半言即所謂不待其辭之畢也折斷也是分別其孰曲孰直而兩

開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五

虛齋蔡氏曰忠信明決正是下文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問朱子何不以此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如衣徹縵袍章首段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減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觀濤王氏曰可以字在人信服上見。○毅侯李氏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明則能見情偽決則能斷是非而又本之忠信此所以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

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虛齋蔡氏曰：子路無宿諾，正以平素之所養而言。夫不及耳，故門人遂記之。非惟以見子路之所以能片言折獄，而亦以見夫子之所以與子路者，良有以也。○

陵張氏曰：片言折獄，不是子路實事，乃虛構其詞以贊之。可以字自其素行卜之也。記者會得夫子稱許之意，故實之曰：無宿諾。然連無宿諾亦是記者擬卜路急行之心，非有實事。○

子言而及之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虛齋蔡氏曰：小邾國射其大夫各句，釋地名射。憑願得子路一言，雖不盟其信尤固於盟也。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論之，由曰：魯有事於小邾，由更不敢問，故而死其

城下以攻之可也。今彼叛君來奔，是不臣也。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看子路此意，何等剛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而冉求乃為康子來說子路求其難保哉。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言，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虛齋蔡氏曰：民之所以有訟者，以其德禮之化未至也。使無訟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非有禁令以使之而自有不使之使也。此與大學所引同。○

曰：大學傳有解註，正其本，清其源，即大畏民志意。○

徐氏曰：聽訟是民上去治民，使民無訟，則即我身上去治民。聽訟是明察之官，公忠之長，按牘而理，使民無訟，是王

者有恥且格，大畏民志，景象也。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使字大著精神。○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夫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甘泉湛氏曰：何以聽訟吾猶人也，聽在訟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未也是，故為政者在立德以為化本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虛齋蔡氏曰：二心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在外面，上此蓋記者之誤。○

洞初張氏曰：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怠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也。此為純王之道。○觀濤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天

無息之謂誠，不欺之謂誠。○字泰王氏曰：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去做。○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次崖林氏曰：此未及為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在外面，上此蓋記者之誤。○

洞初張氏曰：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怠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也。此為純王之道。○觀濤王

氏曰：居行雖分，內外無倦，以忠總是純心。○南黎李氏曰：一念無倦，便是以忠時時以忠，便是無倦。根底只一誠意，無息之謂誠，不欺之謂誠。○字泰王氏曰：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去做。○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次崖林氏曰：此未及為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在外面，上此蓋記者之誤。○

洞初張氏曰：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篤實敦厚，恐不能盡事之變。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怠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也。此為純王之道。○觀濤王

氏曰：居行雖分，內外無倦，以忠總是純心。○南黎李氏曰：一念無倦，便是以忠時時以忠，便是無倦。根底只一誠意，無息之謂誠，不欺之謂誠。○字泰王氏曰：無倦是常，常提醒在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去做。○程

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次崖林氏曰：此未及為政之條目，是語其所存也。與道千乘之國章同，亦因其病而藥之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辨勸以成其事也虛齋蔡氏曰成之者有以其未為而誘掖之有以其已為而辨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成是就其事之意不可只以誘掖辨勸四個字來當他看集註下面又有以成其事四字可

見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

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虛齋蔡氏曰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然其所以用心有如此之不同者一則以其所存有厚薄之殊一則以其所好有善惡之異以其所存厚薄言之君子存心厚愛人以

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心薄樂人之短而忌人之長故成惡不成美以所好之善惡言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好惡如博奕飲酒之類已所好也故亦喜他人為之此皆情理之必然○次崖林氏曰誘掖辨勸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問既成而辨勸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繁峯陳氏曰君子之存心也厚其所好者善故樂於成就人之美人未為善也誘之掖之使之興起其好善之心其方為善也則規戒之沮抑之使之不得遂其為惡焉若夫小人則其存心也薄其所好者惡故於人之欲為惡也則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其於人之欲為善也則則忌刻詆毀使之不得以成其為善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

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虛齋蔡氏曰政者正也正之一字主在正人然

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如云格君心之非一樣故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然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

言之也○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呼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

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省庵吳氏曰明也其具也而惟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乃政之義也子帥二句是示之以機歸重康子身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敬軒曰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次崖林氏曰民之為盜生於欲心而所以率之者上也苟吾子之不欲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之使為盜而亦不肯為矣賞之乃假說之詞明其不肯為也○省庵吳氏曰盜之生欲起之也民之欲上倡之也不欲雖賞之不竊矣○何也愧恥之心有甚於欲利之心也故君子慎所感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不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虛齋蔡氏曰政者正也正之一字主在正人然

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如云格君心之非一樣故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言政之所以得名者謂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已然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

言之也○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呼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

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省庵吳氏曰明也其具也而惟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乃政之義也子帥二句是示之以機歸重康子身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敬軒曰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次崖林氏曰民之為盜生於欲心而所以率之者上也苟吾子之不欲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之使為盜而亦不肯為矣賞之乃假說之詞明其不肯為也○省庵吳氏曰盜之生欲起之也民之欲上倡之也不欲雖賞之不竊矣○何也愧恥之心有甚於欲利之心也故君子慎所感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虛齋

蔡氏曰季氏竊柄盜於國也康子奪嫡盜於家也此便是魯之大盜何以責民之為盜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虛齋蔡氏曰君子之德能感故曰風小人之德

民所視效也子欲善則民視效於子而善矣觀濤王氏曰殺無道以就有道謂懲一儆百使民趨就有道也不主保安善類說亦不是民先向於道而我成就之乃是民未向於道而我使之趨就也成就趨就不同○子欲善欲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深看猶云真心好善也便是躬行以率之意不作欲民之善說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自潛化於善矣君子以下推原所以欲善民善之故二德字只虛○元扈徐氏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曰爵罔及惡德○麟士顧氏曰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為喻非以其和煦異入也

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虛齋蔡氏曰訟是退有後言意而况

於殺乎蓋庵羅氏曰嘗自一邑觀之為政者若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頓笑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也○虛齋蔡氏曰自子為政至草上之風必偃只是一意子欲善

而民善矣只是子為政焉用殺底意君子之德至必偃又只是子欲善而民善意又總是前頭政者正也子紳以正孰敢不正之意又只是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意亦只是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之意聖人之所以告康子終始只是一說而無異同雖異同而實未嘗二意此可見道理之所在矣為政者可不思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虛齋蔡氏曰問士何如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邦家必闕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集註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問為達非其正義也○德字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項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已之事非德孚於人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毅侯李氏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虛齋蔡氏曰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問以為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因之吳氏曰自古聖賢論道術全在真假上辨

是非所以維持世教挽回人心全在此處。○省庵吳氏曰
聞達相似而實不同達者是我這裏達將去聞者要他那
裏聞得我心中一誠一
偽已自迥別不可不辨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虛齋蔡氏曰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
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心所為凡言動不
實底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
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
文○取仁而行違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次崖林氏曰
質是朴實只從心上說直是無偏曲漸從事上說朱子謂
一直做去是也○忠信只是個實質之為實是也一直做
去而無偏曲亦實也方自存心說而未及於事故曰內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雖漸及於事然而所行合宜次崖林氏曰好義不但好之
主於心上尚多而已就有行了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好義是義以制事使事皆合於義也朱子直固是
一直做去至於好義則事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
詳細工夫○麟士顧氏曰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
非圓融委蛇之謂也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
人底意勿混看○觀濤王氏曰義是事合宜然好字亦根
心來○省庵吳氏曰合下看來則質直者內之仁好義者
外之○
審於接物次崖林氏曰凡人有不足於人必見之辭
觀濤王氏曰察人之言或是我或非我觀人之色或喜我
或憎我皆去自考言如云驗我之立心果忠信行事果合
宜不也是而卑以自牧言觀色說察人之言觀人之色
迎合人情不是而卑以自牧言觀色說察人之言觀人之色
恐吾所行有觸突人處而一心思慮只要卑下於人也察
言觀色是為下人張本故饒氏謂只是一件事○觀濤王

氏曰慮以下人據大全云與上句是一件事最說得如下
人字不主禮貌言主心言蓋察言觀色常見我之有所不
是而人之足為我資故雖倦倦觀察而猶必思以下人不
敢謂人莫我若也○毛伯丘氏曰察言二句連說下句以
字方有著落○允我李氏曰下人不在外面聲音笑貌乃
深入思慮上故曰慮以下人此是馴擾血氣底工夫○因
之吳氏曰察觀不是窺人喜怒全是自付自疑意慮以下
人者收斂退抑之謂是不為軒昂恢大底模樣正與無忌
憚相反○孔怡尹氏曰就是那察之觀之處一種思慮不
敢忽畧高亢意與上句非兩層此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
以下節反照乃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觀濤王氏曰
疑不自居易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觀濤王氏曰
張病痛子張務外少誠未能質直才高意
厲未盡合宜好高自是必不去觀察下人然德脩於已而
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觀濤王氏曰達是行得通利
無窒礙本於字人情來而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人情之本條實德來○新鄭高氏曰質直立心之忠實也
好義為人之公正也察言觀色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
人心質自謙而不敢以先人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
審人情之向背而不以先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而所行自無窒礙蓋言既能
處已又能處人則無往而不宜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人而行實背之次崖林氏曰色取仁是
外面莊飾做個仁也行

違是其實則不仁也如外面做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
個廉潔底模樣而行實市非也
次崖林氏曰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蓋
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

信之也若其本心豈能無疑乎。○虛齋蔡氏曰：色以仁而行，則非實有矣。而又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仁乃吾心自有之物，欲仁而得仁，又豈有假於外哉？曰：色取仁，使見是本不仁而外面取個仁來粧飾也。仁不專指仁愛是專言之仁。○固之與氏曰：聞者取仁於色，非其好也。仁既以色取，苟稍自退怯，本相盡露，不得不居之而不疑。○觀濤王氏曰：居之之字，指仁言，認假為真，居之而不疑，是他有心欺人。如此彼蓋曰：我先自疑，則人孰不我疑，不得不先自信耳。○彥陵張氏曰：說色取仁，便見行違仁，此乃相足之語。無兩層居之，不疑亦領色取來，乃欲遮掩色取，使渾然塗人耳目，又其工於色取也。○麟士瀨氏曰：色取仁而行，違反質直，句居之不疑，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疑反察言二句。○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虛齋蔡氏曰：天問也者，全是造作擺布得來，然以其專務於此，故亦得名譽者聞。○觀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王氏曰：蓋既有所託，足不復有退步，這就是取底深謀暗局。純是一片粉飾，用事到底如此，哄弄人人，亦被他哄過。○次產林氏曰：達是行無不得，聞是名譽者聞行無不得者，自然有名譽，名譽者聞者，或未必行無不得，此其不同也。○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因之吳氏曰：子張濫聞為達，路徑已差，夫子要他舍那一邊走，這一邊甚費推移，轉之力，故深嚴

其間達之辨如此，達者朴實自處，小心謹畏，須想像他，不為炫耀，意乃見與聞相反，聞者粧點粉飾，全無忌憚，須想像他炫耀，欺人之意，乃見與達相反。○觀濤王氏曰：達主務實，聞主務名，通章全是尚實意。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虛齋蔡氏曰：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蓋其惡未形，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也，脩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徹之也。○幾亭陳氏曰：惑非疑也，疑是徘徊於物，理因思而起，人所不能言，惑是障蔽於情，志因不思而成，人所不可有，疑是要研窮到底者，惑是要當下劈開者，疑須求明者而問之，惑自辨。

子曰：善哉問。○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善其切於為己。○虛齋蔡氏曰：崇德脩慝辨惑，都是心上工夫，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虛齋蔡氏曰：先事後得，謂先其所事而後所得也，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已。

矣，初不計其功效，如此則心力專一，工夫無間，德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而何。○次產林氏曰：日事日得，此就崇

德上說德者義理之得於心也崇者所得日以崇高也只是崇德之事得是德之崇夫有其事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正之不得而怠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畧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固問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而致遠積小以為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道理○觀濤王氏曰先事則有真積之功後得則無正助之弊故曰所以崇德○九範夏專於治已而不氏曰先事後得則日計不月計有餘

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
得專字意今也專以治已為心專以自治為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何惡不去所以脩慝也才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幽莽而不治矣○次崖林氏曰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脩慝工夫只是講獨○嚴泉徐氏曰今人開口便說人不是已有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惡却置之不問都不知覺或知覺又護短且姑息去慝如何得脩改其惡如攻討賊寇一般知風發覺必根株連捕殲除殆盡而無暇及於他人之惡已之謂脩慝知一朝之忿為甚微之惡如何得匿於胸中是之謂脩慝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虛齋蔡氏曰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觸痛之怨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恨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莊氏曰忿使奪其所至愛而遺其所至戚此其端何自而來尋究惟逐畢竟了不可得方始悟其為妄而悔其初為妄所惑矣○觀濤王氏曰忿視之身親孰為重乃不能忍一朝之忿至舍死與人鬪忘身因以忘親分明是見理不透輕重大小如此倒置故曰惑○嚴泉徐氏曰一朝之忿全是血氣用事不論是非利害將身子都忘却了直至於累及其親此是人心大障蔽處是謂之惑知其惑不待辨而自辨矣○幾亭陳氏曰子張樊

遲並問辨惑夫子各指以所惑而已不及辨何也學者無時不有德可進無時不有過可改惑者不恒有者也安得求惑而力致辨焉故指人情所或有者以曉之云所謂惑者如是耳崇脩有積累工夫辨惑無術工夫知其為惑則不為所惑而已矣一轉念問便已打破當時樊遲龐鄙近問者胸中亦自大段見得故於惑下個辨字樊遲龐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虛齋蔡氏曰樊遲則不能先事後得鄙畧則不能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龐鄙則不能顧身念親而懲一朝之忿故夫子告以此三者○敬庵許氏曰夫子告樊遲問仁曰先難後獲而此論崇德亦云遲蓋緩於自脩而急於計功者故屢藥之○字泰王氏曰人心原自無惑惑者有以蔽之耳遲之蔽在忿故夫子教之如此○麟士顧氏曰按許白雲曰辨惑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范氏曰先事後學者各自辨察已之惑者而務去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有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蚤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
愛人仁之施
敬軒薛氏曰仁則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欣戚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便相間隔
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欣戚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便相間隔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知人知之務
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仁知之用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體用本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固之吳氏曰

仁非煦煦之謂愛人乃謂之仁智非察察之謂知人乃謂之智要看得實用力意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

相悖爾次崖林氏曰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此理自明白而何有不達者故知未達者疑仁知之相悖也亦因下文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觀清王氏曰樊遲未達只是知之有妨於仁蓋知人則分別賢否賢者愛之○不愛矣

豈不有妨於仁耶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相悖而反相為用矣盧齋蔡氏曰舉直錯諸枉謂辨其孰直孰枉吾舉其直而錯諸枉者彼枉者亦有所愧而自矯枉為直著使字是我能愛人也上文知仁分說此因其疑而合仁知說○釋山鄒氏曰樊遲未達非並疑仁知之相悖正是疑知之有妨於愛也夫子舉錯二語只隱隱說箇知以成仁底意思却未道破○風皞

王氏曰舉錯二字內明說箇知字能使二字內只暗含得箇愛字其仁知相成之神全在能使二字上注脈○觀濤

王氏曰註中分別出知仁來在夫子語氣全是渾然不露一露出知以成仁意則樊遲達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盧齋蔡氏曰夫子以此告樊遲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實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蓋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爲此句開不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

樊遲仁知相悖之疑也遲以夫子舉錯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特舍仁不道而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何謂是不知使枉者直之理也若舉直錯諸枉則固知之矣○因之吳氏曰又未達能使枉者直之理謂未達此句是論仁而非論知之理蓋遲惟全認舉直錯枉二句皆為知故有何謂之問○袁一李氏曰遲只曉得夫子之言知而弁忘己之先問仁故把能使枉者直之言都

做知看

子夏曰富哉言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子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次崖林氏曰遲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子夏知其意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盧齋蔡氏曰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

月林丘氏曰富哉言乎虛喝起下節正是說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盧齋蔡氏曰不仁者遠不仁者皆化為仁只在眼前但既化便若不知那裏去了底

一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

矣。次崖林氏曰：選於衆而舉，舉而錯，錯而枉，枉而不仁者，達使枉者直也。舉直錯枉，知也。使枉者直，又不止於知矣。故曰：夫子之兼仁知，夫子二語已包之。夏之旨，子夏之意，益發明夫子之旨。○觀濤王氏曰：不仁者，遠之主感化說，樊遲因兩箇不仁者字，偶然觸其問仁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實著著兼仁而言。○何初張氏曰：天下大仁原是，大知做底。仁人大機大用，動變在手，都從知出。知分別處，方能鼓舞天下也。賞罰不明，取舍不定，賢不肖混立於朝，千古不能治天下。可見仁知原只是一件。○肇陽錢氏曰：大抵聖人在上，提衡世風，須盡天下無一不仁，乃是滿其覆載之量。然欲不仁化為仁，藉其間轉移無術，激勸無方，又無從頓化。故道莫妙於知者，所由鼓舞天下，使人默默趨於仁而不自知者，也。即舉直之中而錯枉，自寓人情，竦然於所舉，又惕然於所錯，則直者固直，枉者亦不期而自直。此豈天下自仁哉。上之人所為，使者得其道耳。此可見仁者曲成之法，全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知出。○因之吳氏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便是，不相妨害了。因遲未達，故又告以舉錯道理。見仁知不相悖而相為用也。須知樊遲未達以下，在遲只是認得一邊，故有種種疑惑。夫子告之，子夏復申之，只明得不是一邊的意思。○舉直錯枉二句，即發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枉道理。樊遲未達以下，亦即申明首節二句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成，作兩項開看。○承庵姚氏曰：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邊，認夫子舉直二句，解所詳知人者，子夏則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說舉舜尹，分明是舉直錯枉兩說。不仁者遠，分明是使枉者直。遲於此時，因不仁者遠，仁字纔悟，鄉見於夫子，問仁問知，夫子所以有此答。故○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不復問。○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復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字泰王氏曰：楊龜山先生嘗言，學者當有夫子答樊遲問仁知，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而仁知合一之旨始明。使今之學者，得其初問之答，更不復疑矣。學何由而進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道去。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盧齋蔡氏曰：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亦有忠告而不善道者，其心雖厚而不善於詞說，不得意思相入也。故忠告而又能善道為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其失在彼。吾亦安能如之何。○次崖林氏曰：道引道也。善道亦不出忠告之外。朋友有過，失必當相告其告也。開陳是非利害，纖瑣曲折，無所不盡，此便是忠。至其所告之詞，從容和順，宛轉委曲，務有以道之，使入於善，此便是善道。忠告而不善道，亦不能入。○觀濤王氏曰：忠是一段真懇忠愛，心在

言前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其告也。告於心之所欲。盡非徒口頭上無隱諱。博責善之名。只恐慷慨其詞。嫌於過激。而難受。此心畢竟不盡。故持之以真。然而又出之以從容。異順庶吾之言。漸入這便是曲盡其心。善道正是善用其忠處。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虛齋蔡氏曰。以義合。非天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善道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然。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觀濤王氏曰。以數見疏。即是辱。辱而曰自見我自取之也。次崖林氏曰。不可則止。不止則自取辱。然必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可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以彼不從而遂止。則在我尚未能盡。遽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通考。整庵羅氏曰。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虛齋蔡氏曰。文者。講學之事。知也。仁者。進德之實行也。曾子之意。謂夫會友非徒會也。以文會之也。為仁非獨為仁也。以友輔之也。以文以友字重。然看則道益明。則德日進。字面則會友輔仁亦重。月林丘氏曰。交友而不會之。以文則有言不及義之失。為仁而不輔之。以友則無相規而善之益。次崖林氏曰。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詞。據其詞。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者。朋友聚會。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者求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也。觀濤王氏曰。兩句俱重。友字以文會友。是以詩書六藝之文。會聚朋友。共講習討論也。不是空空會之。以友輔仁。

是心之德。輔字兼薰陶切。磋二意。資其薰陶。使天理日長。資其切磋。使人欲日消。因之吳氏曰。大意謂君子之會友。果何所為。欲藉之以講明天下之理也。其間見所資。豈不甚重哉。而抑又不但資聞見已也。即為仁工夫。全是自己著實做的。亦是。以友輔之而已。只要說得取友之益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二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子路第十三



勞之勞如

蘇氏曰民之勞之勞如

之意故註即道循

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一師役說恐未是此是官府之事

行雖勤不怨此為政之所以必貴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

氏說無倦最好先之勞之皆是不便

况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故告以無倦

勇既喜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日喜於有為

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

前不得倦於後須自節勿作倦之嫌也若精神費於

言政要諸久無倦只在先勞內是不益之益也常常先

無倦○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

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虛齋蔡氏日子路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虛齋蔡氏曰宰各有屬故日有司

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

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虛

蔡氏曰過失誤也失誤已在所治况小過乎則赦之賢有

而不可治次崖林氏曰赦小過不依小註作有司看

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還是未用之賢才次崖林氏曰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虛齋蔡

以周知一時之賢才而舉之夫子告以但舉所知之賢才

其所不知者必有人知之而舉之夫舉其所知者於已而付

其所不知者於人則何患賢才之不盡舉哉敬軒薛氏

日聖人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正欲人各舉其

所知也必欲舉人皆出於已何以公天下取人之道乎

聲合上

敬齋胡氏曰聖人舉事動得其要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簡易之道程子曰人各親其

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

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

爾困之吳氏曰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是欲使天下賢

才我盡知我盡舉也這心便狹小而私了夫天下賢才

當與天下共知我共舉之把這件舉賢才事與天下渾合

公同做去不問我人問人要期於賢才之登用而已只要

認出大公不私意仲弓寬弘簡重故於其問政而告以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俱是持大體事正以成就仲弓簡

重之資也然焉知一問則又走狹小一路去了故又告之

如此今放得開大○虛齋蔡氏曰程子只在公私之間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次崖林氏曰人各親

其親二句出禮運陳氏曰程子引以為喻若日人亦舉其

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以一已耳

目為耳目聖人以眾人耳目為耳目故曰用心之大小與

邦表邦極○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

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

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虛齋蔡氏曰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子路昧於義以為

可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設此

問○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虛齋蔡氏曰不曰不禰其

猶在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虛齋蔡氏

名分之名君君臣臣父子子此正名之說也饒氏謂事

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此說雖善而

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相戾○必也正

名乎此一句非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

不成矣非但答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

也當時若仕於輒了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郢乎既

要廢他如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何又仕他○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虛齋蔡氏曰子路一

意知其事之難濟而仕之不諧也故言子乃若是其迂為

政者惟取今日所宜者行之可矣奚必拘拘於名之正耶

○因之吳氏曰衛輒拒父難道子路之心就謂至當不易

但看得此事小甚不緊一見夫子說正名隱然暗指此

事真以為沒要緊是他平日識見原如此故視為迂遠不

急之務夫子名不正以下所以深著其為緊關切要皆以

反迂字之意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虛齋蔡氏曰為政必先正名此

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今于路乃徑以為迂故孔子責之闕如疑之狀也與率爾相反君子則不野何會便率爾妄對而以他人為非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次崖林氏曰實是父乃不父之實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考其實者與父為讐與祖為

父言語這等不順依他這等做去把父做讐把祖做父而考其實則父原不是你讐祖原不是你父其實都不是故言無以而事不成虛齋蔡氏曰名不正只者簡則事不成亦可不何必又著簡言不順蓋名一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五

正則口頭說便出有礙說且不去死行得去乎故事不成問事既不成如何又得施之政事日事不成只是說不成簡事體施之政事之事與事不成之事不同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次崖林氏曰出公以父為讐以祖為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此上來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讐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簡讐與兵去拒他把祖做簡父承其國禍他豈成簡事體故日事不成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觀濤王氏曰事不成不是事不成就縱是事成就不成簡事體叛掃拂經壞法亂絕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了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因之吳氏曰與禮樂非制禮作樂

於百凡事體之間便是典禮樂不興要在事不成內說出禮者序也序者事之序也事既不成何處着簡序樂者和也而和者事之和也事既不成何處着簡和禮樂且無安頓

一身之禮樂言觀註於刑罰不中處始云施之政事則禮樂屬身矣次崖林氏曰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六

只是簡序與和如君臣父子之謂各禮樂不興則施之政

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當雖莫大於刑罰舉皆不中矣

刑罰是政事中之事特舉其尤大者耳次崖林氏曰亂倫滅紀之朝必大肆誅戮以服人心故單舉刑罰不中說

不中也者謂其率意立威不原情法以為之準也夫刑罰一途民所視為趨避者也刑既不當其辜矣民安得不重足而立耶手足無所措即人人自危意虛齋蔡氏曰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虛齋蔡氏曰上言名一不正則

其弊至此是以君子之為政也無所名則已名便要正必可言也無所言則已言便要順必可行也必字著力說。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名實相須一句直解此節到底不是只解名之必可言也任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者正以其名實相須也。又崖林氏曰此條是承上文正說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君子於之必可言也言不順則事不成故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是當而肩上下文蓋以一向包上下文之意也君子於其言也必使名正而可見諸言是固無所苟也言順而可見諸行是亦無所苟也要之只一正名便都了。因之吳氏曰必可言正是慎於名就指名之時說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七

可行正。是慎於言。就指言之。時說謂其名之也。必其可言者斯名之也。其言之也。必其可行者斯言之也。若說有以名之。必使其後可言。有以言之。必使其後可行。是有兩時。而於正名意不見緊切矣。說箇名必可言。言必可行。正名意已明白痛快了。又必曰無所苟者。承上文而申致其意。且欲以類舉。更無餘事矣。蓋子路說得正名十分輕。孔子說得正名十分重。惟說得十分重。始見其非迂耳。正名非迂。則仕衛為非。而夫子所以規子路之仕衛者。亦寓矣。觀衛王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即作稱名無所苟。非歸重於言也。無所苟。只是名當其實。若名與實違。便是言苟。苟即假借糊塗之意。了凡袁氏曰。意在正名。而曰言無所苟。蓋名一不正。則明知不可言。而不免苟且以言之。是欲言之不苟。其根本全在正名。上言之。必不可行。而無所苟。則推之政事。無一不可極重而已矣。三字。字泰王氏曰。苟字對正字。子路以正名為迂。蓋視正名為輕。而不

知名實相須其不可苟也。有如是故。夫子極其利害之責而言之。○秀陵張氏曰。而已矣三字。見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禮樂。○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

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

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

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八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

之食為非義也。或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陽明王氏曰。恐難

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

人情。天理孔子肯肯與輒為政。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

此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君。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

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

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際蒯聵既遠。輒乃致國請

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夾不肯

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請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

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輒與羣臣

百姓。亦皆表輒。憐憫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

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

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輒為太公。備物

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

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蕺山劉氏曰：使衛君虛心委夫子以政，必當人不與適，政不與聞。惟倦於父子一本之良，使輒幡然悔悟，迎父遜位，瞽瞍安然而受之，猶愈於輒之立也。曰：均叛父也，舍輒而瞽，於義何居？曰：此專為輒言，不為瞽言。當立也，瞽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膠先君之死命，重之逆也。使瞽稍有人心，反國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人倫正。名分肅矣。曰：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所廢，蓋立郢乎？曰：廢輒立郢，天王義也，非臣子可議也。以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如威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子矣，又何必郢賢然而終不仕衛者，亦以衛事已定，而輒罪惡已極，則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矣。曰：沐浴請討，曷行於輒？曰：滅國廢君，既出於天子之義，則孔子固不能行之與國矣。且討陳恒不可，又其如出公何？凜然斧鉞，姑託之正名之一言，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九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虛齋蔡氏曰：草菜可食者，通名曰蔬。菜其一耳。○觀濤王氏曰：樊遲欲業小道，是自泥其致遠之用，故夫子以兩不如拒之。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麟士顧氏曰：稼圃之問，只主粗鄙近利為確。無隱逸忘世意。大小註俱引孟子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楊龜山語錄問樊遲請學稼圃而命之為小人者，何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種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虛齋蔡氏曰：上好禮禮者敬而已矣。敬不敬乎？上好義則事合宜，民焉敢不服乎？凡民之所以

不服者，都是在上之人，有不得其宜處，致他心不服，故舉措得宜，則人心服。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又云：特以處置

得宜，能服其心，故耳。上好信，有孚惠心，而吾之情輸於下矣。民獨無人心者，耶？故莫敢不用情。用情猶云：以實也。請

致其誠於我也。○觀濤王氏曰：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言好禮則根心之敬，而達之乎品節文章之

盛，皆禮也。好義則根心之制，而達之張弛舉措之宜，皆義也。好信則根心之誠，而達之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十

也。好信則根心之誠，而達之乎。○禮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條教，號令之不敢欺，皆信也。

背者，○虛齋蔡氏曰：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營東。○邢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

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箇不用。○楊氏為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楊氏

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

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

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

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

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虛齋蔡氏曰。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下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以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專獨也。虛齋蔡氏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對。則詩本人衆介助之。專對。是能不用衆介之助也。詩本人

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虛齋蔡氏

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既得。其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試舉一詩論之。如關雎。一篇以人情言。則哀樂得其正。以物理言。則關雎若菜。皆在其中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十一

十一

即此而觀。文王后妃室家之好如此。則所謂身脩家齊。刑寡妻而御家邦者。在是矣。政治其有不得乎。風俗其有不盛乎。不善者。反是而觀之。次崖林氏曰。人情邪正。苦樂咸見於詩。桑間濮上之詩。人情之邪。鴻雁祈父之詩。人情之苦。此見風俗之衰。本於政治之失也。漢廣汝墳之詩。人情之正。豐年載芣之詩。人情之樂。此見風俗之盛。本於政治之得也。讀詩而有得焉。則法其所以。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虛齋蔡氏曰。長於風諭。使吾言易入。而聽者易悟。於風諭矣。次崖林氏曰。凱風之詩。曰。母氏劬勞。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其詞章溫厚和平。長於風諭。可見也。讀詩而有得焉。其詞章亦必溫厚和平。而且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觀濤王氏曰。誦詩有資於政。其言二句。見詩有資於言。虛齋蔡氏曰。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

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以訓用為助。語詞言何用。誦詩為。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虛齋蔡氏曰。治亂興文。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為。此記誦。誦章之學。真不足謂之學也。嚴弦徐氏曰。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直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唐。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白書。我自我者。可勝嘆哉。彥陵張氏曰。古人窮經。總為致用。然非有得於身心性情之閒。則致用亦無其本。看來不達不能專對。都由平日無躬行體驗工夫。只口頭誦過。故無發揮之用耳。虛齋蔡氏曰。此窮經而不能致用者。皆是雖多亦奚以為。獨舉詩。蓋偶為讀詩者言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十一

十一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次崖林氏曰。此主教民者言。霍林湯氏曰。世多詳於法令。而忽於躬脩。不知民愚而神。其從違皆決於身。夫子兩提其身二字。治之本。本彰彰可見。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虛齋蔡氏曰。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去公室。政建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父。不父子不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發此兄弟之歎也。兄弟言其相類也。觀濤王氏曰。魯一變至於道。當時二國亦未至大亂。須要見得周公康叔之遺意。猶有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虛齋蔡氏曰。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去公室。政建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禍其祖父。不父子不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發此兄弟之歎也。兄弟言其相類也。觀濤王氏曰。魯一變至於道。當時二國亦未至大亂。須要見得周公康叔之遺意。猶有

存者但衰而不振亂而無紀由人亡政息故耳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用皆是。虛齋蔡氏曰合者初泰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人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循序則不欲速有節則不求盡美由合而完而美見其無欲速之心其合其完其美又皆曰苟而已見其無盡美之心。承菴姚氏曰三日字只形容他心裏底口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三苟字猶俗云。將就歇底話頭。○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

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字泰王氏曰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耳衛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樽節日非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人道故夫子稱之且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歟。季思歸氏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或問人有以無有為適者其於公而不累曰弗如彼無之而無累此有之而不累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虛齋蔡氏曰僕執轡在手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字泰王氏曰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為養民之效為吏課之最此庶哉之義天子所以因適衛而有感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次崖林氏曰田

即一夫百畝之田食所出也里即一夫五畝之宅衣所出也賦出徒役歛出租稅薄亦要不出周官之法。虛齋蔡氏曰賦兵役也歛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職役如為臺為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歛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用者如不賦其屨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虛齋

曰立學校兼鄉學國學如謂間有塾黨有序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蓋才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觀清王氏曰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何加見聖賢德為民之意。○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而寄以三事。虛齋蔡氏曰寄以三事主庶富教言父生師教君治便是民生於三之義輔氏說非

是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

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虛齋蔡氏曰西京之教無聞焉則

不止文帝而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

學虛齋蔡氏曰三老知三才之道者五更知五行之事者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

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

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字泰王

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謂蕃其生制其產復其性

也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

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

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為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

宗僅脩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盛衰民德之澆

淳蓋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為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

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三代而

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

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

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虛齋蔡氏曰周一歲在期可者僅

辭言綱紀布也虛齋蔡氏曰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次

林氏曰可是更張制作凡為治之具至是都完故曰綱紀

布有成是以為治之具至是都完故曰綱紀

成如財賈兵弱教衰俗薄聖人一為之整頓都有箇條

精無一處缺而不舉故曰綱紀布由是而治焉至三年之

久功臻效著時足而兵強教行而俗厚此是治功成也

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收○甘

泉湛氏曰何以期月而已可也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

也治化行也法可以速立而化不可以速行也張南軒曰

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舌疾沈氏曰

謂夫子自叙其可用以動當世者似非聖人語氣照下百

年必世看去總是言治必久而後成非可旦夕見效朱

子亦云救亂世如治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

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霍林湯氏曰夫子當時亦有用之

苟有用我期月而止便已可了然特僅可耳必

至三年庶幾有成奈何世不能三年之用哉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

聲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六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虛齋蔡氏曰勝殘去

得不用刑殺勝殘則去殺矣○次崖林氏曰刑殺所以殺

殘暴勝殘故殺可去○幾亭陳氏曰為政之所必欲去而

不用者殺也唐虞之際民不犯於有司周之盛刑蓋古有

措四十餘載皞皞如也正使天下無可殺之民爾

是言而夫子稱之虛齋蔡氏曰誠哉是言一句蓋言善人

曰夫子見世人以殺止殘而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

道之化善人百年二意俱重○彥陵張氏曰殘字正與善

人久道之化世不多見而雷此一假議論於天壤間便是滿目生機夫子曰誠哉是言也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術者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虛齋蔡氏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貼為邦百年句黎民醇厚有勝殘意幾致刑措有去殺

意○方麓王氏曰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逸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孱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耳故曰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

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

止此麟士顧氏曰圈外尹註聖人則不待百年化亦不止此暗合下章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虛齋蔡氏曰三十

註不主相繼而久者說如為邦百仁謂教化浹也虛齋蔡

年朱子分明解云相繼而久也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

言貫通融洽無一處不浹也○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

心之所涵育仁政之所薰陶積而至於一世之久然後仁

也無一處不到方是仁○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

下必教化周流貫徹無一人不被方是仁○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

教未決而不仁矣○此章見仁澤之難浹也

大化浹洽至治薰蒸無一處不到無一程子曰周自文武

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虛齋蔡氏曰效謂實迹

善人之效引漢高惠文景於王者必世麟士顧氏曰集註於

而後仁引周文武成康此程子對策語○或問三年必世

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

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

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承菴姚氏曰此仁

仁之仁字同元氣周流旁皇浹洽自朝廷及於海隅由卿

大夫建於黎庶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盎

如更無不徹此方是仁非聖人久道化成何以有此故曰

意故曰漸民以仁虛齋蔡氏曰教化浹無兼教養

摩民以義云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次崖林氏曰從政正人也故下曰如何正人○上章其身

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指為臣者言○彥

陵張氏曰此章專為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虛齋蔡氏曰以臣見

大夫自是君臣厚齋僭禮之詞晏晚也虛齋蔡氏曰晏晚

說欠稽考且此是記者之詞也遲也非日晚也政

國政事家事虛齋蔡氏曰政事之言之則通用日國事亦

私家之事。日事。○彥陵張氏曰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政與事。只論公私。不論大小。

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

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

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賞為大夫。雖不見用。

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觀壽王氏曰冉有對。

子欲諷他私議國政之非。故反詞說。此不是國政。必是季氏之家事。蓋國政當議於公朝。家事則議於私室。今據爾。

議於私室。又據我不與聞。非家事而何。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蔡氏

一日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爲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爲獻陵。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九

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而忘獻陵。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

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彥陵張氏曰冉子所議實是國政。夫子佯為不知者。而曰。

其事也。只一事字。家國之分。截然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於家者。示宜公議於國也。○虛齋蔡氏曰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

其效。虛齋蔡氏曰幾期也。式法也。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

當時有此言也。麟士顧氏曰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因之吳

字要看得重。自古玩日愒月。德敗業窳。只是坐一昏字。故

圖難非難。知難為難。君道無所不難。知難則知無所不難。上自宗社。下自民岩。內自本朝。外自疆場。有一毫不備。不可謂知。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豈是小可。這裏

須有作用出來者。實有以棟動其志。慮振揚其精神。鼓舞其晏安怠惰之氣。明作其勵精夙夜之思。百廢盡舉。眾務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三

畢張邦之與隆真。可一言而決矣。○觀壽王氏曰。戰兢俱在一知內。非空空知也。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觀壽王氏曰惟言莫違。正自言為君可樂處。而上句乃云無樂為君者。看註下一他字便明。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

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虛齋蔡氏曰不亦善乎不亦字大都是從容語意如有未盡然之意

○觀濤王氏曰不亦善乎只云如此亦無害此二句輕不
過引下二句耳○敬菴許氏曰孔子對定公一言與喪之
間可謂婉切而著明誠知為君之難兢兢業業無怠無荒
即與隆可以立致若但惟其言而莫予違君驕臣諂忠言
不聞即喪邦便已無日一念敬肆之間而邦國
之興亡頓異此千古大鑒為君者能不惕諸 ○謝氏曰

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
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

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虛齋蔡氏曰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喪亦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
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間有無限好事有無
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
曰不幾乎一言而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
乎通考次崖林氏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李世勣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喪邦又如王
安石言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虛齋蔡氏曰聞其風不必依新
安謂聞近者說之風也兩其字

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次崖林氏曰天下之民各有分土遠者聞風豈能舍其君
而來就我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然必近
六州耳吳仲殊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謂此也

看說而後遠者來也九我李氏曰德著於近而行於遠故
欲遠者之來常自近始明感動之妙

不自外來也○次崖林氏曰近說遠來為政之效也然所
以致之必有道矣註曰被其澤聞其風所以致之者可見
○通考莊氏曰葉公純楚攻在昭王之時是時楚內經白
公之難外經子晉之敗方遷都於郢以避之近則百姓未
視遠則屬國離叛而唐隨蔡鄭之君莫肯附故告之○楚
以衰死之不仁殺卻死而與近者不悅拘唐蔡之君
以求馬佩而遠者不來故楚難以與若不反其道何以為
政○家語孔子告子貢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
安其居故曰政
在悅近而來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及不達次崖林
氏曰為

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二
日就要到必駭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
曰急遽無序此句向在欲速內○觀濤王氏曰達者由此
通彼之謂無序則先後緩急一齊施出去必有壅碍矣

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觀濤王氏曰
利非財利亦

非專在利澤猶云便益耳利一方則小而利天下則大利
一時則小而利萬世則大○微弦徐氏曰萬全之利以小
惠而棄者有之數世之害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故君子
寧以一物不被其澤為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為已功○省

○卷吳氏曰。欲速便不能次第。施為故不達一見。小利。便只是目前經營。如何成大事。○承菴姚氏曰。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縱傲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人之說也。○虛齋蔡氏曰。此兩問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程子曰。子張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彥陵張氏曰。病根只在欲與見兩字上。月林丘氏曰。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推其當戒之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虛齋蔡氏曰。葉公之問。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其意蓋謂莫親於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為何如。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虛齋

蔡氏曰。尋常說隱與直。正相反。夫子此言。非指隱以為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正。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凡言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有天理外之人情。天理內之人情。可為

也。天理外之人情。不可為也。蓋天理內之人情。亦即天理也。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類。故今之律。親屬得相容隱。而不坐罪。孰謂法律有外於道理哉。其與道理背者。非先王之法也。○觀濤王氏曰。隱與直。正相反。如何直在其中。蓋直與曲對者也。當隱而隱。雖欲不隱。不可得也。便自直截無委曲。若當隱而反不隱。不是沽名。便是避嫌。便有委曲。不直截意。○直者。信心而行。愜心而止。非徒直身而行也。子父相隱。適得父子相為之心。天理上宜有此。幹旋人情。上宜有此。轉移。○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

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雙江聶氏曰。人性也。然好直而不好學。則無以究直之蘊。故有名為直而反害於德。有疑於不直而本之天理人情之至者。瞽瞍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人。舜竊負而逃。魯昭公娶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禮。直在其中矣。證父之攘。乞鄰之與。其不情已甚。不但失之於較而已。○通考。次崖林氏曰。無隱直也。浩直之名。害父子之親。不直之大者。故葉公以證父攘羊為直。聖人以父子相隱為直。然石碯之為父而不隱其子。李璣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碯以父殺子。於理。於心安。李璣以子告父。理似欠安。然李璣恐其君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坂父輔君。其後又能死之。此則可掩其失。若惡意李璣。當死於其父。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知為之備。而不用告。如此則既不失其親。又不失其君。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

夫崖林氏曰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故又曰則心便一執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御道千乘章敬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為人謀而必忠此忠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此忠也

日敬主事又曰敬主乎中者事雖外而敬則在心主乎事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脩己以敬是也

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則一心動靜皆由於禮矣執事敬則事事皆得其理矣與人忠則待人不失其道矣故曰心存而理得雖之夷狄不可棄猶云能行五者於天下曰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夷狄且然况中國乎

虛齋蔡氏曰雖之夷狄居處不可不恭執事不可不敬與人亦不可不忠也此言所以勉其固守而勿失

整菴羅氏曰此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工夫只是一般聖人之言初無二致但前章三句說得渾淪告樊遲者較分明易下手

袁一李氏曰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須看恭敬忠時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即此是仁不是持此以檢束此心方是仁

涇陽顧氏曰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人於日用間那箇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

第若處時易於行肆若只四肢安逸即此心都放了恭則惺然不昧吾心自無放逸底病這不是仁執事時易於苟安若只苟且自便即此心都難離了敬則主一無適吾心自無雜亂底病這不是仁與人時易生傷我若只識人味已即此心都詐偽了忠則竭盡己心自無詐偽底病這

不是仁故統體是仁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此本體即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在執事與人而忠仁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且此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底過不利

害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底過不利

得關頭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夷狄是關頭盡處此處不棄他處決不走作了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

盡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言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以及人言徹上徹下此上下以地位言所謂上下一理也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居處三句全是管攝此心守之之法蓋人未有箕踞放肆虛偽相核而其心不走作者此日用最淺近工夫樊遲粗鄙未便能到粹處故以此告之末二句甚

言當無時無處而不存心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己有恥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才足以有為也本末兼全士之為士如此

林氏曰行己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為也此便志有所不為孟子人有所不為正是此意才足以有為不止於使事此

特舉一事而言耳子貢能言故以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出足以却楚而存趙當辭使契丹能破歲幣而成和好此方是不辱君命

事通變之才而不夫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前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

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才足以有為者也。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欲克其所。未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虛齋蔡氏曰。行已有恥。說得廣而孝。弟亦自有其孝。弟又該不得行。已有。

取但更是大本。故不曰行立而曰本立。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然此外無復才能之可稱。則其才不足。比之才。行俱全者。故為其次。虛齋蔡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及矣。

之次者。蓋孝弟為仁之本。由此充去。非謂止此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舉其大而無所不包者。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也。亦非止孝弟一節如此。章所云。是只此二者而已。朱子所謂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者也。月林丘氏曰。入以孝親宗族。則在內而主恩者也。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稱孝。出以弟長。鄉黨則在外而尚齒者也。故稱弟。次。崖林氏曰。宗族亦可稱弟。鄉黨亦可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互言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觀濤王氏曰。信果二字。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之

其識量之淺狹也。次。崖林氏曰。時有萬變。理無定在。人之

信果時。義安在哉。故曰硜硜然。小人哉。言其局量褊淺。非有大人君子之器度也。虛齋蔡氏曰。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觀此其本末皆無濤王氏曰。識淺以所知。言量狹以所守。言此其本末皆無。

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潛溪宋氏曰。以智賢

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就若守。乃不失為君子。與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肆就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硜以小人而士也。則士固不在浮偽。故也。次。崖林氏曰。此人言行。雖不通於時。宜然。猶不失於自守。與變詐及覆之徒。不。

可洞曰。語矣。故又為士之次。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虛齋蔡氏曰。言必信。所信者。雖不是。然猶知。有信也。下此則言誕矣。行必果。所果者。雖不是。然猶知。是然。猶知有果也。下此則行縱矣。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亦作筭。反。悉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筭名。容十

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觀濤王氏曰。斗

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虛齋蔡氏曰。今之從政者。何

足算也。安得為士。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通考。觀濤王氏曰。此章。重。行。已。二。字。首。節。用。世。之。才。亦。根。於。行。已。之。志。次。節。本。立。才。不。足。亦。近。於。行。已。之。有。恥。者。三。節。本。末。皆。無。足。觀。猶。愈。於。行。已。之。無。恥。之。故。皆。可。以。為。士。未。節。今。之。從。政。只。因。行。已。上。全。虧。了。有。才。無。才。俱。不。足。論。矣。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

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因之吳氏曰。須看夫子所言之士。與今之從政者相反。三品之士。皆篤實自得。而一毫不入於虛。假今之從政者。純在變詐。而畧無篤實自得之意。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林氏曰。進取有所不為。皆就狂狷好處說。正聖人所以思他處。註中志極高而行不掩。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備解狂狷之為人。○虛齋蔡氏曰。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為。即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中行。狂狷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實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完

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自漢徐氏曰。進取者。適然獨往之意。非徒進而取法古人之謂。有所不為者。心上有所不屑。非徒矜持於事為。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之迹。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次崖林氏曰。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抑是損其過。狂狷皆有。○字泰王氏曰。志屬狂者。節屬狷者。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各就其所偏處。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說不可專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虛齋蔡氏曰。大抵天下好人。自有三樣。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謂狂。又一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謂狷。又有一等狂者之志。而所行又精密。有狷者之行。而又不至於過激。此則所謂中行者也。中行

者其上也。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然狂狷者。有是德。又有是病。世間自有一等謹厚寡過。底人。皆可與也。其質既無向上之志。又無特立之操。故聖人既不得於中行。則寧舍謹厚者。而取狂狷也。或謂把註中。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一句。忽畧看了。不如此。句自虛他。不得要仔細看。○狂狷。自是病。痛字。痛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則進取。狷者。則有所不為。有惡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求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荆川唐氏曰。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厚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厚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矣。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厚之士。氣魄小。拘拘諛諛。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厚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厚者為狷。此亦學不明之故也。○伯玉陳氏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緣他是不染世情。底人。世人多畏。狂者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完

進取。世人都無所不為。狷者。獨有所不為。何等力量。○孟這便是中行底派。他如牽挂世情。底人。與此道無分。○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嚴泉徐氏曰。吾夫一心要得中行底人。然中行一時難得。謹厚之士。又却振卓不起。故歎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者行常不掩。不似今人言行不相顧。只是他應用施為。未免疎漏耳。即他動則曰古之人。亦不是懸空妄想。只恁說說大話。他實實於此道。已見得。其志嚶嚶。真有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此樣人品。造就成。下來於斯道。便亦擔當得。

起夫子所以思之也。至如狷者，雖是規模窄小，然却有所不為。誠世間不潔底事，斬斬截截，真是不使加乎其身。使涵養充一步，便可靠他撐持得住。夫子所以亦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卒，泰王氏曰：巫不恒，其心不誠，醫不恒，其業不精，無以交鬼神而寄死生矣。

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虛齋蔡氏曰：無恒無常心也。人而無恒，凡事皆不可獨言。巫醫者，南人俗語云耳。南人之言，似專指為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高王氏曰：善夫，大意推開說巫醫且不可而况其大者乎。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爻，崖林氏曰：不恒其德，則無往而不取羞。或承之羞，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月林丘氏曰：或者非一人之詞。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意亦畧通。
虛齋蔡氏曰：言無恒，則取羞在易有明訓，人惟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亦何以至此。○麟士顧

氏曰：按易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謂玩全卦之象辭，如得恒卦，則咸亨无咎云云是也。又曰：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謂玩本爻之爻辭，如得恒卦九三，則不恒其德云云是也。不玩其占，則不知無常之取羞，其能免乎。本義玩者，觀之詳，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次也。○既曰九三則其爻動矣，故謂之占，即指爻辭。不玩其占者，言不玩此爻辭也。○因之吳氏曰：不恒其德，此占辭也。不占者，胸中未嘗有此占，殊無警省之意也。○不占，非但不占其辭，雖終日讀易而操心有二，亦謂之不占。○不恒其德二節，只是惕人占易辭以求恒，蓋深望人以恒德之學也。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易詞何等明白。人只為不占，誤了事。苟一占焉，當知無恒之取羞者，豈不可惕然懼哉。全是警惕世人語氣。○通章夫子思有恒之意，要人以有恒作聖意。在言外。無恒是朝更夕改，無一事可為也。由凡事不可為，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口氣，不是兩平言人若無恒，雖巫醫不可為恒德。一喪敗壞至此，奈何不警於易詞，而不以無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為戒也。通章只是一意貫串，總是以無恒惕人而欲其求進於恒之意，莫分立業，遠羞者。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爻，崖林氏曰：和與同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私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處，道若不是，雖我所是，彼亦以為非。一非似若不和，然君子之心，本在於義理，其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同，其心同也。卒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曰有阿比之意，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奉耳。○言君子是

和與同，相其其實不同。和全在道，同全在私。和是道相濟，同是私相徇。和是道相濟，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私相徇，故曰有阿比之意。和是道相濟，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私相徇，故曰有阿比之意。和是道相濟，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私相徇，故曰有阿比之意。

和不是同。小人是同，不是和。和與同相似而不同。故此分別出來。○觀濤王氏曰：此和同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此周就愛處說者不同。宜辨。○君子與人心相合處，合以理也。小人與人心相合處，合以私也。理之所是而我是之，雖衆非獨是。舉無乖於人之公是理之。所非而我非之，雖衆非獨是。舉無乖於人之公非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俗之所是，我亦同。其是俗之所非，我亦不同。惟其理而已。同則只有同俗一邊。○片林丘氏曰：不同即在和中看出，不和即在同中看出。無兩截意。後面驕泰亦當如此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虛齋蔡氏曰：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朱子此說極妙。○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園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而實不同。意○次崖林氏曰：君子所以和而不同者，由其存心以公。所循者天理耳。小人所以同而不和者，由其存心以私。所循者人欲耳。朱子小註上堂議論或至失色，退後不失和氣之說，乃園外尹氏之意。○馮氏如和羹之說，乃漢劉梁辨和同論之意。曰：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與此正有毫釐之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

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虛齋蔡氏曰：鄉人皆好，一鄉未必皆善人也。安知其非說世戾俗乎？必善者好，不善者惡，則可見其有可好之實。而又無苟合之行，斯可謂之君子。○觀濤王氏曰：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合之。則人之有善無惡可知。○徹弦徐氏曰：人品之辨，辨於其類。卜之吾之善類於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孚者。吾之善不類於不善人，未有不與之相忤者。故合鄉人之善者與不善者，而人品以辨。合善者之好，與不善者之惡，而鑑別自精。○見羅李氏曰：鄉人皆好，孔子未可。鄉人皆惡，孔子亦未可。而必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兩言便為萬世觀人底公案。昔人謂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亦炭蕪猶亦豈能快心於異趣之口乎？衆好必察，衆惡必察，固是察其人。之行，事亦并察其好之惡之者，賢否之類，趣何如爾。○彥陵張氏曰：爾何如，俱就好一邊說。末二句善不善非對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 說音悅

要把善者之好參之以不善者之惡，而人品始定耳。玩本文其字自見。○百真徐氏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於不善，是逆而察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次崖林氏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私而刻，私則可以私動。故易說，刻則於人必求備，故難事。

○觀清王氏曰事字是求神其任使說字是求得其歡心
○註公怨私刻乃約其意非推原○承菴姚氏曰易事難
說只是忘已難事易說只是有已忘已則邪巧側媚不足
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則棄
有已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可庸
者蓋一念之公私分而相反若冰炭矣○霍林湯氏曰不
說處不是阻奔競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開賢
路他心裏自然樂取○因之吳氏曰通章以說形事君子
稟稟侃侃百計不能動其歡心如此氣象宜乎青備無已
時却易事小人投之輒中順之輒喜如此意思宜乎人人
皆得自效却難事君子者似難而易小人者似易而難故
聖人把說一邊形容出事一邊來○通考敬軒薛氏曰有
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故無自而入○幾亭陳氏曰
志求諸非道逆心求諸道二言常提爲法不則事我說我
未由而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
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
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次崖林氏曰泰
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
氣象道德充於中心而氣平心廣而體胖泰也才勢迫
於已作意氣作模樣驕也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
皇之態舒者寬舒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好高自大
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觀濤
王氏曰泰主自得驕主傲物相似而實不同○字泰王氏
曰比周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
足之意然君子循理得則矜故心廣而體胖泰也非驕
也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驕也非泰也故夫

子辨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林氏曰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
木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 楊氏曰

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人心所必有者但柔脆者有物欲之累華辨者有外馳之
失故其去仁也遠矣惟夫剛而有立毅而有爲木而不華
訥而不佞如是則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雖未得爲仁
然於仁爲近也○次崖林氏曰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
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爲近心存而不放
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爲近此全是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惺惺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惺惺詳勉也怡怡和悅也
到也就情意上說惺惺詳勉也就敬告上說怡怡和悅也
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肝胆相照意惺惺有忠告善道意
○月林丘氏曰切切惺惺怡怡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
如也作一句讀如也三字通承

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因之吳氏曰剛
毅木訥以氣質言也氣質自氣質本體自本體但氣質載
此仁者也氣質醇厚載得仁往夫子再不說仁怎樣樣言
巧言令色鮮仁剛毅木訥近仁大凡與世味漸近則去天
真漸遠與世味漸遠則與天真漸近故巧言令色者俗之
所喜仁之所棄也剛毅木訥者俗之所棄仁之所近也

王氏曰子路勇者也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疎暴未能
德則勇則亢直未能怡怡故曰皆子路所不足○有是三
者則以涵養勝不徒以氣質勝故可爲士○因之吳氏又
曰涵養在切切德德怡怡之前此以三者徵其中和
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賤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

又別而言之

觀濤王氏曰此章言士貴全養而又各有所
宜施也○彥陵張氏曰此全在涵養德性上

論士切切德德怡怡如是想像出一段中和底氣象來朋
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
拈出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三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次崖林氏曰教之

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民知親
其上死其長通承三意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是如
此○虛齋蔡氏曰教之孝弟忠信者使之知有君親之義
教之務農者使之無飢寒俯仰之累教之講武者使之熟
於金鼓坐作之屬夫孝弟忠信之行其本也務農講武之
法其末也兼本末而教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可以即戎
矣即戎交戰也○或曰親上死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
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脩其孝弟
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暇之患矣何以能親上
死長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
不習於甲冑手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
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
言之爲是○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
爲本末新安陳氏却以務農亦爲本又是一意○因之吳

氏曰戎事尚嚴善人溫良愷悌之意多若幾於相左不知
上未有不結士心而能得士力民未有不元氣固而神氣
肅者要識此意○承卷姚氏曰善人教民不專爲即戎計
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即戎見
得善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之元氣○程子曰七年云
且壯國家之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程子曰七年云
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觀濤王氏曰

即戎只是平時教誨他但一旦有事驅之行陣則諸節制
奮忠義而知方效死不亦可哉是論理可以如此非限定
七年即戎也要知善人二字見與兵家威強狙詐者不同
○微菴許氏曰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即伍兩軍
師之制故教民於平時便可即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
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即戎固未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

三

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鬪直棄之而
已矣春秋之時不教而棄其民者衆故夫子傷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思白董氏曰以不教民戰想世無善人而至此○遵嚴王
氏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脩冠盜攘竊之禍滋起
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者循習以爲固然
而不知爲上之棄我也○彥陵張氏曰桓文後大都角力
爭鬪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善人教民
此說以不教民戰教則可以即戎不然是爲棄之然則民
之死於兵非兵也
我也言甚懇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三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虛齋秦氏曰憲問恥言世間何事最可恥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

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

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

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勉而進於有為也虛齋蔡氏曰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為朱子曰不能為只是小廉曲謹

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次崖林氏曰人最要有為邦有道

穀而不能有為雖能自守亦小廉曲謹而已何益於人國

所以可恥夫于此言雖若為原憲後世學者皆不可不知

也蒙引謂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為為重自後世學者

觀之當以有守為重特救世之言耳彥陵張氏曰按行

已有恥是狷者事然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自身的勾當

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

夫子合有道無道以為恥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欲次崖林氏曰克伐二者相為用好勝則自矜矣自矜則

好勝矣怨忿恨念急恨緩念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

忿之雷也觀濤王氏曰克伐是氣盈者因已之所有而

生怨欲是氣歉者因已之所無而生不行要見是逐念

強鹹可以為仁矣已九分信是仁了故不日乎而日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觀濤王氏曰人

雖是僅許之詞要之仁道易簡亦不尚苟難也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虛齋蔡氏曰克

欲理欲不兩立但日不行則是人欲猶在而但力制之耳

至於仁則天理渾然而人欲退聽矣敬軒薛氏曰制伏

私意而不拔其根如蓄火於毛羽之中得風復然矣故克

伐怨欲不行固為難不若克伐怨欲淨盡之為至也次

崖林氏曰不行是尚有四者在心但制之使不行耳仁則

四者都無不待制之矣可以為難言這工夫人所難也

仁則吾不知聖人不會說出仁體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

累是朱子意觀濤王氏曰仁則吾不知不待四者為發

而後非仁只此逐念強制便與那天理渾全自無私累者

不同要認註中有無二字無私之謂仁有私而制之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得為仁因之吳氏曰不行與四勿全不同四勿於天理

人欲上覺察一點便化不行是人欲已發之後如湍流已

決而隄防之聖人學問再無此工夫可以為難矣猶今人

云好喫力工夫此是不足之詞不待乘間竊發然後未仁

即此藏蓄於胸中而未化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

已非仁者渾然之境矣

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

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慮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畱。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虛齋蔡氏曰。拔去病根。註中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勇猛決去者。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融。化却與天同體。顏子之克己。是也。其次惟莊敬以持着之。則原憲之所能也。故積漸消磨之說。於憲為切。○通考。受軒貢氏曰。原憲何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篤實好學。他不行處。亦是要除欲不畱根。然所以不得為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為心之累。若若在四者上。剝落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如顏子亦從非禮處。加四勿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便是他有頭腦處。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虛齋蔡氏曰。所貴乎士者。以其但知惟義所在。而無係於情欲也。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為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棄義。將無不為方不足為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為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為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畱。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繫遁者也。故為此言。夫於所居而有所顧

戀。則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而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為泛言。不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宮室。則不是。○字泰王氏曰。繫於情昵之私者。人之常也。斷於禮義之正者。士之常也。徇情害義。繫於此而不能去之。而不能忘。則猶眾人也。何以為士。○觀濤王氏曰。居字不止居室。凡一切適意之境。宅身其中。有令人戀戀而不能舍去者。皆居也。○貢父黃氏曰。夫子論好學。開口便曰。居無求安。可見懷居是俗情。無懷居是道念。士豈必有驚世駭人之行。超俗而已。超俗當從衣食處超起。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虛齋蔡氏曰。邦無道危行。便無不是處了。言孫。特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避禍。此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位耳。○次崖林氏曰。危言危行。亦要不出常理之外。但自世俗見之。見其危耳。南軒所謂介然守道不徇於世是也。若出常理之外。便是過激。就不是了。○只正義大道。流俗所不能言。底便是危言。不必說到峻厲激烈處。危行亦然。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危行也。言孫如對陽貨。王孫賈可見。○承菴姚氏曰。危言為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全其危行處。○羽皇宋氏曰。通章重行一邊。大意謂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所孫者。特言語之間。少異順以出之耳。○幾亭陳氏曰。世治則言行俱危。世亂僅孫於言耳。孫者。柔於詞。氣非枉於義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通考。虛齋蔡氏曰。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孫道理。至於張禹。孔光輩。其罪不在於言

正在於不能危行耳
且言孫亦非阿諛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虛齋蔡氏曰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蓋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故借以言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平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論不學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敬軒薛氏曰能言者義深則發於文詞者沛然矣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虛齋蔡氏曰能勇於義者都是有所牽係既無所係惟勇者或血氣之義所在則必奮然以為之矣故必有勇

強而已困之吳氏曰天理本自直遂阻撓他不得有欲便牽纏了仁者純是天理無纖毫人欲理上當做得底事一發勢不可遏何等勇若勇者或不根於天理發出故不必有仁○敬菴許氏曰聖人未嘗不貴言貴有德之言耳聖人未嘗不貴勇貴仁者之勇耳有德之言斷非便佞口給者可到仁者之勇自與剛強倖戾者殊科故君子務實而不務華尚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虛齋蔡氏曰德以理之有得言仁以心之無私言德字泛而偏仁字重而全○

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

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羿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方能

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虛齋蔡氏曰禹平水土者所以為播種之地稷之播種者所以成禹平水土之功二者相須為

力故皆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觀濤王氏曰禹稷躬稼只是言勞苦如此初若不顯榮也而後乃有天下便含蓄有德意非以躬稼利民為有德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六

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觀濤王氏曰适意炎炎者滅無德不辭已然之典亡可付諸古未定之報施可俟諸天君子亦積德累行求無愧獨耳權力何為故孔子不答

世之有權力者夫子已難於言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言矣故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次崖林氏曰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

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字泰王氏曰善射盪舟負絕世之技力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豈膺符

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受籙之具哉而乃至於有天下。必處在說不。而其旨已自躍如夫子於此不應又添贅語。惟有不答而已。然恐不解者橫起疑心。故又因其出而替之。○困之吳氏曰。論人者率多以成敗論人。遂使奸雄得志。抱德者幽。宜道不獨以成敗論人。其志趣迥然。與世殊調。故夫子稱之。○通考。虛齋蔡氏曰。考之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皆得以老死。屬下而夫子春秋一布衣耳。適之言復何微乎。然不知彼數子者。遺臭簡編。千載有餘。戮而夫子之累朝褒崇。歷萬世而有光也。於此又可見天討有罪。天命有德之深意。而適之言終不誣云。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困之吳氏曰。仁字只是本體。一事不當天理。只是本體未透。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小人非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七

一事合天理。然無根之善。叫不得仁。即夜氣乍萌。而盤據之惡。終蔽錮矣。○此一節。見人心無一息可放。須密於檢點。○敬菴許氏曰。此論仁最精微處。君子雖極操存涵養。而一念少懈。幾微不謹。便恐或流於不仁。小人良心已喪。私欲纏縛。縱有隙光。暫見無可稱。為仁之理。然則小人固難與言仁。而君子亦常有存亡得失之慮。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字泰王氏曰。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間。稍有存便是不仁。故賢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惛亡。即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而內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

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虛齋蔡氏曰。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本文忠愛二字。以正經忠愛者言也。蘇氏註。皆可放在本文之外說。○困之吳氏曰。忠愛二字。要說得活。言果若真正是愛。決不容不勞其子。果若真正是忠。決不容不誨其君。言外便見得不勞非愛。不誨非忠。意蓋此是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為父為臣者。非徒發慈父蓋臣之念而已。○嚴泉徐氏曰。忠愛之中。有必不容已者。勞與誨是也。君子須所見者大。所趨者正。能大而不正。則思所以成就其子。與致其君者。皆聖賢之學。帝王之道。欲不勞不誨。其可得乎。

○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禪之反。謀時林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八

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次崖林氏曰。草創是起稿。規模間架都是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繁。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繁。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繁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未足。又從而潤色之。或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

有敗事。積卷王氏曰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未嘗有已也。故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子

羽不以爲愧。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元美王氏曰鄭國是子

產執政。按左傳禪謀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向云。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

蓋善之也。徹弦徐氏曰鄭以一。小國介於晉楚。兵力不足。御侮財賦不足。事大。所恃者區區辭令之善。足

以無召譽而已。故夫子特稱之。○發軒薛氏曰春秋時詞命猶有言禮義者。乃先王之澤。未泯也。至戰國縱橫之徒

惟言利害。而不及禮義。先王之澤盡矣。○承菴姚氏曰國

家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如鄭之爲命。草創討論。脩飾潤

色。各效其長。此無猜疑。彼無嫌忌。期以增國之重。而不知

其他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鄭大夫有焉。○新鄭高氏曰

四子各據所見。既不嫌於見已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爲

形已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已。非有體國之誠

意。忘已之公心者。孰能若是。蓋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九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

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虛齋蔡氏曰惠人也。一言以蔽

恭儉。作封漁。鑄刑書。此類雖嚴。皆是用以濟寬也。惠人兩

字全在心。言。○觀濤王氏曰惠人。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

之爲政多嚴。然其心則主愛。有時以愛愛之者。固不忍其

凋敝而救之。有時以不愛愛之者。亦不忍其淫侈而裁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遷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

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

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麟士顧氏曰按白

而殺惠王。則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又彼哉者。外之之

日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孔子之言也。○因之吳氏曰聖人論

辭。嶧山鄒氏曰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暇論

人。凡有補於天下國家者。卽心事未必粹白。亦往往亟稱

之。故子產則稱其惠。管仲則取其功。若子西雖負時望。被

賢名。而於楚國政事。却無裨補。故特以彼哉

外之。蓋竊盜虛聲。不濟實用。聖賢所重棄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十

人也。猶言此人也。觀濤王氏曰也字。雖畧讀口氣連下。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

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

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因之吳氏曰

聖人本意。只是欲明管仲爲有功之人。却不直說。特取駢邑一事。爲言

最是善形容處。太史公作史。頗得此法。遂爲千古絕調。○

觀濤王氏曰奪是桓公奪之。但致其奪者。荀卿所謂與

也。怨宜歸。歸仲却功。足以服之。故伯氏無怨言。○荀卿所謂與

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虛齋蔡氏曰

產稱其愛也。管仲稱其功也。子西則不在所稱矣。當春秋時此三人都是巨擘。故或人以為問。○無回沈氏曰。三股隨問隨答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詞。原無關紐。○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虛齋蔡氏曰。槩者平斗斛之物。言其均之。未聞聖學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虛齋蔡氏曰。貧。逆境也。故處貧而能安於義命。無一毫怨對之心者。人情之所難。富者順境也。若但知義理。稍能守分。便能無驕。故易。○次崖林氏曰。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無驕者。以義理自守也。貧而無怨。過於無語。未及乎樂。樂是都忘了。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

其易也。觀濤王氏曰。知其難。則當力以守之。知其易。豈可更於易處。夫守乎。○次崖林氏曰。吾人實地學問。必須從世味中磨練過來。方有得力處。故夫子往往把富相形教人。當身體驗。若能打破此關。方是學問入頭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次崖林氏曰。老。是家臣之長。總領眾職。無幹理之繁。但得箇廉靜。寡欲底人。自足以勝之。故曰為趙魏老則優。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觀濤王氏曰。廉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為趙魏老者。

宿之臣。以望為重。只要他廉足以風。食靜足以鎮。躁不要他有才。去任事。若滕薛大夫。內撫百姓。之淵。敵外應強大。之征。繕非才不能任。故一優一不可為。○虛齋蔡氏曰。惟廉靜寡欲。故優於趙魏老。惟短於才。故不可為滕薛大夫。○魯在春秋其視滕薛等國。雖若差大。然大槩氣勢。口趨於衰弱。也是箇國小而政繁者矣。任國政者。非得碩才。未易卒辦。而以孟公綽為之。大夫大槩是不稱。故夫子因私下評論他。曰為趙魏老則優。已自見得不足為大夫之任矣。曰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則亦未得為優於魯之大夫矣。聖人特不欲顯斥之也。○次崖林氏曰。聖人分明是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覓他長處。而帶箇短說。多少婉轉。多少妙處。此等言語。非聖人能。○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道完成不虧欠也。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虛齋蔡氏曰。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為有下文。

文之以禮樂。而文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次崖林氏曰。四子之禮樂在。而文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簡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知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故又須用。

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故又須用。

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虛齋蔡氏曰：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也。

○使德成於內二句。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之以禮樂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也。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虛齋蔡氏曰：四

文之以禮樂。方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智名無勇功。而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倚駁雜之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倚駁雜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蔽也。和之以樂到那從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駁雜處。○月林丘氏曰：中正與倚相反。屬禮和樂與無駁雜相。○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次崖林氏曰：才全德備渾然反屬樂。○德都打合了。然自文之以禮樂來。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倚駁雜之蔽。這裏都是禮樂氣味。到此地位。雖未至於踐形盡性。亦幾於踐形盡性。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矣。故曰亦可以為成人。

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因之吳氏曰：夫子語子路。緊緊按著成人二字。告之。蓋謂之完全之人。須有完全之善。若只一偏便是一偏底人。故必悉有眾善。然眾善湊泊未必都無痕迹。故須文之以禮樂。欲其無迹也。文禮樂亦只完得備

眾善底事。非另一項。○人之所謂成人者。全要氣質溫和。涵養純粹。恁憑有許大本事。須做到中和處。即如知若武仲。廉若公綽。勇若下莊。藝若冉求。而非歸之中正和樂。究竟也不成。勾當故必文以禮樂。○凡人所以不能文禮樂。其根全在露才揚己。自恃自逞。把這點念頭。消融海洗得淨盡。則自然中正而和平矣。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覓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

也。觀濤王氏曰：授命只是舍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不限定死。然亦當死之時。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觀濤王氏曰：久要即平生。有是忠信之實。信之實總三句。一之言也不忘是必踐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言之也。不可分。○因之吳氏曰：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虛齋蔡氏曰：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下莊子之勇矣。才知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虛齋蔡氏曰：上文亦可求之藝。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上文而言也。○因之吳氏曰：此是道德衰而後有名節。涵養微而後重本。質也。此等人非是駐足處。從此而養之。則入禮。○程子曰：知之明信。樂一班人。原非教子路止於此也。

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

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次崖林氏曰：此條朱註謂是夫子復言胡氏謂是子路之言，良是。蓋聖人教人，每因其所已能而進之，未有既示以成人之道而復示其次也。故先儒趙氏、馮氏、陳氏皆主其說。當時朱註不主者，必以若是子路之言不應聖人，都無說話，蒙引疑有脫悞，或然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王氏曰：人與人相酬酢，言笑取如何絕得，但貪躁者常覺其多，而廉靜者常覺其少。爾文子當時賢大夫，時人遂有以不言不笑不取稱之者，故問之。觀濤王氏曰：廉則寡，取靜則寡言笑。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海門湯氏曰：天多欲底人，便有一種矯枉過正底人。若時言樂笑義取全是一般恰好道理，既不詭隨，亦非矯激，非滿養純粹動念時宜者，豈能容易到得。不言不笑不取，雖爲苟難而非中正之行，如公明賈所云，竟似時中地位了。豈是文子可到。

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月林丘氏曰：其字是循是如此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虛齋蔡氏曰：夫子以當時稱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已過其實了。故質諸公明賈，而賈之言愈過其實。夫子不欲正言其非也。故疑其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平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虛齋蔡氏曰：有挾防邑，而使使者求。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後便是挾防而求。

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次崖林氏曰：據邑以有所挾。當時之人都未。虛齋蔡氏曰：武仲既得見他意思，故夫子闢之。是要君也。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要處在以防二字。以字與公山弗擾以費畔之以字同。微弦徐氏曰：武仲之請後不在於得罪奔邾。

之時而在於自。如防之。日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臧氏之防也。請而不得立。則將據防以叛。防亦非魯之防也。計魯之君臣。必不與之較。是要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早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虛齋蔡氏曰。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誅意之法。大凡誅意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容於誅矣。故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十七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論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諂。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虛齋蔡氏曰。孔子所謂正而不諂。對晉文言也。朱子所謂心皆不正。對王者言也。○次產林氏曰。二句俱就其行事宜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而責以尊王之義。楚既服也。則退師名陵。而責以如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諂甚矣。○虛齋蔡氏曰。楚圍宋也。既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又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桓公亦非不諂者。但未至如文

公之甚。○月林氏曰。註猶為彼善於此。其諂甚矣。二句俱從心皆不正說來。一是不正中之不正。一是不正中地。○二君他事亦多類此。臣而召君。翟泉之盟。以下而犯也。上桓公蔡丘之會。明王者之禁。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之位。日權以濟事。曰諂。晉文公劉伯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者機關。不可再與。故其取威定伯多諂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志王道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伯道不足尚。晉文已不能及齊桓之所為。况欲學二公而及差者乎。○嚴齋胡氏曰。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願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智計其勤。王處反致凌逼力戰。屈楚不由仗義。然則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得此。分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十八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居糾音卻。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於桓公以為相。虛齋蔡氏曰。當時仲不死。而為桓公所用。而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有後功可圖也。
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虛齋蔡氏曰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也此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

虛齋蔡氏曰子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讐也矣夫子以管仲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伯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記其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讐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如其仁此仁字全以其施於外者言不指本心也次崖林氏曰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觀濤王氏曰九合諸侯是去尊周攘夷不是空空九合力字是內謀外斷○月林丘氏曰不以兵車正與管仲之力相呼應蓋九合諸侯其勢非兵車不可若非管仲之力則雖以兵車而亦未必能九合之矣周室就為之尊夷狄就為之攘哉輔氏乃以不假威力無所殺傷為利澤及人誤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虛齋蔡氏曰子路勇者也故只疑其不死子貢

智者也故言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此先儒說也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及寄反

霸與伯同長也觀濤三氏曰伯諸侯是為諸侯之長正代俱聽他命令匡正也尊

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因之吳氏曰夫子稱管仲之功其正氣只在內

微無也衽衾也衾衾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虛齋蔡氏曰當時無管仲則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下其楚矣包文之功皆以攘楚六國之併於秦只為無管仲耳管仲連有管仲之志而不得管仲之權管仲成功過於魯則不逮矣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

上有人字包文之吳氏曰此節只是就其功業而從旁說他不必死言仲後來相桓既有大功當初極宜留

下此身何為輕生不顧自同匹夫匹婦之諒經溝瀆而莫知哉信乎仲不必死而相桓無害於仁矣○雁海孫氏曰匹夫匹婦之諒不是說召忽之死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也非以召忽之死為未當是說管仲之不死亦不為苟生也○承菴姚氏曰子路責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不論其當死與否但舉其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有

益於天下若此即不死子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之非仁在不死而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其一匡之績若曰其相也有益於天下後世若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倘同於匹夫匹婦之諒即死亦不足稱也然則管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以仲責仲則其不死子糾非人臣之道也而况於相桓以仲之相業觀仲則當時所倚賴於仲者甚重而安可自輕其生蓋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而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三

故取之也使管仲而有弑父與君之罪在前後來雖有此功聖人亦安得而錄之○次崖林氏曰聖人稱管仲之功正以其可以無死耳若可以死而不死後雖有功亦不足贖矣王冕是也○通考敬菴許氏曰按桓與糾孰兄孰弟三傳原無明文據公毅之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為兄荀子云桓公殺兄而爭國韓非子云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史記襄公立誅殺不當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以諸家證之子糾為兄明甚惟漢簿昭遺淮南厲王書曰周公殺管蔡以安國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證以書桓公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止言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故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胡康侯朱子俱宗之因以寬管仲不死之罪過矣夫以委質之義律仲則糾雖弟也惡可以不死以當時之功論仲則桓雖讐也而可以相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仲之功不獨在齊國而在天下不獨在天下而在後世蓋入春秋以來無兩也呂氏春秋云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欲共佐之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然則管仲鮑叔固素有安齊之志者而各居奇貨以觀變而俟時檻車之囚堂阜之脫非畏死而偷生可知已故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蓋非特與仲之功而亦諒仲之心矣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子以為殷有三仁焉而晏嬰不死崔杼之難季札不正光僚之逆春秋並無貶詞聖人以至公與物酌天道人事為權衡而無一毫莫適於其間蓋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彥陵張氏曰僕

蓋始為文子之臣而終為大夫者故記者書法如此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虛齋蔡氏曰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若僕之

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因之吳氏曰

文子薦賢一。休休有古大臣風度何等光明俊偉故曰

可以為文。○有一種忌刻恐後進之賢後來功名反出

我上此等曖昧不光正文之反。○觀濤王氏曰拘分嫉賢

何等暗陋忘分薦賢。何等光明故曰可以為文。○論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宇泰王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

一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其能

升僕也。孔子於既諡之後聞有此事故稱之而謂可無愧

於文。○嚴泉徐氏曰同升諸公極難此心若非見得國

事如家有技若已安能如此即此順理處便有古大臣推

讓之風。夫子曰可以為文深與其不愧所諡也。○文仲一

般諡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便謂其竊位。○通

考虛齋蔡氏曰錫民爵位之說最遠使木子欲再收集註

或在所刪矣蓋司馬遷無識多信偽書所謂勤學好問為

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附會之錫民爵位曰文則取諸公

喪失位也。觀濤王氏曰喪失位也與亡國不同如見殺見

網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

約之詞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

是無道。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觀濤王氏曰治賓客則有以結隣

一。治軍旅則以消外侮之端故不喪。○虛齋蔡氏曰仲

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賢以德

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孔子因衛靈公之無道而又

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固皆平日之所不與者而又不

沒其才可見聖人至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

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

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新鄭高氏曰人各

隨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雖以三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

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

而况有道之君乎。○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五

豈不難哉。次崖林氏曰：凡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慚愧而不敢輕言。如是，則所言者皆吾所能行而為之也，易矣。若放言大言，畧不慚愧，此是全無必為之志，不自度其能行與否，而胡亂說出，如何行得？觀濤王氏曰：大言不慚，初意只要口頭誇張，得過無志於踐言。因之吳氏曰：上必深沉，不露方能做出實際事業。若只妄自稱許，底人一些也沒幹，故曰則為之也難。不是話得透，頭力量難副之意。通考嚴山劉氏曰：其言不忤精神，一併外洩，安能有為？士君子躬行實難，惟凝聚之極，方有全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致天下之遠而不仆，只其言之不忤，定可以下其難為矣。奚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

○陳成子弑簡公

一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虛齋蔡氏曰：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虛齋蔡氏曰：沐浴，日沐五日浴，齊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為齊戒也。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

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

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虛齋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尊，故使孔子告之。虛齋蔡氏曰：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不能自尊，其日告夫三子者，難之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月林丘氏曰：大夫謀國，就夫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能召三子而以大義招之，誰敢不從？及

孔子出而曰：云云。蓋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命而猶冀其萬一耳。觀濤王氏曰：註一乃字有味。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

深矣。虛齋蔡氏曰：自當時觀之，孔子此請亦無益矣。自今觀之，孔子此請至今猶足以寒亂賊之膽而折其

不臣之心。且在當時三家聞之，亦能無凜凜乎？故曰其所警之者深矣。夫子初問請討，是決然要討他，非徒舉其

義以警三家耳。及後不從，則所謂非臣之明所能逆觀者也。夫告者在我，從不從者在彼。次崖林氏曰：以吾從大

夫之後，不敢不告，一句包含許多意思。君大夫都照見以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君可以不命三子耶？以

從大夫之後者，而不敢不告，則為大夫當國政者可容已耶？此等言語，自非聖人不能言。無回沈氏曰：春秋之世，

弑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

大夫提揭於天下，而勸世之下，知陳恒為漏網之大逆三

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絕筆之後而復續出此一際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徹致徐氏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沐浴之請不行遂不書陳恒之事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程子曰左

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

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

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

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

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

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天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諍 秦嶽張氏曰事君以誠而且直爲道凡進

未向道志仁必犯顏敢諫雖獨君之怒不懼也事君之道

盡於此矣○莊渠魏氏曰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

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次崖林氏

曰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犯其顏色以諫

諍之此事最難子路不能救季氏之伐○范氏曰犯非子

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

也○徹致徐氏曰勿欺而犯所謂忠以用其直也蓋臣之事

君遇所當言而務誠懇以自全固非事君之道遇所當

言而但以激發爲事亦非愛君之忠故必勿欺而犯本之

以忠愛之心使吾之精白可孚於君則其犯也亦信而後

諫而不至於徒 犯人主之怒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汗下

虛齋蔡氏曰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

故曰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

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曰究於淫聲惡色私

貨邪利汗下之地矣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

貼本文達字○達字兼知行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曰進

下達則曰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次崖林

氏曰上達下達俱有日新不已之意不是一下便了故註

以日進乎高明解上達以日究乎汗下解下達○朱子小註

謂一曰長進似一日一曰沉淪似一日○困之吳氏曰君

子怎樣高明小人怎樣卑劣全在達處分路從君子路上

走便做到君子極地從小人路上走便做到小人極地兩

邊各無駐足處所以相去之遠○彥陵張氏曰達者自此

通彼直造其極之謂上下分途只是理欲二字要其初只

在一念不可不慎○經峒李氏曰論地位天地懸隔論來

軒童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有所為而為皆是私意以私意為學。固已與道離矣。○學時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知為已。好商量。做一箇。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學為已。當為久。見一箇。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學為已。當為久。見一箇。力行。則有諸已。學不為已。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已。○季思歸氏曰。古人之學。性學也。古之學者。為已。惟求自盡。不為文飾。雖欲不近於性。不可得也。○虛齋蔡氏曰。此章。先要認箇學字。然後及於為已。為人之辨。孔子之時。學者。所學之事。尚皆是正學。但視其所以。則同。觀其所由。則不同也。○次崖林氏曰。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已。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已者。其工夫必深切。已無實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為一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且糊塗。決不若為已者之深切也。為已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實得。亦終於廢墜耳。○嚴泉徐氏曰。古之學者。是真心要為聖。為賢。今之學者。假借聖賢之緒餘。而獵取聲譽。其原頭只在誠偽之分。○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嚴茲徐氏曰。為已。則天地萬物皆屬之。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虛齋蔡氏曰。欲得之於已。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為

人今之仕者。為已。總之。學為已。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已。斷不疑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瓌。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虛齋蔡氏曰。使人。人所以通問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觀濤王氏曰。雷心克治。底人故。覺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他寡少。還是難。底註。但字。猶字。

宜深。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虛齋蔡氏曰。省身。克已。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常若不及。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履篤實也。○次崖林氏曰。常若不及者。常恐有過。而不及寡也。蓋人心。惟危。人欲。常勝。天理。雖為。欲。戰。此心。欲在。道理。上。出言。行事。要在。道理。上。防檢。畧。不及。人欲。遂乘之。而入。就出。道理。外。去了。故。欲寡。過。而過。常。覺。不能。免。○觀濤王氏曰。常若不及。正是。他。心上。自覺。未能。○罕泰王氏曰。非向。裏。為。已。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志。精。進。而。省。身。克。已。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吾。過。之。已。寡。而。不。復。能。見。其。所。未。至。矣。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為。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使。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或。過。者。固。已。隨。事。而。用。其。力。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

所未至也故集註引行年五十而
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

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

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

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於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

心所以為河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然則夫

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辭令矣而反以

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

也○大抵此使者所造也儘高了不就事為上說獨指他

用心處說真可謂知言○李思歸氏曰見得頭腦分明自

然時時刻刻覺得自己不是處遂伯玉之使日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嘗也而夫子亟稱之日按莊周稱伯玉行年

使乎使乎蓋深有味乎其言之也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虛齋蔡氏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歲歲變新也伯玉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

為莊子亦適然之誤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

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諸賢大夫如伯玉却是其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而未嘗且恥獨為

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

雖不與聖門然考其所立顏曾之亞問冉之儔也○陽明

王氏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身而以收過為聖賢之學勿

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辭而以常懷不滿者為聖

賢之心○通考九我李氏曰身過易遺心過難除伯玉有

欲寡其過之心其於身過可知免矣只是他然檢工夫愈

精愈密直體驗得心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而愈不足

此其所以為賢也充使者之言必如聖人之無過而後可以慰伯玉之心此其所以為善於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曰不在其位不諫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

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下事理皆如此

故其思如此○觀濤王氏曰位在即道在若思出其位則

位內之道反不能盡了而此心馳騫便非安止之學此艮

卦象辭全以止字作主○敬軒薛氏曰非

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會子蓋嘗稱之

麟士願氏曰此會子述艮卦之象辭以示人也心之所慕

謂之思身之所處謂之位不願其外者誠也思出其位者

妄也是故君子即其見在所居之位循其一定本然之則

位之所不居思之所在也世之昧於此者蓋一不占而

已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虛齋蔡氏曰所思不越

乎所處也泛說為是不

必以此位字當上章位字說上是職位之位會子之位依

易象意說與大學或問所謂蓋其所居之位不同故其所

止之善亦異之位字同○次崖林氏曰位者身所處之地

也身在此則思乎是心之所思不出其所居之位此位字

說得闕○觀濤王氏曰思是箇動機至無涯位是吾身之

正位至有定如以思則浮游之想可妄臆於天地萬物之

外如以位則現在之素即近取於須臾與几席之前故位有

動靜而思止於其所即近思非遠思非蕩而總不出於

當止之位○龍溪王氏曰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心之官

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

處○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敬軒薛氏曰

移之理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

止在靜上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為義得矣。○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

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幾亭陳氏曰思不出位。又細於思。無邪。嚴泉徐氏曰位即素位之位。出位而思。即是私意。若天理性分中事。如勿學而預壯行。一室而籌四。經籍參贊之績。豈容不思。○通考虛齋蔡氏曰會子只以一人說范氏。則有各止其位意。故在園外。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虛齋蔡氏曰凡恥皆有羞赧退。怯之意。故以狀不敢盡其言者。過者欲

恥者不敢盡之意。有餘之辭。不致崖林氏曰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詞。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然雖聖人亦只是盡這理而已。豈能有餘。○因之吳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恥字過字全在心上說。與敏事慎言絕不同。他說話常若有羞慚愧怍之意。故曰恥。至其見之躬行勇猛奮厲併力向前。這段精神意氣。常若有餘。剩故曰過行。非可過。特看他敷衍底意思。若或過焉耳。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虛齋蔡氏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次崖林氏曰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况學者乎。此為以勉人也。○觀壽王氏曰夫子望道未見。實實自謂未能。不重勉人上。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虛齋蔡氏曰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

綽綽乎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何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智足以知聖人之智也。○次崖林氏曰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說。更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謙詞。○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如此。虛齋蔡氏曰進學成德。是范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智為先。一則仁為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

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康齋吳氏曰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懈。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觀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

貶以深抑之。虛齋蔡氏曰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懈。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次崖林氏曰賢乎哉。謂賜也。汝有工夫去方人。必自治處先盡矣。其賢乎哉。若在我則方急於自治。而不暇及此也。聖人猶不暇。况子貢乎。此為自貶以深抑之也。○因之吳氏曰須知子貢方人。亦與恒情不同。大凡世之此方人物者。不是好減否。便是勝心。所使子貢方人。原是把作學問。事看。謂君子窮理之學。正在於此。所以專務為之。然以此為學。畢竟非切己之學。畢竟無得於身心。故夫子抑之。○夫我。謝氏曰聖人責則不暇。全是借自己影出子貢底意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謝氏曰聖人責

則不暇。全是借自己影出子貢底意思。○謝氏曰聖人責

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因之吳氏曰聖人傲于貢而何暇為此。但詞氣從容不迫。不直說脩己有歉而用乎哉字。而以致疑之意。至說不暇為此。則又轉在自已身上。而借以發之。皆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

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

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微軒薛氏曰。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進脩皆分內

一事。與人何所干涉。而求知乎。為善求人知者。皆非為己之學也。○字泰王氏曰。學之而成謂之能。能不在己。知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知在人。在人者非我所能預。而在己者當自勉也。失於務外。學者之通病。聖人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焉。○爰崖林氏曰。謂不患有能而人不知。患己之不能也。蓋人不己知其病在己。不能其病在己。故不患彼而患此也。○虛齋蔡氏曰。學者須要念聖人所以丁寧之意。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

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虛齋蔡氏曰。兼

言情偽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掩。詞若兼意則有所至。自然先覺乃為賢也。虛齋蔡氏曰。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逆意者又墜於小人之計。不逆億而自然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

亦不臨事而墜於小人之詭。斯為賢矣。○爰崖林氏曰。言初不逆詐。人之我欺。不逆詐。人之我疑。而於人之我欺。我疑。到面而自然先覺。此其心地光明。無遺照底。人豈不為賢乎。○有底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聖明人欺。不得底。實要兼此二意。○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是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會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為待物之誠。非是。○觀濤王氏曰。如鑑在此物。來自照。方是覺。○是賢字。猶云如此。乃可貴耳。不作人品看。○無回沈氏曰。世之忘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方能先覺。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

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虛齋蔡氏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推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作圈外。且誠明二字。亦說得太大了。語類之與本文。都不相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

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虛齋蔡氏曰。聖人心在天

下。周流四方。以道易天下也。微生畝以隱為高。無心於天下者。故見聖人之栖栖列國。而疑其為佞。○觀濤王氏曰。栖栖。依依也。周流不舍之意。孔子固是栖栖。但不是佞。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

此其警之者深矣虛齋蔡氏曰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

為佞則夫子不佞矣曰疾固也則微生亂為固矣○觀濤

王氏曰言設使我不周流是果於忘世執一矣然我以此

為疾故不避栖栖之嫌耳○雁游孫氏曰微生亂徒泥於

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聖人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省菴吳氏曰佞則有心以

徇天下夫子不為也固則無心以忘天下夫子不能也惟

疾固所以栖栖疾乃

夫子自疾非疾亂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虛齋蔡氏曰大抵驥馬自然調

氏謂馬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此又以凡馬言不可以此例驥也○尹氏曰驥雖有力

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卒泰王氏曰驥

加稱則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矣然則有才無德何以

為君子○籍山錢氏曰士先德器而後才能馬先調良而

人亦何嘗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

以報之乎觀濤王氏曰何以報德是折辨倒他蓋報怨以

德則報德者窮於無可加將等怨與德而同其

矣○報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次崖

曰按蒙引是愛憎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着自己

怨事然小註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毋亦非忠臣孝子之心乎

且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我之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意

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

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則

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碍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

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於本文報怨

之意都無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虛齋蔡

德報德雖有加厚意但凡可為他者力而不害義處都為

他若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然則報德亦

看道理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

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

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次崖

曰按蒙引是愛憎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着自己

怨事然小註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毋亦非忠臣孝子之心乎

且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我之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意

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

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則

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碍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

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於本文報怨

之意都無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虛齋蔡

德報德雖有加厚意但凡可為他者力而不害義處都為

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吳氏曰世人有志於薄或人有心於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其報也成其所自取則并可化天下之德怨而歸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觀焉王氏曰莫我知也夫此句最難看聖人不知人之學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

人心地多少洒落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懣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不必別尋箇上達工夫

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是天之心與聖人爲一。○觀濤王氏曰：知我其天，不是天曉得我上達之妙，與天爲一，故惟天契此理，知字即契字。○虛齋蔡氏曰：下學而上達，孔子還是敘退說話，故朱子正解云：反已自脩，循序漸進，此都是平實意，却於後綴云：然深味之，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奚崖林氏曰：知其天只是說莫已，知言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常事，初無其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可見其與天爲一處。

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虛齋蔡氏曰：若達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矣。而子貢默然，朱子是以斷其未達也。○敬軒薛氏曰：夫子發莫我知也之嘆，蓋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時之人雖知夫子爲聖人，而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如愚之顏子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於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領夫子之嘆，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緩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矣。○景逸高氏曰：顏之仰鑽，瞻忽會之江漢秋陽，思之教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幸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自顏子而聖人，天德之學，無有知之者，子貢雖不能知，而可與知之，故發此嘆。○啓其問，因其問而直告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正聖人天德之學也。三句皆是天理自然如此，極平常事，然惟聖人能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庸聖人只此三句，道盡上天之載，原來即吾人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原來即可位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天而容怨何處更有人而容尤，何處更有

玄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敬軒薛氏曰：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於是而處之，各得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是上達天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敬齋胡氏曰：今人未曾做

得下學工夫，便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端去。○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虛齋蔡氏曰：有感志於公伯寮，言其心爲寮所惑也。○月林丘氏曰：吾力乃其爲大夫之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因之吳氏行四句，且虛說尚未指著公伯寮。○奚崖林氏曰：言縱使寮之愬行亦是命也，其實寮不能預其力，寮特爲命所使。

耶此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意思一般。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

路而警伯寮耳。月林丘氏曰曉景伯是正意安子路警伯寮是餘意。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虛齋蔡氏曰命以氣言。聖人則以理為主。惟道之安

而命由我出何待決於命。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是為眾人說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虛齋蔡氏曰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觀濤王氏曰辟色辟言則雖亂邦亦可暫居故又為其次。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次崖林氏曰孟子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是違言小註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亦畧近之。

所遇不同耳。次崖林氏曰程註非有優劣以人品言。○淮海孫氏曰辟世辟地辟色辟言皆欲行其道

而不肯貶道以徇人者也。以所遇之時之人言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虛齋蔡氏曰此孔子愛世之言。作是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

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

問其何所從來也。觀濤王氏曰如云從何人之所而來也看來主地言而人在其中。胡氏

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虛齋蔡氏曰晨門意謂既不可為之乎是譏之也蓋未知聖人耳然其言聖人則非其

欲為之時。是譏之也。蓋未知聖人耳。然其言聖人則非其自處則是勉齋此兩句道得最好。○次崖林氏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時至春秋雖是狼狽然使聖人見用自能撥亂世而反之正。故聖人不患於無時而患於不用。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聲 荷去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虛齋蔡氏曰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盛

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為蕢也相協。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

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虛齋蔡氏曰聞其磬

聲而知其有憂心於世此未有貶意。○月林丘氏曰有心
哉擊磬乎乎哉二字相叫應者分爲二句則乎字無下落
矣。只作一句讀去有心哉其
擊磬乎。謂其擊磬有心也。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
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觀濤王氏曰硜硜亦借磬聲
來而言其心專於用世也。以衣

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

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識淺深之宜。○觀濤王氏曰
深則厲二句

一。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乃可止不止此引詩與
緼袍章引不伎不求同俱是借詩言作自家語。○困之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氏曰深則厲二句緊承上來。言當可止即止。量淺深之宜。
如深厲淺揭可也不識淺深意在言下。○虛齋蔡氏曰言
胡爲猶戀戀
於斯世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虛齋蔡氏曰視天下猶
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

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於一家矣。○罕泰王氏曰
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此聖人之作用也。視天下猶一家
中國猶一人此聖人之心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
惟聖人有此心有此作用。

忘世且言人之出處有恒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觀濤王氏
曰此章註

中。詭多忘字。正從有心字。化出荷蕢知聖人有。顧譏其
有心。夫子自表其不能無心也。○月林丘氏曰果哉是歎
荷蕢末之難矣。又是自表言這果有何難但我自不肯爲
耳。○無回沈氏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
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故決意長往。驟聞磬聲。不覺打
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
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
有知荷蕢處末之難句。正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次崖林
氏曰諒者梁也。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書云王宅憂諒陰
言居喪於倚廬也。按蔡氏謂先人於先師晚年面命。則集
註是朱子早年
之筆未及改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虛齋蔡氏曰君薨既兼天子諸侯則
百官亦兼王朝之百官與侯國之百

矣。總已謂總攝已職。○虛齋蔡氏曰總已是百官自總已職
連他衙門大大小小事都總束上一

聽冢宰
之處。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

也。○虛齋蔡氏曰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
是與他說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

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

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

禍亂非所憂矣

夔山丘氏曰嗣主委君以伸子道百官盡臣職以承相職此天下忠孝相成之大關也昔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遂即位而漢文以日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返也但服制奪於世變衰威本乎至情當於二十七

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哀服居內殿斯兩全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為之設無一步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矣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矣以禮驅之何不可使若自一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觀壽王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曰禮達而分定民之役於上者皆自以為理當然也而不為勢所迫也故易使○戴山劉氏曰上好禮能以禮讓為國是也以禮導民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故易使亦莫敢不敬之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

○之吳氏曰已之所缺極精明極收斂能補己之缺失處故曰脩己以敬○矣崖林氏曰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

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

也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敬齋胡氏曰端莊整肅戒嚴是敬之人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

蔡氏曰脩己以敬此一句意兼大小包遠近在其中下文是因子路少之故就那充積及物處來說○矣崖林氏曰

聖人只說脩己以敬一句便都盡了安人安百姓都是裏面事只為子路問不置故復與他說不是此外復添箇安人安百姓也○因之吳氏曰脩己以敬是做工夫處安人安百姓則言充積之極功而自然之效驗矣然已便是人

與百姓脩己便是安人安百姓且如中庸言致中而曰至靜無少偏依言致和而曰應物無少差謬是自一身以至天地萬物無一不在推致之內豈致中和外另有位育之事乎此章之旨正與中庸相似豈脩己外另有安人安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姓事乎因知脩己以敬充積極盛時便已種種完備其曰安之云者特指其自然及物者言之耳玩自然字益知脩己以外無復事事矣○安人安百姓亦只要顯得己之分量無所不該發出脩己以敬一句裏面意耳非有他說故註下一再字而又云無他道其義精矣○觀壽王氏曰自然及物者非是端坐無為但所為俱包在脩己內如為君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己不脩就是紀綱法度一毫不舉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己不脩說箇脩己則安人安百姓底事都包了安人安百姓是脩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己底全功不是脩己底效驗

乎人矣○林氏曰脩己以安人從敬上說來脩己以安人說來朱子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至也

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

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字泰王氏曰安人安百姓不是感化亦不是推己及人若說感

你是說效驗猶有所待於外矣。若說推己及人便分人已為二。而脩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矣。蓋安人亦是脩己以敬。安百姓亦是脩己以敬。都是脩己實功。非於此敬之外有所加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

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因之吳氏曰堯舜脩己上夫豈不至哉。然常恐一夫階矣。卽是我精神未到。處病非有負於百姓。實病有負於己之分量耳。脩己以安百姓。這樣脩。蓋合天地萬物以成其為脩者也。若云脩己則足以安百姓。便有兩層了。夫既合百姓以成其為脩。則雖堯舜亦豈謂敬脩之已至。篤恭之已極。而於己之分量毫無遺歎乎。故曰堯舜其猶病諸。

通考。涇陽顧氏曰孔子云脩己以敬。竊以為知已則知敬矣。問如何謂之已。曰吾聞之參。天地統萬物。無非已者。若是卽欲自小而不得也。雖然匹夫匹婦一能勝子。若是卽欲自大而不得也。夫自大者未有不至於張而亢者也。自小者未有不至於弛而頹者也。故曰知已則知敬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虛齋蔡氏曰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

○因之吳氏曰聖人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虛齋蔡氏曰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皆在宮。召者。

此體信達順之道。虛齋蔡氏曰體信達順。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次崖林氏曰此體信達順之道。此字是事敬。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敬則生明也。以此指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饗帝敬可。以格天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了凡袁氏曰是為賊。總承上三句言。

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嚴菴許氏曰孔子責原壤語意至嚴。蓋深斥其放蕩於禮法為名教

之罪人。徒偷生於天地之間而已矣。後世猖狂之流。縱脫無行。如原壤者不少。抑不聞孔子之訓乎。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

然。次崖林氏曰原壤母死而歌。夫子則為不聞而過之。至其夷俟。則以杖叩其脛。何也。母死而歌。其過大。聞之則壞。為當絕。夷俟。其過小。責之則壞。尚可改原。壞孔子之故人。聖人重絕之。故畧彼而計此。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觀海王氏曰龍

異之。猶云重用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虛齋蔡氏曰

曰居於正位不循隅坐之禮觀濤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王氏

與長者平行不循隨行之禮王氏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

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故使之給使

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

而異之也虛齋蔡氏曰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聖人因

疑者相反然實所以益之也敬菴許氏曰世之童子如

闕黨者多矣不習少長之儀不知謙讓之道躡等交節終

身之傲僻階焉聖人之教闕黨教萬世者也嚴泉徐氏

曰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故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惟謙受益惟虛可以受人夫子使之將命全是消磨

其客氣變化其氣質若幼時圭角盡露便無進益客氣日

甚一日遠道不啻千里所以洒掃應對為小學之事不特

使之事長習禮其微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

長也淮海孫氏曰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

便是求益君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四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事未之學也明曰遂行

陳謂甬師行伍列俎豆禮器虛齋蔡氏曰俎如几子木

亦木為之以薦菹醢次崖林氏曰俎豆之事這裏有陳

設灌獻許多儀節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曰俎

一豆者舉一二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

以該其餘也

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虛齋蔡氏曰軍旅之事夫子豈

正卯墮三都風采凜然且曰我戰則克夫子豈短於此為

此言者特以拒靈公之問耳益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

宜先靈公問陳夫子便知其不足以為矣故去之禮

氏曰靈公亂昭穆之序滄父子之名異曰宗廟俎豆之間

大有可議衛之兵端伏矣使靈公能用孔子為正名定

分或召亡人於外或立子郢於中使世次有倫昭穆不紊

杜彙際於事始則所正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為折衝厭難豈不遠哉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虛齋蔡氏曰在陳絕糧不必拘說

慮之說只是說夫了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也然

據孟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亦是無相知人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一豆者舉一二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

而發兵圍之之
識未見其的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

非。虛齋蔡氏曰小人窮則自放於禮法之外而無所不至

亦如水之溢出外也。○彥陵張氏曰不重小人人上只是

借小人以見君子。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虛齋蔡

不若二字可玩。窮作固有窮時說。方應亦有窮乎之問。若未答他亦有字

意。只先說固守其窮亦不成語。且下句小人窮斯濫矣

句內便亦該得能固守其窮之意了。○次崖林氏曰子路

曰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

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君子亦有窮

乎者言至誠得天盛德獲福以人事責望於天也。君子固

窮者窮通得喪有命。○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

存焉在我不能必也。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次崖林氏曰

所顧慮指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指指

見以下。○承庵姚氏曰子路愠見之問未免於此動氣是

於性命中心見得未透故夫子曉以固窮之語窮通非人所

能必君子所可必者自家有主張處一化齊不為外所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二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

多學而識者也既而疑之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耶必

有一個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一貫底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具眾理而應萬物者人

所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是全此個理耳所謂質美者

明得盡不見查滓而一貫之妙在是矣其次則必自格物

致知以至於知性知天則亦能一貫矣邵子曰心為太極

一貫之謂也學至一貫則千端萬緒隨取而隨得矣雖不

拘拘多學而識而自無一之或遺矣。○子貢只就外面探

得許多孔子則只把他一心來照外面許多而見其無一

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虛齋蔡氏曰人之一心萬

原清明之地此理無不容受有感皆通若但費力於多學

而識而不知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一亦

烏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元宰董氏曰學惟從博

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子為專在多學

而識否指點處全在女以子為四字上。○毅侯李氏曰多

學而識者聞見擇識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

道是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實渾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只是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遇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憤憤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畢備者。復全於我。萬物萬事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一而後告之。者。正為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子。何不一告之。而獨於二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耶。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物。皆。在。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而。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而。未。流。做。上。去。譬。如。千。金。之。子。許。多。錢。皆。是。家。中。有。底。特。用。索。子。來。串。他。自。致。千。金。之。人。家中。雖。有。須。去。零。碎。管。運。到。得。有。時。方。用。索。子。來。串。其。不。同。如。此。○觀。壽。王。氏。曰。夫。子。之。意。亦。不。是。有。兩。箇。一。貫。但。所以。言。之。者。略。不。同。子。一。以。貫。之。亦。是。說。一。心。以。貫。萬。事。萬。物。與。前。章。同。但。前。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當。云。一。理。洞。然。萬。象。畢。照。小。有。異。耳。○彥。陵。張。氏。曰。夫。子。直。以。非。也。二。字。通。截。他。此。處。正。見。依。傍。之。情。見。毫。無。可。用。然。聖。人。亦。非。全。說。不。用。博。只。言。多。學。而。識。非。我。之。本。領。處。耳。多。學。而。識。者。哀。外。以。益。內。是。枝。葉。上。工。夫。一。以。貫。之。者。由。內。以。該。外。是。根。本。上。工。夫。○陳。鄉。艾。氏。曰。學。識。非。規。子。貢。乃。學。者。之。常。非。與。只。是。說。夫。子。聖。者。不。待。學。不。待。識。不。可。作。

玄虛語。一以貫之。即在多學而識之內。朱子語錄甚詳。只宜就學識看出一貫道理。能於學識之中。尋出本領。便是。一貫。不可抹例學識。○通考近溪羅氏曰。多學乃始能一貫。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所以非之者。正以徒知多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東一李氏曰。晦翁謂學識後方悟。得到一貫。說者謂要一貫去。學識看來。曾子隨事精察。費許多工夫。大而學將有得。夫子纔把一貫語。他若人先曉得一貫。則一貫之云。乃是教子貢學識底方法也。恐未然。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月川曹氏曰。聖人於眾理。匪事尹事學而識之。只是理無不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虛齋蔡氏曰。謝氏註引上天之載。天之於眾物。匪物物刻而雕之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如曾子。愚按以下。則又言諸子不如子貢。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

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虛齋蔡氏曰此見其所以鮮也

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聞識於方向耳故學要

真知因之吳氏曰知德即知味之知津津不能自已知

字與中庸依字相發時不能舍念念不能離也先要看

德字分明德者本來生人之理所謂分定一物不加一物

不損到知德之日便是無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

加損之日復何論窮通耶

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虛齋蔡氏曰子路在聖門號勇於

由然一為絕糧所困向爾愠見况其他乎信乎知德者之

鮮矣蓋子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

上來始見滋味子路於細膩克己工夫則未也 ○次崖林

氏曰義理之得於已德也有得於已而知之胸中自有無

窮趨味其於死生禍福得喪榮枯會何足動其胸次文王

之囚美里而演易夫子之厄陳蔡而弦歌顏子之陋巷不

改其樂皆此道也子路絕糧於陳而愠見特未知德耳故

聖人呼其名而告之因其所未至而進之也 ○胸中所得

者深外物都不足當事如今人幾遇

小小利害便覺動心可見未知德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六

矣與平聲 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望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

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也。虛齋蔡氏曰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此二句

都是推孔子獨以無為而治歸舜之意然今人只知

舜是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所以無為至於德盛民

化則又略之殊不是蓋自古聖人德皆盛皆可無為而治

但舜不徒盛德又有此兩段機會尤為無所為而治之

○因之吳氏曰聖人德盛而民化二句是正釋無為而治

以歸之於舜耳舜若專靠他人安享無為世主亦可能且

夫子尚論舜治只以機會之偶然而語氣 恭己者聖人敬

德之容。虛齋蔡氏曰恭己以敬之見乎外者言 既無所為

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虛齋蔡氏曰說箇無為而治下文

之迹不可見而惟敬德之容為可見也語意與堯之德不

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 ○因之

吳氏曰夫何為哉只就上意以喚起下文恭己非無為之

實亦非無為之象言敬德之容為可見也語意與堯之德不

琴而不可謂之與狀舜之治則曰不與雖其容以見其無為也

舉愷而不可謂之為 ○通考敬齋胡氏曰論舜無為而治

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眾職自古為治之道

不外乎修身任

賢兩事為要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虛齋蔡氏曰問如何才行得也 ○觀濤王

也故曰猶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七

達之意也。因之吳氏曰：反於篤厚也。次崖林氏曰：盡已之

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意以實之

謂信言焉。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故曰信忠與信當

如此分單言忠則該信言思忠是也。單言信則該忠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是也。因之吳氏曰：厚字與厚薄之厚不

同。乃厚重深沈敦篤不浮之謂。王氏曰：篤是篤敬是敬

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

對。篤有深厚懶懈之意。如獨行不愧。夜卧不愧。衾之類

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

此觀之。則其人之。蠶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次崖

篤不篤可見矣。曰言忠信行篤敬。則誠能動物。足以感人。故蠶

曰：言忠信行篤敬。則誠能動物。足以感人。故蠶。則近者

不可行也。可知州里不行。况於蠻貊乎。行舉其遠。見其無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八

曰：忠信篤敬。開闢論簡可行之道。至下手工夫處。全在下

節。然夫子告子張問行。只在忠信篤敬四字。便了。但放忠

信篤敬工夫。須十分懇至。一毫將就不得。故又有參

前倚衡一節耳。要即完却忠信篤敬四字。非另一意。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

夫音 南反

全見。反于。張。虛。務。外。之。失。而。告。之。以。其。切。懇。至。工。夫。只

是精神流注。志意凝聚。任憑走到那處。都恍然有見之意。

觀濤王氏曰：參前倚衡。非存誠貴豫之說。觀註中常若

有見句。可見。濤字與常字。有別。常是無時不然。只舉參

前在輿為例耳。豫則是未言未行之先。先立乎誠。徐岩

泉云：到此方是個忠信篤敬。此語最好。益使不能參前倚

衡。則亦不成。箇忠信篤敬。兩層說。實非兩層意。忠信篤

敬。雖發在言行。其實即吾心。本體心常惺則不欺不欺便

是見此忠信。心常惺則不欺不欺便。是見此篤敬。見是心

見非見也。常若有見一若字。活。徹。徐氏曰：參前倚

衡。當在勿忘。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蠶

勿助之。則。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蠶

獨可行也。隨之意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

敬。而蠶獨可行也。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哉。上一節處

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敬菴許氏曰：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九

前倚衡。此是誠意慎獨之學。只這一念純誠凝結。更無疎

散。參漸直與天地鬼神相通。何所往而不利也。學者不實

向身心體驗。徒於知見。摸索工夫。猶屬影響。敬軒薛氏

曰：言忠信。是於此理所存所發者。無不實行篤敬。是於此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虛齋蔡氏曰：身是在是。紳

亦是在是。紳是在是。則忠信

篤敬亦在是矣。唐氏曰：書之於紳。亦是

微常日在之也。然與參前倚衡之意自別。程子曰：學要

鞭近裏著而已。莊梁魏氏曰：子張務外。其心茫無着

言行俱從心發出。忠信篤敬工夫。自內做。向外來。又恐未

言未行時。疎漏繼之。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

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次崖林氏曰：立曰在輿

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因之吳氏曰：參前倚衡二句

壹輯 8-408

倚於衡也工夫至此渾無罅隙矣明道先生默識此博學
意故曰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可謂妙契聖心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

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次崖林氏曰鞭辟者以鞭辟

為學多務外不着已故欲鞭辟使近裏着已也即此是學

者此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着已也故曰

是學言此是箇正當學問也質天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

體次崖林氏曰質天者明得盡言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行了不但

却而思明得盡這工夫極大不是小可故曰查滓便渾化

查滓痕迹也凡知行勉強未自然地位皆是查滓到不

息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不

如此語安能與天地同體小註查滓作人欲說未是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敬齋胡氏曰孔子只

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來放心以示人人

反無捉摸下工夫故程子說主敬忠信篤敬是孔門

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

是仁仁是人身至親切道理非忠信篤敬不能保而有

之故孔子先教人忠信篤敬忠信

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子曰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那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盧齋蔡

兩句重在邦無道如矢問尸諫一事只見他無道如矢何

以見其有道亦如矢曰無道尚如矢有道有不如矢者乎

蓋不難於有道之如矢而難於無道之如矢也○月林
丘氏曰如矢兼言行說不可因註中尸諫只重在言上

君子哉蘧伯玉那有道則仕那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盧齋

曰此兩句重在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守亦似能守意

○觀濤王氏曰陳新安云卷懷皆指此道而言蒙引謂卷

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

也言欲身而退也似不必從

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盧齋蔡氏曰衛獻公使太師歌巧

之句所以速孫林父之謀亂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

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

有不可得也盧齋蔡氏曰史魚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

之用則行舍則藏故曰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而為君子也

然聖人之稱二子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大抵衛之賢大

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然

自傍人即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次崖林氏曰此言語默不中其節皆有失當語而默則失

人當默而語則失言此坐不知故也知者是非可否明白

當語而語當默而默既不失人亦不失言○字泰王氏曰

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

與者與人也知人為難故惟知者能之非謂知者知語默

也○盧齋蔡氏曰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為難然其用

功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
人欲知人則在居教窮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

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

全矣虛齋蔡氏曰心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德全所謂仁也朱子曰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

仁只是爭個安與不安耳○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

求生以害仁亦非考終命○觀濤王氏曰志士是利仁者

仁人是安仁者然不重分別優劣○陽明王氏曰只為世

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

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

若違了天理便偷生世上與禽獸無異學者要於此等處

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為他看○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

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

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

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次崖林氏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告之欲其有所嚴慎切謹以成其德也觀濤王氏曰嚴

憚則逸志潛消切謹則非心頓格皆所以去物欲而還天

理故有資於為仁○重賢守仁字與利字相應方與悅不

若已相反○敬菴許氏曰賢與仁無處無之所貴於好賢

樂善能自得師以交成其德否則離索之患與而非僻之

心滋矣為仁之方莫切於是○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

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虛齋蔡氏曰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虛齋蔡氏曰問

治天下之道而謙言為邦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虛齋蔡氏曰斗

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暨也今之

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斗柄一日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

初昏為的次崖林氏曰易治曆明時此春夏秋之時

天時也書敬授人時此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農時也行夏

之時何時王者定歲首頒正朔之時也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

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

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葵峰黃氏曰夏商周每年四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俱起於孟春而在官制與庶事更端一應朝廷然時以除舊布新則商以季冬為始周以仲冬為始耳

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虛齋蔡氏曰人與物同生於寅此獨言人者時以作事於

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首者言人則物在其中矣次崖林氏曰周之建子生物之功未著商之建丑收歲之義未明獨夏之建寅三陽始備盛德在木以詩則正協風已至陽氣發生以令則善斟酌於三者之間惟夏之時為可行也

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

虛齋蔡氏曰說者解夏時為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小正夏時書名也相似月令屬字有該括

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虛齋蔡氏曰敬授人時古帝王敬天勤民

第一件事故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也令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

者之政侯善也次崖林氏曰歲首而當孟春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次崖林氏曰自古帝王乘載出入皆必有輅然其略者如夏則

等威之不辨其詳者如周又過侈而易壞商輅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所當用也觀濤王氏曰朴素渾堅是質也而等威已辨是質而得中也等威已辨者蓋雖係木

為之而其制則與臣庶所乘之車不同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靡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觀濤王氏曰華費是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是文而得中也

不為靡不及奢是文而得中也

為文而得其中也觀濤王氏曰華費是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是文而得中也

之上來不及奢承為物小來宇泰王氏曰周禮當時現行間有當損益處顏子自知不必細說只舉殷輅周冕以二事見文質之中示損益之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五

取其盡善盡美虛齋蔡氏曰韶樂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兼舞也觀濤王氏曰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蓋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就四代中各舉一件極好者來做個則例與顏子其餘可以例推也顏子所問不是小可聖人知之故告以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虛齋蔡氏曰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都是戒意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字當如此說觀濤王氏曰殆主佞人心

樂則韶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五

取其盡善盡美虛齋蔡氏曰韶樂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兼舞也觀濤王氏曰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蓋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就四代中各舉一件極好者來做個則例與顏子其餘可以例推也顏子所問不是小可聖人知之故告以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虛齋蔡氏曰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都是戒意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字當如此說觀濤王氏曰殆主佞人心

樂則韶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五

取其盡善盡美虛齋蔡氏曰韶樂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兼舞也觀濤王氏曰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蓋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就四代中各舉一件極好者來做個則例與顏子其餘可以例推也顏子所問不是小可聖人知之故告以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虛齋蔡氏曰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都是戒意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字當如此說觀濤王氏曰殆主佞人心

樂則韶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五

取其盡善盡美虛齋蔡氏曰韶樂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兼舞也觀濤王氏曰韶為舜樂之總名而言舞則聲不待言矣蓋不但取其聲兼取其舞也次崖林氏曰此是就四代中各舉一件極好者來做個則例與顏子其餘可以例推也顏子所問不是小可聖人知之故告以此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虛齋蔡氏曰上是舉大法告之至放鄭聲以下都是戒意放鄭聲絕之使不接於耳遠佞人斥之而不近也所以然者鄭聲淫淫則蕩人之志佞人險險則能變亂是非以覆人邦家淫字危字當如此說觀濤王氏曰殆主佞人心

樂則韶舞

衍言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最是個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淫人之心志殆人之國家又後一解○字秦王氏曰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則聲與言先入感則聲與言最深○通考新鄭高氏曰鄭聲淫淫者靡流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侵奪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首也此於慢矣蓋其聲調靡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懶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辭也後人泥於淫字遂以為男女淫亂之辭而考亭於鄭風詠他事者亦改舊序而解為淫奔之詩以合鄭聲淫之說殊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嫖之辭出自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程子曰之朝廷邦國者而安得謂鄭風皆出於此也

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虛齋蔡氏曰為之兆朱子何以訓準則蓋

其大端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敬軒薛氏曰聖人以四大例也

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固有草未必盡泥古法也○敬菴許氏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孔子因顏淵為邦之問而各舉其一事言之行夏之時王政以時為大也釐工照載統之乎時矣乘殷之輅器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之冕祭尚其文也推之而物采文章可知矣樂則韶舞慕有虞氏之至德也夫子之得那家其必無為而治躋斯世於唐虞太和之域乎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

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

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

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次崖林氏曰孔子告顏淵斟酌四代之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

百王不易之法作春秋誅亂賊遏人欲存天理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其事不同其意同也故伊川序春秋曰斯道也惟顏淵嘗聞之尹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氏曰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

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虛齋蔡氏曰顏子之學博文約禮

本領都有的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鴻洲徐氏曰聖門問政多矣獨於顏子鋪陳四代禮樂而於敷政立事類非所切何與蓋與禮樂定制度夾非小儒所易辦而放鄭聲遠佞人宛然典謨訓誥圖艱保泰之微旨乃知聖賢相與經濟一世而自規所成就者夫豈苟然也○通考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明王氏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要是要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底人孔子恐其外面未飾或有疏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為那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

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言人之慮不遠

及遠以為可苟目前之安殊不知所慮不遠處置不十全

只目前便不安了况能久安乎此正以時之遠近言詩云

胎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

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而子亦殆哉矣次崖林氏曰註

千里之外几席之下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小註錯看

○三山盧氏曰蘇氏似只以地言饒雙峰謂兼時地說意

方足今蔡林諸家俱專以時言○字泰王氏曰安而忘危

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

有近憂也戒於無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

言乎○因之吳氏曰天下事凡意念不至處便是禍胎所

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者此也要之遠慮亦難須有濶大

精實意見乃始能之○聖人遠慮是慮理非慮事惟理可

預度於千百世之後故謂之遠若慮事則殊形異狀不可

捉摸雖慮周易世祇為利害得喪之所亂所謂私意起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反惑者矣豈足為遠夫事有變遷理無變遷執理以定其
筭故雖再傳易世不能逃吾範圍若舍理而徇事而徒以
意想億度之私為之逆計而懸籌彼其所慮者何補於治
亂興亡之數耶尸庭几席間已不免於憂矣又奚論久遠
乎必有近憂要看得
活特甚言其有憂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次崖林氏曰前子罕篇是

者猶冀見之也此加
已矣乎字有絕望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者

之與
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次崖

曰德稱其位心中無愧不為竊位不稱其位有愧於心始

為竊位竊人之物者恐人見其物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恐

人見其短而奪之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是恐下惠形

己之短見奪於人故以為竊位○通考因之吳氏曰凡竊

人之物者皆是不當得而得之故謂文仲為竊位言其不

當得此位而居之也蓋惟知賢而不與立則心術奸詭踪

跡暗昧正所謂是皆穿窬之類者故加竊位二字以愧之

不必說到恐賢者見用而逼已此意已在奸詭暗昧中但

非指此正解竊位耳註有愧

於心又在不知其位上看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

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虛齋蔡氏曰柳下

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
先為文仲所抑或是三黜時也

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

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觀濤王氏曰知

是不明知而不舉方是蔽賢竊位○無回沈氏曰當時上

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幾亭陳氏曰責備前賢
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敬軒薛氏曰大抵常

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感之甚矣

○景逸高氏曰聖人見得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

薄則人易從而招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敬軒薛氏曰處事

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景逸高氏曰有一事當前

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當處子吾心同

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次崖林氏曰如做一事初問思

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審處

之辭觀濤王氏曰如之何如之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

何連看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

亦無如之何矣次崖林氏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

能善其後困之吳氏曰吾末如之何無能曉諭之意凡

天下人只管自是其愚不肯熟思審處縱有忠言嘉謨無

由入也深棄之之意字泰王氏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心

與口自相商量之詞若無商量底人齒牙決裂率意妄行

雖善商量如聖人與之處亦無用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

小慧私智也虛齋蔡氏曰小慧是不顧義理之正就其利

安排得好皆欲之私者戴山劉氏曰凡日用之間事事

小慧之屬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虛齋蔡氏曰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

一人終日非一時不及義是不說到道理上去小慧

凡挾數任術機械變詐以欺誑人侮弄人者皆是難矣

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虛齋蔡氏曰入德就

好路說患害就不好

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饒氏謂言不及

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僻邪

侈則陷乎罪矣行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字泰王氏曰

按此章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勵學者至痛

切之言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獻為與下

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吾謂亦見有如

此而不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

乎故聖人兩處俱云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次崖林氏曰義者心之制事

稱度事物看當做不當做如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由

此立如砌牆之有基址繪畫之有粉地故曰義以為質

觀濤王氏曰所以獨重義者義即理之所宜也合理便是

君子不合理的便不是君子立身行事已全憑他做主張質幹

即主張意麟士顧氏曰大全以剛決言義極而行之必

妙不然亦如世間融之解禮行遜出便不必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有節文次崖林氏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事雖

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

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

退遜觀濤王氏曰禮是容貌詞氣遜讓於人要在任事

上而能退遜孫字不徒是容貌詞氣遜讓於人要在任事

直任無從容氣象便不是孫如子路言志未免不遜但彼

在言語上此在事上略不同行即出矣豈先行後出乎

但就其中正處故曰行如行路要取中路走一般自其從

容處故曰出不是突然發出去自冥徐氏曰禮孫二字

何所分別禮有個繩度可循孫只是氣味上發出來一段

容成之必在誠實。觀濤王氏曰：信以成之，是且始。至終與。

氏曰：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孫出禮行。

孫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於誠耳。○見羅李

氏曰：禮即義中自然之節，孫即義中自然之和氣。信即

義中貫徹之誠意，非從義外討個禮孫信也。人見以為處

事之法而不知，乃君子之道也。○復楊氏曰：此君子指養

其為精義之功。○觀濤王氏曰：義以為質，何等大

觀之耳。君子不知也。○觀濤王氏曰：義以為質，何等大

禮孫信參之，何等純全。極正當極純全，故曰君子哉。如此

說方得註中。○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

道字意也。○此信成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觀濤王氏曰：三之

一上文原無事字，還當注義字。禮孫信俱承義來，但

要看得好，否則似先有義而後有三者，又有病。又曰：敬

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虛齋蔡氏曰：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

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虛齋蔡氏曰：疾自疾也，疾沒世而名

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求人知也。正

是求其在我者。○次崖林氏曰：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

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

饒氏蓋指事定之說太深。○字泰王氏曰：名者所以命其

實，非疾其無名疾其無實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

汲汲焉以求盡其

實者不容已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

分也。○虛齋蔡氏曰：君子求諸己，求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

知之類是也。此與古之學者為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

之不同處。所謂君子小人每相反也。○求諸己，求諸人，言

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個無不字，而南軒亦有個無適

字。○因之吳氏曰：凡事之在己者，君子則求之，此反躬實

踐之求也。凡可以炫人耳目，飾人觀聽者，小人則求之。此

務外不情之求也。君子小人用意大抵相反。○通考陽明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

無阿比之意。故不黨。然亦正其在己者而已。初無忿戾

俗之意。故不至於爭。和以處衆曰羣。雖羣也。然所以持己

者。終不失其正。而無狗苟且之意。故不流於黨。○次崖

林氏曰。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

失己也。○此以今之矜也。忿戾註曰。忿戾則至於爭。可以

羣註曰。和而不流。來參看當作矜。而不至於爭。羣而不

於黨說。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則與和同。驕

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觀濤王氏曰。矜易爭。羣易

不爭。不黨。乃善用其矜。羣處。○截山劉氏曰。矜者。斬

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

黨。則非狗物矣。此君子持世之學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西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虛齋蔡氏曰。人多有以其言之善。而舉其人者。亦有以其

人之惡。而并其言棄之者。惟君子則不然。固不以其言之

善。而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并棄其言。蓋言自善

而人自惡。不以相掩也。此非君子之公心無蔽。何以得此

○甘泉湛氏曰。何謂不以言舉人也。主於取人也。一言之

是。不足以蓋其終身之非也。何謂不以人廢言也。主於取

言也。終身之非。不可棄其一言之是也。○徹也。徐氏曰。聽

言信者。必得其人。因人廢言者。失言君子舉人。不以其言

所舉。必得其人。廢人。不併其言。則嘉言必無。故曰。通考

爲以言舉人者而發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虛齋蔡氏曰。所謂

一字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爲恕。如此也。○子貢問

一言可以終身行。夫子合以一言包體用者。告之。而只曰

恕何也。曰。無忠。做恕不出。恕因非無體之用也。然仁者本

心之全德。且於內爲無私心。於外爲當理。其分數更全。而

未易至。而恕則學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

心字在我。之此心。人人所同時。時可貴。所以終身可行。底

根本在此。○恕字所以終身可行。宜體註意。○三山盧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五

曰。按紹聞編云。自位分而言。則所及有限。而所推亦有限。

自心而言。則推己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

外也。在我施之而已。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自窮居陋巷。以

至於中天下而立。皆可以終身行之。孔子言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蔡虛齋謂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

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陳紫峰謂。隨

吾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來。而處

以物所自。有之。其言甚佳。在聖人則以己及物。仁也在

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

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

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虛齋蔡氏曰。子貢

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平譽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穴崖

曰毀譽皆非鴻洲徐氏曰聖人只是無毀譽夫子無是也不是無是非非者天理之公

得實之言此胡可無只任情毀譽失是非之當為不可耳嚴泉徐

氏曰春秋褒貶毫釐不放過亦只是至公夫子原不曾作

意終是無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

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虛齋蔡氏曰有所譽必

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若其惡惡則已緩矣

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若其惡惡則已緩矣

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虛齋蔡氏曰獨言

聖人善善長惡惡短有先褒之善無預詆之惡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

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

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

實也穴崖林氏曰上言已於人無毀譽下遂解其意斯民

毀譽者蓋以此人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三代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虛齋蔡氏曰獨言

扶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音夫

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

經全局讀誰毀誰譽一章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

耶○通考涇陽顧氏曰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

則註所云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二其字將安措

直道而行無論斯民豈皆能直道即三代之民豈盡皆能

直道者耶○無毀譽而以三代直道之行自任作春秋而

以天子之事自居此聖人志盛王之道處若云民本直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是非此意原帶在內是實若說斯民原直道而行我亦欲

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枉其是非之實此意是主若

此民原是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原有公是非不可枉其

之於民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譽也

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吾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直

道而行也○東鄉艾氏曰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

十 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枉其是非之實此意是主若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愷時之益偷也次崖林氏曰史闕文不挾己所見以自是
之其時已偷今亡矣夫則其馬借人不挾己所有以自私夫子猶及見
時益偷矣故曰悼時之益偷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虛齋蔡氏曰春秋桓十四年書
文也遇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已
不足為矣二事當時亡之而孔子存之○袁一李氏曰朝
有信史此直道也野有淳風此厚道也據此二事而○胡
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次崖林氏曰此德是
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
之淺方能亂德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若深安能亂陳氏
日仁者靜正無累有割捨不得處即是婦人之仁勇者沉
厚有力有過捺不住處即是匹夫之勇○次崖林氏曰小
事不能忍耐決是害大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庶子之
過決至敗其子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決至於忘其身而
及其親故曰亂大謀○巧言亂德亂人德也小不忍亂大
謀亂已謀也○虛齋蔡氏曰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
己小不忍也○巧言亂德藉之於古如漢高帝拔韓信於
逃亡之中而屬以大將之任信自當為漢死而蒯通乃說
之曰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
天下鼎足而立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皆巧言非韓信

自不忌漢王解衣推食之恩則韓信此時便負萬世之罪
矣其戮又甚於赤族萬世之下誰復念其功而寬之又如
曹氏令女不肯改志而以刀斷其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
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蕩滅已盡守此欲
誰為哉此皆所謂巧言也向非令女所守之堅能不為此
等言語所奪乎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沛公困項羽王之于
漢中而欲攻項羽向非蕭何之諫則亂大謀矣是匹夫之
勇也如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向非左
師觸龍之言則亂大謀矣是婦人之仁也○袁一李氏曰
亂德亂大謀都在自家心裏說平素無知言工夫自搖
惑見得不精守得不固故以巧言而亂平素無養氣工夫
心為氣使不能當機而斷需時而待故以小不忍而亂已
亂之道在定心心定則
理得而氣平何亂之有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
矣次崖林氏曰好惡出於眾似公矣然所惡之中或有特
立而為眾所惡者或其事若不善而情可取者是眾惡
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為眾所悅
者或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眾好未必皆當也故
必察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註或蔽於私指眾好惡
言○觀濤王氏曰察非察眾言乃察其人可好可惡之實
○筆敏鄒氏曰必字根眾字來不是說惟眾惡眾好所以
必察正謂雖眾惡眾好必不可廢察也○彥陵張氏曰眾
字與公字不同公以心言眾以迹言非謂眾人必不公謂
眾人未必公耳二必察字非作意矯強特恐其滑於眾而
不得不
然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

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只是滿其分量。便是。黃氏兼體用論。非也。此專

主用言。才說廓而大之。便是用。次崖林氏曰。道之分量

本大人。蔽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能加知之。功自近以

及遠。自小人。無道。而推之。至其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

我矣。○人外無道。人即道。而道外無道。即人。○字。○非

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體道無為。○解。○非。○字。○見

道弘人。不可解。作非道。自弘。○文。○明。○言。○弘。○觀。○濤。○王。○氏。○曰。○非

其大。其人。不可解。作非道。自弘。○文。○明。○言。○弘。○觀。○濤。○王。○氏。○曰。○非

人。○但。○就。○用。○功。○言。○須。○人。○去。○廓。○而。○大。○之。○耳。○道。○原。○着。○力。○不。○得。○大。○其

人。○須。○要。○曉。○得。○道。○如。○何。○弘。○人。○如。○何。○弘。○道。○不。○會。○說。○道。○不。○能。○大。○其

得。○弘。○始。○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

道。○弘。○人。○也。○整。○菴。○羅。○氏。○曰。○人。○心。○有。○覺。○道。○體。○無。○為。○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味。○此。○兩。○言。○亦。○可。○以。○見。○心。○性。○之。○別。○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矣。○次。○崖。○林。○氏。○曰。○此。○可。○見。○人。○不。○患。○於。○有。○過。○而。○患。○不。○能。○改。○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諸心學者習其事。蓋勞心以必

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

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

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次崖林氏曰。學與思二者不可

缺一。若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度而無真實之

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講習討論。體

驗躬行。有真見而無遺忘。德之成也。有日矣。故曰。不如學

也。前篇思而不學。亦當依此。○敬軒薛氏曰。見得理明。須

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着落。處不然。理與事

不相資。絕無可入之地。○觀濤王氏曰。思是心思。學亦是

心思。但思是懸空思索。便要入理。學是有所依據。循理

會故思之益。不如學之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彥陵張

氏曰。思不如學。不但有虛實之分。而且有頓漸。李氏曰。夫

之別。故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字。

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觀濤王氏曰。教人以

思若廢思。則又罔矣。○字。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也。假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觀濤王氏曰。主意在未。句。方見出謀以事。言。憂以心。言。謀食只說謀。祿。憂。貧。深。一。步。說。○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欲假學以得祿。

以在外者為憂樂哉。月川曹氏曰。君子憂道不憂貧。無非欲學者知內重外輕之辨。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觀濤王氏曰。首節之字。指。指。而私欲間之。則

無以有之於身矣。觀濤王氏曰。仁守是欲踐知之實。守如。何。用。仁。要。體。私。欲。間。之。意。○虛齋蔡氏

曰。知及而仁不能守者。只為私欲所牽制耳。若能勇以克之。則能守。○次崖林氏曰。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景逸高氏曰。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則安故云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

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天崖林氏曰。知及仁守。則

德成於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涖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涖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少懈。妄念便生。說太深下。

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虛齋蔡氏曰。知及仁守。全是自家分上事。動之不以禮。就

動民說。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謂凡號令設施措置舉中道。理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次崖林氏曰。小註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以少長有序之事。又說晉文公大蒐以示

之禮。正是如此。動之不以禮。就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例。大蒐以示之禮。又是制少長之禮。以教人。乃齊之

以禮之禮。與此不同。○觀濤王氏曰。動者。主。化。民。說。凡。化。民。者。一。條。教。一。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字。要。看。得。細。不。以。禮。只。是。小。小。舛。錯。如。當。急。處。略。緩。些。當。緩

處。略。急。些。亦。無。大。害。但。終。是。未。全。善。○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只是。我。循。禮。以。動。民。○紫峰陳氏曰。動。只。之。際。不。能。以。禮。者。制。度。文。為。之。間。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設。一。施。厝。注。之。際。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東鄉艾氏曰。禮。在。知。及。仁。守。莊。涖。之。後。是。本。身。性。情。之。治。已。畢。特。舉。動。條。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不安。耳。却。不。是。大。關。節。○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不。好。禮。字。不。宜。太。看。深。

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

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

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

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而。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方。是。○次崖林氏曰。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因。之。吳。氏。曰。通。章。大。旨。是。於。知。及。者。責。以。仁。守。之。全。功。下。面。莊。涖。動。禮。不。過。欲。完。全。這。個。

仁字已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

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

一長可取。次崖林氏曰。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

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而可小知。○紫峰陳氏曰。此言觀人之法。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也。○觀濤王氏曰。取所長。意但畧有抑揚耳。觀可字可見。○君子不可小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不是限定君子不能小事。君子或不屑於小者。亦或有兼長夫小者。但此俱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不以學術言。小人非奸惡小人。只是瑣瑣之輩。○字泰王氏曰。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狹。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不害其為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固不妄任。而亦無棄材也。○九我李氏曰。此示用人者當隨其器局。勿以小知責君子。勿以大受棄小人。一以見君子小人各適於用。一以見君子小人不可乖於用也。○通考次崖林氏曰。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小

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近溪羅氏曰。此何以下一民字。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仁者民之質也。日用飲食所不可違者。但水火外物

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

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甘泉湛氏曰。仁即心之生理。與心一者與

生俱生者也。水火於人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身死矣。與生俱生者不可一息無也。無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心死矣。一息甚於一。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

人。亦何憚而不為哉。虛齋蔡氏曰。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觀濤王氏曰。下二句是餘意。未見蹈

仁而死。據常理言。若殺身成仁。雖死猶生。又當別論。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

虛齋蔡氏曰。當仁。擔當乎仁也。言只管發憤擔當。將去。雖師不讓。蓋師是己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次崖林氏曰。當勇往而必為。在不讓內。○彥陵張氏曰。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

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類之請事斯語。曾之仁為已任。便是樣子。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於師只為各足。○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虛齋蔡氏曰：貞與但貞者正而固。諒則固而未必正也。君子則惟正之固而不拘拘於為諒。蓋貞疑於諒而實不同。故夫子特別而言之。如此。周和同。驕泰之屬。次崖林氏曰：君子是貞不是諒。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貞也。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諒也。君子貞而不諒。與君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徹弦徐氏曰：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五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虛齋蔡氏曰：註云：後與後獲之後同。見其去了。祿之念而不萌也。非先此而後彼也。若先此而後彼。則義利交雜。終於利勝義矣。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而已。非以有勸而為功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

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虛齋蔡氏曰：人固向善。惡之不同。才說個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觀濤王氏曰：有無二字相應。有個教便沒個類了。非真無類也。有而不計也。主。稟客受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次崖林氏曰：人之相為謀者。必其有所趨。豈能相為謀得。故君子不能為小人謀。小人亦不能為君子謀。○麟士顏氏曰：註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七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觀濤王氏曰：辭兼明道之工也。而已矣三字重。○次崖林氏曰：不日達理而日達意者。事變不同。而意隨之。辭則各隨其意而達之也。○彥陵張氏曰：辭以道意。意達則止。若求諸意之外。則辭繁者意雜。辭華者意晦。祇足為辭之病。○無回沈氏曰：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玩而已矣。字有止乎其所得不止意。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警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麟士

顧氏曰按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攝記之詞○月林丘氏曰階也使之知其為階而便於升席也使之知其為席而便於坐某在斯某在斯使之知其為誰又知其所在而便於應接便於問對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麟士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麟士

曰言之處當略斷○觀壽王氏曰子張之問是意其必出於道非疑其非道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一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此麟士顧氏曰周禮註相謂扶也警瞭作樂職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扶之故俱三百人相者以眠瞭有目警者無目須人扶持故也○按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歟此答云然固相師之道也言外即可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見其道無往而不存矣

盡其道而已虛齋蔡氏曰階曰席曰某在斯與師言之如此即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

言之外別有個相師之道○孟旋方氏曰夫子初告時必以此為道而有固字張問意來說○嚴泉徐氏曰曰固相師之道也固字張問意來說○嚴泉徐氏曰道理從此心自然流出雖聖人不自知者非古有此道而聖人有也

○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

其誠故也敬軒薛氏曰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於警者鮮不怒易而欺給之於

此亦可以觀聖人之氣象○觀聖人與師冕言辭有志於語從容誠懇至直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

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虛齋

曰蓋即是老少懷使物各得其所之理○按小註先正教人只看師冕見及子見齊衰章則一部論語盡在是此徹上徹下之道真格言哉○字泰王氏曰冕之來自相者但彼來見夫子而夫子與之為主賓相揖而入則其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素心有不能自己者故歷歷親告之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如此此即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史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麟士顧氏曰按禮記註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猶屬城也蒙引欲以常釋庸謂以附為常頗無據○詩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又解作功○

崖林氏曰季氏將伐顓臾一句是記者之辭因并有季路見孔子之言而置此句於其首

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 遍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虛齋蔡氏曰有事言以伐

顓臾為事也其以白孔子者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嚴泉徐氏曰欲強兵者先富國

求為季氏聚斂已先為之地矣夫子所以獨歸過於求直是窺見他病根處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

意只見得是箇附庸諸侯耳以諸侯祭封內山川故也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

云公家

虛齋蔡氏曰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猶云公家

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

虛齋蔡氏曰附

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社稷之臣者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

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

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有自來矣且在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况顓臾為魯附庸是社稷臣則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何以伐為總承三項說○霍林湯氏曰夫顓臾節獨以周天子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說來○觀濤王氏曰主祭東蒙則非後世私封且在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私屬雖如此三段意然且字是字却和承轉下不平○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既在境內顓臾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有一番事了非季氏所當伐以分

言既重是公家之臣縱是有罪須是公家伐他季氏如何伐他此重在季氏二字不重當字若畧去季氏二字只云不可伐則與不

當伐則與不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

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觀濤王氏曰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和

釋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蔡氏曰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因之吳氏曰夫子欲之節冉未歸罪於季氏正以自諉其責故下言責不可諉以應前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虛齋蔡氏曰持危扶顛有淺深危未顛也持危扶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三

只陳力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次崖林氏曰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而言謂子既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不得其職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陳力則止而不就其位危不持顛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因之吳氏曰引周任一段只是就二子所處而言其道之當盡如此為下文不得辭其責張本○觀濤王氏曰通節只重陳力二字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反與平聲

獨反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匾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

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

不任其責也

虛齋蔡氏曰又承上文諫而不聽則當去言虎兕在山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在柙在楨其位而不去則季之惡不得辭其責矣便儘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次崖林氏曰且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彼虎兕出柙而逸龜玉在楨而毀典守者之過二子任季氏其視季氏猶在柙之虎兕在楨之龜玉也顧吏

之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故曰是誰之過與○觀濤王氏曰二節相承說前節註云明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後節註云明二子既居其位而不去則不得不在其責相承之義了然○通考彥陵張氏曰虎兕出柙兕季氏喻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楨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四

冉有曰今夫顧吏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虛齋蔡氏曰此冉求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前既云吾不欲今却

又言顧吏當伐可見實與季氏之謀矣○次崖林氏曰此一條是冉求因夫子連責他故言顧吏之當伐以解已罪也故朱子謂其飾詞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冉求此等見識全不可曉全是個俗人其為季氏謀斂不足怪○觀濤王氏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只一憂字生出下而四患字及吾憂一旬來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虛齋蔡氏曰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下言君子疾夫貪利之人舍其貪名而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夫季氏之伐顓臾貪其利也而乃曰為子孫憂不言貪利飾言除害是君子之疾也○承庵姚氏曰

季氏大病痛只在欲字欲則攘奪其君謀取於外無所不至更不謀利害所關夫子洞見季氏心跡從患貧處說到不均不安必至於傾而後已又說憂在蕭牆

合他寒心破膽不敢為非此是夫子誅少正卯手段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五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虛齋蔡氏曰有國謂諸侯

有家謂大夫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

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

安矣次崖林氏曰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患民寡欲取民以

自多也如此則民盡歸季氏魯君無民矣不均孰甚

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則賦稅之入不多而貧其取

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稅而富也然民財皆入

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不安而臣

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曰不患貧而患

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均則不患於貧而和

緊要是不均而不和不安皆從此起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因之吳氏

日無貧無寡而終之以無傾無傾極重後而蕭牆之變正

所謂傾而無傾者正以杜蕭牆之變而求安於無事也故

此處無傾全是無內變與別處傾覆意不同○均無貧三

句畢竟以均字做主國家千病百痛俱由名分倒置起故

均有截然體統整肅之意自然生出和來和便人情相安

無傾是國勢鞏固○虛齋蔡氏曰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

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

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

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而

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

君無所清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觀濤王氏

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意安非

安危之分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君不思勤其臣臣不思

逼其君便是相安○蓋字推原所以思不患之意蓋字下

又添和傾二字何也蓋和即前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

於貧寡故究言之只取大意相應耳○麟士顧氏曰此下

四節上二節是泛言脩內治服遠人之事以見不當勤兵

於遠末二節是責由求不能脩內治服遠人而反勤兵於

遠也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顓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六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次崖林氏曰夫如是搭上蓋均無貧三句意言如此

則內治脩遠人亦無不服矣若遠人不服則當脩文

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

重○虛齋蔡氏曰脩文德或主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指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

貧一節說若脩文德則說得廣矣又據下文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脩與脩文德分

兩項說○觀濤王氏曰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

脩之不吐就作均安。夫如是最難看蓋既是均相且安內治已脩內不見已之不足則外不攘人之有餘自然之理故能於遠人不服但來之而不動於兵其既來但安之而不利其有須將故字貫到底○安之只是使他得所不而去擾他意蓋來守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積負而來○麟士顧氏曰大段只是言不必勤兵耳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要看兩個則字兩個之字不勤兵是與下謀動干戈對不利其人民土地又與上合曰欲之患寡患貧對○于常楊氏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去○通考因之吳氏曰夫如是節只是足上內治意非內治服遠作兩項看言惟內治之不可不預如是故遠人不服知有文德之脩而已知有安來之道而已必不勤兵於遠也何也懼其勤遠畧而荒內治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七

全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

也○分崩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離析大夫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遠人不服

而內治也○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說

道學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虛齋蔡氏曰不均拆言於蕭牆之憂為切故不及脩文德意當時已自內變是不均不和了不是伐顯更以自益方為不均不和○將作虛齋蔡氏曰內變將作正憂在蕭牆之內蕭牆明其近也後世有謂思生於帷幄變起於肘腋皆是近意○因之吳氏曰緊連邦分崩離析說下言把這等禍變且置度外而反欲謀動干戈蕭牆之禍誠不知其所終矣憂在蕭牆止○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東鄉艾氏所謂傾也○蕭牆是指君說故引哀公以越伐魯之事然不必實指只作明其近意自佳○麟士顧氏曰此節因其為子孫憂之言而反之乃論其理如此○因之吳氏曰通篇須想詳責由求及辭氣激切光景大意只是律之以王章揚之以利害言顧更之伐大悖王章由求奈何聽其猖獗而莫之匡救况不均不和兆起內變蕭牆隱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八

觀此便是春秋懼亂臣賊子之旨○聖人阻亂賊消逆謀不出兩端理以喻之勢以禁之夫顯更節以是非之理論吾恐季孫節以利害之勢論然畢竟顯更之不可代是主意大頭腦其論利害則因而并及之○通章語氣全歸重責由求蓋由求能救則顯更可以無伐今二子坐視而不救則失匡弼之道固非所以為自謀况舍內治文德而相夫子以與兵則失自固之策○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更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更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微茲徐氏曰玩夫子

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以懼季氏使不至逼上所以安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次崖林氏曰侯國所

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觀濤王氏曰天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六

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希不夫者失其柄也次崖林氏曰

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

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

不可久日我之僭上實以啓他日人之僭我十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禮樂征伐次崖林氏曰此因當時列國之

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家通考微莊徐氏曰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

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至自以匹夫而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月林丘氏

下有道各提端說不必相承上無失政只是行事無有差失故庶人不得而議之麟士顧氏曰此節必因天下之

政皆不免於庶人之議而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溼陽顧氏曰自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六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

昭定凡五公季泰王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之出政

當時已有此論史墨對趙簡子亦言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於是政由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次崖林氏曰三家

隨時貢獻。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於公而已。

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次。崖林氏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四世。是世數不齊。南軒。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又一世而政悉歸大夫之說。非。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出。五世希不失。如今。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有四世。故知三桓之。此。將徵計大夫。專政。而大夫失政。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賦。五世以君言。四世。以臣言。不分先後。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故夫。猶云宜乎也。孔子此言。正發於桓子被囚時也。蘇氏曰。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六。十一。

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月。林丘氏曰。蓋祿之去公室者。必將復。去乎私室。政之逮大夫者。必將復逮於。陪臣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氏曰。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底人直者是曰。非曰。非。面折人過。失底人多聞。是博古通今。○字。泰王氏曰。是謂。

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為世之著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啓。而事。理有所發。故。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氏曰。便。習熟也。辟。開張也。便辟者。俯仰。迎喜。迎怒也。衣冠雖。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並。言則為不正。而固。若單言。則又為正。而固。善柔。謂善為柔順。註。謂工於媚。便。說是也。工於媚說。是無所執守。正與諒相反。故曰。不諒。便。便。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次。崖林氏曰。伎口才也。便。動人全無聞見之實。正與多聞相反。○敬庵許氏曰。便辟。便。便。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此三等。人巧言。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六。十二。

今色全無實意。亦無智識。其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敬庵許。視直諒多聞之士。背馳甚矣。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氏曰。與。益友處。如春夏之日。以漸加長。而不覺與損友處。如火之。於膏亦以漸銷滅。而不覺此損益之說也。○月。林丘氏曰。前兩友字。實是指其人。○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餘友字。虛是吾去友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敬。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洛音。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度聲容之觀夫禮之制處其知樂之數隆殺之節無非中之所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一非中之所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皆至理所寓也○觀濤王氏曰辨字還替不得節字註只會意解當云因其節而節之方親切蓋制度聲容本皆有無過不及恰好底節度吾以吾心吾身按其節而循習之是謂節禮樂兼身心說○嚴泉徐氏曰君子心平為善也則視人為善如其在已也故樂道之願慕之至也樂人之道之喜其得聞於已○父崖林氏曰樂節禮樂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樂多賢友則直諫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無誠明日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虛齋蔡氏曰侈肆而進故曰益矣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正相反也○父崖林氏曰驕樂者以驕為樂奢侈放縱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然於規矩之外正與節禮樂相反○嚴泉徐氏曰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虛齋蔡氏曰惰人驕淫矜夸者也○父崖林氏曰遊觀之類不以進脩為事欲懈惰荒寧群居終日博奕遊觀之類不以進脩為事欲心方肆善心無由入也○父崖林氏曰佚遊者其心蕩然於遊觀博奕之類視人之善既如冰炭之相反而然有羞愧之心又恐其形己之短故惡言之○嚴泉徐氏曰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而暇佚遊乎纔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父崖林氏曰宴樂者以宴為樂志溺於飲食聲色之類則惟與小人相玩狎不樂與士君子處故與樂多賢友相反○嚴泉徐氏曰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厭也日樂宴樂則不能以禮

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月林丘氏曰宴是飲食宴會若作宴安便與佚字相犯○虛齋蔡氏曰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容之徒見親則君三者損益亦相反也○三句雖皆著個則字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非解損字也難把上章則聞其遇諸則字同例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淫溺而狎小人則所謂與不善人居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父崖林氏曰或君子之問未及或有年長者是在是言未及我也於是而言則謂之躁躁急速也或君子之問及我或長者已對次當及我是言及我也於是而不言則謂之隱隱藏匿也言雖及我或長者顏色他在或不樂不能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無目也不能察言觀色與言故如是○觀濤王氏曰獨言侍君子者以卑承尊則語默之宜皆當聽於尊者而不得自由也○言未及之而言上言字屬君子下言字屬侍君子者○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不言瞽之類○看他顏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然而察言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通考承庵姚氏曰讀曲禮一篇豈獨語言之間當致敬謹長者一起居一動靜皆當體察此最能收攝身心故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字泰王氏曰夫侍於君子正吾

人肅恭收斂不敢妄發之時而不檢點則有三者之失况其他哉故語默之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虛齋蔡氏曰待字

無是形矣○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操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

得貪得也虛齋蔡氏曰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

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之俗心故態至是畢露矣

血氣所使也虛齋蔡氏曰三戒皆是以理自持而不動於

血氣也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指

其甚者耳若學者於此三者尚當如曾子之一日三省始得○觀濤王氏曰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君子德性用事不為血氣所使此為定性之學○紫溪蘇氏曰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於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為君子也○通考景逸高氏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戒即是持志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

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

邵也虛齋蔡氏曰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觀濤王氏曰

理仁義禮智是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

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虛齋蔡氏曰天命只是天理但

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註戒

謹恐懼亦貼畏字不要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

下文小夫也下固知其可畏正應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

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虛齋蔡氏曰畏大人者以其

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

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三畏本平說然以下

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於大人

聖人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於大人侮聖

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辭頭俱

平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因之吳氏曰天命關係極大得之

大註皆是發明之辭○困之吳氏曰天命關係極大得之

則為聖賢失之則為禽獸君子看此處十分透徹自然戒

慎恐懼不敢失墜心思至此真到處都是這敬惕念頭豈

有遇大人而無嚴憚之意乎豈有聞聖言而無嚴憚之意乎

聖言蓋特就戰兢惕厲之心無往不在者形於感觸見聞

之際故云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然下二句承上一句

只承畏字意而非并以大人聖言俱屬天命故云皆天命

所當畏不日皆天命所在其旨明矣○三畏見隨時隨處

無不觸目徹心天命固是源頭大人聖言亦各有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蔡氏

曰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者也。○觀濤王氏曰。知字畧重。朱子

因此節有知字。亦於上節註中補知意。○彥陵張氏曰。小人惟不知天命。故不畏天命。天命不畏何有大人。何有聖言。此心纔昏昧便。○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

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虛齋蔡氏曰。尹氏註不知

不務脩身誠已。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

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

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昏中有明也。困而不學者。則

全昏矣。全以氣質言。○景逸高氏曰。人要於身心不自在

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

而不學。○徽弦徐氏曰。困而不學者。氣質之稟。至於昏濁

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體

然莫覺。以為當然。○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因

不知學以求其通也。○吳氏曰。義理之心。聖凡之所同也。但聖人氣質純粹。絕無

障蔽昏汙。便是一顆明珠。不曾落在塵埃。不須洗淨。自

然光瑩。故生而知之。若常人。則為氣稟所蔽。須著實洗淨

乃得復見本來面目。故有知有困。知要之生。知與學。知

困知總是一般質地。只氣質上爭得有蔽與無蔽耳。善

乎朱子之言曰。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真是道得的確。○通

考敬軒薛氏曰。孔子生而知之。學而知之。皆指知性而言

故為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學而知之之

工夫。條目如格物致知。明善擇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性。知天之類皆是也。○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

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困之吳氏曰。此節是

寓勉勵向學之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虛齋蔡氏

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

所欺。是謂無所壅。○視聽聰明。主理而言。蓋九思都是君

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說聰明。○

因之吳氏曰。耳目皆貫於心。有耳目便有聰明。此合下帶

來。底然主張在心。而心之提醒在思。不思則心便管。色見

攝耳目。不來視。隨色轉聽。隨聲轉而聰明。便壅蔽。於面者。貌舉身而言也。貌思恭。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

忿思難。忍小忿也。見思問。則疑不蓄。幾亭陳氏曰。疑者成

得思義。不苟取也。思問。則疑不蓄。敗之會進止之關。不

可無也。亦不可蓄也。事蓄疑。則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敗。謀理蓄疑。則阻學。故須問。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見利發惡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
子曰義如利刃相似遇著事便勞研○天崖林氏曰此君
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不是空思想
作為就在其中○歌庵許氏曰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
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
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
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為亂色
所蔽而妄言所惑以血色貌言事疑於嗜慾此正所謂近
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汙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
思之學也故曰有九思先儒謂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
方發之際者苟知聖人致思之意則工夫自不得不然矣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敬齋胡氏曰無事時不教謝氏

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五

寡矣此之謂思誠張氏曰思者聖功之本然人心易
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
融空固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虛齋蔡氏曰善不善事也不必指

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
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侯岸林氏曰見善如追亡
不及然必欲得之也見惡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守泰
如探湯然恐加乎其也守泰
曰嘗觀未于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
看做不做如何真個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也此論最

為快當如顏曾冉閔之徒况善如不及語蓋古語也因之
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個如此做去吳氏
曰兩節各上二句便要見得是道
述古語下文二語字方有著落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林氏

曰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其
志既求其道是以致君澤民由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是
以達其道○道者用世之具志者志乎此也求其志即求
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故註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虛齋蔡氏曰行義出而義
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
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語意便
重複了○觀濤王氏曰志與道字要看得合一隱居時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五

志在經世而豫求其所以經世者道便是道及行義時即
以此道達而出之為事業也○因之吳氏曰求志是向志
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求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
所求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此兩句全重出合於
處處合於出與獨善兼善
等處出處判然對論殊科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

子云然觀濤王氏曰學術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

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
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
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語○洪陽張氏曰此章言
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濟世為大重下節○因之吳氏
曰上節先見而後聞下節先聞而後見正謂通章語意
重在所見上故其亦言如此前後語氣說得輕重抑揚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

盧齋蔡氏曰在車則為千乘矣蓋一車四馬○必曰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棺事已定所謂

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下文耳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當亦祇以異當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

在於富而在於異也

次崔林氏曰景公千駟而死無可稱夷齊餓死而令名不朽可見人之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垂不在於富貴而在於道德也故曰誠不以當亦祇以異○觀濤王氏曰異以德言

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通考東鄉艾氏曰叩馬一諫不特不見於聖經賢傳兼其歌詞亦鄙俚此豈商周間文字登彼西山今採其微

矣二句淺陋之甚以暴易暴比擬不倫此豈大賢者之言皇農虞夏不獨譏周且置湯不言顯是戰國時老莊之徒

崇義軒薄湯武之旨其非商時議論尤可知吁嗟祖分命之衰矣豈有慷慨激烈不食周粟而猶怨命之衰者太史

公好奇輕信願學者正於六籍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子泰王氏曰兼兩意事理通達得於詩之所開發心

氣和平得於詩之所涵養下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亦然○盧齋蔡氏曰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觀濤王氏曰言與立皆根於心

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可以養心而善其言與也立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盧齋蔡氏曰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

博約之訓亦然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因之吳氏曰第二節首處

對曰未也及聞斯二者句正應亦有異聞之詞嘗獨立二

節則舉聖人無異教以證之言夫子起初獨立之時只說得這一件詩他日又獨立之時只說得這一件禮鯉只聞

得這詩禮兩作果何異聞之有言已無異聞却說向夫子上去作個明證此伯魚善模寫處○子泰王氏曰伯魚問

詩聞禮觀於此章其言藹如其氣象真不忝為聖人之子

吁其得於薰陶者深矣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從崖林氏曰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嘗遠其子陳亢始以私子疑終又謂遠其子始終以私意窺聖人陋哉陳亢之見也○觀濤王氏曰此章見陳亢始終不知夫子也夫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纘濤王氏曰此章每正各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為夫人者故開口用一妻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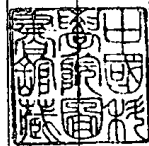
夫人言與已敵體也兼有承宗祧母一國意曰小童言幼小無知也曰君夫人言與君敵體也曰寡小君從君之謙也亦曰君夫人從邦人之敬也○君夫人君子即大君內主之義不是說君之夫人○虛齋蔡氏曰君夫人猶言主夫人也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是此義○淮海孫氏曰閨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滕奪嫡閨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記周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政也○承庵姚氏曰禮大傳曰名者為治之大者也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各只觀那君之妻稱之內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陽所以告之郊廟頒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虛齋蔡氏曰此章亦

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終

陽貨第十七



不見歸孔子照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陽貨季氏家臣嘗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

見已不谷一旦為虎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

張公室當際此時而往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

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貨雖非大夫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

及事機之會觀壽王氏曰仁是道濟天將者且然而未必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

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

不論其意者。虛齋蔡氏曰陽貨之問者在孔子身上。孔子

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

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徹弦徐氏曰。看孔子處陽

貨之事。何等委曲。其答陽貨之言。何等從容。使陽貨欲見

而即見之。有饋而不往拜之。使拜而不報其亡。遇諸塗而

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有節度。其答之。想立談

數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於亢。遜而不至於屈。真可以為

處惡人。○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

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

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通考。徹弦

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若孟子說亦瞰其亡。便涉作

用。然即做瞰亡。亦是怕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乃曲遂

其不肯見之心耳。若說欲與小人相稱。恐未然。○涇陽顧

氏曰。陽貨瞰亡。是小人羅致之術。孔子時亡。是聖人自然

隨應之宜。玩下文。遇諸塗。可見聖人未嘗著意。語

云。當時若說會窺。瞰。何不中塗預避之。妙得其解。楊氏曰

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矧孔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涇陽顧氏曰孔子言性相近

質而兼字下得恰好專以理言總只是一箇善相近

字不得專以氣質言究竟有萬殊者相近二字不得

齊蔡氏曰既兼氣質如何只言性蓋本然之性萬在氣質

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常為之主故云

○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理上

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

下之理不離乎氣質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

離乎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

蓋雖不離乎氣質而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亦不離乎氣質也

曰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

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

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詭詐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三

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莊渠魏氏曰性即太極氣質

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

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物欲易至陷溺故性雖本善

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欲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

氣稟物欲有不善終亦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

不能沒其性之善也

○指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固不得謂

虛齊蔡氏曰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安有

相遠亦不得謂相近纔說相近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

不同本註初字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對後面習字說

習有二形生

神發情有緣物而動者風染氣移行有

於始相遠耳

○於始相遠耳

○於始相遠耳

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

○論性不論氣不備此章

大意若云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懸絕者夫豈其性然哉原

來他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

者習也非性也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性相

近只說得中人以上者耳故下章除却上知下愚說

善惡○相遠句要認註中於是始三字是習亦要見得

或盡性而善或失性而惡方有分曉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遠以習於不善者為主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性之本也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行化生萬物者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四

仁智為言亦是此意後來孟子始說性善曰性善則一而

已不可以相近言然其所以相近者實以性善在其中是

知夫子之意實該孟子之意

○莊渠魏氏曰孟子道性善

指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占聖賢論性皆是直

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說

齊蔡氏曰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

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於以賦於萬物人為善

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

以盡同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

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本然者以

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然豈有加於夫子之本然者以

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

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

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

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

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

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

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糅。屬之於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學者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通考。莊渠。魏氏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此性之本義。其字從心。從生。其一以性與習對。但取生字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此於本義自屬假借。正與伊川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義同。此非盡為言性而發為教人知所修為而發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五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習之所能移者。虛齋蔡氏曰。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方知上章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上曰性相近。此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性相近。一句未完也。聖人說話多少平易穩實。若孟子千句萬句。只是性善。雖曰主於救世。然使孔子在其時。定須有少異。○自孟子只說性善。後人看破。信不到。故有許多議論。如善惡混之說。至周子太極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能齊。而太極之理。即寓其間。則分明是兼氣質了。故程子遂有氣質之說。而朱子亦得有所據以解此章之言。○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

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次崖林氏曰。此因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蓋人性固相近。而善惡由於習。然其中又有美惡一定。非習所能移者。不可一舉論也。若一舉論。則世固有此一等人。聖人之言不免致疑於天下。後世方知聖人言性完全無弊。若孟子只言性善。終不免後來紛紛之論。○觀濤王氏曰。此章重唯字。唯上智不可移。於惡唯下愚不可移。於善上智下愚不恒有。而中人最多。則可移者多矣。人不可不慎所習乎。○麟士顧氏曰。不移者。不移於習也。意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慎。其可移處。○唯上智不移。則凡不能上智者。可勉矣。○程子曰。人性本善。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六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

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

考其歸則誠愚也。次崖林氏曰。程註是言不肯移。與本文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肯是以不能。同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此說可以斷之矣。○東鄉艾氏曰。下愚二字。不必深看。蓋聰明才武以濟其惡。如桀紂盜跖之儔。非下愚不移也。乃習為不善耳。此種人在習相遠之中。所謂下愚者。乃不辨菽麥。不辨牛馬。晉惠之何不食糜之類耳。此等自是與習無

干。程子註置之圈外。原與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集註不同。大全小註甚明。

二字蓋衍文耳。通考涇陽顧氏曰。上智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曰。若以性言。即上智亦不曾多。

些子。下愚原不曾少。些子移箇麼。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強。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最是只看下箇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智之不移。上智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謂之上智。正以其必不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而善也。曰下愚亦有善端。發露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更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習得。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七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虛齋蔡氏曰。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物事耳。○弦歌相連字。歌必叶於弦。歌如是。弦亦如是。○觀濤王氏曰。上有善教。故下有善俗。○紫溪蘇氏曰。上世以道化民。故里有謠邑有歌。末世以法把持天下。於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虛齋蔡氏曰。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以眾人多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虛齋蔡氏曰。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爾。

鼻鄒氏曰。聞其聲。其化可想也。想其化。君子小人得其所。可知也。所以夫子不覺莞爾而笑。又說割雞焉用牛刀。蓋譬說小邑。安用大道是。試子游信道之篤。何如。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

虛齋蔡氏曰。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此只是貼本文兩句。虛說。不可入武城。事下文方言。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次崖林氏曰。學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此聖人平日所言也。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理。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事君事長之義。故易使。○微弦徐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義理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八

養之。人本有難御之氣。而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教化以先之。則其氣自消。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徐氏曰。道不外於禮樂。即吾心之中。與和也。外邊禮樂制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心之冲和而達之。吾人則借此心。謂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冲和。而樂之。心消其乖戾。蠱離之氣。純是天理。自然以民胞物與為一體。豈不愛人。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尊卑上下。自不敢亂。豈不易使。○莊氏曰。中正之節。和平之韻。皆所以消形骸之吟。而游大道之區。宇也。○震川歸氏曰。孔子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停於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因之吳氏曰。儂之言是。是言不論君子小

信而不疑者。真居上臨下之本。化又解門人之惑也。虛

民成俗之要也。要得嘉其篤信意。蔡氏曰。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可分貼。大文。總註。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治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多不

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因之吳

子與諸弟子。要以道易天下。子游而可以治武城。天下皆

變為武城。人都說道可以治身。未必可以治民。從武城聞

茲歌。見道果可以治天下。故莞爾而笑。喜其可行於天下

之機。堅二三子之心。正望諸弟子。同以道濟天下。前後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九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字泰。王氏曰。定

邑。以叛。召孔子。當是此時。至十二年。魯三都。弗擾又叛。則

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無赴費人。召之理矣。○虛齋蔡氏曰。

召是以禮聘。召弗擾。召子欲往。者。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

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問集註於

陽貨之欲見孔子。謂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公山佛豚之

召。獨不然乎。曰。弗擾誠意來召。却有可以挽回之機。若陽

貨全用機軌。如何可同。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麟士

曰。未之也。已。集註只云。無所之。注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虛齋蔡氏

對西周言也。周自文武宅於豐鎬。在天地之西。而魯在其

東。使孔子用於魯。則周道其東矣。言使魯為東周也。○問

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歟。抑孔子為東周。歟。曰。畢竟是

魯。然與之者。孔子也。○因之。吳氏曰。為東周。意將誅亂。討

賊。以明君臣之分。梓典庸禮。以定尊卑之位。因費而輔之

使魯國之政。不謀於私室。因魯而變之。使西周之道。再興

於東方。夫子欲杜私門。強公室。久。第三。桓世。執朝權。無

隙可乘。適公山弗擾。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其家內

亂。是可剪也。故召之。而欲往。倘得因此。除去權奸。還政公

室。使大柄復出於魯。則將整頓法度。修舉舊章。而先王禮

教信義。可再見於今日。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觀瀾王氏

曰。魯在周之東。魯遵周道。則周道東矣。如程伊川傳道於

楊龜山。而送之南。還歎曰。吾道南矣。為東周。不專在還政

而還政最要緊。○省菴吳氏曰。使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燦

然。復大行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

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

能改故也。通考。次崖林氏曰。聖人嘗言。如有用我者。只說

有用我。吾其為東周。此事極大。如何這等說。蓋自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之柄。下移於諸侯。因襲而至。陪臣其勢極

矣。此反本之機也。聖人若見用。不但還其柄於天。而已

西諸侯還政於天子而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決然是如此所以說為東周自古來帝王整頓天下盡是如此自春秋戰國其亂至秦極矣漢高出來便從新做一番自南北朝至隋唐極矣唐太宗出來便從新做一番自五季至周極矣宋太祖出來便從新做一番道理鐵定是如是况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又有非尋常所能及者當時弗擾之叛皆由三家自做不是下故使他們以為辭觀陽貨欲張公室之言可見使聖人見用因此而說季氏使還政魯君又說魯使修職貢於周他必欣然樂從由是復與文武之業特易易耳比常時用聖人決是不同故不曰可也亦有成而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

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在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次崖林氏曰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則勤功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蓋理不存心心存則理自得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虛齋蔡氏

曰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方為仁○次崖林氏曰言能行是於天下無適不然則心存而理得斯為仁矣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與告仲弓敬恕一般輔氏仁之著等說不是○麟士顧氏曰於天下三字人都說得無氣力最要玩註猶所謂之夷狄不可棄句不可棄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觀濤

曰子張務外所以求仁或虛高不實故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行雖在外而所以行實在心也五者是實心天是因其務外而就外以返之於內任倚仗也觀濤王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子天下歸仁告仲弓邦家無怨意○虛齋蔡氏曰已不斂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眾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政人無所憑難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觀濤王氏曰恭則不侮以下不重效上只云恭則不侮必如此乃為恭餘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虛齋蔡氏曰心公平貼五者周備貼然恭其本與字泰王氏曰按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為本也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

相似

佛胥召子欲往佛音胥胥許密反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字泰王氏曰此孔子失魯

弗擾之召不同時○夫子未嘗至晉佛胥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

不入不入其黨也虛齋蔡氏曰佛胥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回賜則智足以知夫子矣他弟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豈都不疑然都不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此又子路之優於諸子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澆已虛齋蔡氏曰如

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澆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次崖林氏曰不善不入

之言為堅白不足者言也堅白若足又不可以此論矣子路之言以之自處則可以之處聖人則非也○月林丘氏

曰兩曰字是虛字只當云不善不入我固曾有是言矣然不有所謂物之堅者乎又有所謂物之白者乎蒙引通

作平日之言未然○麟士顧氏曰然是也言也說得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

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微茲徐氏曰不磷不緇亦自夫子言之耳

君子寧不自見堅白決不可試於磨涅之地蓋砥之便平墨之近黑亦自然之理○少墟馮氏曰孔子仕止久速無

可無不可此是大聖人學聖人者須在止與速一邊得加不然學不到磨不磷涅不緇處而輕談磨涅鮮不磷且

矣緇細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而不食馮於虞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虛齋蔡氏曰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能挽我則不

可往矣○天崖林氏曰不磷不緇答欲往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已當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相粘着蓋匏瓜繫不能動又不能食是猶死殺底物人不如是自然當為世用斯道濟斯民若閉門不出而無意於人世是亦匏瓜而已

可以人而不○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

山佛胥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

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虛齋蔡氏曰生物為愛人也不曰愛

人而曰生物見聖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 遮掩也虛齋蔡氏曰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如恕如仁等皆是一言也六言六蔽謂

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蔽遮掩也如為物遮掩僅得其偏而不及其全體也如其蔽也愚則其仁亦一偏之仁而非正經全體之仁矣餘做此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林氏曰學所以去蔽也不學則有所蔽蔽字要看得明白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當面被物蔽了都不見得却見從偏旁去○涇陽顧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爾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入心體究於此而執正行則況於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由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為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省菴吳氏曰蔽者蔽於心不是為愚等所蔽去蔽莫如學學便無此蔽不學便有此蔽○觀濤王氏曰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

在焉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虛齋蔡氏曰愚謂愛人而失已也○次崖林氏曰仁其所不當

仁如入井救人者有之○觀濤王氏曰愚就 **蕩謂窮高極**

廣而無所止虛齋蔡氏曰窮高直說極廣橫說為索隱之其所不當知窮高極遠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者有之○觀濤王氏曰蕩如老莊謀玄虛之談鄒衍推六合之外皆窮高極遠

賊謂傷害於物虛齋蔡氏曰好信不好學則言自謂慧悟必信行必果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郵者矣賊者害人之名好直不好學則計以為直而較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次崖林氏曰信其所不當信傷已害物無所不至如尾生之行者有之直其所不當直急切而無含蓄如○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虛齋蔡氏曰剛就性體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說勇就敢 **狂躁率也**虛齋蔡氏曰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為上說

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好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管前後所謂躁率也○次崖林氏曰此章當與恭而無禮則勞參看○因之吳氏曰子路是箇直率的人故曰由也○參非徒是氣質粗厲百凡有道理做工夫俱有粗浮而欠細膩者夫子要用細膩工夫故啓之好學以去蔽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此一句內已隱隱便是為好學以明理意非空空發問已也須要把六蔽二字說得重本是六言極好底却有六蔽在若稍稍認之不真見之不審則難以天下之美德而反滋天下之弊往往有之此句正見不可不仔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

偏也。虛齋蔡氏曰：夫子直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於學以去其蔽也。故下文信直剛勇，都就子路之所好者言仁。知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曰故先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 夫音

小子弟子也。扶 夫音 夫全在自得，非誦讀字可了。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甘泉湛氏曰：興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起。○虛齋蔡氏曰：此下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於已，以見詩之當學。

可以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考見得失

虛齋蔡氏曰：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次崖林氏曰：詩之所言，有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在，所刺者何在，反而考之於已，所行如其所美，則已之得可見矣。如其所刺，則已之失可見矣。故曰可以觀。

可以羣

和而不流。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情，和而不至於流。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亦能和而不至於流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情，怨而不至於怒。讀詩而有得焉，用之於處，亦能怨而不怒矣。○虛齋蔡氏曰：可以羣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與觀二字不可作也。

以其說今人說書，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亦不是。○王氏曰：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為性情之正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東鄉艾氏曰：事父事君，止擇倫之大者言之。詩實所該甚廣也。○鶴灘錢氏曰：以父而言，則在家之倫，如夫婦琴瑟兄弟墳荒備之矣。以君而言，則在國之倫，如友生相求賓主式燕備之矣。○微弦徐氏曰：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與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自得。奚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悽，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安禮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微弦徐氏曰：三百之詩，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意亦遂以溷。愚嘗謂後世之詩無與亦以世之學者不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多識尚不能，况所謂與觀羣怨事父事君者哉。○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如關雎，情性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誦關雎，鄭衛之詩，則可以感發志意。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誦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天保之祝君鹿鳴之燕臣，君臣之情，雖通而君臣之分，自存也。誦之則知和而不流矣。如凱

風之於母所父之於君雖有愛戀之聲而無憤激之意誦之則知怨而不怒矣誦蓼莪之詩則近而事親之孝可得矣日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誦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日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關雎鳩鳴虞白駒之類焉單若菜菴柳棠棣之屬則禽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整庵羅氏日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誦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子謂伯魚日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南其

為猶學也麟士顧氏日女為矣乎叮嚀之辭言當為之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言皆脩身齊家之事爾斯孫氏日婦人女子可化則凶頑之無不達其粗者也彥陵張氏日止堂考索日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正如易之首乾坤也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虛齋蔡氏日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而况豈豈乎故日正牆面而立次崖林氏日猶正牆面而立言雖近不能行也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日正牆面倒辭耳因之吳氏日化本於身刑於家而二南則文王脩身齊家化成於天下之道也不為二南則於家庭妻子之間感通不來正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也只把面牆句看得口氣重聖人訓子懇切意思便自

躍然○見羅李氏日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却周南召南白首窮經畢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言詩為益多矣可與可觀可羣可怨遇事父遠事君授之政必達使四方則能專對蓋學詩之為益如此後之學者只為科舉之累竟無補於身心之實也如為周南召南豈徒誦哉實在以此帶之於身心刑於閨門而家邦之道從此達矣造端發軔便不着絲毫障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真發蹤處便觸了牆壁一步不可行也汝墳江沱兎耳中林四邇之極無不從而化者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甚微其機甚速只合下便自閨門之風教謹其始也必如此乃不為徒讀不然真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紫峯陳氏日敬而將之乎也則奠之以圭璧珠璣尊賢之誠素蓄也則達之以立鐘鼓如政善民安也始可以播太和於音樂之間心平氣和也始可以宣性情於鐘鼓之內和為本而鐘鼓為末是乃所謂樂也次崖林氏日此章是救時之要禮樂之全須本末兼備○淮海孫氏日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來而咏嘆淫泆使人深思自得無窮意味○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著多少義理虛齋蔡氏日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盡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橋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而審反與平

聲

厲威嚴也在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紫峯陳氏曰言人有觀其色則專事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

者究其中則實柔怯甘於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之類其猶穿窬之盜內懷為盜之心而外假非盜之狀惟恐人知者也○月川曹氏曰色厲內在但自欺而已豈能欺人○微弦徐氏曰日本以色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蓋其內在而不知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於敗露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

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

獨以愿稱虛齋蔡氏曰鄉愿二字都要體認鄉者鄙俗之意鄉人之愿見其非士君子公論之所在也愿者謹厚之意其實未必能真謹厚只是同流合汙不立異於人瞞得人人都叫他好耳若果端的謹厚則何惡於愿

耶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

惡之詳見孟子末篇次崖林氏曰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曰

德之賊者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却外面塗抹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為忠信把那正經的忠信都壞不是了豈不是德之賊賊者害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敬齋胡氏曰聖人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虛齋蔡氏曰道聽下路也塗是前頭路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只資口說何有於我蓋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蓄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也○德之賊也德字以道理之正言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得也二德字小異○次崖林氏曰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道聽塗說底人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不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矣 ○王氏曰君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甘泉洪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識者契也畜者養也德者心之得也蓋言入乎耳契乎心以養心之德也皆得之於內也道聽塗說自外得之自外言之而不為己有故曰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虛齋蔡氏曰可與事君蓋仕者都有同寅協恭底人如漢之丙魏同心輔政唐之房杜姚宋亦戮力以興唐又如古者九官相讓十亂同朝皆有與者○次崖林氏曰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莊渠魏氏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是設為疑詞教人儆省以見此樣人甚不可與他同心協力輔佐朝廷也○東鄉艾氏曰鄙夫不必將曹操林甫秦檜來形此天下大奸惡非鄙夫也鄙夫正加

曹操林甫秦檜來形此天下大奸惡非鄙夫也鄙夫正加

甄豐王舜劉秀馮道輩耳。此人不遇患，先既而據戴箕箒，皆自庸陋卑汚始。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莊渠魏氏曰：只因識趨卑，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下求，惟患不能得之及其既得世味，入於心，就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次崖林氏曰：自未得之也至未得皆說鄙夫不可與事君處。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莊渠魏氏曰：至於患失，則朝夕為就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顧望，熱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時。

四書明倫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重

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如能以杜人之進，市恩張威以覆君之權，替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得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可為萬世切戒也。○敬軒薛氏曰：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字泰王氏曰：東坡解云：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馮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惡之。○吮癰舐痔此貪夫小人苟求媚之事，若弑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註之意以為小則為此大則為彼，小人為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做。○彥陵張氏曰：要看鄙夫二字，蓋謂之鄙夫不過識見庸陋志趨卑汗，非夫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視為易與往往援引共事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真天下之大奸也。真天下之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馮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虛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能其心。○胡氏曰：始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可為此章註疏。

許昌新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

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

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

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虛齋蔡氏曰：氣失其平則為疾疾身之疾也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

四書明倫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重

疾以其亦失其平也或是之亡或者不敢決然之辭。○觀濤王氏曰：不但美德不如古即疾亦不如古亦無限感慨。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次崖林氏曰：狂者志願太高志其遠者大者於大閑上更不走作第小節處有所不拘此便是肆肆者小小走作也蕩則放軼之遠出於大閑之外矣。肆是狂者本來面目蕩已不是狂者本來面目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矜愚亦然。○王氏曰：夫子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其流極可勝言哉。

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虛齋蔡氏曰：廉只是有稜角故曰廉。廉亦角。

稜角故曰廉。廉亦角。

也。忿戾則至於爭矣。次崖林氏曰：廉者持守方嚴，立崖岸，忿戾也。是剛惡模樣，戾乖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矜了。王氏曰：矜正是矜者之事，其有所不為，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

我而已。故雖稜角峭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己加人，多至於忿戾矣。因之

吳氏曰：廉隅之廉，即廉潔之廉。氣稟上只帶得方正來，不曾帶忿戾來。古人只率氣稟做去，廉隅界限截然，井然露

了。形迹去中和之氣遠矣。然在天理上不走作，不曾失和於人。若忿戾則踰厲不平之氣，始而以意氣相爭，繼而

以名利相爭，忿戾中等級甚多。正所謂盡客氣也。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次崖林氏曰：徑行自遂，更無許多義理曲折，緣他見識有所未至，故只是如此。詐即挾私妄作，用機關變弄，却似箇智者模樣，全

不是愚了。王氏曰：愚是見識暗昧之人，徑行自遂，雖高柴之不徑不實，亦謂之愚。蓋只信己意而不知變，是亦愚也。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却要些說詐挾私妄作，要去欺人。朱子謂侯氏說

愚之直，詐未盡以直為直，實不隱，則未見其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

依微巧者歟。○虛齋蔡氏曰：狂，肆也。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曰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

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責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氣稟

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

俗言也。此章大概與吾猶及。○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

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去聲，覆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次崖林氏曰：朱色淡而紫

色艷，紫與朱並列，決然是壓過朱也。故曰奪朱。雅聲淡而鄭聲淫，鄭與雅並奏，決然是壓過雅也。故曰亂雅。樂利口之

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都亂了。正是非邦家之覆，將必由之。故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覆邦家又推出一步，說不與奪

朱亂雅樂對利口變亂是非，正與奪朱亂雅樂對。○虛齋蔡氏曰：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

最能惑人，其可惡孰甚焉。孟子曰：天下之理，正而分明，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

而信之，則國家之覆者不難矣。彥陵張氏曰：朱正而不勝，注：喋喋捷給而正言，燕說反，不若其易入，故曰奪曰亂曰覆。邦家所謂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也。聖人是

以惡之欲人，嚴其防也。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言而著者。虛齋蔡氏曰以言語觀聖人是尋常聽得聖人靜無非教之所在善觀者常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如顏子便不如此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警之不是自尊重有吝教之意只是喚醒他使知所以體認吾道而不徒泛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次崖林氏曰聖人一身無非是教善學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無窮之師義理有未明然後請問以解其惑則在已有領畧之機聖人無輕瀆之教若徒以言語觀聖人則亦徒得其影響形迹之粗終無心領神會之妙雖日見聖人既聞至論亦無由造道入德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欲其求聖人於躬行實踐之間以為入德之地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承庵姚氏曰子貢於述者但不能默而識之滯於語言上討求故有此問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微軒薛氏曰四時者如斯夫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含晝夜之意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微軒薛氏曰聖人方靜之時也仁也感也德也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一耳湛然而萬理咸具及其動也隨而應之周旋中禮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敬之理以至人倫之問禮有禮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一著一體認得乎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即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即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即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微軒

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語言文字之際也○見羅李氏曰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喻者其所述者深子欲無言蓋夫子所以示子貢者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通考幾亭陳氏曰下學上達為何為莫知發方信帝懷明德正在言行體德之中指點工夫莫真於此時行物生為何述發方信無人無日不與天相見指示本體莫顯於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尸取瑟而歌寔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

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虛齋蔡氏曰其日將命者出尸見其

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微於外為孺悲所聞耳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

所以深教之也虛齋蔡氏曰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

非疾警之也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乃所以深誨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无

期周年也虛齋蔡氏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次崖林氏曰此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宰我患三年喪之妨禮樂

不知三年之喪乃禮樂之大者可怪可怪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亦一年而周也虛齋蔡氏曰鑽燧謂鑽取那燧凡木中皆有火燧者火之所在也春取榆柳之

大此火即燧也榆柳青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
櫨白金色槐檀黑水色四時之色也夏取一年五番
火各取其火之旺者也○古人鑽燧改火對時育物之道
參贊化育之機也後世都不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
理會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已止也
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次崖林氏曰此一節言期年之可也○虛齋蔡氏曰此兩條言
三年有妨一年自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矣之意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

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焉爾虛齋蔡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是為疑是如何則其心可知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无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

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月林丘氏曰始食菜果則期年外尚未可食稻也練冠練緣要經不除則期年外尚未可衣錦也○次崖林氏曰食

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

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因之吳氏曰食稻

全重一愛字蓋心之忍與不忍只在安與不安故既發其不安之心後因其不察而警之使不自安之心安與不安

只在念父母之愛與不念父母之愛故未又三年之愛喚醒之大抵念三年之愛正其所以不安者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詞。

蔡氏曰為字指食稻衣錦言即便是短喪也。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

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因之吳氏曰食旨不甘三句

女安則為。相反對影出。蓋借君子以聳動其不安之心。此節絕之深責之全是要發他使不自安與食稻衣錦三句總歸一意。非上則使之反求。下則深絕而責之為判然二截也。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

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因之吳氏曰愛

衣錦喪不三年說。此句依註作推原說。言愛親之薄。由其心之殘忍不仁也。顧父母之恩何如。而可殘忍以為心耶。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

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因之吳氏曰前食稻二

不自安。然不。提明父母之愛。則不自安之心。或終被錮而無由發動。故又探本而深斥之。使其究竟至於不自安而

不忍行期年之喪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

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

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政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虛齋蔡氏曰難矣哉亦兼

飽食而一無所用心。則墮功廢業。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矣。○夫博奕不可為者也。然為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可以用無所用心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虛齋蔡

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對小人說。則皆以位言。○宰泰王

氏曰。人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

戴山劉氏曰。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為亂。小人徒勇必悍暴而不循分。故為盜。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戴山林

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何也。義以為上。則當為便。無所畏避。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於天地者矣。何勇如之。勇而無義。在君子則為亂。在小人則為盜。見勇不足尚也。○戴

山劉氏曰義者勇之為體也義在是勇即在是故除却勇可不道

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微弦徐氏曰子

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處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訛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

諫反

訛誘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虛齋蔡氏曰隱惡匿瑕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說說然樂得人之短而攻之是誠何心哉○少墟馮氏曰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季思歸氏曰已有過每至痛心切骨積日累月不能釋然人有過豈可不加矜憐何忍向人

道下訛上則無忠敬之心虛齋蔡氏曰凡入忠敬其上即

而以已私誘之者乎○觀勇無禮則為亂虛齋蔡氏曰人

講王氏曰下流只是下位○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果而窒則妄作虛齋蔡氏曰

勇而無禮全是血氣爭強矣○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矣○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訛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訛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訛謂攻發人之陰私虛齋

蔡氏曰微以為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

以少奪長而自以為勇者不遜為勇也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畧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責直者訛以為直也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

唯仁者能惡人也次崖林氏曰聖人子貢皆是惡人小註戒人自警之說不是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

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孟族方氏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

怨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徒咎女子小人○紫峯陳氏曰

親狎之則不孫而狎恩恃愛疏斥之則怨而不為我用所

以為難養也○虛齋蔡氏曰莊以泄之不近之也慈以畜

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而君子則有善養之

道○少墟馮氏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略於女子

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其是難養底可見自家學問無微不

忽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通考字泰王氏曰遜之六三

曰係遜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

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占也然恩謂若專以私恩

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者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

改過也虛齋蔡氏曰人年至四十則神日衰急少能精進矣於此而見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

之未改者終不及改矣○天崖林氏曰四十見惡尤甚於無聞者四十乃血氣極盛之時過此則漸衰之日矣修德

進業者所當及時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

誰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

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虛齋蔡氏曰微子去之在

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

紂之忿嫉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

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也且箕子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諫時已自擗死了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耳然則論語

此二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之期亦

只此為據矣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觀壽王氏曰

去之非便歸周只避於荒野耳抱器歸周在克商後

三人行不同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蘇泉徐氏曰三

死皆有痛哭流涕之意誠不忍宗國仁或去或歎或

之滅亡腕腕懇懇皆有惻隱之心故不拂乎愛之理而

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虛齋蔡氏曰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

理上然惟不拂乎愛之理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

次崖林氏曰聖人所以斷三子之行同於一仁者為其行各不同恐人於此有所難黃也

此干之死殺身以成其仁憂君愛國之心固無得而議也
箕子偶不觸犯紂之怒而不殺之然其心即比干之心也
微子乃商王元子紂之庶兄有宗祀之責知紂後來必敗
紂敗而已若為紂所殺則宗祀誰承故脫身而去正欲存
宗祀也其去雖若於君漠然無情然其一念忠誠愛國之
意豈減於箕子比干哉故聖人一以仁許之○觀濤王氏
曰比干之死人例能諒之至於微子嫌於亡君箕子嫌於
辱身鮮能諒其人者故夫子並論之○虛齋蔡氏曰孔子
此句真萬世之公案蓋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
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仲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即其位察
其時而原其心而直斷其為同出於憂君愛國之心迹雖
不同心則一也此等公案非孔子誰能斷之然當時三公
者亦已各自認過了其曰自靖自獻于先王三公
之心直可質之青天白日照耀天下與來世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處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

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

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虛齋蔡氏曰柳下惠此言皆曉或人以此

去之意而自許其終身直道矣○季侯周氏曰何必去父

母之邦正是發明此道決不可枉不是枉道易合之說○

觀濤王氏曰言人情皆惡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
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肯枉道
之意○逆料天下之不容直道○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
亦不恭處若孔子則周流矣

之之言而凶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次崖

曰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

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孔子行通承上文

意○景公不能用之意起於晏嬰○月林丘氏曰老不能

用正以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老而不可俟

耳此即接浙之行去而反魯也○觀濤 然此言必非面語

王氏曰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邊 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麟士顧氏曰按史記

如集註為當然邢疏云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

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

不能以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

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解不能句似鑿却佳 ○程

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

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

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虛齋蔡氏

之聖使景公以季氏待之亦何足為過然以季孟之間待

之則禮亦未為薄但孔子之所以留其國者冀其可用以

行其道耳而曰吾老不用則雖禮 遇之隆亦何取哉故孔子去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朝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

攝行相事齊人懼虛齋蔡氏曰孔子用於魯疑歸女樂以

沮之月林丘氏曰齊女皆衣文衣而舞康尹氏曰受女樂

而怠於政事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虛齋蔡氏曰當用孔

子時而受女樂簡賢夫子所以行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辭

三日不朝棄禮也荒於聲色而怠於政事三日不朝此

孔子去魯之本意也郊不致膳狙直託一事耳○字泰王氏曰論

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也○字泰王氏曰論

語直書夫子去魯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如

孟子所言與史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

實所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也孔子行三字中有包括孔

子非遂行也記其以是行爾論語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

春秋之辭也孟子史記則傳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者與大崖林氏曰理欲不並行受女樂而三日不朝則

聖人見幾而作若他人必待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去矣○

適考因之吳氏曰桓子受女樂此其深謀詭計處當時夫

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非特隣國畏之桓子已心忌

之久矣彼起初暫用孔子向欲觀其志意何如不想後來

作用俱一意公室不利私家雖欲遂其借擬無涯之志亦

將無計可施遂因齊人女樂之歸而君臣往觀以潛速其

去孔子決意而行亦非不知已墮齊人之謀陰中桓子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四

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虛齋蔡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

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不孟子曰不信仁

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

於此非總上章也麟士顧氏曰范

註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不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麟士顧氏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各因

荷黃之類陸通字接輿雖邢昺亦云斷屬附會

其歌辭亦以論語為正蒙莊添談不足據也 夫子時將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

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

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

趨不同者也虛齋蔡氏曰味接輿之歌既比之以鳳而又

子而趨不同者也○震華林氏曰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

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

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處從政者殆而

則冷語掩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彥陵張氏曰按

記者接輿數章正見世亂末流之印未嘗無人雖較之

夫子濟世之懷廣狹不等而其一種高風恬致蕭脫世外

之品亦自有不可泯者故詳次論之此實接輿諸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五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

聞而辟之也。徹弦徐氏曰不得與言正所以成其為狂處

然其處已則是其處聖人則非雖然當今之世欲求其人不可得矣。百沙陳氏曰沮溺接輿輩後人溺於富貴者見孔子道他不是却以藉口如何得他肯肯他雖偏過於高後人偏淪於污他猶不失為漸之上九後來藉口者却是晉之九四一則鴻漸于逵一則晉如碩鼠何異雲泥之相隔耶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王氏曰問津時說謂是欲挽二人濟世意此鑿說也夫子轍環天下豈能一一知津且一時何由知二人為隱士而欲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六

之乎。通考次崖林氏曰沮溺二人竊意與楚狂丈人皆不知姓名曰長沮曰桀溺記書者加之以名耳沮者沮而不出溺者溺而不返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者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

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盧齋蔡氏曰長沮託此以拒之本是心不然孔子之周流而不遂隱也

矣四字含蓄有味桀溺比長沮之言發露殆盡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

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耷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次崖林氏曰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為善國口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而汝

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次崖林氏曰辟人者辟此遇也辟世者是視一世皆無善人可遇辟而去之不復求所遇也彼以夫子周流四方在魯不合而之齊之齊不合而之衛之楚為辟人以己之長往為辟世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七

從此則譏夫子。耷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之意在其中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

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觀濤王氏曰斯人吾與見聖人萬物一體之意

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

之耳。徹弦徐氏曰桀溺視天下無一人之可與充其揆同羣鳥獸而後可也且以斯世無道而易之之難而遂不與易之則世亦何賴有君子哉故夫子言彼欲辟世則將不與斯人同羣乎然鳥獸不可同羣則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彼言誰以易之若天下已治則吾無用易之正
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爾○承菴姚氏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二句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天下有道
二句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二句○虛齋蔡氏曰此皆反
桀溺之言然二人所執實同○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
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

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

下而棄之也敬軒薛氏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
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
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
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
乎心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八

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篠徒躬反
植音植

丈人亦隱者虛齋蔡氏曰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蕢老流
不得其姓名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
知其姓名字耶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名○子路
問津自楚反乎蔡也子路從而後即此時也又皆序楚狂
之後故知四

篠竹器通考麟士顧氏曰注本集解據韻會
篠音草器篠字從草不從竹韻會為
人皆楚人也

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篠於杖荷分辨也五
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篠而芸也

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虛齋蔡氏曰丈人蓋知子路從孔子遊者乃正辭以責之
不勤不分是責不事農業孰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

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虛齋蔡氏曰拱而立即敬之也不必
知其隱者敬之也
說心敬之故拱而立然亦由心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食音嗣見
賢通反

次崖林氏曰殺雞
為黍野人盛設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次崖林氏曰
聖人使子路
反見之必授以與語
二意下文所言是也

而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虛齋蔡氏曰行只是出去逆知
子路之必將來故先去之其家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九

已知之矣長上
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

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

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觀濤王氏曰
欲潔其身句

繫帶上如之。何一氣說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

可廢。次崖林氏曰。不仕無義一句。是總屬下皆發此意。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是因見其二子說來。蓋因

其所明通其所蔽也。謂君臣與長幼並列為五倫。而君臣

為尤大。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可廢之。今子欲潔其身。則廢君臣之義。人之大倫。從此亂

矣。君子之仕也。豈為富貴利達之謀哉。正以行君臣之義

也。故雖知道之不行。終不忍潔身而遠去。以廢義而亂倫

也。○虛齋蔡氏曰。通節皆是反覆言君臣之義。不可廢不

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

實不重。○仕如何則行君臣之義。蓋仕事君也。以臣事君

非義而何。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也。○

微弦徐氏曰。行義與行道不同。道有時而不行。義則無時

而不當行。故雖濁亂之世。而綱常倫理。不可一日而不明

也。若曰道不行矣。而遂廢君臣之義。則三綱淪。九法斲。乾

坤將毀。而人何以自立也。○貞父黃氏曰。義以君臣之倫

理。言道以君臣之遇。合言道既不行。却又要行義何也。蓋

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

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矣。然謂之義。則事之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十

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

非忘義以徇祿也。次崖林氏曰。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

字是義字。非忘義。祿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

以徇祿是餘意。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虛齋蔡氏曰。子

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

反來見人而言之。耶皆不可知。若以為子路只述夫子之

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耶。然終是可疑

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九範夏氏曰。丈人

已行子路尙向誰語。路下有反子二字。○范氏曰。隱者為

甚。是若論子路之言。亦平生無此婉曲。

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

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

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

而終不離於道也。○虛齋蔡氏曰。隱者為高。仕者為通。為字

饗富貴。為越了道理。以求富貴也。夾如水

之決防而出也。性命之情。情之正者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虛齋蔡氏曰。逸。民。古逸

也。孔子下文論列。不及

朱張。不知如何。○次崖林氏曰。柳下惠為

士師。三黜。不去。終於不可用。故列之。逸民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

○觀。濤。王氏曰。不降。是志之高。不辱。是身之潔。○次崖林氏

曰。夷。齊。不降。志。不辱。身。總是一事。一以志言。一以身言。或

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孟子。言。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

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

去。同。聲。下。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十一

義合人心。盧齋蔡氏曰：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

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

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是秩然之理，慮是自然之心。中倫中慮，見不激不隨，意其斯而已矣。非不足之詞。言二子所以為逸民處在此，觀二子者當於此處求之，不可以其降辱而訾之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權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肯也。○

承隱居來廢中權承放言來。○

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能特立於污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

曰隱居乃以隱為高，是其行之偏處，與隱居求志之隱居不同。身是獨善其身，廢是託為狂蕩不檢之人，以示其不可用而甘自廢棄也。○

有一廢即廢是道理也。故曰中權。○

降志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惠連則和而後矣。仲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清中權正所謂發落德之光而取人於形迹議論之外者也。○

惟天地鬼神得而知之，而夫子獨闕其隱，遂與夷齊並列，宇宙向使其心事不待千載而後明，則是潔已以揚父之

短也。惡在其中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

矣。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

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主意但隨其事來。○

吳氏曰：夫子既斷七人之行，覺得他做來大着意。○

是橫一個主意在胸中，外面做出事來，湊泊上去，故繼之曰無可無不可。言我未嘗橫一主意，曰如此為可，如此為不可。○

未始有期必之心也。則歸之無而已矣。○

時也。聖人之行隨時而已，故頃刻之間而特立變則聖人之行亦立變。○

蓋不可不是活字。○

得友蓋已遞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

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

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

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

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

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

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

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承卷姚氏曰天地變化草木

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暇逸而已乎

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

逸之意胸中即有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

以逸民二字一則不降不辱一則中倫中慮一則中清中

權志行雖殊遺逸則一聖人曰我安可若是逸也我一逸

而君臣之義廢矣天下之無道莫與易矣且天之用我與

否未可知也人之望我之極又甚至也可不可安得先主

於中而凝滯於外消息盈虛惟其時而已用舍行藏惟其

遇而已是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而大異於逸民者此五

字成文妙在二無字逸民有可有不可聖人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者不先

主逸字於胸中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大師摯適齊 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虛齋蔡氏曰前只云大師魯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虛齋蔡氏曰以樂侑食侑勸也

脾好音樂故以此勸之字泰

王氏曰按諸侯三飯此起亞終四或

謂昔嘗僭禮後去其一然不可考矣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觀清王氏曰適是

播鼓武入於漢 鼓徒

播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武名也漢漢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 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島也 徐氏曰師擊為樂官之長而干也繚也缺也皆

侑食者也方叔也武也陽也襄也皆司樂者也適齊

為去魯之倡而適楚適蔡適秦也皆避地者也入於河入

於漢入於海也皆避世者也適者於此不可則去之彼之

意入則終身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

之言也未章故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

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

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樂官之潔身去

亂則知樂官識樂之正。知樂官識樂之正。則知聖人正樂之功。○盧齋蔡氏曰。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為三桓僭安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看此章者。當得此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

次崖林氏曰。不施其親。即為於親也。○觀濤王氏曰。親以九族言。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

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觀濤王氏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非畏其怨。乃理當任之耳。蓋既使在大臣之位。必是以為大故。謂惡逆。○梁峰陳氏曰。故賢了。以為賢。則何不任之。有功德於民者。苟棄其子孫。則敬故之意。衰矣。必也官其賢者。其不賢者。亦使之不失其祿。非大故則不棄也。○敬軒薛氏曰。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次崖林氏曰。四者皆忠厚之德。乃魯初下章亦此意。○無回沈氏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微。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其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胡氏曰。此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

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莊渠魏氏曰。必武王時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靈山葉氏曰。此伯禽就封。周公訓。飭之辭。蓋以其祚周者而祚魯也。有基無壞。只在此數語。所謂社稷靈。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騫。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盧齋蔡氏曰。孔有子也。謂一產也。四乳八子。以伯仲叔季字俱雙。故朱子疑出似不宜。孰安在本文。說總是周之盛時。人才之盛。故本則不可得。○月林氏曰。周室人才不止此。幸於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然不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考矣。字泰王氏曰。記魯未賢人之隱。而終以周室盛時賢人之多。所感深矣。○馬融鄭玄皆以周之士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朱子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矣。然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又宜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是八士皆南宮氏。國語云。文王詢于八虞。蓋八士皆嘗為虞官。則以為成王時人者。近之。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

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徵於徐氏曰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燬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廢之故。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值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皆不為無意云。上章以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八

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

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虛齋蔡氏曰世間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一

利害至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世間惟喪祭最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其亦可矣。○其可已矣。子張意謂儘可了。朱子訓曰則庶乎其可似少抑之蓋士者分內事固不止此今日其可已矣則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註又曰一有不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致也。○次崖林氏曰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尤大事若不思得毋傷勇乎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觀濤王氏曰可字是大節無虧意已字是語助辭不作止矣。○嚴泉徐氏曰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能見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子張斯言務外之氣習畧覺消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

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虛齋蔡氏曰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為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已也則謂之德執德必弘然後眾善益集而德不孤信道必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為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則德孤而道廢道不為我有矣○子路之終身誦子真之以無語無驕為至執德不弘也○辛我之憂為仁之陷害冉求之自畫而謂力不足信道不篤也○次崖林氏曰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為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焉能為有亡猶不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

言不足為輕重次崖林氏曰斯人也世雖有之不見因此就增重了何足為有世雖無之不見因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九

遂無光彩了何足為無猶言有之無所補少之無所缺○虛齋蔡氏曰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然其所以不能為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不聲

子夏之言迫狹觀濤王氏曰夫子亦曰無友不如己者但謂之日拒則是他來求友於我而我嚴以

絕之與無友子張譏之是也虛齋蔡氏曰子張之言皆以破其不可者拒之之說但氣象不同

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次崖林氏曰子夏可者與之其言善矣其不可者拒之則傷之太急于張容字矜字都是被他拒字然一切如此都無所拒又未免失之太泛必若集註之說然後為無病○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固不應拒人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又不敢拒人○通考陽明王氏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于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敬菴許氏曰子夏之論交即聖人所云益友損友之意子張之論交即聖人所云汎愛親仁之說也學者取友輔仁常如子夏之慎所與而天心體物當如子張之無不容道並行而不相悖毋以二賢所見廣狹為軒輊也

也泥去聲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論語卷十九

其初固皆聖人之制作而各有其一事一物之存焉故必用也致遠恐泥以其不可觀以理未嘗不在各存於其務其大而不可不觀濤王氏曰遠指天下國家泥行不去也如學農學圃是小事人之事以禮義信致民敬服用情則不能致遠恐泥故夫子不願樊遲為也○子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可見

其已進於高明矣○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舌皆有

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

也

也

也

也

也。甘泉湛氏曰：天下無二途，莫非道也。小道也。者道之末者也。不可謂非道之所在。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次崖林氏曰：日知其所亡，謂無忘字說。非亡則所無者為吾能矣。積而至於一月，又將所能者來溫習。不忘如此，則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其心無時不在於學，可謂好學也。○觀濤王氏曰：日是日日，月是月月，非止一日一月也。○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凡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已之意。日知其所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四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

面學上說切問切於己者問也。當隨各人切已處問方是。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此是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非教人不求之遠求之近則遠可致求之遠則失其近。將無所歸矣。故曰近思。○虛齋蔡氏曰：篤志何以為致知之事。篤志堅心也。朱子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次崖林氏曰：心有所繫，篤志則心不之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遠。故曰心不外馳。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

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耶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曰仁在其中，與直曰仁尚有間。正為向是致知事也。○虛齋蔡氏曰：人皆知力行之所以為仁，而不知致知亦可以得仁。四者皆致知之事。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此心常有而理之存於我者，亦由是而固。是雖非所以為仁，而仁亦自在其中矣。○因之吳氏曰：便是學問思辨這幾樣，若把心思意念放在上頭，著實去做，這心在那裏去。只好恰恰在勝子裏，仁豈有不存者乎。○東鄉艾氏曰：心存而理自熟，則仁在其中。即謂之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觀濤王氏曰：此以工夫本體立說。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聚處，便是本體。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觀濤王氏曰：此以工夫本體立說。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聚處，便是本體。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觀濤王氏曰：此以工夫本體立說。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聚處，便是本體。

觀濤王氏曰：此以工夫本體立說。仁是本體，四者是工夫。然工夫聚處，便是本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五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虛齋蔡氏曰：工不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

他事理他物是為遷於異物君子不學則心用在外尹氏物上不在道理上用故無以致道此則子夏本意

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

可不知所務哉虛齋蔡氏曰學者求知其理而行其事也致其道者造乎道之極致也亦是做到家之意成字

致字重看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肆與學分較較重然

不特居肆而已而日以成其事不日學而已而日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欲成其事非開居也學者特地是欲

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因之吳氏曰天下事惟專心志以求極其專一懸至凝聚於學更

君子故君子必以吾之精神意念專一懸至凝聚於學更不他雜以求造於神化至極之歸學以致道一連緊說下

觀講王氏曰學字須見專務意方與居肆意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

過虛齋蔡氏曰必文以重其過以重其過四字朱子警人尤切文則重其過矣何也始焉不知慎思而行與理悖

是過了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增益其過也重字去聲讀

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旋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

必字見小人有欺之心○蔽菴許氏曰憚與不憚二語形容小人

過則文之何為甚矣○小人之詐偽心勞而日拙也○幾亭

也遂過文過因一過而成二惡○德偶失無心善反有心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虛齋蔡氏曰望

言之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次崖林氏曰儼然者貌莊

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

春風遲日無稜厲之色也言厲者謂正詞嚴是是非非

乎不可易也嚴而溫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是本無三變

變者自他人視之耳○此君子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

不能此是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故曰

非有意於變也○無回沈氏曰三變自望之即之聽之見

來君子原未嘗有變○近溪羅氏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

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見

其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

意於變蓋竝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王氏曰

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盛自然尊嚴想其揚

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謂

盡者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純

象如此乃是朱子答范文叔求春風堂記謂明道先生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見聖人矣厲當訓嚴而云確者蓋云嚴則不足以盡德言

之實惟確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胡

敬齋謂楊子雲之言沉澁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

也得敬齋此言益明此章之義矣此章子夏形容聖人氣

象最親切與溫厲諸章足以相發最宜深味○蔽菴許氏

日三者皆當然而然亦時然而然盛德之符自是如此學

者於此不足或有偏展只

是涵養不足思之思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虛齋蔡氏曰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

人我誠固有已之心雖出於誠而人未必信者故曰厲猶病

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也。虛齋蔡氏曰君子指

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次崖林氏曰信而後諫然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

民未信不容不勞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謂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一敬菴許氏曰信於民固難而信於君尤難須是平日正大光明表裏洞達而一念忠愛之心潛孚默感有不言而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處乃能使上下相信厲諫不患否則不免於二者之患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次崖林氏

曰言人於立身行已大關節處若不出於矩度之外則大本立矣其於日用間細微小節雖或出入亦無妨也。○

觀濤王氏曰下句因上句來惟其大德已不踰閑則小德雖未盡合亦是先立其大而末暇及於其小猶之可也若無上句則下句便著不得

可字○出入字承閑字來○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

學者詳之虛齋蔡氏曰饒氏謂此章用以觀人則可用以律已則不可至言也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

已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麟士顧氏曰

容節之間為末其所謂本雖未說出然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附之吳氏曰首節子游雖說門人小子隱隱見譏

子夏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別必列反焉於度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

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觀濤王氏曰二孰字只在君子之心上說若事

先須存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

有別矣王氏曰譬諸草木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

非一端木根淺灌可也小者生條未成尚須培植護事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所以養之於酒掃應對進退之節正以

而漸進也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虛齋蔡氏曰淺深生熟要分辨

造到深者又欲等熟。而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然後可進以他說。觀濤王氏曰：誣猶罔也。蓋他身分君子之道，豈可

如此。觀濤王氏曰：二君子。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虛齋

曰：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別章萬殊一本

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並舉之意。觀濤王氏曰：有始有

卒二有字。是一齊都有。不假。則惟聖人爲然。王氏曰：聖人

漸次也。始指小學卒指大學。如大海潮上

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觀濤王氏

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聖人只重惟字。見小子不能。執先二句。見心本無先後

警諸四句。言教不得不在先後。未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則言本末不可一時並教。子夏全用漸次意。折倒子夏之意

君子不是有意先傳後倦。只因學者所造淺深不同。不得

不爲此等漸次。若有始有卒。不待漸次積累。惟聖人能之

而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據子夏語氣。至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似已竭盡後綴以有始有卒二句。蓋用聖人反照學者

所以決其不可不用漸次。以深矯子游之說。程子曰：君

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一

衆。字泰王氏曰：程子第一條乃子夏本意。子夏只是說

教人有序。先教以小者近者。使知所入而遠者大者。因將

有所俟而及其可爾。非倦而不教也。子夏之意。只說到此

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此章之理。以足子夏未盡之

意。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謹獨。虛齋蔡氏曰：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勢似武緊些。只爲人認本末爲二。致故上言如此。理無大

小者。大小以事言。所以爲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

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此

朱子之言極妙。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忽於小也。○月川曹

氏曰：精義入神。是底事。洒掃應對。是小底事。然其理則

無大小之別。○次崖林氏曰：理無大小。大事也有理。小事

也有理。洒掃應對。事雖小。理未嘗無。便是形而上者。君子

只在慎獨者。正以理無大小。雖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一

而理無不在。君子之學於此而謹之也。程子言謹獨處。非

一川上章亦然。此見程子平日用功處。其悟道入德之深

非游夏所及矣。○受軒貢氏曰：小學工雖易簡。尤是收其

放心。所以有實用。假如洒掃應對時。心無他念。便是中。從

容自在。無一毫勉強。便是和。自然有條理。便是禮。中心酒

然自快。便是樂。安於職分。當然非有所爲而爲。便是誠。意

依着良知。去洒掃。便是致中。洒掃得停當。潔淨。便是

格物。皆於身心有益。這雖小事。末務。即是大學功夫。又曰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

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敬軒薛氏曰：程子作字

洒掃應對亦然。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月川曹氏曰：學洒掃應對。而精義入神。便在此。○虛齋

蔡氏曰：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同者。洒掃應對。其

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

伏崖林氏曰酒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理也所以貫通只一
理。因之吳氏曰精義入神不在酒掃應對外假如應對
有序。便只禮從容不乖便是樂。禮便是中樂便是和致中
和便可位天地育萬物。豈不是神化性命。便在裏面。故形
上形下貫通只一理。却就酒掃應對說。這還是形迹直把
來當不得精義入神。故做酒掃應對時神化性命不能勾
一時都到。須有漸次方可。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

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敬軒薛氏曰酒掃應對雖小
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
之節文精粗本末。又豈二乎。○伏崖林氏曰凡物有本末
此章所言本末是也。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言本末皆有
理。不可謂本有理。末無理也。酒
掃應對必有所以然。正此意。又曰自酒掃應對上便可
到聖人事。伏崖林氏曰酒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
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 愚按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一

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
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
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
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虛齋蔡氏曰觀此章者要知小學大
學理一而分殊。因之吳氏曰觀此
章須先知大學小學理一而分殊。蓋酒掃應對源頭處即
神化性命。豈不是理一。畢竟酒掃應對是下學底事。神化
性命是上達底事。豈不是分殊。故立教者教以酒掃應對
自是一教。教以誠意正心。又是一教。或問酒掃應對究竟
便是誠意正心。則教以酒掃應對便是教以誠意正心。何
故先傳後倦。不知酒掃應對所以然。乃是誠意正心所當
然。當然與所以然。豈混然無別。故惟聖人便合下一齊都
有。若學者直須過了一節。又是一節。走了一步。又是一步。

一時都交付
與他不得。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伏崖林氏曰仕亦此理
是行此理學是求
此理故曰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
及其餘。伏崖林氏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
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 然

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
益廣。虛齋蔡氏曰二句平說蓋各有所指上句為已仕者
或以二說相須例觀者非也。敬菴徐氏曰當仕之時以
一學為餘力自是見聞上尋討之學若是本領之學則無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二

於已仕未仕不可須臾忘也。○觀濤王氏曰兩優字不同
上優字則公餘暇日下優字是學成了非是暇日之謂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伏崖林氏曰致如致知之致推之
以至其極也此是崇本之意蓋為
世人多趨於
末故為此言 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

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
之弊學者詳之。伏崖林氏曰而止二字有病不若聖人喪
與其易也之言有斟酌此立言所以難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虛齋蔡氏曰師也辟。再
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

仁可不謹哉。○子張之難能處大抵亦務外所為。○次崖林氏曰子張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為之故難能然少誠實剛愎之意故未仁少誠實虛偽也少剛愎寡情也虛偽寡情則心馳於外而天理之所存者寡矣故未仁。○承菴姚氏曰為難能也口氣若曰其所為者有非人所易能也然而未仁蓋深病之之辭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

以輔人之仁也虛齋蔡氏曰言欲輔之而為仁則彼之務外自高無舍已下問之意欲以輔人之仁則彼之務外自高無惻怛俯就之心曾子此言蓋就為朋友分上說蓋仁惟務內而平實者能之而亦可以為人所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憫觀感之助難與並為仁也合兩章觀之皆可以見子張之不足於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五

處○嚴泉徐氏曰兩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為仁之質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切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疎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

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觀濤王氏曰堂堂雖輕然病根自室堂來務外自高外有餘則內不足○敬菴許氏曰子張有務外好高之病子游與曾子均不與其為仁顏氏之子終日如愚而夫子獨稱其不違仁然則仁之體段可以默識而為仁者宜知所從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紫峰陳氏曰人能自盡其心者必也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何如哉○虛齋蔡氏曰平字有感動人意聖人言人無有不能如此者而不能如此者是誠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虛齋蔡氏曰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十五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

之為難次崖林氏曰此亦父臣父政之善者而不改方得為孝耳若皆不善則當以善改為孝如元祐之政熙寧是也若紹聖之紹述則非矣孟莊子父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其臣與政皆是善者故聖人如此說○月林丘氏曰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然人情多惡老成而喜新進作聰明以亂舊章而况於得以白專之乎故云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賡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觀濤王氏曰

遜之意非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次崖

散之四方林氏曰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頗難

帝用兵四夷陪場帝征遠東致民窮而盜起亦故其犯法

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恒心亦使也故其犯法

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次崖林氏曰民之所以

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選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致爭鬪而致訟哀矜者於其

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已之聰明能得

其情也迫於不得已如飢寒起盜心之類是也陷於不知

只是小民無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觀濤王氏曰情字

知而犯法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犯罪之情所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罪狀是也非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之情也觀下喜字可

見矣蓋哀矜是哀矜其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喜是喜

其得情以明察自負也○困之吳氏曰曾子告陽賡本旨

只在一點哀矜憐之心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言犯法

不由民以起下所以當哀矜之意註中其犯法也三句在

情當其罪非復無辜者矣然致之自上罪不在民猶夫無

辜焉方哀矜之不暇而又何以得情為喜乎此乃天理人

情之至持是心也則所以慎於用獄以求得其情者既可

想見而所以自反自盡務求不失為上之道也者亦自不

容已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行亦

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

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次崖林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皆歸於紂則紂是箇極惡人矣原來紂之惡亦不至如此

之甚只緣一置其身於下流之地遂為眾惡之所歸耳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饒氏

日子貢不是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更平

因之吳氏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方其有過再不掩護

所以能改惟其能改復於無過民所以共仰一節要見君

子之過與常人不同而過不足為君子累意○虛齋蔡氏

日子貢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

到人皆仰之處○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可說更只可

說復○微弦徐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

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

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浸尋

於下流者有之矣。○戴山劉氏曰：日有食之，陽見食於陰日之過也。月有食之，陽盛而凌陰，亦日之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虛齋蔡氏曰：問仲尼何所從學。○觀濤王氏曰：公孫朝所問甚淺，只見夫子博學多

聞故問從學何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潘溪朱氏曰：此是夫子憲章文武之

非所以語聖人之宏，謂夫子而倚諸人以為學，則非所以語聖人之化。○虛齋蔡氏曰：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

事為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

是論道之全體。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所記而已哉？且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

文武，文武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旨矣。公孫朝之問，只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耳。子

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次崖林氏曰：未墜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則在人。賢

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

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

亦字輕說過。○困之吳氏曰：賢者識大二句，要體貼得道無往不在意思。出道之宏，禍大要固有賢者以識之，下及於纖悉細微委瑣之事，則入有不賢者以識之，道無往而不在如此。故夫子亦無往而不學，而欲以拘儒曲學所謂專門之師求之不亦過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

一牆，卑室淺。繁峰陳氏曰：牆卑則室淺，故其家之衣冠文物服飾器用人皆得以窺見之。○虛齋蔡氏曰：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其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繁峰陳氏曰：牆高則室廣，故不得其門而入，則其中美

之豐潔富者，人物之肅雍，衣冠之衆盛。○虛齋蔡氏曰：明其非宮牆外望所得而見也。○譬之宮牆以下，只說宮牆

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耳林丘氏曰：外垣為牆，宮牆外望，故曰窺門，即宮牆之門。○觀濤王氏曰：宮牆內面，藉藉

藉藉，喻所造地位下面數仞及肩，是以造位高，早言室家美富，是以藉藉淺深言。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因之吳氏曰得其門者或寡矣雖大樂說天下人意實指著武叔說他不曉得夫子

該應有這般說話此是深鄙武叔之詞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

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因之吳氏曰無以為也非教他不要毀言毀仲尼之聖豈

是人毀得底他也高得極了憑他自毀亦說他不著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虛齋蔡氏曰詩傳高

一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阜土之高而有平陸者日月喻其至高觀濤王氏曰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喻其明也○虛齋蔡氏曰踰也非攀躋之意如丘陵雖高日月猶在其上便是踰了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言

其高莫擬也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

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麟士顧氏曰何傷於日月即是言何傷於仲尼不知量謂不知已分量之

早故敢於毀聖人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聲

責子禽不謹言

觀濤王氏曰知不知在評論人物上說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次崖林氏曰言

聖人之德大而化之大可為而化不可為故其不可及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大猶有形迹化則無形迹○觀濤王

氏曰不可階而升全在化不可為上看如善信美大皆有階級可階至大而化之便懸絕了故不可階而升○石簣

陶氏曰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尚上蓋天原是一箇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

是以如之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

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次崖林氏曰立之

事制田里教樹畜皆所以立之也道引也引之使就道也是教民事立學校明禮義道之以德皆所以道之也綏安

也謂安存也比立尤深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條著地矣故曰綏立之固也動是鼓舞作興使之歡

喜踴躍進於道而莫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虛齋蔡氏

禦也此道之尤深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日言其感

應之妙神速如此此句只貼到動之斯和處斯字正是感

應神速諒了故哀榮二字朱子另解在下○次崖林氏曰

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

上見得非有外也○敬軒薛氏曰堯之欽明峻德以至黎

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涇野呂氏曰夫子之得邦家看榮謂莫不尊親虛齋蔡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神榮謂莫不尊親氏曰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范氏哀則如喪考妣無回沈氏曰生謂生則天下皆歌誦亦好榮死哀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聖人死而天下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沒而天地慘澹萬物俱有愁苦之狀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

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徹茲徐氏曰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而明立之如播植人也而其遂則天斯立如斂樹天也而植之則人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虛齋蔡氏曰得那家一節以其感人者言之立之斯立至其死也哀皆莫知其所以然此便是化不可為處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也。不是別一意。○觀濤王氏曰上文夫子之不可及節最重得邦家是就中抽出言之因子禽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困之吳氏曰仲尼豈賢於子這句話說得十分好笑故子貢答處多有驚異底語氣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曰如之何其可及俱說得鄭重。○了凡袁氏曰上言不可及下言如之何其可及則下節正發明上節勿作兩樣看蓋神化不可名而舉感應言之正加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感應神速正是化不可為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虛齋蔡氏曰桴與袍同桴鼓影響三般意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

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次崖林氏曰人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是變化莫測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窺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測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也咨嗟歎聲虛齋蔡氏曰咨

云咨十有二牧小異其曰咨禹者同咨十曆數帝王相繼

有二次記者之辭故此首下個堯曰字爾躬以其德當天心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虛齋蔡氏曰允執其中是叮

曆數在爾躬也觀濤王氏曰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

守字不同守便死煞了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何死煞守

得故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者蓋必隨四海之人困窮則君

時處中員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觀濤王氏曰四海困窮承不執中來

祿亦永終矣戒之也敬庵許氏曰允執厥中只是此心

無所偏倚而所執者常在天理之中人君之心與不中

便關四海生民之休戚四海生民之休戚便關天命之去

留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舜授受囑付惟此數言而

已虛齋蔡氏曰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王屬之其實

載之間都是攝行天子之事耳及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月正元日然後舜格于文祖此時始登天子位正與孟子合但無孟子則書經云云恐後人亦看錯了方見孟子看書窮得精到便如此了斷得明白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嚴泉徐氏曰舜亦以命禹

最透乃謂三聖相傳此句記者文法最高識見

無別法只有這些子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不但人心惟危三句允執厥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見羅李氏曰

人豈有二心惟精惟一者正慮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

常一於中也允執厥中則無適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

矣事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

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各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

禮也簡閱也觀濤王氏曰簡閱也如點視兵馬謂之言桀

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顧氏

曰天下賢人當不止有莘然據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次崖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儀泉徐氏曰天降衷於民而以克殷。殷付之

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奉天脩職之不易也。○因之吳氏曰。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自古帝王必任過於己。未嘗歸責於人。千聖相傳。萬不爽一。見其

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字泰王氏曰。施施責已而未嘗責人。只重罪在朕躬。上言朕躬有罪。與爾萬方無干。罪固在朕躬矣。即萬方有罪。亦罪歸朕躬。而與萬方無與也。此其告諸侯之辭也。虛齋蔡氏曰。前段重在命德討罪。上蓋命討者。天下之大。事人君之大。極但使功罪各當。則天下之事了矣。此前段所關之意也。後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脩。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

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民。其亡也忽焉。豈細故哉。此後段所關之意。此是成湯以天下自任處。○伏崖林氏曰。請命之詞。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己。○觀濤王氏曰。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辭。而簡在帝心以上。則自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也。朕躬有罪。以下又言。今我既為天子。而其責尤重也。○微法徐氏曰。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在己寄託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微庵許氏曰。繼夏而王者。成湯也。故摘湯語數語。以明成湯之事。前六句。見其賞善罰罪。一聽乎天。而不敢私。後四句。見其承天付託。引咎責躬。而不敢恕。其心即堯舜之心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齊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虛齋蔡氏曰。言周大賚於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富焉。此說與註反。○大抵此段述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為天下通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云云。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麟士顧氏曰。按紹聞編曰。周有大賚。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二字。雖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便以解

書者。來解此也。此段發明語意。較虛齋更透。○通老東鄉艾氏曰。大賚不專指散財發粟。凡列爵分土。皆是善人兼有功者言。○王伯之分公私之間。有意要惠伯者之驩虞也。無意而出之王者。大公也。發粟散財。武王何心。暴主所積。以為當散則散之而已矣。民遂以為大賚而己。此帝王光明舉動。與後世市德沽名者自別。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虛齋蔡氏曰。書傳云。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是武王誓師。據人

事有必克之理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恁責己何為。○字泰王氏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註
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次崖林氏曰

稱物輕重。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紂為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華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放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究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取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廢者多矣。於是重新脩理。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廢之患也。微弦徐氏曰脩廢官若說是有職而裁革者。則紂時只有元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安得有裁革者。還是有官守而廢墜不舉者。故脩之。虛齋蔡氏曰四方之政行焉。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等。就是四方之政行。觀濤王氏曰四方之政行。亦不必推開於三者之外。蓋上是舉政。此是政行。謂行去無阻滯也。如權量法度。即政也。今則頒布得通。達官之所職。即政也。今則展錯得周。徧。彥陵張氏曰。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同於下矣。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脩之。非其人之謂廢。謹其職之謂脩。是三者政之綱也。四方之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不作效說。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虛齋蔡氏曰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

是二項。如無其國者。滅國也。吾則開封其國。或有其國而國緒已廢絕者。吾則再續之。封一人使承其緒。朱子合解

為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蓋以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故云。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虛齋蔡氏曰賢人為紂放棄。隱逸者則舉而用之。專指箕子商容以其無他事。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虛齋蔡氏曰滅國絕世。其先實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皆有大功德於民。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才有德。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微弦徐氏曰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萬然是太和氣象。微弦徐氏曰謹權量三句。是悉反商政。綱紀嚴肅。故四方之政行。興滅國三句。是其舉動。光明恩澤。汪濊。故天下之民歸心。麟士顧氏曰述武王事。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紂之所富。皆不善人也。周親不賢。權量不公。法度廢壞。百官不職。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遺棄在下。而不用。武王

一之切

反之一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彥陵張氏曰帝王立法。經治無非為民。而食喪祭三件

最切民生。日用故重之。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氣象。麟士顧氏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因之。吳氏曰。唐虞授受。止日執中。而不及政事。承揖遜之後。政事無可變更也。湯武當救民之際。不容相安於無為。故更制改物。極其多端。要之有事而實行。所無事征誅。即揖遜矣。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微弦徐氏曰帝王之

事。何以盡於寬信敏公四字。帝王為政。雖寬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為主。也寬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

至於公之一字如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
所同者公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為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
民無不說也三代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
一節皆足以致治而況得其全者乎○次崖林氏曰寬則
得衆四句集註謂泛言帝王之道虛齋謂四者堯舜之所
同是也愚謂此必夫子所常言故記者取而綴之於後以
盡此章所教之意○觀濤王氏曰通章在末節斷上是歷
敘帝王之道下是統論帝王之道○虛齋蔡氏曰自此以
上不必節節討個中字無非道之所在也若把中字說便
似論語述此有個骨子一般若據學者論道理則安得以
所行者為○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
非中耶

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

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虛齋蔡氏曰不可以咨命誓師為主張誓師二字自該不去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一

楊氏又著個與夫施諸政事者一句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

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虛齋蔡氏曰大抵聖人道無二致而時位不同堯舜禹湯武王之

行者即孔子之所講明者也孔子之所講明者孟子於終

使得時得位而措之亦即堯舜禹湯武王而也天崖林氏曰道只事

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物當然之理堯舜之執中此理也湯武之討罪用賢責已
行政亦此理也中亦在用人行政之間以其無過不及故
謂之中而堯首標出之以告舜於是天下後世始有中
名日而人始得以為依據用功之地故以為千萬世道統
之源其實湯武之所行者無非天理之當然雖不謂之中
而實無非中也豈特湯武後來帝王繼世而興其作為合
乎天理之當然者亦中也但此章所敘是錯舉堯舜湯武
之事以明所傳之一致不是特把堯舜之中來做個骨子

而於湯武之事皆串以中也勉齋雙峯蒙引之說俱有可
采而蒙引為精○徹弦徐氏曰許大天下堯舜以之授受
其所屬付只是三四言而止又更無別說此可想見當時
精神契合宇宙清寧之意至湯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
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之誓告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
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却費氣力此見世道人心
之變帝王所以隨時區
處者不容不如此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

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賢芳味反

虛齋蔡氏曰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大凡惠易費今也惠而不費此所以為美也下做此○彥陵張氏曰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一

勞欲泰威俱就政事上說而美則於不費等見之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

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虞反

虛齋蔡氏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以己之利與之也所謂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者若以府庫之財與之則惠而費矣○觀濤王氏曰民之所利如田里樹畜因而制之教之便是利之不待家賜而人益之也故不費○承庵姚氏曰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只於天地之所以生民民所自有底一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萬世

無窮之利。○彥陵張氏曰：利雖民間所自有，然非人主爲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所謂因者，何也？曰：因時者與天，因宜者與地。因力者與人。○月林丘氏曰：此二句自爲一段，是正答惠而不費之問。下四段則因以并告之也。○次崖林氏曰：勞事非民所樂爲，若是事不得已，如鑿池築城之類，非若春秋之三築臺，這便是可勞者以是勞民，民自知義而樂從矣。又何敢怨播教乘屋，此民自家事，此處未切。○承庵姚氏曰：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民，動衆吾但擇其可者。此方是佚道使民之政。○虛齋蔡氏曰：欲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已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於理便是仁。○凡外物欲而得之，不爲貪。○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斯仁至矣。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承庵姚氏曰：纔說欲便著貪，但我孜孜所欲得者，俱在此心。天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虛齋蔡氏曰：無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凡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次崖林氏曰：君子無衆寡小大之敢慢，則動得其理，內省不疚，自然心曠神怡，從容自在。初非負才勢而好高自大者，故泰而不驕。○承庵姚氏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是聖王兢兢業業心法，不論大廷廣衆，匹夫匹婦，不論些小節目，大綱大紀，但只持守此心，則一日萬幾，泛應曲當，心無愧作，自然舒泰其舒泰却從敬而無失來，與科已傲物者大別。○因之吳氏曰：正衣冠尊瞻瞻視，其威也。德威之畏出於衆志之自肅，初非凌厲聲色以震世也。何猛之有。○九我李氏曰：君子正衣冠尊瞻視，我自正容，謹節儼然於上，而人自望而畏之，其可畏者威也。而其威乃在衣冠瞻視之際，夫豈猛之謂乎。○嚴泉徐氏曰：正其衣冠，不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敢慢處發見於威儀之間耳。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次崖林氏曰：教他爲善而民不從，然後殺之，則吾之道已盡，彼不從善，自取殺耳。此不謂之虐，惟不教他爲善，待他爲惡，就他去殺他，他初未聞教，我不曾盡道去教他，其爲惡時出於不知，非有故意犯之意，我殺之。○暴謂卒遽無漸。○次崖林氏曰：戒其成而後視，不亦虐乎。○暴謂卒遽無漸，其成便從容有序，不謂之暴，惟不曾戒其成，而就視其成。○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便是急遽無序，故謂之暴。

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次崖林氏曰：賊是害物也，嚴其令以責之於先，然後刻期以責之於後，此不是欲害物，惟故意慢其令於先，而刻期責其成於後。此分明有意欲害物也，非賊而何。○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畧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不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劓忍弗能，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虛齋蔡氏曰：有司爲主者，守財者，予奪之權在我，除是不當予，則一介不以予人。若果在所當予，則便以予之，如是則彼之受惠自感激而効力也。○次崖林氏曰：猶之與人言總著與人也，然於出納之際，乃吝而不果，決此便是有司之吝，乃其本職不爲惡。若爲政而爲有司之爲，則惡矣。○案剛陸氏曰：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斃財，言有司以斃財，言有司以斃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次崖林氏曰：教他爲善而民不從，然後殺之，則吾之道已盡，彼不從善，自取殺耳。此不謂之虐，惟不教他爲善，待他爲惡，就他去殺他，他初未聞教，我不曾盡道去教他，其爲惡時出於不知，非有故意犯之意，我殺之。○暴謂卒遽無漸。○次崖林氏曰：戒其成而後視，不亦虐乎。○暴謂卒遽無漸，其成便從容有序，不謂之暴，惟不曾戒其成，而就視其成。○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便是急遽無序，故謂之暴。

曰五美四惡一尊一屏法戒昭然效此
章於帝王之後治統道統一以貫之
○尹氏曰告開政

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
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

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虛齋蔡氏曰知命非特泛然知而已知有命而信之也此都是事到

頭時是臨利害之際知命而惟命之安乃為知命觀高
王氏曰不知命則微福免禍之計生是而不知命觀高
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諉氣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王雅唐氏曰人不知命則於得喪之際不免容心故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
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得喪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
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是入門第一步聖
人為學者言之若成德之君子則不待言命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虛齋蔡氏曰禮所以

得禮有禮方可以自持○表一李氏曰凡人日用無不
繩墨準則依而據之則身何所約束德性何所堅定故
曰無以立○徹弦徐氏曰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
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
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匪傲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擇外誘也
如之松柏之堅在心
禮之固內守也如之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虛齋蔡氏曰言心之聲也人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者也知言者亦不是泛泛知其言語
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孟子知言都就該淫邪遁一邊此則
虛說亦只概說人言○徹弦徐氏曰言之是非得失皆心
之發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
主不能知言○通考敬軒薛氏曰知言○尹氏曰知斯三
則理明於人之賢否無遁情如鑑之明

者則君子之事備矣虛齋蔡氏曰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

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
與無以為君子之君子亦不同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
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

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承庵姚氏曰弟子記此
矣覺軒謂論語首章末末章首俱以君子言亦有相為
表裏之意然則讀聖人之書者可不期至於君子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二十終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騁人也

孟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性更說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楊

以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孟子序說

按史記梁惠王之二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興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

與說軻所言焉耳思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躡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孟子序說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

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

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

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

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孟子序說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

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

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

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必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

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孟子序說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

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長洲湯傳築子方

德清徐自洵又蘇叅訂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次崖林氏曰惠王有招賢之禮是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道可行之機也故不遠千里而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蓋富國強兵之類觀濤王氏曰是功利之利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次崖林氏曰此言仁義各

分體用心之德雖無不統然對愛之理言未免為之體愛之理以體仁長人仁者人也觀之雖兼體用但對心之德未免為用心之制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敬軒薛氏曰孟子是體事之宜是用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子告君皆先正其心○彥陵張氏曰惠王開口便說利似只曉得一個利此外便無可言孟子舍下一利字只把仁義二字去提醒

他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顧氏曰按通義云孟子文法多以主意立綱領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然後結之熟讀自見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敬軒薛氏曰孟子首言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之害千萬世人君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之失皆由於此次崖林氏曰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攘奪其君剋利其民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

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

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

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

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彥陵張氏曰萬取千千取百亦大槩只是君十卿祿之意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彥陵張氏曰後義先利雖主天下人說却

根上好。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次崖林氏
利來。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次崖林氏
曰。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
自萬乘之國。至不奪不廢。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以
下。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四句。○虛齋蔡氏曰。求
利自上。始其下化之。皆求利。畢竟其害歸於上。仁義亦自
上。始其下化之。亦皆仁。
義。畢竟其利歸於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
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利而
無害。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
免於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
害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不後君。皆自一念真
切。惻但中流出。自然不容已者。一切利害都不計較。故
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次崖林氏曰。不遺親後君。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

行仁義方有此效。上曰亦有仁義而已。正是在上人事。故
註本人君躬行仁義說來。○承菴姚氏曰。二者也。字正就
大夫士庶人說。見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皆由於
上先仁義來。○臨川湯氏曰。上不奪不廢。決求利之勢所
必至。而未有字。夾
仁義之理所必至。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月林丘氏曰。結上文與前大指不同。前只含蓄說。未則明。

指稱善言。免。○嶧山鄒氏曰。此項上二節而結之。以致其
叮嚀之意。與前節虛說不同。○彥陵張氏曰。開章揭個仁
義。以闢功利。便是七篇頭腦。王何必曰利。兩語是一章綱
領。中間指陳利害。反復相形。正見利乃所以為害。仁義之
所以為利。人主斷不可舍仁義而言利。自取試奪之禍。○
戰國之君。中於利已深。只空空以仁義挽回。必不見信。孟
子打動他處。全在剖析利害。不遺不確。指出仁義之
利來。○通考潛溪宋氏曰。子思子七卷中。載孟軻問牧民
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仁義而
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
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教魏
侯。營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謂其言
者何耶。○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
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
精察而明辨也。虛齋蔡氏曰。造端託始之深意。不可謂只須兼說到利害。謂仁義與利之公私。及求利之害仁義之利也。○孟子之書。所以救世而垂後也。當時舉世滔滔。皆沒溺於功利。孟子遇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性之所

以善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仁義而已矣。所以託始於見
梁惠王一章。通七篇都是這一脈。灌注流通。○徹弦徐
氏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玉雜伯。君
子小人。皆一時勸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
此而始。○敬軒薛氏曰。孟子七篇託始於仁義。誠能默識
而旁通之。則全書。○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之旨。不外是矣。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

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

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

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

心也二泉邵氏曰唐虞人心道心之訓說得緊細孔子論

義論利之旨說得分明孟子何必亦有之語說得嚴切○敬軒薛氏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麟士顧氏曰按詩注曲池曰沼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月林丘氏曰立

與顧兩事平看曰字還宜帶下讀此字兼所立所顧說若依業引則孟子兩個此字亦當只指鴻鴈麋鹿矣○虛齋

蔡氏曰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次崖林氏曰賢者亦樂此乎意賢者必不以此為樂而有愧於心也孟子也不說賢

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惟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見得樂非人君之所禁但要看看能享與不能

享取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者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

與民同也孟子之答特出王之意外是因其所欲引他使

欣欣喜喜不知不覺上正路去好樂好貨之類皆是如此

○敬軒薛氏曰孟子與時君言一操一縱皆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事庸君之法當如此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至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鷖戶角反於音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六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

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

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

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

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勿滿也虛齋

蔡氏曰不日成之成之亟也又追言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自爾其亟也所以不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

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虛齋蔡氏曰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

之也。不是也。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次崖林氏曰文王以民力為臺
謂其臺以下。孟子解詩之意。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來是
民歡樂之。靈臺靈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王
在靈園以下。是樂其有康鹿魚鼈。詩之。蓋由文王能愛其
所。皆民樂君之辭。故孟子釋之如此。虛齋蔡氏曰。與民借樂。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使民亦有其樂也。觀濤王氏曰。與民借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
政。使民亦有其樂也。觀濤王氏曰。與民借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
借樂。是平時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借民。故民樂其樂。虛齋
蔡氏曰。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此句。以發揮其義。不然亦何以能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
樂也。元見徐氏曰。此節申明賢者樂此句。文王以下。只就
上詩詞中衍出其意。至與民借樂。方是孟子議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七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
書篇名。時是也。曰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
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
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
保其樂也。承菴姚氏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賢者見得一體處。分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上下所合。所以能享其樂。不賢者一膜之外。不知痛癢。荒淫恣肆。于天地之和。激神人之憤。雖有樂惡得而享之。孟子以賢者不賢

者。柑形發出。一儻字。一獨字。然甚肯緊。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
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
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彥陵張氏曰。盡心。就菴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之事。○虛齋蔡氏曰。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未段集註。明日。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若曰。意亦歲凶。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八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
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
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虛齋蔡氏曰。鼓之。之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者。一例。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
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
彼也。次崖林氏曰。此章主意。在行王道。棄甲曳兵而走。不能行王道之喻也。或百步而後止。猶鄰國不恤其民。

也或五十步而後止。猶惠王能行小惠也。惠王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觀濬王氏曰：以小惠視不郵其民，均之不行。王楊氏曰：移民移粟，荒道也。以五十步視百步，均之戰敗也。麟士曰：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政之所不廢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故曰亦荒政所不廢。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為盡心焉，則未矣。次崖林氏曰：戰以勝敵為上，走之遠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耳。故下二節遂言王道。盧齊蔡氏曰：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未段乃追舉其得病所在而切告之。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九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盧齋蔡氏曰：農時與農隙不同。農時是正治田之隙，農隙是不治田之隙。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蓋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同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放

下之地水所聚也。盧齋蔡氏曰：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古者網

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

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平而多草木者為林，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今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也。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麟士曰：此

且就日前安插其民，使生計稍立，然後徐為之圖耳。若欲民壽富安逸，孝弟忠信如下文所云，則未也。故為王道之始。彥陵張氏曰：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看王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十

槨所以送死。麟士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喪平聲。則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皆

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彥陵張氏曰：不可勝多，尚未到入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平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渙散。然後可以糊糊立法以督經久。盧泉徐氏曰：王道二字是通章眼目。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如字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
之日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

皆傲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虛齋蔡氏
曰二畝半

在田日處二畝半在邑日里虛各在其田中而
里聚居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田中不得

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

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

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

之家矣虛齋蔡氏曰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
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若奪其時

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
同或謂無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觀濤王氏曰勿奪其

時即不違農時但云百
畝之田則法制已備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復

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虛齋蔡氏曰庠序指
鄉學非謂國學也舉

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為重蓋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

耶但以此為重耳藏泉徐氏曰人倫風化所關天下治
亂源頭皆出於此稍稍學術不正必致天下大亂故孟子

下個謹字一切異端若楊墨之類不得夾雜也申即三令
五申之中了凡袁氏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不待庠序

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之申者重明也非徒丁寧
反復而已觀濤王氏曰謹庠序之教謹字不苟凡所以
立教者屏邪說具文婉執乎一稟乎天命獯與班同老

人頭乎曰黑者也負任在背載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

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

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

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饑寒也次崖林氏曰必五十然後衣帛未五十者所衣
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棉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自外國起於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必七十然後許食

肉少壯之人不成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
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涇陽顧

不饑不寒內含教民意子論王政欲令民百畝穀五畝桑雞豚狗彘魚鼈罔失其

時其事至織至悉而班固作漢書所述良二千石如糞黃
輩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細及溝澮煩及米鹽粗

及樹畜徽及鈎錙與夫蠶寡孤獨其為規畫區處曾不厭
其瑣屑以故吏治極裁成輔相之道虛齋蔡氏曰盡法制
超卓古人鮮儂

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兼得品節了蓋法制固所
以品節之也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

也次崖林氏曰裁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
民以左右民次崖林氏曰裁成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

當教說次崖林氏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
是王道之成也是王道之成也出平教養二端○彥陵張氏曰此

不

節專重養。上教待。養中事勿平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餒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

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

移特民間之粟而已。虛齋蔡氏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餒莩而不知

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而非歲也。讀塗有餒莩而不知發。方知移粟只科額不凶之地之民之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

者之殺人也。彥陵張氏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倉廩向重於民人死。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餒莩而不知發。今日

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

政。觀海王氏曰王無罪歲。包得革當時之弊。政行王道之始。始終。虛齋蔡氏曰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

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

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勞頭便是不

違農時。數畧不入。滄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塗有餒莩

如何濟得。反是迂遠而濶於事情。且是時逆變宜民。雖使數畧入滄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

已。彥陵張氏曰致民饑而死而以歲為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無罪歲便含罪已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

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

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

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

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虛齋蔡氏曰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於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虛齋蔡氏曰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目下所

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與一利不如除一

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然以惠王徂於故習。猶未知其所為之病民一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意。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次崖林氏曰前陳王道而梁惠曰願安承教。故此不復及王道。只舉前章末節狗彘食人食一條。意申言以重警之。先以梃刃殺人問及於政。發其本心之明也。下文所言正是虐政殺人

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人矣次崖林氏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此皆厚歛於民以養之故致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便是率獸食人也

此即以政教人無異於刃者也。○次崖張氏曰只將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歛而厚歛意在其中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虛齋蔡氏曰提出為民父母字所以動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惻隱之心也人君知其有作民父母之責則如保赤子之念自有不容已者矣夫父母之於子寧有忍虐殺之者乎此孟子之善於啟迪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

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

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彭山季氏曰凡人心刻薄其氣

脈多不長故謂其當無後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

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觀濤王氏曰實使民饑而死實字正對象字。○元扈徐氏曰獸相食節。慘其詞以動之始作俑節危其詞以惕之。○虛齋蔡氏曰上條極言人君有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此條又痛言民之。○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不可殘也

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而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

於懷何忍視之如犬馬乎虛齋蔡氏曰梁王願安承教是欲孟子教之也今但直斥其虐

政之殺人而終無一言以教之何與蓋斥其虐政之殺人

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所以教

之也况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既是安意以承則宜急改

此等所為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與一利不如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一害蓋除害即興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

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次崖林氏曰寡人恥

之言辱及先人故曰願此死者一酒之死者即先人也。○虛齋蔡氏曰此惠王問計痛切之詞。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虛齋蔡氏曰方字纔足之意不與地字相連。然能行王政則天下

之民歸之矣。○次崖林氏曰百里可王則瑣瑣報怨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抹了是何等規模何等

議論。○虛齋蔡氏曰方百里可王。况以堂堂千里之梁王乎。註中能行仁政是預透下意說。○彥陵張氏曰梁王當

喪敗之餘其氣甚餒故孟子以百里可王激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

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可使制梃以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虛齋蔡氏曰省刑罰只刑當其罪不是人

省刑罰薄稅斂。○次崖林氏曰省刑罰只刑當其罪不是人罪當死都宥了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

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虛齋蔡氏曰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稅是仁政裏面事。故曰

即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又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惠王當時病痛之切者最是嚴刑重

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則自不得不嚴刑罰以督促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之所以不得

不用能。○易治也。○耨耘也。○虛齋蔡氏曰深耕深於耕也。不尠也。○尠尠而巳。易有整齊齊飭之意。

與深字意相類。俱是得盡力之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

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嚴泉徐氏曰頌

足而並安得有從容暇底日子。○次崖林氏曰民所以深耕易耨脩孝弟忠信皆本於人君省刑薄斂耳。嚴刑則

民無所措手足重斂則民不聊生民欲深耕易耨脩孝弟忠信何可得也。○輔氏曰深耕易耨屬薄斂脩孝弟忠信屬

省刑未是。○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孝弟忠信不分貼父

兄長上為是。○觀濤王氏曰脩字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正是脩也。是以尊

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虛齋蔡氏曰尊君親上屬本條使制梃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尊君

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觀濤王氏曰可使制梃二句且只說民有勇知方

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離散

彼謂敵國也。○虛齋蔡氏曰奪民時不必謂是重刑厚斂。然

○使不得耕耨云云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正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虛齋蔡氏曰彼陷溺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其民即指上節言。○征正

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

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虛齋蔡氏曰非

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是也。○彥陵張氏曰此二節正若可使撻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梃可撻正以

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奪民時。正與上耕耨相反。東
餓離散。正與孝弟忠信入事出事相反。此正陷溺其民處。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虛齋蔡氏曰。此章主於百里可

王註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敬齋胡氏曰。古之

撥得繁之人心。敬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與師。彼

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為敵。此是個大兵法。人皆不識。

只有孟子識得透。○嶧山鄒氏曰無敵於天下者。王機也。

而可以仁者必之。則百里可王之語。亦信之於施仁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觀濤王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

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

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

知。虛齋蔡氏曰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

有為矣。矣。孟子蓋將去之。故出語人云。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

對曰。必合於一。然後定也。次崖林氏曰定者。列國息爭。干

於一。統然後定也。蓋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相能而起

爭。天下。一統。則天下之政。出於一。無敢爭也。○觀濤王氏

曰。定以勢。言兵革定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一之。王問也。次崖林氏曰言列國勢均力敵。莫能相尚。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虛齋蔡氏曰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夫然如此。

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為喻。○元扈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氏曰。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只緣嗜利

故嗜殺。如與兵構怨。是也。嗜欲故嗜殺。如一蔬食。人食是

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狗為至。一故蔡覺軒

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

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觀濤王氏曰不嗜殺人。包得廣

如刑罰稅歛。皆能殺人不但捺刃也。

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虛齋蔡氏曰言當此之時。君各民其

列國。既各有疆域。則各盡地而守之。民有欲舍此趨彼。似

亦難矣。必在所禁制也。下文沛然誰能禦之。正是答此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

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

起貌禦禁止也虛齋蔡氏曰其如是孰能禦人牧謂牧民之就指苗之勃然興處言

一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則天下悅而歸之虛齋蔡氏曰誠如是該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

望與歸不同歸扶携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

同慕惟其不嗜殺人而天下皆引領而望之此民歸之所

以莫禦也○以苗之淳與於早之靈兩喻民之樂歸於嗜

殺人之中之不嗜殺人者○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

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穴崖林氏

曰生者民之所欲也不嗜殺人者民之所欲就以爲生者故

引領而望之既望之則歸之矣望與歸當有分別望之方

是欲歸○觀濤王氏曰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末節主

意如此○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彥陵張氏曰苗之浡然

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

所謂天下嗷嗷與主之資也

爲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

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父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

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者致之其餘殺

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

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虛齋蔡氏

曰看來天下有可一之理孟子又有能佐其君以一天下

之才但襄王未有一天下之器耳孟子既有去志而述以

語人蓋其所以望斯道之行者至是已盡况當垂暮之年

已有吾已矣夫之嘆矣然此段議論所關繫於世道君道

者甚大不可以不傳故出以語人而且以傳後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

霸諸侯者虛齋蔡氏曰朱子曰事者營霸之事營霸謂經

略言○彥陵張氏曰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溼陽顧氏

子羞稱五霸三千七十品格之殊豈不信從但溼陽顧氏

提者桓文權謀術數便覺低低自然不肯齒及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蘇氏曰聖人不忍生民塗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治人之道故羞稱霸者之事。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

王天下之道。虛齊蔡氏曰甚矣孟子之善言也。梁惠所問

利也。齊宣所問在霸。孟子不言利而言仁義。然仁義自無不

萬萬於霸也。故始似拂其志。終則實有出於意外之望者。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次崖林氏曰德字虛。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則曰德齊王亦有分曉。元扈徐氏曰保民而王一句為一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三

之胡斨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斨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斨斨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斨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核合上聲敲音斛。斨音速與平聲。

胡斨齊臣也。斨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斨也。

虛齊蔡氏曰斨者斨也。今日斨鐘則是因鐘之斨而斨

斨之謂斨也。作活字看如古人以亂為治義一般。斨斨

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斨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參陵張氏曰胡斨一段是齊王思及於物之事。斨斨非

要得他不及計較處。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

王見牛之斨斨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

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

次崖林氏曰是心足王是許他

乎擴充也。註不可就當大文說。參陵張氏曰是心足王

莫說推此心去愛民若謂推愛牛底心去愛民。反倒行逆

施矣。以為有這不忍念頭便含王底端倪。在要說

得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光景方得足字意。故孟子

一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虛齊蔡氏曰不是

天下為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

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

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斨斨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

一開一闢。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察識如下文

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

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所不忍者也。月林丘氏曰須

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王曰以下。是齊王不能察識這不

忍之心而反覆開導之以欲其察識。王悅以下。是齊王不

知擴充這不忍之心而反覆開導之以欲其擴充。元扈

徐氏曰齊王不忍之心。灰燼中僅存一點火種。不能察識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三

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二句所以提撥個不忍字。惟其有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觀濤王氏曰：若但云是心足以王矣。便死然。今又言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言外若云王自度之。果愛耶。不忍耶。大有感發。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蘇士顧氏曰：然謂天子之言誠然也。亦大槩肯之辭。誠有百姓照上為愛句。齊國以下照上不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句便是依樣葫蘆語。○彥陵張氏曰：齊王之心一向蔽。他不忍殺觶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子所述不忍殺觶二句模糊答去。只求解脫個愛字而已。竟不能自覓得這個不忍之心出來。○嚴泉徐氏曰：孟子欲王察識其本心。今齊王只依孟子之言解說。○番全無察識意。所以下文又設難以問之。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

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虛

蔡氏曰：故設此難是故意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直是要激出他見牛未見羊一句。惜乎王之不能然也。王

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彥陵張氏曰：宣王

忍非是愛。只為牛羊何擇句一難。心上却打不過。又自反

求其心不得。因言我實非愛其財。而當時只不合易之以

羊也。宜乎百姓道我為愛財也。心迹之間總無以自解。○

虛齋蔡氏曰：是心足王三句。孟子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

充之。齊王略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淡。所以孟

子又設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

既所不忍。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

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

理未形。而無所妨。虛齋蔡氏曰：不可遏言不可自沮了。央

心之可遏。於事何所妨。得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言故曰理而已。故以羊易牛。觀濤王氏

到牛羊何擇真是無復可解。却又又有見牛未見羊一句。令人豁然。此詩妙解。真是萬死得一活。○羽皇宋氏曰：見牛

未見羊此句正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

術也虛齋蔡氏曰於難處之際而有善處之方是謂術

亦味有如此巧見謙亦偶然適合於仁術耳孟子意主於

開導故為是與誘之語○仁術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

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則其為不忍而

非愛也不待言矣○觀濤王氏曰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

忍之心而不為禮所妨礙是為仁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

術不當以牛得全鐘得費乎說

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

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

仁之術也虛齋蔡氏曰預養其心即廣其為仁之術也重

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

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君子之於禽獸也以下此因

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月林

丘氏曰易牛充其不忍之心於已發之後遠庖厨養其不

忍之心於未形之先然其仁則一也王之用未見其生未

聞其聲之羊其即遠庖厨之意乎蓋同一不忍之心矣○

無回沈氏曰遠庖厨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處所謂仁術

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故孟子實之使之自信見此心

雖君子不過如此○麟士顧氏曰君子遠庖厨本出禮玉

藻蓋成語而孟子引之也○涇陽顧氏曰齊宣問桓文之

事可得聞通身倒入功利中純是一副妄念孟子却舉易

牛一事與之反覆磨勘曰是心足王是欲動他曰百姓皆

以王為愛是挑激他曰臣固知王之不忍是提撥他曰牛

羊何擇是折難他曰無傷是安慰他曰仁術是誘掖他曰

見牛未見羊是開發他齊王始而茫然既而醒覺全是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毛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觀濤王氏曰戚戚心動而

心發動意

形容親切王因孟子之言虛齋蔡氏曰夫子言

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

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正

被孟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了使得他前日見牛殺練

之光景宛然在目依舊是前日之心復萌可知是心固有

不待外求○於我心有戚戚焉乃知此心不從外得此二

句最要看得仔細是孟子所以斷知王之可以保民處故

又曰是心固有不待外來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次崖林氏曰此心若從外得底物一過就無了今有感

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底不從外得

也○季思歸氏曰齊宣王以羊易牛一似夢中事若不得

孟子之言安知此心之妙日用不知者如彼著焉察

焉者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次崖林氏曰未知

如此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

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

薪大而易見也許猶見也

盧齋蔡氏曰許猶可也猶言准他說否

今思以下

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

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盧齋蔡氏曰推廣仁術不必與上文仁術例看為上文有難處者故術字

重此則泛言耳觀齊王曰何以說仁民易愛物難此

不論事而論心也蓋人之良心遇同類輒連易為憐動遇

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以一羽與薪喻仁民以百鈞秋毫

喻愛物也若仁民之事豈反易於愛物乎○元素姚氏曰

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

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

後告以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

自不肯為耳

次崖林氏曰齊王不知是心足王道理孟子告之意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足

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此事又差異了故孟子拿住這一件去辨難攻擊他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

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

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

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魏野王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之意註不待外來數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三

是預透下節說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

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

次崖林氏

曰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句方語脈相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欲保百姓惟在於用恩而其序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即其序也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後面五畝之宅一條是也○虛齋蔡氏曰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而推之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巳○歌軒薛氏曰孟子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之戚然不運於掌言易也○虛齋蔡氏曰天下可運於掌言四海蓋乎人矣對下文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是保四海故字承舉斯心說來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月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則寡妻兄弟是比吾老幼家邦是比人之老幼以字與上兩以字相照正見是有序○虛齋蔡氏曰以心對彼而言就揭一心字出應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不能推恩則眾叛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于此之謂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虛齋蔡氏曰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而巳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觀濤王氏曰天下運掌且只重運掌見推恩之易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如重善字見推恩之序意方不與舉斯心加諸彼重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虛齋蔡氏曰恩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非善推也○用恩與推恩何別日單言親親亦為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第故曰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故復推本而再問之○虛齋蔡氏曰此推本與前反其本而推之之本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次崖林氏曰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句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來照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云云故推恩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又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突到他那痛痛根源處○觀濤王氏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兵結怨○因之吳氏曰一節大指只是推恩不可無序意吾老吾幼二吾字與及人老幼二及字最重推恩有序正在此處見得舉此加彼言先之以寡妻兄弟而後繼之以家邦此其先後緩急之間皆以吾心運用之而已若但云舉斯心以刑之至之御之便說得鶻突不見推恩有序意了善推所為謂親親以仁民矣而後及於愛物亦要照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說若把親親親仁民愛物三平看便不得旨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待之度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虛齋蔡氏曰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

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

重長短之難齊虛齋蔡氏曰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

物則是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虛齋蔡氏曰本然之

應物也蓋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

不容人為者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具焉孰

為重孰為輕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

有虛齋蔡氏曰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

耳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思及禽獸而功不

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為一丈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

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

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

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觀濤王氏曰王不自知其愛物重

認出病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虛齋蔡氏

發其端曰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分則是含個輕重長短之當度在裏面蓋齊王正是輕重

長短之失度者故於此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當為重

孰當為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也次崖林氏曰請

王度民之與物孰重孰輕孰長孰短也若加度焉則知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滄園焦氏曰與甲兵以危士

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

快也虛齋蔡氏曰雖正是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

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鍊之牛者微弦徐

一也殺穀鍊之牛而有所不忍殺無

罪之民而反以為快是豈可以不度故指以問王欲其以

此而度之也次崖林氏曰上既以思及禽獸功不至百姓

與兵結怨之故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

蓋此是齊王病痛根源他那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皆

由於此憫隱之心人皆有之齊王何不忍於一牛乃獨忍

於百姓正由欲心一動忿心遂熾爭地爭城糜爛其民有

不暇顧耳此愛民所以輕且短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為是故也故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之使之

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

省愆思過頓改速悟於以推恩而保民也虛齋蔡氏曰

思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與甲兵

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單言一事之度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彥陵張氏曰吾何快於是此是他

之觸敵鍊而發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虛齋蔡氏曰王之

者正此物也所以功不至百姓

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發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

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次崖林氏曰齊王亦知此三者非不得已為此耳。孟子因闢其大欲之所在而極言其不可得。以今王發政施仁一條易之。蓋力求所欲則大欲不可得。能行仁政則大欲不求而自至此反本之論。圖王之略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彭山季氏曰辟土地則強大而秦楚畏之故來朝秦楚既朝則中國為我池而四夷可撫矣其語意如此。觀齊王曰為肥甘五項孟子明知王不欲此乃先以探之者見得除了此五項必定是圖王業了再無走路矣。

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虛齋蔡氏曰木在山而魚在水求水物而於山非其地矣恒九四之所以田無求之萬無可得之理故有緣木求魚之喻。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殆蓋皆發語辭鄰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虛齋蔡氏曰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所謂伯必有大國也下文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仁所以並天下之大本然則盡心力於與兵構怨以求王天下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彭陵張氏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方有怪而拂之之意孟子却反說殆有甚焉把他向來一點雄心不覺一時消盡其實較天下大勢自不得恃力以逞快也則王倘志大欲安得不另尋一路以圖與王之策故又說個反本以啟發他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 賈音十古

懇與 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

莊氏曰施仁而無法則不 均不廣不足以澤天下故 必以政發之○鹿門茅氏曰政字說得廣下文制產守指 其中之大者以為之本耳仁字便根齊王不忍之心來蓋 齊王不忍之心此仁之端也而仁之所以 未施者凡以政之未發也發政施仁申和 所以王天下之

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

鹿門茅氏曰 使字直趕至 赴愬於王上四欲字俱就心裏說本文只有遠者來一邊 而註補近悅蓋在使字內推出發政施仁必自近始也上 只是欲未何方是來歸○月林丘氏曰大小疆弱非所 論反照上不可敵說而闢土地朝秦楚就在其中矣 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

而至與首章意同

衷一李氏曰發政施仁即推恩用恩而 功至百姓也其若是孰能禦之即是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意○唐氏曰發政施仁即從愛牛不 忍之心發出士農商旅皆來歸者即運寧保四海之意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

悟與 昏同

次崖林氏曰觀齊王此語其感於孟子者深矣然非孟子 善於開導何以得此○月林丘氏曰是字指發政施仁說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 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

善心也

定字鄧氏曰人之有恒心者有所顧忌檢束是以 有所不為失其恒心則無所檢無所檢則無不為 矣

士嘗學問知義禮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

矣

彥陵張氏曰惟士為能只引起民字下言無恒產之弊 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於犯刑此恒 產所以不可不制也○月林丘氏曰放始違於道辟則浸 淫矣邪則成其惡矣侈則益肆矣放辟邪侈而無不為直 下非既放辟邪侈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氏曰欺 而後無不為也

其不見而取之是罔字訓詰非謂罔民者本心則然蓋國 有常憲致無知之民於罪罟伊誰之毒故云罔民也○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崖林氏曰行仁政大綱發政施仁條已說了行仁政之實 不外於教養則未及也孟子因齊王懇於求教反覆詳言 之無恒產而有恒心以下四條是反 覆而言以起下文五畝之宅一條意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反下同

畜許六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守溪王氏曰是故 係之大來○徹茲徐氏曰仰足事俯足畜樂歲凶年皆有 賴故曰恒產○虛齋蔡氏曰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 產都虛說○彥陵張氏曰恒心只是一個

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彭山季氏曰今也制民之產而使之

救死不贍則非明君制產之制也因其所與之田而立為厚畝之法耳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一在齊蔡氏曰前言求大欲之本在於發政施仁此言發政施仁則其本又在制民常產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五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盧齋蔡氏曰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中者

也○謹庠序之教於制田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是教養平說故大註統以為制民之產○未段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不兼收頒白不負

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興矣况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故老者安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自活潑然亦不至有晦澀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如後人文字纏

着格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子做

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麟士顧氏曰此節雖趙註云為齊梁各陳不嫌

其重然前對小惠為王者之大道此對伯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故篇中日與兵構怨日求大欲日辟土地朝秦楚云云依舊是齊桓晉文一則話此節即了

無已則王意為一章大照應結局耳又不可不知楊氏

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早

蔡氏曰此章當登登看勞初一出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足心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於掌也及人之老幼而天下運於掌者如何百畝之宅云云是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竟路以開導之耳○觀濤王氏曰通章只保民而王一句便了首段至是心足以王矣是點伯崇二字而許齊王之足王內重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是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厨也是啓王以察識次第至善推所為是啓王以擴充次第至就龍禦之是揣王不能擴充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言大欲不可力求畢竟當保民而王也未段說到制民恒產而保民之實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

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

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徽弦徐氏曰孟子此章反

覆政擊俱是一難一解齊宣王汨於功利將桓文事業橫在胸臆此心被他障蔽孟子開口即便說是心足王是於利欲叢中揭出他一點真心而又分愛與不忍兩端以發一難使之自信自疑尋自家心事不着然後告之見牛未見羊以觸發其不忍之心此是第一解然王心雖已萌動而又曰此心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是孟子雖替他察識而猶未能推廣是心故又將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來發一難使知仁民非難愛物非易於牛乎恩於民何忍王誠反求於心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是第二解然齊王雖識真心孟子雖告之擴充之術而王終不能作用是心為物欲所蔽也故又將王請度之與然後快於心來發一難使他安心中覓個真心出來而兩言反本以明是心之足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望

此又。是。第。三。解。○紫溪蘇氏曰孟子開發齊宣王全在他不忍二字此不忍一牛之心即乍見孺子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也天地生人與以生生之心故曰人皆有所不忍但先王全體此心物我一體如天地生意無時而不融貫衆人有此而不能充故以乍見而萌以無見而能充此心則便是先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充此不忍之心也田里樹畜庠序學校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老者衣帛食肉則不忍及於老矣黎民不饑不寒則不忍之政及於幼矣三代盛王所謂老有所終少有所長其治不過如此○少墟馮氏曰齊王方問伯也孟子則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殺一牛一念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禰柄正在於此孟子得此禰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梁王如此說千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自王道不明伯功競起如管晏輩功業

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殺一牛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伯之辨不明雖欲天下太平未見其有日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一

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次崖林氏曰未有以對不得所以對也好

樂何如問有害於治否也○虛齋蔡氏曰庶幾言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孟子大凡說着與民同樂處便是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王天下如好貨好色好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類是也○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

見於王而自發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虛齋蔡氏曰意謂不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觀詩曰好樂甚且是滿其量意便舍下文與百姓

同樂○因之吳氏曰王之好樂甚二句前答莊暴只是論理之詞後面對齊王又是激切告君之詞要得他歡動齊

王處○彭山季氏曰古樂和聲正德今樂蕩欲宣淫實不之乃循循善誘之意不然則畏心生而親賢之意退矣况為治之初法制未備未可遽以禮樂正天下且當以得民心為本故即今樂以發之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樂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虛齋蔡氏曰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

古樂不重在此○獨樂不若與人之為甚與少樂不若與眾之為甚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為之開說

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稟之使自見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與人與眾所謂甚也就不若字照見得即所謂與百姓同樂者也○次崖林氏曰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

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眾是與眾之樂甚與少未甚也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為之慘

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故滿堂燕笑而無向隅之泣然後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愁嘆之聲然後人君之樂甚

○嶧山鄭氏曰此先以常情探之王既明於與人與眾之為樂則亦不遠於人情而好樂甚底道理因此易識而可與言矣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次崖林氏曰不若與人

不若與眾承之曰臣請為王言樂蓋好樂甚不過是與民同樂與民

同樂則民歡樂之而可王所謂齊其庶幾不過如此是因

其所明而導之也
下三節就是此意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慶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
嶧山鄒氏曰至於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讀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虛齋

蔡氏曰不與民同樂獨樂耳獨樂不若與人非好樂甚也疾首蹙頞上帶聞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實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次崖林氏曰言鼓樂而兼田獵者田獵亦君之樂事齊王必嘗事此故帶言之○通考考陵張氏曰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音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虛齋
蔡氏曰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也下條言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即是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也○觀濤王氏曰今王鼓樂兩節只並言好樂甚不甚兩端未節方勉齊王○省巷吳氏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
虛齋蔡氏曰因上文見得王能同樂則天下之民皆歸己而王業成矣豈但其國之民欣欣相告而已哉應上文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彥陵張氏曰通章以與民同樂為主好樂甚三字最重甚之為言正謂同樂之甚於獨樂也故觀疾首蹙頞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視欣欣喜色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稍異而民情之欣戚頓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范氏曰

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

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

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

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

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

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虛齋蔡氏曰

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今古之異耳

而楊氏亦曰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

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蓋咸英韶濩古樂也夫不與民

同樂雖古樂而無補則知與民同樂雖今樂亦何害二氏

之言得孟子之旨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囿音又傳直懸反囿者養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囿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

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虛齋

曰文王七十里之囿南軒以為文王豈崇囿若此蓋其蒐

田所及民以為文王之囿耳以芻蕘得往知其然也此說

甚長蓋文王不縱意於田者雖曰三分有二然當時靈囿

亦豈至七十里之廣集註曰其亦三分有二之後也與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則固亦致傳謂古書虛齋蔡氏曰輔氏曰亦言據古書有

其疑矣此說也然未必其然否看來孟子都

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

駁倒孟子亦不之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

罷觀濤王氏曰蘇子由云文王七十里之囿蓋亦山林

陵麓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看來文王實無七十里之囿

但孟子急於引君且不暇辨

故曰於傳有之語亦斟酌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

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

芻草也蕘薪也次崖林氏曰意思全在與民同之上與民

同之則君之囿即民之囿一國之民共七

十里之囿安見其大祇見其小矣蓋一國之民盡往七十

里之囿七十里之地寧有許多是非囿小也往者之多見

其囿小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

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六

為阱也。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阱之大也。阱大則害亦大。民豈不嫌其大。故曰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彭山季氏曰。為阱是就禁上說。謂設阱以待民之陷。見民不敢往也。○困之吳氏曰。孟子與齊王論圍一章甚妙。蓋因論圍而啓。之以公利誘之。以同民全是借。圍起議論。此孟子最善引君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

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德音熏鬻音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

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虛齋蔡氏曰。寬洪故能含容。人不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七

惻怛。故能於人。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

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虛齋蔡氏曰。小之事大。一則義理之當然。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也。此正所謂天者理之當然也。智者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己則當忘勢。在人則當順智者之識。時勢順其勢之在人也。仁人之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忘其勢之在己也。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事小。智者以小事大。樂天畏天。之分。正在此。○仁者以大

按綿詩。周太王事昆夷。猶為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為以大字小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大王居邠。則為獯鬻所侵。獯鬻即狄人也。及太王事見後。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為昆夷所擾。是兩項事。○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虛齋

曰。湯事葛四句。是引個事証。見得大事小。小事大。古之人皆。有行之者。而今當法而行之也。齊宣之於鄰國。其大者

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宣王之時。諸侯失睦。如梁惠王則東

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在齊宣王。則與隣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問交

隣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八

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

合理。故曰樂天。次崖林氏曰。以大事小者。那小者之勢。全不足畏。初無人逼勒我去事他。是出於自然。其心樂為。非有所畏而為。故曰樂天。○微茲徐氏曰。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強去凌弱。大去暴小。此即天之所任也。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不復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以歸不敢違理。故曰畏天。○次崖林氏曰。上於仁。此所以為樂天。○觀濤王氏曰。大之此解。畏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觀濤王氏曰。大之事小。理在勢之外。小之事大。理在勢之中。○虛齋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之意。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自然合理。須味一自字。見樂天

天之意。樂天者無所為。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

氣象也。次崖林氏曰。只是他那無計較大小強弱處。這度

無不持載。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象一季氏曰。畏天不但

競自治意。不然空畏大國。而保一國之規模也。虛齋蔡氏

保天下明說。做效蓋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則天下皆翕然

歸心矣。天下安得不為其保。以小事大者。不免有所畏而

然。能如是。則亦可以於絕人之愠怒。而無隙之可乘矣。

故曰。畏天者。保其國。蓋孟子論道理。都帶個後效。故曰。保

天下。保其國。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

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

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

國。蓋樂天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

吳氏曰。保天下。乃容保之意。保一國。只是保守之意。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虛齋蔡氏曰。只申畏天者。保其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國若今人立言。有此一證。無彼

一證。則此一證亦棄了。駢麗之笑甚矣。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虛齋蔡氏曰。勇即小忿也。好勇。猶言不能忍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九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氏曰。專

重王請大之句。喚起下三節意。非是大勇。以安天下。乃即安天下。上以見勇之大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按止。

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眾也。虛齋

曰。密人。姑姓之國。阮。國名。共。阮國之地。侵阮。徂。共。密來侵

阮。已至於共矣。密人不是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

伯而密人乃敢擅興師以侵阮。是無。篤厚也。祜。福也。對答

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篤厚也。祜。福也。對答

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空軒游氏曰。侵阮不已。則其害

一過密人而有。此文王之大勇也。困之吳氏曰。此文王之

以答天下之望。此文王之大勇也。勇也。章脈從寡人好勇

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所謂王請大之者。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十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

節同。

此武王。

此武王。

此武王。

此武王。

此武王。

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

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虛齋蔡氏曰天能生民而

作之君師止賴其能治民有以助乎上帝故上帝寵異有

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

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次崖林氏曰有罪無罪

也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言已不能容之也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言武王亦大勇也次崖林氏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天下之民觀濤王曰一人之說不指紂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虛齋蔡氏曰承上

天下而云乃設詞民惟恐王之不好勇言要他如此也

之說次崖林氏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終上文王請大

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虛齋蔡氏曰能懲小

交鄰國此到于時保之住自此以下則是說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又是一截意思了然亦必能懲小忿然後能用大勇能用大勇則自無小忿矣或疑前段似未有懲小忿意然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心自不能已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此非忍小忿而何觀濤王氏曰交鄰與除暴是兩截事然曰保天下曰保其國曰安天下之民總是保民而王之心大勇止以善成其仁智也張敬夫曰小

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

欲之分矣虛齋蔡氏曰同一怒也生於道心者謂之義理

氣而人心當聽命於道心也故曰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

雪宮離宮名虛齋蔡氏曰離宮輔氏謂別在所居宮室之

宮而就見之也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

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

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次

林氏曰孟子意謂君既以是待賢而不為過則賢者宜受

之而不為泰雪宮之樂賢者固宜有然尚當推以及民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也虛齋蔡氏曰有字正答齊宣王亦

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今之意。○人君能與民同樂。二句。盡屬在人不得句內。輔氏謂此。釋有之一字。非也。人皆有此樂。謂皆有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為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為當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為事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此問。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虛齋蔡氏曰。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能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又曰。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觀濤王氏曰。兩非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重在上不顧民之非。○（濤園焦氏曰。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次崖林氏曰。民之樂。自是民之樂。其樂自是君之樂。君民各有其樂。如臺池鳥獸。君之樂也。宮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也。見臺池其樂者。報恩之理也。所欲與聚。此君樂民之樂也。鳥獸而惟樂。聞鐘鼓管籥而喜。此民樂君之樂也。所惡勿施。此君憂民之憂也。有事為之趨。有難為之赴。此民憂君之憂也。只是已有樂推與民共之。便是樂民之樂。不必說以民之樂為樂。○月林丘氏曰。樂以天下。二句通兼君

民說。君樂民之樂。民又樂君之樂。則上下情意。歡洽周流。無間。而樂與天下共之矣。○（麟士顧氏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答。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虛齋蔡氏曰。巡所守也。述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正以見其無非事者。○次崖林氏曰。巡所守。述所職。這便有事了。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西

民說。君樂民之樂。民又樂君之樂。則上下情意。歡洽周流。無間。而樂與天下共之矣。○（麟士顧氏曰。至此問答。已完。以下。是答。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虛齋蔡氏曰。巡所守也。述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正以見其無非事者。○次崖林氏曰。巡所守。述所職。這便有事了。故

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虛齋蔡氏曰。巡所守也。述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正以見其無非事者。○次崖林氏曰。巡所守。述所職。這便有事了。故

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虛齋蔡氏曰。蓋嘗問有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與發補不足。則所謂觀轉附朝儻。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觀濤王氏曰。景公。晏子。乃伯習耳。孟子引之。重在先王二字。修字亦重。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皆是所修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虛齋蔡氏曰。巡所守也。述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正以見其無非事者。○次崖林氏曰。巡所守。述所職。這便有事了。故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符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虛齋蔡氏曰。巡所守也。述為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為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正以見其無非事者。○次崖林氏曰。巡所守。述所職。這便有事了。故

曰無非事者非而虛齋蔡氏曰省耕省

於巡狩述職三代則王十二年方一巡狩諸欽每年春秋二行至

足而補助之虛齋蔡氏曰省耕省儉此又在巡狩述職之

子只是省其畿內於天下則但巡狩以考世田野之治否老幼之得養與否而為之賞罰耳。次崖林氏曰春耕之

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足而資補

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穀一歲之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有無而預處之則民將

必有狼狽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而周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

則巡狩即所以為樂二句叠言詠歌之體也皆有恩惠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虛齋

曰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王者蓋畿內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或曰省耕

省斂為民事也非遊豫也而乃以為遊豫何哉曰巡狩述職亦豈遊觀也哉而孟子乃以答遊觀之問何歟故省耕

省斂亦說得遊豫以夏之屬省耕省斂斷無疑

公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明賄貨譏民乃

作惠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賄古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虛齋蔡氏曰左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師糧謂糗

糗之屬虛齋蔡氏曰糗熬米麥也糗乾飯也。次崖林氏

民實曰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

勞而起謗怨也月林丘氏曰謗是謗惡是怨因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次崖林氏曰方命虐民

方逆王命而虐民安飲食若流又是虐民裏事流連荒

亡解見下文虛齋蔡氏曰若流之流水諸侯謂附庸之國

縣邑之長次崖林氏曰看此節意思要與上文相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

此釋上文之義也虛齋蔡氏曰是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

則兼述其事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

上虛齋蔡氏曰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從獸

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

事也月林丘氏曰流是流蕩而無節運是留連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樂二者惟在君所行耳因之吳氏曰

而此先王句相應兩先王字面回顧極有情惟君所行不
是德君所行言顧吾君所行何如耳若行之而有流連有
荒亡便是自悖於先王若行之而無流連無荒亡便是自
同於先王比先王與否只看行得來怎麼底。次崖林氏曰
言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先王之法則為
今時矣一古一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

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
里反招與韶同畜教六反

戒告命也

虛齋蔡氏曰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
便須有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

責以省民也

虛齋蔡氏曰自責以示不敢怠居之意且以
省民為便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興發發倉廩也

徵弦徐氏曰景公出舍於郊而
興發補不足便是修比先王觀

也君臣已與晏子也

虛齋蔡氏曰君之悅臣上文景公悅
悅字是了然景公之悅晏子而悉以
其言見之行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耶此
可以想見矣是晏子之悅其君當在大戒出舍之後

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徵弦徐氏曰宮為君商
為臣既謂君臣相說何

不被以宮商之聲而曰徵招角招

徵弦徐氏曰
招舜樂也徵招角招句

此見景公晏子為事為民底實意
是孟子之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在也故孟子舉以
實之言今之所傳徵招角招是其樂也當時招在齊齊景
公益用之而被以新
詩故其樂亦謂之韶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

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

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虛齋
曰既出於愛君夫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屢泉
徐氏曰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惻惻忠愛念頭
欲致主於王道誰能撥人主逆鱗畜止其欲孟子此言直
是借晏子來表已愛君之意正感動王心處。次崖林氏
曰景公悅至補不足是欲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是引景公之言蓋徵招角招是也是說其所作之樂其
詩曰畜君何尤是說其樂章皆孟子之言畜君者好君也
又是孟子解詩意。屢士顧氏曰引景晏事大段是望其
納誨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通考李泰王氏曰畜
止也易卦大小畜皆取止為義畜君止君之欲使不行也
詩言畜君何尤而孟子釋之言畜君者愛君也則從君之
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
於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
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然而多欲之君於忠臣之言不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為愛已而反尤之者多矣於奸佞阿意
之言不惟不之尤而反以為愛者多矣○尹氏曰君之與
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
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

虛齋蔡氏曰按天子巡狩隨方之
鎮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

以知其為泰山明堂也

麟士
曰以其在齊境內也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日明堂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
於方時之下做明堂之制而為堂故泰山之下有明堂
時遺址尚在
虛齋蔡氏曰集註此句亦足以證
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人欲毀之

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

乎且止乎麟士顧氏曰按許白雲說宣王之意正自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

矣何必毀哉虛齋蔡氏曰議者但以爲非一統之王不宜居此故欲毀之然王若能行王政則亦可以

王而明堂即王之所居矣何必毀哉麟士顧氏曰孟子

不棄他之制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毀總是誘進之詞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王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

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

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

田通考彭山季氏曰文王治岐之時尙遵殷制七十而助

徵田爲糧則公劉時已有此制矣似不必拘且集註百畝亦本漢註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

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子孫皆教之而成材則官之

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

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

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

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虛齋蔡氏曰饒氏謂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故以爲魚梁也正謂石絕水爲梁梁所以節水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虛齋蔡氏曰

因民所利而利之云云此說不如前篇雲峯所謂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

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屢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

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潘室工於立說而疏於明理矣雲峯

之說最痛快明徹况所謂限守厲禁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

孥妻子也須崖林氏曰耕者九一待農也仕者世祿待士

罪人不孥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

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

卹故必以爲先也虛齋蔡氏曰凡民之老幼文王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卹其幼鰥寡孤獨之

人則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者也。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五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鄭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留意耳。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為言。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都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設世不忘也。此之謂也。麟士顧氏曰王制蠲寡孤獨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虛齋官養之說蓋本此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芻可也。芻困悴貌。無告一敗就王政中抽出所尤加意者言之。總是治岐之政。歐陽徐氏曰仕者世祿幾件是文王治岐之政必先斯四者是文王治岐之心有此心方能行此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三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稟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候彙音拓 賦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因之吳氏曰齊王不忍堂下之牛原是有惻隱之心底見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說到蠲寡孤獨可憫可傷處深見其言之有味所謂夫子言之子吾心有戚戚焉者故曰善哉言乎但不能自克其好貨好色之心耳然不自諱其疾亦是其天資好處

忍堂下之牛原是有惻隱之心底見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說到蠲寡孤獨可憫可傷處深見其言之有味所謂夫子言之子吾心有戚戚焉者故曰善哉言乎但不能自克其好貨好色之心耳然不自諱其疾亦是其天資好處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虛齋蔡氏曰積乾糧也。詩傳無屋而積之者也。餼乾糧也。與此不同曰餼食糧也。又倉屋以貯之者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虛齋蔡氏曰橐囊皆袋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

民以光大其國家也。虛齋蔡氏曰公劉遷邠通於西戎故也。詩上文言篤公劉匪居匪康言公

劉逼於戎狄而不遑安居也。繼曰乃場乃圃言帥民以勤事農畝也。繼曰乃積乃倉言田畝有秋或露而積之或倉而貯之也。于焉遂裝餼糧於囊橐之中言有行齋之具矣。于是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而有弓矢干戈戚揚之悉備於以。戚谷也。揚鉞也。虛齋蔡氏曰戚揚二者爰於往遷於邠也。谷鉞之別各鉞大斧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三

也。啟行言往遷於邠也。釋山鄭氏曰啟行下須言公劉遷邠。遂開王業意。方與於王何有相應。下節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虛齋蔡氏曰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塗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

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

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

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

己之心以及民也虛齋蔡氏曰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稟餼糧而已他無所為好貨也

太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他無所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室

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大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

何好貨好色之有孟子特權詞耳次崖林氏曰公劉好

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個意

思來引其君耳公劉詩只從故居者有積倉兩句點出

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

曰王如好貨與民同之於王何有大王詩只說無怨女兩

句而大王好色能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曰王如

好色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之言發

自家意思者此類是也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

他但勸他與民同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私必公於民而

者整備非獨積之獨囊之也是原未嘗好貨也遊拆世主
之疾以行王道難因其疾而引之則易然須知至盡心之
後方能因疾引君所謂旁行而不流者不然倉猝立權便
之說恐有難收熬處所以程朱對君未嘗敢為權言○月
林丘氏曰兩個與百姓同之便是王政於○楊氏曰孟子
王何有便是王者然則明堂何必毀哉
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
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虛齋蔡氏
曰不止就事論事謂每因事而格其心也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
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
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
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
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
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
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
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虛齋蔡氏曰好貨好色之類皆不之禁而反導之以與民
同古聖賢俱未有說似若近於阿世者矣然其意則欲時
君就人欲上行天理也故又曰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云
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蓋
已之與禮所謂同行異情幾微之際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孟子卷二

西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

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虛齋蔡氏曰則如之何託以妻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

去也月林丘氏曰不能治士是不能統御其所屬之吏而

使刑罰不中也則如之何是士師之君當何以處士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虛齋蔡

孟子諷切齊王之意亦可謂直而近於懇矣使王不憚於

自責則必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使不恥於下問則必曰如

之何而四境可治也而惟顧左右而言他其不治之責固

無得而諉也祇以見其甘於不君而不辭耳此孔子所謂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

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世臣累世動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虛齋蔡氏曰累世

先世有大勳伐於國家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與國同

休戚者也在商則有伊陟象賢在周則有召穆公虎為康

公奭之十六世孫也故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子

小子召公是似故國之為故國有在於世臣者如此有國

者可弗知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

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虛齋蔡氏曰古人立國凡廟朝壇

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

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然所以為故

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

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虛齋蔡氏曰昔者所進

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

親臣也若是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去者亦

何怪得王不及知○觀濤王氏曰漢王失蕭何如夫左右

手相親故也故不知其亡見無親臣○因之嘆曰昔進

今亡只是言纒進用輒使亡去耳全在不知其亡上見王

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為無親臣也○麟士顧氏曰昨日今

日見率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去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崖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虛齋蔡氏曰所謂如不得已非真

五覆審之而後始從而取之有似乎不得已而進之者如

不得已最形容得真切若輕信而遽用之有如不得已意

呼。次崖林氏曰凡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急向

前曰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加之耳蓋這人本是已

要用底特以欲得真才審之再三遲慢留難有蓋尊尊親

似於已本不欲用過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者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虛齋蔡氏曰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

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故不可不慎也。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毛

崖林氏曰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

進賢不謹之於始致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

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求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

不得已也。觀濟王氏曰卑踰尊疏踰戚見有傷國體意

故戒以慎之於早不使後來相踰

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

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真甫黃氏曰見字。王

用舍之觀濟王氏曰左右諸大夫之言至國人而始決吾

如不得已全在然後字面上見出以左右諸大夫之言不

遽信也必待國人之言而後察雖察國人之言亦不遽信

也必待已真見而後用是何等謹慎此則於賢者知之深

是相通說下形容出一個謹審之至

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

如此虛齋蔡氏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後日自不至於卑

踰尊疏踰戚矣見不賢焉然後去則今既無幸進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天

失後日亦無論等之患矣。左右皆曰不可者亦今日

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

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為退得當下文殺

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真賢也

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

論用刑之道此節輕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林氏曰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楚侗耿氏曰唯為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其為故國此與首節所謂故國者三句正相應。因之吳氏曰通章總意只是言慎用人則有親臣有親臣則有世臣而國為故國矣。孟子因宣王輕於進退人才欲勉以進賢之道故先以世臣親臣之異發之緊要只在如不得已一句下正詳其如不不得已之實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傳直 總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虛齋蔡氏曰宣王素以朝秦楚渝中國為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此一問亦可以窺見其志矣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善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

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彛倫故謂之殘

次崖林氏曰仁就心義就事上說故曰傷敗彛倫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

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

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虛齋蔡氏曰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王勉

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

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文伯方氏曰君必如桀武方可誅一夫便有扶綱常在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

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

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虛齋蔡氏曰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其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月林丘氏曰幼學壯行賢者亦國家之大木也舍女從我是亦斲而小之矣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五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鑿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益二十兩也虛齋蔡氏曰萬益言其價

小乎曰自有國家者言萬益所值幾何孟子此語為齊王

言也方起得下句至於治國家字而合愛國不如愛玉意

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

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虛齋蔡氏曰此教字是命字之義

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新鄭高

氏曰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因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貼出來言欲為國家須大用賢人今賢人所學者大而王

欲小之便是不愛國了國家何可不愛則賢人何可不

用乎益舉其所必愛者以激其用賢之思不是以用賢愛

國作兩開看麟士顧氏曰賢人之能治國家猶大木可

為巨室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大木而小用之賢人

而不賢人期之矣治國家當付賢人猶萬益之玉必付玉

人也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玉以付玉人而國不付賢

人矣兩節反覆而中皆有姑舍一句雖任賢愛國若分二

意實聯貫如此○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

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避自

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麟士顧氏曰按大全所載

是真有勸齊伐燕之事矣殆不足據且下文明謂宣王問

曰而諸書類云潛王專紹聞編辨晰甚詳亦闕疑可也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

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乘去聲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次崖林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

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

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

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

哉虛齋蔡氏曰齊王意欲取之而託天以為辭孟子之意

則謂觀天命者當於民心今民心皆未肯歸齊未見得

是天以燕與齊也故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云云不

可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文王初何心哉時未

可取文王自然不取初無觀觥之心也蓋三分有二商民猶有未歸心者。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商而夫子以為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為不為而為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徹茲徐氏曰宣王之意在於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意在於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意各有所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 食音嗣

一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麟士顧氏曰按楊龜山孟子言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三

若更為暴虐。虛齋蔡氏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為暴

虐之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虛齋蔡氏曰按此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

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將有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也。蓋以上條觀之固未見得民悅齊亦未見得民不悅齊故此條勸

以行仁政猶或可取也及齊不行仁政而更為暴虐致煩諸侯之兵孟子乃轉教以置君而去蓋是時已失燕人之

心矣無復可為者矣。二章之旨所以為不相掉。次崖林氏曰上是教以觀天命於人心下是言其失人心兩節分

明是知燕人不與教之取決於此雖不明言其不可而不可之意實在言表。彥陵張氏曰以避水火三字追敘當

日之民情正見勝燕之舉乃百姓避水火而望救於齊。正當思所以答其望者何如豈得倏然自以為天授。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虛齋蔡氏曰不用孟子上章之言也何以待之謂何以備之也。觀濤王

氏曰待字不即作章未止字看蓋齊王欲問應敵而孟子教以應敵也。徹茲徐氏曰誅其君弔其民是為政於天

下底根子彼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千里畏人底根子所謂下文分兩節應之者此也。

書云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三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

后後來其蘇。

覓五稽反 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

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霍林楊氏曰信

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方稱時雨之師天下畏齊之強與動天下之兵只是素

信齊不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

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虛齋蔡氏曰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

疑其不來也。是願其雨而又懼。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恐其不雨。故只管望是雲。是竟耳。

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

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日書之言

至後為後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未至

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獲。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疾又提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滕文公

下篇亦然。○靜臺杜氏曰。此言湯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雲霓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征之。先其望之。如

望如此。○麟士顧氏曰。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

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

后来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重

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己意

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達說謂後我二句。總證民望民

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又實其大悅之言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

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氏曰。若

字不作發詞。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次崖林

猶忌也。齊之強。天下固忌之。但無繫可乘耳。今又倍地而

不行仁政。則在我有勢。而人得執以為辭。天下之兵。從此

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月林丘氏曰。此節自如之

何其可以。上是無以慰燕民之望。下是無以服諸侯之心。

然相因。論。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次崖林氏曰。此

非兩平意。文湯所行相反。方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與湯之征葛

無以異也。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

師。與商民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以異也。若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與誅其君弔其民。若

時雨降者。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虛齋蔡氏曰。湯十

一征。決不是滅其國而取之。以為己有。故其非富天下之

子。只重仁政上。不復咎其倍地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倪與老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

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諸侯謀伐齊

等為辭也。故教以反其旄。倪云云。蓋只論曲直。未暇論強

弱之與勝負也。所謂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既動天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美

之兵而為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只施仁政亦晚矣。若初間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可乘。○次崖林氏曰。此條是為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問。○無回沈氏曰。燕之亂生於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之。喻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不早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日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為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去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行瀆王氏曰。是動天下之兵也。心是追咎齊王。所以召兵之故。王速出令。以下是他畫策。玩一速字。分明說已往之非。無足論矣。及今不圖。後悔無及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君

狗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聞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

上謂有司也。觀濤王氏曰。章內長上字俱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嚴泉徐氏曰。民怨其

疾視其死而不救也。上註預透下意解之。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

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虛齋蔡氏曰。凶年凡兵戎疾疫。充滿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充滿

也。上謂君及有司也。次崖林氏曰。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

下。是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麟士顧氏

曰。兩莫字。正對。故尤過也。次崖林氏曰。出爾反爾。報施之日。出乎爾。反乎爾。尤過也。理必然也。上慢殘下。民心已恨

於平時。但未有障得反耳。及今戰鬪之時。而後得反之也。此固報施之理。無足怪者。故曰君無尤焉。○徹弦徐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君

兩節對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說。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死於凶年。不知幾千人。穆公說。百姓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却說。有司先曾坐視民之死而不救。所謂出爾反爾。不煩詞說。而自明矣。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

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虛齋蔡氏曰。有司之所以不卹民者。以君之所愛在於財。而不在民也。是

不卹民者。固有司之罪。而所以致有司之不卹民者。則君之咎也。君若有愛民之心。而行仁政。以卹之。則有司知體

君心而各愛其民矣。而民亦愛之矣。紫峰陳氏曰。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

之持義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疾視長上句意。各有主也。○次崖林氏曰。上文兼罪有司君

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治其本也。○長孺丁氏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鄰民所以不死，長上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却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真探本之論。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虛齋蔡氏曰：穆公之問，惟知罪民。孟子之答，則罪有司。然上以是施下，以是報理之常也。且孟子之罪有司者，非謂得其情理之實，亦所以警動穆公使知所以恤民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開去聲

滕國名。虛齋蔡氏曰：事齊乎？事楚乎？是欲擇一強者而事之，僂倭苟免之計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次崖林氏曰：鑿池築城守之具也。與民守之，率其民以守也。此猶未着力。效死而民弗去，方着力。效死已致死以守也。民弗去，民亦爲之死守也。然欲民弗去，非平素有以得其心不能。故總註云：守義而愛民。○巖泉

徐氏曰：死守最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忠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勦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移禍爲福。○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忽齋李氏曰：是則可爲，只說個理之，所可爲論是非，不可僂倖而苟免。○觀濤王氏曰：是謀非吾所能復論利害，不可僂倖而苟免。及正是說僂倖苟免之策，不

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虛齋蔡氏曰：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過，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及何與？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僂倖旦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雖曰自強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齊楚還該事他，當以鄭子產爲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四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言太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允範夏氏曰：據日後而言，則以岐山爲善地，故曰非擇而取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 疆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觀壽王氏曰不為養人害人之操而廣為積功累仁之圖是謂為善

亦不泥遷國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大抵不離遷國

乃天理也字泰王氏曰為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為為善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此為太王避狄而言太王修德行仁有素一時逼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然君

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

繼續而行耳紫峰陳氏曰善者在我所當為者也君子創業垂統惟為所當為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

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字泰王氏曰創業垂統四句又因必有王者轉說下來創業垂統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為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有王者說○初業垂統近言或指遷國圖存說非也事有次第謂之業為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觀壽王氏曰創業即創此為善之業也以此垂之於後即謂之統

○因之吳氏曰君子創業垂統二句不是發君子無為而為之心只是明得致于無可取必意蓋翻明上文以引起下文

意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策一李氏曰國

小隣強為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一疆字不但恐其不用力也

穴崖林氏曰苟為善至可繼是泛說道理單太王事在內君如彼何哉方入事蓋上引太王之事教以遷國解目前之急此則以後來事寬慰之也○彥陵張氏曰苟為善句承太王說下只是論其理見得為善自有可王之理然君子創善業以垂統只求可繼世固有為善而不必王者矣但今日勢既不敵只得勉強為善而已矣三字見強為善

之外別無他着○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字泰王氏曰所當為所該者廣如修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守而守皆是竭吾之力所謂疆為善也力所不能則天也豈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哉○上章教以效死必兼民弗去一意此章教以遷國必兼疆為善一意後章總註云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太王之德所謂為善也○袁一李氏曰疆於為善原非教以遷國也滕不比太王時有可遷之地明矣孟子屢言及此正斷文公僥倖別念引他一心為善以自守耳○穴崖林氏曰滕之禍急在旦夕孟子乃舉太王遷國之事告之不知教他遷將安之又教以為善子孫將有王者不知何補於目前其謀不已迂乎大抵當時勢已難為為之計只是遷國守死二者而已守死之策已陳於前到此只得以此遷國告之也雖是遷無所之然春秋之紀侯大去其國亦是逼於強國而去後世子孫必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王者亦是以後來事慰解他固不敢謂有濟於目前又曰成功則天亦非敢取必於是也總是計無所出為此不得已之謀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

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

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虛齋蔡氏曰依韓文公岐山操曰伊岐有阻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母

思我悲觀之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為自有人來君

之不是命以從已之詞也而南軒註亦云其遷本以全民

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民心自不釋乎太王耳此其

詞雖善其意亦與韓同過以為非也民非后何戴后非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聖

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可見矣其又忍以積世

之赤子而委之狄人哉如此乃屬其父老而告之何為與

之訣別乎夫邪人之不能釋乎太王太王亦自知之矣而

乃偽為是詞以勸之乎古者君民一心况太王之於邪人

直似子父親戚然明告以去邪圖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

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心看之况前此公劉之遷都

是帥民而去太王乃欲棄其民而獨往耶然則所謂二三

子何患乎無君此言何謂曰下句不云乎我將去之便是

有君也蓋當時若不遷去則勢力不敵反成無君矣○仁

人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以養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

觀濤王氏曰世守二字註解云

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作主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

不能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

也正謂此也虛齋蔡氏曰既告以太王遷邠之事矣乃又曰世守也致死勿去度其不能遷都也故又

於斯二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虛齋蔡氏曰或問義字當作經守朱子深是之謂義便近權既對權

未及改耳但審已量方擇而處之可也彥陵張氏曰孟子首與文公謀則有一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器

蓋守是一定之策對遷而言則有二二者之中却以守死

之說為正○是時滕無棄地可遷如故者其勢不能不死

守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其難故令之自擇○觀濤

王氏曰此章合遷國守死二策使之擇一而意重守死邊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

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

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

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

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

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

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觀濤王氏曰禮義淺看只是裁制人情品節人事使隆殺得宜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虛齋蔡氏曰樂正子只用說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而乃先之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者直是要露出士大夫數字以陰折之此非問辭乃因問而解也○觀濤王氏曰

三鼎五鼎正填實上面士與大夫之禮不平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

反尼女乙反焉於處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

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為哉虛齋蔡氏曰此天字以氣數言謂氣數未寧吾道當窮故平公將行而有臧倉

之沮也沮之言雖出臧倉之口然要其所以臧倉亦胡為而有是沮也蓋皆氣數之為不但孟子之出處制於天而臧倉之一沮亦受命於天者也彼何能為哉○廖

陵張氏曰兩或字有莫之為而為意暗含天在○此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

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

可及敬軒薛氏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行止非人所為天也順乎天則心泰然矣○

虛齋蔡氏曰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此意自好正得君相造命之意若魯侯能不惑於臧倉之言或因樂正子後來之釋而復駕從之則是能以人力

回天矣亦有此理也故孔孟皇皇於春秋戰國之時者為此不然聖賢豈不知時運之當衰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二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公孫丑章句上



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曰弟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虛齋蔡氏曰路者人所必由也

如掌刑罰之權入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路而通塞存於彼者必由焉是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

彼者故曰當路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

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次崖林氏曰看丑此問尚未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必孟子能為管晏甚矣功利之說入人深也雖孟子之徒猶未免此然丑之人品要亦可識矣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一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虛齋蔡氏曰聖

賢之事謂正身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管晏之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掀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蹙子六反蹙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虛齋蔡氏曰烈猶光

也指功業之著見者言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虛齋蔡氏曰古之聖賢間有功烈不

至於大就者則以不得君之專任或在位之不久耳今管仲專且久而功烈如此此其所以不足多觀濤王氏曰

得君專行政久見無解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於功烈之卑重功烈句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

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如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

管子之事虛齋蔡氏曰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以管仲擬之此人見識優於公孫丑多矣

若丑必不以子路為優於管仲也管子大管仲之功而曾西乃甲管仲之功烈何也大管仲之功者據其所就之事

業言也甲管仲之功烈者本其心術之不正而要其所就亦終不得與於王者之徒也二者固各有所指曾西之卑

其功烈即夫子之小其器也○上云爾何曾比子於管仲下云爾何曾比子於是承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言

也謂爾何乃比我於此等之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卑者耶○次崖林氏曰管仲之功詭遇獲禽御者且羞與此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所以為聖賢所卑也。然後世之功業，率不能離管仲。巢穴當今之世，於管仲猶不敢望焉。於是可觀世變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虛齋蔡氏曰：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子者，承或問曾西說來。○當時滿天下是治功利之學者，君非此不以末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全不見數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傳授付囑者，無非是功利。獨有孟子一人汲汲焉皇皇焉，力以堯舜之道孔子之教為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與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三

顯顯名也。

虛齋蔡氏曰：夫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伯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履賤踊貴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與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其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彥陵張氏曰：前可復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與，是訝其不屑。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虛齋蔡氏曰：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皆

謂能致其君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

滋益也。虛齋蔡氏曰：以管晏為不足為，既已惑矣，又言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文王九十七

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

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虛齋蔡氏曰：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孝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相符，不似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四

文王一身一說。○觀濤王氏曰：大行即上洽字。意朱子解必世後仁，謂教化洽也，似與此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

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

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

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太戊祖乙盤庚

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虛齋蔡氏曰太甲於桐處仁遷

義既復辟而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太戊三世至祖乙以河決之害去

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又以河決之害遷於亳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維維伐鬼方商

中興焉又八世而為紂凡一百單八年云○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俗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

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自盤庚之後小辛小乙二王繼之商道又衰諸侯多不來朝而武丁能用

人修政於是諸侯無敢不來庭者商道遂赫然中興故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言其中興之盛也惟有

鬼方負遠不服於是三年之師亦可想見其中興之盛○觀濤王氏曰朝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

只是振故家舊臣之家也虛齋蔡氏曰故家舊臣之家也起之耳故家舊臣之家也遺俗舊民俗也此在下者流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五

以脩身齊家之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全是在上者日故曰遺日流皆自商之先王身上來也○節意言孰謂

文王不足法但文王所遭之時勢則難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

以難也此言其勢之難○是以難也○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

故久而後失之者言失之於武王時不在文王手頭失也○問周自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由

方百里起耶日是時商運雖衰王制未改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扶君無已而并吞隣國以自封殖

者其所謂強大只是國勢內實耳○彥陵張氏曰自由湯至失之也全重商家世德言紂固宜失而先德足以延之

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其德澤愈未易衰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侯夾輔

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大地二句又言商家一統之盛兩其字指紂說皆反覆發明文王

何可當也一句○月林丘氏曰向使紂之前而無聖賢之君則人心之變也易紂之時而無武丁之餘澤無賢人之

夾輔則天下之失也速紂之地與民不盡乎天下且文王不止於百里則其起亦不至如此之難所謂王猶反手者

蓋無足言矣然則文王何可當哉○通考麟士顧氏曰按鄭玄檀弓註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膠鬲殷賢人也遺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

舉之於殷○五人惟膠鬲異姓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磁音

磁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虛齋蔡氏曰雖有智慧不如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該時勢在內○麟士顧氏曰時之難勢之難時之易勢之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借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六

人語一點出耳此節文勢似地脈之有連映○今時只如言今日補時勢在下後惟此時為然亦言惟此日耳○彥

陵張氏曰天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磁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

有智慧有磁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磁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

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

此言其勢之易也虛齋蔡氏曰此言其勢之三代盛時王

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虛齋蔡氏曰夏后殷周之

盛普天皆王土率土皆王臣之日也盛字重看言其盛又時王畿猶不過於千里則齊之千里之地所以為廣也

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虛齋蔡氏

曰人之所居必有雞犬故云則是人煙接連無間斷處也

○行仁政二句言以此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條飢者易為食二句相對○凡言改者皆是更圖之詞如改卜改筮

之類○次崖林氏曰地不改闢二句言土地儘開闢了不待再開闢人民儘聚集了不待再聚集言勢足以有為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虛齋蔡氏曰勢易以齊力量而言特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王王季雖周日强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

有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

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

甘美也虛齋蔡氏曰以况憔悴之民易為德也此之飢渴猶下文之倒懸也皆是喻○次崖林氏曰未有疏

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兩時字是時勢之時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易為飲食而

人適於口也○因之吳氏曰大凡君子建功立業全在趨時孟子欲汲汲王齊正以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決不可錯

過這等機會詳味齊人有言以下五節語氣有多少趨時若赴底意思○次崖林氏曰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

勢又遇着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飢者二句正形容憔悴底光景賈子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

也即此意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駟也虛齋蔡氏曰馬通曰置步通曰郵置長而郵短故置用馬通而郵用步通也

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觀濤王氏曰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

幼幼天下可運於掌是也○虛齋蔡氏曰德行須不過於置郵之傳遞而乃以為更速何也曰此亦甚言其速耳如

云捷於影響豈真有捷過影響之理○德之流行一條不必言時勢既易則德行自速蓋自為一條上文云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然其實只據現成時勢道雖兼德化意然猶是輕帶說至此方說出德行

之速而下文方總之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方實說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意○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以德之流行就帶上文時勢易說則下文所云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者不必用矣故須

各自為一項說而下方總言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虛齋蔡氏曰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德行速意也此節意重在德行速上○惟此時為然時兼時勢時勢易則德行速者愈速矣連德行速說在內○

次崖林氏曰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觀濤王氏曰事半古人

不必百年繼世功必倍可反手王齊○碑山鄒氏曰當今之時應王者不作一節萬乘之國應夏后殷周之盛一節行仁政應德之流行一節上三節只平敘此遂總承而申斷之也○○微弦徐氏曰首節至反手也是黜伯功以崇王道下是詳言齊王之所以易以德為主以時勢為藉○○承應姚氏曰孟子有甲管晏之德而竟不獲管晏之遇故不能成王齊反手之功齊王有過於文王之時勢而不行文王之德故不能解民倒懸之苦○○若泉徐氏曰德是致王之本時勢是致王之資孟子以齊王反手自是實話其氣魄大源頭正如論貴德尊士論誅亂臣賊子論發政施仁制產井田學校皆是性善養氣作用處七篇仁義沛然於王何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

王之業亦不足怪虛齋蔡氏曰由此此字指得位行道○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

於此又譚舉霸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而丑之

識見如此七篇之書仁義道德之微旨決非其所能述也

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次崖林氏曰恐懼疑

惑就是動心處饒氏謂是心之所以動許氏謂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俱不是○○觀壽王氏曰當大任只似平常應酬

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懼是埋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

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月林氏曰道明

則無所恐懼註中下此等字眼暗為知言養氣張本也○

次崖林氏曰孟子四十不動心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

修之時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都爛熟在胸中下儀得時行道特舉而措之耳何動心之有觀其一見齊梁之君開口便談王道滕文公問為國就舉三代井田學校之法以告之而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這等規模霸王事業當甚事○孟子之不動心知言養氣也註曰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大學之格物致知即知言也誠意正心修身即養氣也干聖萬賢只是一箇塗轍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賁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子不動心之難虛齋蔡氏曰過孟賁遠謂其勇於擔當也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

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為孟賁類也故曰借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

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次崖林氏曰不動心甚

此以抑告子耳抑告子者欲見得已之不動心異於告子

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思一般○觀壽王氏曰不動

心本不易言而孟子曰是不難者蓋不問其所以不動

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已耳則不難也先我是不待四十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次崖林氏曰不動心有道乎

是通承四十不動心與先我

不動心而問故舉北宮黝孟施舍曾子告之北宮黝之養

勇是北宮黝之不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

之不動心有道也。曾子之大勇是曾子之不動心有道也。北宮黝之道以必勝為主。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為主。曾子之道以理直為主。北宮黝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即曾子之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答問之意也。○穎陽許氏曰：不動心有道是大。無問曰有亦虛虛應他蓋不惟養盛自致者有道即強制不動者亦必有道而非漫然無術者。註心有主是正訓。所以不動處下文主於必勝主於無懼主於理直皆自註中。主字生出。○通考徵齊胡氏曰：心有主雖在關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毒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十一

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

睛逃避也。因之吳氏曰：不膚撓二句若直說被刺反不得必勝為主意了乃是言不肯使膚至於被刺而撓屈也目逃亦然。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

侯也。月林丘氏曰：不受二句即申上文若撻於市朝視刺三句即申上文不受蓋若撻正是不受不受正是受

刺。○因之吳氏曰：視刺萬乘若刺褐夫亦非此時就刺了只是意在必勝視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眇視諸

侯處故遂接以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無嚴諸侯云

也。紫溪蘇氏曰：人有勝人而不能必膚之不撓目之不逃有威伸於卑而屬於尊恥行於大而忍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逐段翻進皆摹寫語。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月林丘氏曰：進是往與之戰會則已進而戰矣

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觀濤王氏曰：視不勝猶勝此在未戰前說謂雖勢難取勝而惟知勇在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十三

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觀不量敵慮勝可見。○因之吳氏曰：此節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說如此。舍蓋力戰之士。虛齋蔡氏曰：此節俱作舍自懼為主。此言在本文之外。○舍黝二節皆以明不動心之有道。所謂心有王者也。但精粗得失不同耳。告子亦是有主者。○嚴泉徐氏曰：二子之勇俱云養亦緣他自始至終成就這一家不肯因別箇念頭壞了他勇氣。○因之吳氏曰：舉告子不動心之道只引到知言養氣上去不重告子。○東鄉艾氏曰：黝舍二節分明說出告子不動心樣子以其皆強制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

蔡氏曰黜務敵人所務在外舍專守已所務在內也子夏

篤信聖人所務亦在外曾子反求諸已所務亦在內也故

論其大畧氣象如此僂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如

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黜取必於人其氣象如子夏之篤

信聖人取必二字妙觀濤王氏曰似曾子似子賢猶勝

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近似非真可同日語也

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

於黜為得其要也次崖林氏曰舍此於黜為得其要者黜

者有可據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於必勝而

不動人或以力勝之未免為之動矣舍專於守已而無懼

戰勝無懼不動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

為之動此舍此黜所以為得其要也蓋務敵人心或有時

而動務守已者心無時而動也觀濤王氏曰務敵則

在人強弱不可預必專守已則只一無懼雖敗亦勝故所

守為得其要虛齋蔡氏曰要之北宮黜亦有所守均是

心有主也心有主便亦是其所守但所守不如舍之約也

去如殺人以挺與刀獨樂樂與人樂樂之類孟子立言之

法大槩如此甘泉湛氏曰此節只作過文

看。不重較二子優劣但欲起下曾子之勇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孟子卷三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冠束縮二衡三端恐

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虛齋蔡氏曰自反不縮雖竭寬博

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特吾理

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為衆也吾不揣焉猶云吾得不怕

他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

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國之吳氏曰自反而縮四句

須體貼反身循理意乃得如不體會循理意思徒泥縮不

縮字則大勇之人須自反常直既自反不縮安得為大

勇耶原來曾子只是密密以理用氣收斂退抑理之所在便恁地

奮發激昂氣隨理用而未嘗有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

須合說乃見大勇若單言縮夫或單言敵萬人便止得

反身循理一邊不是大勇了故下曾子守約處亦當單把

循理意貼之不可分蒙引欲倒重敵萬人以上似未得此意

曾子全是為理所使須想他兩邊相反處二吾字要看

言彼雖竭寬博而吾之為吾者不得不縮彼雖千萬人而

我之為吾者本無所畏故一端之一往之也二

雖字亦要看麟士顧氏曰此節已出孔子

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不如曾子

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虛齋蔡氏曰不是以氣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孟子卷三

大專皆不能屈服矣此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

之於舍豈不尤得要

文詳之氣而孔子此言正以直養氣之說也是孟子得之

於曾子曾子得之於孔子者也故曰其原蓋出於此然孟

子之不動心實兼知言養氣而養氣中許多節目皆未及

也故又曰下文詳之○字泰王氏曰孟子歷言黜舍之養

勇都不露了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

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

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管攝處

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而不知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箇縮字裏朱子識其意

故於此條註曰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

也始露出此理字黜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

與已之辨此是理與氣之辨○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

同或後加浩然之三字要與此處相別耳○觀濤王氏曰

以上俱承不動心有道乎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

也知黜舍則告子亦可推矣

知曾子則孟子亦同道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

之也虛齋蔡氏曰此承孟子我四十不動心及告子先我

以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

○觀濤王氏曰丑不能默喻故又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下面孟子所答不得於言二節是告子

不動心之失處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得處

謂於言有所不達

不得之言以孟子知言照之乃謂吾心自有定見即於天

下之言有未達何用煩吾之心為○麟士顧氏曰按語類

前後諸條不得於言皆是說他人之言以與後面知言相

貫即大註於言有所不達與既失於外云云亦未鑿定為

已之則當舍置其言

通明便是

舍置也

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

乃不味其理於心蓋以若求其

理於心則心恐為之撓亂也

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

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虛齋蔡氏曰一事之失心所

咎不復用力追改前事之失彼以用力追改則心又為之

動也只是動把心制住豈是自然能不動○不得於心亦

須求於氣如有客來訪我却不禮待他此是心不安處則

當追而謝之如學者理有不明是不得於心也則當覽觀

乎經史質問於師友以求其明此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

之事便是求助於氣處○因之吳氏曰其曰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者謂心下有不妥穩放不處便就住了不於視

聽持行之間多方檢制以求安其心也蓋謂欲求心安心

乃不安一味都撇開弗令擾亂吾胸臆是告子本意○嚴

泉徐氏曰不得於心是理未明而行不合理有差失處告

○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
以貫之外却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之生
人合下理氣一團不
可得而支離者也
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受
貢氏曰告子之學是後世禪定之宗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是外境使不得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內境使不得出
不出不入心常定故能先孟子不動心但只是強制之學
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境○通考虛齋蔡氏曰愚
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
是動心也故曰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有
必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北宮黝孟施舍各
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主非其主恐亦不免於靜中之動
嗚呼微矣孟子豈不知哉
對公孫丑氏子云云耳
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
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七

蔡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如何為急於本而緩其末曰
心者氣之主也力制其心而不為氣所動是亦知心之為
重也此只就力制其心士說急於本若正論急於本則須
是持其志方是此特據告子所病而取其也此者耳
○次崖林氏曰心本也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之
正未必皆氣之為心若把捉得定氣亦不能為之害含氣
不求而直求之於心心得而氣得矣
謂不得於言而不求
此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為可
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
次崖林氏
本是緊要底物不得於言由心上義理不明正當就心上
理會到明白也乃勿求於心則心上一發鶻突惘惘根本
一亂萬事都從此放倒了如何做得所以不可集註謂既
失於外遂遺其內是也○因之吳氏曰謂之可者是猶知
心之為重不肯抑吾之所尊屈吾之所重偏而求助於氣
其於本末緩急似未甚倒置故曰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為不可者蓋言之病不病皆起於心言不達而
不求諸心當何如可達其不向也斷斷明矣
然凡曰可
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近溪羅氏曰夫志氣之帥
心之失只不可
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觀濤王氏曰
二字已斷盡了
志即心而為氣之將帥
虛齋蔡氏曰如目視而耳聽手持
之所之而為氣之帥乎目之視人但知其為目之視而不
知其所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其為耳之聽
而不知其所以聽
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
卒徒者也
虛齋蔡氏曰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手至足都
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
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氣貫乎一身之聞而主於一心
上既曰志氣之帥則氣非志之卒徒而何所以朱子直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七

卒徒字亦本呂氏克已銘○觀濤王氏曰充字要
見得能輔志意若使卒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
故志固
為至極
虛齋蔡氏曰至字與次
而氣即次之
彥陵張氏曰
見得以其常尊言次字由充字見得以其機之共濟言○
固之吳氏曰氣即為次即字意尚未大露若說明丑不必
覆問
人固當敬守其志
張處着力把持下一持字更為緊
切古人云扶顛持危危而日持可見持志亦是以人心惟
危而持之也○景逸高氏曰持志之功如貓捕鼠如雞抱
卵
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
敬軒薛氏曰言要緩行要徐手
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是暴其氣
也○霍林湯氏曰持志是操而存之義是戒懼謹獨工
夫無暴就是直養無害如下文集義工夫○觀濤王氏曰
持其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

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此二意○夫志氣之何也以
下俱見得氣不靜之意以止其勿求於氣之非抑揚重
氣邊有○虛齋蔡氏曰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足
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
句已斷以為不可了故不復論然此處雖不多斥彼他至
下文詳知言處自是不破之破矣○問時志與無暴其氣
孰重○論理持其志為重論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
為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但是以破告子勿
求於氣之說也○下節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亦重在氣
一邊○愚謂氣固無暴其氣則亦有志在焉下文善
養浩然之氣自有持志在故雲峰云養氣之功在集義而
所以集義者在敬以持志○月林丘氏曰夫志以十六句
但要抑揚說非兩平意觀註中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三固字兩亦字及即字可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外不同失於外之外指言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
內外交相培養之外指氣○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
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虛齋蔡氏曰此處孟子未嘗
是即告子之言而以已意論斷之然亦可以樂見其所以
異於告子者矣○至丑問夫子惡乎長然後正告之云云是
詳告之以其故也○因之吳氏曰夫志一段雖全是破他
勿求於氣一句然曰持志則勿求於心之失亦可照見須
知無暴其氣亦即持志以養之非判然兩樣工夫故下言
集義以養浩然雖不及持志意已該矣○益見志為氣帥道
理○雙江潘氏曰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於
氣未嘗不可但告子以義為外則不能集義以求得其心
此便是不能持志而徒然勿求其氣無益耳○通考因之
吳氏曰或問勦舍既是守氣似非勿求於氣者有合無暴
之旨不曰勦舍全靠血氣用事不勝其剛猛暴戾之極此
正所謂暴氣可見暴氣亦不同如告子不理着他固暴也

如勦舍把來壞了亦暴也
勦舍告子總是一箇圈子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虛齋蔡氏曰孟子言氣次焉次者

次字為後字義矣○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
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敬齋胡氏曰人之學在先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是氣昏也若悚然印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
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然氣之
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觀清王氏曰固字亦字抑揚
日氣壹動志人多要主不好者言蓋以蹶者趨者之反動
其心為證是未然也氣之所在不善則心為之不寧靜此
固可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在善則心便為之寧靜此
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壹動氣亦然○如人顛
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虛齋蔡氏曰氣動志
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志所以說致養其氣自蹶趨
而言則當是謹慎步履之間不使至於蹶趨是為不暴其
氣也○蹶者趨者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若持志工夫到
則亦不至有蹶蹶及妄奔趨○紫峰陳氏曰人之步履不
安祥而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亦為之震動不寧焉此氣
壹動志之一端也推而至於視美色聽淫聲則此心為之

荒亡聞善言。見善行則此心為之感發。科頭箕踞而忘情之心。自生手足。重足恭而敬慎之心。愈篤。如此之類。何一而非氣。壹動志者哉。東鄰艾氏曰：氣字前後無。所以既持兩樣。惟厥者趨者之氣。則氣之不由於志者耳。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虛齋蔡氏曰：志壹動氣。則志固可以暴彼。告子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抑何其不知此義耶。楚何耿氏曰：志壹動氣二句。亦只說得交際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是。如何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百漢徐氏曰：志壹動氣二句。且不必分持暴。只是大槩言志氣有互動機括。以見兩下兼重。而當交養也。所言驟趨。只是借證。非以此實不善。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

所長而能然。虛齋蔡氏曰：上文孟子總言告子之不動

我之所以不動者。如何於是。丑問孟子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是果何所長而能然也。因之吳氏曰：能然二字。即上異於告子。每謂不待強制而自能不動其心也。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

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

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虛齋蔡氏曰：孟子曰：我知

易大傳繫辭。以盡其言之言也。合天下言者也。言字就粘帶事物。故曰無不有以究極其理。理者事物之理也。是非以義理言。得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虛齋蔡氏曰：盛大蓋失以利害言。至大之意。流行蓋至。

剛之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滄溟李氏曰：氣之在人。自心體體之中。而為志之輔。則為血氣。雖有精粗之別。原非兩箇。次崖林氏曰：告子說勿求於氣。這氣尚粗。到善養浩然之氣。說得精了。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虛齋蔡氏曰：謂之浩然之氣。則是氣本浩然也。善養者亦順而不害之謂耳。非謂必善養然後浩然也。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暴其氣為二事。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持志者在。或失養或助養。皆非善養也。觀濤王氏曰：不徒曰養而曰善養。即勿忘勿助意。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敬軒薛氏曰：其言知言。即孔子之所謂知者。此其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之所謂勇者。不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嚴山劉氏曰：知言是學問入路。

日知言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孟子一生受用在此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也。由此而王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告

子之學。與此正相反。觀濤王氏曰：我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虛齋蔡氏曰：孟子知言。而告子

無覺而已。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而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雙江蕭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言之動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之動乎氣也。只勿求二字。渾是助意。知言養氣。是告子對症底。

藥蓋知言則無不得於言養氣則無不得於心其所以不
動者乃充養積盛義自然之效也○彥陵張氏曰知言
本於窮理養氣即是養性工夫不在言與氣上○麟士顧
氏曰此節以不動心為綱以知言養氣為目知言然後能
養氣朱子小說亦云只是論大槩理若此處云然則多一
折不見語氣○通考敬軒薛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欲
內持其志又欲外無暴其氣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養氣
之法至此又言我知言善養吾浩然之氣蓋知言者盡
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
義而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日生矣○日持其志無暴
其氣曰知言曰集義曰無忘無助長皆養氣之法其序則
先知言而後能持志集義若勿暴其氣勿忘勿助長皆養
節制之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
容者○漪園焦氏曰難言不是真無可言者學者須工夫到
頭方此氣充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他言稍不到頭
縱與他言亦不自得故難言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
二字謂須是實體而自得也○元庵徐氏曰難言者何以微妙故下
段功用言之便謬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虛齋蔡氏曰至大至剛只
是說無事不做得但理所

當盡者皆就為之此便是塞于天地之氣○次崖林氏曰
至大是極盛大他力量隨其處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
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
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
故曰不可屈撓○敬軒薛氏曰至大是氣蓋天地之正氣
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間蓋天地之正氣
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虛齋蔡氏曰體段猶云
體輔氏以為舉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正文曰以直
體以該用非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曰敬以直
養而註曰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而程傳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皆
是先儒剖析精微處蓋養氣工夫只在直上不在養上故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敬齋胡氏曰清
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而不為物欲所
屈便是○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只是義○彥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張氏曰直養工夫在下○次崖林氏
集義此處只據現成說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日以直養
而無害此意本自反而縮來下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裝而
取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意思都在其中了○觀濤王氏曰
直即自反而縮理直氣壯之意直養便是集義無害便是
不義裝○因之吳氏曰直養無害害字與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害字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虛齋蔡氏曰此
正相應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一節正言浩然
之氣是這般樣子氣之體段也直養無害輕說下塞乎天
地之間即是至大至剛但必直養無害方全得此氣之體
段耳故云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至大至剛即是浩然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此
段本論氣之本體若非直養無害則所謂本體者不可見
矣故併言之○次崖林氏曰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
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
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于天地○既曰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為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至下文是集義二條方言所養之事○觀清王氏曰至大至剛之體非孟子獨具乃人人同有也但他人為物欲所耗不見得剛大處故舉直養無害者以見其剛大不重養上○徹軒薛氏曰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透金鐵而鑽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養而無害則程子曰天人一也更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

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觀濤王氏曰塞于天地之間在天人合一處看蓋吾之氣仰天地間氣氣布護之氣譬如魚腹中即大海水特無以耗之便充塞無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申甫鄭氏曰此氣復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吾之氣真箇塞乎天地之間○因之吳氏曰此節正答何謂浩然之間至下節氣配道義則言心之不動處前言曾子守約曾子之不動心也此言配道義孟子之不動心也此是遙相照應處○通考敬齋胡氏曰理不離於氣氣清明者理亦清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粗者雖能承載反隔礙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及程子每稱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功之意次岸林氏曰兩物相合然後有功若不相合安能助李延平謂貼出來之說甚好朱子發揮最詳今人謂襯衣蓋上衣孤單須用裏衣以襯之便是合而有功也即此可味配義與道意○虛

虛

齊蔡氏曰延平所謂觀貼者實兼合而有助二意但凡物必是有合然後相襯貼若方底而員蓋其能相襯貼乎又所謂一滾出來者恐人謂氣與道義相配是兩物相輔貼故曰一滾出來以見理氣之相依渾合而無間也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虛齋蔡氏曰道者天理義者人心之裁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猶云處物為義也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謂養成也○月林丘氏曰人能養成此氣尚在其為氣也之前不可便以為正解此句也謂人能養成此氣則其為氣也配義與道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

而為之助敬齋胡氏曰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成如為臣死忠是道義忠憤所激鼎鑊不避是氣之合於道義而為之助也○虛齋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申江莫氏曰一告于義外相反氣實載道義而自能直前不避氣實載道義而行恰象道義少氣不得一般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而不足以有為矣青螺郭氏曰無是餒言無是氣則其體不充而餒豈能配道義乎餒字對充字

下

道義所在本人所當為但人若無此氣則遂巡畏憚而不

振矣故曰無是餒也餒就人心言不可謂道義以無氣而

餒○虛齋蔡氏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正言氣之功用也

無是餒也特反言以明之耳非並舉之詞也○配義與道

正是說他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正是說他善養浩然

之氣蓋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若無此氣則無以充其體而後矣候則道義無所配而不免於疑懼矣安能不動心候字對充字疑懼而不足以有為貼在候字下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篋口劫二反

一集義猶言積善欲事事皆合於義也幾亭陳氏曰孔云積善孟子云集義初

疑事集之近於零星補綴及漸體驗乃知工夫不得不然有一行不慊於心則候矣必事事慊心而浩然之氣生集之無間無雜正是渾然一片何嘗零星補綴耶○集義是事事不放過配義是忽然有大事到來做得十分透徹不至有所畏顧中道而泄以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此觀浩然之氣分明親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齋

蔡氏曰下一雖字者氣雖為道義所資其初又是資道義以生單言義則道在其中自反常直是以

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敬軒薛氏曰人能於言

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次崖林氏曰生是發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此豈旦夕可能所以說箇集義集義工夫不是小可須是無量工夫只管聚集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千而萬以至於無一欠缺遺漏方是○

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耳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虛齋蔡氏曰養之始字正對上條註養成此氣之成字蓋氣之始養也則氣質資理以生而氣之養成也則理又資氣以行非由只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齋

蔡氏曰同一義也謂之集義則是事事皆合義謂之義襲則只是一二事合義而已蓋養氣者只要在義上做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力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正以此○因之吳氏曰生字要看得細不是事事合義了又另有一種浩然之氣猛地發出來就是這道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而不可禦者此即氣之發生若義襲而取則在道義外另要粧綴一番浩然之氣象即便不成箇浩然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慊快也足也敬軒薛氏曰事少處置不得其宜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敬齋

曰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虛齋蔡氏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兩句相發明蓋只行一事偶合於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多矣行有不合於義而不慊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心則餒如何可養襲而取之哉○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戾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也

饒氏又云無是餒也無是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二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次崖林氏曰知氣生由於心慊則不慊於心而氣餒其理可見矣○觀濤王氏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申非襲取意襲於外必不慊於心仰則然則義豈在外哉虛齋

曰或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蓋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就有箇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無所愧作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集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

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不管意亦

自管到○是集義所生三句如何見得義之在內蓋心之
慊否一係於義之得失此見義之屬於心處而告子以義
為外則必不能集義以求慊於心而是浩然之氣無自生
矣○如何不得於義心便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脉相連
耶蓋仁義禮智信是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信
單言者也○次崖林氏曰行有不慊於心不令義故也行
不合義而心為之不慊正緣義與心相粘着故義一不合
則心為之不慊義若在外則與心不相干行不合義而心
如何為之不慊可
見義之在內也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
以義為事虛齋蔡氏曰外義故不能集義何也以其則必
不知其為吾性所固有而不復以為事也
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觀濤王氏曰集與襲只在內
外上分剖生字取字亦有分
曉生如自根生幹自幹生
枝取則是強拿他來的意
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觀濤王氏曰外字對心看義以慊
否而但求心之寧貼無是理也○困之吳氏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此不重斥告子之非重吾人當鑒於告子
決不當以義為外而自懈其集義之功意亦猶下節舉宋
人只重當戒宋人而自防其助長之害語意一樣○微弦
徐氏曰孟子正說自己平生學力把告子義外學問見解
一點正見其所以異處○通考陽明王氏曰孟子不動心
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
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自不動
底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
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
要此心不動便是硬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及阻
撓他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是復其心之
本體自是養得充濬並無餒歉自是統橫自在活潑潑地
此便是浩然之氣○白沙陳氏曰告子之學分內分外氣

脉不相貫通入於斷滅若孟子之學萬物皆備於我合內
外之道也○去疑沈氏曰據告子彼長我長等議論則視
義乃世緣應迹不得已而酬之與裏面
絕無干涉殊不知集義正所以得其心

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亡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子助
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
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觀濤王氏曰集義
也蓋告子外義只冥守其空虛無用
之心故矯之以必有事焉見不落空如有事於顯與之有
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
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
有事微軒韓氏曰理義之心不可少
有事有間斷孟子所謂勿忘是也而不可作為以助其
長虛齋蔡氏曰助長多見於臨事之時善曲平日不能養
其氣也○助長之心視之忘其有事者尤甚味語意則
勿忘勿助詞雖兩平意則歸重下句也○陽明王氏曰學
者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

是忘却不想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須計箇頭腦
此處頭腦其工夫全在有事上用必有事者即上文
集義是也時用集義工夫而或生間斷此便是忘或欲
速求效此便是助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
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夫而懸空守箇乃集義養氣之節度
勿忘勿助此正所謂養空鑄者也
也○虛齋蔡氏曰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此數
句總是說要集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一句裏面也有
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才得他生○養氣工夫以一
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無害以四言該之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已有事
固是集義勿正勿忘勿助長要皆不出一集字之外也蓋
養氣工夫只在養上着力不消於氣上着力也氣上着
加便是助長矣○月林丘氏曰有事而勿忘則氣行所養
勿正而勿助則氣無所害○麟士顧氏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其或充四字可見○玄尾徐氏曰看雞抱卵真得必有
事等句之法到時候到了便生小雞出來時候未到將卵
打破便壞了雞子○了凡袁氏曰有事勿忘承上集義來
正助承上義襲來然總之曰直養無害而已下宋人之論
則言助長之害甚於失養也○玄辛董氏曰必有事三句
正上支持字之義○通考次崖林氏曰必有事者必把集
義當事實落去下工夫也然為其事而遂計其功者人之
通患故戒以勿正正是預期其效蓋一邊集義一邊預期
其氣之充也此乃欲速之心最害事蓋既有是心則心一
向在於功效而意不誠其功亦不專一固難望其氣之充
待久之其氣不充必忘心隨之而忘其所有事若不忘其
所有事又為作爲以助其長決不出此二端是皆起於正
也故曰集義養氣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或忘或助
二者俱無矣○有事勿正而勿忘則心志不分工夫無間而
氣得所養矣○勿助長則氣無所害矣○玄陵張氏曰此節
有事二字爲綱勿正勿忘勿助不過統此有事之功而已

必有事正是集義之功正忘助正是義襲之害然正者忘
助之根故先以勿正戒之言養氣者當一味集義爲事不
可預期其效一有期效之心非忘助助蓋效速則中輟而
成忘不忘則又作爲而成助語意相逼說下歸重在助長
上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疲倦也
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
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
曰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爲
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於
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
於氣矣重在助長之害邊○或疑註謂然不耘則失養而
已○揠則反以害之爲專說苗以證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二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
故下即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氣而無所害矣○次
崖林氏曰助長之害甚於忘故無若宋人以下專言助長
之害○玄陵張氏曰天下不助苗以後都指養氣言助字
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無害看○嚴
泉徐氏曰無益是不能生也然其根未斷猶可培植若梓
梓向前者一破事機摧撼便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
至沮喪不復振此之爲害
所害矣○用齋周氏曰引宋人一語甚言助之爲害蓋助之
欲無助之害也所謂氣之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
不可暴正勿助以暴之也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虛齋蔡氏曰大註則必不能
有事勿忘是直養之目○勿助長是無害之目○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

養而又反害之矣。

因之吳氏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分明指告子。大抵集義所生二節語意。

從夫子惡乎長說來。故往往得着告子。下知言處。獨就該淫邪通亦是暗說告子。蓋此章是孟子自明其正學。正是剛四節。或言浩然之體。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工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通考敬齋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人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着。必至外馳。程子所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為義之體也。程子以必有事焉為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必有事焉。即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為敬也。朱子中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三

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誠彼奇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誠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通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

虛齋蔡氏曰。此四者有則俱有。未有誠而不淫。邪且遁者。如意必固我一般。起於意遂於誠。遮隔也。必流於固而成於我。亦皆以類相因而至也。

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

虛齋蔡氏曰。四病皆起於蔽也。既有蔽。則陷與離窮相因而見矣。無蔽則亦無陷離窮矣。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虛齋蔡氏曰。四病皆起於蔽也。既有蔽。則陷與離窮相因而見矣。無蔽則亦無陷離窮矣。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

次崖林氏曰。誠辭是

全緣他心中有所蔽。故如此。如楊只說義不說心。緣他為我所蔽。墨氏只說仁不說義。緣他為兼愛所蔽。陷是蔽之深。所謂蔽。雖已深。終莫能悟是也。既陷溺之深。必務博辨以濟其說。故其辭淫。淫放蕩不根也。遇遮浩翰而無畔崖也。今觀莊周楊墨佛老等書。真可謂放蕩矣。其辭既淫。則一發為邪僻之論。不可復律之以理。此邪僻也。緣他陷溺既深。子是一向背却。正路離去愈遠。不能復回。故其辭如此。既叛去正理而離矣。則事物更說不去。是其理已屈。心中於是乎窮矣。窮則必變。其說以求通。如墨氏兼愛。困於孟子二本之辨。則變言施由親始。告子性猶杞柳之喻。變為湍水之論。皆遁辭以求通也。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虛齋蔡氏曰。據孟子所言。非知言。乃知心也。不知其心不足為知言。因言以知心。心總是言之源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三

也。重在知其蔽陷離窮。即其辭之所說。若此。則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要看所字。非但泛然知其有蔽而已。淫邪通皆然。誠淫邪通。蔽陷離窮。皆是大綱字。其實誠有許多樣。誠有許多樣。蔽或蔽於氣質。或蔽於物欲。或學術之蔽。或習俗之蔽。然就氣質之蔽。亦有許多般。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告子蔽於強制之類。其言亦以類而分。只此四病。所該甚廣。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虛齋蔡氏曰。謂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誠淫邪通之病而已。且且害於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於是眾目皆差。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後。故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或生於心而害於政。或生於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害。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耳。此政字。不是有位者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所在。政之與事。猶有子言小事大事一般。心之病。一發於言。

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亦不過是因辭之說
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就此而并知其蔽陷離
窮之害於政事之必然耳皆是知言之事○聖人復起二
句只帶生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因之吳氏曰衆人
直到害事害政之日纔曉得他狠狠而孟子則聽言之
始已知其心術之病必至於是徹始徹終無不全曉也
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以理之本體言

理以道之散殊者言○觀濤王氏曰該辭四句因言而知
其心固知言也生心四句因心而知其害亦知言也○因
之吳氏曰總是一箇知言者心之寂也知其議論即知
其源頭知其源頭即知其究竟方纔是知言○養氣處詳
言集義此不及精義者言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
集義而精義在其中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而至於不
動心是與善養相反此就行處說也故集註曰不復以集
義爲事此補註云至爲表外之說則自不免四者之病何
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就言處說也又與知言相反○
敬齋胡氏曰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
知心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
不愧俯不作則浩然之氣自生
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
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
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見羅李氏曰子每以富
可動誠辭知其所蔽等爲學術不可動境界之不可動難
而學術尤難所以孔子直至四十乃保不惑而孟子亦以

知言爲不動心根本甚
矣夫理惑未易解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
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
之親切而有味也虛齋蔡氏曰善爲說辭大概只是善
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
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
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因之吳氏
聖之言非如下節子貢真見孔子爲聖而以是稱之只是
說夫子勇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辭命則不
能句正應孟子勇於自任
意註中兩自謂要重看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
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

舜夫聖之
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

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

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觀濤王氏曰即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即

教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是由不厭不倦而再言是何言

也以深拒之虛齋蔡氏曰孟子既不敢當既聖只宜引到聖則吾不能或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亦

可今乃又引子貢之言何也明孔子實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已之尤不敢當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

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觀濤王氏曰一體指文學威儀言具體而

微是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能如聖人變化無方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

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虛齋蔡氏曰孟子所

就雖猶不及顏子然其所志已在孔子則雖顏子亦在所

舍矣次崖林氏曰顏子地位儘高孟子姑舍是之言非不足之也學者立志須以聖人自期待顏子不幸早死而未見其成此孟子所以不欲以之自處而願學孔子也天

台潘氏說可玩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

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虛齋蔡氏曰

學孔子則伯夷伊尹亦為不同道矣此亦就是舍是之意

尹何如問其所安否也曰不同道言伯夷伊尹與已不同

蓋二子仕止各有所偏而已則願學孔子故為道不同見

亦不欲以二子自處也甘泉湛氏曰孟子生平得力全在知言養氣而本之願學孔子願字要看大凡戰者得地利則勇自倍眺者登高卑則望自遠故持學孔子之志者氣乃得所養而遊孔子之門者敢淫邪道自難為言也學者未發此大願而察察然求言之知求氣之養者吾弗之知矣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次崖林氏曰孟子既

說願學孔子則孔子優於伯夷伊尹已自可勉為他無見解故有此問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則不但非夷尹所可及自堯舜以來羣聖人亦有不及矣非夷尹所及者以時中也非堯舜羣聖人所及者以事功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

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

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虛齋蔡氏曰以百里而王天下不以土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甲兵之功也苟非其德之盛安能以百里而王天下取其處心之正假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又如此其大彼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亦不屑為之則其心之正為何如

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

人矣。虛齋蔡氏曰聖人之所以得為聖人者根本全在德處故心之正為節目之大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知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

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虛齋蔡氏曰智足知聖分下而不高明諒亦不至阿所好而空譽之總是欲明其言之可信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因之吳氏曰精一執中之子以推明羽翼之則千萬世而下不知吾道之正統斯文之正脉遂使千聖相傳之緒澆滅而無可考宇宙無以立生人無以生帝王無以經綸聖賢無以述作茫茫後世不知將何底止將何究竟夫子者直以一身綿延千古之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所維持萬世之宇宙視堯舜之功卓絕一時真相遠矣。堯舜之道得夫子表章遂昭明較著於後自一世用之以至百千萬世皆夫子之治功也其視堯舜僅止一時者相去為何如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虛齋蔡氏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德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訣子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亡固可即此而推之。崢山郭氏曰禮以飾政故見其禮有煩簡而政之尚文尚質可知樂以

彰德故聞其樂有美乎。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

而德之或性或友可知。王無有能遁其情者。因之吳氏曰德政不難知。只據禮樂

所以莫。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次崖林氏曰帝王禮

樂。在夫子則何如。觀其答顏淵為邦之問。斟酌四代之禮

樂。以立萬世常行之道。作春秋以寓王法。則其政之所設

施。功德之所成就。固可見矣。寧不獨盛於古帝王哉。觀

高王氏曰。天子定禮以寓政。正樂以昭德。其後來動和聖

智兼備之妙。皆子貢所親炙而神喻者。而見百王無及。○

天紳解氏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是子貢知夫子之

心體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是子貢知夫子之作用處。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堉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

之水也。虛齋蔡氏曰。有若本意。只是就民類言。麒麟四句。特用以比說耳。故下卽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之意。而下又繼之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只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說不復粘着。麟鳳山海矣。○次崖林氏曰。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裏便含箇類字。○月林氏曰。豈惟民哉。言豈惟民與民為類哉。正是起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一句。而先以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四句。作比例耳。不是以民起物。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次崖林氏曰。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聖

是自此出類處說。既出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士

顧氏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

其中覺得孔子尤盛。○彥陵張氏曰。按人與人同類。而聖

獨踐形。盡性是為出類。既出於其類。則於眾人羣聚中。自

拔其萃矣。此說聖人底盛處。在孔子則立言垂訓。為後

來準則。更萬世而下。得所依據。以各踐其形。各盡其性。非

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以

為獨盛。○玉陽張氏曰。引三子之言。無非見其異於夷尹

以終前面未有孔子之言。而表已願學之意。○因之吳氏

曰。按三子論聖。俱不直就孔子說。必把堯舜百王來形容

者。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事功之獨盛耳。○虛齋蔡氏曰

此一章。當分五節看。東陽許氏之說。一自章首至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大概言孟子之不動心。未詳其所以不動

心處。只略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

心。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一自敢問夫子惡乎長

至必從吾言矣。乃詳孟子之心。所以不動處。兼知言養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聖

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因之

吳氏

日總註擴前聖所未發還兼指知言養氣大抵知言養氣孟子道盡一生學問願學孔子又道盡一生心事故孟子終身履歷盡在此章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虛齋蔡氏曰按假借其事以為功如救邢存衛定襄王定王世子之類方是假仁之功然此非以其力亦不能糾合一時諸侯以為此事蓋其心不信於人故須以力驅之耳如湯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則不同矣○次崖林氏曰以力假仁者其力足以有為假仁之名以舉事事宜濟矣問有力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星

不假仁亦能濟事否曰一時亦被他做去只是不光明後偉亦竟無成耳問無力亦假得仁否曰夫假仁者其心術誰不知只為他力強無奈何屈服之耳若無以德行仁則力以假仁人誰肯服所以說霸必有大國

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次崖林氏曰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蘊蓄言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

伐罪弔民亦是仁故註曰無適而非仁是皆自德而推之也朱子曰德字說得濶是自身上事都做來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觀濤王氏曰仁主事功說德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德行王道也○麟士顧氏曰按紹聞編曰德即仁而日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嶧山鄒氏曰詩傳云武王

下自服也四自字就錦京言言自錦京而東而西云○虛齋蔡氏曰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無思不服心服也蓋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本孟子

亦如此虛齋蔡氏曰上節是言王伯之心誠偽不同下節入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下條虛空突出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字蓋上文已難得有服人意了又解上節之意言霸者之所以必有大國與王者之所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人其人則既服之矣然非心服也乃為力不贍也此非有大國則人得以力拒之矣是故必有大大國也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星

夫以德服人者非有所強也乃其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困厄流離而不舍去者孔子豈有名位勢力以驅之哉以德服也王之不待大可見矣○次張氏曰引詩特說箇思字以證王者心悅誠服之意服至於思不容有異慮而民情於是乎最真德入於思不容有勉強而王道於是乎至粹仁之至也德之極也此其所以異於霸也○因之吳氏曰以力服人急得心服服來多少勉強惟是以德服人乃心悅而誠服便如七十子服孔子一般此節全是把力服形出心服之妙以深著王道可貴意○天下人勉強壓他不下須令他帖然自肯為之下不然其毒愈深而吾之受禍亦慘矣故桓公身死未幾諸侯共起而亂齊彼其迫脅諸侯而使之從皆積怨自遺禍本耳故桓之不服不始於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既沒之後即始於定霸之時

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

一著明者也敬軒薛氏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

天理遇人欲也○敬齋胡氏曰行王道者自修上最工夫

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以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

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

易霸道崎嶇學者所宜精擇○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

外無功利○次崖林氏曰此日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

後篇日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以力較之則服人是霸

以力是霸以德是王以服人與養人較之則服人是霸養

人是王又以德服人是懷箇心要服人此其不同也○少墟

服人以善服人是懷箇心要服人此其不同也○少墟

馮氏曰王霸之辨自孟子始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

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

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

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

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五箇悅字就是心悅誠服

底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尊賢使能五

節底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却不是外面底事業

都是從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這一念來故

免也○觀濤王氏曰行事合天理便是仁如下文舉賢能明

只是不能免意○聚岡陸氏曰兩則字含自求之意

在○月林丘氏曰觀一今字明指當時之君說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彥陵張氏曰如

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悚動他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

林氏曰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

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虛

蔡氏曰賢者在位尊賢也○能者在職使能也在位在職自

不同○彥陵張氏曰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

能便是士在位在職便是尊賢未嘗無才而所長者德

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國

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

見矣○彥陵張氏曰閒暇二字又根上數句來精神全在及

幾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

難得而易失及字最可玩有失今不為後將無及意○虛

齊蔡氏曰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政刑戰國之時七雄

虎視無日不逞干戈無歲不爭城野國家多事當是危急

樂理固然也。東廓鄉氏曰：任治人明治法正。是也。之。作
用。月林丘氏曰：明是振節鼎新使刑清而政舉也。觀
齊王氏曰：明是勵精圖治不使一毫昏亂意。○滿園焦氏
曰：國家閒暇朱子以為這處去危亡只一間要兢兢如捧
盤木方可保得此明其
政刑所以為不可緩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

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上音杜綢音
綢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

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

在下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

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

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危也。○虛齋蔡氏曰：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

國必畏之。○次崖林氏曰：引詩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曰不足也

而忘返故有盤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敖恣慢也
此所謂偷安也。○般樂怠敖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
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反不必如
饒氏所分。○次崖林氏曰：上兩節是說仁則榮此一節是
說不仁
則辱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虛齋蔡氏曰：禍福榮辱也自己求之者仁不
仁也。○彥慶張氏曰：以其防於未雨所以得
福所以得禍
所以得禍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此之謂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

也故解之為念凡人所存所念往往在於言語間見得心存

在於是則其言亦不覺出於是不日永念而日永言亦見

古人心口

如之一之意

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

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

已求者

是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彥慶張氏曰：好樂惡嗔人
之常情然樂嗔之機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
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時行仁意也
上兩路相形指出自求二字無非勉世主及時行仁意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眾者

虛齋蔡氏曰賢者尊之能者使之便是俊傑在位處俊傑在位言在

位者非特克庸劣之徒也○次崖林氏曰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此賢有問耳○次崖張氏曰五悅字與願字相照願生於悅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日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願與悅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月林丘氏曰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朱子曰市官之法平物賈治爭訟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兗

異言異服之類廛也虛齋蔡氏曰市與廛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為之者○次崖林氏曰市字微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觀濤王氏曰此廛字指市宅之賦言或逐末者多則廛而不征或逐末者少則法而不廛總之法是常行底廛是時或報罷底征是決無底○次崖張氏曰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荆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虛齋蔡氏曰在市日商在途日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

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平

王之法也

次崖林氏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

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為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為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者之戰國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者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者槩使出夫里之布則重併矣民焉得不病哉○蔡氏謂此廛字與廛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為上節曰天下之商此節曰天下之民也依愚見三廛字皆同均為在市之宅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日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月林丘氏曰就

市中交易言故曰商就屢中居處言故又曰民○夫字內附有家字是因周禮看出耳鄭氏亦是解周禮非解本文也
氓民也通考升庵楊氏曰氓之為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與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觀濤王氏曰天吏註兼廢與存亡說重廢亡意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滿園焦氏曰信能二字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虛齋蔡氏曰天地無心而成化何云以生物為心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者若作陰陽對看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復所

諸侯以力行也

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若生意流行則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天地生物之心只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薛氏曰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講然生物之心○莊渠魏氏曰天地太和元氣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益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駁駁生發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元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蔡氏曰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說性是說情曰是亦情也故下條解林楊惻隱云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因論惻隱而悉數之則與不忍人之心一類也○不忍人而不忍害人也僥說非是○觀濤王氏曰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虛齋蔡氏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着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擴充○全體字與上文物欲害之一句相反照本文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無全體意朱子解之以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何以使有不忍人之政耶先王全體此心無

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物欲之害故也此朱子釋經之法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由仁義行者也不待着功察識而擴充之察識擴充其
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是自然能
充者也看斯字最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
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
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不然自隔着先王一段了○觀濤王氏曰運之掌上
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也與反掌上
同○因之吳氏曰人皆有之心乃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
天下運掌之治不過滿吾皆有之心兩節只要重看皆有
二字正見人與先王一般舉而措之亦如先王之易也○
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如老幼幼各得其所是已○張一
李氏曰看一斯字何等敏捷何有停待就下文乍見怵惕
不期然而然火然泉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者即此斯底
勢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聖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與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
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虛齋蔡氏曰怵惕惻隱四字不忍人之
心之目也其形容也怵惕在先○莊渠
魏氏曰古今論性莫精於孟子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
此不覺自然發見則其本善可知若能泰合零星漸成片
段只這些子便是做堯舜底基本也○念庵羅氏曰今人
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猝然而感
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

矣曰今人正見不忍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
之心非先王所獨有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
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句正是明其爲不忍
之吳氏曰內交三

蓋內交要譽惡其聲與不忍人之心相爲低昂若
是不忍便非三者若爲此三者便叫不得不忍矣程子曰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句何以不着引在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之下而至此方引出曰引之於此以其滿腔子
是惻隱之心隨感輒發有不容遏者朱子所謂纔觸着便
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腔子是指身
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故曰惻隱之心
人之生道也凡知痛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套字不指發
子也朱子曰猶言無殼耳○徹齋胡氏曰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
其理具於心故感着便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聖

都是心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
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意亦親
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
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
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
次崖林氏曰重
見而發不待計較論量而後爲所以見其必有也真西山
曰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
雙江羅氏曰無所爲而爲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
心也學者須是識其真心

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念庵羅氏
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內交要譽惡聲之念
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

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微弦徐氏曰。理不出於人心之
本。有者觸之而未必應。應之而未必速。速而未必出於自
然。惟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乍見孺子。將入井。是心
即發。天機自動。頃刻造次之間。非有安排布置。故謂之真
心。○甘泉湛氏曰。冬至後一陽初復。所謂來復時也。天地
之心。何時不在。特於動復時。見其良心。何嘗不在一念萌
動。即是初心。來復若到。內交要譽。惡其聲。便不是本來初
心。○故孟子欲人就初動處。擴充涵養。以保四海。○微弦
徐氏曰。讀孟子乍見孺子。節便見惻隱之心。使人有憤憤不平處。
○動心處。讀一簞食。節便見羞惡之心。使人有憤憤不平處。
直從人欲橫流中。搗出一點真心來。○通考近溪羅氏曰。
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原與一體。不見有二。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 下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
彭山

季氏曰。由是觀之。本乍見時。真心而言。天地之心。只有一
箇生物。此心未合宜。便能羞惡。懼有過分。便能辭讓。虛
靈不昧。自能分別是非。故因論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
測隱而併及之。以見其合一也。

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言人無四端。非人
也。人無四端。則廢所不為。而入於禽
獸矣。○四端雖並說。然必有惻隱之心。斯有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此仁所以統四德也。○次崖林氏曰。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但為人。便有惻隱之心矣。可見此心是人所必有。
○此章本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中則併及羞惡辭讓是

非此見仁之包四德也。以乾元統天來看。最明白。人通體
是惻隱之心。故當羞惡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非而
是非。若無惻隱之心。則本心斲喪。三者皆無從出矣。故謝
上蔡因明道玩物喪志之語。而汗背面赤。明道謂是惻隱
之心者。此也。○觀濤王氏曰。羞惡辭讓是非。總一惻隱大
抵人心。頑麻不知痛癢。何由惻隱。惻隱是知痛癢。必有羞
惡辭讓。是非
矣。此理最精。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虛齋蔡氏曰。心既統性情。故惻隱羞惡之屬。亦曰心也。○
敬軒薛氏曰。心統性情。張子就人心說。心體無窮。故於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情無不統。○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三山原
氏曰。性對情言。如種之與苗。心對性言。如地之與種。與
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孟子却云。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是從情上見心。仁義禮智是性。孟子却言仁義禮
智根於心。又云。仁人心也。是從性上見心。所謂心對性情
言也。心是硬殼。又是活珠。能藏括此。又能運用此。所以性
情俱離心。不得康節言心者。性之邪廓晦庵言性。猶太極
心。猶陰陽。太極具在陰陽中。其說皆是。然於硬活兩邊。
不無偏認。惟張子心統性情一語。說得全與孟子語合。端

緒也。
嚴泉徐氏曰。端是端倪物之緒也。譬如內面一團絲
其端倪。可以知其全體在內也。○觀濤王氏曰。端字固是
緒。見於外。亦對下文充字說。蓋仁道究竟甚廣。而惻隱始
見一斑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虛齋蔡氏
義禮智同。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
曰。因情以

見性也。性無而情有。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虛齋蔡氏曰必於者見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所自出也。此露出仁義禮智於外未有其外而不本於中者。故又言此孟子論性只是就情上說他日言性之善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誠以四德渾然在中無迹可見。只就其發揮於外者指以示人耳。○次崖林氏曰業說側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曰仁義禮智之端者言情而歸之性也在人只是性耳。因其無形影難說故聖賢只就情上說故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也。○覆齋胡氏曰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源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少墟馮氏曰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總名為善性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側隱則說他源頭是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義禮智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至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虛齋蔡氏曰謂之猶其有四體蓋以見其必有也。○因之吳氏曰人之有是四端二句只申說無側隱之心一節意蓋承上起下之詞下文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四句正見

當擴充意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麟士顧氏曰自謂不能亦指君而言蓋此章亦為當時諸侯發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虛齋蔡氏曰推廣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有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也。即中庸所謂致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次崖林氏曰火

始然泉始達皆有莫過之勢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勃勃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虛齋蔡氏曰所以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蓋因其有而易為力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有沛然灼然之不可禦

○修吾翼氏曰火然泉達是論善端充長之勢非謂其止於如此而已其勢必到保四海方是火然泉達之究竟處正與治天下可應能由此而遂充之。虛齋蔡氏曰知皆即此推廣此字指上文四端

在我隨處發見者言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次崖林氏曰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與其充是用功之成朱子小註明白可玩。○充之與致中和一般體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敬齋胡氏曰擴是從這裏推廣去得到充已是填滿了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虛齋蔡氏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有不忍人之心而能察識擴充之

以行不忍人之政者也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自然者也知皆擴而充之以至於保四海勉然者其道一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觀濤王氏曰兩充字一樣但上云知皆擴而充之則是良知初動纔下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美

用功時也故喻始於始達下云苟能充之能字比知字實故足以保四海○因之吳氏曰苟能充之言只把這火然泉達底充滿而究其極便可容保四不能充之則雖事之海與天皆擴而充之語氣甚不同

至近而不能矣紫峰陳氏曰此章首兩節當作一大節看首總是由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三下二節皆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其不忍之心專言不忍之心就該得四端○虛齋蔡氏曰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為當時諸侯發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莊案魏氏曰孟子心學淵源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底道理又教人以察識擴充工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凡有四端在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者只因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連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察識知得這是善端就這一念推而廣之便可充滿全體人人可以作聖也正如火之始然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便要當接續他故苟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亦無難保苟不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窒塞阻礙雖父母亦不能事矣孟子學心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令人弗能察識既被八欲遮蔽弗能擴充又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被人欲攔阻如何濟事

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歐齋胡氏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做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又曰四端

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而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虛齋蔡氏曰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之曰土矣又何謂無成名○不可看作土為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皆器也太極其理之全體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虛齋蔡氏曰本文惟恐字大註二利字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之不善也此術字不只是藝術○次崖林氏曰同於仁而有仁不仁之分者皆其術使之然故人擇術不可不慎○彥陵張氏曰此節只借矢函巫匠開說箇術不可不擇意術字承矢函巫匠來說開去○承庵姚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甘於自賊蓋起於術之不慎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

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次崖林氏曰孔子之一言耳此與論語稍異緣孟子所引之意

異也。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夫仁義天之尊爵。以下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知意。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

次崖林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人生合下就那生物之心所以說得之最先。程子曰心生意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人之生道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可體認得最先意。

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次崖林氏曰天之尊爵以賦子之際言是就人分上指出天說。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虛齋蔡氏曰本心全體之德亦為單言則包四者之義有

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於安字較見人。此又孟子常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一句於宅字較見。

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虛齋蔡氏曰仁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則仁道之關係於人者大矣。莫之禦而不仁。是昧於擇

術也。不智孰甚。次崖林氏曰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是見人之所當為。為仁由己。又莫之能禦。而乃不為此。所以為不智也。莫之禦。言無人沮止之。見得是自不為意。因之吳氏曰是不智。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與下文不仁不智不智在不仁之後者不同。然不智雖在不仁前。却非原口氣言。由莫之禦而不仁可知。胸中是非之明昧決擇。

之見。潘惟不知其為尊爵。故舍焉。而弗尊也。惟不知其為安宅。故曠焉。而弗居也。豈非不智之甚乎。此節是言仁道之大。而人不可不為。至下節方以榮辱論。而言不仁者不能免於人役之恥。然總之皆為下文莫如為仁句張本耳。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蔡氏曰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為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又不足貴矣。不智則懵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之辭。而自流於汚賤之歸矣。人役以下皆是激而進之。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之役矣。○循昭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氏曰業已擇不處仁。以致為人所役。而又引以為恥。與業為弓矢。而又恥為之者何異。只甚言其恥亦無益。○月林丘氏曰人役。即小國役大國也。猶弓人二句。只是不能免意。

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虛齋蔡氏曰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不仁。故恥之則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因之吳氏曰此節正示人擇術處。乃一篇要領。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及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觀濤王氏曰射者始而正已既而求已皆由己不由人之意。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已所自擇人莫之禦。○虛齋蔡氏曰仁者如射一旬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為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因之吳氏曰戰國諸侯日尋干戈彼此相角敵或勝我。便不恤國力殫竭以求舒其憤。全不知反己自修。故曰不怨勝已者。正點破當時諸侯忿爭之習。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

令名無窮焉。虛齋蔡氏曰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修。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

矣。幾亭陳氏曰雖有明智。譽初聞必喜。諫驟入必拂。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為百世師也。○季思歸氏曰有過顯出之。亦是直養。○子路之心。明白正大。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麟士顧氏曰按書蔡傳昌言盛德之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

已以受天下之善也。三山盧氏曰本註是對照上節說蒙拜者猶有物我之分也。猶是未免見善之在人也是對照下節說。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合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

善而不為私也。次崖林氏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見得善在人而已。未善都是把善做人所私有。底物不謂人己之所同也。善與人同。是把這善與人做公同底物。不

做在己底。也不做在他人底。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不為私不但為己私。做在他人底亦私。○虛齋蔡氏曰善與人

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觀濤王氏曰善與人同。此善字懸空說

蓋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體。人我公共之物。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分別也。已未善則無

所繫吝而舍己從人。敬齋胡氏曰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為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求天下之善。○次崖林氏曰或曰

聖人亦有未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時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餘人之善。有勝乎己。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凡人之

不善也。○觀濤王氏曰舍己只是忘己之意。註訓無所繫吝最得。○少墟馮氏曰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

舍己。若能舍己。自然眼界大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

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整庵羅氏曰舍己從人。非見得道理透徹。安能及此。人所以固執己見。善言更不能

入者。只是見不到。復有一種資性輕快。聞言便轉。然未必皆當。只是無定見也。夫所謂舍己從人者。豈苟然哉。從其

至當而已矣。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虛齋蔡氏曰舍己從人。舍己字。

重從人。即是樂取諸人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為善也。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朱子曰舍

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

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彥陵張氏曰。公。只是一箇無我其歡欣鼓舞而樂取以為善其源頭皆從舍已上來。朱子所謂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也。承庵姚氏曰。舍已樂取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方志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此善與人同之目的。彥陵張氏曰。舜之大全在與人同上。舍已以下。是舍已不見善屬在人便是從人。此正是取人為善處。下特說出樂字以表其取善之心無一毫勉強非有一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諸人者是說他平生為人都是如此。春字。牛氏曰。耕稼陶漁不見有善可取大舜何以得之日無非。日用也。若泉徐氏曰。凡人樂善之心未嘗無到居。勢位之尊此意漸微矣看以至為帝方得舜之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奎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虛齋蔡氏曰。不可。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只是取人之善。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則彼益勸於

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虛齋蔡氏曰。許助二字。同。引。觀之。只見得取人以為善而已。不見得又是與人為善也。惟孟子則便見得至此。泰岳張氏曰。天下有善底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勸於為善。天下有未善者以不見取為恥。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者也。景逸高氏曰。聖人取人之善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印做文字底人連自己也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

如何不鼓。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次崖林氏曰。與人為善是孟子就舜取諸人為善上看。出此意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則因而張大其事也。輔氏曰。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則是聖人成已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是。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虛齋蔡氏曰。子路之喜喜誠也。舜又不待言矣。同一樂善也。彼此之間是以人已分彼此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奎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也。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澆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澆汗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虛齋蔡氏曰。辭命雖善而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此段總承上文自推惡惡之心至此文勢相連。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

得如此也。此無實事。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耳。○天崖林氏曰：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非其友不友，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立，惡人不與之言，人之冠不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亦若將况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立，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於初無少失禮矣。亦所不受。一節深一節。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祖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天崖林氏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遺佚放棄也阨困也。

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元扈徐氏曰：爾為爾我為我如許分別故見得不能浼所以能和若由只漫無分別放身自隨是箇同流合派之人安得為聖。

由自得之貌借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觀濤王氏曰：不自失非在外蓋與偕而自失其正則流而非和矣。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天崖林氏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和也。進不隱賢至阨窮不憫和而介也故其和為聖人之和爾為爾至焉。

能浼我哉是惠自言其不去之意不自失即是進不隱賢四句故由由然與之偕以下是孟子之言。○通考石贊陶氏曰：凡人情事汚君為小官不滿其所願却便不肯展發已能若惠則惟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已此在別處是介若此章只見得是和。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天崖林氏曰：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謂伯夷視當世無一人可與其弊則狹隘柳下惠視當世之人皆不足與較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虛齋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

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或問隘不恭是流弊朱子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曾說未流如此。○觀濤王氏曰：隘者視天下無一人之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一人之足較不恭尤難體認蓋他外雖借其心則謂世為沉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徹弦徐氏曰：人之學問苟造其極雖偏於一而亦可為聖荷偏於一雖至於聖而亦不能無弊孟氏於孔子曰願學於夷惠日不由其胸中自有權度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三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次崖林氏曰時日有支干支干有孤虛王

相干是天干甲乙丙丁等十干是也支是地支子丑寅卯等十二支是也○虛齋蔡氏曰兵家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春木王木生火則火相夏火王火生土則土相王者為主相者輔之○次乎王者為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為孤以相克也生乎王者為虛子實則母虛也○孤即空亡甲子旬中遁至酉而十干足以無戊亥為空亡甲戌旬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遁至未而十干足以無申酉為空亡餘倣此虛者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乙木虛之類○歲星在越而吳伐之越卒滅吳符堅犯歲伐晉卒以敗亡天時亦有如此不爽者况於地利况於人和乎然亦有不拘者如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符堅滅燕亦犯歲而克蓋堅協衆情而伐燕違衆議而伐晉也漢高入關之年歲在東井井秦分也而秦見滅何哉秦實不道歲星不能為福而反為禍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次崖林氏曰用兵也要天時也要地利也要人和三者不可缺一要緊則

在人而孟子見當時用兵者只重在天時地利上於其所重反輕忽焉故特第其輕重以示人欲人知所重不在彼而在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虛齋蔡氏曰此條申天時不如此條申地利就攻上說○麟士顧氏曰

非謂可以全無天時然不如矣下亦然○集註曠日持久字生值字妙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虛齋蔡氏曰此

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觀濤王氏曰兵革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天時以攻者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偶舉一途而言○次崖林氏曰委而去之言人心不和委而去之雖有地利無與共守也○承庵姚氏曰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虛齋蔡氏曰此條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其封疆山谿意不主地利言此節無地利專言人和蓋

聖賢之兵法也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尊士而施仁政於民也○衛園

焦氏曰章旨言人和處已含得道意故曰二字是承接之詞非又推人和之本在得道也○紫峯陳氏曰順之只是

悅而願歸也
未便是歸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次崖林氏曰此條是說得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虛齋蔡氏曰此以人和言之非惟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亦無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矣○紫峯陳氏曰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為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

濟者也○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日全章總

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世未有不得人而能勝者未有不得道而得人者可見欲濟大事必須以道而結民之心所謂道即以德行仁是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觀壽王氏曰朝出於孟子則可召出於齊王則不可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次崖林氏曰辭疾出弔不赴之故而悟已之不當召也故曰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孟子於景丑則力辨於公孫丑則不與言者欲因景丑以悟齊王丑為門人久之當自悟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

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次崖林氏曰孟子辭疾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問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詞以對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實已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矣看來孟仲子全無見識與公孫丑都是一般人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同聲下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次崖林氏曰：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

非疾即前出。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次崖林氏曰：大倫有

五。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是所論之事。以父子一

倫與並言也。○觀濤王氏曰：王之敬子，指平日言，未見敬

王暗指不。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為敬君也。○次崖林氏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故上曰仁義，下曰堯舜之道。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

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

也。次崖林氏曰：否，非此之謂也。言我謂子不敬王，非不與言仁義之謂也。聞命不往，與禮未合，以是為不敬也。○

虛齋蔡氏曰：孟子時在賓師，景子以臣禮律之，誤矣。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

口算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

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

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次崖林氏曰：是字指

景子所言說以孟子之不赴召為不敬，景子之所言也。豈

謂是者言我之意，豈說道如子之所言也。蓋景子之言以

孟子不當不赴王之召，孟子之意則以王不當來召也。曾

子曰：以下正是說不當召已之意，然其意猶未甚顯。至故

將大有為之君以下三條，則意思明白，說出至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乎，則圭角盡露矣。因引

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

有一種道理也。虛齋蔡氏曰：仁則循理樂天而安貧矣。故與富對說，義則不苟受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故與爵對說，其辭則兩平，其意則重在仁義蓋富爵之與仁義自是抵對不過。

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

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次崖林氏曰：引曾子之言，既曰夫豈不義而曾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則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

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

所以不慊於彼也。大意是如此。○因之吳氏曰：天下有達

尊三，一段雖是推曾子之意，却就是說自家了，不消更端

起話。故下就接以惡得云云。○虛齋蔡氏曰：輔世對御世者言，長治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六

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為有為也。樂音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

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

耳。次崖林氏曰必有所不召之臣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

不可說不召臣不召之意在言外○德以人之所得言

道即其所得者也○盧齋蔡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

如是尊德樂道也非尊德樂道而又不如是也自古名世

之士大抵以此卜其君以決其去就○觀濤王氏曰齊王

託疾召賢與問疾醫來皆有禮賢套子無有尊樂實心故

孟子特說出尊德樂道四字見得須要真心下賢此是肯

緊○麟士顧氏曰看非欲自為尊大語氣應在就之處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七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紫峯陳氏曰臣字非

氏曰學而後臣非截然先後只其所重在學以尊禮做第

一件事而以委任繼之也委任亦不可少而從學尤急○

次崖林氏曰學焉後臣尊德樂道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好夫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已之所從學者也。次崖林氏曰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

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為故曰莫能

相尚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與學焉而後臣者

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為而莫能相尚也○盧齋蔡氏曰

好臣其所教之人惟言莫違也不好臣

其所受教之人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明林氏曰此直示以已不可召

明矣○觀濤王氏曰管仲且猶

不可召重桓公不召管仲上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因之吳氏曰通章

託疾以辭而欲

自表其辭召之意夫辭召可矣又必自表其意者警悟其

君也必欲警悟其君者明示以自重之道不敢失賓師之

尊也通篇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來○景丑責孟

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可召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八

而我之不當應召無待言矣此處正好得賓師意出若非

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爭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全要他發言埋伏處○看來末四節主意只在况不為

管仲者乎一句以上許多語相通說來只要引到此一句

耳○霍林湯氏曰孟子此章辭若激烈然其自重處都是

敬君蓋人君有富有爵儘自富貴了人臣更無可尊崇他

處直須把我仁義輔他做個堯舜之君方為敬之極王亦

須要我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來慢

我要知此正是孟子○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虛齋蔡氏曰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交而造化成人君常患於危而人臣常患其卑苟人君能降志於其臣而人臣能亢志於其君則德業成矣此天地之大義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因之吳氏曰陳臻之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薛而同受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本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九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言夫子未免有一不是處孟子謂受者固是即辭者亦是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義耳。○次崖林氏曰此章與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章一類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勿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兵為

當在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

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觀齊王曰故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敘事之辭。○薛士願氏曰上曰餽贖可接受字此止曰聞戒不可接受字故補曰故為兵餽之。○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可行故只得引金為之兵備此意本蒙引。○

虛齋蔡氏曰兩個辭曰字重看正與未有處相應。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處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次崖林氏曰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為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事意取猶致也。○蔡氏曰貨之謂以物餽之也從餽以去。○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是活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九

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月林氏曰下三節詳言皆是之意在宋在薛以有辭而受見今日之受不為非也於齊以貨之而不受見前日之不受不為非也然則非皆是而何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五則去之否。曰不待三。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虛齋蔡氏曰夫伍不在伍也去之殺之也。

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次崖林氏曰子之失伍是借其失伍之言而責其失職也○月林丘氏曰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言其失伍又不止於三也下面民之轉且死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觀濤王氏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如與發倉廩之類不得自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王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虛齋蔡氏曰牧地蓋草場也就地食草也芻蓋刈去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次崖林氏曰言力既不得為便當致其事而去不當坐視民之流離輾轉也故距心不能辭其罪而曰此則距心之罪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虛齋蔡氏曰其邑嘗為先君所都後遷之他乃

只為邑故猶有廟在而稱都也麟士顧氏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概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語類又云恐亦是都鄙之都朱子已不自執有廟句大抵是邑之大者耳周禮四縣為都孔大夫姓也為

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次崖林氏曰誦已與距心言及距心之答已二節語也○彥陵

張氏曰此節要得隱諷意精神全在誦之二字上○虛齋蔡氏曰蓋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伸其牧民之志者王之罪也

○為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虛齋蔡氏曰說不繹從不改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距心若繹而改之則致其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王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龍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龍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次崖林氏曰似也言其近似有理為

其可以言乃解其意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是激之使言以孟子此二語觀之可見當時刑罰不中可言處必多

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虛齋蔡氏曰孟子謂蚘龍只是激之諫及至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乃蚘龍自行其志也如何見得是孟子為蚘龍也曰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大夫去就之律令也孟子使龍言龍既言時便是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餘法哉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明林氏曰不得其職非謂其失職不得

其言非謂其不言乃不得盡其職不得行其言也

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

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虛齋蔡氏曰進退即去就

也進字對退字說此孟子最高處蓋自見王於崇退而有去志便商量此一著了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可以久而久守官守道所處不同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孟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

事使事也虛齋蔡氏曰孟子實為卿但不受其祿耳若今

說客卿則不居職任事况可使為我出弔乎召之且不往見况實使之乎但與他卿終是不同為不受祿故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

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可已治之

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陽明王氏曰聖賢待人亦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但之心孔孟於羣小渾然不露圭角者正是使他人為小人耳

後為右師則是其官雖彌尊亦始終不交一言不但此行也然又各有託辭以謝之故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

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

麟士顧氏曰嚴言喪事勿勿也屬孟子敦治也詩也王事敦我注敦猶投擲也似屬我以治之之義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次崖林氏曰此條是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彥陵張氏曰聖人原情定制使人人得以自盡便是盡人心處。觀濤王氏曰人心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次崖林氏曰此條是說已所以美其木為蓋志雖得為而財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比必二反 悛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次崖林氏曰此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心也於人心獨無悛乎應上文然後盡於人心句曰盡於人心曰悛曰悛都是一意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觀濤王氏曰親吾親也物天下之物也仁人孝子不為世上惜財物而薄於吾親也。微法徐氏曰孟子告充虞四條總是欲盡人子之心先王不禁其厚盡人心也吾用其厚盡吾心也曰悛曰悛盡心之謂也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以下儉其親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上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觀濤王氏曰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閒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

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因之吳氏曰不得與燕不得受燕全重王命觀下文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可見

註把天子先公並言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虛齋蔡氏曰言亦大概論理之辭耳

子噲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而私相授受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日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月林氏

曰士師君所命者天吏天所命者惟士師可以殺有罪之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齊之伐燕以燕代燕也非以天吏伐燕者也○因之吳氏曰燕可伐而以燕伐燕則不可故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虛齋蔡氏曰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觀濤王氏曰彼字指齊君臣彼然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而伐之含不能再問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次崖林氏曰宣王曾以取燕為問孟

子勸其卜諸人心宣王不用而致燕人之畔所以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諸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解士顧意大段重不知而使見事固難料也引事則在一畔字映帶○因之吳氏曰陳賈明知齊王不敵與周公較量而反令其自備執仁且智即一字便倒在一邊知而使之只要引起不知周公知其將畔亦只要引出那不知其日周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必是不智定坐周公以不知之過一邊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且智則王亦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

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

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虛

蔡氏曰：周公之過，天理人情所不能免之過也。必求無過

須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矣。然則孰與有過之為愈乎。蓋

有過之過小，無過之過大。此等過真。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是聖人之不幸而何可求免也。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次崖林氏曰：周公委的是不

不曾料到此田地，所以說周公愛兄。知當時只緣愛親之心，勝都

宜無不盡。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

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因之吳氏

之畔與燕人之畔，其畔誠相類，不知管叔之畔與不知燕人之

之畔，其知亦相類，但所爭只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二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

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免其君以遷善改過

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次崖張氏曰：此節從然則聖人且

有過一句生來，亦只渾渾說。古今

君子處過不同如此，而實陰寓刺賈之意。○麟士顧氏曰

下段古之君子其過也，至仰之為一截，今之君子至末為

一截，一是不諱其過，一是。○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

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

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

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

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

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

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虛齋蔡氏曰：致送致也，見

君也。○次崖林氏曰：孟子於齊先處師賓之位，

後亦嘗為卿，雖不受祿，畢竟是臣位，故曰為臣。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

也。潮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繼見來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意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吉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富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

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次崖林氏曰他日

子欲去時齊王不曾要留一時去未成到他日齊王見其未去故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

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講况又不誠乎此孟子所以必去也○因之吳氏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如此等類皆非出自本心正所謂恭敬而無實者故孟子一拒而不受○觀濤王氏曰但使臣民矜式而已則不使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行於上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虛齋蔡氏曰因依託也○觀濤王氏曰時子陳子轉相告語皆意王命為可從不諒也

孟子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

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

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

也觀濤王氏曰然是說時子之言有如此○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孟子自辨何也蓋此數語隱而不發正以見

己之志在行道也蓋既非欲富則所欲殆別有在矣○虛齋蔡氏曰前日不受卿祿亦是以當時諸侯只挾其勢祿

在手以為足以輕重天下士也如是則待賢之心薄了安望其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故孟子蚤見而堅執不受其祿

使齊王知其志不在溫飽耳○嚴泉徐氏曰此因萬鍾之餽是以利留故亦只就利邊言不可留之意而不顯言其

不可復留之故下二節又因欲富二字而證明之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斷

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

弟為卿次崖林氏曰二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

所為也虛齋蔡氏曰子叔疑是既不得於此又求得於彼壘斷者是欲得於此而又兼得於彼如何以為同

曰不得此又欲得彼者原其本心固是欲得此而又取彼也

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次崖林氏曰辭十萬而受萬鍾

求得於彼也故引季孫之言以明之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虛齋蔡氏曰罔羅取之有一網括盡之意○沈崖林氏曰市上貿易或某處魚鹽得利或某處米穀得利龍斷者登高望之其處利魚鹽則以魚鹽而趨之某處利米穀則以米穀而趨之以至其他貨物亦然其爲從而征左右望而罔市利也然此亦譬喻之意不必深泥

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高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王氏曰子叔疑是客賤丈夫又客之客○月林丘氏曰此節雖只釋龍斷二字然出個賤丈夫來正有意在蓋辭十萬而受萬則亦一龍斷之聲○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

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按孟子之不

可留全在道不行上王既不行其道而徒誘以萬鍾故遂把意不可留一段公案置之不說而告以欲富之言徵以壟斷之行俱是對俗人底語若王果真心欲留則時子之言亦未爲不可

孟子去齊宿於書

作書如次日當書齊西南近邑也盧齋蔡氏曰孟子致爲臣而歸不以明

於書因是遲於出書故致有欲爲王留行甚矣聖賢之心每有不得白於人者要之久而後明也然亦可見在常人不可不知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爲去聲下同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觀齊王氏曰客欲留

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今徒以已之私意爲王留行如何留得○麟十顧氏曰隱几而卧實是絕之

故後註下一先字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

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

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善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次崖林氏曰無人

之誠意不達於賢者賢者望望而去之者矣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君或未知所以賢之禮萬一有不賢者有

望望而去之者矣○觀齊王氏曰兩無人句俱反言以明其有人也上人字是繆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子思知君

之敬賢也。下人字。却非泄柳申詳所使者。乃魯庭自有其人。維持調護。恐繆公或失禮於賢也。○月林丘氏曰。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

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虛齋蔡氏曰。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只見其類。

同故引之。其實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於此。只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

子思。○全在為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正為繆公是自使人於子思之側。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五

則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集註。二先字。亦是為孟子周旋語意。慮不應隱几而困難說。不是絕他。但是他先不是了。○次崖林氏曰。辭語是兩詰之。其意則說他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虛齋蔡氏曰。言其猶有戀慕不決之意也。○聖賢做事業。都有個準擬在胸中。如孔子當時。最準擬個魯。後來不合而去。所以遲遲其行也。孟子最準擬個齊。所以當時亦遲遲於去齊。○月林丘氏曰。尹士之言。只重在濡滯上。前二事。又即今日去齊之失。而

并邀其前日來齊之失耳。說千里而見王。又把上二事撇開了。言往來事有無。不可知。只今如此濡滯。則又求其說而不可得矣。茲字。只指濡滯說。故孟子通不辨。那不明于澤。只辨濡滯。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是

也。虛齋蔡氏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便見不敢逆以為不足為湯武。且非于澤之意。亦明矣。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而不明于澤二段。固已不消辯得。○觀濤王氏曰。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天

節意俱以此句說去。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敏軒薛氏曰。聖人之

微罪去魯。不欲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矣。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子者與。○嚴泉徐氏曰。此節正明其非濡滯也。此是未出晝時心事。○麟士顧氏曰。尹士曰。是何濡滯。孟子曰。猶以為速。語氣亦與七十里之圍民。猶以為小一般。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觀濤王氏曰：王如用予，則善也。○次崖林氏曰：此條又是一意。言三宿出畫之後歸志已決，猶有拳拳不忘之意，益以見三宿出畫有望於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三

非濤滯也。○虛齋蔡氏曰：予雖然以下，又是出畫之後之心。如此予日望之，仍是王如改諸則必反之之意。○未出畫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一節望王之改而留之矣。及出畫而翁自以為速曰：王如改之，則必反之。此第二節望王之改而留之也。夫出畫而王不予追，至予日望之，此又第三節之望王之改而留之也。於既去之日，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說到天下之民舉安，孟子今日一身之去就，其關係何如也。安能果於去齊哉？當時列國之君舍齊宜一無可望者矣。甚矣孟子之不能果於去齊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次崖林氏曰：此合上兩條，只是一意。反覆言之，以辯其濤滯之譏也。○麟

士顧氏曰：說到此處，衷懷愈頓矣。本為行道客氣，自用不著。○驪山鄒氏曰：一然字，倒呼下三句，與仁人固如是乎，相同。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

意。虛齋蔡氏曰：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不遇故去，至予日望之也。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之所以為

果也。虛齋蔡氏曰：要看一情字，只是不得已之意。○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評，無以發孟子

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論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其人品為獨高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天

也。且聞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責已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觀濤王氏曰：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

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雙江薛氏曰：充虞非謂孟子有所怨尤，引此二語，不過見得君子無

適不樂何乃有不豫色然也。

曰彼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一次崖林氏曰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

吾之言行非背馳也蓋君子之不怨尤惟以一身所遭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之事是前日所言之時乃平居自脩之際不過係一己之得失耳至於今日所遭則吾道之行止世道之升降係焉自有不容忽然於此者矣二句抑揚非兩平意下二節正是說此一時也之意○觀濤王氏曰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亦姑就充虞所聞見之時言耳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三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月林丘氏曰此節為下節張本○困之吳氏曰五百年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蓋惟以五百年為定期則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與名世不得有為實是不能遺諸胸中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虛齋蔡氏曰言王者不與則不得一有所為以立吾名也世事業能無不豫乎○由周而來至以其數則過矣是

一段事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又是一段意其歸則同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虛齋蔡氏曰言其當不終

窮也有藏器待時之意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也次崖林氏曰上兩條是言其所以不豫未節是言其無不豫蓋自慰也○麟士顧氏曰前節註此孟子所以不豫無不豫也此句無什妙若無此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句亦起吾何為不豫哉句不得

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虛齋蔡氏曰憂世之志憂以天下也若憂及一己之利害則不能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矣○去疑沈氏曰非為名世不見用故不能遺諸胸中為名世不得見用則世亂人窮無時可已所以憂之○承庵姚氏曰憂世樂天非兩事聖賢無日不憂世無日不樂天○觀濤王氏曰通章重憂世邊樂天意不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月林丘氏曰仕不受祿此直問孟子不是泛說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文行去志變謂變

其去志彥陵張氏曰此節言已所以不受祿之由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觀濤王氏曰不可以請兼理勢言蓋

不但情文愜然而國家多事亦難從容告歸也○此章總是不受祿之故非次節明不受祿之故末節明不去齊之故也○盧齋蔡氏曰前說三宿出晝猶以為速今於丑之問則曰退而有去志又曰久於齊非我志何歟不汶汶於留而亦不倅倅而去此○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義自並行而不相倅也

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

亦誤乎

四書月需大全精義 孟子卷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滕文公章句上



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于友于也

稱世于則也

欲他年之天下治莫急於教太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

惡敬軒薛氏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

汨於私欲而失之虛齋蔡氏曰汨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

字○汨於私欲而失之不可兼氣稟所拘說蓋孟子此處

正是論氣不論性不明者下文說堯舜亦止言無私欲之

蔽不言氣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

稟清明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克其性爾故孟子與

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無回沈氏曰前後

舜者何也堯舜性之之聖隨其運量不假安排全體呈出

本來面自以之證性善最為易見○景逸高氏曰何以必

道性善是人。人本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是云爾。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善字來也。性有仁義所以為善。孟子

子論道理。只以聖人可學而至。不假外求。貼道性善。聖人仁義二字。該之。聖人可學而至。不假外求。貼道性善。聖人固也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互相發。蓋知人性之本善。則知堯舜之可為。知堯舜之可為。則性之本善。益可見。而不解

於用力也。涇陽顧氏曰。性個個是善。何嘗負人。人不能個思慮未起時。認取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由其同故人皆為堯舜。由其不同故不可得也。為何以為之。曰堯舜所不為者。斷不可為。所以為堯舜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見羅李氏曰。孟子不吐一言而約。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

有不善。少墟馮氏曰。或言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天命之初而言耳。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虛齋蔡氏曰。天下有不善。即下句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者。也。發而中節。則無往不善。所謂情之正也。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氣用

事而理為。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虛齋蔡氏曰。亦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

士頌氏曰。此節是撮叙語。不盡悉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舜俱要根在世子說。

世子自楚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景逸高氏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若亡而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同。一性。因之。吳氏曰。字極有意。思全。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初。無。二。致。故。曰。一。言。我。初。不。殊。於。聖。也。若。籠。統。說。個。一。便。非。○。景。逸。高。氏。曰。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渾。然。無。二。不。會。有。一。毫。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觀。壽。王。氏。曰。當。時。論。性。之。岐。大。抵。謂。性。不。皆。善。而。有。參。以。不。善。者。故。世。子。疑。孟。子。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是。答。言。古。今。聖。愚。其。性。皆。善。更。無。不。善。則。不。必。疑。前。言。矣。○。虛。齋。蔡。氏。曰。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此。道。字。之。說。或。以。道。出。於。性。性。故。道。一。者。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道。德。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通。考。涇。陽。顧。氏。曰。夫。道。一。而。已。矣。道。字。要。細。看。孟。子。生。平。論。性。只。說。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推。而。上。之。只。說。得。仁。義。禮。智。並。不。會。說。源。頭。此。道。字。却。正。是。源。頭。○。率。性。之。謂。道。性。為。道。源。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為。性。源。孟。子。此。道。字。是。繫。辭。中。道。字。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竟反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

我欺也因之吳氏曰周公嘗有文王我師之言此在周公不足為異你看公明儀志地位而曰豈欺我哉全要舉寫得公明儀信周公意象出孟子特借以警發世子欲其信子言非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

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虛齋蔡氏曰吾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亦有為者亦若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

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正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因之吳氏曰通節全是勇於希聖口氣與下若藥不瞋眩云云緊相照應非只是引證道一之旨已也欲世子篤信力行數句極得之世子只是要安於卑近孟子只是要他師聖賢此兩邊語意大旨○云疑沈氏曰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然畢竟如何下手曰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賈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

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虛齋

蔡氏曰猶可以為善國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性善堯舜之說何益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擴克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為法其心必正其身必修其國必治矣此其體用一源之理又有不可易者○此言其當奮志以有為勵精而求治不可少有苟且因循之心也一或苟且因循則國事日非而終無以自存矣可不懼哉孟子此言蓋深警之也愛之至也厚之道也辭兼勸戒○安於卑近本自其持身言謂以其國小勢弱而不求大有為不謂安於國勢之卑近也○次崖林氏曰治深綱之疾須以毒藥去攻他使頭目昏暈方能拔出病根若和平之藥服之不能使人頭目昏暈猶不服耳決不能已疾人之為善必痛創猛省克去因循之弊如服毒藥而昏暈然後可以去惡為善若悠悠怠惰則終於沉溺而已決不足以振拔有為○象一李氏曰瞑眩之說正是教他勇猛做工夫自病自藥他人代不得又怕世子以國小難為自諉故先把他病大小為善國策他見欲師聖賢惟患志之不奮而國勢之大小強弱非所論也○涇陽顧氏曰滕文聞性善堯舜之論自楚反又來也孟子却慮其看得自家低論之勿疑慮其看得聖人高之勿畏又慮其以己言為欺也明其不欺味引瞑眩二語尤妙看與時行三年喪便有父兄百官來硬行井田便有許行來梗只因預先道過知得世間事原有許多難所以竟不作疑竟不作畏而毅然直任之曰是誠在我諸輩非不二價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設不開稍為之搖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

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

言信矣。虛齋蔡氏曰性無不善無古今聖凡之別者也。孟

子所以歎然力排楊墨申商等之邪說以拯一

世之頹波以開先聖之大道。莫上以致君於堯舜。下以正

學者之道術而救民於塗炭者。莫切於性善之說也。而亦

莫有外於性善之說者也。今其道備載於七

篇以垂教於萬世。其有功於聖門。豈小補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一因之吳氏曰於心終不忘謂終不能忘情便

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會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因

吳氏曰孟子正告文公處全在下三年之喪五句但親喪

自盡尤是喪禮大本大原故用以開端此句是於稱許之

中而高感觸之意蓋

以發其不忍之良也

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

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廬布也飢糜也喪禮三

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因之吳

子欲問喪禮必如何始為順人情而合聖道孟子告以自

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

大抵世子志於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亦

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彭山季氏曰諸侯之禮未之學

就禮文隆殺上說是分殊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

理一處所謂親親喪國所自盡者盡此理一者而已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

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祖二年之喪

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

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

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七

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徹弦徐氏

曰魯文公禫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魯至文宣蓋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志曰從先祖者立法之祖也。世數益遠則以壞法為祖矣。曰有所受其受之誰乎。從壞法者非所受而受也。壞法者無所受矣。○無固沈氏曰。觀此則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以日易月不起於漢文也。曰周公負辰以朝。遭流言之變。故成王薨。康王既葬。即位諒陰制不行。自康王始也。或其時別有制。如人臣墨綬之制與。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

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八

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

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歎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

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歎飲也。深墨

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

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次崖林氏曰。然不可以他求。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

贊次之言。但當求之於己。隨他是不。是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叮嚀之曰。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

之於已無有不應者。○因之吳氏曰。三年之喪一段。重一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一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以下。致其哀也。○君薨半節。要卽親喪自盡意。而闡發之。再申前意。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羣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中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羣。未羣。居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

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愚白董氏曰。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與前皆不欲相關。蓋自世子一求諸已。而始焉。達之者。今忽稱之。信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九

自盡而不可以他求矣。○因之吳氏曰。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禮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無負於性善堯舜之說矣。○次崖林氏曰。五月居廬以下。俱是叙其事。與上文引孔子之言相應。正見得上有。○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

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

行。是亦反求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行。是亦反求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行。是亦反求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承庵姚氏曰性惟本善故孟子世子行到懇側處足以動當時之人孔繁要只在親喪所自盡上○盧齋蔡氏曰魏世子問喪禮一單可見古道之可復于今再無容疑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紃也亟急也

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

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

暇為此也盧齋蔡氏曰民事不可緩言君當以民事為急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為亟也

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為急也○于茅索綯乃冬月事

故云來春○次崖林氏曰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策鄉艾氏曰此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引之亦不徒見

民不自緩其事亦見從古聖君賢相未有不以農事為急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盧齋蔡氏曰放始違於道辟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多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

政之地○次崖林氏曰此一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下文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盧齋蔡氏曰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

是儉德下復兼恭儉言者蓋恭與儉皆賢君事也恭者必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觀濤王氏曰恭者不侮人故敬禮臣下儉者不奪人故取民有制○月林丘氏曰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設來賢君即仁人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

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

小人每相反而已矣。虛齋蔡氏曰：不制民恒產而罔民，則是厲民自養矣，非為富不仁乎。○

慶張氏曰：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虛齋蔡氏曰：制取之之制，而乃兼言者何也？蓋制民恒產以私田言也，取之之制以公田言也。夏時五十畝無公田，則計其五畝之

入者為取之之制也。○夏五十畝七十周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之制也。若單言貢助徹則該制常產之義矣。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

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

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

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虛齋蔡氏曰：鄉遂用貢法，見於周禮，遂人

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道，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見於考工記。匠人曰：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註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天崖林氏曰：周人百畝而徹，朱子兼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來解，亦是因下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上看出爾。然此是孟子意思，知周之徹法是如此者，則因周禮遂人匠人耕則通方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所職而知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十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十一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虛齋蔡氏曰：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云云乃都鄙用助法者

也。不言鄉遂用貢法者，十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伏崖林

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以為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已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月林丘氏曰：徹法耕則通融而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個廣大公平底意思，以聯屬其民矣。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於公田內借民之力，是有個寬厚仁愛底意思，以寬恤其民矣。雖是釋其名義，正所以表其立法之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

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壘也盧齋蔡氏曰糞其田而不足謂

以所得者供壘田之費尚不能給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

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

也稚幼子也盧齋蔡氏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治地莫善於助一條則

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通節俱龍子之言也校數歲之

中猶云約數歲之中以為常年年令如此貢於上也校數

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

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然按周制鄉遂用貢

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

辨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司稼之

說出大全語周家鄉遂用貢法亦是局於地勢之不獲

也大抵貢之法若常有禹用之則決無弊若禹生於周時

亦不止用貢於此亦可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是時洪

水方平其民大槩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相聯屬

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同井之大抵是難及歷四

百年而為商又五百年而為周則天下之田土盡已墾辟

生齒益以繁安得不為助與徵哉天崖林氏曰校數

歲之中以為常校量數歲之所入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為

常法使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然年歲不常有收不設時

皆必責其本數所以其弊如龍子之所云也然法在夏禹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不為弊者先王於民有察豐歉蠲租補助之政戰國之時
則無此矣所以弊也觀濤王氏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
常數也凶歲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也為民父母至節
俱跟取盈來困之吳氏曰龍子言是祀貢法取民苛刻
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
為君子所得明故見助為野人所受豐歉盈虛各自當之豈有
此流弊明故見助之為善而當行也

夫世祿膠固行之矣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

也今世祿膠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盧

蔡氏曰膠行世祿此不是公田所授者蓋當時助法不行
那有公田只是於貢法隨俗加賦而取之正其取民無制

者也集註云云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

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

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盧齋蔡氏曰上方論貢助徵

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

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之意況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

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於王政之本意今即其已行而

使併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以行且其所已

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句特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因有在

矣天崖林氏曰既引龍子之言見助法當行又說夫世

祿膠固行之一句意合只是未行助法耳遂引詩以證雖

上原文有禮下制祿故特照起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兩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

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

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國之吳氏曰當時助法之廢已久

用助味此字指詩說觀壽王氏曰雖周亦助重在助法

之善上不重在膝當法祖也蓋使立法不善未有久而不

變者况經文武周公而不能改其善可知士顧氏曰

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而不改者承上文莫善於助

莫不善於助而助也且惟貢是取之於民無公田助與徵

皆有公田則行助亦即是行徵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而

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七十畝者方謂

之助時至戰國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拘曰蓋徵乃從

周制也東鄉艾氏曰貢助徵雖有三名然徵兼貢助其

實取民只有貢助二法註亦明言鄉遂則行助之地多

法與請野節意合且都鄙多於鄉遂則行助之地多

行貢之地少徵亦是助但異其名而稍變通之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五

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因之吳氏曰養老養國老與庶老也國老

者養國老者為大學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及庶人在官

養庶老者為小學

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因之

吳氏

曰夏承唐虞揖遜之後欲與天下相安於禮讓之內則亦

教之六德六行而已故曰校殷當革命之後欲清天下干

戈之習則亦教之習射觀德而已故曰序周道尊尊而親

親欲與天下共圖於尊親之化則亦教之養老尚齒而已

故曰皆鄉學也學國學也盧齋蔡氏曰古者國學惟天子

學則隨所在而酌立鄉里子弟之秀者以次升之至於國

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歸之農而士農分矣夫諸侯之

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

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者于

成均取爵于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

也共之無異名也文公兼設也意周制是如此故學記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文獻

通考載項氏松滋學記謂周人兼用三代之學內建四學

或本乎此但以庠屬虞序屬夏校屬周與此不同蓋本王

制與記耳王制與記出於漢儒不知何據因之吳氏曰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見三代各異其名與下國學無異

名者相對此上只是叙三代建學之制耳下文所以明人

倫而人君不可不設意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

明此而已觀壽王氏曰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

主躬行言也小民親於下是人倫之內各相親

睦不專是親愛其君子先翁氏曰倫字自有親意人之

相與若無倫叙便乖際而不親是民本相親必倫也自上

開示之曰明天崖林氏曰庠雖以養老為義序雖以習

射為義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名學耳麟

士顧氏曰設為句總說庠者至共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

所以句申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紫溪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五

氏曰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恒產不
故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
可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

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

此可見盧齋蔡氏曰言以上所言養民教民之法皆出於古而宜於今乃百王不易之良法於今行之雖以

國小未能自致王業然王者有作決不能舍是而他有所取也故曰為王者師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賁庵李氏曰力行有奮發自振不阻於國勢之卑弱意新國承新命來故曰亦○天崖林氏曰孟子告齊梁之君則

曰可以王至滕文公只說為王者師再進之亦只曰新子之國可見言有對酌不是迂疎○麟士顧氏曰上節言勞

此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

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天崖林氏曰孟子之言教養並舉文公獨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

後可教也孟子合下就說民事不可緩至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亦惟只此為問孟子亦惟只此告之也

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蔡氏曰溝水界也溝塗之類也如曰會日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口吟日涂日道日路皆是封土塹也植種木也

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盧齋蔡氏曰

田無定分而在下之豪強者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而野人有失其所者矣賦無定法而在上之貪暴者得以多取

故穀祿不平而君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盧齋

子有失其所者矣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觀濤王氏

指分田制祿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觀濤王氏

吏自便其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多取而於豪強之

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麟士顧氏曰汙吏謂

貪官非操吏之吏故亦在上然此是慢經界者有以正之
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月林丘氏曰正謂彼此之分

自經界始也。因之吳氏曰：經界，公私內外之界限也。觀方里而井節，則所謂井田者，全在公私內外之界限。若此處不明，成甚麼井田？故又以此為始。蓋孟子說民事不可緩，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小人分田上。然前言取民有制而兼及禮下此言分田而兼言制，蓋孟子此章議論，段要按助法言之。助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小人不得兼舉而互言之，必如是乃完得一個助法耳。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天崖林氏曰：分田制祿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三

尋起前而恭儉禮下取民有制，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盧齋泰氏曰：將始也，言始必有為君子者焉，始必有為野人者焉。此兩樣人皆不可無，則分田制祿兩樣法皆不可缺矣。當時士大夫固自有常祿，惟庶民則未有常產，故孟子告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祿固當制以養君子，而田尤不可不分別以養野人也。其辭雖若兩乎其意則重在分田上。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

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

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

貢法也。盧齋蔡氏曰：郊外都鄙之地，平原曠野，可盡為萬

夫之井，故為公田而行助法也。鄉遂之地，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井里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田百畝，則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於上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中為公田，而入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碁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克國家所用。蓋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數，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養萬民，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此外又周所有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虞衡之入，凡皆野人所供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觀壽王氏曰：此特參用貢以濟助之窮，非貢助並行也。○徹，茲徐氏曰：滕國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三

今滕縣彈丸之地，四望皆平衍，有何山林陵麓包絡在內？孟子告畢戰兼行貢助者，謂惟國中行不去處，始用貢法，即如今附郭居民稠密，雖有空地，難畫井田，而國中之地，幾何益為井田者？什九不為井田者，什一非以國中野外中分之也。又非國中專險阻野外專平曠也。○**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

貢亦不止什一矣。天崖林氏曰：此言周之徹法也。貢法不

蓋當時王行貢法，若只是什一，孟子不消如此說。盧齋蔡氏曰：前只言治地莫善於助，至雖周亦助也，切切焉。只要條行助法，都不及貢，及答畢戰，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却又兼貢何也？曰：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也。世祿已行者，正是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惟助法未行，故始則切切然只言助法，後告畢戰，不得不兼言貢助。蓋授以方略形勢也。然滕雖嘗用貢而貢亦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也。故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註云以此推之。

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案崖林氏曰卿以下自卿

以至下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盧齋蔡氏曰五十畝卿以

士也圭有定分惟圭田乃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籜園焦氏曰祭貴於潔故

以祭為圭田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

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之田以厚野人也盧齋蔡氏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但是分田制祿常制之外耳○微齋徐氏曰圭田是祿外

之祿所以厚其臣餘夫之田是田外之田所以厚其民五

十畝者準百畝而中分之也二十五畝者準百畝而四分之也皆起於井田之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墓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盧齋蔡氏曰鄉

同井則十夫

有溝者不在此耳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盧齋蔡氏曰此言井

俗也○彥陵張氏曰為國大要只在民心之親睦故孟子

說恒產說到小民親於下說井田說到百姓親睦亦總見

得民事之不可緩意○鄉田同井中明上文無出鄉意以

其各有常業此句是一節之樞紐相友相助相扶持便是

百姓親睦光景○東鄉艾氏曰此一語即周禮比閭族黨

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

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散後世不均田制使人分田為務

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之具而不可

也○行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後然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月林丘氏曰方里

之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井田

形體之細目○天崖林氏曰此言井田形體之制所以終

惟助為有公田請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

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盧齋蔡氏曰別野

於君子而在所後也○因之吳氏曰方里規為一井一井

合為九區矣却又就其中而細分之則其中為公田焉而

祿然環拱者則外之八家也八家各私百畝矣而協力同

養者則中之公田也非公事既畢必不敢擅及私事其辨

別於先後之間若此甚明者正所以別野人不言君子據

也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全在此處見得

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

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承庵姚氏曰方里而井節即是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虛齋蔡氏曰此比周禮亦

為畧今動輒以周禮律之蓋孟子不見周禮王制又漢儒刺六經而為之者故講孟子者只用孟子大意不必過求強合益紛紜而不相入矣但其所以異處亦當考而知之庶幾其於古法然有權度而得師其意以見諸用耳庵楊氏曰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曰此其大畧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轍於夏桀之焚黃岡導軌路於秦潤澤謂因時制宜政之燒詩書矣孟子畧言之蓋慎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虛齋蔡氏曰潤澤而

不硬也澤滑而不滲也推此義可見但凡論古制後面都着此義合敘饒氏曰前面說底是個硬局子到這裏須要融會變通又曰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此說最精觀濤王氏曰潤澤只是善用法意凡死物便枯硬活物便柔潤今井田雖是死規矩却要用得員活故曰潤澤○附之吳氏曰潤澤者和軟滑澤之意只在臨行時不硬執古方變通活動而與民情上俗相宜耳蓋文公使畢戰問井地不徒問形體決是併問其所以運用之方故孟子論法而併及其用法必如是而後答井地之問者始無餘意孟子告文公只一言以蔽之曰為國先行動而巳告畢戰只一言以蔽之曰行動在正經界而已然中間多反覆折衷者正以當時助法久廢一旦倡行之說須着如此辭旋要得本立言來歷處○全章在亦以新子之國裁前段反覆言助之當行後段反覆言其所以行動者

蓋助法之廢已久人不知其為可行故告文公處須着反覆言之用助法於久廢之後則人不知其所以行故規制於通變之道又須為畢戰言之大抵九一而助什一自賦及中公外私先公後私皆正經界也正經界即行助也行助即取民有制也取民有制即制恒產也制恒產正所謂不緩民事也通章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郵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

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天崖林氏曰：井田之說是孟子經綸手段，雖不見周禮而大意與之暗合。參以潤澤之語，此所謂經綸之活法。使孟子得周公之位，其斟酌損益，又當有一番制作，與周禮並傳矣。

○徹茲徐氏曰：孟子於喪禮，雖曰未嘗學，亦自有喪禮在胸中。井田雖曰此其大畧，亦自有經界規模在胸中。故然友畢戰之問，皆能以識其大者應之。如有用哉！

執此以往，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

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 捆音關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觀濤王氏曰：神農洪荒之聖君，世遠無徵，故許行假托其言以欺世。○虛齋蔡氏曰：着一為字，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

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

虛齋曰：此非市宅之廛。野人原不在市宅。○捆，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整也。以為食，實以供食也。

虛齋蔡氏曰：衣褐二字為讀其所項，其所以食者也。○觀濤王氏曰：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衣褐，捆屨，寓有自食其力之意。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

稱黃帝之說也。

彭山季氏曰：神農時，事簡民淳，君民一體，忘尊貴以觀民事，容或有之，但不至慢無

君子小人
之別耶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梁峰陳氏曰：相本學於陳良而未聞

邪說其遠，負耒耜而至，亦為不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並耕之說而來也。○觀濤王氏曰：許行歸滕，欲售其術，陳相歸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耶。

○清螺郭氏曰：叙陳相與其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食，養食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養音雅，養音孫，惡平聲。

養，食也。朝曰養，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

民事也。厲，病也。

因之與氏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食而治，不取之於民也。滕有倉廩府庫，則取之厲民自養。

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虛齋蔡氏曰：道謂神農之道也。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

其所以刺則在孟子。○天崖林氏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正是許行邪說害道

處，故通章節節辨之。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冕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既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

子問而陳相對也虛齋蔡氏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

屢詰之至自織之與陳相已無逃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

欲多其邪遁之辭以為折服開悟之地故不即關之而又

曰許子以釜既爨以鐵耕乎彼則又曰然又曰以粟易之

然後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云云人但見孟子之

多其詞說而不知此法即省了許多詞說也不然彼之邪

說蔽錮已深其執切論辨可遠伸吾說耶此一設意總

謂莫道是為人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便是

他這一匹夫之身已不能盡兼他技況人君一身百職飲

萃乎故每詰之果不待辨而自支離矣觀濤王氏曰許

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作一頭下文承冠作一腳釜既

鐵作一腳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愚意自織之與當總

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冠素只是無文飾不暇自也

難兼者歷詰之問得其情然後折之此機最靈通考次

也雖禡必須人織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天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

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

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大崖林氏曰以粟易械器者四句

不為陶冶至治天下獨可耕且為是關其屬民自養之說且許子何

即陶冶農夫之交易不相為厲以見滕君之不為厲民自

養又即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以見人君並耕其勢之不

能也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正欲得他百工之事不可

耕且為之語出而因以折之此比告子生之謂性猶白之

謂自節尤為警發因之吳氏曰以粟易械器全承害於

耕意來言自織自為有言於耕而不免相易則農夫陶冶

豈為相厲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農自養之說然後再

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為之句出而因以獨可耕且為句

開倒並耕之非要之關並耕亦以見滕君之非厲民自養

前後總一意觀濤王氏曰兩不為厲要見相濟意從厲

民厲字生來何不為陶冶與上節奚為不自織相對百

工之事二句與上節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

一段耳噴連上節俱是詰也且許子至不憚煩一氣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天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大崖林氏曰舍止也言凡百器用

段意下節乃正辨而全明之械器釜既之屬也陶冶為既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

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

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

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盧齋蔡氏曰恐 人只以或勞心

二句為古語而以下四句為申釋之詞故因解治於人 等句之義而承之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

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因之 吳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曰相濟意以粟易械器四句 內已有觀註中一猶字可見

盧齋蔡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即應之曰然則治天 下獨可耕且為與蓋上既承其害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

不相屬以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 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

厲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於語次之間抑通章是此 意也○次崖林氏曰有大人之事二句是承治天下獨可

耕且為說治天下大人之事也耕小人之事也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二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

意再敷暢之然後接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云云○天下 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為厲食於人者不為厲民

許行厲民而以自養之說之為妄也○爾之嘆曰大抵 許行立說只要將耕與治併在人君身上去作一件事要

使君子小人混然無別正所謂陰壞孟子之法也孟子獨 他將將耕與治作兩項事故曰獨可耕且為與只此一句

已闢倒許行並耕之說了。下皆從此申明之。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截然兩樣人自是截然兩樣事故論治人

則勞心者當其勞而勞力者享其逸論食人則治於人者 當其勞而治人者享其逸上職其治下職其養各做一事

不相侵亂此古今不易通義豈有耕而且為者哉自有大 人起至節末一意相貫或勞心六句正見治天下者但治

而不耕以反耕且為意。觀韓王氏曰然則治天下一句 緊接着陳相言語打入最有大人之事二句乃正言

其理二有字重看見得各有其事不相混且一人之身 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之事況大人能兼小人之身

工之所為備是條件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 應小人之事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宜勞心而治人凡為

下者皆宜勞力而 食人故曰通義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

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安

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

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

多也。盧齋蔡氏曰：惟洪水汎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

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偏人舉中國多。敷布也。益舜臣

是禽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敷布也。益舜臣名。

天崖林氏曰：上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烈熾也。禽獸則下文曰禹疏九河，稷教稼穡皆舜使也。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盧齋蔡氏曰：洪水橫流使於

之暢茂者，道塗既為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偏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味可施舜灼見其

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疏通也。

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

潔曰鈎盤曰鬲津。天崖林氏曰：九河之說，集註與書傳不

同。新安倪氏謂書傳晚年經朱子訂正，當以書傳為定。然考楚辭亦與集註相同。吳氏程又謂今

南皮縣明有滌河，未聞與簡河合一。吳氏程必曾經見今定從。

滌亦疏通之意。濟、滌二水名。盧齋蔡氏曰：書傳

云滌河之支流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

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漢。此謂四水皆入

於江記者之誤也。觀濤王氏曰：北條之水注海南條之水

也。盧齋蔡氏曰：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那有一個人是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者耶。上言治人者

食於人以見其不暇耕自此以下皆是反覆證明此意。蓋堯之時敷治者舜也。烈山澤者益也。三過門不入者禹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皆治人者也。雖欲耕得乎。又教民稼穡者，稷也。教民人倫

者，契也。亦治人者也。而暇耕乎亦食於人也。○本文雖欲

耕得乎一句，只承禹八年於外說下節而暇耕乎一句亦只承勞來匡直四句說。似於舜益后稷諸人有欠詞焉。然

古之文取意足而已。其於辭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因之吳氏曰：當堯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

孜孜汲汲去幹治人事，更不惹着食人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侵小人之事者也。要見是引證或勞心數語。○彥陵

張氏曰：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愛之，便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

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

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

也。盧齋蔡氏曰：水土方平，稷便教民粒食，以免其艱。契亦食之，意急於民之事如此，是亦自有不暇耕者在。契亦

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若棄、契之性也。

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

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觀濤王氏曰：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彙之性也。父子有親等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有字正應此一有字。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皆因其固有而道之。

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

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

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

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觀濤王氏曰：用力於人倫

者，則招徠之。此長善之教也。立心悖人倫者，則匡正之行

事，存人倫者，則矯直之。此救失之教也。柔而不能立者，輔

之，使立於人倫之中。急而不能行者，翼之，使行乎人倫之

道。此助不及之教也。使自得之，即自得其所，有之道。總承

上六項，又自申重之意。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解

德字。嚴泉徐氏曰：自得云者，使之自反其固有，有聖人特

設條教以導之。到下手處，在人自用力耳。又從而振德者，

恐其得而復失常，要提撕警覺，乃日新又新之功也。堯舜

真視一人未善，即是吾性未盡。蓋命契之辭也。盧齋蔡氏

全在治天下大頭腦處着力。益命契之辭也。曰民獲得

粒食，堯舜又慮其無教而入於禽獸之歸。又便急急使契

為司徒，教民人倫。堯又且叮嚀告戒之。聖人之憂民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觀濤

曰：兩為已憂，即舍下節為天下三字之意。蓋君不得相，相

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不徧物而急親賢，是憂之

大其憂大，則不屑於其小矣。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虛

夫也。三字見堯舜豈屑為之。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蔡氏曰：上二條言聖人憂民之憂備矣。此則承言聖人之

憂民如此，固非事事而憂之也。惟先務其大者耳。所謂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次崖林

此不必另說一意。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氏曰：上

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為治而不暇耕。此言堯舜之憂民，所

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舜憂之舉，舜而數

治使契為司徒，裏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為治不

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民所憂

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

觀註語便見得有兩層意。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

夫也。此句總歸在上二句內，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明是斥

許行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農夫之所為

也。通考麟士顧氏曰：上兩節無臯陶而此舜之憂無益

稷契，獨臯陶並列者，亦大槩之言，不屑分配耳。然堯舜禹

而下，揆其品地，實必先臯而後益，故史稱禹元歲即位，任

臯陶以國政，二歲臯陶薨，命費侯伯益總師，則令臯陶不

亡。薦天七年不及益矣。然則舜為天下得人，自禹而下，宜

以臯陶為急，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俱不可知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觀濤王氏 曰：忠是實

心愛。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

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

此其所以為仁也。月林止氏曰：恩惠廣大是應惠字，教化

無窮是應忠字。蓋分人以財謂之惠而

已非仁也。教人以善，謂之忠而巳。非仁也。為天下得人，則不必分人以財，而自有莫大之惠。不必教人以善，而自有曲盡之忠。方可以謂之仁。夫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可見得人所關者大。所以得人為難，蓋人皆知以天下與人，人之難而不知以此較之，則彼反為易矣。○以天下與人，是把這件極難底事來相形耳。如魯祿白刃比例中庸一般。○虛齋蔡氏曰：惟為天下得人難，此堯舜之所以孜孜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惟難故憂也。○觀濤王氏曰：為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奇，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次崖林氏曰：引孔子之言是說堯舜

功業之大如許，必有所用心。所以辨並耕之說之非也。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至此三撥提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已闢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巖泉徐氏曰：堯則天以治舜，不以位為樂，此其心一日治天下則一日心於天下，一日以天下為責則一日以天下為心。豈無所用其心哉。用心字即所謂憂也。亦即勞心之說也。大人勞心之事，此處盡矣。○虛齋蔡氏曰：亦不用於耕，謂其心不至於耕也。看於字。○東鄉艾氏曰：當曉之時，兩節言欲耕而不得，不暇也。堯以不得至此言耕固不是其所用心也，不得不暇猶以事勢言不用於耕直

以事理言，正解所謂勞心。治人自為大人之事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觀濤王氏曰：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傑只是非常之意，全在自拔流俗上見。○因之吳氏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者，重得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次崖林氏曰：稱陳良見其不當倍也。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是變於夷。○因之吳氏曰：孟子開陳相倍師正闢許行不可學也。許行為異端而不可學，益信並耕為異說而不可從。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聲滙上聲暴蒲木反皜音呆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

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

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

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

之乾也次崖林氏曰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一點汚也秋

存萬理明淨人欲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道德明著

淨盡天理流行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次崖林氏曰皜皜下江漢

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

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因之吳氏曰潔是十分

潔白是十分白天下更難得而尚之觀濤王氏曰本文

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不以秋陽喻聖

德而以秋陽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所暴言聖德曰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倍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

不倍師也獨居三年然後師不倍師也敬以所事孔子事

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

於曾子者從鯨尾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言也蒙引作

三段說則子張子夏輩是倍師矣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耳

於曾子矣獸亦作賜古役反

獸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盧齊蔡氏

之道此非字不訓詁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

一端者同觀濤王氏曰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陳相乃

師非聖之許行故曰異於曾子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盧齊蔡氏曰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登出所

以深責之也釋山鄉氏曰下喬入谷去高明而就卑

也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

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

懲艾也今按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

章取義也觀濤王氏曰不善變應前變於夷句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月林丘氏曰：此一節，道辭也。言許子並耕之說，雖未為是，而許子之道，除並耕之外，又有可從者也。布帛以下，正是說首句所謂許子之道。長短以度，言輕重以權，言多寡以量，言大小以形體，言無回沈，曰未經辟績為麻，已經條析為縷，絲籜所吐也。細絲為縷，絮做縷也。觀濤王氏曰：非長與短同價也，但使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不論精粗美惡矣。徐倣此。何初張氏曰：註皆不論精粗美惡，句是透下意，而預逗其弊端於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此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月林丘氏曰：倍其精相美惡相懸之差等如此，正是不齊處，不指物價說。觀濤王氏曰：不齊指精粗美惡兼造化所生人力所成。說情是實理自然處。見得不容矯誣意。

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觀濤王氏曰：陳相原只以

精粗同價，不以大小同價。孟子因所明以攻之。設若大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為其大者以明精與粗同價，人豈為其精者？天崖林氏曰：惡能治國家，只相率為偽，上就見得。嚴弦徐氏曰：許行始託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託神農而價不二之說，欲齊物也。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此篇文字，逐段分鎖，日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日雖欲耕得，日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服耕乎？日亦不用於耕耳。各鎖上一段，與並耕而治相應，亦為不善變矣。與上用夏變夷二句相應，惡能治國家，又鎖治市一段，與國中無偽應。觀濤王氏曰：通章以關並耕為主，自章首至通義，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自當堯之時，至服耕乎，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必耕，堯以不得舜至用於耕耳。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末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道而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麟士顧氏曰：墨子兼愛，近於處求見亦以此吾固願見，願往見也。夷子不來不必來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麟士顧氏曰可以見

言病愈也且直也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未見而先質之也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

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

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虛齋蔡氏曰夷子思以易天下其道宗於

薄而自用則又獨出於厚何也此便是因其所明而通之麟士顧氏曰厚字與薄字對賤字與貴字對薄貴當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其貴也厚賤不宜賤事其親也○王雅唐氏曰豈以為非是而不貴口氣了而不了有使他自猜自疑之意一則喚起所賤事親一則照下掩之誠是看○所賤事親孟子于特以此提醒他一點厚羞念頭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何為若以薄道為是則厚羞又何為所行與所學相反却必有個緣故後來夷子聞言即悟機括全在此須想像激動弛底意思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妻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

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滿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

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

遁辭也次崖林氏曰夷子謂孟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不循吾之兼愛者乎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矣但其施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此

其兩自救之詞也然愛無差等其施由親始如何便宜從厚其說亦自不通故曰遁辭也孟子言人之

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次崖林氏曰書之言以為小民之犯法出於無知非

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出於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

之子直若愛其鄰之赤子也謂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次崖林氏曰物之

人只有一個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

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

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虛齋蔡氏曰待其親如路人是親其親也

路人亦其親也非二本而何○麟士顧氏曰大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

路人也非二本而何○麟士顧氏曰大夷子信以為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且天之生物至

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授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盧齋蔡氏曰。施由親始。句

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所以得以入其教者。正

惟有此一線在。通考潛溪宋氏曰。墨子三卷。考漢書七十一篇。節閭書目。則六十二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

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

子嘗愛其聖王。作爲宮室。便於處。不以觀樂之言。又嘗愛

其聖人。作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樂耳目。而觀愚民之

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消腹之言。墨子其甚儉

者哉。卑宮室。非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

云。奢則不遜。儉則固。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而孟子辭而闕之何也。日本二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

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爲

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藪。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內。嘬楚惟反。泚此禮反。晚音請爲去聲。粟力迨反。裡

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申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

也。觀清王氏曰。不葬其親是禮制未興時。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之貌。視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

也。觀清王氏曰。非爲人泚。言非爲旁人見。泚。所謂一本

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

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藪土

籠也。裡土。輦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

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

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觀清王氏曰。掩之誠是也。是起下文語。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見以厚爲貴也。蓋藪裡雖非厚葬。然

在未知禮制之人。如此。則克類至義之盡。而滿其仁孝之

量。必以厚爲道矣。腐士顧氏曰。此又畧其通辭。專以良心之不能已者。動之必有道。從厚也。孝子仁人。謂今日對

上世言。盧齋蔡氏曰。夷子二本一條。只破其所謂愛無差等者。以其逆夫一本之理也。此一條。則又因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夫一本之意。其所以開發之者。可謂中其肯綮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問曰。命之矣。憮音武。問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盧齋蔡氏曰。夷子憮然。茫然自失。蓋於我心有戚戚焉。觀清王氏曰。如

人迷路。忽被人點破。躊躇悵望。盡失所據也。爲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

孟子已教我矣。觀清王氏曰。命之矣。言不待而命。即此已教我矣。因之吳氏曰。命之矣。要摹寫恍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然悔悟而深以孟子之言為是。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意。但直說教我未得。儼然景狀。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觀壽王氏曰。通章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虛齋蔡氏曰。陳代蓋謂孟子以謀王斷國之大。林其致王安民。可指日期。而乃固執不見諸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之一節。致使齟齬於世。而上下俱不得蒙其功。意以為迂也。故諷之如此。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

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虛齋蔡氏曰。朱子謂不总是活句。言是據

丁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

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

其招而自往見之邪。天崖林氏曰虞人非其招尚不肯往。如不待招而往尤遠愧於虞人矣。故

日何哉。言如此。此以上言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志士二句述

何其可也。孔子贊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二句。推孔子贊美虞人之

意。如不待一旬發君子守道意。正是破他今一見之句。○

蘇士顧氏曰不待招而往。此非其招而往其失遠甚。以此

明不見諸侯之故既悉矣。下文又是正其枉尺直尋句。反

覆只此。兩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虛齋蔡氏曰此便見得

當話。然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

謂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

也。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

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

也。虛齋蔡氏曰枉尺直尋已是不可枉尋直尺尤不可也。然以求利者之心推之夫既枉尺直尋則其苟得之心必至於枉尋枉尺而後已故極其末流而闢拒之○蘇士顧氏曰始論大小究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與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

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

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虛齋蔡氏曰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吾為之律以我。說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

馳驅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天崖林氏曰以易王用

復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

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

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其或左或右者皆

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是因他左右不能迎射舍馳

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

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

也。虛齋蔡氏曰不失其馳兩句要相連說重在貫習也。天崖林氏曰與小人乘必說遇也說遇非君子之所為也故曰我不貫與小人乘王良不貫與小人乘乃與說遇獲禽者數於

賤工之言爲此以示其能也。○欲齊胡氏曰：正道難行，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說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說遇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觀濤王氏曰：得禽雖若丘陵，暗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伊尹伐夏救民以正天下，管仲亦云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盧齋蔡氏曰：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何也。當以連屬上條亦是不肯枉尺而直尋者。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更捉頭自爲一條言枉尺無直尋之理。○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代之言。王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導主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於利害亦盡矣。○又崖林氏曰：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爲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爲。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觀濤王氏曰：通章總是不肯枉道。齊景公節告以不可往見之義。且夫節言枉則無所不至，以甚言其不可。昔者趙簡子至何也，言不爲枉尺直尋。且子過矣，二句又言枉。○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

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

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

死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

豈不欲道之行哉。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謂所屈者小也。枉已則是

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

○請問三代之下，冠裳譽望之流，得如此，虞人與御者幾

人甚矣。吾道之衰也。○承庵姚氏曰：陳代意欲孟子急於

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之爲。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

分曉，如何能直得人。於此不勘，破末有不感於功名之說。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盧齋蔡氏曰：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

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

敗從約。○當時遊說士，惟儀、秦、衍最著。○月林丘氏曰：不

言蘇秦者，秦王從以睦諸侯。二子則破從爲橫者也。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

懼也。張氏曰：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爲大丈夫處。要見權勢氣焰可畏。○安居而天下熄，要在上

出此意。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度反冠去聲 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盧齊蔡氏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 也云云丈夫之冠也只挾帶此一句女家

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

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

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觀濤王氏曰儀行氣焰如此如何 似妾婦之順從蓋他實不能以喜

怒安危天下乃竊取強國之權勢耳如戰國策云衡人日

夜以秦權恐喝諸侯是也權勢在人而我欲竊之必有計

多依阿洪認窺伺逢迎處故曰以順為正以順為正二句

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麟士顧氏曰以順為正者二句

只足上文耳二子阿諛苟容意在言外蓋二子而阿諛苟

容如何為正道故知以順為正者尚言真妾婦也○二子

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本國自不免阿諛苟容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次崖林氏曰居如人之居 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

此又曰天下之廣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

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位是人身所立之處禮是入道之

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

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

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

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觀濤

濤

王氏曰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廣居禮以大中正正

為範圍故曰正位義合經權常變而共由故曰大道○莊

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形骸畛域

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循而無從

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坦夷是進

而無旁蹊曲實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盧齊蔡氏曰居

廣居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毒蒼生以就其

一己之私計立正位者必能以道自重不肯置身於污賤

之地而盜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者必能動與義俱而被

押闖縱橫之事又皆不肯為矣此惟孟子能之儀衍所為

件件反此○三句天下字不閒蓋皆是第一等底直到至

極處故語錄說居廣居則曰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

說立正位則曰更無些子不當理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

說行大道則曰更無些子不合義觀濤王氏曰大道道字 是路字獨行其道道字

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次崖林氏曰得

是道理兼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三者言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次崖林

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

善其身也居仁立禮行義則道充於已在外者不能奪之

故不淫不移不屈此便是以道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道理○貴不期富不期後淫也窮斯濫移也雖禍寬

博吾不備焉屈也孟子此章是以乎牛者見之言看他何

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嚴泉徐氏

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

此三者底雄壯處惡他震撼擊撞都打不倒○箇之吳氏

曰以順為正四字說盡當時遊士底心曲一味何人喜怒

而不勝其諛媚順從何無丈夫氣也不淫不移不屈言任

是翻天覆地再恐嚇他不動蓋特著其確然不易之守正

與以順為正相照看得志五句即在居廣居立正位行大

道內非有兩層○雙江聶氏曰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夫

夫底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煅煉終未可

遠言真金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

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

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雙江

曰：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道。行其志

也不淫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此其以道為體。參天兩

地，謂為大丈夫，信哉。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橫權術，其

氣焰足以進退離合乎？諸侯而景春輩，以大丈夫自居，其

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敬軒薛氏曰：孟子之言

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真使人有壁立

萬仞氣象。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八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禾武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

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九

手。廩，齊蔡氏曰：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

人繅，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誰使之夫人

治內事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禱者，王后之衣

有袞冕，但制有等，殺耳。○繅，齊南為絲也，亦作繅。三盆手

者，禮記註曰：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掩之，每掩則以手振

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

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遂布于三宮，世婦

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公。廩，齊蔡氏曰：兼

諸侯亦助祭於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士，顧氏曰

田則薦，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注曰：祭有常月，薦無常

長春皆有廟有田則田即黍稷曰黍在器曰盛牲殺牲必此田更無他田以待祭也

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天崖林氏曰諸侯助以供黍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此四句是孟子與拓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是孟子解禮意士不仕則無公田之人故亦不祭蓋牲殺器皿衣服皆無從出故也不敢以祭則此心不得以自安矣此所以弔也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

有位後失位者言之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露士顧氏

曰按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之則儀牲不成云云當云諸侯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儀牲

桑盛衣服俱為缺然不敢以祭也惟士無田則正由失位又不待言矣○盧齊蔡氏曰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只

帶惟士無由一段蓋至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其上云儀牲不成桑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是諸侯之失國

家者○無則沈氏曰通卿士之失位上諸侯附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十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去為

聲合

固之吳氏曰之仕之三句不作兩截正將農之不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隙去

逆反惡

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次崖林氏曰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也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此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君子所以難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十一

虛齋蔡氏曰媒引合也灼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

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

不徇利而忘義也承庵姚氏曰男女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賤上不由道則為名教所不容

至於功業成不成又置別論○虛齋蔡氏曰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

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固之吳氏曰君

子之難仕何也全是諷切孟子要得不不可不見諸侯意又惡不由其道正以彼周霄之諷已要得不不可見諸侯意

與鑽穴隙之類言與鑽穴隙之可賤者相類此正申明又惡不由其道句大抵不見諸侯正欲以守道此孟子言外

本旨故道字最重○前四節要專寫他汲汲欲仕底意思末節要專寫他雖然定守底意思○彭山季氏曰雖出疆

載篋亦是人君先來加禮然後可見之。先來加禮者非必以幣聘。凡際可公養有招賢之路。可由則是人仕之道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觀壽王氏曰：以車從而傳食，連從者亦享之矣。泰字猶云過分。

○非其道二段，抑揚重下。段子以為泰乎，指舜言。子以為泰乎，蓋受天下，又不止傳食矣。○通考

微，茲徐氏曰：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所謂田橫乘傳至洛陽者是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觀壽王氏曰：否字言舜有功不為泰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

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次崖林氏曰：男耕女織，各有功事。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

農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農之無布。是謂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不然則農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又

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復得農之粟，多

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缺矣，是以男耕女織，下

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實生民日用之所由以濟也。○先

王之道廣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

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

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蔡氏謂如論井

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霍

林湯氏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

幾把先王之道決裂殆盡，故曰守曰待，正是關邪衛正去

處。孟子實實皆自任。○九我李氏曰：於此字最有味。當時

楊墨克塞仁義，惟於此橫流之日，起而擔當世教，乃見其

功之大也。○觀壽王氏曰：於此有人焉，此字指戰國異端

蜂起之時，人字孟子自寓。○盧齋蔡氏曰：子不通功四句

言必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一通用，則有功者得食之矣。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然有功於器用者，子尚食之，有功於吾道者，子反薄之，奈

何？此孟子推

彭更之意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

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之。盧齋蔡氏曰：彭更初問，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吐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却逃之於食志。此所以終見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觀壽王

氏曰：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塹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塹墻壁之飾也虛齋蔡氏曰塹墻壁之飾如以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畫如以木石畫成縱橫之

文於上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蘇士穎氏曰毀瓦畫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

瓦畫墁者之志亦將求食何以處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之蓋甚其辭以見志之不可徇也

事而食者其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因之吳氏曰且子食志乎

至曰否至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二句耳然子非食志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意見乎日本是論

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矣孟子以為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泰暗指有功說至人孝弟云云則意已盡矣然彭更復以為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

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為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味二節即

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觀齊王

氏曰此章前二節言士有功可食後二節因更通於食志而折之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觀齊王氏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削平亂暴混一區宇之

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黍盛也湯使亳眾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各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

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因之吳氏曰葛伯率其民以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而葛伯故

行暴虐處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引書仇餉正為下文匹夫匹婦復讐張本非徒證其殺是童子而已也○通

考敵茲徐氏曰呂東萊云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

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桓二國必在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

則湯之問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心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當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讐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觀清王

匹夫匹婦復讐正是說為小民報怨耳不指定童子之父

母○士雅唐氏曰萬伯只殺一童子何關天下之民命而

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又何為便知其非富天下要知舉

一萬伯而天下之為萬伯者尚多何忍天下之民皆如童

子之無辜見殺故為匹夫匹婦復讐乃

果天下而言非只指童子之父母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因之吳氏

始征一節與諸侯多謀伐寡人章辭同而意少異蓋

彼重為政於天下而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喜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

與今書文不類麟士顧氏曰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

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

類可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

周臣者麟士顧氏曰不為臣如奄與五十國之類皆害及

之罪見我武匪與篚同立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盧齋

與師之由日紹何以為事蓋向日言其士女以匪盛立黃之幣迎武

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

月林丘氏曰紹我周王見休乃士女之言匪厥立黃就是

臣附了言若紹我周王則見休矣所以皆匪厥立黃而臣

附于大孟子又釋其意蔡桐陸氏曰其君子以下是制釋

邑周也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

也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

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觀清王氏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

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

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彥陵張氏曰臣附于

大邑周以上皆書詞下文其君子四句應匪厥二句救民

水火應東征二句只重取殘二字推言武王所以得民之

故○因之吳氏曰為匹夫匹婦復讐是湯行王政處救民

於水火之中是武王行王政處湯武行王政吧不能設要

他來伐正所謂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者也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全要得望湯以為君意君子

小人以類相迎全要得望武以為君意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彥陵張氏曰引泰誓只重則取于桀一句

所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也○微弦徐氏曰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王之專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王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嚴泉徐氏曰此節正是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其不得為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如兩之師如武水火之敵則四海之內翹首跋踵如夏民無詞之望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彥陵張氏曰湯行王政只在弔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桀二字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何正是抹殺他小字 ○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

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

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味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

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嶧山鄉氏曰齊

語平正喻善楚語侏儻喻不善置莊獄數年言其專且久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畢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畢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龐肅蔡氏

曰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幾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

無益也○因之吳氏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

莊獄長幼畢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味也引而置之

責在不勝而已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盧齋蔡氏曰：不見諸侯之義，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見矣 辟去聲內 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迨，謂求

見之切也。彥陵張氏曰：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竟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見之切也 彥陵張氏曰：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迨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竟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一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三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勑。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盧齋蔡氏曰：可見之節四字有味，所謂聖人禮義之

中正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往來之禮，不是禮物，大夫有賜不得受，則往拜其門。往來之禮是如此。受於其家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

人之禮義之 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惡無禮 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往來之禮 不是禮物 大夫有賜不得受 則往拜其門 往來之禮 是如此 受於其家 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 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

人之禮義之 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惡無禮 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往來之禮 不是禮物 大夫有賜不得受 則往拜其門 往來之禮 是如此 受於其家 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 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

人之禮義之 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惡無禮 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往來之禮 不是禮物 大夫有賜不得受 則往拜其門 往來之禮 是如此 受於其家 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 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

人之禮義之 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惡無禮 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往來之禮 不是禮物 大夫有賜不得受 則往拜其門 往來之禮 是如此 受於其家 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 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

人之禮義之 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 惡無禮 畏人以已為無禮也 往來之禮 不是禮物 大夫有賜不得受 則往拜其門 往來之禮 是如此 受於其家 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 其門大夫之門也 矚窺也 陽貨於魯為大夫 孔子為士 故以此物及

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盧齋蔡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宓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泰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宓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泰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宓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泰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宓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泰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宓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已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會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報反。箭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三

脅肩，竦體也。盧齋蔡氏曰：脅，有竦體，非謂脅為竦，肩為體，諂也。此是會意解人，竦體則脅肩張矣。故云。

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

而強與之言也。季思歸氏曰：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些，閑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為驩悅便是。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之也。月林五氏曰君子就二子說因其律人之嚴而知其自處之正也。註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是搭過不見諸侯上了又在所養可知之外。因之吳氏曰由是二字最有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值甚麼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報報。則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守或着意養則卓然自見。得定拿得任非以氣節為高者也。○觀濤王氏曰不為臣不見。主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三節總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見則不可見也。觀會于子路得孔子家法。其所議評如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輕見諸侯。○通考莊氏曰君子之所養寧高而無淪於卑。寧峻而無溺於污。寧使諸侯為慕士。無寧使己為趨勢。非謂養之不貴於和平也。道未至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聖不得防耳。○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耻。盧齋蔡氏曰下三見一句雖不為臣苟君末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觀濤王氏曰什一以仁農去關市之征以仁商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蔡氏曰此直說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不必兼攘雞者說本註與月攘一雞何以異亦只用一句繳耳。○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觀濤王氏曰只認本文義字既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何待來年不必說到農商怨叛及來年又將因循皆旁枝意且是論利害不是論義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盧齋蔡氏曰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知此則知聖賢之所以不得已處。○觀濤王氏曰不得已而辯則非好也不得已意在維持世道上故下接天下之生二句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後軒薛氏曰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一亂一治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如孟子。○盧齋蔡氏曰其亂也常由氣化之衰與人事之失所致而其治也則常由人事之有以挽回乎氣

化也。○次崖林氏曰：天下治亂本乎氣化人事。故註兼言
之反覆相尋氣化人事俱有。○輔氏說堯之治純是氣化
孔子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
原不相離堯之治水雖是氣化亦猶前此人事未修是未
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
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益孔孟之
生關繫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故曰：天生仲尼萬古
如長夜。○觀濤王氏曰：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
賢所以子不得已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泇水警余泇水者洪水也。澤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地上高地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營窟穴處也。虛齋蔡氏曰：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以居上地高燥故可穴居。書虞書大禹

謨也泇水泇洞無涯之水也。麟士顧氏曰：堯與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此帝曰：謂

堯也。洪水字出於堯曰：是知洪水為堯時一亂之水也。大禹謨帝曰：來禹降水警余此帝曰：謂舜也。泇水字出於舜

曰：而實即是堯時之洪水。是知舜謂泇水者亦即堯時一亂之洪水也。洪水為主泇水証之不要倒看了。○舜言此

已在遜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時則云泇水者亦為追述禹功而叙言之耳。勿接下說泇水警余故使禹治也。雖使

治由警而不由警余之言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濟園焦氏曰：天地開闢從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困之吳氏曰：引書來證只要

見得洪水之害大言以舜而有警余之憂則其震撼之勢

墊溺之危有不可勝言者而當時所謂泇水即此洪水也。謂洪水非一亂不可。○次崖林氏曰：洪水氾濫便蛇龍居

之蓋木蛇龍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之一治亦只此二項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洧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觀濤王氏曰：掘地即疏濬之類。洧澤生草者也。地中兩

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天崖林氏曰：險阻既

遠水不復為災也。鳥獸之害人消龍蛇遠遁也。○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

復為巢。此一治也。虛齋蔡氏曰：此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窟矣。○觀濤王氏曰：江漢南條之水河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

○次崖張氏曰：注海放道二句正是治水事險阻句從掘地來鳥獸句從驅蛇龍來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推行去聲下同沛滿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虛齋蔡氏曰：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為

一治者孟子何故略之曰桀之亂不如紂之甚故舉其甚者言之○天崖林氏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割闕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饒氏曰暴行通上下而言愚謂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

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

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天崖林氏曰曰三年 討其君是承伐奄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引書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正與無缺是兩意輔氏說可玩○彛陵張氏曰謀紂二字是總說伐奄至五十以紂黨與言是除人害驅虎豹一句以紂幸言是除物善天下大悅總承上言引書證明周公之功此一治也盧齋蔡氏曰引書以明 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觀濤王氏曰世衰而不振道 微而不明○月林丘氏曰邪

說暴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上文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作從周公一治說來○天崖林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亂比前尤甚亦世變益下而至此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擊雖有以戕人之生猶未至賊

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天崖林氏曰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 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制而不書晉侯

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悼典也名卒直歸謂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家妾之分謂大器之禮所以庸禮也召陵之師 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序三師以美其善可 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 明白凡春秋所貶皆是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

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

欲而不得肆則戚矣盧齋蔡氏曰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 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天崖

林氏曰是故二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

其借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索隱陳氏曰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道春秋即天也在君子則喜天之猶未亡在小人則感天之轉其欲喜天 之未亡者則謂孔子慮後世而存王者之法也感天之制 其欲者則謂孔子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此可見春秋 之作君子所喜小人所憂也○尤範夏氏曰知我者知其 託天子之事之心罪我者 罪其借天子之事之迹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

盧齋蔡氏曰。孟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何也。

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後之亂臣賊子。懼也。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故曰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包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

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天

相食。橫為皆去聲。芋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絕。是亦禽獸而已。月林丘氏曰。聖王不作二句。是原處士橫議之由。楊墨則在處士之列。而又橫

議之尤者也。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歸墨。方是天下之人。皆靡然從之。楊氏六句。是極言其害

道之甚。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克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

仁義也。月林丘氏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二句。相承說下。不可對看。邪說承楊墨之道。來仁義

承孔子之道。來。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

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

次崖林氏曰。無父無君。是據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方是流弊。邪說誣民。然後仁義克塞。仁義在人

心。邪說誣民。則一心都是邪說。仁義遂為克塞也。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小註以東晉清談。梁武事佛。來說最好。方見

得是實事。○月林丘氏曰。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之句。以起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

致民之饑色。餓殍為率獸食人。孟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率獸食人。○盧齋蔡氏

曰。始也。楊墨壘壞人心。是率獸食人也。其終也。人人皆中其毒。皆無父無君。而相戕相刃。相戕相賊。無復世道。人理

矣。非人將相食而何。此又一亂也。○彭山季氏曰。好辨專為楊墨而發。公之功。皆舉禽獸之害言之。而孔子作春秋。懼臣子之殺

君父。亦以其為禽獸之行也。此孟子闢楊墨本意。○麟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天

顧氏曰。此條在禽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

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

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

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天崖林氏曰。距。楊墨放淫辭。歸於

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翰。放蕩也。○觀濤王氏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距。放。逐。此。賊。此。是。拒。放。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作。起。也。盧

蔡氏曰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為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事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也

所行政大體也○盧齋蔡氏曰害於政害於事二處先後不必深為之說若是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

害於其事害於其政○程子曰通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

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通

節以附先聖之道一句為主下距楊墨正是開聖道內事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正是距楊墨內事

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

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次崖林氏曰上既歷叙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此又

是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獨日夷狄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彥陵

張氏曰此又列叙三段申明三聖人不得已而有為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

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盧齋蔡氏曰此條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也不連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行好肯

誠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觀濤王氏曰我亦欲三字者正人心是主謂使人心復歸於仁義也息距放者為正人心說者邪說是為我兼愛大旨行此說則為誠行又泛

蓋於此說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則為淫辭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霍林湯氏曰從孔子以謂底禍亂都在人身

日作於其心日欲正人心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都要從根本處拔除得盡

以深致意焉○因之吳氏曰上文仁義克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也息邪說放淫正為正人心而

設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下陷溺一般蓋把三聖形出自已維世底主意

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霍林湯氏曰

等而復總揭一段緊接我亦欲正人心分明以禹周孔子自任○微茲徐氏曰禹周公皆身任其責故不得不汲汲

若亂賊楊墨何與孔孟而孔孟為之懼所謂畏天命悲人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者誠為此也

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者誠為此也

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者誠為此也

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者誠為此也

窮古來聖賢每每以一人之身擔當世界者誠為此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天崖林氏曰能言距楊墨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

有能為此距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

也觀篇王氏曰其心先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

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游園焦氏曰人人與之為敵他無

屬意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虛齋蔡氏曰言此

所功距正聖人用力以距之才是故誘之曰能言距楊

墨者聖人之徒是要人人與之為敵然後可必勝而永絕

其根柢耳此孟子致意之深處然即此言亦可以見當時

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衆矣設無孟子真箇是皆服左

莊而言作偽月林丘氏曰此還是足上節之意以申明

已之不得已處蓋以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深望之況吾

之自與楊墨辯者而敢以自詆哉子之不得已也蓋於此

益見之矣因之吳氏曰當堯之時八節是敘事體昔者

禹抑洪水四節是議論敘事處即便隱隱是倒不得已

之意了在末明露出至議論處始明白開發之通章緊要

總在不得已三字觀濤王氏曰子豈好辯哉二句一章

之大指中間歷叙治亂而昔者以下總結之而又公其責

於人○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則管流於生

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

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因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聖賢之心也徵茲徐氏曰玩章內所叙世道之亂一代甚

水之災此全是氣化至暴君代作清澤多而禽獸至則人

事之失多矣然猶是上邊底人去虐下邊人至於臣弑君

子弑父則下之逆上矣然弑父弑君猶謂曰有之未必偏

天下皆受其害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天下皆相率

而無父無君矣且看此聖君賢相都有權柄在手能做得

去至於孔子則手中無權柄却欲以空言警勵人心事勢

更難至於孟子則既無權柄又楊墨塞路聖道將湮只是

憑口說個正道以破人心之惑亂此其事勢尤甚難也故

孟子之懼比孔子之懼尤切所以又望世之人共言之釋

章內於叙孔子處則曰孔子懼自叙處則曰吾為此懼正

是為權柄不在手而於世道無如之何之意若是孔孟有

權柄在手則將行天子宰相之事而與世道大更新一番

勢順事易何必云懼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蟻

蟻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虛齋蔡氏曰廉只

乃自苦如此即此便見仲子之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處

○匡章意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螻蟻

蟻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虛齋蔡氏曰廉只

乃自苦如此即此便見仲子之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處

○匡章意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

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
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
避兄離母至三日不食以球延喘食於井上之幾李哉正
所謂廢人倫而全小節者也○通考月林丘氏曰按高士
傳云仲子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
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
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
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音厄反惡
半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虛齋蔡氏曰欲抑先揚蓋當時決性命之情
貪饕於利欲之場而不知止者滔滔皆是仲

子焉得不循在所取耶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

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耳虛齋蔡氏曰言不得成其廉也廉只是不苟取而仲子
以苦節為廉能為蚓乎此孟子強之之意○觀濤王氏

曰孟子非以刺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克不去耳惡能廉能

字即下充字意充不去是不能廉也此句便是就仲子律

仲子○嶧山鄒氏曰惡能廉只是惡能成就他底廉不是
惡能為真廉也即下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勢必不能也

前後只此意反覆結應總未與正論廉○蚓無
求意下節緊接明之此處渾淪含糊着此一勾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
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

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

能如蚓之廉也虛齋蔡氏曰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
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

要泥伯夷盜跖字○此段承上必蚓而後可說明其未

能如蚓之廉也○觀濤王氏曰是未可知也重蹈一邊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
纊音虛

辟績也彥陵張氏曰何傷句巨章代仲子解脫
彼身織屨二句言自食己力正見其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鷺者已頻顛曰惡用是覲覲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覲覲

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閱辟音避顛與顛同顛與蹙同
子六反惡平聲覲魚一反哇音哇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已仲子也覲覲鵝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

義也哇吐之也虛齋蔡氏曰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叙家
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

兄之室為可居也。而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故曰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兵乘方也。○辟兄離母。不知有何大故。只此便是。不義了。○月林丘氏曰。此節且只就其平日不居不食之事。如此至下節。方是就此評斷。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者。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

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居之。豈為能克滿其操守之類者乎。虛齋蔡氏曰。類是何類。仲子所操之類也。

仲子所操之類。謂何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也。妻之食。於陵之室。安知其為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哉。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故曰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觀濤王氏曰。以母則不食。則天下無復可食者矣。而以妻則食。是尚為能克其不食之類也乎。以兄世家之室。則弗居。則天下無復可居者矣。而以於陵則居。是尚為能克其不居之類也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月林丘氏曰。不食於妻。不居於兄之室。而亦不居於於陵。便如蚓之上。食稿壤。下飲黃泉矣。充其操。正與上文充其類相應。然仲子人也。非蚓也。不能為蚓。則不能克其操。不能克其操。則不能為廉矣。○觀濤王氏曰。聖賢中正之廉。只是有分辨不

苟取非其道。則一簞食。不以受於人。如其道。則千駟萬鍾。受之。而非泰。今仲子。但以不取為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是其操。克不去也。孟子非以蚓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克不去耳。通章皆是就仲子律仲子。而聖賢中正之廉。皆未及也。○次峰林氏曰。孟子闕陳仲子。皆是開聖。○范氏曰。道關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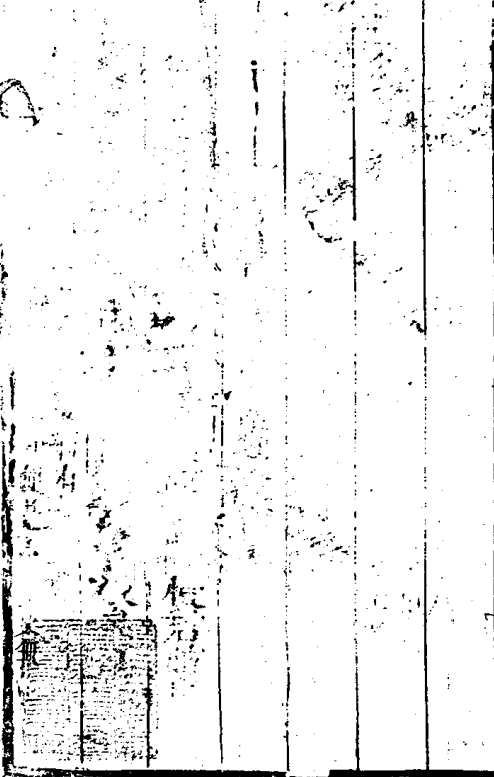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

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紫峰陳氏曰。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

得為廉耳。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鳳阿姜氏曰。孟子此章。只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范氏註。乃孟子言外意。當與下孟簞食豆羹之義。章參看本章。所以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

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離婁章句上



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
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
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律截竹為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

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虛齋蔡氏曰陽六為律陰六為呂

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
黃鐘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
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鐘林鐘之律而後正不以七
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
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
角是商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南呂姑洗之律而後正由
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
焉○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
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
為宮三分其數得二十七者凡三損去一分二十七數得

五十四合為下生林鐘為徵三分林鐘五十四數得一十
有八者凡三又益一分一十八數得七十二數合為上生
太簇為商三分太簇七十二數得二十四者凡三損去一
分二十四數得四十八數合為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
四十八數得十六者凡三又益一分十六數得六十四數
合為上生姑洗為角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之得二十一者
凡三而零一數其一數每三分之竟零一數而分不盡數
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者○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
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鐘之徵也○旋相為
宮者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音之所以得其正者以得
律之數也音之所以失其正者以失律之數也律之長短
而音之高下係焉每音之內有十二律以節之而其音之
清濁高下自然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
治天下之法度也次崖林氏曰凡事皆有個法度規矩六
律仁政便是製器審音為治之法度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所必由決無空手而能獨成之理故雖堯舜離婁公輸師
曠之聰明巧聖亦有所不能此見法度為治不可無也聖
人既竭目力一條是承此言古之聖人制立法度正是為
凡事無個法度不得所以既竭云云○月林氏曰前二
段只作個比例引起歸重到仁政上仁政便是仁政之規
矩六律也○虛齋蔡氏曰堯舜之道道字對上聰明巧當
主仁心說蓋聰明即下文所謂耳力目力者仁心便是道
○堯舜之道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也對仁政
而言○觀濤王氏曰堯舜之道道字在心上說下文先王
之道道字即指仁政與此不同○通考秦字牛氏曰道字
是虛字取政即所以行是道者故下文只曰不行先
王之道又曰不因先王之道各以道言便包政在內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
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虛齋蔡氏曰：兼

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必形外。先王之道，仁政請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專言仁心，一理也。

是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次崖林氏曰：此即是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法於後世者，澤既被於當時，其良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後世也。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月林丘氏曰：宣

非愛民也，尚未可謂之仁心。武帝惑於事佛而非真慈，仁也，尤不足謂之仁聞。范氏蓋姑即故實以例之耳。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月林丘氏曰：施之無具，故不足為政；推之無本，故不

能自行。次崖林氏曰：故曰或是在古語，引之重在上句，是承上意。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

文而結其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

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

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

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虛齋蔡氏曰：程子嘗言為政

以為政也，必有關雝麟趾之意，證徒法不能以自行也。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此。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

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虛齋蔡氏曰：前人舊章，指

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正故後之人得以不愆無缺。故後之人得以不愆，無缺故

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次崖張氏曰：惟能率由舊章，故無愆忘之過。作推原說，過謂用意過當處，忘謂照顧不及處。上文已有故曰守收，然引詩見用法必善於治，又以起下法所當遵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虛齋蔡氏

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聖人既竭目力耳力，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虛齋蔡氏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虛齋蔡氏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虛齋蔡氏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虛齋蔡氏

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問在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
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
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自此以上
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
足以倫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
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之也○次崖林氏曰繼字是接續
意許多道理在聖人耳目心思之中若無個法度來推行
他都積任在心頭無由發出去及物惟初個法度去推行
他胸中許多道理都由這出去及物此便是如繼續一般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五

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曰此條是承聖人既竭條言聖人法度既為後世之為治
者而立則法度既立正為治者所當因也○虛齋蔡氏曰
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
其責○次陵張氏曰大凡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
負其聰明不知吾之心思如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
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豈不是不
智故下文極言變法之
害以見成法之當因耳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
惡於眾謂遺患於下也月林丘氏曰宜字內含被澤法後
意播其惡於眾正見是不宜在高

位○次陵張氏曰播如播種之播言
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律制度也
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
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
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
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六

而已虛齋蔡氏曰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
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浸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
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
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
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道揆主義理法守主
法律信道信度亦然故君子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答
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來也○惟上無道
揆故下無法守此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六者雖平說然却在君身蓋自惟仁以至喪無日矣皆
所以責其君○次崖林氏曰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
王之道就是無道揆有道之君在上則下而百官各奉職
守法若為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
自守矣凡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
道揆則道雖人所必有然以不用而不信無法守則法雖
朝廷所立然以不守而不信朝既不信道則在上君子視
道義為泛常肆意妄行干名犯義而無顧忌故曰君子犯

義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泛常作奸作態而于犯刑憲故曰小人犯刑是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本則在於上之仁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

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辟與開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鄉氏曰自

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次崖林氏曰上無禮下無學要歸只在上無道揆下

無法守內道即理也禮即理之有節文者也下無學其無法守可知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無學則易

與為亂故賊民與言不好之民並起如紅巾黃巢之徒是也○月林丘氏曰此通是古語乃引之以比例上文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彥陵張氏曰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國富強故言此以破之上無禮應上無道揆句下無學應下無法守句賊

民與應上犯刑犯義句喪無日矣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

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葉峯陳氏曰言不獨為君者當

以此自責為臣者亦當以此責其君而共成其業以任為臣之責也○盧齋蔡氏曰詩傳曰序以為凡伯刺厲王之

詩其小註朱子曰天之蹶動而人當儆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於天矣詩註所謂人考其上下文亦

以羣臣言○次崖林氏曰怠緩悅從之貌作事遲慢不謹飭也事君無義三句便是如此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次崖林氏曰在詩謂之沓沓其實一也○彥陵張氏曰沓沓不是解泄泄之

實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諷諭在朝廷寄念於憂國奉公一則清議在閭閻致慨

於憫時憤世俱是警官邪勵臣箴意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虛齋蔡氏曰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為恭也言則非先王之道

自家不由之亦不望其君之出也務要以下文來反證他正是怠緩悅從之意○次崖林氏曰責難陳善事君之義

也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列而不能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非先王之道詆毀先王之道謂不可行也○麟士顧氏曰上言泄泄猶沓沓也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言事君三句

已畫出一個怠緩悅從畫出一個泄泄故帶口結之曰猶沓沓也蓋明是以此三句代了個泄泄二字矣不然猶字

亦無理會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敬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

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虛齋蔡氏曰責難是個大規模陳善閉邪是內面事恭字亦包了敬

故朱子曰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陳善以閉邪蓋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我須有個正當好物

事去替了他方得他回。○本文只是恭敬范註何緣添大字至字蓋責難乃謂之恭則知奔走承順特恭之小者取此則其恭之大者也。陳善閉邪乃謂之敬則知謂其君不徒容悅者特敬之小者耳。此則其敬之至者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吾君不能正與

責難陳。○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丘氏曰未句正見泄泄之不可處。○麟士顧氏曰披達說全章智平分上論為治之道下勉君臣當各任其責細分之又當作四段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含法無以成治自詩云不愆不忘至可謂智乎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末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大明有四個故曰字皆收。○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九

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虛齋蔡氏曰君臣各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如此則上下交而治道成矣此孟子之意也。○承庵姚氏曰此章論為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挈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詞。○觀濤王氏曰他處論政多重在心此獨重法孟子因當時諸侯於井田學校之類古法當遵者皆不肯遵故發此論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伯玉陳氏曰至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虛齋蔡氏曰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而凡為

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虛齋蔡氏曰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而凡為

方員者必於是取則焉。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而凡欲盡人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之意於下節方露出。○觀濤王氏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不可移易之意。觀下文不法堯舜便慢君賊民如離了規矩便不成方員可見如此則心不如此則非如是則得不如是則失。故曰至言外便見人當法聖人意了。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虛齋蔡氏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十

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欲字帶連著盡字讀方是。○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是不以厥后為可聖所謂吾君不能者也非不敬其君而何。○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恒性封禪義所謂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也非賊民而何。○麟士顧氏曰人倫兼五典而專言君臣者立言之意本為當時之君雖臣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彥陵張氏曰道只有一個仁安得有二所謂二者猶云只此兩條路耳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再更無別路

只此兩條路耳要見得出仁之外便是不再更無別路

可察閃處○虛齋蔡氏曰大註此數句是入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欲說此句書亦宜依本文先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景逸高氏曰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仁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通考自漢徐氏曰纔說個仁便說個不仁與之對此乃唐虞授受人心道心之介甚危甚微故須在心之所以然處辨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正堯舜擇於仁不仁之介而惟專守一心以為中使不仁不得而二之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幽厲厲虐皆惡盜也麟士願氏曰按盜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苟得其實

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虛齋蔡氏曰獨言

者桀紂非盜也盜法周公所立然雖無盜法而惡名在天地間何減於惡盜○言不但身弑國亡身危國削而已其身後又有如是之穢名萬古不滅也○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然為君者至此則為之臣者亦不得辭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豈使其君至此○次堯林氏曰上仁不仁並言暴其民甚以下又專就不仁言者是舉理欲之防以曉人下是著從欲之戒以警人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麟士願氏曰按詩朱註

夏蓋謂文王歎紂之詞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云殷鑒實為周鑒也○徹弦徐氏曰此章以仁字為主前面說一個堯舜後面說一個幽厲正是仁不仁底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是分擔兩頭見彼出乎仁便入乎不仁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正見不可不從堯舜處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

失之虛齋蔡氏曰此以已然之迹言○觀濤王氏曰仁字是事合理而其本則在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國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虛齋蔡氏曰興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

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次堯林氏曰上兼仁不仁說天子不仁條則專就仁不仁說者言不仁之必死亡以致戒亦猶上

章道二仁與不仁以後只言不仁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次堯林氏曰上言不仁之必死亡故承言樂不仁必不能

免死亡欲免死亡亦仁而已。○董齋蔡氏曰亡字該四海宗廟社稷等。○麟士顧氏曰此章雖槩多人然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治人之治平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

放此天崖林氏曰立綱紀行政事以整理臣民使人就吾

紀綱政事所以治人者猶有未合天理當人心處也故必反其智。○盧齋蔡氏曰愛人其所親者也禮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統蒞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下文又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七

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

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敬齋胡氏曰處事之法正已

不可必也然順理處天且不違况於人乎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天崖林氏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又是放開說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如天下未必歸之蓋脩身尚有許多事天下尚有許多人非容易可了看本文皆字及註自治益詳益字可見。○盧齋蔡氏曰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

盡乎人也。○觀濤王氏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亦不外上仁智敬但欲事事如此耳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盧齋蔡氏曰命以理言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

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之耳。○彥陵張氏曰自求二字正與上文求之意相證。○觀濤王氏曰通章反字重已字身字自字皆根反字來總見得不九人而務脩己之意。○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七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

又以家本乎身也盧齋蔡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又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本句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

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觀濤王氏曰本一而已矣大

本字乃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盧齋蔡氏曰不得罪

於巨室全在脩身上非曲法以奉之也故解得罪本身不

正說○參陵張氏曰巨室之慕只從我身之正而無可取

怨怒來何等簡易若脩身之外別求不得罪於巨室則政柄反為巨室所操非孟子立言之旨

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

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

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

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次崖林氏曰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章是一意反覆

說如大學古之欲明明德相似巨室之所慕以下只是覆

說上意○觀濤王氏曰身脩則人人皆服獨言巨室者世

臣大家難以力服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

其為心服尤明也○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

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

而無一人之不服矣盧齋蔡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

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

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

而德教自然無遠弗届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

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月林直

氏曰德是德澤教是教化此即首句所謂政也○思白董

氏曰由巨室慕而一國慕以至天下慕只一滾下來沛然

可想○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

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

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

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

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盧齋蔡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言德又言賢

者見賢有大小正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

以德之大小得名新學高氏曰堯舜之世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

已雍雍當是時而稱詐力是愚人也故三苗窳防風數

春秋戰國之時吳越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肉強食

當是時而不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黃滅燕丹亡○

觀濤王氏曰小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

弱通指諸侯說○役字如朝會征伐皆聽其政令是也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次崖林氏曰天者理勢之當然在理

○觀濤王氏曰順天者存

畢竟盡人事以待天方好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去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合出令以使人也。受命

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觀濤王氏曰：出令受命，絕物俱就那交上說。女以女與

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

以女與之。盧齋蔡氏曰：孟子意只重在小役大上為當時言也。故總以齊景公女吳而及師文王之說。

觀濤王氏曰：齊景公節不是許他能順無道之天。只是言其計出無聊如此，亦以愧當時諸侯不能自強者耳。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

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息教皆若效大國之所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彥陵張氏曰：說個恥字，就是教發他強仁猶弟子而

恥受命言必不免為人役也。此句不是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故下文把師文王去提醒他，見得師文王

方可免此恥。○麟士顧氏曰：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妙，正解是猶弟子向先師先字勿泥。○盧齋蔡氏曰：自此以下集

註皆言脩德至章末又兼行仁言蓋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

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

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彥陵張氏曰：激發世主處只在如恥之三字。

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明林氏曰：都是小國大國乃差大者耳。五年七年通是言其

也。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

吾役矣。盧齋蔡氏曰：師文王只是脩德行仁，即下文所謂國君好仁者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則向之小役

大者今轉而小德役大德矣。所謂大國反為吾役者，蓋德至力亦隨之矣。文王是也。程子曰：五年七

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何

如乃有益耳。天崖林氏曰：引齊景公順天事也。今也師大國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

天必當有以回天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去音。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屬也。膚大

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

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

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

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執禋

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盧齋蔡氏曰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

孫子皆為周之諸侯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兩句言商

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于周京也本註下是以

二字蓋承天命靡常言不必言孔子因讀此書而言有仁

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

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觀濤王氏曰不可為

衆言衆者遇之失其衆也但有歸心效順而已次崖林氏曰既言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引詩又言文王為政於

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仁不可為衆是孔子釋詩之言

乃承其靡不德句說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放開說蓋因

文王而泛言其理也通作孔子之言虛齋蔡氏曰或曰

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

也日周有天下雖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故

此詩首章之傳即曰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

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云孟子引此正以見文王之為可師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九

恥受命而師大國者說引詩只重難能二字月林丘氏曰不以濯必不能執熱不以仁必不能無敵於天下矣誰

能執熱而不以濯則亦豈有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者

哉次崖林氏曰既引詩言文王之德又說是猶執熱而

不以濯一條蓋致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

反覆叮嚀之意也

行仁則天命在我彭山季氏曰聽天所命則小役大弱役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矣此欲人脩德以居羣力也

觀濤王氏曰前三節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後三節言

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然上段意輕只教人以脩德即仁

不可為衆也仁字是一章骨子大德大賢與師文王者正

係於此次崖張氏曰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

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

回天不重順天本意只重師文王而兼引景公對說

者見文王景公正相反不自強則為景公之事夷狄能自

強則為文王之膺天命信乎處

無道之天者不可不師文王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十

菑與災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

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靜臺杜氏曰以事追

菑此直指危與菑說亡則增

所以二字乃不仁之所為也

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其本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

於敗亡也次崖林氏曰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正是

說不可與言處遂承言不仁惟不可與言所以

至於敗亡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去危而即安。去當而趨利，去亡而圖存也。何至敗亡之有？蓄深於危，亡深於蓄。危險道也。將近蓄也。蓄，患害也。猶未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虛齋蔡氏曰：自取之也。下數段俱是此一意。○《禮記》徐氏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子却哉是兩字便生世語多見解。道斯字却從可以處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中江莫氏曰：玩可以二字，蓋水之可而非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說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提醒人只在自取二字上。○《觀濤王氏曰：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虛齋蔡氏曰：此以下孟子之言也。○家必自毀，毀謂破敗，非誣訾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荆川唐氏曰：不仁之人，不信人言，往往以自取之禍歸咎於天，故引言天猶可違，而自作之禍。

必不可活，惟不咎天而反已，以行仁則可以轉禍而為福。○《彥陵張氏曰：此兩節總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取，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虛齋蔡氏曰：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分辨之也。曰審，曰辨，二字亦不可易置。○《彥陵張氏曰：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於私欲，荒淫暴虐，至於敗亡而莫覺。故孟子將自取二字喚醒他，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觀濤王氏曰：首節言不仁者失其本心，而不可與忠言，便含自取之意。下四節乃承言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虛齋蔡氏曰：要看皆為及聚斂字。蓋凡民之所欲，無一不為之。致也。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蠹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次崖林氏曰：所欲與聚，不但飽煖安逸之如其願，用舍刑罰，百凡舉措之。

合其心皆是要說得盡所惡勿施亦然○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順其心也人之欲惡皆心土之人苟有以順之則民得遂其心而樂屬於我矣○先自失天下推至於失其心則得天下一邊可見矣故下文遂專就得一邊推言得天

道下之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蔡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民之歸仁也一句內已有所欲之在乎此意下二句特以喻之耳○次崖林氏曰下者水之壑曠者獸之所猶仁者民之依也以此為喻民之所欲之意愈明矣

故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陂爵者鷓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紂也為去聲與與同陂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

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虛齋蔡氏曰承上

民所歸彼之不仁皆是我為我敵民來歸者也○二條只是文一事蓋無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于彼則屬乎此也故下文繼之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豈不只是一項事○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次崖林氏曰此一條是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陂耳看故字分明是就上面意思說○觀濤王曰二節抑揚相承言民之歸仁也其欲歸之心甚切猶水之就下其性便之獸之走曠其情樂之矣而况又有不仁者為之陂其歸豈不益速耶歸仁之心非因陂而始有乃因陂而益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

虛齋蔡氏曰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也但戰國之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仁政以收之耳故孟子扼腕歎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又曰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云云○好仁者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也○次崖林氏曰此條分明是承上兩條說謂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適為之陂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逃避之時視其君真如魚之於獺爵之於鷓畏之而無處可逃當時之君果有好仁者作能為民請命彼必舍其所畏而從我以逃生有若魚之投淵爵之投叢然諸侯皆為之陂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

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

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虛齋蔡氏曰此是孟子為時君

矣○次崖林氏曰時至戰國士者之不作已久民之憔悴於虐政已深當此而欲行仁致王真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以治之時已後矣事勢吧不及矣然及今畜之猶或可及及今而志仁則猶可為也○况我李氏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研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民有欲惡決然處置停妥匹夫匹婦一或失所不肯放手即此便有致王之理○觀濤王曰志字有最銳最堅之意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虛齋蔡氏曰其何能善

辱死亡即載胥及溺次崖林氏曰引詩又是說志仁者

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未凡三條皆是拳拳致意於當

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為也二條言為仁之晚而猶可為

也三條歎人之莫肯為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一章皆是反覆歎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

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

蔡氏曰自暴自棄氣習言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

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

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之不移也觀濤王氏曰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

故曰正路彭山季氏曰安宅正路不作喻言安宅是於天

反正路是於天理上往來出入自是蕩蕩乎與行險相

俾相反俱以性之德言提出一人字是見人之所以為人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曠空也由行也次崖林氏曰仁人之安宅宜人之居之也

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也哀哉二字令人有深省處

自絕之是可哀也觀濤王氏曰此章重二自字總註道本

正路二人之字正見得乃人所自有此聖賢之深戒學者

所當猛省也徹齋胡氏曰志不可放身不可放務程子

便是志不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

親長在人為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

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彭山李氏曰此與中庸道不遠人同意道

者孝弟而已。孝弟在心不從外得。故於人為通達之於用不假強為。故於事為易求之於遠且難。達人也。○次崖林氏曰。註親長在人為甚。適至反失之數句。但人人各親其

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內。上面且虛說。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次崖林氏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見道只在於親

長。親長之外無餘道。親親長長之外無餘事。此孟子立言之意也。張南軒謂在人若親親長長以率之似非此章之旨。○麟士顧氏曰。看上文則只是一虛一實一反一正之

理也。○元素姚氏曰。道其於心何甚。適也。外心而求焉則達矣。道之知能處即是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何其易也。舍自有之知能而更求所為事則難矣。人人親親長長而

天下自平。此只舉一近易底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通考。虛齋蔡氏

曰。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挾一推。蓋家築一宮。牆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親疎為一體。則天下平矣。揚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惟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智。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

以為此皆亂天下者也。惡能治天下者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嚴泉徐氏曰。治民獲上信友。雖是身而所以求明乎善者。亦不過略其誠身之端而已。通義只重誠身上。游子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虛齋蔡氏曰。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虛齋蔡氏曰。朱

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欲字。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字亦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次崖林氏曰。天之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理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君子誠之為貴。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卷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卷七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虛齋蔡氏曰：此至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能動變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

君民也。○次陸林氏曰：此條是言思誠之效以終首節之意。○觀濤王氏曰：動字最妙。如夫子溫良恭儉讓則邦君不覺傾動而告以國政。全是自然感通處。故必須至誠方能動。○嚴泉徐氏曰：誠到至處無一毫假。即是天命人人備足。觸之即靈。感之即應。豈有不動之理。其有不動者必其誠有未至耳。安得不明善以誠身也。○因之吳氏曰：凡人意念一到真實處。則天地可格。鬼神可避。金石可流。禽獸可化。况人懷血氣心知之性。其情欲嗜好語言動作與我俱不相違。至誠德極其盛。必定潛移默化。任他冥頑不靈也。變易其心腸。轉移其志慮。他原不是。用意來應我。却自然不知不覺精。

神通洽故曰動物。○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虛齋蔡氏曰：思誠為脩身之本。思誠二字內亦有明

善工夫。明善其本也。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

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無回沈氏曰：此章以誠身為主。明善是誠身內事。首節見動物必本於身

之能誠。下二節是源其身之當誠而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

聲

去

去

去

去

作興皆起也。虛齋蔡氏曰：興曰盍歸乎來。言其始皆自分長往不返。甘於窮約矣。至是乃興起也。

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

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父文王發政必先饒寡孤。

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虛齋蔡氏曰：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與饒寡孤

同。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德皆尊如眾父然。虛齋蔡氏曰：齒德皆尊之意不但可解眾父之義。所謂天下之大老者亦是以

其齒德皆尊之族一理也。○觀濤王氏曰：齒德既得其心不平。說齒者凡老之所同。德者大老之所獨。

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虛齋蔡氏曰：此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

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

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觀濤王氏曰：既曰天下之大老又曰天下之父

以父字代大老字。為下係人望張本也。○其子焉往亦是不約而同之謂。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伯玉陳氏曰：行文王之政言行

文王養民之政以養其老也必為政於天下言天下之老有如伯夷太公為天下之望者皆來歸以就其養而天下之民心無不歸往矣○次崖林氏曰天下皆歸則天命在我政自我行今自我出故為政於天下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責之也

徐氏曰孔子之言不重只引以起下節耳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率引說方法與率獸之率同蓋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直用肝腦塗地之義發出率土地食人之義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曰連諸侯正所謂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者但不身任戰伐之事耳如蘇秦則約六國以抗秦張儀則主六國事秦不然而則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如李悝盡地方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君辟土地充府庫是富桀也主於富國者勢必奪民利如李悝盡地方則盡民力矣商鞅開阡陌則經界不正旱澇無備遺患於民矣○次崖林氏曰此三項皆當時諸侯所尚故孟子特斥之他章則以為民賦此又以上刑次刑坐之聖賢救世之心也○觀濤王氏曰通章為當時之強兵者發前二節即富強之罪以甚善戰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之罪全重為之強戰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

自露者也○次崖林氏曰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胥中正四句正不能掩其惡○觀濤王氏曰存乎人者五官百體皆是也然凡體皆以形用眸子則形而神故最良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

昏觀濤王氏曰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應上不能掩其惡○通考彥陵張氏曰按良即良知良能之良其良心自

然之動處又以易直訓良蓋良心之動自然而然是無偽此良字義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梭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

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虛齋蔡氏曰言

子亦心之所形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之

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前此未有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

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曉人○彥陵張氏曰知言是孟子

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撇却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

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察之眸子則人更無可察閃處

耳○因之吳氏曰不能掩其惡不能掩其心之惡也人焉

廋哉亦是心之善惡不匿大凡聖賢觀人觀其心也聖賢

知人知其心也古今以來只為心迹兩字糊塗過了多少

人物聖賢持衡鑑物正欲窮其心曲隱微於形迹疑似之

表決不令瞞昧過去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虛齋蔡氏曰惟恐不順惟恐

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月林丘氏曰聲音是偽為恭儉之

蔡氏曰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三

加之以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

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

受以遠別也虛齋蔡氏曰遠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

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虛齋蔡氏曰

辨其實權不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

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

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

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已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

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與古人所

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此一字最難認○次崖林氏

曰尋常無事之時男女不相授受嫂叔不相通問不幸嫂

溺生死在於目前若拘遠別之禮不引手一救是豺狼害

物之所為豈人也哉就二者稱量之則避嫌為輕救人為

重於此必當用權以稱度取重而舍輕引手援嫂於危急

之秋別嫌慎微之禮姑不暇顧此嫂溺援之以手所以為

權聖賢之所必用也○彥陵張氏曰髡意不在問禮只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三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

之正道也。

次崖林氏曰：淳于髡設問，正是欲得孟子從權之語，而因以折之，故有此問。言當從權以援，不可復守先王之正道，猶從權以援，嫂不可復拘遠別之禮也。○彥陵張氏曰：夫子之不援，是疑其不從權，意髡所謂權舍所學以徇功利，是也。權在道之外。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

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

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案：陳氏曰：嫂溺與天下之溺，同一事，變之急也。而援嫂之溺與援

天下之溺，不同所援之具也。蓋天下溺，救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道既枉矣，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

夫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此章言乎蓋行權欲合道之正，而枉道非行權之謂也。○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觀：濤王氏曰：首節借事引起下

二節是正意，歸重道字。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

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

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

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

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觀：濤王氏曰：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則惡矣。

惡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彥陵張氏曰：勢不行，全在傷

恩。上見得教者必以正一段，正見其難行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彥陵張氏曰：父

子之性至親，世未有父而不欲子之善者，正慮其責望太過，其勢或至於相激。古者易子而教，假朋友以全父子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

愛正，是曲成苦心處。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觀：濤王氏曰：責善，即教以正也。離，即相夷也。不祥，即惡也。然上節純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下二句帶看，離只是情義乖離。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

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

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

虛齋蔡氏曰：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善思，則父母名必果，將為不善思，則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雖曰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觀濟王氏曰：不失其身，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慚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慚。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因之吳氏曰：謂之能事其親，還存許多顧慮，底事不是。只一守身，便了却事親而無復人子當盡之職。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一著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去。○次崖林氏曰：始言守身之大，二者分開並說，繼言守身則能事親二者合上，分輕重說大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毛

是說事親必本於守身也。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次崖林氏曰：事親事之本，此事親所以為事之大也。守身守之本，此守身所以為守之大也。○觀濟王氏曰：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一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惟其為本所以為大也。註明。

曾子養會，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曾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

扶又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虛齋蔡氏曰：必請所與，見在盤脩之餘也。曾元不請，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甕廚未出者也。

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虛齋蔡氏曰：曾子養曾皙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必固粘著守身說。蓋事親本於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毛

守身此義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養矣。故下言事親事之本也。守身之本也。不再用守身與事親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實事親之大綱要也。○東廓鄒氏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餞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得來，分明是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用推到臨深履薄上方見。曾子能事親處，○因之吳氏曰：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申明能事親之意，不必以形容養志耳。○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毫釐千里要認得真。且如曾皙欲有所與，此是及物之志。正是道之所在。曾子承順其志，正所謂論親以迨，若不問道理如何一味承順去，豈不陷親於不義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

謂孝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因之

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是斷曾子能事其親然孟子立言本旨不重與曾子上只顯得養志為事親之道而所謂能事其親者必如此而後可耳○虛齋蔡氏曰此章曾子養曾曾至未只以事親言之言外方可貼云元來曾子固是善守身者故其善事親如此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豈不信哉○次崖林氏曰看來此章大旨只重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

矣適音諭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

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

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

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次崖林氏曰

與適政所以不足與閒以本原都在心上本原不正未流能正得許多故不若姑置末流只就本原上理會格君心

之非正在本原上理會而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故

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莫不仁莫不義指用人行政說用人行政何處見得是仁義仁者無私心者也義者

在適閒在平日德盛化神其溢為聞望著為威儀與夫從

容諷諭者使人主非心潛消默沮而不自知大要是以心

格心必已心先正而後君心可正耳莫不正兼用人行政

正字兼仁義一正君一字要見不必紛紛過潤意○錢亭

陳氏曰不正人心無以為治不正君心不可以正人心○

諫官之言常在當事以補君過經筵之言常先事後事以

養君德輔弼之言常密勿無事以沃君心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整庵羅氏曰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為本若伊尹之輔太甲

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

業賴以未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

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

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

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

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虛齋蔡氏曰格字不是著力字是我身本無所不正致使

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

正者也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苟卿述孟子之言便可

見孟荀之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

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

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通考敬齋胡氏曰。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伯使

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羈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存敬畏。方可成其德。○人君

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為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幾亭陳氏曰。克己先其難者。格君心先其易者。先難

則一往而無阻。先易則不苦在己者。震以決之。在人者。巽以引之。○惟良醫能去人所苦。方因病立也。惟聖人能變

學者之氣質。各明其所以偏也。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別其惑之所從也。病各出矣。偏亦不齊矣。非亦多端矣。可樂治

乎。要惟於自明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

觀濤王氏曰。不虞是才德未脩。自料不足以致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

逢世也。註求免於毀。句須善會之。言毀譽之言未

必皆實。次崖林氏曰。行脩而致譽。理之常也。其間亦有行

實也。行虧而致毀。理之常也。其間亦有平日謹身脩行。求

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可見毀未必皆實也。○

觀濤王氏曰。此毀譽字。不必依論語作過情看。只在不脩

虞求全上見得。不實。觀註未必皆實。可見亦有實者。已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羅氏曰。脩己要自盡。觀人務責實。一切毀譽置之不問可也。○通考敬軒薛氏曰。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

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

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彥陵張氏曰。此亦人恒

懲責之責。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

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

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虛齋蔡氏曰。自足而不復

有進。此其患也。夫學問者。終身之事也。雖至聖人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觀濤王氏曰。重在自足二字。是病根

然。自本文好字看出。○彥陵張氏曰。此不是論為人師。只是戒人自滿。○通考西川尤氏曰。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虛齋蔡氏曰。此章孟子之意。只是責其見遲。

故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

見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得其實矣。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

則其罪又有甚者焉觀濤王氏曰失身之罪最大註乃云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

也蓋言罪上加罪也非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何孟子之罪反大於失身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日孟子責

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放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蚤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乎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

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

樂正子之罪人也虛齋蔡氏曰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顯言王驩不可從但云徒舖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之意爾初張氏曰聖賢欲有為於世須要立定腳跟其於小人一毫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他畧習圓通便忘却邪正二字故頻頻喚醒只是要他不失身於可賤觀濤王氏曰舖啜指道路所需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之中無後為大虛齋蔡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腳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

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

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

不娶於要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

猶告言與告同也虛齋蔡氏曰君子以為猶告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

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林氏曰告而後娶孝也為無後而不告以續宗祀孝之大也此是用權處蓋權所以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以繼

此處也稱量之知其所重在此不拘拘於稟命之末節以
全宗祀之大事是謂舍輕而取其重者可以蓋其輕
此不告所以為猶告○觀濤王氏曰此章專為舜而發上
節引起下節非泛論
事理而以舜為證也○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

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

能用也被齋胡氏曰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鍾之各能
知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
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
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也告不
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所以從其重者
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權所以濟經正是天理之精微處
非聖賢不能用於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為權者以
權變處事為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與於是背乎經非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以濟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

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通考虛齋蔡氏曰按尚書舜
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

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
當無不告而娶之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

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

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

其意亦循此也虛齋蔡氏曰在常但以用字對實字看不
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

在事親從兄又曰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發字尤足
其皆用也○天崖林氏曰實是切實對浮泛說事親從兄
所以為仁義之實者以其良心之發獨切近而精實不
其他之泛泛而已今夫人皆當愛也其愛吾親之心與他
人定是不耐人皆當敬也其敬吾兄之心與他人定是不
同此可見仁義之實處○因之吳氏曰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此是論仁之要仁之實事親是也此是論仁
之實問實與要何別曰要者提綱挈領之謂與沒甚要緊
相對實者精切不浮之謂與爛漫華采相對大抵要與實
二者俱是說用不是說體然所謂提綱挈領亦只是華裏
面事而至於實之切近精實者則如果核之類
有生道焉尤其發根處也故要與實自對不逾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
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

矣敬軒薛氏曰知而不去為智雖知之不能固守而去之
焉得為智○因之吳氏曰弗去只完得個知不可作兩
層如知得何等樣是事親何等樣是從兄便已確然有定
不使浮游之見兩可之識得搖惑而奪之故曰弗去乃所
以為知若一去則亦不成其為知矣是也二字不可輕放
過言智之所以為實者全在此處○嚴泉徐氏曰註以守
之固解弗去二字非是另有守只是
見得透而良知不蔽無失其初心也節文謂品節文章
張氏曰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此孝弟行去有個矩
度是節有制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文○敬茲徐氏
曰心雖無算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
以委曲之文此之謂節文○溪崖林氏曰大而君臣父子

小而事物細微知之而固守是智行之有品節文章是禮然求其為智禮之切實處則將奚居父兄天性之至親孝弟人道之大本其他道理能知而弗去能節文固是姤然亦泛泛者耳求其切近而精實者則莫有過於孝弟也

樂則生矣 次崖林氏曰這樂與仰不愧俯不作之樂不同惡可已許多事故曰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不作之樂又在手舞足蹈之後故曰是效驗 **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 次崖林氏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即是樂為

在於是俱 **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 是此樂也 **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

弟則是在心中只管愛去孝親愛去敬長一念孝弟意思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望

個勃勃然發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芽一般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不可遏耳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為處則苦其難而自沮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為處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次崖林氏曰手舞足蹈是至樂之形輕手快意思今以粗者驗之如人見一件事到樂處亦自不自知是樂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 次崖林氏曰生是萌動之意惡可已足充長之意舞蹈不知是形神俱化之意 次崖林氏曰凡和處皆是樂故樂之實只在心上說不在聲容上說樂則生矣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愛敬之心油然而萌動曰生此時時接續曰惡可已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也

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曾此到音樂上言樂別樣事為樂之華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實不可云聲容為樂之華樂斯二者為樂之實蓋凡和處便是樂人若於他事樂為則即其樂為處便是和而不可謂之樂矣然和而涉於浮泛此乃樂之華也而非樂之實也樂之實惟在樂斯二者而已 次崖林氏曰樂者謂其事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樂則生矣凡道理至於自得則自有生意矣惡可已即生生不已也手舞足蹈愈進愈深而其妙至於不可名狀使人心暢而神爽足輕而手快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尋常說進德之事只到樂處便了此節却有許多節目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言樂字亦該得矣 知而弗去事親從兄都有了節文又是理教整齊有華采至於樂則從容乎孝友之天所進愈高所造愈深至有不可名言之妙處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望

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 次崖林氏曰知斯二者弗去節道理自周倫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本於事親從兄而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已故一一下個實字有生道焉 **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次崖林氏曰此章五個實字文勢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為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個本領智禮樂之實却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次崖林氏曰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為兩段

解總註亦然○承庵姚氏曰仁義是人性之總各習禮樂亦性之隨在而異名者其實皆在事親從兄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虛齋蔡氏曰必論之心自有所重即此與萬章惟願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同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虛齋蔡氏曰必論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於道了方得心與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一而未始有違順字正訓是不違論之於道是順前面工夫○天崖林氏曰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者舜之心與瞽瞍之心一而未始有違也然必諭親於道然後能如此若親未能歸於道心安能與之一得若與之一是阿意相從而不孝也順親之義當如此看○宋啓王氏曰為人蓋泛從順事上悅親心為得從道理上合親○為順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麟士顧氏曰按紹聞編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此舜負罪引惡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云云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

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虛齋蔡氏曰言舜盡事親之道於是瞽瞍雖頑亦未可以言盡道與底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天崖林氏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上是子孝下是父慈天下化稟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看出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以為大孝也觀濤王氏曰子與於孝父亦與於慈是化子止於孝父亦止於慈是定合天下以成其孝故曰大孝○象一李氏曰舜盡事親之道何處見得只不得乎親二句便是舜之盡道終身負罪引惡無幾微見瞽瞍不是看他子田號泣只是自怨自責求盡為人為子之道耳所以畢竟能感悟得他此之謂大孝直管到上文大孝不在化天下上而在得親順親上○嶧山鄒氏曰此表舜之孝以立子道之準首節推舜之心惟在於孝親次節贊舜之孝能合天下以成其孝所以為大○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

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

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虛齋蔡氏曰舜盡事親之道必欲
得其親而順之正是祇載見警叟
變變齊粟共為子職
不見父母之非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虛齋蔡氏曰夷
服二字按周九

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荒服之外不治夷服在荒服
之內皆先王所治非如今四夷之夷也孟子之意重在東
西二字夷字則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耳故曰地
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
哉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吠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

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

下也。虛齋蔡氏曰中國二字集註只
訓作天下非對東夷西夷說符節以玉為之篆刻

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

也。虛齋蔡氏曰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物乎曰一物也何
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

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靈節旌節
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爲之若合符節言其
同也虛齋蔡氏曰非以得志行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次崖林氏曰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所言揆志行乎中國似皆指道之用言且其同處皆不期同而自同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不同此見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觀濤王氏曰要在聖字上見出所以一揆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趨揆岐出不一既謂之聖則造其極矣極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致遠固不容有二也○彥陵張氏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注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底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人之揆度者言○嚴泉徐氏曰其揆一者蓋千聖相傳只有此心即性也性出於天萬古此體則萬古此性何嘗改易乎○此性也性與我之全體宛然如故也所以不問前後行事發揮皆從性命全來如出一轍豈有不同若出聖人以下性道雖同而氣稟各殊且損傷種種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所以不能如一
○虛齋蔡氏曰先後本世之相後一句言遠近本地之相去一句言此一
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章是言貫萬古而同一道歷百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文王此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先聖後聖之言雖承舜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

其所該者固廣不止二聖人也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

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虛齋蔡氏曰不直日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曰聽鄭國之政者此書法也正見其居爲政之位而不知爲政之道而乃爲其所不必爲者所以爲可議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虛齋蔡氏曰惠字便是議了不到不知爲政處方是議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焉虛齋蔡氏曰惠之所及者狹政之所被者廣故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又曰日亦不足矣若知爲政之道則自然人人可濟自然日力有餘也故自歲十一月徒杠成至日亦不足矣是皆以發夫惠而不知爲政一句之意○次崖林氏曰此句是一章大指下皆明此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

梁虛齋蔡氏曰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不曰作梁而曰成梁要其成功言也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

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次崖林氏曰歲十一月徒枉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亦在其內○虛齋蔡氏曰自此以下皆承上文惠而不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虛齋蔡氏曰平

其政不專指成梁一事故小註曰細大之務罔不畢舉○紫峰陳氏曰平其政使人人各得其所則出行

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虛齋蔡氏曰行辟人

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虛齋蔡氏曰註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謂不止濼浦也一說國中之水

謂濼浦在國中見當涉者衆也衆謂人不謂水也若水則當言多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

矣。意故孟子點出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就橋

梁一事上推廣論每人而悅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論

說能平其政則辟人亦可每人而悅則濟人亦不可請為

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發軒薛

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嚴茲徐氏曰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偶出於一念惻恤百餘年世人猶傳頌以為笑談其究將竊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

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

孔子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虛齋蔡氏曰君視臣如

之恐有傷君待臣如此思義之至也下文諫行言聽便是

臣視君如腹心者手足衛之而願為之胼胝衆體戴之而

甘為之服役臣待君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

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蔡氏曰孟子此言可以告其君而不可以語其臣陳潛室

曰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

大甚故以此禮為問齊崖林氏曰齊王亦問得好言禮於

之君乃如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

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虛齋蔡氏曰諫行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六

聽膏澤下於民以平時言也有故是此一時事有不合而義當去者也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導之出疆從其志而虞其害也○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云田祿里居○三有禮導之出疆一也先於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如此則為之服此句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齊崖林氏曰諫是君有過而諫諍言是無事而建言有故而去在諫行言聽之外○觀齊王氏曰若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彭山季氏曰田里者職分之田宅田即野外之公田宅即國中之公廨可見當時之待卿大夫士有田祿斯有里居矣然一官去則一官代之有分守者也田里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蓋君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及三年不反而後收之則歸望已絕其田里當別受矣○徹弦徐氏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

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通考少墟馮氏曰問諫行言聽何以便謂之厚臣曰見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纔是厚臣可見古之人臣不以爵祿名譽望於君惟

欲遂臣澤民之心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纔是君臣手

足腹心之誼後世君不厚臣臣不報君者無論即君有手

足之視臣有腹心之報者各人只在自家官爵恩典上論

全然不為百姓在君不知臣之進言厚民即所以厚君在

臣亦不知君之聽言厚民即所以厚我如此即

結魚水而唐喜起何益哉孟子此言大有意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七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樂盈也虛齋蔡氏曰

諸侯約使勿受盈之奔也此正窮之於其所往非謂籍禁

也○東鄉艾氏曰通章重在君之施一邊蓋臣之自處固

不當視君之施以為厚薄而人君之待臣○潘輿嗣曰孟

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

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虛齋蔡氏曰只是言當見幾而

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次崖林氏曰無罪而殺士其勢必及於大夫故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其勢必及於士故士可以徙。補氏曰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

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盧齋蔡氏曰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八

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正不必拘拘於行取用人立說。角林氏曰君仁君義俱兼存心處事說莫不仁莫不義是臣民皆化而為仁義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

虛齋蔡氏曰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

也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成就死生之失皆義之所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厘之差則千里之謬或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不可拘乎其名不可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有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者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次崖林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與謂非禮非義者不同非禮非義是全無禮義非禮之禮非義是欲行禮義但體認差不是禮義却以為禮義耳。觀海王氏曰至

是無非者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誤認而誤執之如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門人亦拱而尚右誤認尚右為禮便是非禮之禮子路之大人則隨事而順死於衛誤認舍生為義便是非義之義

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次崖林氏曰大人弗為明理而故也。紫峰陳氏曰凡禮不合於時中者名曰禮而實則非禮也。凡義不合乎時中者名曰義而實則非義也。大人理明識精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豈肯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乎。觀海王氏曰註時事不分貼禮義隨事因時總是負融變通意然所重在察理精上。少墟馮氏曰非禮非義愚不肖之所為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賢智之所為也。惟大人一身渾是禮義。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九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

自化也
虛齋蔡氏曰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導之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賢謂中而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待

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

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

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虛齋蔡氏曰棄不中棄不才此亦過中而不才處故曰不能以寸。觀海

王氏曰子弟固不肯而父兄不教子弟亦不得為賢故相去不遠。次崖林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賢兼德能此以父兄之賢與子弟之不肖者較量優劣原來此意重在責父兄教誨子弟上不然中間豈無優劣。敬菴徐氏曰善如養花木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兼正與養相反。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麟士願氏曰朱子引橫渠語是為之解。為與不為。夾擇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夾擇只在目前亦不容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兩騎也。楚侗耿氏曰有不為全是學力中來有定見者有定力也。識量宏遠才氣自然橫溢故可以有為。觀濤王氏曰註云惟能有不為此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不可妄為之事。每足以眩惑我。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故如一健將。敵人推之不計誘之不動。此將決能勝敵無疑。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觀濤王氏曰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耳。紫峯陳氏曰隱惡者忠厚之道。而亦違害之道也。若言人之不善。則人必含怨蓄忿以求傷於我矣。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盧齋蔡氏曰聖人之所為。天

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之所當然。便是箇本分。但此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不求奇取異也。○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己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南阜鄒氏曰本分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次崖林氏曰註本分字。是為本文。已甚字。用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其當然之理。便是本分。若於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是於本分之外。有所加。本分之外。有所加。便是過分。便是已甚。故不為己甚。是於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觀濤王氏曰。視論語唯何甚。疾之已甚。及孟子是皆已甚。可見已甚字。義泛就處。世上說不專在學術上說。大抵說說元氣。駭俗絕人之事。皆是已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必猶期也。觀濤王氏曰信果。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盧齋蔡氏曰此義之與比之意。亦與非禮之禮。大人非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

知。○中江莫氏曰信果。原非不好。底事大人亦無不信果。底心只是不先期於信果耳。故大人知得不可信。便已不

言知得不可果便已不作若言此來畢竟
果以其從頭主意處能先對酌一箇義也○微弦徐氏曰
此是大人精義之學精義有功夫
不可認作無心合義圖通話頭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

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

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次崖林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
中蓋所重者在義而不信果故

也○必信必果是膠固不知時變惟義所在是變時通變
不膠固譬如夏葛冬裘當因時宜必欲穿裘雖遇夏亦不

變得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十三

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

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

也次崖林氏曰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
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曰由則尚有許多

事曰只是則更無許多事只是如此而已蓋大人尚有許多

多事不但如赤子而已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

心亦純一無偽但大人之純一無偽所謂天下至誠能盡

其性是也赤子之純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視

便需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
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
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也○盧齋蔡氏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
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是一無偽中來須味集註擴而
充之意○觀齋王氏曰大人赤子勿作兩人蓋言大人者

不失其當初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是人心本然之體
內無情遷外無物化如素絲未染於元黃一般人人不失
人人都是大人○鴻洲徐氏曰赤子之心純是德性故真
大人之心兼以學問故大○見羅李氏曰不失內雖有學
問在然此以現成大人說○次崖張氏曰指出初心以示
人只是要人保任之意○康齋吳氏曰孟子所論大人者
數章當以不失赤子之心為主唯不失赤子之心所以真
機運用便能破信果之累便能得禮義之中便能格君便
能正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
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

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

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盧齋蔡氏曰當味註孝子
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二句蓋此是人子事親盡頭去處殯而附於身葬而附於
棺者有悔焉永無及矣言大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造七
到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五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次
崖

林氏曰深造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進進不已直欲到
那至善地位道是進為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而已
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

資

資

資

資

資

資

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

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盧齋蔡氏曰。深

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

也。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

思辨博文約禮之類。是也。循此而進。潛玩積久。則自得。

之妙。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乃可言自得。自得之則。

實有諸已矣。○敬齋胡氏曰。此理從優游涵養中出來。則。

意味自別。即孟子所謂自得之也。○次崖林氏曰。自然得。

也。○月林丘氏曰。深造以道。是自得底工夫。夫欲其自得。是。

深造以道底主意。○觀濤王氏曰。不深造固無所得。不以。

道而深造。又或強探力索。而得非自得。故深造以道。勿忘。

勿助。欲其有所融會貫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

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

不搖。○次崖林氏曰。自得之則居之安。此理最好認。義理出。

自得是從心上生。底理即心。心即理。豈有遺忘之理。故曰。

自得之則居之安。○盧齋蔡氏曰。如財貨一般。或捨於人。

或假於外。終非已物。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齋。

居之可得而安乎。○蔡氏曰。若物不屬己。而裁得未穩。則又安可以為無窮之。

用。故居之安。則資之深。○次崖林氏曰。所藉為何。藉之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四

其所資之本也。盧齋蔡氏曰。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

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

其得之於心者耳。○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

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存。在。

其所支。綽有餘地矣。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居安資。

深。左右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次非可謂自得之。功。

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所以必言此節。次。

者。蓋自得之者。此理為已有也。所以貴於已有者。以其於。

應物之際。得受用也。故始言居之安。猶全。是說內面。次言。

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左右逢原。則正說受用。其。

所自得者。也。○末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次崖林氏曰。

原不外乎所資者。道理在胸中。足為吾資。藉應用。這便是。

原。及取他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其原。蓋原是那。

本來底物。逢其原。是撞着那本來底物。○至近而非一處。

有兩意。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

但一事。有箇道理。事皆有箇道理。其實取之。左右非取。

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左右是不一之辭。

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一皆備。日用問人。

所取。若取他這一件事。這一件。便原有箇道理。在撞着取他。

那一件。那一件。便原有箇道理。在撞着。東西南北。四方八。

面。隨吾所取。無不有箇本原底道理。在撞着。便是取之左。

右。逢其原也。○此章當兼知行說人。多作知一邊。非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五

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知之事。到資深逢原。方說到行處。○程子曰。學不言而。

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月林丘氏曰。觀註中。只以默識。

少墟馮氏曰。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本原。處一透。

逢原。是相通說。下愈推而愈見。其妙以深著自得之益。○

涵統括於一心。到臨事時。左來右去。無不相值。居安資深。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頭頭撞着也。○因之。吳氏曰。一自得。則許多無窮道理。包。

所資之理。今即事至。物來。隨取。隨足。矣。逢字。最有味。猶云。

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虛齋蔡氏曰：論自得者可把

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逆製而出全

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雞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

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

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如陸象山皆未免有

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

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急迫求之便是私

已而已謂只是人為之私非自然之得也○次崖林氏曰

天下事都不由人強成得但功力到時自然成矣譬之種

穀天時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

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能成熟不但為學教

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又曰天之道浸杜預曰

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有得朱子曰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編考虛齋蔡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日愚嘗謂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相合此章即會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之具也故論語註云文

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

物之理貫焉故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往行又旁考六

藝以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然又必從而

詳說夫所博之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

餘窮其所當然又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

於彼審問明辨優游厭厭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

之詳說○學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

非欲以誇多而鬻聲也欲其

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到至約之地分明是一貫之說○觀濤王氏曰上句是工

夫下句推所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

即約也○說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

層說也只是愈說愈貫說到約處耳

蓋承上章之意而

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到然非揣摩億度而能為此說也必錄而積寸而累待夫

功深力到之後一旦豁然融會貫通有以見夫天下之理

本無二然後見之言也得統宗會元之妙無繁瑣支離之

病若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

夫

者深造以道如云故云欲其自得之也夫

既欲其自得之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

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為善亦只欲以是勝人非出於誠心正伯者之所為如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而乘諸侯以朝至是也以善養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實見得是我之所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正王者之所為如湯之於葛道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以善服人者耕是也有挾其善之意只此一點心便自服不得人下以善養人便是恥獨為君子存心天下其誰不服○以善服人直欲服人也而乃不能服人以善養人非以服人也而乃能服天下○天崖林氏曰以善服人亦服得人但未出於中心之誠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所以能服天下者緣他一心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生無不養物之被其生養者亦皆感其恩戴其德無不應也○蔣陵張氏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心服而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破軒薛氏曰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虛齋蔡氏曰此章蓋為當時困君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而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伯可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觀濤

且上句非寬人之責也引起下句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耳殃國家禍生民是不祥之實

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關文焉

天崖林氏曰依前說兩實字皆同依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所以集註依前說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虛齋蔡氏曰按孔子稱水本旨蓋即川上之歎其註備矣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

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

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於極也虛齋蔡氏曰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語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可呼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即承此有本者說去○觀濤王氏曰不舍三句舊分出之不窮進之有漸會之有歸看來只是一串意○有本者如是言水惟有本故悠久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濬古外反澗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澗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

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

是答之

次崖林氏曰七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則與盈者異矣。聲聞過情無實而將不繼。猶雨集溝澮皆盈而可立待也。故君子取之曰君子取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

○細考此章曰有本者如是又曰尚為無本又曰辭聞過情。通章意思都重在人當有實行上故集註每提擬此意。

○彥陵張氏曰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是要學者務實意在可立而待也。截以上純就水說末二句發出一取字所以儀俗學好名之習。○月林氏曰末二句方是孟子本意當說在取水之外此雖與上文相照實通微雨節之意也。

也。○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問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蔡氏曰孔子言水之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巳。子言木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虛齋蔡氏曰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是心上不同。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也。雖曰少異。朱子形氣之正故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虛齋蔡氏曰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二句。

看得意思出直使人慕。○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危之也。孟子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穀弦徐氏曰幾希者危之也。孟子子喚醒人心。幾希之關指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人物分開之路全在於此。

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嚴軒薛氏曰聖賢知覺運動雖知覺運動但氣之所為。君子知此而存之。○觀濤王氏曰庶民為漫不知理為何物。君子知此而存之。去之以不知而放逸也。君子存之以知此而戰兢也。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此。朱子以惺惺敬惕之幾示人。

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夫有以全其所受之正方是存之。○人之於禽獸相去遠矣。孟子謂幾希者特為此語以警人。使人知人之去禽獸者不遠。人當奮志致力求以存之。無陷於禽獸之歸也。○少墟馮氏曰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纓謂之君子存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之幾希。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因之吳氏曰人與禽獸只界差得些。庶民不知即舉而盡去之矣。只有那君子能存而勿失。高孟子見得此。○湯文諸聖故有此。○聖相承推此存此幾希以無失其為人者而已。○虞廷十數字論而此章乃其開端之語。其曰君子存之正謂聖六字以後惟此一章書最要緊。幾希者正道心惟微人物分頭處也。君子存之純是戰兢惕厲所以存此幾希也。○通考涇陽顧氏曰幾希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如存之則人去之則禽獸存與去其間不能以寸此從念頭上看也。一從源頭上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禽獸分岐之初此從源頭上看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虛齋蔡氏曰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觀濤王氏曰察難加詳亦非有

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天崖林氏曰人倫無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動事之宜也人倫無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物之理各有所宜義也而所行皆從此出虛齋蔡氏曰仁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吾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仁非以仁義為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因之吳氏曰由仁義來聖心之中仁義渾然全其凡有所行只從心體流出無非仁義謂之曰由則有不知其然而然之意行仁義是用意把捉任要走到這路上去此反之之所為也天崖林氏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中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是仁義已根於心也待感物而動則據其中之所有者而發之於外都是由那本來底行也這行字不着力行仁義是仁義未得於己幾用功去行他欲使其得於己此行字着加。虛齋蔡氏曰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不可分先後蓋聖人生知安行無先知後行之理。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觀濤王氏曰舜雖不待存之而尹氏曰存之者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虛齋蔡氏曰惡所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於旨酒而惡之惴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所以過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焉惟恐善道之或遠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彥陵張氏曰虞廷儆戒不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幾語惡旨酒是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是開道心之扇。看來此節好惡兩字重人自有生來最易泯沒良心者惟此好惡而已此處不講則狗人欲而滅天理流為禽獸不難矣故孟子特把禹來立箇好惡之防所以清理欲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天崖林氏曰執中以稍異故註以無過不及解之。虛齋蔡氏曰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取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謂仲顧氏曰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以開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開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處方猶類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天崖林氏曰執中以稍異故註以無過不及解之。虛齋蔡氏曰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取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謂仲顧氏曰中即精一執中之中獨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以開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開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處方猶類也

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升庵楊氏曰：賢者，八元、八凱、高、陽、高、辛之才子。至湯始廣其產，故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再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皆以賢非以親舊也。立賢無方，即是他執中之一端。下虛齊蔡氏曰：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維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端端焉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其憂勤惕厲又何如。執中以處事，言立賢以用人言，一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敬軒薛氏曰：望道未見之

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心即求道不己之心，以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自厥則其進自不能止矣。虛齊蔡氏曰：要

深而求道切如此。文崖林氏曰：文王惠鮮鯨寡，發政施仁，

射亦保，則望道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虛齊蔡氏曰：如未見之驗也。視民如傷，以

海人言望道而未之見，以修心言此二句憂勤惕厲之意自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

之盛，仁之至也。虛齊蔡氏曰：易狎而不泄，敬之常存也。易

惕厲之意。文崖林氏曰：泄，邇也。遠，邇人與事而忘，思謂

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食息，籍人接物，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觀濤王氏曰：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虛齊蔡氏曰：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略時異，

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月林丘氏曰：其有不合，蔡林俱

指四事說，其中有許多條件，未可據本文數句大綱語便謂無不合處。如湯文事，只本文四句已足，該盡其生平矣。此外復有何事乎？可見本文其字，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異矣。文崖林氏曰：古今異時，彼此殊勢，事有可行於古者，

不合者也。然道以時遷，理隨勢轉，事不同而道理同，卒不

害其為同。此古今帝王所以因時為治，因人立法，而禮樂

不相沿也。所以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公之仰思者，思此

也。幸而得者，得此也。觀濤王氏曰：不合是時勢使然，得

之是心，同理同故也。因之吳氏曰：周公思兼三王，作用

全在思，其有不合處，若只依彼形迹，一直行去，竟不見得

勢而達權，通變之妙隱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日周公於

三王之事，其無不合者，固早已見之施行矣。其有不合者，

思而得之，則亦無不合矣。所以急於行如此也。註中行字

即本文。施字意。○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景逸高氏曰：儒

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詒而難於。而人心之所名。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而人心之所

以不死也。心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紫峰陳氏曰：惟憂勤惕厲。故理無間而常存。惟天理常存。故心得

其養而不死。聖人所以為聖人者。正在於此。衆人所以為衆人而卒自同於禽獸者。正惟不能

乎此也。人可須臾而忘敬畏之心。○程子曰：孟子所稱

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

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章五條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三

都是舉其切於憂勤惕厲之意者。故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愚謂：必是孟子以前見於記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方稱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見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齊

蔡氏曰：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詩亡。謂黍離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者止而不能復行也。詩亡謂黍離

降為國風而雅亡也。○齊蔡氏曰：詩亡謂雅詩亡也。黍離

鄭諸詩。春秋時多何以謂之亡。○夫二雅之詩。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

雅之變者。亦皆刺其非以歸於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斐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

同此所謂詩亡也。○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黍離東周大夫之詩。當在雅然為東遷以後之詩。今降居

王風。夫王者無風。今日王風。則與齊風鄭風者類矣。故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

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

九年也。○次崖林氏曰：雅詩既亡。則上陵下替。設淫放而亂

修春秋。以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此春秋所以作也。○虛齋蔡氏曰：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

以不容已也。○麟士顧氏曰：按圖書編曰：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弒而平。從岐豐之地。委為草莽。澤浴之外。聲殺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

可見者莫如詩。雅麥蕭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

形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

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既成。天子之權

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觀詩王氏曰：詩亡與春秋作何干。蓋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

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六經為宇宙元氣有絕必續。○涇陽顧氏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二經始終之際。正人心。勉和。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

晉之乘楚之檣杵。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檣音。逃杵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三

時行事而名之也。虛齋蔡氏曰乘所以載也故取乘以名其書。檮杌惡獸名古

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虛齋蔡氏曰本文正義是以檮

杌為凶人非以為惡獸。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

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觀壽王氏曰一也言同是列國之史也此處須以春秋作

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削之先亦猶夫晉楚國史耳無關於王迹之存亡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

已。虛齋蔡氏曰其文則史但孔子有筆削耳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褒貶予奪悉斷自聖心也故註曰蓋言斷

之在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觀壽王

出於二作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於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二泉邵氏曰天下有主

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為詩歌天下有主無王者則此義著於伯圖而聖人定為筆削。尹氏曰言孔

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

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虛齋蔡氏曰上言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故遂承言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取之矣自孔子一取其義則所以定天下之邪正者是在是以為百王之大法者

在是。此春秋所以為詩亡而作也。然則孔子致治之功雖

不得被於當時而致治之法則垂於萬世矣。○此段文義

歸在末句其事固齊桓晉文也。其文固史也。竊取其義則

是假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矣。義即王者之法取裁

定也。○天崖林氏曰春秋始終之事皆五伯迭興主之獨

稱桓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

文義即其文之義義者事之宜春秋之當褒當貶當予當

奪以至抑揚進退皆有至當恰好者在。即是事理之宜而

為春秋之義也。聖人舉魯史之舊文而裁取之其間褒貶

予奪抑揚進退舉凡立例措措從宜皆出聖人胸中之經

濟所謂立法制斷自聖心也。○上節言春秋本記事之

書此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月林氏曰其義既為

孔子所取則魯之春秋遂為孔子撥亂反正之書。由是王

迹雖熄而不熄雅詩雖亡而不亡又豈晉楚之史所可同

日語哉。○承庵姚氏曰韓愈命詩王法也。見於春秋以

令天下則為述述於歌咏以風化天下則為詩詩於褒貶

為春秋之義也。○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虛齋蔡氏曰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

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也。此意最重。○彥陵張氏曰此

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

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虛齋蔡氏曰澤本水之餘潤也故曰

與韻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也故風曰流風韻曰

餘韻。問澤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

照看餘可類推。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

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盧齊蔡氏曰君子小人蓋以位言孔子則

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舉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舉以五世而斬之義見已於孔子猶在五世之內也楊氏曰四

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

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盧齊蔡氏曰此非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五

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也

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

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

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

謙之辭也盧齊蔡氏曰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言雖不

之內其澤未斬故猶得私淑諸人○次崖林氏曰首一節只是欲明聖人之澤尚存耳故承之曰子未得為孔子徒

也予私淑諸人也○新鄭高氏曰言吾之去孔子僅百年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之而

竊孔子之教以自淑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

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

有不得而辭者矣盧齊蔡氏曰此一章明其得孔氏之傳也黃氏曰抄曰此上四章當通為一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

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

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次崖林氏曰初曰可以取後曰可以無取則初見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如後見之詳無取為是而取為非矣故取則傷廉餘做此

○傷廉不及也傷惠傷勇過也過猶不及註用固字然字

有分曉也○忠甫莊氏曰取與生先之問貪夫以之海利

烈士以之海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聞其於傷義則一也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

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盧齊蔡氏曰二段辭雖平實

章是為賢者過之者發○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

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虛齊蔡氏曰薄乎

也羿之罪見下文○麟士顧氏曰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

意但未露出引公明儀極有味不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

他說有罪公明儀魯賢人也宜若二字極對不曰薄乎二

句皆是發公明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字說不去矣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

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

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善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

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

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

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

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庖公必不害已小人庖公自稱

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蔡氏曰古人一乘用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

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因之吳氏曰上半截是孺子逆

孺子獲免於庖斯既至之後孟子叙上段只重尹公之他

端人一句叙下段只重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二句

蓋以端人免禍者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庖斯雖全

形出羿之罪耳

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虛齊蔡氏曰此所幸孺子是退軍故庖斯得全私恩而

亦不大害於公事不然庖斯亦不得全私恩縱全私恩

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次崖林氏曰此章為取友而

發其說始無病若論其他便有不是處必如程子之論道

理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胃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齊側

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次崖林氏曰西子蒙不潔如善人之忽為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繁學陳氏

之德行本善者當日保而勿喪其善有惡者宜自新而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性者人物所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虛齋蔡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是言其故而理自明。處性無形。故有迹。所以如此立言。○次崖林氏曰。性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自古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即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因之吳氏曰。本文言字不其重。蓋言者言其本體也。謂之言性。以自然耳。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自然正以見理本自然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敬庵許氏曰。上帝降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孺子之惻隱。瘠蹠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虛齋蔡氏曰。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此是自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如人之為惡。水之在山。是亦有此已然之迹。但非其自發見耳。○次崖林氏曰。利猶順也。對書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篇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觀濤王氏曰。言性於故。是因情驗性也。本故於利。是又必自然之情。而後可

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孺子之惻隱。瘠蹠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虛齋蔡氏曰。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此是自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如人之為惡。水之在山。是亦有此已然之迹。但非其自發見耳。○次崖林氏曰。利猶順也。對書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篇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故第二節只承利字說去。第三節又只言故而不及利者。其所謂故。即利之故。非有外也。○觀濤王氏曰。言性於故。是因情驗性也。本故於利。是又必自然之情。而後可

以驗性也。如乍見孺子。自然惻隱。是故而利者。可以言性也。○若他處有矯為殘忍者。雖亦是故。却非利矣。不可以言性也。○利是自然下節。小智穿鑿。正是戕其自然。行所無事。正是順其自然。此相應處。○戢山劉氏曰。此孟子言性第一義也。此後纔有箇善字。可下。

所謂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曰。所惡於智者。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戢山劉氏曰。智只是故之一端。而孟子特指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敬軒薛氏曰。性本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率性而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敬齋胡氏曰。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即孟子所謂大智也。○敬齋胡氏曰。天下物順理處。便是。○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虛齋蔡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不知順利之理。而鑿之也。禹之行水。順其利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此節必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次崖林氏曰。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

証性。蓋此是非之心。尤容易起風波。少錯針鋒。無所不至。故孟子指出鑿字。凡叛道之人。都是聰明漢。禹之

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為行智者則例。○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又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見得禹之行水不鑿也。下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正是言其不鑿。○觀濤王氏曰禹之行水。既論決排何嘗無事。但水性本就下。因而導之。就下雖有事而實無事。○因之吳氏曰此節言性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何以為有事無事之辨。從性中之虛明而出者。只是一條路。更無蹊徑。從穿鑿之智而出者。蹊徑萬徑。春春始多事矣。何以為智大智小。以穿鑿做事性中虛明已實。智故而本體便隨作用。必不大。以性體做事性中虛明無纖毫。遂蔽而本體完全作用。豈不大哉。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

一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虛齋蔡氏曰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往者。蓋以天

與星辰數之。已然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天崖林氏曰日至之度。當作已往者說。蓋治曆者必先

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

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天崖林氏曰此所謂

故即應種之故也。故註言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

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虛齋蔡氏曰本年是

候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上古甲子年月日時方為曆元耳。○因之吳氏曰曆家

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七十七歲已盡。却無絲髮餘。是持定十一月甲子朔且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參張氏曰造曆者歲以日至之日為數。始傳所謂履端于始。序則不忒。是也。又必推上元太初之時。歲月日時皆甲子。以為曆元。則七曜之行皆會牽牛之次。無復盈縮餘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是也。○按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皆有常度。所謂故也。畢竟天之故。從星辰上推。非天有天之故。星辰又是星辰之故也。求其故亦是以星辰之靈度。次舍上求天耳。○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

章之旨矣。天崖林氏曰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末節言解自然之難也。○紫峰陳氏曰孟子見當時之人。好用智術以處事。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敗天下之事。非惟不足。以靖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擾天下之事。其原在於不識性也。故發此論。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天崖林氏曰進而與右師言。進右師使就己也。乃陳司敗

揖巫馬期而進之。進。觀濤王氏曰上句是右師未就位時。下句是右師已就位時。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盧齊蔡氏曰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入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銜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

喪禮則職喪泄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紫峰陳氏曰以君命往弔

則君命所在歷更涉也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

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

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盧齊蔡氏曰孟子于齊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五

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階也還是孟子為王王驩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次崖林氏曰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攸列班行階有許多入位只是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次崖林氏曰王驩固孟子所不與言者然

此時所重在禮雖非王驩想亦不能與言與驩言自是眾人失處于子之言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然

非王驩之不悅想亦未必言○盧齊蔡氏曰不踰階而相揖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

禮之成文也○因之吳氏曰此章要他想他壁立萬仞氣象全重維禮上不重惡奸佞惡奸佞意俱在為卿出弔章○

岩泉徐氏曰禮字正與簡字對禮便不是簡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次崖林氏曰君子以仁存心二句是

總屬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

一句可見○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此句要重不是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意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是也○紫

峰陳氏曰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

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

因之吳氏曰仁禮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於心下方施於

用○通考景逸高氏曰心中着不得一毫事有之反擾於

矣如何說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蓋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所

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五

此仁禮之施

盧齊蔡氏曰孟子所謂仁禮存心正指用上

日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亦言其理之常也

至於人之待以橫逆拂於常理乃亦以常理自反之○次

崖林氏曰仁者愛人至人恆敬之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

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因之吳氏曰人恆愛人恆敬節承上起下例

驗非效驗也○彥陵張氏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

敬人足矣何必說到人愛人敬蓋必人愛人敬然後見得

我能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虛齋蔡氏曰待我以橫逆不我愛我敬也○觀濤王

氏曰此物指橫逆事奚宜至哉言必我有以致之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觀濤王氏曰忠即愛敬盡心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紫峰陳氏曰妄人者人為私欲

蒙蔽喪其真心也既為妄人則與禽獸何異我見同類之

人而陷於禽獸為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

而留難於心耶○虛齋蔡氏曰又何難焉言不為之橫於

胸中也置之不校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

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觀濤王氏曰雖曰

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

己○因之吳氏曰且愛體貼存心不可只如尋常人所

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

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是非以失我愛物之仁莊敬之行

哉如此方得通章本旨○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

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

乃是一節添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矣崖林氏曰

自反而忠則在己之道已盡在人之橫逆可以為妄而置

之若在己未能盡道遠以人之橫逆為忘則在人未必忘

而已適為妄人爾此皆是君子以仁禮存心而不忘處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

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天崖林氏

存心不恭是解君子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是解無一朝

之患○月林丘氏曰首二句且虛說下文方詳言之乃若

所憂則有之作一頭舜人也以下正是所憂則有之若夫

君子所患則亡矣作一頭非仁無為以下正是所患則亡

矣○觀濤王氏曰是故二字從上文看出之詞蓋存心

見其有終身之憂忘橫逆見其無一朝之患抑揚重憂遷

○獨舉舜者聖人遭橫逆而能化之無如舜也父頑母嚚

象傲克諧以孝可見○虛齋蔡氏曰憂之必如舜而後上

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紫峰陳氏曰非仁無為非禮無

行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逆卒然來

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妄人而已

處之泰然略不少動其心而為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

朝之患也○因之吳氏曰末節首二句是起下不是結上

文有終身之憂極重無一朝之患特帶言之耳大意謂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君子存心觀之是有終身之憂。豈以一朝之患分其心也。蓋三自反。即在愛人敬人內。惟自反至再至三。乃為真能愛敬。無一朝之患。即在終身之憂內。蓋惟不患一朝。乃為真能憂。憂以終身。須知主容輕重。○此章合在首飾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飾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飾為總目。而下則詳言之也。○彥陵張氏曰。存心二字。是一篇骨子。有心不可見。正於三自反處見之。而憂之一字。正是發明君子自反底念頭。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此。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樂音洛

虛齋蔡氏曰。禹稷顏子。兩箇出處行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子之言。皆所以發孔子之意。○觀濤王氏曰。平世亂世。便有分曉。便見禹稷時當救民。顏子時當修己。孔子聖之時也。故兩賢之。

孟子曰禹回顏稷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本文以

道言。而集註每提心字。言者。心即道之所從出也。○大崖林氏曰。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修己。是其道當修己。所以為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 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虛齋蔡氏曰。禹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責。稷既身任播種之事。則天下有飢者。實稷之責。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再上治水。稷主教務。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蕭然自在陋巷之中。也。此條要補此意。○觀濤王氏曰。兩箇思字。要跟身為司空。身為農官來。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

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禹稷之憂也

虛齋蔡氏曰。易地則皆然。非禹稷顏回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顏子亦賢之。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意已盡於此文。只是

聲論。○大崖林氏曰。易地則皆能為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修己。其修己所處之地。當然也。蓋聖人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遇而盡其道。若所為各滯於一。而不適於道。不得為同道矣。故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了凡袁氏曰。易地皆然。語意不重。禹稷能為顏子。只重顏子能為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大崖林氏曰。此救民何以異於是。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天崖林氏曰此節繳云顏子之修已何以異於

是○月林丘氏曰被髮纓冠及閉戶皆甚之之辭故各下一雖字可字○知被髮纓冠之為可則再稷之

身任其責視天下猶同室也三過不入是即所以被髮纓冠矣知閉戶之為可則顏子之不在其責視天下猶同鄰

也○不改其樂是即所以閉戶矣二者既皆為可再稷顏同豈不同○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

道矣乎○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

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虛齋蔡氏曰此章當以時

惟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存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禹思天下節只是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二聖一賢隨遇而無心意隨遇而無心故易地則皆然惟

易地皆然故曰同道此章全把心字襯出同道意於事業

迥異之中而揭其心一道同之妙惟其時而已矣禹稷顏

子惟其時會子思惟其是要兩邊不同不可混○觀濤

王氏曰通章重在顏子一邊禹稷之功業人皆知之

顏子若無為者故孟子特加推尊亦以寓自任之意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非反養去聲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皆去聲狠

胡想

戮羞辱也。虛齋蔡氏曰從耳目之欲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為下流不肯而辱及其親矣

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虛齋蔡氏曰言五不孝之

日皆章子所無然則章子所不得於其父者其不

隨之實何居蓋章子者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月

丘氏曰責善而不相遇則非世俗之所謂不孝然以朋友

之道用於父子之間而致有賊恩之大變則亦不得為孝

矣此兩節相承之意○觀濤王氏曰子父責善二節是言

其因責善而得罪○以朋友之道事親由不知有幾諫故

悞而

賊恩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虛齊蔡氏曰：子謂匡章之妻。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

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虛齊蔡氏曰：子之失愛於父也。由於責善。而其既得罪於父也。又能深自責罰。是則章子已矣。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孝處也。○次崔林氏曰：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言此。○此章之旨於眾所惡乃章子之所為也。已矣無他之辭。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

行。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次崔林氏曰：孟子答公都子凡四節。一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二節言不得父母之故。三節言其亦有罪。四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

未見有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以此觀之。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會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會子反左右

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

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

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會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

之大夫事會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

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

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

與臣同。虛齊蔡氏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左

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會子言也。故會子無言沈

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負芻事解之。言其即此義也。

賓師不與臣同。朱子正以下文子思事反對得之。○通考

虛齊蔡氏曰：武城屬魯。今山東也。越國在今抗紹等郡地。界懸斷。越何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魯接壤而侵之也。不然當是浮海而寇武城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虛齊蔡氏曰：小註子思時仕於衛亦據下文臣也。

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會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虛齊蔡氏曰：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

是死難非真死也。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

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次崔

曰：會子師也。師有父兄之尊。焉有父兄而弟子弟之難。其

遠害者理之當然也。子師臣也。臣則微賤。豈可不死。君之

難其死難者理之當然也。故曰會子子思同道。○觀濟王

氏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

項說○修陵張氏曰曾子理不應與難子思理應死○只
是箇各成其是心中會不着利害兩見上二節只敘事未
一節○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
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
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
堯反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月川
曹氏

曰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為
性盡性以踐形則與聖人一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孟子卷八

不求已與聖人同而疑聖人與我異則用心不純矣○觀
濤王氏曰所矚在日用動靜上齊王見孟子言必稱堯舜
疑有驚世駭俗之為者故使人於隱微處窺矚之此全是
視吾道過高非其真偽意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
屬齊王矚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景逸高氏曰天下
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
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月林丘氏曰末句正見
我何以異於人處○春字牛氏曰陳新安計雖堯舜亦與
人同耳雖字亦
字添得甚好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

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
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
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素
之知也施施從外來矚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墻
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

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訕怨詈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觀濤王氏曰上節引起下節○因
之吳氏曰前之告其妾者疑夫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孟子卷八

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疑夫之所為也○卒之東郭三句
孟子影下末當讀之可羞全在此處蓋以求富貴之人趨
走如鶩控尾乞憐正與乞墻轉顧相似故特形狀齊人以
起之須知上節鋪敘極詳正為下節而說先說得卑污態
狀透則添部當時之
意不待言而自顯矣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嚴泉徐
氏曰富

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
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其中使其妻妾見之不

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月林丘氏曰如何說由君
子觀之羞以今人而自觀

固惟知其為樂而不知其可羞以常人而觀今人亦惟見其為樂而不見其可羞矣。○因之吳氏且上言東郭乞播妻妾皆見之而羞此言不羞而相泣者幾希正以羞泣該乞播之行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觀壽王氏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重在一末字見其可羞趙註云昏夜乞復驕人白日則是以求與驕並言故在闕外。○緊摩陳氏曰學者亦惟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身外之富貴勿為所動可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八

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萬章章句上

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

怨往于田

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虛齋蔡氏曰

憫恤也謂仁以覆閔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虛齋蔡氏曰怨慕二字相因怨在已

則所慕在親矣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必欲得其親而後已也正所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次崖林氏曰怨已之不得乎親者已之不得乎親必有罪以致之以是自怨也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曰曰慕○參陵張氏曰怨者威威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曼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怒
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月林丘氏曰單摘于父母二字解者上句已
先有解也其實號泣字總貫下三字為一句

怒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

也觀壽王氏曰然則舜怨乎疑其怨親長息則吾不知也
亦是疑其怨親○盧齋蔡氏曰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
至而已矣作一氣讀下此與下句一正一反說當云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則必不能若是其怒然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介懷以為我但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矣孝子之心

正以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果何罪以致之此其所以怨

慕耳○於我何哉者負罪引隱日久思惟其所以得罪於

親之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

慕之情狀○夔庵姚氏曰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是他慕
親不得不肯自己處於我何哉是他自怨以求必得乎親
處蓋孝乘百順竭力耕田不過供子職中一事此外未盡
道者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上此發明大舜
心事○月林丘氏曰知公明高所謂舜之號泣為自責而
非怨親則知孟子所謂舜之怨慕亦為自怨而非怨親矣

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

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

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虛齋蔡氏曰胥相視也
謂與之共視乎天下而
遂移以與之也胥正訓相即共也視字是足他意堯老而
舜攝政分明是與舜共天下遷之則盡轉而付之○帝使
其子至事舜畎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二也帝將
胥天下而遷之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下文所謂人悅
之好色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虛齋蔡
氏曰此

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則又推其心以
解之○彥陵張氏曰此節承上文言舜之怨慕豈惟號泣
於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
而亦未嘗不怨慕也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最形容得舜迫
切之
至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盧齋

曰下條以其迹言。此則以其心言也。○因之吳氏曰言舜之解憂者不在得天下之微。而惟在順父母與上節一反。

一正說。○麟洲王氏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怨字。○彥陵張氏曰此節覆說上文之意。句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未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四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觀清

曰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盧齋蔡氏曰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替腹木底深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怠也。○麟洲王氏曰。愛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怠也。○麟洲王氏曰。愛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怠也。○麟洲王氏曰。愛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怠也。

自慕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麟士顧氏曰。按集註。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蓋言此後已無可後之者。○觀濤王氏曰。言五十已該

終身。蓋成就跡有據者言之。○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因之吳氏曰。眾人者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各怨慕二字之意。○草芥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讐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讐怨於父母也。盧齋蔡氏曰。以懟父母。謂徒取仇怨於父母也。東陽以為既廢大倫。則雖于未免有仇怨父母之心。謬矣。○又崖林氏曰。以懟父母。見懟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憎恨。是徒見怨於其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

壹輯 8-669

已如人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盧齊蔡氏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依吳氏

程作一句讀言帝若告其父母則舜之父母必不喜其娶而有違言矣父母之違言一出則舜便不敢就而帝亦難

強之矣○按黃氏曰秋史記載堯娶舜之後替賤欲殺舜古史非之本尚書替賤亦允若堯聞之然後舉而妻之於

理為勝足以洗百世之疑然則禹章之問孟子之論似皆贅矣愚每疑舜常無不告而娶之事○觀齊王氏曰帝亦

知告焉則不得妻蓋替賤雖不敢抗堯而能禁之於舜既為替賤所禁則亦必堅辭請堯矣○彥陵飛氏曰賤之

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忠賤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之也○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爾全底道理

委曲以為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程竹山曰替賤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替賤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六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替賤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珥

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舜曰惟茲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

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都禮反惟女六反惟音尼與字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替

賤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

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警賤與象共下

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

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

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

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珥珥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

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

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

既出即替歸其官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

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七

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盧齊蔡氏曰象憂亦憂

在下句觀大註言舜見其來而喜一句可見○彭山季氏曰象憂亦憂蓋泛指其憂形於外者言使之治

其臣庶也次崖林氏曰惟茲庶汝其于予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耳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

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

喜兄弟之情目有所不能已耳次崖林氏曰象欲殺舜舜非不知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者忘私忿而重天親殺已之嗔全萬章所言其有無

不介意兄弟相親至情自不能已也

不可知然舜之心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觀濤王氏

曰舜升聞在克諳之後必無不告而娶及焚廩浚井之事孟子真知舜之心而事之有無姑置不論也○戴山劉氏

曰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號泣二語是真實語也。予嘗斷焚廩浚井為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但象語是偽。舜語是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此是分聖狂處也。

理於是為至。觀清王氏曰象憂二句不但見愛弟之情亦便不寧手足康寧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卒思歸氏曰象以殺舜為事舜履其變若亦機心機事相抵應無寧日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一以至情處之究竟帖然聖人之道何其簡易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倂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倂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行。段只取可欺以其方句。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若常馬氏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八

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虛齋蔡氏曰証象以愛兄之道來數句最不然。明洞秋毫豈容有不知哉。○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信正所謂舜本不知其偽者也。本註只謂故實喜之者惟實信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該得信也。○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觀清王氏曰總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做象為手前而不得要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釋山郭氏曰萬章方不知其并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庀有庀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九

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虛齋蔡氏曰証象以愛兄之道來數句最不然。明洞秋毫豈容有不知哉。○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信正所謂舜本不知其偽者也。本註只謂故實喜之者惟實信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該得信也。○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觀清王氏曰總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做象為手前而不得要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不知其并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庀

有庀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

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

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庫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

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

也虛齋蔡氏曰幽州北齊崇山南齊三危西齊羽山東齊

所謂投之四裔進之四夷者○殺三苗當依書作窳三

苗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也鯀之逐初亦只是

逐而禁錮之此口殛誅也其致一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

言貶死耳○四罪罪字活字猶云誅也服書傳曰服其用

刑之當罪也即下文誅不仁也○通考因之吳氏曰八元

八凱此十六族者堯非不能舉舜而後舉四凶堯非不

能去至舜而後去蓋舜之誅賞即堯之誅賞聖人以爲功

不必自己出也此天地大公之心抑更有說焉奸頑雖惡

未必賞盈聖人不輕用其誅善人有聞未至昭布聖人不

輕用其賞故雖遲以歲月不爲稽留其敬慎刑賞如此若

橫渠之論四凶以爲堯君也故得以厚其終舜臣也不得

不虞其始似猶是末世君臣之見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

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其怨仁人之於弟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

無怨無怒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爲

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皆是後來事此不藏不宿二

字所由來也○觀濤王氏曰貴則勢位不隔見親近意富

則所享不薄見愛厚意故親之欲其貴二句分屬如此○

麟士顧氏曰萬章問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

他人之不仁則誅之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也意亦頗重流

暴有庫處但此節方言兄弟至情不容不封自不暇爲不

解不恭有庫處仍是說親愛其弟處然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

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

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

事接見有庫之君突崖林氏曰不及貢以政相連講凡諸

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 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衡 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常時無事類見也 益古 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如此也。因之吳氏曰故謂之放者自其貴而言之則固封也。自其不得有為而言之則有似乎放也。此正答或曰放者之問。豈得暴彼氓哉。又足其意以釋有渾之人。奚罪之疑。重處在雖然一轉。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省庵吳氏曰舜雖封象而有吏以收其權。故述有類於放象。雖君國而無權以行其惡。故暴不及於民。為親親計亦為仁民計也。雖然以下又發其親愛無已之心。若不使吏治則自家去理政事。我便不得常常見弟弟。亦不得源源見兄。豈仁人無已之情哉。此可見舜之封象固為仁。而使吏代治亦所以成其仁。○次崖林氏曰雖然又是一轉。語言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常而見之。故象得以源源而來。無所刑繫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觀壽王氏曰通章只重愛弟之仁。一邊不可以愛弟愛民。仁至義盡並言。○庚一李氏曰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旨只是親愛二字盡之。吳註義字非章旨所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十一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

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

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

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及魚及。

辰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齊

蔡氏曰自語云盛德之士。至天下殆哉。皆咸丘蒙所引語。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孟子言堯但老

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觀壽王氏曰堯老舜攝。如代之至祭代之至事之類。

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因之吳氏曰極要重看。言堯之朝舜。必舜負仰天子位。斯得而朝之。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之。固未嘗即天子位。堯從那裏去北面而朝乎。

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

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

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

器之音也。虞齋蔡氏曰堯老而舜攝。句最有功。又據堯典

在御然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證。佐在而其無臣父之

理亦可并見矣。咸丘蒙猶未喻。故又有下文之疑。○通考

因之吳氏曰君不得而臣。二句當初來歷本意。乃云盛德

之士其為世也。君不得以不善及之。其為子也。父不得以

不善及之。正所謂祇載見瞽瞍。變齊果瞽瞍亦允若是

為父不得而子者也。但當時錯認做別說耳。故孟子於末

處顯明本意。以破咸丘蒙所引之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十一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
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
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
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觀濤王氏曰文是一
字辭是一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與意不同志者
在不可害志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讀乃可得之謂川徐氏曰意
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而去等候是也
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集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

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計其所記述或於言之外
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 若但以其
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
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次崖林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辭也此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者志也若泥堯非王臣之辭則天子自可臣父
而失不得奉養父母之志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辭也憂
早志也若泥靡遺之辭則民真個都無遺而失詩人憂早
之志矣彥陵張氏曰勞於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志說
詩者四句是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五句是示以泥詩
之病嶧山鄒氏曰此節只是
解詩舜不臣父意尚在下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
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虛齋蔡氏
理而斷其無臣父之事尊親養親字面正與使父北面而
朝者相反孟子所以為善辨次崖林氏曰上曰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論其實又尊是
尊養是養分尊養為二亦可因之吳氏曰註豈有使之
北面而朝之理承尊養之至來尊親養親之至承舜為天
子來咸丘蒙以舜為天子當臣其父孟子就承他為天子

誦說尋個尊親養親之至出來以見無臣父之理○觀詩
清王氏曰孝子四句是泛說為天子父四句就尊親說

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怠則可以為天下

法則也盧齋蔡氏曰引下武之詩又以咏嘆其尊親養親

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便可為天下法則○東鄉

艾氏曰舜孝之可為天下則者正以其盡道而致底豫也

若人人都要以天下尊養盡孝則越思矣但即尊養之至

可見無臣父之事孝思二字最重全要體貼舜所以盡孝

之心發出一段天下可則之意方為得之○天崖林氏曰

自普天之下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幹賤之

理說詩一節則破其引詩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言非天

子可臣父之謂尊親養親一節則見舜為天

子始得以尊養其親非謂可以臣其父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見音現齊則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

月林丘氏曰齊是敬謹栗是

恐懼夔夔又是齊栗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

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

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十六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盧齋蔡氏曰所

章之問只是下章不傳子之意耳孟子不直答以其事之

有無但言其無此理○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劈頭一句

實然之理正大之論億萬

鈞之力也此章之大指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鱗士顧氏曰當時以傳子為德衰傳

孟子直斷為無此理而兩處皆歸之於天至究所以天與

之者則又以人歸為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窺竊之心堅

仁賢策勵之志皆關千古不

但評說往事為有判決矣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因之吳氏曰天道窈冥與人懸

問其從何處與之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之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

看天不言惟示以其意而已言則無所事乎示也正為不
言故只示耳○觀濤王氏曰其若啓若翼無不知意處是
天示以與之之意即後面神享民安但未說破耳○彥
陵張氏曰示字正對命字看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十
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月林氏曰
天子六句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言以起下文耳諸侯大夫又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
是比例不可都說到天上

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盧齋蔡氏曰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其中行有事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
行其所以處夫祭禮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
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
之類則屬事也○天崖林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
天與之天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可見舜為天所與而
非堯能使之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因之吳氏
曰薦之於天而天受之在受處示其與之意暴之於民
而民受之在受處示其與之意故曰以行與事示之○
天受民受二受字下得絕好有安然無所阻推意薦舜於
天而天受是必於天也暴舜於民而民受是必於民
也此處正要見能必意與天子能薦人二句相關○彥陵
張氏曰本說薦舜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正從民心上驗

出天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

天崖林氏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禮于
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神之類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之類是也○因之吳氏曰使之主祭六句是章
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之行事所在而其所以
一神享民安者正天所以示其與之意也○彥陵張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享在祥應上看出如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安字
作服字看即若於政率於訓是也○月林氏曰天受之
是天以天下與之民受之是人以天下與之天與之固天
也人與之亦天也○盧齋蔡氏曰使之主祭至故曰天子
不能以天下與人其所以發明夫天與舜之意似亦足矣
下文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迫於朝觀訟獄詭
歌之歸者言之尤見其出於天與之意要亦上文天受之
理也至末又引太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果自
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通
章所謂天者亦畧有不同而其歸則一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
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

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

也。虛齋蔡氏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所以為天者即下章
所謂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為民心之所歸戴而不忍
釋者也。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之所能為
也天也乃是應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皆是天視
聽自我民視聽之意。次崖林氏曰使之至祭一節是言
舜之得天也故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
處堯崩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觀齊
王氏曰二十有八載重在施澤久上下文朝覲訟獄謳歌
之成歸正根於此而天之與舜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堯
能使舜相不能使舜久其所以久則天使之固結於民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故曰天也要根避字說來蓋舜方避之民願就之可見非
人為由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乃響應於二十八
年之後也觀下而居堯
之宮一反可見此意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虛齋蔡氏曰再申天不言以行與事不

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敬
齋胡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
豈有得了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即在民心上。因之吳
氏曰以民歸為天與其說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証於泰誓
而申決之只要將民視民聽看得重肯意便自躍然言天
無視聽一味憑着民以為視聽舍民心之外不復有天意

矣今舜為民所歸如此得非為天所與之謂乎此之謂也
全要見得民歸為天與乃鑿鑿可據之理只體認此意便
自得解。觀齊王氏曰通章以天字為主而究言天之所
以為天者則民心而已故末二節歸到民上。省庵吳氏
曰到末只說民歸天與總
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

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益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陰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

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

也。敬齋胡氏曰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

二者皆天理也非私也帝王無二道所遇不同也。虛
齋蔡氏曰天與賢二句與上章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
句皆是據理之極致言之一章之大旨也昔者舜薦禹於
天至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是言與賢之事禹薦益於天
至吾君之子也是言與子之事其下條丹朱之不肖至施

澤於民久是言天所以與賢者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至施澤於民未久是言天所以與子者也。○次崖林氏曰。天與賢二句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下文昔者舜禹以下。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禹舜於天者。已見在前耳。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並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三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之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虛齋蔡氏曰。以理言之。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個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爲者。皆是○次崖林氏曰。此節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皆天也。非人所能爲。這天字與上章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字同○天自本體言。命自造化言。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之言之謂之命。亦是此意。致與

爲亦有分。辨爲在。先致在後。爲之卽所以致之也。如爲孝便致福。爲不善便致禍。豈不是爲在致先。○月林丘氏曰。啓賢爲句。敬字帶承繼說。謂啓之賢能敬以承繼乎禹之道也。敬承繼卽書所謂祗承欽承之意。不專重在敬上。○視濟王氏曰。相之久近。出於天。非君之所能爲。子之賢不出於天。非父之所能爲。故曰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二句。又推開說。說爲是作爲。致是招致。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上章止言天。此兼言命者。蓋朱均不肖而舜禹聖人。天必不棄舜禹。此可純以理斷。若益與啓皆有賢聖之德。而一與一奪。則氣數不齊。故兼命言。○不贊陶氏曰。莫爲斯莫致。二句以天爲主。而命之一字。正見天之著落。人處○兩之吳氏曰。通節當重在子之賢。不肖。邊爲相帶說。子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三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虛齋蔡氏曰。王於天下二節。不過申明繼世。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紫峰陳氏曰。不特禹益夫而有天下。云云。是仲尼之不有天下者。天不特禹益天下云云。是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者。天不特禹益夫。且說仲尼是爲益。設以引起下節。仲尼有德而無薦。故不有天下。益正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則兩節相聯。絡說。

繼世以有天下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堯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

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

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

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觀商王氏曰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

即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與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

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

音艾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盧齋蔡氏曰証云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

之事至周公則曰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一用事字本文有實事也一用意字本文只舉大意無實事也

可見集註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

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

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鄉艾氏曰論者多以外丙仲壬之立為太孫尚幼不知當時以世嫡之禮論當在太孫雖使其幼豈不能負展而朝諸侯而公然廢嫡孫立庶子乎蓋太甲顛覆典刑已在為太孫之日尹實廢之而立外丙立仲壬及其皆不久而後為遷桐放君之事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今論者徒取邵子經世史甲子曆推其無此二君以為証不知曆紀其年苟其年合則世次固所畧也安知其不併叔號于姪年哉若曰二歲四歲則孟子此二語為贅詞何故及此二人者而妄揣伊尹意中未形之事以此二人之幼而乃立太甲哉

考盧齋蔡氏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註雖云未知孰是然必以趙說居程子之先者蓋太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丁未立而死既有子亦不應別立外丙仲壬蓋是時既有世嫡之義則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不應別立也趙氏本生於程子之前然程子之說出於趙氏之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之說或未盡

士頴氏曰按外丙仲壬語類仍作兩存說而意亦偏主趙岐宜其說之居前也諸家如竹書史記書蔡傳帝王世紀通略固皆如趙說而孔安國司馬公稽古錄世史類編薛仲常人物考則如程說與蒙引同大紀論曰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假義以証事可也則以敬宗立嫡之理裁之斷從虛辭似亦可耳然朱子又曰年代自共和以後方可紀湯顛覆環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盧齋蔡氏曰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為顏伊尹初心豈不計及此乎當時必不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何絕於桐

連下讀觀商王氏曰自怨是退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

因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因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來○月林丘氏曰處仁以存心言遷義以處事言○徹弦
徐氏曰太甲始初履湯典刑後能處仁遷義天亦不忍輕
廢之則唐賢能繼禹之道者豈非天心之所屬○次林
氏曰太甲能改過猶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故伊尹不
有天下○爾野羅氏曰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是成有一
德可以有天下之會而况又當嗣君之顛覆則似乎物望
所歸然而天意已屬太甲則其二年四年者天若或促之
也其三年聽湯天若或啓之也○彥陵張氏曰此及下條
以不越申明繼世
以有天下一條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次崖林氏曰成王之賢
以不有天下也○王雅唐氏曰伊尹二節本借容形王而
猶益之於夏又借王形容○月林丘氏曰知伊尹之不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王

天下由於太甲之賢周公之不有天下猶夫益與伊尹之
遇則益之不有天下乃於賢之故而何謂禹德之衰哉○
盧齋蔡氏曰此大槩言太甲成王之能
嗣先業耳施澤於民未久之意却無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

禪受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吳氏曰其義一也義字本天來蓋天命與賢是義所當禪
也堯舜非私於賢也天命與子是義所當繼也夏后殷周
非私於子也自古帝王莫不以天下為公而何獨議禹哉
○盧齋蔡氏曰其義一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以奉天命
為義大抵加一奉字為長義者事之宜也下更有聖人豈
有私意於其間一句無私意便是奉天命矣○月林丘氏
曰我之所謂與賢與子而皆為天即孔子之所謂或禪或
繼而皆為天也若以傳子為德衰則禪繼當為二義而孔

子之說非矣○因之吳氏曰此章以論禹益命至餘皆是
容昔者舜禹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
匹夫而有天下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以推明之
末節又引孔子之言以明禪讓之義與上與賢與子句相
應禪繼須仰揚言之繼合於禪○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
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陽明王氏曰唐虞之世風氣渾朴人情無欲亦不思爭自
夏以降則世道人心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向神聖可謂家
天下者即中才可託傳賢之變為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
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也謂繼世
為德衰則不可謂繼
世為非世衰亦不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王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

說者○盧齋蔡氏曰割烹兼宰割烹調也厨人之事○史遷
之學雜而闢於道義故信戰國時人之說註引之特
以證人言非孟子以為不然而朱子又引史記以實其為
然也○麟士顧氏曰按書蔡傳伊姓尹字也名摯詩集傳
曰尹官
號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

以道義而不苟也盧齋蔡氏曰天下弗顧千駟弗視然一介不

以取諸人猶易至於一介不以與人則尤難矣○天崖林

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

無到京要湯之事也○蘇之天下弗顧四句要只是樂堯

舜之道內事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

用○月林氏曰樂堯舜之道則所養者正所得者深由

是行與道俱而辭受取與之際斷然能不苟矣大者人心

之所易動也天下而弗顧千駟而弗視況其小者乎小者

人心之所易畧也一介而不取與況其大者乎○無回沈

氏曰非其義就在非其道上看出一句說話由天下千

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

是一椿事○觀濤王氏曰辭受取與之不苟亦樂道中作

用不在樂外蓋觸處逢源乃見真樂○因之吳氏曰伊尹

樂堯舜之道正養其君民親見之具而君民親見正見其

素所樂者耳故下文伐夏救民正不視不顧一介不取與

之實用處○天下千駟一介取與極大小言之必如是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立底
氣象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魯五高反又尸駟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天崖林氏曰志在天下聖人民胞物

與之本心囂囂自得則抱道自重謹

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義○觀濤王氏曰天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故聘之始至全未動念耳○參陸張氏

曰囂囂三句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正見其重始進而

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吠畝中

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使已惘然於懷矣○因之吳氏曰伊

尹耕莘節言其抱負之大正以見成湯往聘之由湯使人

幣聘及三使往聘全要根伊尹樂道來言道在尹而湯欲

求之故往聘道在尹而湯必欲求之故三聘此處正是下

要○文○堯舜之道

要湯底樣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五

立底
氣象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

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次崖林氏曰吾豈若於吾身

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

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麟士顧氏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豈若空言實

事之別○春字牛氏曰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而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改亦不是遂變初心○酒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

聖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不知總是一個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耳已親見二字當玩正是樂堯舜實際處○爾初張氏曰豈若數語還是出處上自家較量下又想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乃遂決於應聘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觀濤王氏曰此與上節俱一時知謂識之言明也所以決於應聘之意

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觀濤王氏曰良知人所共具故不日未

當然覺字深知未覺而日後知後覺知字淺故屬所

故屬所以然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月川曹氏曰伊尹耕於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孟子卷九

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正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賦賦時不敢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彥陵張氏曰按斯道即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為堯舜之君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要緊承上文意若曰我之欲親見道行於君民者正謂天以覺民之任付之我而不容他讓耳 程子曰

子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

也紫峰陳氏曰性善雖無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

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

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次崖林氏曰子天民之先覺則天意有在已有不得而辭者矣故曰子將

以斯道覺斯民非子覺之而誰也自古聖賢皆是如此不特伊尹也觀大學言明德新民西銘言民胞物與可見矣輔氏曰到此地位自然在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當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是不容已者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作此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

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

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孟子卷九

三

觀濤王氏曰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況厚已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次崖林氏曰天下之民不被其澤由已不能以道濟之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與我處賦賦之中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賦賦之中至若已推而內之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皆下文所

謂正天下者也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

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盧齋蔡氏曰伊尹

夏救民是以末一就言故後篇楊氏曰若湯初求伊尹即

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

豈聖人之心哉。通考龍溪王氏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個莘野耕夫，便以天下為己。在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痛不容自己，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底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榮達底耕。更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敬齋胡氏曰：經云：枉己，便正不得人。因之吳氏曰：吾豈若兩節，是伊

尹欲正天下之言。思天下之民五句，是推伊尹欲正天下之心，而伐夏救民，則其正天下之事也。故繫承正天下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三

之况辱己以正天下，謂辱己必不能正天下也。實言正天下，必不辱己也。蓋因伊尹能正天下，而推其決無辱己耳。次崖林氏曰：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己以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末，以闡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此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遠謂隱道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次崖林氏曰：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或遠或去，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污己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觀濤王氏曰：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亦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要分輕重。○月林丘氏曰：夫聖人歸潔其身如此，伊尹亦聖人也。若割烹要湯，則是污其

身而不能潔其身矣。安在其為聖人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觀濤王氏曰：道湯不得不來求之，便是要。此特借要字言其致湯之求。○元履徐氏曰：既謂之堯舜之道，則必無所及。既以堯舜之道進，則不得謂之要。蓋借萬章一要字貼在道字，以辨其非割烹耳。與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同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虛齋蔡氏曰：註云：引此以證伐夏救民之事。究其所，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勳業如此，割烹要湯必無是事也。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污以要君必矣。○因之吳氏曰：耕莘以下五節，只是叙伊尹有堯舜之道，而致湯之聘。尹應湯之聘，而成救民之功。既備述伊尹始末如此，遂以吾未聞三節斷之。言如此正天下，豈割烹所能為。如此以道得君，豈嘗要以割烹之言之。豈不待辨而自明矣。○觀濤王氏曰：通章樂堯舜之道一句，是頭腦。况辱己以正天下乎一句，是歸結。蓋據其本所樂之道，以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則決無割烹之事。可知此斷盡伊尹了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放而未節復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三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伐夏救民之事可
見重在正天下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

人也因之吳氏曰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故
下言孔子進禮退義以折之○觀游王氏曰蓋當時
干進之徒誣聖
人以為口實耳

於衛主顏譽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

無命也警如字
又音雙

顏譽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

彌子瑕也虛齋蔡氏曰孔子主顏譽由彌子之諷子路欲
其改主也○觀游王氏曰子路以告春子路亦
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
耳○因之吳氏曰孔子曰有命正與孔子主我衛卿可得
句相應要見得斷
然不肯主彌子意

徐氏曰禮至於辭遜故進以禮義至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

之不得則有命存焉觀游王氏曰進以禮審而後進也退
以義當退即退也當退不退是無義
不當得而得是無命不必補禮字○前有命專主衛卿之
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若主癰疽侍人則
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
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月
林丘氏曰自孔子進以禮以下只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
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與命當各啣說亦不專指衛
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孔子平日於凡進退之
際必以禮義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固決
之於已而得失則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取必
於在天者也○彥陵張氏曰禮主辭遜進以禮要見不輕
進意義主果斷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
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
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欲弦徐氏曰進禮退義重退還
得不得有命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因之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氏曰進禮退義而不得則付之命未嘗以欲得故而少易其禮義之防也總歸重禮義勿把禮義命作三層看○東鄉艾氏曰進以禮退以義此孟子看孔子學問最包括處得之不得曰有命則述孔子之言也得之不得承衛卿可得得字來○通考三山原氏曰伊川與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個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善其語然則孔子曰有命非乎曰義命二字他人視為二聖人視為一言命便是守義言義便是安命如君易以俟命行法以俟命居易行法義也而命在其中君子惟知義耳命則何敢知哉和靖謂聖人只有個義語最確當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至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

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

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觀濤王氏曰不悅於

魯衛指女樂騷乘二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

於司城貞子二泉邵氏曰司城宋大夫註却云孔子去至

臣云者明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

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

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觀濤王氏曰斷孔子不苟主處

進一步言處變尚且不苟主如此不可以常變平對也

陵張氏曰孔子當危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且不苟所

主况齊衛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天崖林氏曰其所

為君子主則近臣亦君子若為小人主則近臣亦小人其

所主主於人也主於人是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主於人是

小人則遠臣亦小人省庵吳氏曰以觀近臣之法唯之

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難之則

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蓋孔子乃遠臣之君子而癰疽

侍人乃近臣之小人其類不同孔子安得主之○慮齊蔡

氏曰近臣為主者遠臣主於人者也故一曰所為主一曰

所主○此一章孟子辨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即孔

子之主警由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

第二節即孔子之當既難時猶擇所主而見其在齊衛無

事之時決無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為孔子所

節之意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虛齋蔡氏曰五羊之

之食牛為養牲者食牛也要秦穆公莊周謂飯牛而牛肥

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彭山李氏曰養牲之家乃

穆公之

伴人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

而去之秦。次崖林氏曰：此條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彥陵張氏曰：百里奚入秦取相

之由已無可據，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文論斷地。○宮之奇諫句亦是為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叙列復道一段，總見虞人贖貨復諫以見奚之不諫為智。○百漢徐氏曰：百里奚不諫大有可議，終不若之奇之去於不聽之後，則諫國之忠謀身之智為兩得之。然孟子此處未暇剖斷，特辨其無干主之事以破好事之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

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

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得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

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虛齋蔡氏曰：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智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不可諫。

而不諫，智也。知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皆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矣。故曰：重在首一段。

賢凡兩段，則重在第二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者。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註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觀高士氏曰：知虞公之不可諫，四段前一段言于君為不智，而後三段言奚平日未嘗不智相秦而顯其君。二段前一段言奚平日之賢，而後一段言于主非賢者所為。○月林丘氏曰：三個智，一是不失言之智，一是能見幾之智，一是能擇君之智。成其君成就其君之伯業也，就指顯天下傳後世說。

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

而知其必不然耳。次崖林氏曰：反覆推其智且賢，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彥陵張氏曰：此章議論都是無中生有，敘置漸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不出他知幾之智，亦即此知幾說他知廢知與必知食牛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王之汙又自此智推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無自鬻成君之事，層層翻駁，不消據實證佐，而好事之口已塞。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為之。如百

里奚為人養牛，無足督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

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

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虛齋蔡氏曰：孟子深斥百里奚自鬻之說，而以謂百里奚舉於市，其

辨云何曰百里奚爲人養牛。莊周與范氏俱明言之。但無干穆公之事耳。○通考于氏曰使管仲無在桓一段功業。穆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

見前篇觀濤王氏曰首二句是身之所接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二句是所居不苟

次二句是所處不苟居常處暫有別當紂之時三句則微其責於當時故聞伯夷三句則表其風於後世頑廉以知言儒立以守言頑者無知覺要見貪昧嗜利意方與廉字相應○釋山鄒氏曰通節俱形容一清字且含蓄不露

○虛齋蔡氏曰此節自目不視惡色以下一節皆一節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我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

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因之吳氏曰何事非君

堯舜之君那處君不可事何使非民言一事是君即使之為

為堯舜之民那處民不可使此二句止是任底意思○觀

濤王氏曰首二句伊尹之言次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次

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也○聚

岡陸氏曰惟其事使皆君民所以進無分於治亂然其不

分治亂而任事使者則以天覺民之責自任故也故下復

述其言而推其為任之重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

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觀濤王氏曰鄙寬以量言薄

此對寬言故謂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首六句是事上

之和次六句是處眾之和末三句則亦表其風於後世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漸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

其可也次崖林氏曰速去之速也久去之遲也處去而處

也仕不去也處仕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

處仕四可以處時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

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

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蔡氏

曰遲遲吾行也此蓋因子路趣行故夫子言此以曉之非

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此蓋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為類註舉此

一端兼去齊去魯或泥註專指去齊大謬○了凡袁氏曰

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叙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

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未獨以孔

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

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次崖林氏曰：聖是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得為聖。孔子兼三子之行而時出各極其至，而無勉強故皆為聖之時。觀壽王氏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過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謂聖之時。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之意，非上文但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下之謂二字亦可見。思白董氏曰：人皆知聖字重而不知分別簡清任和時尤重見得夷只是箇聖之清，尹只是箇聖之任，惠只是箇聖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四

和者不相兼，惟孔子乃是聖之時，何可築謂之聖。百漢徐氏曰：若說是隨時順時，便落形迹，須知聖心與元化同流，在天運無心而四時行焉，在聖心無為而一以貫之。此全是神明貞微無一毫凝滯，下文習字正發此旨。○彥陵張氏曰：上文只是敘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便非。○因之吳氏曰：清任和三字隱隱見是做一邊底意思，凡各擅其一者皆一隅之偏，非通方之行也。今夷尹惠之行如此，是夷特聖人之清而已矣，尹特聖人之任而已矣，惠特聖人之和而已矣。至於與時推移，行無轍迹，自非孔子莫與焉，而有不會其全者乎。○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孔子之謂集大成，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虛齋蔡氏曰：只不如此且看他說話也。或與力也或著意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麟士顧氏曰：大成二字本說樂

因之吳氏曰：集大成節全要緊，根時字說來，蓋惟道妙於時，則不拘一定，不狃一方，要清便清，要任便任，要和便和，那一件不包羅統括，故曰集大成。○三山盧氏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成者樂之一終書所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五

謂簫韶九成是也。虛齋蔡氏曰：簫書傳古文作箏，季札觀

者象成者，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虛齋

曰：磬是石，然其石甚細，且有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

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

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及也。虛齋蔡氏曰：知之所及，謂

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與聖是知之所到處也。德之所及

之，已成名目，知與行却是用。工名目，蓋樂有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

成。虛齋蔡氏曰：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條理終

註乃說一段者蓋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全且猶三子之
大成亦不過是集衆小成而已此解經之法也盧齋蔡氏曰衆
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音之各自為始終耳
既云偏便只是一音不是三子
之小成者亦有始終條理也

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

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

以收其韻月林丘氏曰鐃鐘大鐘也特專也單擊宣以始

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

而為一大成元我李氏曰金聲不是金自為始所以始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為終所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
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大矣故謂之集大成之樂無回
沈氏曰金以宣玉以收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總於
其內而無遺方見是大成所謂條理即衆音之節奏次第
是也然只是一箇條理 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
也盧齋蔡氏曰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
終則通八音而言如三子之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
任一和之內如孔子之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
也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鐃鐘引起他然
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
音既作隨了擊一聲特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
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論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
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體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
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
而造其極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擊鐘了擊磬以收衆

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觀濤王氏曰智字要見

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因

之吳氏曰始條理者無一音不終孔子之聖就是這般樣

底終條理者無一音不終孔子之聖就是這般樣

為始條理者正以其智妙於時則為融通不滯之見故萬

理兼照而不遺聖為終條理者正以其行妙於時則為神

化無方之行故衆善兼成而無外一節語氣總是惟時故

備意彥陵張氏曰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其自

然洞察處在事始故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

周流其自然然成處在事後故曰終條理兩事字不必泥

此事字緣作樂上論 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不著聖智二字上論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亦此意也景逸高氏曰全重兼總條貫金一聲而衆音

振而八音一貫矣故曰始終條理因之吳氏曰金無不

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貫之德非必金

玉兩相合而後為兼總條貫也何初張氏曰集大成也

者六句是說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是說孔子之集

大成彥陵張氏曰上文只說得聖字未說及智字孟子

要說孔子聖之時全由於智故就樂之始終條理並說聖

智而下文又即射以明聖之由於智也觀濤王氏曰智

聖終始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語
別耳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兩力也
其中非兩力也中去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盧齋蔡氏曰此一
條亦主孔子言蓋

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證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春字牛氏曰夫始終二字自條理言也其實截然分不並用者故此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則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二句直當云孔子之智譬則射者之力也必含糊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

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次崖林氏曰上條聖智平說此條專重所以兼全衆理也言孔子之智譬則射者之巧也孔子之聖譬則射者之力也射之巧力如何而聖智似之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者力也至而中的者非力也巧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而能全者非聖也智也知射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八

之。備的在於巧則知孔子之全德在於智矣用是見三子由其知之未至是以行之未盡猶射者之力能至而巧不能中也○說王曰始終二字便見智先乎聖而聖本於智已寓聖智之意了但意未明白故復以巧力譬而明之智譬則巧取見得不偏如射者之正見其的也聖譬則力取行到盡頭如射者之末力不衰也○前五節歷叙四聖而斷其異歸重孔子聖之時句後二節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衣一李氏曰不有始那有終不有智那得成其聖巧力之譬正說智之所以能妙乎聖處聖智兼備而惟智乃神巧力並用而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者也○東廓鄭氏曰中處正是時須是神機運用到此處正著不得力○賈府陸氏曰學者當思孔子之時非力可擬可及力○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

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次崖林氏曰總註首四句是解伯夷聖之清及孔子之謂集大成二條次六句是解智譬則巧一條○虛齋蔡氏曰總註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獨以行言見其智有未及也○因之吳氏曰道理若稍不融透實是縮手縮脚瞻前顧後決行不通縱行得來亦只是勉強把捉多少拘攣惟心下豁然十分暢徹憑他千翻萬轉祇見其圓活流動無一不與道合甚哉智之為要也○論此章極要全二字○戴軒薛氏曰始條理之事有缺則終條理之事不全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九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虛齋蔡氏曰已之所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已之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兼并必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正學方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獨為諸侯之所制故周禮未歷秦人而先亡吏將侮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可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侮之○彥陵張氏曰然而軻也二句要看得關係蓋諸侯之敢於去籍也其意不惟無王而已并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也然而學古之儒傳聞之下猶能得其大槩典籍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維持一綫於不墜矣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觀濤王氏曰天子一位至凡五等是也。班爵之制通於天下者君一位至凡六等是也。

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虛齋蔡氏曰位爵之制通於天下者君一位至凡六等是也。子男於國中者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於國中者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猶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即中員外皆五品但有正從且使子男序立必子序於男之上也。次崖林氏曰五等專自為君者言天子至子男皆是為君者六等合君臣而言天子至子男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施於國中兼王朝侯國言。彥陵張氏曰五等通於天下封建之典也內外相維而體統不紊六等施於國中命官之制也貴賤相臨而分秩有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觀濤王氏曰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祿施於天下者。天子千里而諸侯皆自百里以下此亦有強弱於居重取輕之意。次崖林氏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類是也。觀濤王氏曰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速職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類是也。觀濤王氏曰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速職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類是也。觀濤王氏曰周禮民功曰庸附庸者蓋以治民之功附達於天子如諸侯之速職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十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觀濤王氏曰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班祿之制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卿一節是施於天子之國中者。王人雖微亦於諸侯之上故內臣受地視外諸侯蓋重王臣所以尊天子也。次崖林氏曰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者。月林丘氏曰采邑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者蓋人則為王朝之卿士出則為列國之諸侯故其祿亦相同也。不言公者與侯皆百里也。不言中士下士者視附庸也。彭山季氏曰受地視侯謂視其君田三萬二千畝視伯視其君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視其君田一萬六千畝非受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也。蓋助法公田乃卿大夫之采地足以養之斯已矣。豈必盡與以一國之地哉。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

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

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

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虛齋蔡氏曰此當以百畝食九人起數。百畝食九人則二百畝食十八人四百畝食三十六人八百畝食七十二人卿祿四大夫大夫八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十

百畝四之則為三千二百畝大夫食七十二人四之則為食二百八十八人也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虛齋蔡氏曰府治農史掌書胥徒民服役者胥徒亦分為二周禮天官冢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袁一李氏曰庶人在官者其人起自閭閻賦畝編戶細氓之微所以抽揚小善而闢其人仕之途其職則極於府胥徒猥瑣煩碎之雜所以蕪納細流而廣其器使之路愚按君以下所食

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虛齋蔡氏曰此所謂田皆指助法之公田而言除起外八邑○觀濤王氏曰此下三節皆言班祿之制施於諸侯之國中者○次崖林氏曰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故也○滕士顧氏曰按周禮註疏凡麻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胥徒民給徭役者掌夫八職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日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日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日從掌官令以徵令○又按讀禮疑圖云下士一位在班爵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謂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朱子謂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此非指下士也蓋宿衛公宮之諸公族與夫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其次則有府史胥徒庫如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其下如門閭之直皆於公署中應役者也其外則有居肆之百工而餽廩焉者皆為在官之庶人也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謂之庶人在官則事有繁簡人有眾寡所重在養祿宜有差故云足以代其謀不比下士之田定以百畝也甚精○紫峰陳氏曰祿足以代其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言末一節只以庶人在官者言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

等只等上 農夫取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六人虛齋蔡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二千四百畝以下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與大國同小國亦同蓋君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可殺者損有餘之義也不可殺者護不足之義也故下士與庶人在官必有九人可無百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之田以養之乎大夫上士中士亦然若公卿人數固可損也趙氏詒亦如此云○觀濤王氏曰卿以上其祿厚故可隨國為除殺若大夫以下其祿薄更減之無以養廉故雖小國不減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用修楊氏曰古出故大國卿祿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而其君之祿皆十於卿又大國則立三卿次國止二卿小國止一

耕也

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卿而國事繁簡因亦繁馬諸凡輕重之
差皆視國大小此量入為出之道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為差食音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上農虛齋蔡氏曰糞多便是力勤觀下文云其次用力不齊而不及糞可見糞即是人力所為者其所

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

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次崖林氏曰此條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意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十五

有上上次中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為差亦有
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繁簡
而分觀濤王氏曰末節極看因庶人在官之祿而帶言
之月林丘氏曰耕者之所獲直到食九人至五人方才
透出非以下句一夫百畝便為所獲也百畝之糞是屬下
文不連上句大意謂耕者之所收獲也一夫百畝宜若
收獲皆同然其百畝之糞則農所由以不同而所收獲亦
不能以無異矣天子一位提起以下皆諸侯也君一位
提起以下皆臣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而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歷數之輕帶附庸在末對天子一位一段看天
子之卿一節提起而大國次國小國歷數之輕帶耕者一
節在末對君一位一段看此班爵祿之略也東卿艾氏
曰末節原只為庶人在官代耕之義申明其說此章見
爵祿為帝王公天下之大典封建屏藩原為四海之廣兆
民之眾選賢與能與之共理此正是聖人至公大義其中
大小相維內外相制俱是天理自然之宜總歸於安天下

而已天子權輿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祿之制意
不其相濫不可看人防微杜漸制駭鈴束事制曲防上去
將先王公天下之心與秦人之希縣自私漢高之
猜忌功臣宋祖之削去藩鎮同看成功利作用也愚按

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

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

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

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

不可一一復追矣虛齋蔡氏曰按黃氏曰抄集註謂與王

也然孟子生周之末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
而反得其詳漢表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十五

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
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微弦徐氏曰有而不居之謂謙有

耳非謙也無而自大乃狂妄耳非挾也韓子曰何所持而

傲則挾者皆生於有所恃者也虛齋蔡氏曰挾兄弟而

友所謂席父兄之勞為美官者觀濤王氏曰長貴兄弟

皆不可挾而挾貴為其故中四節單明不挾貴之意友
也者友其德也一章大指末
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

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必與之友矣。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虛齋蔡氏曰：此條不必以

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次崖林氏曰：無獻子之家，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有獻子之家，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羨慕之也。所以無獻子之家者，祇見在我者有可貴在人之勢不能動吾之智曲也。○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六

出獻子所以與友之意，所以友其德也。○引林氏曰：忘我之貴，則與之友，不忘我之貴，則不與之友。這正見獻子不挾貴處。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虛齋

蔡氏曰：舉其成語，以見其友德而無所挾之意。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為友也。○次崖林氏曰：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

王順長息 句是帶說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

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 亥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虛齋蔡氏曰：猶不命之坐，不敢坐之意。其不挾為何如。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次崖林氏曰：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七

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下文堯舜底意思了。蓋堯舜非止於此而已者也。○釋山鄒氏曰：不敢不飽以上，稱平公之不挾以下，斷其所未至因而。○范氏曰：位曰天

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

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虛齋蔡氏曰亦饗舜謂饗於舜也故云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可見

為賓主之義帝館甥于貳室則舜為賓而堯為主亦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也此節不可以為此正是承上文言王公之尊賢處蓋堯之於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上文所以著簡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於亥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者耶○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共天位治天職處○月林丘氏曰是天子而友匹夫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國說到大國又由國君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不挾之至矣乃以貴為差等非於不挾貴中亦優劣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天

也

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虛齋蔡氏曰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

義一也用上敬下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也用謂以只謂以上敬下也○天崖林氏曰上俱說敬下末兼言敬上者揭尊賢之義於貴貴欲人知尊賢之重也○親註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可見○溼凡顧氏曰章內俱重不挾貴義然貴尊賢實相成故末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彥陵張氏曰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不挾貴所以友德也孟獻子四節以古之友德而不挾貴者立一箇樣子末節尊賢貴貴並言正以見尊賢之義同於貴貴而不可挾貴以驕其德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

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虛齋蔡氏曰總註單

以天子友匹夫者舉重以見輕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微莊徐氏曰恭也指心言與何

心也相應○觀濤王氏曰交際暗指諸侯下交說恭字有慕道意○因之吳氏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

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箇好心此雖開端之詞已各露大意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九

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

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

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

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天崖林氏曰而後受之下含

賢言語多有如此者註不然則卻之正補其意○虛齋蔡氏曰恐其所取之非義則所以待其上之心薄矣恭安在手○月林丘氏曰日其所取之者日字乃心竊計之意與下節以心卻之曰日字一樣以是為不恭乃君子當尊者有賜之時自家見得這卻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因之吳氏曰以心卻之日其取諸民之不義也二句緊相連謂

以心度其不義而必欲卻之也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氏曰見

得上文所謂卻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卻之非宛轉其辭而卻之也交以道如餽賙聞戒周

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月林丘氏曰交字大抵說接就臨時

說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之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者也○次崖林氏曰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質之義禮如禮以行之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孔子受之如受陽貨

烝豚之類也弱生洪氏曰以心卻而託之他辭費了許多轉折斯孔子受之斯字何等直截○彥陵張

氏曰孟子始言弗卻正恐託之於他辭亦未免有心計其不義處而章顧欲以他辭掩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引孔

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意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諷書作慈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

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督無凡民二字敵怨也言

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

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彥陵張氏曰引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閔昏而無知貌殷受

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觀

王氏曰衍文十四字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所不待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也此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

誥字似亦細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效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

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

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次崖林氏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兩意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以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月林氏曰法與義雖有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耳。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觀濤王氏曰非其有而取之者指定諸侯言謂諸侯為盜者乃是充不義之類律之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而後見其如此耳若從常議論畢竟諸侯不是盜也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盧齋蔡氏曰獵較庸俗之事孔子且為之况交以道接以禮而受夫何不可之有哉。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蔡氏曰依趙氏則較在方獵之時依張氏則較在既獵之後趙氏較音角角逐也張氏較音教比較也。獵較本為祭祀故雖俗而不害義。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以祭與下文先簿正祭器者相叶古人之獵始於為田終以為祭。

趙氏說正。因之吳氏曰萬章發問本意全在諸侯猶禦幾句似難突然起口故泛用不義者開其端無奈御之不恭之說出而孟子以為不當。他辭無受之說出而孟子又以為不必御則所謂諸侯不義而不可受者似無以伸其說矣。故設為禦人以甚諸侯之不義。孟子則原法原理以寬諸侯之不義。萬章等諸侯於禦人孟子不欲等諸侯於禦人此辭受所以異旨。大抵諸侯猶禦節是通章問答本意。前屢問屢答皆諸侯猶禦節之繫括處。後事道二節則諸侯猶禦節之旁證處。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次崖林氏曰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是依舊俗為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觀濤王氏曰先簿正祭器如太廟籩豆各十二。羣廟籩豆各八之類是使器有常數也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簿之所正者是使實有常品也。實字即籩豆實之實。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月林氏曰四方之食即獵較

之物供簿正指器言謂簿書所正之祭器也。獵較正是欲其多而貴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祭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在所不用矣。○次崖林氏曰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數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好革弊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

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

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次崖林氏曰萬章有矣不

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之正今不能救習俗之

弊姑從而陰為之圖是道不可行於義不當留也。孟子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孔子所以不去者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吾道之果可行耳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吾道

之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為之乎故於獵較一事姑置之而陰為之圖抑不止此凡其所行使鬻羔豚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於塗三月而魯大治皆其小試行道之端者也。○觀濤王氏曰為之兆也不專指正祭器事凡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蓋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吾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端既可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允範夏氏曰行然後去極言去之不輕無非倦倦為道之意。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虛齋蔡氏曰兆足以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也。○因之

吳氏曰為之兆句不粘着獵較只承去字挨開說全是不輕去意故註以其去不輕貼為之兆句而亦未嘗不決貼三年句。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

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

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麟士顧氏曰孔子本仕

桓子實執魯國之柄故也此亦見語類紹聞編獨不然之

其說曰此蓋言夫子道行於桓子也以桓子而能革心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變之人無不可為之時之驗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

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麟士顧氏曰出公無諡孝之

山說則謂其臣為君諱故特諡孝不知何據然據冉有子

貢問答則輒有國時子實居衛或受其公養之餽亦不可

知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

卻之一驗也。因之吳氏曰上節總是見為事道然就中細

接以見行可之仕謂之見行可者謂見道略有可行即便

任了不必求全責備此全是因上文所云而推出不為

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爾卻以絕夫行道之微此孟子願學孔子處○觀濤王氏曰前五節詳言交際不必卻而以孔子為準下因孔子仕魯而詳言其委曲以行道之意亦以見餽可受也○細玩此章從交際說起如何說到出處上去蓋孟子受諸侯之交際似有微意因此以啓行道之機與仲尼不為已甚同一家法故特引其際可○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公養以自比也

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又義

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麟士顧氏曰此章本論辭受之義總註引尹氏兼進退者因仕

魯兩節已說開也其實亦是因言獵較以證不為已甚而偶適及之不必判作兩截但亦不可強牽作一項因論一事而又及一事雖今人文字語意亦有然者不必拘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

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

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

饘養者天崖林氏曰任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觀濤王氏曰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

不是兩事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如此因之吳氏曰此言擇仕之時自當當如此君子之仕以為道也至不得已為貧須擇處卑貧於為貧之中而不失為道之意乃可○觀濤王氏曰辭富居貧此貧字與上貧字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

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

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

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觀濤王氏曰惡乎宜乎句是卑貧中擇所宜居蓋此時方道與時違

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恐涉苟祿也惟如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香其事克盡便不為苟祿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為此官只是舉例之辭如下文委吏乘田亦是卑貧之職此不重可以濟貧仍重不為祿上○月林丘氏曰抱關是晝而謹其出入擊柝是夜而謹其行止作西項為是○通考虛齋蔡氏曰夜行新刊集註作行夜亦為有理謂守關者行夜也如智伯行水今京師校尉行事之行○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人為關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柝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

壯長而已矣委鳥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

圍芻牧之吏也苗肥貌虛齋蔡氏曰言牛羊肥壯而且長益也長益謂生息滋繁也不然苗

壯二字已盡况為乘山者必計其所字育無獨取肥壯之
理如今之馬課及獵狂所牛羊決無不課其所生長者也

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

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虛齋蔡氏曰兩而已矣字正見其
職之易稱也○觀游王氏曰一日

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正推原所以嘗為賤官不為辱
者其意蓋如此也○通考顧士碩氏曰按年譜仕魯為委

吏二十歲為乘
田吏二十一歲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虛齋蔡氏曰
立乎人之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為為貧而仕者發或者不察見集
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仗看

非也此言其位卑而無事乎言高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
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貪賤自諉耶○此為貧者之所以

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所以二字重○此章蓋為當時
為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既是為

貧自有為貧者所宜登可荷哉○次崖林氏曰首節言為
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明其意也○位卑而言

高則有出位之罪是位卑無行道之責正貧仕者所宜居
也居高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有竊位之取此貧

仕者所以當辭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

以行道敬齋胡氏曰道不行不可
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餘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

也次崖林氏曰諸侯有爵士者不幸夫國出奔託寓他國
所在以寓公之禮待之歲有常廩此禮也士既未仕任

事又無爵士不得比諸侯若託
於諸侯而食其常廩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

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觀游
王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曰士特有道之氓也故以民自待而受君之賜
○虛齋蔡氏曰言可受餽以餽無常數故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

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

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次崖林氏曰餽
與賜異者餽是

餽送以物與人也不再指出仕者曰餽禮曰餽蒸豚之類
可見本文又轉作周益明白矣賜乃因能授任而予之常

祿與尋常餽送不同無常職而受賜於上則為士而託於
諸侯矣故曰不恭○虛齋蔡氏曰言不可受賜以祿賜有

常數也○月林丘氏曰抱關擊柝舉甲以該尊也○上不
敢是不敢當君禮有士無士之分也此不敢是不敢當臣

禮有職無職之分也。雖只一事而所指各不同。然無常職而賜於上。卽所謂士之託於諸侯以爲不恭。卽所謂非禮。前尚含蓄。此則明言不敢之所以然矣。以上言士之自處。以下則言君之所以待士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虛齊蔡氏曰亟非訓熟肉經鼎則熟矣卒末也。標麾也。

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字

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麟士顧氏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餽句倒看出

若子思不鹿餽固未已。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

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虛齊

者必未能用况又不能養乎。觀濤王氏曰引繆公事見符

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也。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清

王氏曰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次崖林氏曰說繆公之事及國君養君子之道見君餽可繼而不

可煩勞賢者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字

也。下女字。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

法也。虛齊蔡氏曰此節言堯之於舜乃人君養士者之標的也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次崖林氏曰九男二女之事百官牛羊倉廩之備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又不足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因之吳氏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末節亦不重贊堯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蓋舉古人以見此二節能養能舉當並重。此章見士不吐狀不託諸侯無常職決不受賜而無以養又豈可聽其無常職而無以舉之必繼

果繼肉近陋魯繆養舜而舉遠追唐堯待士之道其庶幾矣。觀濤王氏曰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君之所

以侍士
重下半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

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禮

王氏曰市井之臣草莽之臣二臣字輕只重市井草莽字
明其未仕在位也。紫峰陳氏曰庶人亦君之臣也但未通
質為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
同故臣可召而士不可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虛齋蔡氏曰庶人即

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
與下文士以游士字不同。此士字是未仕者。下士字是已
仕有位者。乃上士下士之士也。次崖林氏曰。言庶人
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日往見非禮。為是乃日往
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
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方麓
王氏曰。上文庶人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
句已答盡了。此因萬章再問而答之。更剖晰得斬然分明。
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夫義路也。禮門也。正應前。
觀濤王氏曰。全在一召字。生出下文許多議論。全在彼不

可召也。見我不可往。往役為義。君不知其為士。泛以庶
人待之。可也。往見不義者。君明知其為士。復以庶人待之。
不可也。下文為其多聞云云。正發此意。○少墟馮氏曰。問
往役往見。何以分義不義。曰。士與庶人。只是一箇人。以道
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人。往役是分所當然。故曰
義往見非道所宜。然故曰非義往役不往見。民則為順民。
士則為賢士。往見不往役
士則為賤士。民則為亂民。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虛齋蔡氏曰。此節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又自此
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意也。○為其多聞也。以所知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為其賢也。以所行言。下文以德字。又兼多聞與賢
言。○次崖林氏曰。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耳。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虛齋蔡氏曰

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驕。故子思之言。其詞抗。○事之云
豈曰友之云。孟子引子思之言。直是峻厲。樂是就自己地

位上說故其言如此若他士則亦不必皆泥此他日所謂學焉後臣亦此意○而况可召與是召之使往見也○月林丘氏曰不可以事之云乎二句通為古人之言是謂古人只說箇事之豈曾說箇友之所以闢其一友字也豈不日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以位以德非兩平意只重德上干乘之君以下又是孟子就此上斷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 復反

說見前篇因之吳氏曰子思一段是正明不可召之意引

平層兩證○彥陵張氏曰君固不可召賢若召之賢者亦必不往故又借虞人以申不可召之說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

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

彥陵張氏曰士乃傳質也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

首曰旌也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龍能變化

猶士之能變化也旃有文采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

古人之招各有意義○月林丘氏曰以皮冠是答其詞矣

又說下三句者因上文招虞人以旌故并言之以起下文

也○通考慮齋蔡氏曰依左傳則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者皆是田獵時招但傳云弓以招士此云士以旃不同耳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彥陵張氏曰如何謂不賢人之招蓋招之則來應之

則去者惟不賢人則然耳則去者惟不賢人則然耳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虛齋蔡氏曰不敢往是過其分也不可往是屈

其節也○兩段引證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看○彥陵張氏曰庶人豈敢往

哉又從虞人上推出猶是以貴招賤非以不賢招賢况字

意可想○虛齋蔡氏曰自穆公亟見至而况可召與是即

子思之言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侯也自景公田至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乎是即虞人之事而見士之不可往見諸

侯也○次崖林氏曰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此句下就當繳云其不可往也決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虛齋蔡氏曰周道如

底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縱詩本意不如此孟子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

故集註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為無疑矣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

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虛齋蔡氏曰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帶聘之此則欲見賢

林氏曰天義路以下。又是申明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一句能由是路則必不為非義之往。以自舍其所由之正。能出入是門則必不為非禮之往。以自壞其出入之防。然則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豈不猶欲其入而閉之門哉。○又崖林氏曰。義與禮何別。此理為人所宜行。日義行之而無過不及。日禮義以事理之宜言。故曰路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者人所出入也。○觀濤王氏曰。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彥陵張氏曰。此節正明君子所以不可召之故。全重禮義二字。上不以其道。即在召見見之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惟君子三字。不必在禮義上分疏。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

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

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濤園焦氏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

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為禮義孔子當居官時君以官

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

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觀濤王氏曰○此

以其官召之如為魯司寇魯君第曰召司寇來便是

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

而觀之其說乃盡微弦徐氏曰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子

禮字又云往見不義也說出一箇義字後面却云夫義路

也禮門也正與前面相照應通章皆言不可往召而結尾

以孔子往召之事提出官職二字正發明士不可召之意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

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方麓王氏曰一鄉

之善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

看得活非謂必善蓋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蓋一鄉

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則同志相求

交修以進寧有窮乎一國天下皆然又崖林氏曰一鄉

之善士是己之善蓋於一鄉也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云取

友亦是善蓋一鄉者則註隨其廣狹說不去當是凡士之

在一鄉者皆為所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

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

行也唯齊蔡氏曰又尚論古之人兼誦其詩讀其書論其

世說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考其行也

不知其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夫能友天下之善士

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

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方麓王氏曰至於天下之

善上則地位已極高然友

之猶以為未足者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尚論古
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須其詩
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入尤當論其世而
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千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
之節如事在乎已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
之心如此方是尚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
只是今時人安可為尚友也○彥陵張氏曰知人論世不
出頌讀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頌讀○古人往矣
而詩書具在我從頌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則
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千百世以上之人如同一堂精神
意氣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微也徐氏曰古聖賢在千載
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士也○微也徐氏曰古聖賢在千載
之上邈不相接者不於其世上詩論只紙上誦讀何益尚
論古人正欲得其入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何初
張氏曰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意也若不得古人之
意却是依樣葫蘆當境當身都用不着蓋設身而處易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而觀我微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開眼耳○卷十
牛氏曰此章言友善之量宜廣由鄉而及天下由今而進
於古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
不足故章內未足二字是關鍵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
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
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
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彥陵張氏曰反覆所以明忠
易位所以存祀總為宗社之

計張南軒云非謂貴戚之卿諫君不從便可易位蓋極其
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之之道也○觀濤王氏曰言大過以
引下易位非貴
戚不諫小過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君臣義不合則去虛齋蔡氏曰反覆二字可見古人至
誠懇惻之意與後世之姑一言以塞
責而遂去者異趣矣○次崖林氏曰易位曰
去都是就遭變上說蓋就義理之所極言也○此章言

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
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
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

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
同不可以執一論也虛齋蔡氏曰三仁固非阿衡之比且
紂才智過人威權自擬此三仁之所
以難為權也然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
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矣聖人無死地邵康節之言

精矣微子之去抑亦有所嫌耶○光雖異姓然武帝蓋周公相成王圖以授之直使輔小主行周公之事則其權已在貴戚之卿之右矣况當時貴戚諸侯王皆不得預朝權光安得獨以異姓之卿自諉乎故凡天下事變不可悉為之預定要常隨時制宜如光之所為是也古云機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告子章句上



潤陳氏曰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情形也浸灌以為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昔焉夫以讀書等為惡物須識破則書無復可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為惑亂精神則他書是前掩後巧為辭說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柷楛 柷音杯楛丘圓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只在理氣之間故註此句最緊

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虛齋蔡氏曰矯者矯曲

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嚴齋胡氏曰荀子曰人之性惡

其善者偽也只性惡一句諸事

壞了是源頭已錯未流更無是處

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

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為真

性故以禮樂教化為偽為也虛齋蔡氏曰性即仁義也

今日性猶杞柳義猶柷楛則是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

矣豈所以論性哉病在為字上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未

聞以人性為仁義也次屋林氏曰義猶柷楛只是一義

整耳古人文宇多有類此者。○觀濤王氏曰告子所言性即後章生之謂性是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棷乎將戕賊杞柳而後

以為栝棷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栝棷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之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

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

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觀濤王氏曰告子論性病在為字故孟子繫從為字生出戕賊字以

折之而告子之說窮矣。○因之吳氏曰孟子謂他為字之謬妙在把戕賊二字描他覺為字被旋盡情決裂。○此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孟子只關他立論之謬且未說到性如何善處語意全重人性不待戕賊應上人性為仁義之說故亦將戕賊人為仁義與句當重看末二句特因戕賊而究其貽害之大非關告子本旨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卒使仁義廢墜於天下故曰禍仁義極其害而言之正所以遏絕其說也。○月川曹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為此懼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濺回之貌也。虛齋蔡氏曰波流之勢濺回也謂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

決西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天崖林氏曰湍水初無東西之分隨人所決人性初無善

不善之分隨人所習此告子之意前說以人性本惡修之而後善故此說以人性本無善惡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是因前說而

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釋山鄒氏曰楊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

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即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之說也。○見羅李氏曰告子只一決字便是他處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

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彥陵張氏曰孟子以下字換他東

西字。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虛齋蔡氏曰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

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總註所謂順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而無不善順字因下句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因之吳氏曰人性之善四句口氣相連語意歸重結束處則在人無有不善二句蓋上二句猶只渾淪說個善與下耳下二句則決斷其詞而信其必善與下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

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天崖林氏曰其勢則

然之勢搏擊之勢也蓋水為搏擊所使其勢不得不過額

在山也。○觀濤王氏曰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於使

然孟子言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虛齋蔡氏曰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腳須着如此解破○人之可使為不善如何其性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淨○困之吳氏曰此節正足上節之意水之過類在山由於搏擊則水之無有不也明矣為不善而出於使則人性之無○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不善也益明矣○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四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天崖林氏曰生對死也○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物生便有知覺能運動死則不能矣○虛齋蔡氏曰生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着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謂性此句直斷斷得簡切雖孟子復生不易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斯言矣○莊渠魏氏曰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佛家作用是性即是運水搬柴之說蓋以手持足行者謂性是但知有氣而不知有理金山仁謂指心為性而不知道心之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之為性也○通考景逸高氏曰離却生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釋山鄉氏曰依本文且未露出人物字下文

孟子詰之則謂其混人物於無辨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

矣○虛齋蔡氏曰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

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有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

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云云是依他立說之本旨

為辭故告子曰然○天崖林氏曰告子曰生之謂性則是

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犬牛與人皆無以異矣此處就可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五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云云乃說白之謂白一段而後及之者引事取譬欲其詞加辯而理愈明也○觀濤王氏曰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恐告子通詞故再問以實之○困之吳氏曰本節兩段詰難下段即申詰上段意總是欲審其同以為下文辨折之地耳○眼目全在一同字上白羽及白雪白玉各二字連珠非以上白字作稱許看○虛齋蔡氏曰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王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不必同○趙氏以氏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者泥矣新安陳氏之說自明白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

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蔡氏曰犬之性猶牛之性此句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
觀大章犬牛與人不服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
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亦在所當知○告子曰生之謂性
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謂性則人與物異豈即性之謂
乎○觀濤王氏曰犬牛與人皆有生氣但人獨全生理○
緊峰陳氏曰告子於此若以為不同則生之謂性人與物
實無不同也若以為同則人物不分貴賤無別於言若有
不順焉故理屈詞窮而不能對也○因之吳氏曰然則二
字緊接上文來只就人物一性闡之其說自破蓋告子終
不能混人物為同類也非孟子析仁義之精惡能有此議
論○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
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
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
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次崖林氏曰生之謂氣生
之理謂性以氣言則人與物若不甚異蓋知覺運動各相
同也以理言則人與物迥然不同蓋人得其正而又全故
為萬物之靈非物之得其偏且塞者所可同也認得理是
性則犬牛與人為類不同其理亦異性隨不同各自有着
落矣認氣為性則犬牛與人其氣相類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未免同人性於犬牛矣其實犬牛與人其性何不同也
告子認理既差立言遂誤此所以終於不通而為孟子之
所折也○觀山劉氏曰犬牛之性惟有知覺運動而已吾
人既為萬物之靈則其生有獨得其粹然者所謂仁義禮
智是也○景逸高氏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一也然以命
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為
人之性犬牛得之為犬牛之性非性異也形既異則氣為

形有不得不得異者所謂善說性
時便也。不是性謂落在形氣中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
之說縱橫膠漆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次崖林
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物初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未必
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
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
則惡故有湍水無善無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
悅色犯則不能故有食色之說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
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東鄉艾氏曰告子言性之
差在認氣質為性此人與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物之所同也孟子言性從維天之命降衷秉賦處
言此人之所獨靈於萬物者孟子所以折服告子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
其性次崖林氏曰知食之可甘色之可悅是知覺甘之悅
之是運動告子前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此復以
甘食悅色為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外學者但
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觀濤王氏曰仁內義外
之悅之之心生於內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自然者即
可甘可悅之宜由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物感使然者
故有內外之別○盧齋蔡氏曰味告子之意固不以義為
性所有亦非全以仁為性所有也蓋他認性在知覺運動

上則皆非全是心中物了。性既認得善仁。又認得性。則非仁也。愛是情也。他這說。又以情為性是義。外之說。固非仁內之說。亦未是。○何之。吳氏曰。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告子要與爭衡。屢辨而屈。故又言仁內義外。以矯之。見仁雖在內。義則終不在內。地語意歸重義外一邊。仁是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遺却心之德。只言愛而。又專指愛欲言。遺却理字矣。義本是心之制事之宜。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全不及處。合其宜者是心之制。則其說尤背戾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省庵吳氏曰。何以仁內義外。要側看。言仁義本同一原。仁既在內。義何以獨在外也。○天崖林氏曰。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敬

四書明倫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心在我也。告子以是就長上認義。都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為在外。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有林丘氏曰。馬之白。人之白。是彼白。白馬。白人。二白字。是我白之。謂白乎馬之白。白乎人之白也。不可與白羽之白。作一例看。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

我白之。謂白乎馬之白。白乎人之白也。不可與白羽之白。作一例看。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盧齋蔡氏曰。則一而施於人馬。則不同。施於馬。只是口頭而已。施於人。則有恭敬之心焉。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盧齋蔡氏曰。據

本文當有兩節。意告子以白喻長。孟子從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以彼長而我長之。為義。在外不知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者為義。則義非外矣。

告子雖強辨。亦安得以長者為義乎。此二句。尤見孟子雄辨警策處。○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言。專指人。至孟子方分人與馬來。關他末二句。則是據告子所云者。而轉以辨之。似專指人言。更以下文告子所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證之可見。○月林丘氏曰。白馬。白人不異。則均謂之從其白於外。可也。長馬。長人不同。則均謂之非有長於我

四書明倫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不可也。然則安得以長之。白之。而論乎。長者非義。長之者為義。然則又安得以彼長而我長之。為非有長於我乎。○爾之。吳氏曰。一節語意。全以長之二字為根。言長馬之長。異於長人之長。正欲觀貼得長之在我。意出耳。既觀貼長之在我。意出。然後繫接以長之為義。則義內。便自彰明。較著了。口氣順通。說下。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天崖林氏曰。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關義之在外耳。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有愛有不愛。見得事皆由我也。

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關義之在外耳。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有愛有不愛。見得事皆由我也。

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有愛有不愛。見得事皆由我也。

以長為悅言因長而施敬也。但是長則長之見得長皆因於長也。不知長難因於長。則不出於長而出於吾心也。告子總在長上論而遺長之一節耳。○因之吳氏曰吾弟則愛秦人則不愛言強不得我之愛也。長楚長亦長吾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此所云即彼長而我長之意。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

者炙亦有外與。者與嗜同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虛齋蔡氏曰長楚人之長亦長

矣亦者吾炙物亦有然者矣固在外然而者亦在外與矣在外而者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亦在外而明矣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窮竟與而與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窮孟子亦未暇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辨此以就白上 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

而通之。紫峰陳氏曰告子以甘食悅色為人之性必知者

長之出於吾心矣義豈在外乎○觀濤王氏曰此章折告

子義外之說得力在長之者一節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極明白了下二節不過因告子強

辨故以所明者通之耳○次崖林氏曰就長楚人之長與

長我之長亦自不差等此可見義之在內處

但孟子姑即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

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虛齋蔡氏曰告子執初其不得於言終不肯求之於心使

其能自反而有所疑思而得之則當如夷子之撫然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

之。虛齋蔡氏曰告子之徒皆以為義外孟子之說皆以為

義內孟季子所見亦以為義外者故私問之○次崖林

氏曰依孟季子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之言觀之與告子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同一機軸

分明是主告子之說不達於義內之肯已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

不在外也。虛齋蔡氏曰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

孟子之意○次崖林氏曰行吾敬故謂之內公都子此語

亦有分曉○觀濤王氏曰行吾敬吾字有味蓋所行者乃

吾心之敬故謂之義內即孟子長之為義之意○因之吳

氏曰吾字極重後孟季子兩執已見只是要破壞吾字孟

子公都子各伸其說只是要闡明吾字蓋說個在吾則義

內說個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

此則較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因之吳氏曰孟季子一聞

字故用強詞說到敬長因人轉移處以捏奪之。○次章林

氏曰言所敬既在兄當酌又長鄉人依此則敬長之心都

是從外物轉移全不由我矣。○紫峰陳氏曰曰敬見者敬

以親疎為厚薄況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也曰先酌鄉

人者酌以年齒為先後況鄉人又為外賓也。○虛齋蔡氏

曰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因時制宜

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情乎見未到此也。○所敬在

此庸敬也所長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可太泥敬與長之

別故註總曰敬長之心。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

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

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虛齋蔡氏曰公都子難得孟子之

能答孟子則教以做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折

之易矣叔父之當敬於弟此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

為分明故復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出來然

後以例釋之而因以折之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因

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果在內矣。○次章林氏曰

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如此解總是欲說此

敬有常警意其說出敬有常警意總是欲見由中此意言

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警時之敬在

鄉人也敬有常警是皆因時而制其宜是皆由中出也。

因之吳氏曰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至於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能答畢竟是一認吾字不透孟子教以往答之詞全是要破
解先酌鄉人一句與他但直尋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
也又恐其不服故伯兄鄉人之例另立叔父與弟頭項
以先發其在位故也之言然後因而折之此孟子雄辨警
策處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然要歸到叔父上見弟不
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
人然要歸到伯兄上去見鄉人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
時易乎故遂接以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二句謂之
庸謂之斯須見用敬各有所宜所敬所長豈胸中漫無斟
酌而徒因人遷改哉義之在內昭昭矣。○紫峰陳氏曰因
時制宜皆由中出得朱子補此二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
若先說出季子問之必無疑矣。○敬齋胡氏曰古今說義

內者惟程子說得精曰處物為義又曰理在事義在心言
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通考整庵羅氏曰因時制宜一
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合義則天理周流
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故君子之用惟其時而已矣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

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着炎之意。虛齋蔡氏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

所長在彼之說。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

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

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出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

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

按此下一頭而彼勢重一是按此下一頭而此勢重畢竟

有個定理所在。○彥陵張氏曰飲湯飲水之論與上章者

齊之意同見得飲食之宜雖在外局一俟而冬更存那其
權衡則在心信乎敬兄敬弟皆所以行吾之敬而義之非
外明矣○繁峰陳氏曰人之當敬雖在外然因其當敬而
隨時斟酌以敬則不在外譬如冬日宜飲湯則飲湯夏日
宜飲水則飲水湯與水之為物固在外矣然則斟酌其宜
而飲食之亦豈在外哉○觀濤王氏曰此章註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時字最得力上文行吾敬雖知義根於心而未
知義妙於曉得孟子庸敬斯須之敬之誠遂悟一時字生
出冬日夏日之喻正所
以發明時宜之妙也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
皆可以為堯舜矣○虛齋蔡氏曰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力
爭一個義在內是甚意思蓋義外之說
自性惡而來義果不在內則性惡不得為善矣人性須是
仁義二者全與者有仁而無義則失了一體道豈非人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之理之
全體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虛齋蔡氏曰性無善無不
善謂不可以善惡名也如

知覺運動善此知覺運動也惡亦此知覺運動也又如甘
食悅色善人亦有之惡人亦有之安得謂專是善耶蓋以
氣言固無善惡之分若以理言
則人之性惟有善而無惡矣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

此○虛齋蔡氏曰蘇氏謂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日中曰一中
此謂不分上下也一謂未分二也胡文定言性不可以善
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
贊歎之辭以性善為贊美之辭則性字只渾淪一個性無
善亦無惡也胡五峰之說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
全具此似孟子之說矣而繼之日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

辨不可以是非分則又近於無善無不善之說也○觀濤
王氏曰此言性之渾淪○通考涇陽顧氏曰自昔聖賢論
性曰帝秉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個善告
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
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
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要將這求字打破打破善字本體只是一
個空打破求字工夫亦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

與則民好暴 好去

此即湍水之說也○觀濤王氏曰此
言性之無定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觀濤王氏曰此言性之有定

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謂性
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
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得孟
子之說也○景逸高氏曰可善可不善是認習為性有善
有不善是認氣為性○通考敬軒薛氏且公都子所問三
者之性前二說朱子以告子蘇氏胡氏之言證之固非矣
後一段以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明之程子曰氣清則才清
氣濁則才濁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
性者為惡人如韓愈所言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
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蓋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之意正是論氣質之性也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
但孟子專論性不論氣耳

叔父而書稱微子為陶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

盧齋蔡氏曰性既善則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
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
皆善則所謂有性善
有性不善之說非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

原不可名觀於情而性始可

得而見耳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
擊亦有觀於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
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
人之情本但可以為
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天

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盧齋蔡氏曰其字

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
○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次崖
林氏曰孟子言性而言情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者也性蘊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情者性之動也
情善則性善可知矣所以謂性善也○觀濤王氏曰情字
要指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通考盧齋蔡氏曰以為
只如謂之相似蓋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
集註以為字俱當如此認○敬軒薛氏曰此理在天未賦
於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故朱子大極圖解曰
其動也誠之通也體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
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
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
言其實也

一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盧齋蔡氏曰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

之能明耳之能聽心之能思手容能恭足容能重之類人
豈不是兼形體說豈不是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能也
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入之為不善乃物欲

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盧齋蔡氏曰恐人之為不善或

使不為性善之累○或問情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為情
性之能為才以良能字來解才字最切○次崖林氏曰人
生有這性便能發出來幹事便有這才祇為物欲所害把
許多才幹都壞了都不能幹得甚事故曰非才之罪如說
爾而與之食行道之人不受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
此皆人之才能也却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而受無禮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七

之萬鍾把生平許多節與都表了此便是為物欲所害○
月林丘氏曰於此見善者乃人性之本然而不善者乃人
為之使然然則人之論性豈可以人之為不善者而棄以
誣其本然之善哉○通考景逸高氏曰性既善才豈有不
善迷於性則不善復於性則
善如反掌然能反者乃才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

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

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

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盧齋蔡氏曰。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固之吳氏曰。孟子所謂才。是就剛隱羞惡等處言之。程子所謂才。則指其稟受者而言。故其言不相合。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善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

盧齋蔡氏曰。前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為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可復於善。其學。者所當深玩也。嚴齋胡氏曰。孟子在本原歸不同也。情欲上看。故以性為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質而言。斯為明備。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密。理無不善。所以氣之清濁。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性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人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則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失之遠矣。○涇陽顧氏曰。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於世。而無復異議者。其功大矣。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盧齋蔡氏曰。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固之吳氏曰。孟子所謂才。是就剛隱羞惡等處言之。程子所謂才。則指其稟受者而言。故其言不相合。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善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盧齋蔡氏曰。前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為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可復於善。其學。者所當深玩也。嚴齋胡氏曰。孟子在本原歸不同也。情欲上看。故以性為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質而言。斯為明備。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之說。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為密。理無不善。所以氣之清濁。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性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人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為水。濁者亦為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則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失之遠矣。○涇陽顧氏曰。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

性善。愚竊以為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為性。緊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善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說不善於性。不可得矣。故曰。正顯性善。○程伯子云。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數語說得最玄。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又解得最徹。○敬軒薛氏曰。孟子言性是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皆萃程張之論性。至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次崖林氏曰。才為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上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言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也。凶歲子弟多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也。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服。賴非僻之心。生理義之心。由是而喪矣。心既陷溺。於是為暴。所謂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者是也。然字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下文同然乎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性之能。心盛貯。這性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喪。而為暴。非天降才之殊。而為暴也。○彥陵張氏曰。多暴之由於陷溺。見心不陷溺。決無有不同者。故下文歷歷只証其同。○首二句當側下看。非降才殊。而陷溺其心。俱偏承多暴一邊說。○觀濤子氏曰。多暴處空說。衣食不足。財在

陷溺其心內。看來多類亦不可說。明只以類字當善字。說如人暴橫者謂之無極。或云無藉。即此類字意。因之吳氏曰。陷溺其心。心字與後心之所同。然心字正相應。蓋此章全重心。言心正。所以言性也。心性原不是兩箇。故曰盡其心者知。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

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

不齊也。夫音扶。楚音牟。耨音憂。說音交反。

楚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

也。次崖林氏曰。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雖有不同。言所獲多寡之異也。則地有肥磽二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是譬陷溺其心意。此下就當貼云在楚麥豈有不同者哉。○月林丘氏曰。此節文氣只重皆熟一句。不作三同平看。播種二句。是比降才之同。皆熟句。又是比為善之同。其或有不能盡同者。則下二者所致也。○虛齋蔡氏曰。既曰其地同。又曰則地有肥磽。何與蓋同一地也。特有肥磽異耳。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總是同類相似之意。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所謂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

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次崖林氏曰。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楚麥舉。

相似言各有相似處。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疑其不相似也。相似者才也。聖人與我同類。就舍其才相似意。因之吳氏曰。章內相似字。面及諸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徒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起人性之皆善也。明矣。○觀濤王氏曰。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說。而含性意。○虛齋蔡氏曰。今夫楚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口。是即人身之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為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

之足同也。黃音。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似足形。不至成黃也。次崖林氏曰。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是孟子解龍子之言。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

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

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觀濤王氏曰。如使口之於味四句。是反言以見其同。宜一氣讀下。○虛齋蔡氏曰。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效古 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禮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三十一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

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敬軒薛氏曰在物為

仁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如此處之

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景逸高氏曰有物有則之謂

在物為理用物付物之謂處物為義○伊川先生此二語

關涉不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為在物之

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

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為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

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盧齋 蔡氏

曰理義之悅我心如他人所處合理吾固悅之如自己所

處合理吾心亦自快極是皆可見理義之悅我心也此方

是人心之所同然也蔡峰陳氏曰然即悅也理義之悅我

心即人心之悅理義也文法頓挫耳猶韓文用衣食於奔

走句法○因之吳氏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理義是天

地間至純不雜至粹無疵底心所同然就是這箇物件

要在此處隱隱藏得箇性善底意思○先得者從陷溺既

久之後而言其實無先也正要指聖凡同體處若曰氣質

清明則止聖人有此心矣非同然矣○敬菴徐氏曰聖人

先得以下俱發明同然二字以應聖人與我同類一句理

義人心所同悅聖人只爭得箇先字故心悅理義猶芻豢

悅口自然不假安排可見凡心與聖人同此善也悅

字比然字

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

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

始得季思歸氏曰合如此是理合如此而如此是義如此

而安如此而體驗之有味涵泳之無窮故理義之

成仁舍生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悅口怎能做得

此事今於理義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由物欲陷溺其心爾

吳氏曰心遇理義自然悅口遇芻豢自然悅二句正見不

期然而然之妙○心具乎性性統於心心性只一項事心

善而性善何疑哉此章前三節從多暴多類陷溺不同處

引出性善之同後五節則推人心同然理義以發明上文

性善之同意通篇所重在聖人與我同類句及人心同然

一章大綱領然性善不可見可指惟心故下以人心同然

理義推明人性皆善之旨中關反覆譬喻極其轉折無非

欲人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耳○

慶張氏曰此章提出聖人二字正是孟子吃緊為人處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三十一

帝生人止得一付鍾鐘正因世人不信自心即聖只說聖人是天生成底不知聖人亦只是一箇人故提出同類二字又提出先得我心四字可見人人學得聖人只要在自心上去討箇下落○嚴泉徐氏曰此章始終只重箇同字以心論性者心統性情心同則性同可知也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原無不同處楚麥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而結之以聖人同類龍子至末是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而結之以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只是把聖人做箇樣子○通考清瀾陳氏曰孟子言心陸子亦言心孟子言陷溺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惟恐人陷溺於利欲而無以存其仁義之心陸子惟恐人陷溺於文義知見而無以存其精神之心○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善心心不可泊一事言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五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葉五 剖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

壞一李氏曰此為放失其

心者發日嘗美便見今之已失其美矣惟其初於大國正斧斤牛羊所自來此句亦須着眼○景逸高氏曰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心息生長也循初張氏曰人以鼻息出不幸處適意之境人為息凡物以發榮枯潤為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

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

觀濤王氏曰日夜所息以氣化言○虛齋蔡氏

曰日夜之所息人與物皆然如竹笋之發月開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蓋日間遇陽氣燥熱亦有且晝倍亡之意

也草木之旦氣獨盛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

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

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彭山李氏曰木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

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

天崖林氏曰山木一條是引起下文○觀濤王氏曰以山

木樹人心各有兩層意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是也然

意重下一層○因之吳氏曰人見其濯濯三句不是概歎

口氣是歸咎於牛羊之牧意下人見其禽獸三句亦然

深歸咎於且晝之枯意便隱隱起下失養則消聖賢文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五

血脉相貫 類如此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楛亡

之矣楛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

好惡並 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天崖林氏曰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文勢直趕到可以為美乎。止雖字與下文放字相應。言雖在人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觀濤王氏曰。雖字與上文嘗字劍看。據他後來放失似無良心。故下值雖字說起。○環一李氏曰。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未失之前如此。

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觀濤王氏曰。仁義是性好惡是性惡。是情能好幾希不多也。○次崖林氏曰。好惡情也。與人相近情惡是才。幾希不多也。之發得其正也。緣平旦未與物接未汨於欲故如此。所以幾

械也。觀濤王氏曰。械即桎梏之。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斧斤也。然其日夜之

反覆展轉也。虛齋蔡氏曰。所以放失其良心者。言人之良心。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斧斤也。然其日夜之

雖已放失。虛齋蔡氏曰。所以放失其良心者。言人之良心。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斧斤也。然其日夜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間亦必有所生長。次崖林氏曰。日夜所息。日裏也。生。來生得多。故接說平旦之氣。下文只說

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觀濤王氏曰。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由夜而平旦。靜者方向於動。

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良心也。而乃言平旦之氣。蓋理氣不相離。氣清明則理發見。如清水貯寶珠。珠光

自現。敬軒薛氏曰。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

明洞徹。胸次豁然。真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

氣澄靜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

如平旦之時。則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憶少年

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記。至來早。即心志豁然。昨晚所

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誦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

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可驗。夜氣之說。○所川曹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多。因氣動於欲。陷溺耳。及至氣清。欲息。時善處自。但其發見至微。○觀濤王氏曰。好惡與人相近。好然發露。未嘗有意好惡。只是一念向背之間。所謂無好未與物接。未嘗有意好惡。只是一念向背之間。所謂無好之形。有好之理。無惡之形。有惡之理。幾希云者。因復於既放之後。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次崖林氏故也。鼻之欲。皆所以放其良心也。且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晝所為之不善。亦只是這節。

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

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

日以寢薄。敬軒薛氏曰。夜氣如泉源。清之數。而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而不足以存

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遠矣。次崖林氏曰。心合理氣。理強則人心道心之勝。負接。故其勝存。存。惟用氣之。幸運用皆在於。且晝之應

而理。因之。汨沒良心。因之。斲喪良心。則氣被紛擾。混濁

而理。於是復存。故以良心之生。歸於日夜氣之所息。夜氣

之所息。無幾。且晝之攻伐。不已。則氣不復能靜。清。雖夜來

亦覺紛擾。混亂。而理無以自存矣。故曰。夜氣不足以存。

心者。氣之會也。氣一而已。日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為

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因其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

非有二也。○君子性之。能人之能。為善皆才也。好惡近禽

獸。則不能為善。似乎無才。故以為未嘗有才。不知人之情

本善好惡人之情也近禽獸則其情惡而不善矣是豈人之情哉人之情本善人之才則能為善因人之不為善疑於無才故即人之情本善者以明之入之情本善則人之為不善由且書之枯亡非未嘗有才也明矣○虛齋蔡氏曰且指日間言與且書且字同與且氣且字異其日夜之所息者夜氣不足存則且氣遂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亦滅矣○甘泉湛氏曰人之心理本體具有格之反覆則亦若無有矣實未嘗無也夜氣養之則本體端倪發見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者是也見此端倪遂從此涵養擴充盛大則流行矣○整菴羅氏曰夜氣之所息其用加處全在且書之中為不在此靜中也○雙江薛氏曰平日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氣象而不枯於且書之際而後即養之之法○下庵馮氏曰人性皆善雖當伐之體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葉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歷人之心死中求活處○孟子指點一息字可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心能常用息之功不專靠夜氣之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所息庶乎二六時盡是平日之氣象矣○昔人論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氣一段工夫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日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沈於人乎○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如平日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雲峰陳氏曰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顯養之何如耶誠使山木既伐之後猶能禁而衛之使萌芽之生不為牛羊所牧則山木得養矣人心既放之餘猶能保而存之使幾希之

萌不為且晝所格則人心得養矣山木得養則雨露日滋發榮日盛而材木不可勝用矣不但萌芽之生而已也人心得養則夜氣愈清所為愈善而仁義不可勝用矣不但幾希之萌而已也人其可不知所養乎○因之吳氏曰看此章要曉得氣化人心未嘗斷道生理要曉得成賦既生機發洩不可遏抑不可阻禦故言無物不長日失養則消者失養則生機先已阻絕從何處生發從何處暢茂故云無物不消○月林丘氏曰養字就既伐既於之後說○虛齋蔡氏曰辭俱平說意則重在人心大文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通考觀濤王氏曰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 次崖林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有定時故日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係於操舍無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虛齋蔡氏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存其亡只係乎操舍之間忽然而出又或忽然而入推所操舍耳在之心之出入豈有定時哉出則在外入則在內亦惟所操舍耳在之心豈有定處莫知其鄉與出入無時自是不同予故於出入字下兩箇忽然以註無時之意○觀濤王氏曰天理乃心之本體心在天理為存為入離了天理為亡為出○景逸高氏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盡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下庵馮氏曰心只是一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
危惟後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孟子言之以明心

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得得失之易故保守

之難敬軒薛氏曰學者之心常常有所不可頃刻失其

養東鄉艾氏曰聖賢道理說到心上便有一番戰兢惕厲

性不言心而大學必曰正心此操存全亡孔子所以危之

也其根源則大心惟危道心惟微先之矣敬軒薛氏曰

心不操則無主放者固弛於外馳不操者亦入於空無人

去人被私意所蔽天理即亡聖人教人操存省察所以要天理

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敬軒薛氏曰心一操而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道敬以直內而已整卷羅氏曰操舍之為言猶俗云提起

入亦以操舍而言耳南星鄉氏曰心體本無出入操之

之有見人心之危若養之純熟莫知其見道心之微操存舍

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

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詩曰萬般補

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嘗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

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敬軒薛氏曰敬便

操存乃自操而自得此心操是心自操心只是箇心所謂

體謹威儀便是主敬之規模王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

交正持養之要道也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

亦敬也莊渠魏氏曰收斂停當深造默成方是天根之

學其機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間耳操則存舍則亡收之

甚易放之亦甚易不可不慎也景逸高氏曰此箇心體

一醒即是本體昭然發現更不待認而後合認而後合則

與道為二反成急迫躁擾矣至於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心

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觀

山劉氏曰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感而逐一向放失在外

為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

細之岐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人至於

無眾寡無小大只是一箇工夫朱子曰略綽提撕言用

力之不多也人心一點虛明炯炯不昧本自提撕何用着

力纔着力時便有眼中金玉屑之病孟子謂之助長然不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着力時又一味放倒恁地昏昏不得不自提自醒耳此之

謂勿忘勿助之間澤山鄒氏曰此章大意重養良心於

既敬之後操存二思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

字正養之之方

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皓亡則夜氣愈清夜

氣清則平日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

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王

言物長物滿此勤破千古人心之機唐虞言精一。孔子言存養此指示千古心學之要。因之吳氏曰觀夜靜時良心復萌可知靜為天地人心之根故學者須識得動只是靜之作用處一靜字便了。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虛齋蔡氏曰無或乎王之不智言其不智有由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據現在言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善也。○因之吳氏曰人心虛靈莫不有智惟王不智疑若可怪然據王所為自有所以壅塞銅蔽之者何怪其然故曰無或乎王之不智。此章雖自謙論實陰寓諷諭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於智故首句就有鍊動激發之意。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

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虛齋蔡氏曰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我見王之時

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觀濤王氏曰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

能如之何哉。觀濤王氏曰有萌生於一暴終無如何生於十寒。因之吳氏曰通章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常晉接者固在衆小人而不在吾也。親小人遠君子意全在此二句見出便是鴻鵠將至之說就是聽信不專了。下節非另意但上節猶未明說出至下節則把鴻鵠援弓影見齊王不專意。

節猶未明說出至下節則把鴻鵠援弓影見齊王不專意。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

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

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

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

矢而射也。因之吳氏曰此條又從吾如有萌焉句生下來大意謂王再不要好底人教我也沒奈何縱使吾之善教無以異於奕秋而彼之聽信無以異於鴻鵠聰明何由啓智慮何由達乎。此節只要把專心致志四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認得定孟子全在此上着精神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以是上順通口氣為是其智弗若二句是翻騰口氣亦是孟子擔宕益深罪其鴻鵠之思也。使奕秋使字是設使之使非實事也。此章承上文心字來大都亦是論心見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程子張氏曰即王心亦有萌處便見非智之不若人。

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虛齋蔡氏曰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

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

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

賢人易親小人易親

是以寡不能敵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

日常多。蓋以此也。虛齋蔡氏曰：孟子之於齊王，進見時少

子。聽信不專。而有以分其心於多岐也。此章之旨，謂無

怪乎王之不智也。蓋君子疎而小人親也。使其能專心致

志於君子，則君子日親，養之以善而智矣。今也不然，故小

人養之以惡，則愚無怪乎其不智也。二節一貫，意故引程

子范氏之言於後，貫兩節意也。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

善之旨，就如王之不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其智弗

若與日非然也，便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敬軒薛氏曰

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省菴吳氏曰：合前章

來前於學者，則欲養其幾希之萌蘖，此於齊王則

慨其萌蘖之不有，自修之功，格君之道，具見之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虛齋蔡氏曰：所謂二者

食，豆羹得生，死之際，但新安以為是說，託孤寄命之大

節時事，則亦似有未盡者。如孟子答滕文以效死勿去，子

思之守死於衛，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

生取舍所在也。凡古人殺身成仁，奇偉峻絕等事，亦皆

只是性分內所當然者而已。所謂秉義義理之良心也。故

此章舍生取義處，不必說是賢能如此，且說個秉義之心

人所同然者如此，故一簞食，豆羹，餘計云：是其義之大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釋山鄒氏曰：此只

泛論人心，且撥說決擇輕重

意及所以然處，下節方言之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

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

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

那氏曰：註秉義義理之良心，本說得全。下文註又專

說羞惡之心，蓋於舍生取義上為切也。其實一也。是以

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虛齋蔡氏曰：所欲

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大註云：欲生惡死者，雖眾

人利害之常情，此眾人雖聖人亦在其中。又曰：欲惡有甚

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此亦通眾人而言，故不以

賢者及君子等對上文眾人字也。下文眾人字則對賢字

說矣。○雙梧湯氏曰：此條蒙上文來點出兩甚字，妙見大

擇取舍意，即上條註中尤美意也。○月林丘氏曰：上言舍

生便是死矣。上言所欲便見所惡矣。故此兩釋之。○因之

吳氏曰：此論秉義義理處，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

極重且敵義理不過則良心所固有，益彰彰矣。欲惡有甚

於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義之心。欲義則甚於生

惡不義則甚於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蓋指本然欲惡說，故後日本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

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理義而為之矣。觀濤王氏曰：此及下

節即次節之義而反

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上轉換精神照註連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觀濤王

是二字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夾其必有秉彜之心故遂承之也○月林丘氏曰兩是字上指所欲有甚

於生下指所惡有甚於死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

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存之而不喪耳觀濤王氏曰人皆有之句重看賢者不過能勿喪耳帶言○麟士顧氏曰賢者能勿

喪耳與前章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次崖林氏曰此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

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

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次崖林氏曰此條又是見義心之發處以明之與前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此見孟子義理爛熟但說便

到透徹痛切處○無回沈氏曰此正言能夾死生處簞豆至微而係於生死極大噉蹴之非禮義極小而當行乞瀕

死之際亦耿耿持一不受不屑之念此正義心激發處可証人皆有之之實○虛齋蔡氏曰

蹴爾尤重於噉爾故乞人亦不屑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次崖林氏曰此對上條一簞食一豆

羹意說簞食豆羹生死所係是於我有益者而猶惡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我身無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觀濤王氏曰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於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所

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虛齋蔡所識窮乏者得我併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言之可見聖賢之精於義

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辨禮義而受○照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說為宮

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曰於我何加焉却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

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觀濤王氏曰受萬鍾之人即不受噉蹴之人作一等人看○彥陵張

氏曰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遜讓故兼言禮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

肯受嗶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

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次崖林氏曰三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秤

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肯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言生死所係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已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月林丘氏曰失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其本心正與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字相照○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

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

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虛齋蔡氏曰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

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晏安之時則釋後三節意也○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

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總註最要看得好危迫之

際尚可能忍晏安之時乃就利焉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

刻而忘也○淮海孫氏曰嗶蹴不受乃羞惡之心所謂本

心也不喪於死生危迫之際而乃失之晏安之時物欲蔽

之而有所不察也○麟士顧氏曰按紹問編云論語以富

貴貧賤判取舍之大分此章以生死判取舍之大分兩處

俱以人之所欲人之所惡中

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微

胡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有此一

生理天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觀孔門只說為仁便是從心

地上做工夫一切從此流出○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生

理具在吾身心為之主也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涵養得

本心熱到清明和暢處仁可識矣程子言心如穀種仁則

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又嘗言雞雛可以觀

仁切脈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雞雛是生意醇粹

處切脈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景逸高氏曰

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個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為

心故本心為仁其不仁者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

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次崖林氏曰仁者心之德則仁是

心者反而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比心又出一步曰人

自其所具者歸於其之者故曰反所以反而名之人心者

欲人知其切於己也○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實心之所以

為心也言則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心自心之心所以

為心之理亦可謂仁為人心亦可則可以見其為此身

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梁峰陳氏曰仁謂之人

該括乎萬善流動於方寸之間惺惺不昧生生不息可以

酬酢乎萬變而不至於塊然無用者仁為之也人而不仁

則其心死矣仁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

非人心而何

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梁峰陳氏曰義謂

之人路者蓋其權

衡乎是非揆度乎可否發見於行事之際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可以為衆人之所共由而使之不陷於邪曲者義為之也。行不以義則皆荆棘矣。義非人路而何。○西之吳氏曰：義為人路者言其為坦然大路而非邪蹊曲徑之可比。不論經權常變得義裁制自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且如漢高為義帝發喪略借此義底名色便放天。揭地做出帝王蓋世規模。故曰大路。○此節是學問之道。以求放心。底根子要看得相關。道莫大於仁。義而心便是。仁由心而出之。正路便是。義心之關係甚重而決不可放。如此故學問之道皆求放心而已。先把心字說得重。未節說求放心方始得力。○通考。羅氏曰：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者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卽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遂失其旨。歷選諸儒先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為盡之。且以為義。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微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為渾然也。○近世學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語便要硬說心卽是仁。獨不思以仁存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言亦出於孟子。又將何說以通之。耶。孔子之識顏淵亦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仁之與心固當有辨。須於此見得端的。方可謂之識仁。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次崖林氏曰：此下二條只是嘆。

人失其良心。○有放心而不知求。卽上章所謂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且晝之所為。又從而枯亡之也。凶歲之陷溺其心也。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之。失其本心也。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亦放其心也。○彥陵張氏曰：放心加一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底機括。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

親濤王氏曰：要得警醒人意。○心如何有放。蓋天理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是放。猶俗云走作了也。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我欲仁斯仁至矣。迷則千里。覺則現在。○歐齋胡氏曰：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騁。然後為放也。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景逸高氏曰：心一仁終日行。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走底便是義。非別有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虛齋蔡氏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如中庸道問學同。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次崖林氏曰：言學問之道只是要求放心也。仁人心也。求放心卽求仁也。仁存而義亦在我。所謂仁義不可勝用者是也。故曰而已矣。言自此之外無他事也。○清湖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禮義之心為主。不使為利欲陷溺而喪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惟在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求人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以靜坐收拾精神。不令散逸為求放心。失之遠矣。勉齋說深得孟子之意。○景逸高氏曰：人只有這一個心。却放而不知求者何耶。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他一個身子。終日營營何處。覺得有甚放心。所以全要學問。學問才曉得有這心才曉得這個心放不放。如何為放。不仁便是放。

如何為仁不族便是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東鄉艾氏曰此條人多看作學問之道只求放心便了詳孟子本意乃是學問許多道理都是為求放心語意毫釐千里若就學問止於求放心則無論其說重此空寂即安得謂之學謂之問所以朱註云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求放心而心之小註載朱子數條意亦多岐獨語類一條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最為切實而無弊必是朱子晚年論定之說○莊渠魏氏曰所謂求放心者亦非謂兀然坐以收此心也若是心彌難收何事非心日用間事謹畏皆所以求放心也故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觀濤王氏曰放字病痛有粗細極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身不違乃深於求兼靜有動察言○通考近溪羅氏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故心以不知而放則可以學問近求○甘泉湛氏曰心未嘗外也私欲蔽之而不知故以為放爾頃刻之間迷者覺焉其在內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若也故學問所以求放心蓋覺其明蓋能如是則志氣清去其蔽而放心自存是不求之求也○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虛齋蔡氏曰味無他字見得非心也或疑朱子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數語似有先求放心之意非也蓋學問以求放心下學也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其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者事字對道字非一端貼無他及而已矣字○敬齋胡氏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敬軒薛氏曰一念之差

即正○為學第一工夫存心為要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只管做進上去孟子曰學問之道求放心程子曰聖賢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

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通考胡氏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為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然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謂中庸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功心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按孔子之傳矣○收放心只是一個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道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在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歛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歛再不令走作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虛齋蔡氏曰非人所緊要者以其不切於用也○觀濤王氏曰不遠

秦楚之路不以秦楚為遠也
不作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因之吳氏曰指甚輕心甚

倒置舛錯非誠所謂不知類而為天下之至愚極暗者哉
全要體會得疎動人心意○擊山鄒氏曰心不若人謂物
欲陷溺而失其同然之理如人心有仁而彼則忍人心有義而彼則貪是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

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吳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虛齋蔡氏曰身以心為主

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而日無以
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日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拱把之桐梓只言微小
之意以明身之為重也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之意
○參陸張氏曰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個愛字蓋人雖至
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雖
日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
剔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味其所以養
矣又何以成其為愛也哉人若思量到此夾不肯甘置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

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

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二物申上兼所愛所養二句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緊陸陳氏曰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於無所不養之中
而考其所養善否之異何者養得其適而為善何者養失
其道而為不善則非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不可也○觀
濤王氏曰於已取之言其等級分限當身而其自可執以
稽善否也註輕重字即下貴賤大小字○因之吳氏曰言
不可漫然從事於所養也要重看一考字人之所養只為
昏昏惘惘不自照察所以至於小害大賤害貴若一自考
省必有面熱內慚之不服者蓋喚緊示人意也於已取之
正印考底方法若認作近而有餘以是為自考之易便非本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吳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次崖林氏曰此條正

養其小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觀濤王氏曰養其小體是徇人欲者養其大體
是完天理者故為小人為大人所謂於已取之者如此○
月林丘氏曰貴而大正見是重者賤而小正見是輕者養
其小為小人則所養為不善矣養其大為大人則所養為
善矣口腹心志字且未可說出○虛齋蔡氏曰看來賤而
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為小體者因孟
子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
以及其餘孟子要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聽者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齊檟音賈楸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虛齋蔡氏曰楸棘一物也木堅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楸棘詩凱風吹彼棘心傳曰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也

狠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虛齋蔡氏曰一指非實以肩背為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今有場師二條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不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譬以起之○月林丘氏曰養其小者二句已是單說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至

大以該賤意場師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狠疾又就身上比養小失大意雖兩平漸說到切近處然後說出口腹正意以歸結之存疑分屬害貴害大未是○困之異氏曰第二節以大人小人比並對言見所養善否關係最大如此發當自考之意已是明盡了下文獨就不善養一邊以深垂鑒戒要即申說養其小者為小人之句意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觀濤王氏曰養小以失大謂心為嗜欲所困也○麟士顧氏曰

上兩節正與此節前未可出正意○困之異氏曰養其小者為小人只就義理論而斷其人品之卑污猶未說到人處惡處下則言不善養者為人所賤惡以激發其羞惡之良孟子傲動人處未有若此之深切而著明者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

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觀濤王氏曰設言若養小而

而取賤耶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麟士顧氏曰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况口腹不但尺寸乎照應此也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

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省卷吳氏曰二節反覆呼應上

雖養小亦可假設之言正見養小者必害大也○困之吳氏曰此章大抵為當時貪養富貴饑渴害心者而發首節所以養其善不善三句最重乃一章之綱下五節無非發明此意耳次節言體有輕重而大人小人係於所養因見得已之當自審後四節獨就不善養一邊而言益見當審輕重於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至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次崖林氏曰

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體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復為之主也○觀濤王氏曰此云鈞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下言鈞是人也宜其所趨向同也意

宜有別○從隨也從其大體是憑池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良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

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觀濤王氏曰物交物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

耳引之而去是引耳而使聽引目而使視不作引心說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景逸曰心之官則思思則慮慮不昧之謂思是心之府於心為用者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凡事物之來

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物來蔽之月林丘氏曰蔽是遮蔽本文蔽於物是耳目見蔽於物註物不能蔽物來蔽之就蔽心說非蔽

也耳目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立

之次岸林氏曰先立乎其大一正其或從其大體意

之觀濤王氏曰先立乎其大者立字有植立不仆之意謂

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

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變主幸此是念現前能為萬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

奪之矣紫峰陳氏曰知知之為大而先有以立之使之卓

必其所當視而視遠惟明聽必其所當聽而聽德惟聽耳目之欲豈得而奪之哉觀濤王氏曰小者指耳目奪是

奪心此不但淫聲邪色即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奪其心推類可見敬齋胡氏曰為物欲所勝者皆是

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先立

乎其大者便是心有主了其功在於酒養省察後渠

氏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夫耳目有用而無思故邪正兼收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惑則後於

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頑空擊菴羅氏曰嘗閱象山書大抵皆明心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技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思觀孟

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孟子此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

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吃緊為人處不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

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鑲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而象山之教願以為此心但有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

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登孟子先

立乎其大者之本旨哉清湖陳氏曰愚嘗究陸學自謂

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

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

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

日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此所

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心箴曰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

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

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莊渠魏氏曰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個主宰

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

幾希此只為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

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矣行眾

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

誠恐范無下手處若能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

件皆有下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止

是此個工夫也○心是吾身主宰敬是吾身自做主宰處

○戴由劉氏曰人身游氣耳而心為效靈之官以其靜而

能治也今夷天君子百體而同其擾擾則眾侮交起將何

特而不亂乎○月川曹氏曰誠是消萬偽一敬足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五

之事能如是則中自有主○清湖陳氏曰陸子曰不專論
事論未專就心上說蓋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思汝孔
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未而專就心上說也
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利欲而
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
樂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
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陸陵張氏曰從來只以公

子劍之雖本維皇降衷語意來亦是從人爵上生發出此

個名目來歷倒他說個天爵便見貴於人爵矣○虛齋蔡

氏曰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

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

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觀濤

王氏曰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即仁義之有實處

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

是秉彛好德自然之情不涉工夫說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五

之而自至也紫峰陳氏曰古昔盛時風俗淳厚人知自重

德之地以修其天爵蓋吾分之當然初無意於人爵也然

期得而自得矣○彥陵張氏曰從字全不費力因此天爵

而自然得之若形動而影從也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

人爵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人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曰其要之之心即其棄之心也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實固已亡矣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隨之則亡故曰終亦必亡也月林丘氏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則得一之於前者原非其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保之於後者又無其具所以必亡也困之與氏曰則惑之甚句重看終亦必亡句帶言蓋以反已自修之學律之而見其微細之甚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孟子悼慨今人本意全在乎此若人爵得失豈暇計論但就當時戀戀於此故以得失易動者惕之正欲其轉人爵之慕而為天爵之修也通考次崖林氏曰孟子之時人向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士爭事文藝以待有司之求天爵不復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天下何由治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虛齋蔡氏曰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爵

祿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觀壽王氏曰欲貴者之貴不主爵位說虛說個顯慕尊榮意○紫峰陳氏曰貴於己者無待於外而自足者特心蔽於物弗思而求之耳○次崖林氏曰此因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喚醒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

諸已而不求諸人必○彥陵張氏曰此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

虛齋蔡氏曰本然之善指所性之貴也趙孟晉卿也麟士顧氏曰按通義金善指所性之貴也趙孟晉卿也仁山云晉六卿趙氏為

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

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觀壽王氏曰人之所

之文繡此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梁之味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次崖林氏曰詩既飽以德是

章取義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

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日飽乎仁

義則吾心自有膏梁之味故不願人之膏梁之味○虛齋

蔡氏曰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月林丘氏曰今聞廣譽從飽仁義來聞譽一樣令字廣

字有別耳膏梁文繡皆人之所貴者此節是說那在己之良貴如此兩不願字○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之

正見是貴於己處○吳氏曰此節正見其為良貴非涉小富貴炎壓勢利之意故尹註在外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

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

於不仁者也虛齋蔡氏曰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謂仁固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與則不仁者得助矣

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者以吾為仁不力只是杯水之仁故也觀濤王氏曰仁不仁只是一心中理欲勿作兩人看○仁吾所本有不仁吾所本無故其勢自不敵但非所論於為仁不力者耳杯水喻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希之仁薪火喻昌熾之不仁謂之不勝喻人自誤○次崖林氏曰人以為真不能勝不仁如何是助不仁之甚如此則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都去為不仁不肯為仁矣豈不是有助於彼○嚴泉徐氏曰仁是心之本體不仁是從物感生來仁原是主不仁原是賓仁勝不仁本是常理然仁是道心道心最微而不仁多是有種之欲最難去若非十分用力則人欲方熾而幾希之理惡足以撲滅之却又不能反諸己而乃謂不仁不可勝豈不誤哉○因之吳氏曰仁夾是勝不仁今之所以不勝者特以杯水車薪之故而世乃遂謂之不能勝焉豈非與於不仁之甚者乎此因當時以仁為不勝不仁故發此論本文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是立言根子與於不仁句要說得重把別人底不仁都歸到他名下正是深罪之之意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張氏曰亦終必亡即指上之為仁者語○虛齋蔡氏曰言此人之心亦且厭倦怠棄并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附稗蒲賣反夫音扶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

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虛齋蔡氏曰此非有慕於美稗正深見美種之不及熟為可恨也

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仁必貴乎熟觀濤王氏曰仁如何熟此亦須自五穀會意蓋心如穀種亦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至於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熟處而已矣者必至於此而後已也

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自溟徐氏曰仁在心自有無限生機然工夫全在涵濡充養勿忘勿助方能保合故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責在人用功求熟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教學者亦必志於教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

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彥陵張氏曰引弓滿發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規矩

無一定之則大小方圓惟所用之故曰以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

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

乎釋山鄒氏曰此章即藝以死道見必不能廢成法教學

精一孔門之博紉大學之格致誠正古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為教與學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一

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告子章句下



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

禮與食孰重曰禮重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

不至於淫佚

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月林丘氏曰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一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餓而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

釋士顧氏曰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不能具六禮之類不以禮食如嗟來之類○觀濤王氏曰禮天理也食色

之流則人欲也任人只要伸欲抑理此壞人心術之論○

虛齋蔡氏曰此即所謂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此之奚翅食色重者其不揣其本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釋士顧氏曰於答何有正謂往處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搯初委反

本調下末調上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

山者虛齋蔡氏曰岑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

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虛齋蔡氏曰此節喻

不以禮與食色輕重之大分較之而但以食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下條金重於羽亦是

此意通考彥陵張氏曰輕重是本章正字眼孟子提出本末二字以權輕重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句是通章斷案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虛齋蔡氏曰金帶鈎古有成語帶鈎以金為之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金本

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

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虛齋蔡氏曰不揣其本至一羽之謂哉味文勢語意亦相承言

任人之論蓋不揣本而齊末至使寸木高於岑樓者也然

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觀濤王氏曰不揣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論之下節是反任

人之意而論之上節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

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

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虛齋蔡氏曰禮食親迎本不可為禮之輕但以對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則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

差而已釋山鄒氏曰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在人所此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但食色之差重

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

往應之曰鈎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鈎則不得食則將

鈎之乎鈎音鈎樓音樓東家墻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

樓之乎樓音樓

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比之相較則

禮為尤重也虛齋蔡氏曰任人此問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不曾思鈎兄臂與樓處子之犯大節

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便見得禮終是重矣甚矣

孟子之善於辨折也麟士顧氏曰不鈎則不得食雖亦至於饑死然兄臂必不可鈎也不樓則不得妻雖亦至於

無後然處子必不可樓也不是偶然不得食與暫時不要

故曰兩頭俱重亦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

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虛齋蔡氏曰此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

衡非惟正大之理痛快人心而其雋永之味咀嚼無窮此

等論議所謂中庸其至矣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驪士顧氏曰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重輕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此等議論真有功於人心

○皆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後齋胡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既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觀濤王氏曰孟子曰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直是決可以為意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何則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次崖林氏曰人皆可以為字上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觀濤王氏曰如何則可只是不勝為患意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盧齊蔡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本不論形體故曰奚有於是抑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之也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重謂為其所為也○然則二字要看與上文意相連蓋所以為無力人者在於不勝匹雛所以為有力人者在於能舉百鈞則所以為鳥獲亦在於能舉鳥獲之任是皆不在於形體也此上盡是譬喻夫夫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則正言人皆可以為堯舜意也次崖林氏曰夫人以不勝為患患不能勝為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是承上文不能勝一匹雛勝字借使來無力有力兩個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二為字不同○奚有於是是一條說為堯舜在子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通考幾亭陳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見人性皆善而聖非為不成象山於四海千百世上下見得此心此理聖人所同是忘了一個人字此心此理人人皆同宜但聖人語意較孟子似更廣遠而其言隘矣陽明之門輒有言滿街都是聖人者是道了個為字未嘗為之安得都是聖人語意較孟子似更自在而其言疎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次崖林氏曰孝弟之理通於天下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

臂腹底際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念庵羅氏曰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神於不勉而中者然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思不勉必不可至堯舜之道盡

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

用而不知耳。

盧齋蔡氏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正所謂夫

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直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或眩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孝弟而欲駕世駭俗也。豈可以為人之道。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字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

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兩節云。虛齋蔡氏曰上一節言為堯舜之易。此一節言為

之在我也。○上以徐行疾行為言。此又言服與言行。必是因曹交所病而發。○此正所謂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者。言能為堯舜之事則為堯舜矣。不能行其事則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觀濤王氏曰服言行不必聯合。只合於孝弟。良心便是。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虛齋蔡氏曰其詞皆近儒而鄙陋有

扶貴求安之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者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因之吳氏曰通

字末節兩求字亦即為也。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

不必留此而受業也。虛齋蔡氏曰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

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眾人所可與

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

則如此。○夫道若大路所該亦甚廣。則所謂歸而求之有

餘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而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者

謂歸就親長對留此而受業於門言也。其曰性分之內萬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分之中萬理皆備。求之學親敬長之間。則其理隨處發見

者所謂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只

在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即此克

之便是吾師也。蓋惡恭敬是非亦然。○觀濤王氏曰大路

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喻其由。○有

餘師只在良心發見上說。如遇親知愛。遇長知敬。一點良

心便是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通章孟子之意重在

一為字。孟子為字便是希堯希舜工夫。曹交不知乃在形

心不鑿於後
兩節見得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

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虛齋蔡氏曰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小弁數

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自怨也但

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也○觀清王氏曰怨是公孫

丑述高子之意如此言非溫柔敦厚之體也後凱風何以

不怨方是公孫丑自出已意言○嚴泉徐氏曰小人對仁

人孝子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

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

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為詩也關與等同射命亦反夫音狀

固謂執滯不通也觀清王氏曰詩雖主於溫厚然亦有當怨者必執彼以例此是執一不通故曰

固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八

為仁人之詩者又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親親之心也親親者仁也仁者君子之道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抑固矣○因之吳氏曰小弁之詩極其憂悲若切此非獨自傷是不忍怨然自處猶欲以哀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全要關上涕泣而道意若使父母廢我我便一手拓開視宗社之傾覆畧無怨念是以談笑而當涕泣之變矣豈不亦忍心而言理乎故怨正所以為親親親親正所以為仁與下文愈疏相反愈疏不孝一段仍是小弁之怨親親為仁矣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邯鄲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

自責也觀清王氏曰丑非疑凱風只是舉以例小弁意不當怨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九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

磯亦不孝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觀清王氏曰見然不怨則愈疏磯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

激於石而遂怒子微激於母而遽怒故曰是不可磯○虛

齋蔡氏曰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

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

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乃謂之磯○愈疏不孝也小弁之所

所以善為詩也。○三山盧氏曰：翼註以庶民之家匹婦失節，其事小，天子之尊，以庶匹婦其事大，然非朱子之意。觀小註一條，親之過大，則傷天地之和，戾父子之至愛，親之過小，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為可也。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盧齋蔡氏曰：言舜之其怨慕則小弁之怨不為不孝。若論所由則舜之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未竟為不同也。○觀濤王氏曰：舜自歷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已底豫有慕而已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彥陵張氏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此例通章只重小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一

上。○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因之吳氏曰：凡父子兄弟之間，天性至情，毫不容疏。若少有不合，便索拋撇，恣然恣念，此忍心刻薄之徒，聖賢所深絕也。若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之詞，還是依依戀戀，不忍撇舍，割絕底意，思此點念頭，猶在仁孝腔子裏，大本大原，不甚走作，故聖賢便自取他，而深辨其非小人之詩。其論章子不孝處，及陳仲子辟兄離母處，俱是這個道理。趙註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得，其旨矣。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輕名石丘地名

輕口 莖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十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

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悅

時宋輕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

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

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觀濤王氏曰：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二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盧齋蔡氏曰：我將言其不利也，似亦未為甚違於理。

孟子却力阻之者，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庶幾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卽其利之一字而究論之，如此當時以為迂濶者也。釋山

鄒氏曰：說個不利，便伏個利字在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天崖林氏曰宋輕不利之說其詳不可得聞大要只是說個用兵不利且都及道理是如何爾計利之風一借則上下爭趨於利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所謂上下交征利不奪不讓者也故曰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若蘇秦說六國縱親以拒秦張儀散六國之縱使事秦都是就利上說宋輕說秦楚之王要不過如儀秦輩耳○因之吳氏曰上言懷利以事懷利相接處那緊要全在去仁義人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之之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後惟利是視不復知君一父兄為何物矣下節懷仁義相接處亦要看去利字○觀齊王曰師衆也是三軍總名士即師不分將帥卒徒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三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案峰陳氏曰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次崖林氏曰惟只說道理更不及利害便是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仁義之教一與則

上下爭趨於仁義君臣父子兄弟懷仁義以相接所謂未之有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謂其殃民又舉周公太公封制以道之此仁義之說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做仁義也○君臣父子兄弟各見得分所當為便是懷仁義若有所為而為便是懷利○觀齊王曰懷利以事其君者以事君為利而後為之也懷仁義以事其君者乃仁義所當然不是以仁義獻於君餘做此○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應一理也○莊渠魏氏曰孟子心學精密洞察天理人欲之幾微故隨事剖判天理在一邊人欲在一邊以決取舍同一罷兵息民也若以利開導君心從人欲那邊則其害至於喪邦以仁義開導君心從天理這邊則其效至於與邦句句皆是實事非空言也○因之吳氏曰以利說秦楚終致亂亡不若以仁義說秦楚終成致王孟子許多言語總是欲正其罷兵息民之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三

大抵當時戰國策士縱橫捭闔所談不出利害孟子此章及上孟首章雖抹倒他利字究竟亦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則就義理上論利害此其所以為王霸之辨公私之分耳然孟子何不止言理之是非每每究竟到自然之利者正欲委曲引誘使當時欣欣然喜悅之走入仁義裏面來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處齊魯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虛齋蔡氏曰不報者不往答拜也。○彥陵張氏

曰日居鄉曰平陸曰處守曰為相此是敘事中心書法却未道破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出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虛齋蔡氏曰得間謂已得間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故註云知孟子處此必有義理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

下同與平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一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嶧山鄒氏曰為

其為相與乃故設此問以探其義理所在非真以此疑孟子也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虛齋蔡氏曰此數句皆書詞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也○儀禮意也對物言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之今也儀不及物則物雖備而誠不至惟不役志于享也故曰不享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虛齋蔡氏曰既不役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此一句最

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此分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

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便解得看來屋廬子樂正子都聰明○次崔林氏曰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

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紫峰陳氏曰

言書之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之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於享而但以物

為享此特其爾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為其不成享故曰不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十二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虛齋蔡氏曰屋廬子悅已

聞其言未得其意也○允範夏氏曰屋廬子之疑重在不見儲子邊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端說話則亦垂重在

拒儲子一邊末以得不得相形說來正見孟子權衡之妙○彥陵張氏曰或人之問疑其同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

之異也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在處守為相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問亦道出自家所悅底解悟來○通章逐段推

明不遷說盡為相處守四字是伏案不成享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虛齋秦氏曰名實二字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大註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

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

言上未能正其君下不能濟其民也

為說雖並言其實致

識重為人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其為人仁字單承為人邊來主立功濟世說

天崖林氏曰冕意以出處兩無所成不得為仁不知為人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將我以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故下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發弦徐氏曰仁者固如是乎冕全以形迹談孟子故下節孟子以仁不論迹而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

趨一者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

虛齋秦氏曰此條是反冕所問意蓋冕所問意言不為人

則自為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肖於就者也柳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

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

此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

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為心當理為事主心而

言事亦在其中矣○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

孟子自謂也以為承三子言則可○下位不指有官者謂

士庶也蓋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

云○天崖林氏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

之所存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

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合理也柳下

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

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

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

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則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

非為利祿也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

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鬪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觀清王氏曰道以去就之迹言趨以去就之心言仁字同字俱看出處上說○因之吳氏曰仁是各人心苗裡真種子各人了當自己心事君子只是自認個本心做得透楊氏微此心安處即是天理即是仁那管形迹上同異

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

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

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

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

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

聖人之心哉。

三山盧氏曰雲峰謂引揚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迹易明。惟伊尹

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按此與堯譏孟子處不成處出不成出意。最好比例看。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

虛齋蔡氏曰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

庶位者皆是。

削地見侵奪也。兗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省庵吳氏曰堯以魯之三賢不能救一國之削弱。孟子以百里奚之一賢猶足

以係二國之興亡。可見魯之不亡。正以三賢在也。安得為無益。○觀濤王氏曰說賢者有益人國。獨引百里奚相形

者。若曰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閑與亡如此。況不為奚者乎。○彥陵張氏曰節意重在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只用與不用。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不用字。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

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

其事而無其功者堯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堯必

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

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人化之皆善

哭堯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觀濤王氏曰內

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月林丘氏曰言有賢者則形諸外而

不至於無其功。名實必加於上下矣。故堯必識之。○彥陵張氏曰堯譏孟子意分三段。始之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

字與夫之二字責之猶寬。繼之曰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齊亦未必能有名實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

非賢語意一步緊一步總在事功上論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

樂遺管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魯

茶氏曰不脫冕而行言急也蓋堯非行旅服也史記作孔子遂行得其意。孟子言以為為肉者

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嚴軒薛氏曰孔子微

罪去魯之心。非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孟子莫能知

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

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虛齋蔡氏曰君

固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蓋聖

人於父母之國。至非眾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文

不欲為苟去三句內。而以起下文二句意。○見幾明決。自

桓子受女樂時。已決於去矣。用意忠厚。則且遲之。託以燔

肉不至而去也。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則紀其實也。○孔子以燔肉不至而行。其用意

欲人各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

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為不顯君相之失。以為用意忠厚也。

然雖此。故亦其故也。故又曰。不欲為無故而苟去。言在已

亦有關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又崖林氏曰。微罪從

前俱作君相說。惟蔡氏作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冕之所能

識哉。參陵張氏曰。此節叙孔子之法。魯一事。說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去。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為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正要人捉摸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為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揚人之惡。以自明。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月林丘氏曰。此條是破有則冕必識之一句。○又崖林氏曰。孟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則孟子於齊王。當時必有其故。但孟子不欲顯言。而託夷惠伊尹以曉之。冕猶不悟。此又引孔子之事。則其意益顯矣。然終不言其故。亦所謂見幾明決。用意忠厚也。○因之吳氏曰。士君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子一到不用處。類皆迹不足以暴其心。此全借孔子道出。自家本色。魯人為內。為無禮之讓。正揚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聖人。不識得。○麟士顧氏曰。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去。亦未必有名實。答言。賢者於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冕固未可知。宜其曉曉耳。○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觀濤王氏曰。通章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前後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迹二字立說。

四書明備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謂之

五霸。固之吳氏曰。五霸得罪三王。諸侯得罪五霸。以違其明法。犯其明禁也。大夫得罪諸侯。以導諛逢迎。陷其君於危亡。敗亂也。三者皆先立案。後成。斷蓋此章。便是孟子之春秋。故辭嚴義正。詳核不移如此。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

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

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

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虛齋蔡氏曰土地關謂增墾也

無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

知重有德也後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培克之徒也

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

其人而變置之也天崖林氏曰誅其人而變置賢君不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

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

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虛齋蔡氏曰討者端拱穆清之上

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若據諸侯以伐諸

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率而為之辭以就

其私而已○所以必據諸侯以伐者此正其假仁處也以

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

出於公也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實壞其法

移之言述職之事虛齋蔡氏曰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符至

所同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是巡狩一節自一不朝至六

師移之是述職一節以上文觀之則賞伐征討之柄皆出

自天子固無有據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天

子討而不伐云云而繳云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故二字分明承上○是故二字本通承上而下獨言征

伐者即此一節之達於王法以見五霸之無王而上文所

舉先王之法皆在其所違中矣○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

移之皆舉先王之法遂見得五霸之違王法也便見得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籬無有封而不告

曰凡我同門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

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敬所洽反釋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

上○月林丘氏曰血乃幽陰之物塗血於口以讀盟書將以

質請鬼神也桓公威信服人無事於歃血故但束牲而

不殺之以取其血歃血所以讀書也既不歃

血故但載書而已下文五命即載書之辭

禁盧齊蔡氏曰五命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盧齊蔡氏曰世

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戴。故不易。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故先之以誅。不孝二義。自可相。

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次產林氏曰誅不孝正子道也

賓客也。旅行旅也。觀濤王氏曰外國卿大夫至此為旅皆當有以

待之。不可忽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

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也。盧齊蔡氏曰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無曲防。不得曲為

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觀濤王氏曰曲防有

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觀濤王氏曰初命齊家

命。寧適乘遠之事。回命。天命天討之事。五命。陸鄰尊王之

事。因之。吳氏曰說諸侯以伐諸侯。緊要見與諸侯

伐而不討之。王法大相遠矣。說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緊

緊要見與桓公誓書之盟大相遠矣。方見其為得罪。周

梧姚氏曰五霸雖奸王法猶知申天子之禁。今之諸侯明

知之而明犯之。是又得罪於五霸者也。此節專責桓以私

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重罪諸侯上。通考東鄉艾氏曰

修齊治平之理。雖弱者不得不假此以服天下。惟其內變

多。五世子爭立。及楚丘封衛諸事。已則不免。此所以為霸者之假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

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

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次產林氏曰君有過不能諫。又順

惡。君之過未萌。探其意如是而先導之。是以已之意思去

逢迎其君。故曰逢君之惡。長君之惡。柔媚之臣也。是阿意

為容逢君之惡。奸邪之臣也。是逢迎為悅。觀濤王氏曰

長君之惡。罪亦不小。但以甚言逢君之惡之罪耳。所逢君

者。不出富強貨色之類。盧齊蔡氏曰逢君之

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林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

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

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

之義。其亦若此也。盧齊蔡氏曰邵子之言。正孟子此章

功。以三王律五霸。則見其罪。蓋以五霸律今之諸侯。則見其

罪。正與邵子之言合。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

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

姚氏曰七篇中專論五霸雖有以德以力之辨未嘗明著其所為奸犯王章處此案似不可少然究孟子此章之旨却為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釋山鄒氏曰此雖魯君之意亦慎子有以引之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

戰也盧齊蔡氏曰教民只言禮義蓋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設也○者字作人說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

之地○潘園焦氏曰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承庵姚氏且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

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潘園焦氏曰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盧齊蔡氏曰上

條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此條又言縱使勝敵而

於理亦不可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觀濤

王氏曰然且二字言外便包而況未必勝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次崖林氏曰慎子謂不識此當時俗見蓋當時用兵正是欲得地却以為為不可此其所以

不識也○因之吳氏曰本論戰也獨不以勝為功者所謂論征伐則稱湯武者也此種正大議論自非慎子所識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

制也紫峰陳氏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諸侯苟不千里則其朝覲聘問也何

以盛燕享之儀何以隆錫與之恩是不足以待諸侯也諸

侯之地方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

典籍苟不百里則其祭祀會同也何以供犧牲黍盛何以

具庭實贊幣是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觀濤王氏曰典籍常制也兼祭祀會同而止云宗廟者宗廟以世守而言○彥陵張氏曰此舉先王建國之初制雖併天子說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

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盧齊蔡氏曰儉者王制所限不可越也○敬軒薛氏曰先儒論孟子言齊魯之封皆方百里與王制

同與周禮異然孔子曰安見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

也者則孟子所言為是後來齊魯之大皆兼併而然非始

封之制矣○月林丘氏曰因魯伐齊故本二國始封之制言之然只重魯邊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

乎

管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齊國焦氏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矣但孟子方欲言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土地且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在所謂損況可益以未有之南陽乎○蘇崖林氏曰孟子以諸侯封土各有限制魯初封只是百里今已四倍於舊有王者作已當在所損而尚欲求益所以為不可

徒空也言不殺入而取之也大崖林氏曰自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為解然且不可意方

盡況於殺人以求之乎是就帝說上殃民意蒙引通以此條為說殃民未是○觀濤王氏曰仁者循天理故不為苟取俱在達制上論不可謂此節是應殃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因之吳氏曰此節專重一仁字緊承上文

然且仁者不為說來當道志仁註雖分心與事然不宜平看言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不但使之動不諭制已也直令中心志於仁而後已焉蓋人君舉動多有外邊迫於公議而姑勉焉以從正者畢竟欲心未化旋入於邪而不自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直至消其妄念絕已○觀濤王氏曰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亦是淺深文法必志仁始為真當道○申甫鄭氏曰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得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彭山季氏曰道與仁未嘗相離新安以爭所不當有為不當道殺入殃民為不志仁非是總不令天理處便是不仁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何必待殺入而後為不仁乎○微弦

徐氏曰章內有殃民驗制二意不平看大意是勸令勿殃民而推本王制以止其妄覲之心也未節當道志仁亦不

照當分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開同

辟開墾也大崖林氏曰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是開拓境土若開拓境

土當屬戰必克充府庫聚斂也○盧齋蔡氏曰鄉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富亦向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為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彥陵張氏曰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約與戰

是一套事○大崖林氏曰第一條是富國第二條是強兵○麟士顧氏曰君不鄉道三句特申解民賊一句○微弦

徐氏曰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前章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益信事合於理心在於仁不當分貼說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盧齋蔡氏曰由字變字主君言以此民賊為良臣者今之道今

之俗也○觀濤王氏曰道以所行言俗以所尚言俱指富強○彥陵張氏曰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

賊上見其必亡○省庵吳氏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說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

術施之國家也次崖林氏曰白圭儉嗇以致富其欲二十

薄以足用不多取民而用足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徹茲徐氏曰通章以貉道句爲王反照堯舜之道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白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張一李氏曰萬室之風喻中國所用

之多一人陶喻二十取一之寡不足用二字正道出設喻本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

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飮以飲食饋客之

禮也觀清王氏曰諸侯字總管幣帛饗飮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因之吳氏曰無城郭三句蓋舉多項見百用俱廢意○盧齊蔡氏曰無城郭則無樂之也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

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黍稷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饗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月林丘氏曰五穀不生二句則所出者有限既不能多取無城郭三句則所費者有限又不必多取矣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省庵吳氏曰去人倫無君子都從輕稅來言稅一輕勢必至什一而稅也○盧齊蔡氏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而遣了城郭宮室

此古人文章也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次崖林氏曰孟子辨二十取一之非用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可無君子耶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爲國無君子不足爲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爲國不可無君子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

○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

小貉小桀而已盧齊蔡氏曰什一而稅堯舜之道可見三代皆是因之○大貉小貉謂彼爲大貉此

爲小貉也大桀小桀亦然○嚴泉徐氏曰過則爲桀不及則爲貉均之非中正之道也重稅一邊桀只件說○二泉

邵氏曰先王立法無非為生民計其不得已而定為什一之制夫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使萬世不得議增議減永杜橫征之端耳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又將復議增是輕賦者重賦之漸也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微而極言之所以見堯舜中道之道萬世無弊也○困之吳氏曰商賈之士不可治國家白圭二十取一商賈之智也孟子便舉堯舜之道以折衷之帝王之器也即如孟子班爵祿章便是一部封建書問為國章便是一部井田書啓口聲容皆唐虞三代之規模故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盧齋蔡氏曰白圭所以自負其過禹者蓋以隄防一築而國遂不破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耶然其妄甚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三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天崖林氏曰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觀濤王氏曰水之道也言不以一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便是因其就下而導之意註云順水之性乃會意解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盧齋蔡氏曰正是水之道處此禹以天下為壑也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利己以害人也○天崖林氏曰以鄰國為壑是曲為隄防激水以病鄰國也故曰水逆行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天崖林氏曰水逆行則與洪水之災無異

水之災無異矣正仁人所惡也乃以為愈於禹故曰吾子過矣○困之吳氏曰白圭所自喜全在壅塞上孟子謂之只是破其壅塞水之術故壅水二字是一章議論根子處禹

順水之性而注之海白圭逆水之性而注之鄰國故禹柳節重順逆字後一節重利害字仁人所惡不重仁人用惡只重洪水害人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乎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天崖林氏曰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三

是有必為之志正而固也有必為之志於事方拿得定要缺有個執持若不亮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此可以貞者事之幹來參看○觀濤王氏曰亮與諒同但論語對貞字看則貞為正而固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此亮字即彼之貞字也亮信也不但知得真是篤信不移意○亮以心言就以事言○承庵姚氏曰亮雖訓信字信字前尚有知之明一段透徹事體底見識故周此亮字心上明明白白有自信得過之意○通考摩陽錢氏曰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豈不自謂有執然而君子不謂執者不亮故也故執而是則為執持執而非是則為執着不可不辨漢疏曰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觀濤王氏曰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蓋道自是公物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

之虛齋蔡氏曰強如今言有力量也○礪山鄒氏曰強足以勝大任有知慮足以謀國事多聞識足以達國體俱

以才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觀濤王氏曰善字廣不止強智慮多聞識○次崖林氏曰好善是好人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虛齋蔡氏曰好善足乎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次崖林氏曰好善則眾善咸集衆務

必舉故曰優於天下○嚴泉徐氏曰此句泛言好善之量如是非指孟子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觀濤王氏曰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眾益廣故優於天下

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王言聽說不主用人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

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謔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謔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

多聞之士遠則謔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繁峰陳氏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觀濤王氏曰訑訑便是顏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子既已知之便是聲音○通考虛齋蔡氏曰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此章言為政者不在於用一己之其為人矣就之何為○此章言為政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張氏曰此章見為政者不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虛齋蔡氏曰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二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

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虛齋蔡氏曰此章所重在言將

行其言也。其言下則其道行矣。故以為見行可之仕而先之以迎之致敬以有禮者。序事之法。先接見而後及言議也。迎接也。非出之也。致敬以有禮。敬在心而禮其文也。○將云者。以其未仕也。故言就下文。言弗行則去之。不言將矣。○觀濤王氏曰。此節言字。言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行即道行。與未節言字不同。
〔通考〕盧齋蔡氏曰。言將行其言。謂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任。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觀蜚鴈而後去之。
〔通考〕盧齋蔡氏曰。孔子既以禮貌衰而去。則初之所以仕衛。決以迎之致敬有禮也。故曰際可之任。○月林丘氏曰。其大其下。乃所遇不同。不作人品說。○觀濤王氏曰。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去。為禮而就。則亦為禮而去。所遇之不同。皆以違其初心而後去。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三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吾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通考〕紫峰陳氏曰。此一節。雖不見其為仕。

但受其所聘。是亦就也。○盧齋蔡氏曰。此末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當去耳。○朝不食夕不食。何故有此困窮。蓋為其君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正為此也。以此觀之。可見雲峰所謂欲去而不能去者。為得其實矣。○從其言言字。只因事納諫。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行其言不同。彼便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又字。最分明。○觀濤王氏曰。通章以道字作王仕本。以行道其大以重道。又其次亦以愛道重道者。或萬一有可行之機。而愛道者。又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總是委曲行道之心。○困之吳氏曰。陳子之問。有疑君子難仕之心。不知君子苟可以就。即便就了。所以其仕有三。仕有三。則去亦有三。去只帶說此二句。正見君子不為已甚。無難仕意。下三節言道行然後仕。不然就去了。此仕之正也。君子之本心也。然而君子未嘗取必於此也。即禮貌可與。則亦就之。除非非其禮貌而簡棄之。然後去之。又其甚至於周之亦受。但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三

之有節耳。然則君子豈為已甚者哉。又何難仕之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通考〕仲常薛氏曰。傅巖在北海之州。

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高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通考〕盧齋蔡氏曰。前篇相與輔相。無道棄賢。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觀濤王氏曰。武王伐紂。膠鬲在殷。則是文王舉之。進於紂也。不是先事

紂而後
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

楚莊王舉之為令尹仲常解氏曰孫叔敖為賈之子隱於民間不在令尹處丘子見於王曰問

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

為令尹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百里奚事見前篇盧齋蔡氏曰孟子深

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為人養牛非則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辭但無干穆公之事取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增同
會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之困

也或謂總管心志三句末當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

背戾也成底行去以所為者見之行也行出底事與其所

營為者相拂如俗言頭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

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盧齋蔡氏曰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

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宜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

性動心忍性便是習益不能則欠了一脚未週也大

崖林氏曰動心者慾艾深而真性見忍性者經營憤而嗜

欲淡也增益不能者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也陽明王氏

曰聖賢之心皆是良能何待增益只是心性從困窮中磨

鍊則聰明智慮若見其日開發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盧齋蔡

條總是言雖上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一經涉過方得若

身處順境則無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小

矣故引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熟謂義理自家相

便習也困之吳氏曰此即天之困聖賢者而推其玉成

之意以見困窮非禍正為下文生於憂患張本雙江

氏曰勞苦餓餓困窮拂亂是煅煉人底一個大爐承受

得這個大爐無煅煉過者金是真金人是真人晏安二字

斷送了古今無限豪傑景逸高氏曰夫人處處嚴嚴之地

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寶藏

而不知也若天欲復其真性必苦之令其一無躲閃自

能求得真欄柄處必淡泊之令其一無靠傍自能求得真

滋味處然後肩荷宇宙之事建千古事業為千古人物直

是真性流行非從局套點綴耳天之於人小任則

小折之大任則大折之任其自生植者非天所任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

後喻衡與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雙江聶氏曰作

不足以起奮強不足以勝私奮是性體之健勇

不足以鼓氣皆不足以言作也徵驗也喻曉也月林丘氏

知言此又言中人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益不能謹

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

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致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盧齋蔡氏曰人恒過

即所謂不能謹於平

日燭於幾微也。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收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收過得之人。○次崖林氏曰。不能謹於平日。以致困心衡慮。到作後。凡事皆能謹之。平日不致困心衡慮。不能燭於幾微。以至微色發聲。到喻後。凡事皆能燭之。幾微不至。微色發聲矣。○觀濤王氏曰。困心衡慮。是過之鬱於已。微色發聲。是過之微於人。困心衡慮。知有過。故言作微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微弦徐氏曰。上文若心志數語。理面亦似有困心衡慮。意却不待有過。惟中人則必待有過而後收。中人之過亦若或天閉之。其作其喻亦若或天開之。○彥陵張氏曰。困於心是抑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通。作有奮發意是動處。不容自己。喻有警省意是知處。不容自昧。○東鄉艾氏曰。此章原以舜說諸聖賢為主。而人恒過二節。特借其小者作證耳。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盧齋蔡氏曰。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與之張昭。唐之魏徵宋學。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亦仕者。有親疏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管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觀濤王氏曰。出入只作內外字看。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盧齋蔡氏曰。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

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不可如新安所分貼。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逐節都有當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為死於安樂者非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曹氏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彥陵張氏曰。富貴福澤。貧賤憂戚。猶是有生來之境遇。就中分出一個生死路頭。可見學者到憂患時。不可自棄。到安樂時。便須儆省。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彥陵張氏曰。此節見君子不教之教言術。正是教之微權。不屑而亦教。則不屑處。正所以動人愧悔之機。即此是術。正見君子成就後學之心。固自無窮。在學者善體之而已。○月林丘氏曰。不屑之教誨之字。上當有施字。意若便作不屑之教誨。就犯末句意了。夫教而不屑。則絕之也。似不可謂之教誨矣。然而亦是教誨之。則此亦多術中之術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二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為大者蓋天體物而不遺其精神之全付於人而為心故

無所不具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應乃與天地同性則心之

其大也是則非惟性出於天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

所具之理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少墟馮氏曰性

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之心之仁義禮

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如丟過仁義禮

人心非道心也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為性天之所以為命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缺便有蔽○景逸高氏曰此心廣大無際常

人局於形圖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

曰此心本來無一理之不一物之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若不能盡窮得許多道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一

者方無不盡○胡雲峯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

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

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心者說故曰物格之事又

日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

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此方得盡耳中庸言盡性

孟子言盡心是也盡心者知之盡也盡性者行之極也都

是工夫列頭處○敬齋胡氏曰天下古今事物之理皆具

於吾心知者心之神明妙此理者也故人心足以知天

以養其知也窮理者所以致其知也

從出亦不外是矣

窮理之時必窮到所從來處故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

妙非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虛齋蔡氏曰知其性

則知天或以性為理之所當然天為理之所以然未是蓋

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才說着理

便究到所以然處○敬軒薛氏曰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

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

下之理無不明而此心之體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

理不通而心即有礙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在物曰性在天曰天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二

無以盡心孟子言求放心是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也
間繫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此節全要學定一性
字做主若無先後可言○因之與氏曰此節全要學定一性
日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只為人有這形氣之私方寸間
被這許多私欲重重間隔如何與天相似惟聖人為能盡
自問天地萬物渾然一體包涵宇宙在方寸間雖有私氣亦
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與窮索義理實交
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景逸高氏曰靜中觀喜怒哀
哀樂未發時湛然太虛此即天也心性天總是
個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敬齋胡氏曰無事時不教養謂順而不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緊峰陳氏曰盡心由知性知性則知天然心既盡矣又貴
平有以存之使其一動一靜常在於方寸之中而能為一
身之主性既知矣又貴乎有以養之使凡事事物物皆順
其當然之則而勿喪其本然之真○觀壽王氏曰心有出
入故須操而不舍性無存亡純是天理故只須順而不害
○不是盡心知性了方去存心養性只是並行不悖○虛
齋蔡氏曰存心兼動靜養性亦兼動靜但養性於動上工
夫居多故曰存心事順理若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固亦須有
養也故曰息有養存○次崖林氏曰存心工夫兼動
靜者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者應事接物順
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字其理而不失是靜養
也○戴山劉氏曰存其心養其性存得恰好處便是養本
是一個工夫却須兩句說正如宋儒說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少墟馮氏曰存心養性詞平而意專存是收
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地存種養是有此種方可收
養盡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

也者即勿忽助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養此道心之謂也○太極圖說君子修之吉即孟
存心養性即所以事天也○敬齋胡氏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吾心
子存心養性之謂也敬齋胡氏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吾心
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剩著一合字○虛齋
蔡氏曰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天之與我以心所
以為吾一身之主使有以酬酢萬變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吾而放之則違天矣故存心所以事天天之與我以性止
使吾之一動一靜皆體是以行不至於冥行而妄作者也
吾而戕之則違天矣故養性所以事天○次崖林氏曰事
天與知天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
就可言事天矣○景逸高氏曰夫子只言求仁不言存心
仁即天也○次崖張氏曰上文從心性上點出知天來見
心性所在即是天所在只是不曾下存養工夫便與賦界
之初不相似耳存心養性正是事天之實益天生個人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把心性交付他他保守其所賦之理惟恐其
有違於天則即所以事之也所以二字要玩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常事而人多以夭為變以壽為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
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時援欣羨處那
是一件不從貳字上生來若能勤得破死壽乃人生常事便
是不貳不止死壽為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
人生常事○莊渠魏氏曰天之生人譬如朝野居官人之
具此性便如官之有此職死壽便如歷任久近居官者但
當盡職不負朝廷之命而已死壽一聽於天豈可
其在而我之性不貳乎○東鄉艾氏曰人之禍福莫大於天壽
以此而動其心哉○東鄉艾氏曰人之禍福莫大於天壽
天壽且不貳小窮通得失又無論矣故舉其重者言之

非透悟生。死之說也。且那重危在修身以俟者。非修身而但從不貳起見。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亦將謂之歿壽不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虛齋蔡氏曰。修身以

壽字言此二句。要相連說得緊。○省卷吳氏曰。歿壽二句。雖分屬知天事。天然意實一貫。○因之吳氏曰。此章雖是知行意思。却極渾融。歿壽不貳。二句知處。便是行處。便是知處。謂之歿壽不貳。便含着修身以俟。死則事天。分開細看。則歿壽不貳者。知天之極功。修身以俟。死者。事天之極功。故朱註。遂作兩項開貼。且上文存心。即存其所盡。立命謂全之心。養性。即養其所知之性。皆非界然二項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紫峰陳氏曰。心性皆天與我。壽夭。最人心易動。而自始至終。亦人之未易保全者。故必性無一毫之不知。心無一毫之不盡。或壽或夭。略不足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介諸懷。心無一息之不存。性無一息之不養。以修身為已任。值至死而後已。如此。則天賦於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矣。非所以立命而何。○虛齋蔡氏曰。窮理而至於歿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修身以俟。死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賦。界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立命。命字。應上天字。蓋天乃理之所從。以出者。一則曰知天。一則曰事天。此則言天之所賦。三段所歸也。然則此命字。以理言矣。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次崖林氏曰。此命字。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天之命於我者。至為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不能立得。命以歿壽。勤心而忘於自修。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修身以俟之。則為善之心。至死不倦。此理之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也。○觀濤王氏曰。命主理言。與上歿壽不同。蓋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修吾身。無所疑貳。則即

心性是命。而歿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

之心。張子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齋蔡氏曰。太虛以

氣言者。如浮雲之過大虛。是以太虛當太空。○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者。成之者。性是理。載於形氣中。也。專是理。不謂

之性。專是形氣。亦不謂之性。○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

心字。是絕好字。即本文之有心。盡心者也。○小註以為盡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六

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

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歿

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

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

而不足以為智矣。○因之吳氏曰。通章語意。盡心知性。便是

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

性上。着力。徹始徹終。無少休廢。盡人合天。更無餘事矣。○

擊山鄒氏曰。此章總是以人合天之學。首節是造其理之

智。次節是履其事之仁。末節是智仁各造其極。所謂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也。○紫峰陳氏曰。知天者。智也。事天者。仁

也。立命者。智仁各造其極。而人之能事畢矣。○整菴羅氏

曰。孟子盡心一章。實與大學相為表裏。蓋盡心知性。乃格

則其義亦無不該矣。孟子得聖學之傳，實惟在此。始終條理，甚是分明。且學而至於立命地位，煞高。非平生心事，無少愧作。其孰能與於此。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

是指吉凶禍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者。以為命也。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次崖林氏曰：莫非命，雖曰吉凶禍福，其意則承上文。歿壽言。○紫峰陳氏曰：莫非命也。命字以正命言。蓋既謂之命，則無有不正者矣。孟子見世人，有為惡取禍而亦歸之於命者，故有下文云云。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觀濤王氏曰：順受其正，重正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七

蓋同一命也，而正不正分焉。君子惟當順受其正，則不可一蹈於不正之意。已見於言外。○因之吳氏曰：順受非是，糊塗順去，全是下文盡道意。但此處未便露耳。順字與逆字相反，且如行險僥倖，與命作對。此便是逆一味修身待其自致，此便是不與命作對曰順。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虛齋蔡氏曰：曉得正命者，必不肯行險以巖墻言。特舉人所易曉者，以須會其意。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乎巖墻之下者也。此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互相發。

故緊要帶着順受其正說。下句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景逸高氏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因之吳氏曰：順受盡道以順受正。所謂修身以俟，死。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墻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次崖林氏曰：桎梏而死，與立巖墻而死，要歸亦是命，但孟子以此為人所自取，不歸之正命。○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亦立教之意也。

末句未盡之意。○紫峰陳氏曰：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然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乃所以立命也。若桎梏而死，則非所以立命矣。故曰發其末句未盡之意。○通考涇陽顧氏曰：吾儒亦只是理會生死。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而免之，幸而免之，又曰：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盡其道而死，又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死之甚輕，皆其理。○會生死者也。○幾亭陳氏曰：然生之故，從而玩之，所以為曾孟者，流爽然於其故，從而玩之，則莊周者，流也。○以求樂也。○慎則寧焉。○而已無復一事曰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八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虛齋蔡氏曰：仁義禮智四字已盡矣。必曰

凡性之所有者以昭在我者之義也。上三句虛說下方指出言惟其在我故求則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安求有命則不可必得。虛齋蔡氏曰求之有也然雖求之亦未可必得也得之則有命兩句雖平意自相連。因之吳氏曰其求之也有道在名節不可棄廉恥不可指分義不可越豈容妄求縱求之也亦自有命不可必得這裏語氣多少轉折只是要人絕意無益之求意。

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賈父黃氏曰世之舍內所不至求其得非求其不得然在我者有益於得在外者無益於得執若反其外求而求之我也益以有益無益撥轉內外之關。敬軒薛氏曰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諸己。君常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九

馬氏曰喚醒在存益無益四字。指點在求在我求在外兩句。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此章與論語富而可求章

參看俱是為中人。以下提醒指示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天然也。次崖林氏曰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耳非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天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虛齋蔡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之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益有是仁在

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守溪王氏曰此物指有物有則之物言蓋舉物而見則也如言父子是仁之理在我言君臣則義之理在我。甘泉湛氏曰性量無不包故萬物皆性分中物。嚴泉徐氏曰萬物指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一無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者理皆在物物莫非理。嚴山劉氏曰萬物皆備而後成其所為我若一物不備我分中便有虧欠。通考整菴羅氏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伯昭倪氏曰此理原足於吾身故曰反身反身說得重而所備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十

理皆如惡惡具好好色之實然。敬軒薛氏曰反身而誠則曰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臣之忠則真實是忠無一毫虛假此便是如惡惡具

真實是惡如好好色真實是好一般故曰如惡惡具如好好色之實然。觀濤王氏曰誠只是實理自然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下學之誠非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聖人之誠也特以為例耳。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月林丘氏曰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乃從下文強

利矣。怨怒勉強則不順利便不能樂矣。緊峰陳氏曰反身而誠者自然其為樂孰大於是。袁一李氏曰樂是心

之境仁者之域也。其為樂孰大於是。觀濤王氏曰皆沛然無不順適此正可以見皆備氣象。觀濤王氏曰皆備之理件件充足亦件件活潑故曰樂莫大焉樂只是天

理活潑之趣注云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假如事親從兄之理反身而誠則觸於親便孝觸於長便弟生惡可已

性分之內也。虛齋蔡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之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益有是仁在

舞蹈不知
何等活潑

彊勉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

人。虛齋蔡氏曰：推已及人，亦只就君臣父子事物細微上說。即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大學所惡於上，母以使下云云也。次崖林氏曰：有天理而無人欲，仁也。反身而誠，則欲盡理純，此便是仁。其有未誠，則是為私意所隔。而理未純，便不得為仁。強恕而行之，乃是磨礪私欲，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虛齋蔡氏曰：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不可謂心公理得了。於仁則為近，須看上文庶幾二字。雙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至誠無事，洞然入於天，皆在我。樂莫大焉。其次未至，誠不免。猶有人己之間，惟強恕而行，善推其所為，則私意無所容，故能視人猶己，及人而求仁為近也。西銘一篇，全自孟子翻出來。觀濤王氏曰：萬物皆備於我，此仁體也。誠即誠此仁，恕即近此仁之方。通考少墟馮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一物不容，而後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景遠高氏曰：萬物總是一物，故一物皆備萬物，我亦一物也。萬物一我也，即萬為一，故藏密處不容一些散漫，即一為萬，故推行處不容一些間隔。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釋山鄉氏是勉人盡性之學，首節言理之具於心，下二節言得之之妙，與其求之之方，總是言性之所以盡，不重在第其安勉。

之等上。虛齋蔡氏曰：反身而誠者，夫子之一貫也。強勉而行者，曾子所謂忠恕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然蓋曰行日習者事也，日知其所當然，識其所以然者理也。下句終身由之，即其事不知其道，即謂理也。下一句只是總上二句言。行者，據成迹而行耳。習亦然，所謂行之，猶所謂日用飲食也。如父坐而子當立，彼見父亦立也。臣拜而君受，彼見君亦拜也。但不知子之立而父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坐者，以父者子之所天，父固當坐而子固當立也。臣之拜而君之受者，以君者臣之元首，臣固當拜而君固當受也。此行之而不著者，如是而行之，不己則習也。既習矣，於其所當然者，或能知之矣，而又不能識其所以然，如父之坐子之立，其所以然非出於安排也。一出於天命之性，自然然而有不得不然者也。君之受臣之拜，其所以受所以拜者，非出於矯偽也。一出於天性之真，自然然而有莫覺其然者也。道有當然之則，便有所以然之故，行之而不知其所當然，固為不知道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則僅知其所當然，亦均為不知道。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患在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即求合理則行著習察矣。心細密則見道，心龐則行不著，習不察。日用間身心要道，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病矣。袁一李氏曰：道是率性之道，即日用常行而著察之理自在人都是外邊循習。

不曾向心裏體會故雖終身由之而亦不知○麟士顧氏曰按行與習是出之淺深著與察是知之淺深○觀清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矣次崖林氏曰無恥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為人

而為仁為義為禮為智不為人役無復可恥者矣故曰無

恥矣○虛齋蔡氏曰四恥字皆同惟下一恥字作恥辱說

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雙江聶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困之吳氏曰言恥心關係人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承菴姚氏曰機械是中有所為之事

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

心也雙江聶氏曰為機械變詐之巧者蓋其機心滑熟久

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無所用其恥也

曰無所用其恥蓋恥者人所固有獨彼自不用其恥耳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觀清王氏曰不恥

用恥說○虛齋蔡氏曰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

之正而無所不至終為禽獸之歸無望聖賢之域矣何若

人有○無回沈氏曰人皆有恥彼無恥是即此一事或

不如人矣更何望其學知人做好事故曰事事不如人或

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虛齋蔡氏曰賢王曰古賢

而人也○何獨不然喚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賢王

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賢士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好字

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致敬以心言盡禮以禮貌儀

物言○月川曹氏曰道德屬內富貴屬外在內者重在外

者輕知乎此則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承菴姚氏曰善

志勢一截古之賢玉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
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
言之妙○因之吳氏曰王公不致敬四句正見忘人之勢
意○申甫鄭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獨上貴之
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玩何獨不然四字倒重賢士邊
為是蓋為戰國妾婦之徒發也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
○月林丘氏曰此章大意還重在賢士一邊言賢士
固重士而賢士亦能自重也何今之不然也耶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鈞好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觀濤王氏曰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而道理甚大不粘定遊說蓋句

踐所好乃遊說而孟子吾語子遊則借以引之於自得也

人知之亦尊其人不知亦尊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趙氏曰尊尊自得無欲之貌虛齋蔡氏曰遊說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故語以

人知亦尊尊而無以為欣人不知亦尊尊而無以為戚也此兩句源頭便是自尊德樂義來○觀濤王氏曰人知之是說得行人不知是說不行俱就遊說上說

曰何如斯可以尊尊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尊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

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狗乎外物之誘矣崖

林氏曰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也義謂所守之正如進退出處之不苟是也尊德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人知之則心中自有可愛可求而不在于富貴固尊尊也人不知之則心中亦有至貴至富不戚

戚於貧賤亦尊尊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狗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得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為欣固尊尊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是吾分所當安何足為戚亦尊尊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尊矣○虛齋蔡氏曰有以自重有以自安自得也不慕乎人爵之榮不狗乎外物之誘無欲也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尊尊也○敬軒薛氏曰外慕者內不足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虛齋蔡氏曰窮不失義窮而尊德樂義也達不離道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意然不可就指人不知為窮知為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六

崖林氏曰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功言此則推出一部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月林丘氏曰窮主於守故曰義達主於行故曰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虛齋蔡氏曰樂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下一條又云此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以本文

古之人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者也。月川曹氏曰：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虛齋蔡氏曰：尊德樂義，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矣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則又指實而言也。○次崖林氏曰：既言士得已民不失望，又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觀濤王氏曰：窮則獨善其身，因其窮則欲之善非有損也。達則兼善天下，因其達則充之善非有加也。無加無損，應歸尊意。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次崖林氏曰：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則可以尊尊矣。無往而不善，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道以下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 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虛齋蔡氏曰：豪傑之士，既解日有過人之才智，又日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也。性上說。自漢徐氏曰：凡民豪傑，其品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與不與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與不與之實心一墮於凡想，即凡民心一作豪傑想，即豪傑。○心齋王氏曰：凡民與豪傑，只在一念肯不肯之間。○虛齋蔡氏曰：凡人當以豪傑自期，毋以凡民自待也。○觀濤王氏曰：或疑凡民豪傑指資言，不見勉人意，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稟或異，能反其性之同，則人人豪傑矣。○教字乃風教之教。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次崖林氏曰：附雖訓益，只是加，不是既富而又加之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林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氏曰：韓魏之家，兼富貴說，雖解云：富家然，晉卿字內已有貴在矣。欲然不自滿之意。林氏曰：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檢身心，不自滿。足其所欲者，固存在也。○觀濤王氏曰：非韓魏之家，猶不滿其欲，只是自家視自家，與未有韓魏時無異。○此亦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又不但自視欲然矣。尹氏

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不把富貴來當事，過

人處，只就此上見得與論語魏巍一般。○嚴泉徐氏曰：過人遠全在識趣上見得。○觀濤王氏曰：所謂識者，亦只是在我物我上看，得分明我本無物，物本無加於我。觀上文不徒曰欲然而必曰自視欲然，可見矣。○虛齋蔡氏曰：此言常人之情，往往為富貴所動，而不能自持也。感歎之辭。○通考因之吳氏曰：附字極重，附益也。以其外物故曰附。對本來言，故有附之名。孟子學晉楚，藐大人，一生學問得力處全在此一字。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不然，其不為韓魏

所顯倒者鮮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

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

是次崖林氏曰播穀乘屋之類乃民所自為生者似難言

池築城之類是也然註曰播穀乘屋之類則固有以該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作刑殺說謂與兵伐罪不無殺人者覺不是○頁父黃氏曰二道字要看心雖主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是乃所謂道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次崖林氏曰驩虞感

於民感故其民感之皞皞忘上之恩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觀濤王氏曰廣大對狹小言感思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吝亦無欣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欣欣焉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瘁瘁焉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一忘字意程子曰驩虞有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

自然乃王者之政敬齋胡氏曰王者行所無事勞者有所

知有其惠也皞皞者被其仁而不知有其仁也所以然者以霸者有所造為而王者事業出於無心也楊氏

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

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虛齋蔡氏曰此二句即王霸之民

齊胡氏曰聖人為政感發天下之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

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所以其民皞皞然其所以感者私而

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故其民歡娛然其所以感者私而

快所為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因之吳氏曰王民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十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

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

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次崖林氏曰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

皞如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處註最明白○觀

濤王氏曰次節正皞皞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

之念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念也合之上下兩忘也○為之謂做出他個善來即教之意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次崖林氏曰：註身所經歷，不必真個身親經歷。但風聲

是心故所過以身言，與之相對。觀濤王氏曰：人無不化，化字乃不應意也。非王道，其述意如舜之耕

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

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次崖林氏曰：所存者神，要不出過化

人施政教，心中存主，要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過

化是運用處，用也存神是主宰處，體也。觀濤王氏曰：神

非化之速，化之不測，處乃神也。何者？凡刑政教已形於外

而民喻之，還可測也。今日存是全未形出，只萌動於王者

之心，民便喻而化之，何可測也？若只說

化之速，則即所過者化，內已有速意了。如孔子之立斯立

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所以然而然也。虛齋蔡氏

是過化，孔子只是存神，舉成文之類乎？過化與存神

者，耳立行來和都是過化，處存神意全在斯字上。是其

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觀濤王氏曰：下者之

地之化，亦有過化存神處。天地之神化，所流無處不

到。聖人之神化，所流亦無處不到。正與下小補相反。舉一

世而甄陶之，非如羈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次崖林

子過化存神，便是天地之氣一虛而萬物皆生。一吸而萬

物皆成。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是說

者，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觀濤王氏曰：過化存神，俱是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德在言外。而學者所當盡心也。虛齋蔡氏曰：所過者化一段不

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

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

理。殺之而不怨，云云便是過化。其所以然處便是存神

○紫峰陳氏曰：過化存神一節，只是就神上贊王道之

大耳。不是推說。○因之吳氏曰：所過即化，王者不知地所

存即神，王者不知也。二句內正好想見王道無心之妙。王

霸之辨，只在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論王霸全在此處。分別

○嚴齋胡氏曰：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

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

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

小補於世，雖不無功，乃事業之卑者。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虛齋蔡氏曰：人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

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

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政教得效之小大言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各有所主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敬齋胡氏曰孟子言善

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亦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

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虛齋蔡氏曰民畏之與得民財得民心自是兩

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

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財也

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恒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

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

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不止愛君而已孝弟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上或忘其勞或忘其死

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

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

心為本亦未嘗不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

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

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者本然之善也觀濤王氏曰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云

學而能點出人心良能不以不慮而知點出人心良能非

學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慮能障人却把良能來掃之

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曰孟子言本心言良心言不忍人之心言四端之心不一

而足最後又言良知良能益勸入親切處凡以發明性善

之說此陽明之教所自來也其曰致良知亦是知皆擴而

充之之意然以之解大學殊非本旨○觀濤王氏曰吾人

用功學慮自不可廢不學不慮乃是指出本體之良若用

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

不曾說及耳未可說壞學慮也○通考溼陽顧氏曰良能

不學而能樂以不學而能為良能又不得良知不慮而知

樂以不慮而知為良知又不得何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兄也是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

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色也亦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也自愛親敬長充之則為聖為賢自

同聲下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虛齋蔡氏曰良字

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虛齋蔡氏曰上謂良知

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次崖林氏

曰此是言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

提之童來說最親切孩提之童無知能者也無知能者而

有知能可見是良知良能也○登卷羅氏曰孟子言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此實良

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

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故謂之良

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耶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虛齋蔡氏曰末節重在仁義字上親親是仁敬長

以其達之天下也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此親親敬長之

所以為仁義也○次崖林氏曰仁義性也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言孝弟是人性也無他達之天下是明孝弟所以為仁

義處益性者人之公也孝弟達之天下而無不同所以為

仁義也達之天下猶云通之天下○因之吳氏曰合下生

來便人人有此愛敬是愛親敬長所性而有者也愛敬即

性性即仁義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即所謂

無不知愛親無不知敬兄正與前不學不慮緊相關應○

孩提之愛親這便是仁稍長之敬長這便是義此何以故

愛敬達之天下也若不是仁愛何以人人皆同若不義

敬何以人人皆同信哉舍愛敬之外不復有仁義也故人

欲盡仁義惟無失其孩提稍長之真心而已○彥陵張氏

曰達乃達德達道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無推此及彼之

意○三山盧氏曰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兩節意看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子小語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遊理意思○爾士顧氏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無不即同也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也○涇陽顧氏曰不學不慮之說孟子最吃緊為人處當時人心陷溺曾不省自家性命為何物語及仁義或見以為奇特或見以為高遠且疑且懼莫敢承當於是孟子特為他標個良知良能出來若曰你看孩提之童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愛親及其稍長他何嘗曉得所謂學所謂慮也却沒一個不曉得敬兄這愛親敬兄是恁麼即你向來以為極奇特極高遠且疑且懼莫敢承當之仁義也却何等平常何等卑近縱欲自暴自棄如之何可故曰此孟子吃緊為人處也○聚溪蘇氏曰欲人不失其良心也○理齋諸氏曰欲人知仁義非外鑠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虛齋蔡氏曰舜雖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處○因之吳氏曰幾希二字

要看得好言其所以異者特幾希之可見而已若論大舜

胸中蘊蓄必有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然就此時而論

稍顯見亦甚不多特幾希之微而已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寬軒湯氏曰聖人之心四句當

遂通者而推本其虛明之體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

言之不應即作上半節意看

所不通。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總見其所開之理。見都是他骨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若決江河。是狀其勢之順也。○應字對感字說。彼感而我應。如此其速而見諸行事。意亦在其中矣。分明是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如好察通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不見諸行事也。○觀清王氏曰。其應甚速。應字當觸發二字。看萬理原在聖心。停蓄但不觸則不發耳。○七澤袁氏曰。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於此正此章之意。表氏曰。此章語氣與吾與則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通考因之。吳氏曰。舜之居深山。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與深山之野人為伍。居木石遊鹿豕。都是胸中空空洞洞。身世兩忘。境界故闊。善言見善行。遂沛然莫禦。蓋惟一物之不着。乃能無一物之不受。一事之不染。乃能無一事之不遁。舜之所以莫禦。全在上半節。莫把居深山等作閒看。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其所不為之心。而無為之反。求其所不欲之心。而無欲

也。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麟士願

兩句即擴充意。非又因此而擴充之。故曰如此而已矣。要說得不為不欲四

字重不為不欲。那個沒有這一點真心。人只消無為當初。所不為無欲。當初所不欲。如此則無適而非義了。此孟子全是一刀兩段之意。無為失節。事就為全節。事不欲食。便欲廉如此而已矣。乾淨直截。更無別事。○戲山劉氏曰。斬釘截鐵。胸中先并一利刀。方有建豎可言。○虛齋蔡氏曰。集註所謂義不可勝用者。不可對人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為無欲。字內四德俱有大註。義不可勝用。入在如此而矣。吧。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知去聲。疾。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虛齋蔡氏曰。德就心說。術

特其一端。知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節也。信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照也。術之知處。無不宜也。○次崖林氏曰。在心之理。謂之德。慧聰也。其德之聰。有以灼事。幾於未然。處事之方。謂之術。知巧也。其術之巧。有以善事。理之當然。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有以善事。理之當然。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廖陵張氏曰。憂患一途。天所

自謂不幸。不知才識經一番磨煉。過來即事變當前。如鋒

愈淬愈厲。作用自不棘手。古人謂晏安為場。壽意正如此。○通考初張氏曰。以正大心。前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見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

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觀壽王氏曰。獨字之義。謂臣之皆不

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

術知也。虛齋蔡氏曰：操心危則專一而不敢肆，慮患深則

心多漫然，與人情世故不甚相入，而能有德慧術知者，鮮

矣。次崖林氏曰：操心危者，戰兢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

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慮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霍林

湯氏曰：操心是恐懼，慮患是修省，意恐操心危是恐懼

不敢自安，若只空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

策以處之，即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臨事。觀濤王氏曰

事理即臣道，子道所當然，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

慧處之當是術知。微茲徐氏曰：操心慮患，若只為自身

免禍，諒夫亦何難，惟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

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冀一悟

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者，蓋不知費幾許心

曲也。麟士顧氏曰：此節即其人以明之。紫峰陳氏曰

張文潛法秦少章序曰：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仰

子胥不奔，則不能入，故賈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

身者，非人之禍也。此序之意有所本。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虛齋

曰：容與悅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言其事是君，則

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次

崖林氏曰：則為容悅，言專為取容悅也。要看個為字，有專務之意。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忘也。廢泉徐氏曰：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不重，只要形容

出眷眷於此而不忘意。虛齋蔡氏曰：事君人者，其

發謀造慮，千方百計，只要其君悅安社稷，臣者其發謀

造慮，千方百計，只要社稷安，故曰如小人之務悅其君。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顧氏曰：天民，民字只是未行無位，故曰民耳。必看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則此時尚未行，如伊耕辛，呂鈞，滑不謂

之民，而何但全盡。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

天理則曰天民耳。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

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蔡氏曰：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其所抱負者大，而不

肯小用其道也。觀濤王氏曰：天民正所謂先知先覺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天理者，達可行於天下，即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意。伊呂之徒，士顧氏曰：今人於伊呂意，亦無不解者，世皆

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是主其不輕出而言醒

甚。月林丘氏曰：社稷臣功名之士，天民道德之士。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次崖

曰：正己無功，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

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廢泉徐氏曰：正己如何便

能物正，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彪炳，發揚天下聞之而傾

慕見之而愛敬，自能使人動，則變變則化，上能格君，下能

易俗，不識不知，轉移世道，非至誠之德，不足以與此人品至此極矣，何功名道德之能擬哉。○此章言

人品不同。略有四等。虛齋蔡氏曰此章論人品通指為人臣者言。容悅佞臣不足言。兩若張氏曰許言人品有四等其實容悅之臣不當比數。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

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

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紫峰陳氏曰大人較諸天民尤為自然。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次崖林氏曰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彭山季氏曰此言君子之樂不必在於王天下雖窮亦自有所性之樂。因之吳氏曰此孟子深見三樂之可樂故特以王天下形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次崖林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天倫無虧人生之至願得矣故曰一樂也。自漢徐氏曰此二句是一家太和景象。虛齋蔡氏曰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思難或相違或不長或不協皆其故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敬齋胡氏曰人心中無是天理纔違理心便不安。心廣體胖。敬軒薛氏曰心中無其樂可知有息則便愧作。心廣體胖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困之吳氏曰俯仰天人不愧不怍如此做人在天地間生平無未了之心中無未畢之願反之幽獨毫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

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

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虛齋蔡氏曰英才謂才之英者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次崖林氏曰得天下英才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亦未能酬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樂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麟士顧氏曰孟母三遷而及門止一正子固是欠事。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困之吳氏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握樂意說得痛快方能壓倒于天下之樂。霍林湯氏曰末節中上三節全要得兩意相形。抑節節虛實不同。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無不得於心。靜言思之。毫無不慊於志。雖夢寐也是安穩。雖蓋棺也是瞑目。到此真覺心暢神怡。次崖林氏曰今人心中心纔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樂可知也。然欲俯仰無愧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

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

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虛齋蔡氏曰英才謂才之英者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次崖林氏曰得天下英才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亦未能酬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樂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麟士顧氏曰孟母三遷而及門止一正子固是欠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困之吳氏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握樂意說得痛快方能壓倒于天下之樂。霍林湯氏曰末節中上三節全要得兩意相形。抑節節虛實不同。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

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

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虛齋蔡氏曰英才謂才之英者以資質言。故註曰明睿之才。若兼有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俟其成也。孔子有教無類而孟子必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蓋有教無類者聖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而所賴以廣斯道之傳者則非英才莫之敢望也。孔子初心亦欲得中行而與之其不可得故思其次。次崖林氏曰得天下英才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孟子亦未能酬其願者然七篇仁義與夫子之書並傳蓋雖不得當時之英才而樂育之後世之英才實聞其風而沾其教也。麟士顧氏曰孟母三遷而及門止一正子固是欠事。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困之吳氏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握樂意說得痛快方能壓倒于天下之樂。霍林湯氏曰末節中上三節全要得兩意相形。抑節節虛實不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林氏曰君子欲之者其道可行君子之志也所樂不存者其施有限而道未大行也○觀濤王氏曰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淺深

申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

虛齋蔡氏曰中宅中圖治不必謂天下四方而我却居其中中央四海極地所載而言地外皆海也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眾民而已樂之者樂其道之大行也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因之吳氏曰重所性不存焉句言道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是外面事業

無關所性下二節正申明所性無與所樂之意○次崖林氏曰所性與所樂虛實不同則兩個不存亦當異看

所樂不存言未足為樂也所性不存言性不存因是而有加也故下曰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次崖林氏曰大行不加言

不因大行而性以之增添窮居不損言不因窮居而性以之減少所以然者蓋自稟賦之初吾人各得之分固已定也

也○分者分也其所分者即其分也分有多寡之數皆定於初分之始性雖不可以名寡言然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全得之於已便是其合得之分也自其繼善成性之時固已定矣○觀濤王氏曰定者定於有生之初也分定於有生之初遇定於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其後安能移之○以上文觀之大行是得位行道窮居是不得位行道也

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殊不損性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於積中燈體不損○景逸高氏曰分得為分天之生物人人分與全副家當本分之內無纖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麟士顧氏曰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粹音粹見音現益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

虛齋蔡氏曰蘊字對分字說分字外面包裹上說蘊以其中之實物事說蘊猶實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

根本也生發見也

次崖林氏曰根字最重草木有根方能生枝幹仁義禮智根於心方能生色氣稟不為之拘物欲不為之蔽則是根栽培深厚不致殘傷而暢茂條達其生自不可過矣○景逸高氏曰四者之入於心如木之於地根深根固故能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也

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

次崖林氏曰清和潤澤之貌即所謂德容自清溫也豐厚寬大而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

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虛齋蔡氏曰威儀全在手足上故言四體易文言亦曰暢於四肢○次崖林氏曰四體如何待言而喻如手容未能恭必待檢束然後恭足容未能重必待檢束然後重此似言而後喻也

今不待檢束而自然恭重便是不待言而自喻總是自然不待勉

益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

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

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虛齋蔡氏曰此以君言也故註云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若常人雖同具此性於心謂之根於心則未也根有植立堅固之意其性實為己有也生色二字通貫下三句皆仁義禮智之流行呈露也蓋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兼言之皆為性之所蘊也○霍林湯氏曰睟盎等字俱當着在仁義禮智上論睟然生於面者仁義禮智之英華盎然生於背者仁義禮智之暢茂不言而生於四體者仁義禮智之條達○困之誤氏曰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便道盡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應朱子曰有些子私意那根便割斷下便無生意所謂根者全無私意而栽培深厚也根深者其發也必茂睟而盎背皆其生意之流行呈露而已○此章言君子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虛齋蔡氏曰君子所而發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為不豫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

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虛齋蔡氏曰天下有善養老

是承文王事而泛論個道理如此○困之吳氏曰已歸歸字只是就其養此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蓋彼只重在二老之來歸此却重在善養老則有以致仁人之來歸也

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毓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毓二也餘見前篇虛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也無饑獨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於此可見聖人之政少壯者只要得無饑寒耳老者却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困之吳氏曰此節正為下節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三句張本制田里即五畝百畝之謂教樹畜即樹桑雞毓之謂導妻子即匹婦蠶匹夫耕之謂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

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毓也趙

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觀濤王氏曰制其田里四句只是因民之利而利之

之吳氏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不

然文王之思亦有所遺安能便無凍餒哉此字正指制田

里四句大抵此節全重非家賜而人益意田里樹畜妻子

民之所有也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而人

益正在此處見得○嚴泉徐氏曰述文王之善

養老而仁人歸有歆動時君行養老之政意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虛齋蔡氏曰易田疇者不違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農畝也與薄稅歛

俱主在上入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觀濤王氏曰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安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

用皆教民如此也財不可勝用從民可使富看來是富者

不復貧○虛齋蔡氏曰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

豈不入洿池以至果實未熟者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

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視賓客之需不妄烹宰之

類○登菴羅氏曰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

財用日窘風俗日微皆由制度廢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

食宮室輿馬以至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

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

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

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虛齋蔡氏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指易薄時禮四項○麟

士顧氏曰菽粟如水火必無之事也只形容其至足耳○麟

次崖林氏曰新安蒙引俱以仁為推己之有餘濟人之不

足蓋緣上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說來依愚見

只是有恒產有恒心○觀濤王氏曰民非水火一喻註

宜其愛而反不愛者多故也○會意最真愛惜各也○微

徐氏曰民非水火四句只是引起語意歸重使有菽粟如

水火上而民焉有不仁又推言富民之效如此○省菴吳

氏曰此於足民中寓仁民意見治當自養始也首是開財

之源次是節財之流末節聖人治天下即頂上二節看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民無不仁蓋既富則民皆知禮義其為善也輕矣此全未

及教上○東鄉艾氏曰此與上章制田里教樹畜等皆就

聖人尋常經制上說上為養老而言此則

通論養百姓之理而教即行乎其中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子茂視國與天下也但據地位
言之若有不足當其一盼者
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

觀也麟士顧氏曰所屬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

之意次崖林氏曰登東山而小爾二句就本身上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

觀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

月林丘氏曰聖人之所造即魯之東山天下之太山而人

之視之即觀水於海聽言於聖門也故字承上非兩平意

惟其視下益小則人皆見其大而小者不足觀矣○水乃

江河之巨流言亦賢人之格論不可小看了○觀濤王氏

曰聖言雖非即聖道畢竟與水不同還當重言邊遊於聖

人之門者亦貼聞聖言意說難為言不但異端曲學之言

雖賢人以下見道立言稍不及聖人之精當亦難為言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方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方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方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源頭深遠洪大方能起波瀾方次崖林氏曰湍波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觀濤王氏曰

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亦必

照○虛齋蔡氏曰瀾處正是大其源即是本必照處正是

大其明即是本註則知其源之有本謂知其源之為有本

也蓋本是通用字曰源者專就水言曰明者專就日月言

非謂源與明之外又有所謂本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

之大而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嗚呼盡

矣○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聖道之有本只是

一理渾然而已○觀濤王氏曰聖

道大與本非兩事大即寓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虛齋蔡氏曰所積

成章而文章外見也麟士顧氏曰程子曰成章者篤實而

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

大光輝○觀濤王氏曰何故必下個成章字蓋大賢以下

皆露精彩故言成章

若聖道渾淪故言大成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固之吳氏

成章通彼是後達不日成章則達而日不成章不達必用

反言者正見不可易而達意○觀濤王氏曰達字不可一

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經說達於聖道譬如幾層階級逐層進步皆可言達此

方是漸字○次崖林氏曰盈科後進是滿一坎而後進一

坎其坎亦不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亦隨地而進與

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存個成章

不及與之過欲不學得乎○孟子說學為三字。是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言雖未至於

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氣清明之

際。到日晝時。紛紛攪亂。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惶

忙奔馳。不暇檢點。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檢點。縱有檢點

之心。亦不得如雞鳴而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

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學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起此夜氣

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檢點耳。○觀濤王氏曰

雞鳴固是夜氣清明之時。然自雞鳴而起。便去為善為利

便舍得日夕不已。意○徒字活潑。猶日是舜一邊人。是

邊人。○月林丘氏曰。學是就行事上說。若止念慮。則何

待雞鳴。又何消起。○濶陽顧氏曰。凡人須於起頭處。便

着精神。有一生之起頭。有一日之起頭。孟子言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就一生之起

頭處。推出一個源頭。令人直認取當。初帶下底心。曰雞

鳴而起。學為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學為利。跖之徒

也是。就一日之起頭處。推出兩個源頭。并令人審密勘破

後來。換上底心。起處。無往不正。縱或偶誤。亦易消除。起

處。斜無往不斜。假如偶合。亦易消蔽。是故趨未定者。願其

審幾之早也。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而壯。而老

矣。不復能轉。而少壯。而老。不復能轉。而少壯。而老。不復能轉

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景逸高氏曰。每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雞鳴而起。學為利者。跖之徒也

應曰。學為利。惡舍惡。而日利。反覺放寬一步。何

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只緣起一點利。心

凡事。但問孰便。我者。遂而。孰不便。我者。遂退。後更不暇

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好善。而惡惡。只緣起一點利。心

問善惡耳。故為惡者。為利之標。未而為利者。為惡之根本

也。與其禁之於標。未不若禁之於根本。所以舍惡而日利

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因之吳氏曰。上兩節

須緊合說。若分開看。後頭問字。便不得明白。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東鄉艾氏曰。雞

舜之徒也。非便為舜也。為利者。跖之徒也。非便為跖也。猶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所以積為舜極。為跖亦自此

分矣。故曰。舜與跖之分。○李氏曰。人品懸絕。分開兩

路。曰分。兩念相隣。微分界限。日間。○濶陽顧氏曰。吉人之

惟日不足。正是學為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學為

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雞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

又就中點出一問字。更覺十分細膩。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陳氏曰。伊。那。先。生。以。計。較。是。才。出。於。善。便。以。利。言

也。○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愚

謂善利二者相並。在這裏一邊。是善。一邊是利。當其中。乃

是間。二者雖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如此

看。庶幾明白。○或問。間與會。子所謂。獨。周子所謂。幾。何。分

別。曰。間。比。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敢望我便下一等縱不能如舜必不至如堯中間還有身處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堯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堯之間復有別條路也可畏哉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

人擇術舉舜蹠而言以見其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分以見其所爭之不遠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虛齋蔡氏曰利與善之間此利字與善字不必說太精微只是明白相反者為善者從天理上做為利者從人欲上做其曰講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此固外楊氏之說又是深一節意此章恐不專為此等者發程子謂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亦指明白

相反者所以發明間字之意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敬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然畏懼底意思敬有肅然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喚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欲放其心理便失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更有一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

如此而不問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四

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觀壽王氏曰楊子見得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而吾事畢矣此別是一種學問又不是泛猶世人之自私者而

此意難識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丘氏曰摩是以他物來觸突之自頂至踵將一身盡摩也

○虛齋蔡氏曰拔毛摩頂俱是假借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總是言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總是言苟可以利天下者無不為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四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

執其中○虛齋蔡氏曰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益不揚

者此是識中故近道也○觀壽王氏曰近之近也於

據其名迹似近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

說蓋爾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矣

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

○虛齋蔡氏曰權稱錘也是個不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

○觀壽王氏曰權稱錘也值輕重而移者也死法而不活○觀壽王氏曰權稱錘也值輕重而移者也時乎已重而人輕則獨善而不嫌為我時乎已輕而人重則兼善而不嫌兼愛今子莫必於參用

虛齋蔡氏曰想當時為楊氏者則非墨氏為墨氏者則非楊氏子莫蓋見二者之各有是處而胸中則全無歸一主張故兼取二者之中以為中而當時之人亦必有以為勝於二者者惟孟子精義入神故明闢其與楊墨同科執中為近之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顧士顧氏曰無權只如執稱中間以為之中謂為輕重適均有是理哉○猶執一也則是為我兼愛已執一矣故下遂云所惡執一者為總斷之詞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通考覺軒湯氏曰中以權為用權以中為體若只認得員融活潑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不勝於一都無定理不成個中亦不成個權此處要識得清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次崖林氏曰為我則失於為人故害仁兼愛則失於為我

故害義此且就其害之顯然者言若為我害義兼愛害仁又其中之細者且未之及耳

執中者害於時中東鄉艾氏曰時中之說見於中庸至孟子有仕止久速願學孔子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及楊墨子莫之說

而大明孟子中庸之功臣也使當時非孟子子辭而闕之鮮不以子莫為能通乎道者矣

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虛齋蔡氏曰舉一而廢百者多辭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若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

紫峰陳氏曰仁義時中之道隨事而在其端有百只執其

一則凡事皆不得其理矣所以為害道○固之吳氏曰只說楊子舉為我之一而仁皆廢墨子舉兼愛之二而義皆廢子莫舉執中之一而時中皆廢若說楊舉仁之一墨舉義之一孟子以為我為義兼愛為仁執中為中矣○闕異端正所以開道術楊墨非中子莫無權而孟子均以為賊道正以明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彥陵張氏曰楊墨之害道易見執中者之害道難知為其稱中之名以亂中也故章意重在子莫上○月林丘氏曰此章為闕子莫設與楊墨並論正所以深闕之也不可以三子平看○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

之所貴者權南皇鄒氏曰唐虞授受之中孔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愛之中而無權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

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省菴吳氏曰

則楊墨賊仁義以權律子莫則子莫賊中○通考雙江聶氏曰子莫執中蓋欲監二氏之學擇為我兼愛之中而執

之而不不知為我兼愛皆中也時當為我則中在楊子陋巷

闕戶顏子是也時當兼愛則中在墨子過門不入禹是也

蓋中無定體與權為體權無定用惟道是用權也者吾心

天然自有之則變易從道莫非自然之用不然則以中而

賊道者何限蓋自堯舜之學不明而精一執中之學不傳往往固執之以求所謂當然之節而不知瞬息萬變一毫膠礙固滯着不得戰國以來無人識得權字亦無人識得中字故執一賊道之論孟子特為子莫發之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也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然也

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月川曹氏曰兩

為貪賦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莊渠魏氏曰

人心亦皆有之故曰未得飲食之正人心

渴雖飲食不甘亦以為甘也故曰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之故曰未得飲食之正人心

謂不當得而得正與上不甘而以爲甘相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人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無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紫峰陳氏曰

渴字就當貧賤字看嚴泉徐氏曰心為貧賤所害猶口

腹為飢渴所害可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聖菴羅氏

曰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蓋以舜自

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箴軀軀不攷其樂本

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

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此

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景逸高氏曰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微荻徐氏曰分辨中便有堅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

是其介也元扈徐氏曰惠惟能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使

而失介是以三公之位易其介也三公觀濤王氏曰得三公

至貴特假設言以見其必不可易耳此章言柳下惠

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

顯闡幽之意也觀濤王氏曰人但知惠之和而不知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音刃與仞同辟讀作譬勸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次崖林氏曰此章當與論語為山章參看言有為要成功

也掘井期於得泉為山期於成山有為期於成功一也有

為兼德學事功說觀濤王氏曰有為者是奮發有為者

顏淵云有為者亦若是語正相類下文又譬之棄井者則

言其所奮發不可無成耳紫峰陳氏曰不為則已為則

必要其成此孟子警人之辭不是說有為者自不肯止也

○滕士顧氏曰首句掘井宜一頓必要及呂侍講曰仁

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

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虛齋蔡氏曰三

謂之性者。性是自然物事身體也。言堯舜性乎此道者也。

湯武身乎此道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者也。大註以仁義

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性之

謂得於天然也。身之謂體之也。有反之之功矣。假之謂非

身有之也。借以文之而已。○次崖林氏曰。性是渾成底物

身便能作為故取以立言。性身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

○敬軒薛氏曰。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霸者則假天

理之名以濟己私耳。○魯山季氏曰。此性之身之與下篇

性之反之不同。下篇是自然勉然之等。此是發誠偽之意

蓋出於性者。是誠而身之則體此性也。雖以人偽則離性

而為假矣。○麟士顧氏曰。身之言從那身上做起。假之如

意在戰伐。託言仁義。○五霸典滅繼絕。誅殘禁暴。尊周攘

夷。題目儘好。只是他本意不在此。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虛齋蔡氏曰。久假便是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

久而安之。所謂居之不疑。相似此兩句。承上言。五霸本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

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大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

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觀濤王氏曰。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

順。義理。伊尹不忍習見。故放之于桐。欲使改過。故曰不

狎。曰。兩個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

能正君。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便在此處見得。

○道考次崖林氏曰。予不狎于不順。蔡傳似精。蓋恐其狎習

不順。義理之人。營宮而遷之于桐。欲使不狎

于不順。則其遷有名而不為放也。與集註異。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觀濤王氏曰。玩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

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不可俱泛說。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徹菴徐氏

事如青天白日。篡竊之徒。自不取以伊尹。且伊尹借亮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則正天下之為臣者放之於始反之於終上古未有也天下不以為專而以爲悅伊尹之公天下所諒也。爲放爲反皆爲天下而非爲己後世豈可竊行權之咎而爲篡君之藉口哉。○通考東鄉艾氏曰伊尹之志從民大悅看出所謂匹夫匹婦不獲弄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壑其志如此豈說志字者非徒有云天下之虛名不敢避天下之大柄不敢操是不免以伊尹爲魏武而又有云百姓稱譽選道可玉卽民大悅未可爲有志是不免疑商人爲頌佞莽新矣皆非正旨。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聖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

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虛齋蔡氏曰其君用之其子弟從之相對說謂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

也。○大崖林氏曰小註作用不用未是其君用之其言弟從其教以丑疑孟子不仕無功故不可曰用爲臣也。

○彥陵張氏曰安謂國祚鞏固富謂國計充實。○尊謂臣民具瞻榮謂中外無侮。○負父黃氏曰凡所謂不素餐以事功

言孟子所謂不素餐以道德音事功有售有不售道德則無往而非用上孟守先待後只說得子弟從之一邊

此却以其君用之配說尤見舉國上下無不享其功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因之吳氏曰王子明輕之也故孟子之意論獨致其尊重之意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觀濤王氏曰已仕則志見於事未仕則事蘊於志故小註云如父在觀其志之志字

○尚志是高尚其志不卑汚其志也尚字着九以下文觀

之志不志功利而志仁義便是高尚其志。○尚志卽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指下正詳之。○景逸高氏曰通下文看來

孟子何不直曰士以仁義爲事而必曰尚志正謂志方是真仁義尚志方是真爲仁義如今人一切苟且爲非仁非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聖

義者總是志不立若尊尚此個志來便浩然常伸於節物之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孟子一生得力只

操持此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惡去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丘氏曰兩非字及惡在是也字不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是孟子斷語俱就爲士者心裏說。○林氏曰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皆據後日言而其所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

居仁由義若依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
曰士當窮居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荷但此不言耳
虛齋蔡氏曰殺一無罪云云是說後來事須看朱子小註
及新安陳氏謂此章分明說志便是未見於事也故問曰
士何事而答曰尚志分明是
未○有○為○也○志○字○與○事○字○對○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是○體○用○完○備○於○此○
非○預○備○之○備○也○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仁○則○有○體○矣○由○義○則○有○用○矣○大○人○以○天○下○國○家○為○已○責○非
體○用○兩○全○不○能○任○其○責○士○未○得○為○大○人○之○事○且○所○尚○之○志
必○求○體○用○兩○全○豈○止○欲○為○士○哉○窮○則○為○士○達○則○為○大○人○仁
義○相○為○體○用○無○間○於○窮○達○窮○以○是○養○則○有○體○用○所○以○為○大
大○人○者○有○其○具○達○以○是○施○則○自○體○達○用○所○以○為○大○人○者○見
之○行○故○曰○大○人○之○事○備○
○觀○濤○王○氏○曰○大○人○之○事○備○矣○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事○字○正○應○士○何○事○事○字○正○見○士○之○尚○志○即○事○也○
氏○曰○言○士○至○於○居○仁○由○義○直○已○體○備○大○人○之○事○安○得○謂○之
無○事○哉○必○提○出○大○人○字○面○者○正○見○士○完○大○人○體○段○以○深○著
其○不○可○輕○也○
通○考○曰○溟○徐○氏○曰○王○子○何○事○一○問○明○以○孟
子○不○為○游○說○之○術○謀○人○霸○業○而○疑○之○孟○子○說○出○尚○志○又○說
仁○義○而○專○取○不○殺○不○取○証○之○明○為○儀○秦○者○流○動○甲○兵○取○金
玉○者○刺○其○骨○耳○未○復○露○出○大○人
字○面○益○見○得○泰○山○巖○巖○氣○象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

合音拾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觀濤王氏曰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
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齊人皆信其賢然

此但小廉耳
伊尹之不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亦非
小事乃謂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者蓋對親戚君臣上下言
則徒為小節也
○觀濤王氏曰舍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
小廉二字看是字指不受齊國
○麟士顧
氏曰簞食豆羹四字伏下以其小者小字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

而遂以為賢哉
嶧山鄭氏曰仲子一生矯廉至於廢大倫
倫故此又指而斥之總是律
之以大倫而小廉不足取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
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觀濤王氏曰則如之何
兼舜與臯陶註可據
通考麟士顧氏曰此如之何似只
問臯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觀濤王氏曰執之而

已詳孟子本意分明是說執瞽瞍今人都說只是執法非
執瞽瞍蓋孟子語氣稍有未安學者欲替他員融耳
○何
初張氏曰言執法則瞽瞍亦不
免於見執已而語氣特渾融

免於見執已而語氣特渾融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觀濤王氏曰禁謂止其執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次崖林氏曰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是有所受也

是有所受也不必說受之於堯

然則舜知之何

桃應問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所

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訶與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

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

此意互相發觀濤王氏曰天下字以富貴言棄天下在未

處者去之遠則法有所不能加也此章語朱子類提心

字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臯陶不必執

舜不必逃但桃應之問與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要

發出聖賢用心之所極耳臯陶之心但知有法舜之心但

知有父此心何有一毫私意首節是綱中三節言此章

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

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討論量而天

下無難處之事矣次崖林氏曰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

說都未粘着人情上蓋贅睨雖天子父然人不可矣臯

陶職在守法亦不可因天子之父而廢法故在臯陶只得

執之而天子之父非所顧也舜雖愛父然天下之公不可

廢使以天子之勢奪臯陶法而全父固不可然坐視其父

之執於法尤不可但得竊負而逃在臯陶既得伸守法之

心而已亦得伸為子之道是舜之所處當如是也此是就

各人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合人情

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所以為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善乎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朱子之言曰此亦只是論聖賢之法合下是如此權制有

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亦須合下

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為事合下無如此底心

其初便從權制則不可因之吳氏曰此章是論聖賢用

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心對事看事則畢竟還有變通心

則要天理人倫之極致此萬世臣子所準也汪氏數句說

得甚好言孟子之論示萬世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父

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猶可棄况其小

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觀濤王氏曰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氣體隨居養而變便見移蓋居尊者氣自軒昂養厚者體自舒暢也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破弦徐氏曰日中望見王子意中解着廣居故此歎○紫峰陳氏曰夫非盡人之子與連帶下宮室車馬衣服都與人同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貼在其居使之然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虛齋蔡氏曰望見齊王之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焉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氣字異於凡人而已也居天下廣居之氣象必然是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矣○日多與人同亦見終有不盡同處猶曰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月林丘氏曰居之移氣與賤者異居廣居者之移氣則又與常人異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一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次崖林氏曰此無之言下當貼云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其能變化氣象矣○虛齋蔡氏曰引魯君事為證證王子也然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耐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觀濤王氏曰首節即指待愛引起敬只重敬一層○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驅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人養豕全不愛惜犬馬則有其愛惜之者故以豕交獸畜為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觀濤王氏曰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豕交獸畜之意耳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虛齋蔡氏曰虛字從無實字生言君子不可得而拘留也○次崖林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特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無實是豕

拘留也。虛齋蔡氏曰虛字從無實字生言君子不可得而拘留也○次崖林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則恭敬有實矣若特以幣帛為恭敬幣帛未將之時原無恭敬則恭敬無實矣恭敬無實是豕

交獸畜之也。君子豈可虛拘。○觀濤王氏曰：末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末節實字，即次節恭敬字。首節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愛，而貴於敬。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也。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實字。即在數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又非兩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虛齋蔡氏曰：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此也。此形色平說，故註云：有形有色，然色非有出於形之外也。故下文只言形。少墟馮氏曰：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為色。視聽言動之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堯

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虛齋蔡氏曰：踐形猶言成人。實其形謂不虛之也。必能盡其形之理也。踐形猶言成人。必盡人之道方為成人。必盡形之性方為踐形。○次崖林氏曰：踐形，舍個盡性在內。聖人能盡其性，所以能踐形。曰惟聖人，然後可。是知人一個形甚大，未至於聖人，亦云自此形矣。○觀濤王氏曰：踐者實踐，不虛也。形色既即天性，則吾人虧一分天性，此形色便

有。分虛浮不實處，惟聖人天理渾全，具無分毫虧欠。種種形色皆此天性充塞填滿在心為廢，在目為眇，在耳為聰，在貌為恭，在言為忠，形豈有虛浮不踐者乎。重勉人希聖人上。○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得那腔子。

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敬軒薛氏曰：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東鄉艾氏曰：形色乃天性之所寓，非形色即天性也。此即有物有則。洪範五事之意，衆人不能踐形，由氣質攻取二者耳。所以惟聖人後能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嚴泉徐氏曰：欲短喪，只合依趙氏欲減而短之。虛說若已說為期而丑乃作為期猶愈之論，并非徐徐之謂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卒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人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虛齋蔡氏曰：自終見者，弟者必孝，故并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終，孝字屬喪之不可短也。○次崖林氏曰：教之孝弟，只承終兄之臂說。

短喪之意在言外。○觀濤王氏曰：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以至情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蓋人方悍然，終以我直禁之，曰：汝勿終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終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次崖林氏曰：丑之問意，以其傅之所請若是事，以自解也。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虛齋蔡氏曰：按儀禮數語，此便是終喪也。疑當時此禮已廢之說，為是。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請雖厚，亦為過制矣。其傅之所請，殆未既葬而未忍即除者乎？請者亦冀得如既葬而除云耳。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次崖林氏曰：王子之不終喪，厭於嫡母，欲為而不得者也。齊王之欲短喪，三年之喪，初無所禁，得為而不欲者也。欲為而不得，則請數月

之喪者為是得為而不欲，則謂為期愈已者為非，其事絕不同，安可以彼解此哉。○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肯者有以企而及之矣。觀濤王氏曰：欲終之，正是至情，不可得。是情，則於分也。愈於已，亦少伸至情矣。莫之禁而不為，豈非自昧其至情而又莫為之教故與。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觀濤王氏曰：所以教，謂教之術也。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有如時雨化之者。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陳氏曰：化者，融然無迹，有非人功所能與。意○彥陵張氏曰：時字最重，不先不後，適當其可之謂時。猶草木之得時，雨生意勃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

曾也，已。次崖林氏曰：時雨化者，天資高，學力到一點便化。應之曰唯是也。○虛齋蔡氏曰：時雨化成，德達財，答問私淑，艾都主君子之教言。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虛齋蔡氏曰成德自其天資之純厚而成就之達財自其

天資之明敏而成就之益人所稟合下便有仁智兩類

○化字成字達字皆要仔細看見得古人下字不苟處

○次崖林氏曰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仁義禮智得之有生者

未喪雖未喪亦不能保其全也成是涵育薰陶使之去其

偏而入於全去其疵病而一於純美也財是有技能底人

通於治國治民之理而能有為者也達是開導誘掖未就

理者使之就理就理而未至其極者使至於極也○有德

未必無財有財亦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優言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次崖林氏曰答問亦是門人但

於材德未必有只隨其所問而答之便是教澤之所及

○月林丘氏曰就所問而答謂必俟其問而後答之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有私淑艾者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

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虛齋蔡氏曰有

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

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

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次崖林氏曰私淑艾

是不足及門受業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是也此時之相後也

亦有同時而地相遠不及門受業者亦有地相近或有故

不及門受業者然能私淑諸人是皆君子教澤之所及也

○月林丘氏曰善治其身不是以善道治其身乃善其身

治其身也淑有進修意所以長善也艾有懲勸意所以

救失也○觀濤王氏曰此一教不論人品高下皆有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大無棄人也。虛齋

蔡氏曰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兼私淑艾說大槩之詞首句下註

更仔細明白學者但以彼為據則於此亦有所不必泥者

矣○彥陵張氏曰又申一語作結總見

君子施教之心無一人遺在教外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

虛齋蔡氏曰道為君子之道是君子所知所行者○觀濤

王氏曰高是峻絕美是精粹即在高中串看○月林丘氏

曰日孳孳謂得以用功也丑意正

是要孟子自貶以狗學者之不能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

聲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虛齋蔡氏曰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

可易之法皆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

人正意却在下文此是此况下是正言也○觀濤王氏曰

拙工不善用繩墨者也拙射不善用彀率者也未節能字

正與拙工拙射反對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

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虛齋蔡氏曰授以學之法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曾之傳

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而不告以得之之妙

曰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

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功深則自然心領神會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

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觀清王氏曰凡活物必

現注云已如踴躍而見於前正此意也上達之妙雖不可

言傳却已寓在不言之中恍然心印之間掩藏不住故曰

躍如引而不發躍如也一氣下重躍如夫既躍如則學

者只消一領會耳何至若登天之難乎次崖林氏曰君

子教人看道當如何知便教人如是去求知看道當如何

行便教人如是去求行若夫真實知得這道是如真真實

行得這道是如真此是得之之妙則不告之非不告也不

告也何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故不可告也

然其所以真知得真行得者已躍如而見於前矣何也但

不用功則已若一用功則這道理便是吾所必得底亦

固不遠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

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可求喚不得難亦非肉體滅裂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相連總見教有法總是不容作貶觀清王氏曰中道

中於道也註云無過不及謂罔無不及於理亦無太過於

道正中立於道而立也今人都不曉認作大中之道却於而

立二字文理不通立字極有味是個決不可遷就之意

正與下從字相應從之當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一例作

從而與之一看君子中道而能者跟上來便與君子同

一個地步豈不是與之為一言外便見不能者亦未如之

何矣只重教不可貶意勉學者意尚緩此章以教字作

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首節丑欲孟子貶教

非欲其貶道也次節喻言教不可貶末節正言教不可貶

次節正意即在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末節非兩意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然不能藏虛齋蔡氏曰此章孟子之

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

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然不

能藏者教有成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

能顯然不能藏敬軒薛氏曰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五

有何
干涉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觀濤王氏曰身出在有道之時身必出而仕矣則道隨即行出去不使道離了身無道之時道必屈而不行矣則身隨即抽回來不使身離了道總是道與身不相離意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觀濤王氏曰以道殉人道字輕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人亦曰殉者隨他起隨他倒緊跟定不離也故亦曰殉也崖林氏曰未聞以道殉人主意在此一句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虛齋蔡氏曰所謂若在所禮者意亦在貴與賢

與○觀濤王氏曰禮字主答問言不答其問便是在所禮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觀濤王氏曰二字本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國君之弟是貴知

來學是賢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賢字淺看

觀濤王氏曰註意在心不虛上心不虛則言不入非若教也○次崖林氏曰問挾貴挾賢挾長挾故皆不答是矣若有勳勞而問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亦不答何也曰平日雖有勳勞於我然當其有問是其所無欲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已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虛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蔡氏曰已以處事此言不及者之弊是說不及之弊對下言漸以待人言句便是一不及一太過不可以進銳退速貫上二項作一事說○觀濤王氏曰無所不已不可說此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若果事在可已之正是令該底了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次崖林氏曰進銳不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釋山鄉氏曰進銳者未能得此又欲高彼之謂○觀濤王氏曰進銳如何反退速只看其氣易衰便見益進銳者不是真心永進只是浮氣這浮氣最不耐久故進銳之時便知退速不待後來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

○觀濟王氏曰此章依註情必至之弊理勢必然同歸廢弛二句有味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次崖林氏曰愛是愛惜不暴殄

也前篇告梁王不違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樽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程子曰仁推已及

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次崖林氏曰仁

是視人猶己以己及人使人皆如己也若以是施之物豈

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使用之乘載如何使物皆如我

得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寬軒湯氏曰統而

言之則皆仁此仁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

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文

處說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嚴弦徐氏曰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理一則齊親

而不嫌於異同則無為我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

之私異則無兼愛之失也無偽也紫峰陳氏曰一本故有差等此有差等處皆是

氏曰此章言君子之施仁有等級而不混上是混下是

有等○困之吳氏曰施思本是好事却用之不得其當親

疏倒置貴賤易等其究且窮焉而不可繼必至無思而後

已至誠之所以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只在此處

調停得好故孟子云然一節總是施思有序但前二句猶

輕輕說至下二句則明白透露出來○觀濤王氏曰弗仁

弗親俱要兼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偏仁且仁之則

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偏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

本之嫌○前兩而字作然而二字看後兩而字作等而下

之四字看○虛齋蔡氏曰此章宜先排個物字民字親字

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

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

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矣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

而其為仁也博矣次崖林氏曰知者雖無不知然天下之

天下之事廢弛者多矣故以當務之為急急於當務則大

者既立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為知也大矣仁

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

能徧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為務急於親賢

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海皆被其澤思無不洽其

為仁也博矣○莊渠魏氏曰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

固無所不能知然若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事混

着要緊底如理亂絲不得個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

識得個先後緩急之序何者不當為只檢要緊底做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中然吾只一

○因之哭氏曰當務之為急急親賢之為務此正所以合
仁智之全要議此意蓋孟子此章論盡仁盡智之方非示
以去煩就簡之法要知○親清王氏曰知邊俱屬處事仁
邊俱屬待人○當務空說不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
同要見是最當知之事○堯舜先務只據孟子所
對上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堯舜先務只據孟子所
言如治水教稼敷教明刑亦自明白堯舜親賢即堯以不
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也○次崖林氏曰
使智而可以徧物仁而可以徧愛人則堯舜當先為之矣
以堯舜之仁智而猶不徧物不徧愛人况仁智之未必如
堯舜者乎○又伯方氏曰大智不必
職詳大仁不必躬濟兩急字最重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
歆昌悅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十一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紫峰陳氏曰智急於先
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
大務小如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觀清
王氏曰未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是之謂
不知務何虛說言外見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
是耳○此章主人君
圖治而言重一務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

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
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

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

下達聰明日破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

務也彥陵張氏曰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智小仁而發世
主銳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
其勢有所不能若不在要緊處用之則智必窮於所知仁
必窮於所愛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
提醒見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當務仁不遇急
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
務務其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脈○虛齋
蔡氏曰識其大體則心不狹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也
當務之為急親賢之為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治者當
自無不舉矣親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所不用矣
故曰急先務也急親賢也非先務與親賢之外皆無所
事也○此章乃平論智仁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

十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三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天崖林氏曰親也民也物也皆所當愛也然於其間則有差等以親視民則親所愛而民所不愛也以民視物則民所愛而物所不愛也○觀濤王氏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而皆愛焉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而皆不愛焉二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及字如
此認意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夫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觀濤王氏曰惠王初心本謂太子自將庶士卒用命而仇可復耳原不料其為殉也

後來兵敗太子被虜而死似驅以為殉耳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承庵姚氏

且此極言戰國之禍而以惠王為之說也○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虛齋蔡氏曰春秋是指春秋經書諸侯戰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

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

是也虛齋蔡氏曰彼善於此則有之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戰意○觀濤王氏曰義戰義其戰也義字着力是

聖經許其合義無有義其戰者即註必加譏貶是也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僅善之不但孟子泛論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天崖林氏曰春秋無義戰一句孟子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則解

其意也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春秋之戰皆敵國相征無有出於上者所以無義戰也○觀濤王氏曰上伐下者

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虛齋蔡氏曰征伐自天子出若春秋征伐皆不稟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

所以無義戰也然則召陵之師亦非稟王命也何以為彼善於此曰如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以此問罪

意猶在尊王也然以其意不自天子出且特假之以為典師之辭此所以僅得為彼善於此而終不得為義戰也○

麟士頤氏曰此條正解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總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

虛齋蔡氏曰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蘇士顧氏曰書字且

泛然大意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

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觀濤王氏曰無書不過不

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好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非小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兩之吳氏曰古聖賢讀典謨猶自有去取如曰吾於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此類可見所以有許大識見能籠罩千古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虛齋蔡氏曰兵間安得有春杵曰古人凡行兵兵人須各携春種板

杵之屬為管重備也又有羅鋼之類行以為羅囊以為鎗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

劍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

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

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虛齋蔡氏曰孟子此言非不識書本意蓋直反

書意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立命也○月川曹氏曰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詭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日經則曰史者又可信耶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觀濤王氏曰有人曰益當時人臣自負之辭善陳是整而不亂善戰

是勝而不敗意○釋山鄒氏曰大罪重殃民以下文照看正所謂君不志仁而求為之強戰是古之民賊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

虛齋蔡氏曰以下皆言無用於善為陳善為戰也○觀濤王氏曰首節以臣言而次節言國君者因時臣導君以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戰故也○兩之吳氏曰好仁指甲民伐罪言如所謂代虐以寬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自此至末只重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二句下四節不過發明此意耳○兩玉陳氏曰好仁雖指甲伐言亦本平時修德行仁說來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虛齋蔡氏曰夷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怨其我

後則近者可知孰有敵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百

觀濤王氏曰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其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

也敵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辨士顧氏曰王曰至百姓也止若崩

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其叩頭抵地有如獸角之下觸也此

條重在若崩厥角稽首一句○武王之伐殷紂之民自無

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眾如此○月林丘氏曰武王事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虛齋蔡氏曰焉

敵也若有敵之者則須戰矣夫好仁則無敵於天下彼善

陳善戰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大罪也○觀清

是正○此節不重釋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之事看來以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月川曹氏曰

入於法度之中而自得之妙則存乎心領神會○下學可

以言傳是人事上達必由心悟是天然天理豈在人事

之外故曰人事規以為圖矩

盡而天理得矣規以為圖矩

以為方規矩為方圓之法度百工之更相授受不能外也

然有為之而工好精敏者有為之而粗惡鄙陋者此則在

人之巧與拙也巧亦不出於規矩之外其運規以為圓持

矩以為方不疾不徐機發於心應於手而妙於方圓之間

者巧規矩可傳而巧不可傳在人之自悟耳莊周所謂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也○虛齋蔡氏

曰正意在言表蓋勉勵學者求解悟於條教之內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衽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登糗去久反茹音汝衽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衽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虛齋蔡氏曰被衽衣鼓琴二女果作三

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觀濤王

定者富貴不能為之加貧賤不能為之損舜惟有一見乎此故全不以富貴貧賤為欣戚也○虛齋蔡氏曰看此章須味若將終身焉者固有一兩句看其氣象如何其設心如何○月林丘氏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將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問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問者我往彼來

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虛齋蔡氏曰親謂父兄也○觀濤王氏曰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七

一問耳猶云假手於人意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無回沈氏曰人君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上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而以禍福之理懼之○虛齋蔡氏曰此章教人慎其所施也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觀濤王氏曰暴害也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不使奸究得乘隙而為害於民是禦暴也○將以者

原設關之意如此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八觀濤王氏曰出者征其稅入者亦征其稅商旅苦於橫斂之害是反為暴也○徹弦徐氏曰古

以禦暴則其暴常不容於民今以為暴則其暴乃反在於官○虛齋蔡氏曰關則同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蓋古者關譏而不征今則主於征而已蓋失先王設關之本意矣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

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

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

皆不終日而改也無回沈氏曰世之做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不獨一關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八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月川曹氏曰大抵順理之不能使之必從也使人以違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觀

濤王氏曰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看使人不以違謂我使之不合理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者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虛齋蔡氏曰兩言妻子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因之吳氏曰周于德者雖過餘身隨其所用無不裕如豈為事勢所震撼而至眩亂惶

或自失其守哉○觀濤王氏曰邪世與亂世有別治亂以

政言。邪正以道言也。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禁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次崖林氏曰。孟子談仁義於戰國之季。韓愈關佛氏於憲宗之朝。真可謂不亂矣。○盧齋蔡氏曰。上句起下句。不能亂據集註。就應用而言。○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能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賂苟或之從。曹捺是也。守不到。則賂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攝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見。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

富貴之人。觀濤王氏曰。苟非其人。人字。與好名之人。人字。不相承。乃是承能讓國來其人。云者。真能讓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九

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氏曰。能

讓千乘之國者。矯情以干譽也。簞食豆羹。見於色者。點檢不。及不覺真情之敗露也。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

覺失聲於破釜。亦是此意。○觀濤王氏曰。見蓋觀人不於色。春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慍。見於色。蓋觀人不於

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氏曰。王

意在註勉。忽二字。讓國事。大人人皆注其耳目。名之得失。係於此。故勉而能讓。簞豆事。小人人莫我指。視名之得失。不係乎此。故忽而不能讓。○盧齋蔡氏曰。既曰好名之人。便是非其人矣。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

句內。○通考李思歸氏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駒。弗視也。見道義不見天下與千駒。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見道

義不見一介。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莫見於色。見千乘與簞食豆羹。不見道義。道義無小大。秋毫之末。同於泰山。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觀濤王氏曰。仁賢二字連看。凡有德者。有德之人。○盧齋蔡氏曰。國非無人。也不信仁賢。則若無人矣。雖有布列在位。不足為有無也。○次崖林氏曰。陳氏

說最好。何代不生賢。在人若能信用之。耳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觀濤王氏曰。禮必有義。義即所謂上替而下偕也。○彥陵張氏曰。義即禮中。裁物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十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盧齋蔡氏曰。政以大

也。亦不必分。○次崖林氏曰。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註自明白。○觀濤王氏曰。政事不止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欽財。賙。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項總是開源節流。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觀濤王氏曰。仁賢國之輔。禮義國之維。政事國之紀。總是切於國者。○月

林正氏曰。三節分看。尹氏乃言外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林正氏曰。三節分看。尹氏乃言外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林正氏曰。三節分看。尹氏乃言外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林正氏曰。三節分看。尹氏乃言外意。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

民之心。盧齊蔡氏曰。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魯。下以術

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

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

大不可勝制也。故曰不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

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袁一李氏曰。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

襲取。而天下不可以襲取。其勢廣。其心殊也。然國以不仁

得終以不仁失。智力相乘。危若朝露。何貴於得哉。○敬齋

胡氏曰。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足以覆天下之民

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之也。自秦而下。以強

力。以圖天下。而天下者。甚多。此亦時世不同也。蓋古者諸侯

萬國。疆域固非首出無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諸侯

子。以為無不。而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屏

翰。以輔之。勢而好。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子

之。與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盧齊蔡氏曰。稷非

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體相須。故社稷之立

同其所亦同其祭也。○壇壝猶云壇場。壝。墻也。擇除地也

亦場也。築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

起者為壇。○觀齊王氏曰。三句俱虛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說重民大全云。此以理

言。不以分言也。最好。○瓊山丘氏曰。君者神人之主。君為

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盧齊蔡

氏曰。天下歸之。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

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彭陵張氏曰

首句是一節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重。即天子不

能與之相抗耳。○笑崖林氏曰。得乎天子。亦可為天子。若

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

社稷也。觀齊王氏曰。危。社稷。要根虐民來。變置。是更立賢

君與滅國不同。註申當字亦宜玩。是據理如此。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觀齊王氏

曰。成音肥

循之意祭祀以時兼春祈秋報禮記祭義云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註禦災捍患本此則毀其

壇墳而更置之觀濤王氏曰此變置只是更置其壇墳以

更置社稷亦是為民示更新之意非變其神也○釋山鄭氏曰

禮記郊特牲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為一神且蝗螟而祭之

與報功之意為逆山堂考索曰蜡之為言索也伊者氏始

行之終歲休息則索饗羣神而舉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

是也康成取昆蟲以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虫螟之災神

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

所謂祭百種以報畜者得非八神之一乎今定八蜡先畜

一司畜二百種三農四郵表蠟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

年不順成人蜡不通二句相連不可分平蓋年若不順成

則八蜡之祭不通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

所以謹民財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此正與旱乾水

溢變置社稷之意同○不順謂

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

民也觀濤王氏曰全章首節為主首節又以民為貴一句

可知末節申社稷輕於民總見民為

貴意總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發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也餘見前篇盧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曰師字只在開風而興起內得之二子非有意於為人師

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到極處亦

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此句最重自

古人未有目二子為聖人者○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

兼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自後世言謂之

風自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親德者心醉聞

風者誠服德與風固有辨也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

有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為易德字作風字正此

謂也○天崖林氏曰自聞伯夷之風以下至末皆是說聖

人百世之師處○春字牛氏曰通章就夷惠流風之遠發

明其所以為聖處蓋夷惠清和古未有名之為聖者孟子

乃各為聖何哉只因二子行雖一偏而各造其極觀其師

百世如此則所關於世教不小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末句是帶看不以當時後世平重○景逸高氏曰孔子時

中之聖孟子曰吾所願則學孔子也至其舉聖人百世師

則曰伯夷柳下惠何居豈非以孔子中和之極如天地

然無迹而高蹈絕跡然塵滓之外者能

令人欣慕愛悅油然而起而不自覺也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盧齋蔡氏曰仁也者人也此

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氏曰大

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謂人有恒言曰仁曰道

不知所謂仁者無他即其所謂人者也仁與人合言

當行之際即此便是道也○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

言有物必有則此個便是道也○仁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言

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仁也

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

以為道處合言則仁與人字平重矣○合面言之見誰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凡古今聖賢之語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孔子言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子思之言也。○次崖林氏曰：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只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猶路也。因人行方，有路亦因人行方，有路不是懸空有個道理。是因人然後有路，但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月林氏曰：可見外人非仁也。外仁與人非道也。然則君子之為仁，為道而可以他求哉？○固之吳氏曰：孟子全是責成人，以體道倒重在人。一途。○觀濤王氏曰：此章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殊不知仁與道非判然也。道由體達用，仁是性，性是道體，仁字居道字一半。言文合而言之道也。自明看來，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為是。言人皆知仁而不知仁之節，人皆知仁之為道，而不知仁合於人之。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責人體道意存言外。○或曰：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者。單言仁只是個性。○或曰：外單言人只是個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或曰：外國人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虛齋蔡氏曰：去父母國之道也。去他國之道也。二句孟子釋之之詞。○麟士顧氏曰：齊魯較前篇一倒，又不可為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虛齋蔡氏曰：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亦只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且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據論語絕糧是去衛如陳之時。○麟士顧氏曰：下句釋上句，言外見厄非道之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虛齋蔡氏曰：理賴也不理於口，言壞於眾口也。為人所壞則不足賴矣，不理之意當如此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六

次崖林氏曰：不理於口，言無賴於眾口，是不能止其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因之吳氏曰：無傷就貉反就為士者，以明無傷之意。盡其在我，意在言外。○觀濤王氏曰：士字地步儘高，觀以文王孔子為證，可見不是謂稽為士。○憎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多。○按此則憎當從行愈卓，則嫉之者益眾，故此常人更多訕。

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耶風柏舟及大雅懸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

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

之觀齊王氏曰孔子不理於叔孫鞅之口文王不理於崇

侯董之口○上引詩重溫于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

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誦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

憂道之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

所損意直作文王孔子不必添入衛之仁 ○尹氏曰言人

人及太王字面引詩只是斷章取義耳

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微弦徐氏曰孟子告魯藉

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免遭謗况學者乎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愠

無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修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觀齊王氏曰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

昏昏闇也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用復於明也

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

寡矣月川曹氏曰自明而使人明者理之順自昏而使人

明者理之逆○彥陵張氏曰此節是明新註疏蓋世

有明明德以新民者矣味有不明其明德而能新民者也

○月林五氏曰上使字躬行以率人下使字政令以強人

同一使人昭昭也而本原處則

不同此傷今之意也下可平看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間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微軒薛氏曰良心

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良心蔽 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間斷也虛齋蔡氏曰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

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況在入理義之心

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物

欲又隨而特亡之矣大槩警其工夫間斷耳○觀齊王氏

曰提醒高子在介然為間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觀齊王氏曰

只重禹樂不

以文王

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

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蠡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

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虛齋蔡氏曰何

其立言之意也乃日以追蠡而已可見其胸中全無所見

○觀齊王氏曰以追蠡以禹鐘之追蠡知用之者多而見

其樂優也鐘乃樂之一器。意舉鐘則凡樂可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半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

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觀濤王氏曰。城門之軌。即轍迹深也。意在內。喻鐘之蓋也。兩馬之力與。

也。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言禹在文

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十九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觀濤王氏曰。禹鐘以日久而為猶城

由而深。若後此更歷數百年。則文之鐘亦蓋矣。何以知其

優劣哉。○彭山季氏曰。作樂者。皆有本原。高子只舉一鐘

以驗。又只就追蠡以見樂之優。其論亦甚矣。故孟子亦

不與深言。而但就轍迹之易曉者示之。以明一器之不足

以論樂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

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色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

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

可也。伯玉陳氏曰。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本

意。可知也。況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

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復發。又可知也。

君子不自量而授故事以讓。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免

孟子之不可復意。蓋如此。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

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撻

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二十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觀濤王氏曰。善士

行。改去前日逞技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

角力之陋習矣。

笑其不知止也。觀濤王氏曰。此見孟子知止之學。全重一

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

棠雖美事。而復請發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月林氏

曰。若復為發棠。則亦眾悅之而士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

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次崖林氏曰。聖賢處

時。時若不可拘於陳迹。而妄為以取悅於流俗。皆馮婦之類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三段云所稟者厚而清。則仁之於父子也。至此一段亦只是發揮出程子之言。使其條暢明白耳。非與程子之言小異也。蓋仁義之屬。在人有能有不能。而其能者亦有淺深之不同。須兼此兩意。如晏嬰智矣。只是智之淺者。愚

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

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觀濤王氏曰。聖人之於天道也。不是聖人去仰合天道。蓋天道也。

便屬聖人身上。兼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戴山劉

祭之由之。二意。雖生而有之。性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

目口鼻之欲。雖生而有之。性然獨無。所以宰制之乎。是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三

達天之學。總要人就氣中。參出理來。故兩下分疏如此。○
觀濤王氏曰。君子不謂性。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性。要見
盡性意。○困之吳氏曰。世人溺於縱欲。病根在謂性二字。
誤於盡道。病根在謂命二字。故孟子特揭出不謂性不謂
命。正所以退其縱欲之思。而作其盡道之念也。性也。○字
口氣。鬆有命焉。是着實口氣命也。二字口氣鬆有性焉。是
着實口氣。○觀濤王氏曰。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
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
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只此重字。作一章骨子。○愚聞之師曰。此二
者之異。於不賢。則否字意已該了。○愚聞之師曰。此二
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
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

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盧齋

曰。理氣均出於天。此性字兼兩邊。命字亦兼兩邊。然世人

以前五者為性。後五者為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

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

一邊藉口。○上條曰。性也。以氣言。曰。有命焉。以氣中之理

言也。下條曰。命也。以氣言。曰。有性焉。又純以理言也。○前

五者。既是性。何以獨言命。而不謂性。後五者。既是命。何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三

獨言性。而不謂命。此所謂各就其重處言之也。○既曰各

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節則伸命而

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即在所伸也。○上性字

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

薄而兼所值。○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困之吳氏曰。說個善人信

濤王氏曰。善人信人。謂專謂之善人。不可專謂之信人。不

可令善人信人。而正子之為人見矣。此照末節二之中意

而全露。○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觀濤王氏曰。是問善信名義。非

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盧齋蔡氏曰：可欲從傍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觀濤王氏曰：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大要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可以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

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莫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盧齋蔡氏曰：有諸已者，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即實也。○可欲之善，有得之天資者，亦有得之於學者。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已。○天崖林氏曰：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莫好好色解之。惡惡莫好好色，只是個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觀濤王氏曰：善則必非偽為矣。何又待進一步方是信。此處朱子說得好。小註言可欲之謂善，或天資之偶，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有諸已也。如此看下方真切。○註中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克實不同。○張子曰：志仁無惡，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得下克實。

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盧齋蔡氏曰：張子說何以置在信。此處朱子說得好。小註言可欲之謂善，或天資之偶，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有諸已也。如此看下方真切。○註中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克實不同。○張子曰：志仁無惡，同凡字皆字勿重看。重看，得下克實。

力行其善至於克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盧齋蔡氏曰：克實二字平說謂充滿積實，不可謂克之而至於實也。○克實者，善充實也。善而至於克實，則凡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故曰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也。○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充實之謂美。有諸已之謂信一條，不得不隔以固如總註然耳。○觀濤王氏曰：可欲二節，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天崖林氏曰：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亦可謂信。十數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事，無一欠缺易之有平盈，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於善處。故曰美在其中。又曰和順積中。○紫峰陳氏曰：充實與有諸已要分別得明。有諸已者無偽也，可保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纖毫未備，猶未充實。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盧齋蔡氏曰：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天崖林氏曰：學必至充實處，方是大其在躬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滕註之具說於四體，其在事也。禮樂刑政施於天下，皆其光輝發越處也。此是正大到後自然之符驗。○盧齋蔡氏曰：大字全在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善信美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立也。大以後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也。○徹於徐氏曰：德以發於身者，言業以見於事者，言俱在光輝上見其至盛。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盧齋蔡氏曰：化即化其大之迹，謂不勉不思也。○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盧齋蔡氏曰：泯然無復可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盧齋蔡氏曰：泯然無復可

見之迹只在熟。○天崖林氏曰：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水，方未融化，便有個形塊；及金見火，水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水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不言而踴躍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勳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如金之融化於火，水之融化於日也。○以顏子好學論守之也。非化之也。來參看便明白。凡思而得勉而中，皆有形迹。是守之非化之也。不思不勉，則無形迹。方是化。○觀濤王氏曰：聖字不限定生知安行，為有漸造者在。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虛齋蔡氏曰：聖而不可知。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七

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其妙矣。○化字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天崖林氏曰：聖之至妙，人不能測。只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見通書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虛齋蔡氏曰：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也。本只是一人，既曰聖，又曰神者，以聖字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也。○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若湯武反之，禹人聖域而不優是也。故曰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觀濤王氏曰：神人，即聖人，非有兩層。但細看，亦有分別。如堯舜湯武，孔子夷惠皆聖也。堯舜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蓋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耳。程子聖之至妙，句亦明。○天崖林氏曰：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夫則所性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

強也。聖則不待勉強，而出於自然矣。神不外聖，易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

○虛齋蔡氏曰：不害問樂正子何人。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二之中矣。蓋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未足也。○觀濤王氏曰：二之中，是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在其中言外亦。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有勉正子意。

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虛齋蔡氏曰：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顏子好學不倦，學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致止於善信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天

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虛齋蔡氏曰：合惡仁也。學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而至於美大，獨未化耳。○未至聖人之止，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紫峰陳氏曰：上下一致始而為人之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

如此虛齋蔡氏曰墨氏之兼愛失之太過楊氏之爲我失

殊仁不至於兼愛之泛義不至於爲我之狹大中而至正

無過無不及所謂儒者之道也○天崖林氏曰惡務外不

情而逃之必有所歸然味便至於聖人厥務外則慕近

實歸於楊者其勢然也若又厭其太簡則必求大中至正

之歸是逃楊必歸於儒亦其勢然也○因之吳氏曰異端

與吾道如黑白蒼素之不相入彼染習既久一日欲棄而

去之未能便至吾儒大中正之道故反正必有漸次逃

墨二句一串下然天下亦有楊墨而竟歸儒不假此漸大

者故註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云大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觀濤王氏曰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只作儒受楊

墨不兼楊之受墨說○受之不是徒受了有指之大道意

然受納之謂○彥陵張氏曰歸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

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

之非逆其本然之性其間豈無机杼不安而思以自還之

理爲吾儒者但得其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嘉其

能知而忘其舊習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肅

之義非惟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之爲可憫而在我之適

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

之心何如哉○彥陵張氏曰吾儒原不可不與楊墨辨然

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則已能反之正 ○此章見聖賢之

矣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入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

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

也因之吳氏曰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辭何等嚴峻得此

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與

之共在斯道也總一爲道之心而已故此章當與好辨章

參看○通章口氣謂異端反正直當受之若更與辨如今

人然非待之之道矣全是論君子待異端之道不

重今人待異端之失故歸斯受之一句要重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

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

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鴻洲徐氏曰三征皆有因所不

夏因蠶績成也粟米取之秋因禾稼納也力役取之冬因

農功畢也而非時者皆在所殺則民之財與力得以漸取

漸出而不至困乏矣○兩若張氏曰君子取民雖有定制

而常有不忍盡取之心故先定其科條而爲之節制使上

未嘗不取而取之常不苛下未嘗不供而供

之常易辨此民所以樂生而父子相保也

若并取之則

一民力有所不堪矣。次崖林氏曰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所出也粟米之征百畝之田所出也力役之征丁口所出也布縷取之於夏則粟米力役在所獲也粟米取之於秋則布縷力役在所獲也力役取之於冬則布縷粟米在所獲也故曰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一時并取其二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無回沈氏曰惠民不必罷征秋民不必橫徵只一緩急之間而死者相繼如此可不慎哉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次崖林氏曰唐人租庸調三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之征。宋法夏稅至十月是歷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三限或

夏秋冬三時秋稅至明年二月是歷秋冬春三時三限或
是限三時也蓋不必與布縷取之夏粟米取之秋力役取
之冬者同其不并取以紓民力則同也。○虛齋蔡氏曰兩
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朱子時又用之故稱今
二云

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此為當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時取民無制者發。全章重用一緩二上下兩句指出併取
之弊正見二之不可不緩也。○通考瓊山丘氏曰均人豐
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而札
則無行政按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者也
然又因歲時之豐歉以定役數之多寡是以三代盛時之
民以一人之身八口之家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間無
一日而不自營其私也所以為公者僅三日焉耳。後世驅
民於鋒鏑起民以繇戍聚民以工作蓋有一歲之間在官
之日多而家居之日少甚者乃至於終歲勤苦而無
一日休者嗚呼民亦不幸而不生於三代之前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觀濤王氏曰土

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
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及身。○月林

丘氏曰上寶字以所係之重
言下寶字活乃我去寶之也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城括盆城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城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

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敬

胡氏曰小人以無才為幸。○無知梁氏曰未聞大道任他
絕世奇才但命之曰小有才而已矣。○敬軒薛氏曰盆城

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
道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次崖林氏曰小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
不聞道殺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觀濤王氏曰孟子至滕料是文公

履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

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

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

竊屨而來。次崖林氏曰為竊屨來。言其來。滕也。非下文來者不拒來字。但夫子設置科

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紫峰陳氏曰。不曰設教而

日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科字只當教

字看。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申說來者不拒

也。觀濤王氏曰。來者即下。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虛齋

蔡氏曰。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門人取其言有合

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日之不善。於聖賢之指故記之。觀濤王氏曰。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

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

以或以人至無識。終未釋取屨之疑。而亦

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為公之心何如。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

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

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月林丘氏曰。所

端之仁。義。達之於所忍。所為。則曲能有誠。為全體之仁。義

矣。孟子意謂人但知仁義為難全。而不知求之為甚。易在

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這便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鴛洲徐氏曰。人皆有所不忍。不為就全體中。所發見處

說如惻隱形於見聞。所及羞惡有者。於行己之際。者兩有

字。要自不虛。○彥陵張氏曰。不忍不為。何人無此念頭。只

是不能達之於所忍。所為耳。克緊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

在人皆有三字。○麟士顧氏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所不

忍。下文無欲害人之心也。所不為。下文無穿窬之心也。達

之於所不忍。猶云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所

為。如下文受爾汝以言不言。館之皆其類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乎

充滿也。穿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

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虛

蔡氏曰。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而以

示人知所達耳。若曰。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忿而不肯受之之實。觀濤王氏曰貪味者為利疚也隱忍
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慙念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實字
要如此認。無受爾汝亦不是與他相抗。只不屈節於他。
便是如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孔子却據。人能即此
理答之。畢竟不仕於他。便是不受他爾汝了。

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嚴泉徐氏
曰無受爾

汝之實。只是論慙愧不可認作辭受。見得充無穿窬之心。
直至如此。凡內愧之細微者。一盡去。則絕無可羞愧者。
隱匿於胸中矣。充無受爾汝之實。謂不以貪味隱忍之故。
而自汨其羞惡之良也。○念庵羅氏曰。託言使其充滿無
少虧缺。不但指一念之發而言。是謂欲使羞惡之本心無
少虧缺。如可謂達也。達則隨在而無非義矣。○虛齋蔡氏
曰。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穿窬也。而謂之申說其意者。蓋
穿窬非受爾汝之實。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亦必無受爾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之實也。又較密於穿窬矣。下文言有意探取於人言。是
亦穿窬之類。則益密矣。○吾心慙念而不肯受。是亦所不
為也。人能即此推之。使之充滿無所欠缺。則凡一毫苟賤
汚辱之事。皆所不由。無適而非義矣。○曰義不可勝用。曰
無所往而不為。義此乃是充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
謂之充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一條實該下文兩條。蓋
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也。人但知末一條為特舉。以見
例而不知中一條舉其例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探取於人。觀濤王氏曰以言餽之者。我欲言彼必俟
各而露其清以不言餽之者。我不發彼必

先發而露其情。是亦穿窬之類。天崖林氏曰語默雖細事。但有意
窺探人心。術便不光明。所以為穿

窬之類。○月林丘氏曰。穿窬探取人之物。然其事隱微。人

餽人者。探取人之意。同一心術之暗昧也。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觀濤王氏曰末節以舉穿窬
之類。充字尚在言外。我明必

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

窬之心也。天崖林氏曰以語默餽人為穿窬之類。是充類
也。以不言餽之者。故意不言以探人意思也。○虛齋蔡氏

曰。此以士言猶色厲內荏。指當時大人言也。○觀濤王氏

曰。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佞隱默。俱是說到細處。
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佞隱默。則尤是人所
忽易。故此二節。又畧有粗細。總是一步進一步也。○因之

吳氏曰。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說盡了。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
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

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方麓王
氏曰言

近而指遠。則既非好高而不合於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

於至理。故曰善言守約而施博。則得其至要。而道為有本

善其所推而道為有用。故曰善道。○觀濤王氏曰：王意重近約遠，不必離近求遠，而遠即在近也。不必離約求博，而博即在約中。故曰善言善道。○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起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不下帶只是目前至近也。君子就目前近事論得精切確當，而玩之自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虛齋蔡氏曰：事有遠近，道無遠近。所謂理無大小也。不下帶者，事之近也。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天崖林氏曰：雖目前淺近之言，也有個道理，便是指遠。遠近字不可大拘。聖賢之言，不出民生日用之常，而切於民生日用，有不得而遺焉。此言近指遠，所以為善言。莊老之徒，其言窮高極遠，初不切於民生之日用，豈得為善言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虛齋蔡氏曰：身修則推無不舉，動而施何博哉。○天下平，謂天下各修其身也。○觀濤王氏曰：平天下者，雖有禮樂刑政等事，亦不過完修身之分量。○夫已包在修身內，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指之耳，不作感化說。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月林丘氏曰：人病二字是一病如此。則不言近而務指遠者，其病可例見矣。○觀濤王氏曰：通章善言對善道，君子之言對君子之守末節，反守意而言可推。○承庵姚氏曰：觀末節意，則知通章為徒務遠與博者發。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

虛齋蔡氏曰：謂所得於天者全也。惟其無所污壞，故不假於修為。下文只言修為以復其性，便見不得有所污壞意。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虛齋蔡氏曰：反復也。無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

觀濤王氏曰：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底人反之之字，即承上文性字，言湯武乃是修為以復其性，底聖人。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

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及其成功則一也。

塗庵羅氏曰：孟子嘗言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又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稱舜。其義云何？蓋由仁義行，自然從容中道，是則所謂性之也。行仁義者，於道亦無不中，所不足者從容，是則所謂反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

虛齋蔡氏曰：動容謂一動容貌之間，周旋謂動止員活之際，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天崖林氏曰：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動容如何，中禮如視，不上於面，不下於帶，燕居申申之類，周旋中禮，周中規是也。盛德之至，則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禮。註曰：自然而中，非有

魏敬者也所謂魏魏正下文云也○此章主於說大人言緊要在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上○奚崖林氏曰孔子畏大人孟子亦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此日說大人則魏之者自說時言也然非其中有以自守則祇見夫崇高富貴之爲事其不動心而畏懼者寡矣下節曰在我者皆古之制可見有以自守○觀濤王氏曰魏不介意也勿視其魏魏即貌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

望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椽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魏魏然者○盧齋蔡氏曰望高兩句是宮室之盛食之侈此皆所謂魏魏者也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奚崖林氏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無爲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觀濤王氏曰制字不是制度只是理之當然若有成法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則彼之魏魏者何足道哉○觀濤王氏曰爲者是鄙其縱侈無檢而不爲制字正對他無制說○雙江聶氏曰望高數仞三項此當時之所謂大人魏魏者故說而貌之貌其魏魏然者耳在彼者皆我所不爲而在我者皆古之制此其貌之具血氣豪俠一些子着不得便

見浩然之氣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者失其勇儀秦失其辯孟子之然以不動心而藐魏魏者蓋本於此○月林丘氏曰夫大人之魏魏其不足畏如此所以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魏魏也此節是推原意○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雙江聶氏曰當時遊說之士豪傑之徒似亦使耳惡足以窺孟子之貌哉先儒謂孟子猶有些戰國氣習恐是微露一班處

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奚崖林氏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多欲是無節寡欲是有節多欲則心遂於欲而不在軀殼之內故曰雖有存焉者寡矣學者所當深戒也○月川曹氏曰學者之心發於義理者常微而後於形之府而爲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朱子曰此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養心則養性在其中矣○雙江聶氏曰欲得心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即養得氣能養氣亦養得心也理也二而一者也○因之吳氏曰養字最有味說一養字那工夫便有許多對酌如丹家之養火慈母之養子拋舍他不得奈何他不得由他性不得由我性之不得其專一如備獲鼠其漸漬如鷄抱卵精神在若存若亡之間而工夫有不從不揀之妙說到這裏則任其所之以爲汚泥不洋離一切色相以爲復於無物羈而禁

之如牛馬忽而遺之如不繫之舟皆心之賊也只有寡欲
一路幾是勿忘勿助長道理才是養心故曰莫善於寡欲
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景逸高氏曰所
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纒有牽戀處便是欲○當時穆氏曰
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便是寡欲心非別有本體在
只不為欲染便是本體常存○無同沈氏曰心欲得主是
存做不得主是不存○虛齋蔡氏曰孟子曰寡欲而周子
日無欲者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則指心
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耳目
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容絕但不至流
耳○敬軒薛氏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只寡欲便
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敬齋胡氏曰理無不實心無不
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議其不識誠誠
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
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為一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曾嘗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

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虛齋蔡氏曰不忍食者以吾父

父不能食矣猶所謂母
沒而枯槁不能飲焉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葷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紫峰陳氏曰膾炙所同嗜食
之自不覺羊棗則父之所獨

嗜也食之則有觸於心而不忍食矣此猶諱名不諱姓姓
所同故不諱名所獨故諱之○觀濤王氏曰獨字最重惟
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
愴○麟士顧氏曰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姓名而言○
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註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心也
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而有動焉耳正與不食羊
棗同意故以為証○觀濤王氏曰全章重不忍二字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

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怠

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虛齋蔡氏曰狂
簡是目之之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進取不怠其初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天崖
林氏曰狂志大也簡畧於事也由其志大故進取由其畧
於事故不
忘其初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儻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虛齋
蔡氏

曰其大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觀濤王氏曰孔子不得四句是引孔子之言下是推其意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觀濤王氏曰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下文何以謂之狂又是問狂者為人之實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

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

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聖

語牧皮未詳

觀濤王氏曰如字有不能盡舉意○麟士顧氏曰按此亦只舉其人不能盡其意恐妨下

也問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

已也夷平也掩覆也

陽明王氏曰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正大光明全

不自家言乎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盧齋蔡氏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志

曰嚶嚶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管於言見之

也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常嚶嚶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動輒基古也及夷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

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

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承孔子意說放

明白與他○觀濤王氏曰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

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

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程子曰曾

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當時蔡氏曰上

是難得與不可多得之意文既有琴張等

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盧齋蔡氏曰不

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此說最明言不屑為那不潔

也○彥陵張氏曰不屑不潔亦只據他心上說不在事上

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

辨也心迹之介微○因之吳氏曰謂之又次者蓋猶是矜

持自守底其氣象規模似不如狂之高邁卓越引而進之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憲字皆讀作愿謂謹愿

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為德之賊虛齋蔡氏曰鄉原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林

丘氏曰鄉愿德之賊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定宇鄧氏曰狂狷是個真率底人斷不去做假所以可取鄉愿完完全全萬章又引

做成一個假底再無即真底日子所以可惡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孔子之言而問也觀濤王氏曰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

愿之言而問之○何如斯可謂之鄉愿先鄉愿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愿為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也一鄉皆稱愿人節方是問鄉愿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賊德處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觀濤王氏曰涼

涼據註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諧俗鄉原諛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

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獵者曰何必

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無回沈氏曰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狷

在躬流俗汚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人既生於此世

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因之吳氏曰廖廖古人譏狂踽踽涼涼譏獵生斯世三句是自道其為人總是鄉愿之言○月

林氏曰譏狂者是慕古而戾乎今譏獵者是守已而戾乎人生斯世三句則求合乎今而不必慕古求合於人而

不必守已所以反乎狂獵之意也可矣二字正與聞如奄上面何以何為相呼應言何必如彼只宜如此耳

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虛齋蔡氏曰閉藏之意又曰深自閉藏以其收縮退斂不敢放出一句忤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戾俗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

之事惟專媚世以取容故云虛齋蔡氏曰聞

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者是鄉原之行也然媚於世一句是孟子語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愿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

闐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

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觀濤王氏曰無

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言一鄉稱他如此可見他立身行已無適而不謹厚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
故曰得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

刺也次崖林氏曰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譴責之視非尤重流俗者風

俗類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汗濁也龍溪王氏曰同

斯可矣樣子然所謂同與令只與俗浮沉却無流與非忠

汗之迹若自已有汗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矣非忠

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虛齋蔡氏曰非輕刺重流俗狹汗世廣忠信以立心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言故曰居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中之士孔子所欲
與同歸於堯舜大中之道者也。狂者自其所見而裁之亦
可與人堯舜之道。狃者自其所守而裁之亦可與人堯舜
之道。鄉原不狂不狃似中行而實非中行者也。自以為是
矣。故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次崖林氏曰所以不可入
堯舜之道處全在自以為是。上若不自以為是或尚可開
其迷去其蔽而入道也。○因之吳氏曰極鄉原之情狀即
在闔然媚世句看出。蓋鄉原所以為德之賊以其似德非
德也。所謂似德非德正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
潔之謂也。居之二句要重看。德之賊全在此處見得。○彥
陵張氏曰鄉原一生只在媚世着力。世人為其所媚固不
知其非。便要非刺他也無可舉可刺。蓋掩護最工也。此二
句掀起說而同流合汙正見其巧為迎合處。其歸潔專在
似忠信似廉潔上。此二句正所為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
自以為是總是標語。其
似是耳非深一步意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

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次崖林氏曰

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也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底事他

却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刺微之說

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

是日前口尖口便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

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雖管飽陳鄭聲淫樂也

雷不過人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
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虛齋蔡氏曰孟子引
凡六條總是起邪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一句。○次崖林氏
曰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孰為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
義使人聽之以為真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
以為真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
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觀高王氏曰恐字是自推其
惡之心亂者眩惑莫辨之意。○德字據許即是中道而上
文忠信廉潔亦包了但忠信廉潔
乃孟子語不應入孔子口中耳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虛齋蔡氏曰經仰上
文所謂德註中所謂

中道也。自父子君臣之職。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反經者。端化原。修治法。於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也。語類兼躬行及施為。最盡。○觀濤王氏曰。常道原在天地間。揭於中天。昭於大路。只因障塞。故不明不行耳。今則復之不明。與興起於善也。邪惡如者。使之復明不行者。使之復行也。

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

明明白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
觀濤王氏曰。庶民皆知有真。是非。只復之便是經正。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觀濤王氏曰。君子是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正。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而不惑於似是邪惡。自然消滅矣。邪惡泛說不止。鄉原。○彥陵張氏曰。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因之吳氏曰。德者堯舜大中至正之道。萬世之常經也。鄉原之邪惡。作而經斯亂矣。大經正而鄉原之邪惡息矣。此上下相承大旨。

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因之吳氏曰。說狂狷鄉原處。要舉想孔子一惡。一取。意見狂狷如此。所以不得不思。鄉原如此。所以不得不惡。蓋皆循道之深意云。○經陽顧氏曰。鄉原闢然媚世。流俗之所共喜也。而孔子賊之。狂者謬謬。流俗之所共笑也。狷者踴躍。流俗之所共疾也。而孔子與之。即此一個榜樣。便有大功於

萬世。○麻明之問。觀人法於五臺。陸公公曰。吾嘗試之矣。凡初間說是人負氣。是批初。是迂濶。徐而按其後。往往能自樹立。有所成就。凡初間說是人有養。是善處。事是謙時。務徐而按其實。往往與俗浮沉。竟至墮落。以此求之。觀人之法。思過半矣。此即孔子進狂狷而黜鄉原之說。○李時問。每常默默自村。半近狂。半近狷。子曰。試舉看。曰。居恒安意。欲作第一等人。不近狂。不近狷。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經窠臼。不近狷。平竊恐兩頭不着也。子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鄉原也。何敢效焉。且點檢病痛。只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原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率是細。粗不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中行。原且有細。於中行者。矣。非特狂狷不如也。○觀濤王氏曰。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惡之。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而思狂狷者。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泥耳。而七節發明孔子思狂及狷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因之吳氏曰。五百餘歲。不重生有常下文。見開相因意。○虛齋蔡氏曰。按皇極經世。自帝堯即位。至成湯有天下。凡四百五十二年。自成湯有天下。至文王為西伯。凡六百三十九年。自文王為西伯。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自孔子卒。至孟軻。至梁。凡一百四十二年。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虛齋蔡氏曰：其道云何，即精一而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因時之見知者，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續其不傳之緒耳。此孟子所以深致意也。○次崖林氏曰：即由堯舜至於湯之言味之，其意若云：堯舜之道，惟禹皋能見知之於先，故湯得以聞知於後。爾下二節都是這意。○虛齋蔡氏曰：精一執中之旨，堯傳舜，而舜以傳禹，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

大造皆皋陶發之，且民協于中。禹或于子，正皋陶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其見知堯舜也為何如。○三山原氏曰：唐虞之臣，有稷契伯益夔龍，孟子獨曰：禹皋則見而知之。當勝禹出經九州十餘年，宅揆之任，必屬皋陶，故舜嘗與之論道。論治獨多，其至精則曰：德修身，其至切則曰：知人。安民皆學術事業之宗，故禹有謨，皋有謨，而諸臣不與焉。舜贊之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協于中，時乃功。禹贊之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釋茲，名言茲，允出茲。

不能令皋陶必有以大服其心者，即亦心知皋陶之德之盛，得禹乎成永賴之功，尤昭然耳。故因天下之民心以命之。禹王天下後，皋陶必不存，不然禹斷無舍皋陶而傳子之理。陸象山謂唐虞之時道在皋陶，信哉。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虛齋蔡氏曰：伊尹與湯成有一德，其見知莫切於此。然將大德建中于民，以義繩事，以禮制心之義，皆仲虺發之。則其見知於湯也為何如。○三山原氏曰：湯於伊尹先學後臣，其微言與論惜未有傳。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與典、謨、並精微後世語。訓誥則曰：伊尹語道貌，則曰：伊萊。語尚相業，則曰：伊傅。語征伐，則曰：伊呂。語輔幼冲，則曰：伊周。可見伊之各極其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人爭合稱以爲美談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虛齋蔡氏曰：見於丹書者，滅此大公望之與文王合德者也。見於書者，與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極有若閔，天行若散宜生有若大顛，有若南宮适，又且無能往來，迪茲契教。文王受德降於國人，然則散宜生之見知文王，豈不信哉。○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五

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詮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註引子貢一段，愚以爲湯文之聞知，槩是如此兼有得之於簡冊者。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次崖林氏曰：通章歸結，全在末節。謂聖人之道必有見知之於先，然後得聞知之於後。今去孔子甚

近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其意則謂已得見孔子之道。五百歲之後。將必有聞而知之者。是以繼往聖。開來學。自任也。○盧齋蔡氏曰。然而無有乎爾。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其說可從。以其見知聞知字。已重見叠出於上。故此待約其首。而省其文也。○觀濤王氏曰。近聖人之君。以魯魯言。孟子鄰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測分明。是反言以決其必有也。○通考因之。吳氏曰。由堯舜至湯文孔子。皆前有見知。而後有聞知。乃今既無見知。安得有聞知。通章口氣。原是如此。說者謂。聖見知信矣。然此書之首。本為憂道失其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所傳。寧不深可憂乎。是一篇立言歸來處。又在開知上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脈絡。究竟之所重也。若專重見知。輕看聞知。則是推道統所由傳。而非憂道失其傳之本旨矣。○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發軒薛氏曰。降
衷秉燻。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彙傑典。及見知章。註兩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

儒無善治。士猶傳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典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發齋胡氏曰。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盧齋蔡氏曰。程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以此見伊川所以不推其本於濂溪。而朱子於此及大學中庸序。所以只說二程者。要皆自有稱量處。不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

是苟且。○發軒薛氏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自堯舜至孟子。其人可致。周程朱子。蓋亦神會心得。聞而知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學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古聖人之道。四書之理。湮晦千五百年。至程朱始發。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十四終